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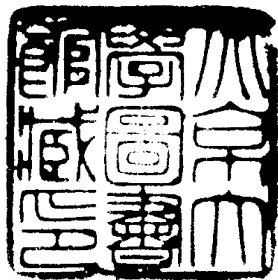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二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二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二)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翘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

..... 一

閱史約書五卷

〔明〕王光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七四一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二)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翘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

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書別本

一百三十卷》提要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三 德 藏 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翘刪定

太倉張 采恭校

王渾 子濟

蔣云王渾傳補敘似無奇致及述子濟處又不過雜世說成文今稍汰之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

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咸熙中為越騎

校尉武帝受禪以東中郎將累遷安東將軍

晉書 卷四十二 傳 一

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圍

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

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

稍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顧

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

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將陳懷都尉張

喬攻尋陽潁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

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珍吳護軍李純據

高壁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

太原諫 蔣公卿王戎 父亦名渾

解云懷懷吳 所居晉吳事歷 歷如指掌此渾 所以與王渾 爭鋒不待不 即明有述耳

○將兵無有時
此是其時

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司馬孫贍、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前軍送印節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鄒、官、履、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濟、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渾、

大封諸姬，以藩帝室。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明至親義著、不可違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刑、幹方、之實、實虧友于、欽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

齊王濟之自為
則齊王生後
敗則齊王亦為
北人

疑至於疎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
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
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
亮衛將軍楊琰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
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
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
覆之惠此事之盡善者也帝不納太熙初遷
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隴
陵及楚王瑋亂將害汝南王亮也公孫宏說
齊書卷四十二 傳 四
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蒯濟參乘以增
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服衆心
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
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
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
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尋錄尚書事前渾所
歷職皆以能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故事無
可述幸謹曰元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好騎射勇力

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與和嶠裴楷齊
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
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
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恂
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
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
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
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嘗以其父之故每排王
濟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
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
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
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遭婦來生
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明法繩之
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
帝由是疎濟出為河南尹未拜坐轡王官吏

劉云以此為快
是事無情不意
也乃若夫後

將云此王所
未知作世作
以人乳飲使
奇

陳云濟不答其
失而謂其君其
謹于也

魏云太自時臨
流不肯似情

免官濟性豪侈時移第北芒山下洛京地甚
貴濟欲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
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各八百里駁常瑩
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
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
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至一懶便去帝
嘗幸其宅濟供饌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
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
未畢而去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
書卷四十二 傳
濟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
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
謫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
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
僕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葬時賢無不畢
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悲賓客莫不垂
涕哭畢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
似聲其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
濟死乎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着連乾障泥

陳紀本此

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借障泥使人
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云初濟尚主
至兩目失明而妒尤甚終無子有庶子二人
卓嗣拜給事中次聿襲公主封敏陽侯

王濟

鍾云濟兩上書自理詞皆甚顯而氣
皆不平善者不能以奢之然終非人
也濟濟平功帝嘗遣劉頠其平頌
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濟
濟自不善處耳晉書之有不直濟
是陳湯精制之說猶為有體至責之
晉書卷四十二 傳 七

以取失實物與漢之以食罪湯何異
正使有之不足以為其功況湯本無
此乎濟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
其詞愈狂則所以自辯者其詞愈直
將將之
謹如此

王濟字士治弘農人也家世二千石濟博涉
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
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路
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客長戟幡旗衆咸笑之
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州郡
守令皆畏濟其有不廉潔者

將云濟其所欲
四字是千古取
其學法然惟濟
雖始可取之耳
則徒信乃事耳

輒自引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自擇。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濟告母。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濟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濟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濟嘗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意甚惡之。至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詔濟為益州刺史，發兵擊弘，斬之，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明立威信。蠻夷來歸。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乃密表留濟，復為益州刺史，使治六軍，每以諸言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事在羊祜傳。

孫云其貪食而
不不然而其
其心耳

唐云此知明
生其子一
其夫何事

於是詔濟罷屯田軍，大作舟船。濟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能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濟作船，木柿蔽江而下。柿，芳樹，反說文。制木札侯也。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朝議咸諫伐吳，濟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乃詔大舉伐吳，分命諸方節度。濟於是統兵先入巴郡之南，全育者皆已堪役。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濟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

陳雲龍鎮江
官之亦亦
未可以取

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要害之處
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
狀潘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
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
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錐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克吳西陵獲其
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
忠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
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
降乙亥詔進潘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
諸軍事潘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
長驅建邺船遠游擊將軍張象車舟軍萬人
禦之象軍望旗而降潘旌旗器甲屬天滿江
威勢甚盛吳人大懼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
胡冲計乞降遣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
質請命壬寅潘入石頭皓乃素車白馬肉袒

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觀率其僞太
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潘
躬解其縛受璧焚觀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
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潘軍初詔書
使潘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
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潘得下建平則
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
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潘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
之通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注
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
表呈預書鍾云以一而受兩元凱於此先
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於事
後與諸將語料潘之情形所全甚大預至江
潘告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謀遠而已明
辭事權而暗授方界自處地步甚高潘受
預節度而不知預學問人當機妙用大宜潘
之所及觀潘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於潘可
知然潘亦終不能節度潘而後漢道皆不
乃知潘亦終不能節度潘而後漢道皆不
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索健
而迎象度度適避過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
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事同中

張云士治鄧師
江西之禍故立
功之後每波曲
防乃其申懇詞
服人節
禮卿天云二水
覆載皆坤西漢
風氣猶未泯滅

體貌不足言也。及濟升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覲過論事。濟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結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濟乘勝納降。渾恥且忿，乃表濟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濟，檻車徵，帝勿許。詔讓濟以不從渾命，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濟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口，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卷四十二 傳 三

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伯及渾、渚、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覲來過。其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延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

蘇云已上不作
一辨論只是平
平去此亦已
便略亦可辨能

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之明日，故云十五還圓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謂軍人在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懇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腐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隔，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螻蟻舉芥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

書 卷四十二 傳 主

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竝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噍。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辜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贖。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濟

漢書此書在
周文昭明士伯
言有全理盡其
實錄少忌耳

軍得吳寶物。使上。潯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官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被楚。宰貳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問。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譏惡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根彌宗。取怨衆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商粟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要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閤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竝處勢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今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說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虎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

書卷四十二

傳

本

耶將孔據說云。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

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林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

書卷四十二

傳

本

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濟。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

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

晉書

卷四十二

傳

本

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今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潘至京都有司奏潘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逮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潘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又奏潘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勒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潘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潘始

潘云此是潘浚

潘云此是潘浚

潘云此是潘浚

也有司又奏輔國侯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舞陽鄉亭侯潘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當典所推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潘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月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與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潘曰吾始懼卿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終不能造諸卿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潘功重報輕爲之憤已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潘之屬帝乃還潘鎮軍大將軍王渾奏請潘潘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居但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皆蜀人示不遺舊也後又轉潘

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太康六年卒謚曰武葬栢谷山垣周四十五里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潯有二孫過江不見商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言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萊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

泯弃況濟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垂憫追錄舊勲纂錫茅土者也未上卒不見省

唐彬

蔣云彬始終只佐代吳一事故初起處便以此爲論雖無大奇敘法亦纖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

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理恒教授生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拒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熊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有薦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

於文帝者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審在坐欽板稱曰彬之爲人勝審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鄒令彬導德齊禮林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時劉琨以益州

卷之四十五
五以爲多財
家德無子功

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武陵太守楊宗及
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
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
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
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
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
前驅，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自巴陵河口以
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恐，倒戈肉袒。彬知賊衆
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鄉二百里，乃稱疾還。
留以示不競於時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
功。故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云。吳平，詔以彬
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朗軍校尉。
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後北虜侵掠北
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
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
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
部，大莫廋、撻何等，竝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
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

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縣亘山谷，且
三千里，分軍屯守，烽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
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
種畏懼，遂殺大莫廋。彬往討之，彬恐列上俟
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衆軍許祗密奏
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百姓追慕彬功德，刊石紀之。彬初受學於東
海閭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
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
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
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叔嚴舒龍姜茂
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
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
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倘
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
而待之。元康四年卒於官，謚曰襄。
史臣曰：孫氏負隅江山，抗衡上國，渾既獻捷，
濬亦克濟。于時討定之功，此焉爲最矣。向使

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
憑將士。豈非懋勲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
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
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囂宸扆。數亂彝倫。
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
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備材雖多。
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
之風。賢於渾濟。傳云。不拘行檢。安得此長者
之行哉。

晉書卷四十二 傳 晉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終

張云竹林七人
而顯延年五君
張曰與張濟中
明論合日見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古董錢肅樂崇校

山濤 子簡

晉書

卷四十三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

居貧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
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
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
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

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
○濟○夜○起○踞○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
○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
○何○慮○也○濟○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
○去○未○二○年○果○有○曹○真○事○遂○隱○身○不○交○世○務○濟
○與○宣○穆○后○有○中○表○親○帝○見○景○帝○帝○曰○呂○望○欲
○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
○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文○帝○與○濟○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

晉書

卷四十三

傳

三

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晚與尚書
○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濟○獨○平○心○處○之○俱○無○恨○焉○遷○大○將○軍
○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文○帝○將○西○征○時○魏○諸○王
○公○竝○在○鄴○帝○謂○濟○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
○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
○鄴○咸○熙○初○封○新○杏○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
○營○時○帝○欲○以○齊○王○攸○繼○景○帝○後○嘗○問○裴○秀○秀
○以○爲○不○可○又○問○濟○濟○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及
○武○帝○受○禪○以○濟○守○大○鴻○臚○泰○始○初○加○奉○車○都
○尉○進○爵○新○杏○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
○濟○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
○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濟○甄○拔○隱○屈○旌○命○三
○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後
○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詔○以
○濟○爲○吏○部○尚○書○濟○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
○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選

晉書

卷四十三

傳

三

舉周倫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
○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
○固○辭○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袁○所○奏
○帝○曰○濟○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濟○坐○執○銓
○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濟○不○自○安
○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
○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虞○日○月○乞○如○所
○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袁○奏○君○甚○妄○所
○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

許云時陳病實
允所請帝欲用
之與許意異乎
之下從允本意
為簡陳請可
為知人矣

意邪便常攝職令斷章表也。濤辭不獲已乃
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
擇才賢可為者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之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
濤輕重任意請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
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或拔
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裏濤在朝中立
晚值后黨擅政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
晉書卷四十三 傳 四

悟不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
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
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
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
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聵不能自屬
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
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
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
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

將云補攝職三
起勢一抑一揚
並押韻清怨

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
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
許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
如故濤又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
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
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
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
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
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
晉書卷四十三 傳 五

將云時濤以山
公不學深疑而
固與之理會看
科山公甚淺

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小郡五十人帝嘗請武於宣武塲詔濤乘步
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
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
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起郡
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
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不許濤又表乞骸
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
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濟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芍疆何如并州兒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城危逼簡遣扞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凝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特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

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宜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汙漢。譙會之口。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還。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食饗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王戎 從弟衍 歷附郭軒

蔣云王戎食汗小人因無事足達而此傳全報拾世說成文已屬可憐況

王戎美云戎晚
前乃提牙齦
李族何也

復考按未實錄數失次邪然讀史莫
者謂精神稱味條此四字可弗論矣
精欲其正史體耳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微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燄下電年七歲於宣武塲觀戲有虎在檻中咆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遠渾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阿戎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贈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時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戎曰道家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刺州刺史坐遺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

孫云世贈
山史如家
劉華武布
千區今此
耳帝雖以
足者乃復
錄所制千

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奉軍
羅尚劉喬領而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
江夏太守劉則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
江吳牙門將孟泰以斯泰都二縣降吳平進
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戎渡江綏慰新附
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於暗稱
疾歸家戎嘉其節表薦之荆土悅服後戎為
侍中南郡太守劉纂賂戎簡中細布五十端
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
書書卷四十三 十

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吳
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
損名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
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親奕棋而容貌
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
慟能傷人潯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
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
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
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

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其
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楊駿執政拜太子太
傅駿誅東安公繇專政威振外內戎誠繇曰
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
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
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
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昔稱三載考
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期而
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遂故迎新相望道
書書卷四十三 十

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
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
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時戎與賈郭通親竟不
坐尋轉司徒但以苟媚取容屬愍懷之廢曾
無一言以匡諫之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
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
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潯沖誦詐安
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
既而河間王頤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

王同檄書至，同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問問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同謀臣葛旗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

書卷四十三

傳

十一

官震悚，戎僞藥，繫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遂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追爲司徒，雖位總典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鍾云：戎田園水碓徧天下，持籌

庚云：二傳所載

未已。或曰：用自稱耳。此一語最爲食，鄙人專利，果敢此取，怨禍之謂也。田何保身之爲，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家，有好事者，貴之。』恐人得利，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遂薨于邲。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初戎爲尚書令，着公服，乘輅車，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云，吾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親之，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嵇、阮、山、王、劉、阮、嵇，今曰親之，雖近，邈若山河。子爲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平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續云衍千古夢
利中獨人小才
虛名足以半龍
一世夢情現
破石動一老例
照想者出決其
快其所以未嘗
見此人又破
壞天下正其不
罪謝折長短始
終與山溪平結
鐵定不真亦真
事也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
濟濟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用字聲字為音猶言何也然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
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得報衍時在
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
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
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泰始八
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

律書卷四十三 傳 南

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遠東太守不就於是口
不論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父卒遂故甚厚
為親識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間家資罄盡
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
尚書郎出補元城令尋入為中庶子黃門侍
郎初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以為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
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

孫云王衍口不
甘後王敦口不
言已李無故為
王行王敦而南
食畢亦無害為
吳國之憂亦存
乎人焉耳
陳云清談之禍
始於何晏公孫
與曹真同生於
若王衍者又不知何樂矣

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
論議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明悟若
神常自比子貢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為事義
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
景慕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妻郭氏
賈后之親剛愎貪戾聚飲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
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

律書卷四十三 傳 主

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
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
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
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
誣衍懼禍自表離婦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
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
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慙惻衍備
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

薛云：「魏城曰：『我見有三高，惟得此三高，安在哉？』」
而高之，此也。其可也。

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審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及趙王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拒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還太尉封武陵侯。不受。時洛陽危逼。議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及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越聽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

薛云：「魏城曰：『我見有三高，惟得此三高，安在哉？』」
而高之，此也。其可也。

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勸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因勸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莫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
薛云：「魏城曰：『我見有三高，惟得此三高，安在哉？』」
而高之，此也。其可也。

王敬夫云凡第
四回書盡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凡有重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亮皆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亦嘗曰：「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大偽，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城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將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私姦，勸穎殺玖。穎從之。

書卷四十三

傳

本

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駕，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亮徵阮修，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謝譙縱誅，窮歡極娛。惠帝末，衍自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一坐嗟服。將之鎮，送者甚衆。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公曰：「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將云澄平生事
僅用郭舒一
語差不誤耳
不免雅于氣所
以爲劉越石能
測其始終也

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然不荅。澄既至鎮，月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會巴蜀流民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染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飲酒博奕而已。乃殺富民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又叛于豫州，自稱刺史。澄懼，使杜機守江陵，徙治屏陵。弢又奔沔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會元帝

書卷四十三

傳

尤

陳云唐以名教之

蘇六朝舒從歸
祖為人義便歸
此于胸中已足
了丁即清風式
侯讀書時即大
筆一筆

徵澄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揚州
進屯豫章原史作爲江州鎮豫章按敦時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為江州
也澄過詣敦澄自以盛名素出敦右猶以舊
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欲殺之而澄左
右二十八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
自防故敦未之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情
至枕觀之因下牀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
曰事自可驗敦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
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爾
遂自投下

敦令力士路戎推殺之載尸還其家劉琨聞
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
作郎相繼上表理澄詔復澄本官謚曰忠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祖識
大義鄉人少府范曄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威
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
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
侯舍辟為西曹轉主簿舍坐事舒自繫理會
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

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
為主討逆賊郭勸莫敗滅之保全一州王澄
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
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備
威保完州境澄不能從荆土士人宗廟嘗因
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
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志曰別駕狂邪
誑言我醉因遣招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
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

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
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
池口採稻湖澤以自給生稻也舒少與杜
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
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
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
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
丞敦留不遣敦欲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
昌荊州別駕宗潛忌其才數譖之於王虞

齊云王處仲
類本見地
明人附亦以
古八日居者
故公孫龍舞
習便令疎然

樂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
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
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贖不宜奪之
敦大怒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
狂故指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
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
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
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况
繆坦小人擬誤視聽亦入私地以強陵弱安
得書卷四十三 傳 主

卒

樂廣

鍾云樂廣於隱懷之廣名士本領
於此求之既以持正亦能全身人之
所養心壽云清談者雖老莊若樂
令平至不但不失為名士亦不失為
學者莊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

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還
謂方曰何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必能與
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
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
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其所
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竟夕歎為不
如王戎為荊州乃舉廣為秀才楷又薦於賈
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
之書曹嘗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
得書卷四十三 傳 主

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
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
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都青天也王衍
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
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
郎轉太守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
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
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
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

據云廣之
此一言祇
不
將云子
今俱名
此但事
樂不傳

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邀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各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以任放為達。至林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愷懷太子之廢也，詔東宮故臣不得辭送，聚官不勝憤歎，皆目禁拜辭。司

新三
廣之

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河內尹為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詡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之。蓋然其言，廣故得不生。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錡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時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太尉長沙王乂遭難，而廣既處朝望，或譖諸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謂附領則五男皆被誅也。又猶疑之，廣竟以憂卒。史臣曰：漢相清淨，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濠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一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一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社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

夷甫區區焉候彼兇渠以求容貸頽墻之隕
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
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靡務
官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寒
暑不已其平若乃解和登枝裸形捫藹以此
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探將
憂事乖耕指矣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
懸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
也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終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三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同里陸

細泰按

鄭袤

子默

鄭袤字林叔榮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
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泰沒袤蚤具識鑒
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
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
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魏武帝初封諸子爲
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
司隸功曹從事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
悅服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歷轉濟陰廣
平二郡太守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
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
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
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
於城東袤以疾不預帝謂王肅曰唯不見鄭
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與追帝及於近道

郡三傳先錄
語目其氣
如使人易從

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問計
袁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奸謀
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
勇而無策今大軍出共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
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
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大
位及常道鄉公立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
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
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
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以
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
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
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
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
朝廷也終於不就遂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
乎國辭以侯就第卒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

至元其去教
以當治理經
實此

詳云點傳無次
亦非即有律在
晉書中可爲補
錄

默嗣次質舒謂稱子位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
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
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
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
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
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
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都太守值歲
荒民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
書書懷四十
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
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
侍初帝以貴公子常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
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
袁書曰小兒得所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象因謂默曰卿
知何以得驟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
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
廷人得才清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

慎○默○步○勒○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
 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
 是○時○隔○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典○刑○獄○在○朝○
 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
 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識○爲○博○士○謂○默○曰○
 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
 而○能○整○如○此○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
 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容○過○
 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
 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
 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勲○
 太○康○元○年○卒○謚○曰○成○尚○書○令○衛○瓚○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
 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
 每○讀○傳○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
 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
 行○

李胤

將云能爲出學
 子第也無後
 人善心信事行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
 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
 敏遂輕舟浮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
 年不得欲行喪制胤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
 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
 因行喪制胤里人徐遵以不孝莫大於無後
 勸使娶妻胤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數
 年而卒胤既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
 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
 晉書卷四十四 傳 五
 至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類然若不足
 者而知度沉遠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後
 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
 恪直繩百官憚之旣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
 始初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
 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
 隸校尉胤屢自表讓不許咸寧初轉拜侍中
 加特進俄還尚書令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後爲

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卒謚曰成

盧欽 從子志

蔣云盧欽傳無足取志傳但筆力相勁不人細却有益論訓詞自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祖植漢侍中父毓魏

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

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

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

侍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

齊書卷四十四 傳 六

事平南將軍假節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

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

咸寧四年卒謚曰元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

名曰小道

志字子道欽弟衛尉卿挺之子初辟公府掾

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

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

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

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眾不召

志云志不召

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矣然宜旌賢任

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遂以志為諮議參軍

仍補左長史時穎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

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

失利敵新得勝彼必輕我若復頓兵不進三

軍畏勦反女六懼不可再用且戰何能無勝負

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

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眾號

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

勳莫之比而齊王今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問兩雄不竝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

崇齊王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

委重於冏由是穎獲衆舉天下歸心朝廷封

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穎納李

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

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遣執朝權遂懷

缺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

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齊書卷四十四
志
齊書卷四十四
志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又志諫曰
公前有大勲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頓
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
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察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次
鄴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
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
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
綱殿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
道士曰黃聖人者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
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於營陣間
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百餘人
志入告帝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
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
是御積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
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
喜於復振勝帝大赦既達洛陽又啓以滿奮
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初

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
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剽掠
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
說方曰昔董卓無道使燒洛陽怨毒之聲百
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帝幸其壘帝
垂泣就與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
從右將軍臣篤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
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
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
顥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
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
督護馮嵩拒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顥斬張
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詣關陳謝即還就
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
及穎薨穎官屬先皆奔散唯志隨從至死不
怠收而葬之越遂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
永嘉末轉尚書洛陽覆沒志將妻子北投并
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次子謐

誅等俱遇害長子謀沒於石氏

華表

子虞 虞子恒 虞弟矯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父歆清德高行為

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

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司徒李

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

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卒謚曰康有

六子虞岑崎鑒澹簡

書表卷四十四 傳十

虞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少為武帝所禮泰始

初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都督河北諸軍事

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因辭

廷旨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虞女虞不

許為恨因密啓帝以勗令袁毅賂証虞免

為庶人初議以虞子混嗣表混遂逃避斷髮

伴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虞機

遲家巷十餘年教誨子孫誦誦經典集經書

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興陳總共逆諸閹於

宅側于反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

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虞首荷園阡

陌甚整依然感舊蕭云一種淒涼景況偏從

人不能動無情無意處最是動人然有情

尚書令卒謚曰元三子混音恒

恒字敬則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范陵縣公頃

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

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

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賊方盛所在州郡相

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

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以言

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即召恒

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尋

以疾求解轉恒為廷尉太宰初還驃騎將軍

督石頭水陸諸軍事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初

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范陵縣侯復領太常蘇

新云任諫亦非
漢夫情所北直
八中

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
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
行，恒黜之，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
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
恒，亦以讓得免，及帝將行冠婚禮，時以寇難
之後，典籍靡遺，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
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執則，事竝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固讓未拜，會卒，謚曰敬，恒清恪儉
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
書書卷四十四 傳 主

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以此貴之，子俊
嗣
嶠字叔駿，才學淹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
軍，辟為掾，屬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
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更拜散騎常侍，典中
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元康初，封宜昌
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
聞多識，屬書典實，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
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

新云性嗜酒
平當沈醉所至
十典未成而死
子俊補之終不
成

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
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
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書，遂就其緒，起
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
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
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
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
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
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
書書卷四十四 傳 主

書監荀勗、太常張華等咸以嶠文質事核，有
遷固之風，藏之秘府，元康三年卒，謚曰簡，有
三子，頤、微、暢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林厥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
公亮，仕魏歷遷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
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
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

辭云石象承涼
 之從前此乃就
 子而此乃就
 保持此乃就
 二事其意殊絕
 乃也

虛偽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生討吳
 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
 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
 堅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敗朝廷以
 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
 其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
 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
 司隸校尉遷右光祿大夫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
 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
 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
 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
 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
 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
 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
 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
 若少年尋薨謚曰元

溫羨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終

晉書卷四十四
 傳
 一五

漢書卷之四十五
三傳藏書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三傳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剛定
海昌吳維修參校

劉毅

子敬

蔣云劉毅可方漢張釋之故此傳敘
次亦極屬羅但述子敬處則片而近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

父增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夙厲清節然好臧

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俾之僑居平陽太守

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

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

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

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搜虎之大魁鼠蹈其

背毅曰既能搜虎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

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

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人問毅

忠於魏而帝怒其顧望欲罪之毅懼應命轉

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馬都尉遷放騎

晉書卷之四十五
三傳藏書

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

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

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

繩豪右無所顧忌司部守令望風投印授者

甚衆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

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

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

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

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何至於此對曰桓

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

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在職六年還尚書

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

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

產不賀龍降夏庭洙流不禁卜藏其幾至周

幽王禍孽乃發易稱神龍勿用陽在下也謹

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脩誠未

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懼然賀慶之事

此若此得可長
人亦人材大半
也惟最可憐好
處最可憐行

宜禁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耶劉漢等議以
為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
以物、非潛之謂也、況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
吉祥、裁應推處、詔不聽、初陳群以吏部不能
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
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列為九品、吏
部憑之以補授、行之浸久、姦蔽日滋、裁乃上
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
而與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
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
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
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
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
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謂詔、但爭品位、不問
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
章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
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
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

前部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贊
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
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
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
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
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
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
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
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
興衰、不傾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
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
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
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由有故、慢主罔時、實
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
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
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

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刁攸不似是小物而參管銓序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詭譎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治俗之深防也、至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

書卷四十五 傳

五

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三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仰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

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

書卷四十五 傳

六

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鈴、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

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
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
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
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
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投功、黨譽虛妄、
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治
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
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

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
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
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
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
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
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
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
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繁繁選舉、使不得精於才

傳云白虎通
特曰品宜
然則品實
品以爲空
故云

論云云
人其子
之子
不才而
不才而

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
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
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
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
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
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
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
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
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貌

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
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
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
名九品、而有人損、或恨結於親親、猶生於骨
肉、當身困於敬、譬于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
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明主親時立法
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政罔因於殷、有所損益
至于中正九品、上古聖賢皆所不為、豈蔽於
此事而有不同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

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營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荅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書

卷四十五

傳

九

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歸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復表之曰：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九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

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二子瞰總。

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宗典禮，瞰與諸博士坐議，迂旨免官。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至，渾劉與獄辭連，瞰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拒劾，自舉之。與瞰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瞰乃奏渾距忤詔使，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

書

卷四十五

傳

十

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瞰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彰伏不敢言。瞰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昨瞰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

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卽真選中庶子
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濬及何綏
劉坦溫繼李昺等長沙王又討齊王周璦豫
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
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璦守洛陽河
間王顯遣使煬羊皇后璦乃與留臺僕射荀
藩河南尹周頊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
顯兄表大怒遣陳顯出朝率騎五千收璦璦
東奔高密王畧會劉根作逆畧以璦爲大都

晉書卷四十五 傳 士

督討根璦戰失利還洛至酸棗時東海王越
奉迎大駕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璦曰
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
爵加光祿大夫璦妻前卒先陪陵葬尋遷尚
書僕射越憚璦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
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
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璦領衛尉後
復爲司隸加侍中以璦五爲司隸允協物情
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璦鄉里宿望

免於難璦因說彌東王本州可成時之
事彌以爲然使璦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
璦至東阿爲石勒所獲見彌與疑書大怒乃
殺之

程衛剛

和嶠

鍾云嶠侍帝數語詞雖婉而理甚正
居然寫出一驥人在前非一意周旋
語蜀孟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爲
完以淳古入當多誇之故而作天子
又何必荒亂無道
而後及于敗也

晉書卷四十五 傳 士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父逌魏吏部尚
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
重有盛名於世葉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
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民歡心中
即更徵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礪
多節日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實充亦重之
徙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舊
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
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

許五史云善子
同今字中應附

許五史云善子
同今字中應附

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轉侍中。愈

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

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

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勗、荀勗同侍

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祖及

世事，既奉詔而還，頗易並稱太子明識弘雅，

誠如明詔。嶠曰：「聖賢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

退，居恒懷慨。數知不見川，猶不能已。在御坐

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

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

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

即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

使帝問嶠曰：「卿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

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

之禍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策謚曰

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

譏于世。故杜預以嶠為有錢癖云。

武陔附

任愷

鍾云：賈充出鎮長安，愷可謂妙於去

君側之惡矣。然虛托薦，願真辭，使賊

庭安知非出此故？晉平君于達小人

者，小人即以此之。願君于作法自弊，不

知也。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尚魏

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

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

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

而昵之。泰始間，賈充久執朝政，愷甚惡其為

人，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愷

忠貞，宜在東宮。帝遂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

中如故。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曰：「秦涼

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

撫，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

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中書令庾純亦言之。

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

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順、向、秀

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珉、王恂、華、虞等，充所

諸云昔人新立
朝服必無款
不使官必無款
是天下事本有
不壞于朋黨者
但小人之黨故
獲露款其端
而當亦以款有
一微防君子而
實行小人者
其黨尤牙齧
陳固不可拔當
守者能弗畏之

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
乾殿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
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
憚外相崇重內怨日深或爲充謀曰愷總門
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
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
因薦愷爲吏部尚書愷由是侍觀轉希充與
荀勗馮紕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遣
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
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
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
奉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
愷乃踰之舊稱愷一食萬錢云云此即愷時
初父事何一食萬錢云云此即愷時
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
後起爲太僕轉太常終不得志竟以憂卒諡
曰元子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雖不及愷
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孫云任愷純致怨于賈充者一惡其令
出傳太子一忌其女爲齊王妃皆非出于
公心此二人者非能賢于充特以充
太奸惡予愷與純正所以深斥充耳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
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
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
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朝廷
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
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遷吏部尚
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郗詵代
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
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
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
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今崔侯
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
何故私言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楊駿誅洪
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
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稱云人惟少所
服者最能虛心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
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
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大業少還徙往又
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山界數百里
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武帝踐
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
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
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妹
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
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婢求名遂遣
而不問太康中徵爲尚書有重名時帝委任
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
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
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
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
所以表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
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剛

何攀
剛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終

晉書卷四十五

剛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樞李蔣之翹剛定
松陵計 名恭校

劉頌

晉書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齊之後也
力氣精健立論明博亦謂能言矣
但反范稱其建國以爲晉之固本在
是此與曹同其理也
意而存其神理去其浮靡以備其說
論自吳若今通其

晉書卷四十六

傳

一

律云折法猶折
私之所謂本質

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所稱
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民饑土
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
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中寬訟累遷中
書侍郎咸寧中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
尚書令史彪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
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
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造頌校其事
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

作持者誤

都云頌疏論事
中詞詞情微
史臣謂其辭華
婉而理切切
夫切要正不
論其辭也

晉書卷四十六

傳

二

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潁上便
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
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尋以母憂去
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
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
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
上疏曰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
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
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
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
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
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
以不隱爲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
臣更生之年如皆替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
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
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
收世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
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

言云不流句
蓋言立事流
不加以子往時

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
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
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
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
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
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
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
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端。一安
難。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
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
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
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
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
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
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
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
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

謝云後世得守
今以治郡邑亦
足以致太平
之善不在此

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
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
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
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
外。雖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
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
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
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竝建明德。及
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
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
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
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
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同。雖疆弱不
遑制度外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
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作亂。幸
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主捍之。
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
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共

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罔則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聞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任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特云諸葛亮與劉禪一計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悉令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

將云武帝使諸王分鎮而內不足以防之此項之所深慮者

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限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永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三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典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然天下至大萬事

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聞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逃其誅賞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故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凡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

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此爲政之要也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頌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綱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

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不由此而益傷乎。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治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庫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

書卷四十六

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是以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爲○三○也○得○不○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執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

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吏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會趙王倫矯詔。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

書卷四十六

可通行。今宗廟久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倫黨張林積忿。以頌爲張華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前爲光祿大夫。尋病卒。謚曰貞無子。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

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駁之，和表無施。太熙初，遷廷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與李毅同爲吏部郎，茂產書史關其行事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尋出爲行計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入，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

乃以重爲左司馬，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赴，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重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晉書卷四十六

傳

主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三徑錄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翅刪定
句章錢光緒恭校

傳玄

子威

威從父弟

鍾云人臣居兩科彈之地胸中不必先
着正直忠貞兩念要當以喜心出
之若傳玄持簡整簪疎而不寐是何
等念頭其可謂一箇可通神明此直臣本
領也士人可謂一箇可通神明此直臣本
人品名節聽命於此有始之不足論
哉終之以論命於此有始之不足論
為索貴為法名不可解也
晉書卷四十七 傳玄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父幹魏扶風太
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郡上計吏
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
典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
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
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
匡正五等建封鶚鴈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
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
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

擬受先云晉人
清談而此云無
清談可知清談
與清談不止相
別且相妨也
晉書卷四十七
傳玄

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
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
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
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
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
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
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
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
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
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微不恪臣是以猶敢
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
陳尊儒尚學貴農賤商為事業之要務書上
優詔答之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
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譴譴為有司所奏二人
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玄復上
疏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
失及小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

齊云不能有所
容蓋蓋玄一生
亦何賴此有安
也哉

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咸寧四年。將云原史止作五年。既不索族矣。況下云。獻皇后崩。則咸寧五年。始相四年。并所謂五年者。不又誤乎。故特政之而復。其此遷太僕時。比年不登。危胡極。遂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于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扶在諸卿下。以次坐。不
齊書卷四十七 傳 三

齊云道廣。第
自是有因者。大
本所在。故傳氏
世以此事為
道及感帝之世
大命止地教上

區例。名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金百四十首。數十萬言。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論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通齊孫孟于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
齊書卷四十七 傳 四

魏周之為治以
侯爵則傳氏一
家不可不深長
思乎

至元集云
京南版

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
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
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
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此其所以困
乏也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
用心惟農是務而已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
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
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穆
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駿故據
書書卷四十七傳五
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官時司徒魏
舒駿之姻屬也屢却不着咸據正甚苦舒終
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
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
殺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
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
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
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
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

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
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
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
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
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
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
難矣又議移縣獄于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
之遷尚書左丞王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于
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
書書卷四十七傳六
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
覽萬機也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闇自居此
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明公處之固
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
替之宜則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又
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
有以察其慳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
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
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復

釋云成性剛直
其德昭著
南王亮亦偉然
人傑矣但時
勢改政所不
為而成無一
言

直自不為
哲曰古時正人
向中此是
誠者不虛
不堅

鍾云此漢主之
言也應得此忠

青書卷四十七

七

與駿雙諷切之由是駿意漸不平欲出成爲
郡守駿甥李斌曰斥出正人將失人望乃止
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
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
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
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
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自以直言實禍
云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
生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
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
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
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
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亮欲取悅於衆乃論
誅楊駿功大行封賞咸致書曰駿之見討發
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
歸美于上群下則以實裁而遂扇動東安封

卷之四

青書卷四十七

人

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矣有加復又三
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
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
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
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
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
平耳而今皆更信人信于東安也莫不失
望咸竊以爲憂殿下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
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
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
戚此天下所以誼譴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
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
抑道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
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公驟擢之
爲少府論者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一
犬吠形群犬吠聲懼于群吠遂至叵聽也咸
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
身禍況于殿下而常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

後漢先云時
後漢宗布於中
外咸以通
義而不通
是漢宗布於中
外咸以通
義而不通

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
自知所陳誠領領觸猛虎之鬚耳所以敢言
庶幾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
以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
見怨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咸再為本郡
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
隸校尉咸前後因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
遂還印綬公車不通能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于官舍設靈坐
書書卷四十七 傳九

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潤滑
咸奏免河南尹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
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咸果自上稱引故事
條理井井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
故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
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詔贈
司隸校尉諡曰貞有三子歆晞纂
祗字子莊父愷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武
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

陳云宗今至
王宗

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
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
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為榮陽太守自魏
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
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來堰
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
廷尉還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
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
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
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
坐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
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
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
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賈駿之壻也
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
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詔赦之時又收駿官
屬祗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真司馬斬關出赴
興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

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如此除河南尹
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勲封靈川縣公
千八百戶時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為行
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
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
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祗辭
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
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
信如此倫遂又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

書書卷四十七 傳士

還宮祗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子宣尚弘農
公主尋遷太子少傅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
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
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
此上下雍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
綜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時大將
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
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
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

宋全古云晉書
臣祗傳玄者蓋
不能多行而此
傳祗能表顯之
實非他傳之受

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
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劉聰乃使其子聚
攻之會祗以暴疾薨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
手筆勅屬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
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駢論十餘萬言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
任切爭臣傳玄體強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
辭正色補闕而違諂諂諂當朝不忝其職者矣
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
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
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
哉古人取戒于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竒
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諱
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
風猷嶢嶢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
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書書卷四十七 傳士

傳士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終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三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題刪定
雲間周立勲參校

向雄

鍾云雄辭令似左氏不簡氣強語正
全以詞勢助之然其理直清亦不
忘不同妙且固安而深能開妙亦不
氣之不居也○詩云向雄傳頭緒不
多故其情法亦簡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事

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問者莫

不流涕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管雄及吳奮

代毅又以少議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

雄為郡守從事後會死八無敢收其屍者

雄妻劉氏聞葬之夫帝召雄責曰往者王經

不流涕吳王經手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解

為經送吳王經葬若復相送其知王法何雄

曰王法王法王法仁流行於世豈死上

帝初葬而後葬亦無別法立干上教弘于下

感義收葬故亦無別法立干上教弘于下

此等名義
上以名義
必當有義

此云當遵則
則報報無意
則報報無意
則報報無意

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干時殺下雖枯骨

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

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

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

問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

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于是叩去

帝聞之怒詰雄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

劉河內于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

臣之好帝從之累遷秦州刺史咸寧初入為

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

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

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

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

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鍾云漢軍羊琇亦以

此兩人似

段灼

鍾云向雄之於楊駿三人皆高道顯者

段灼

鍾云向雄之於楊駿三人皆高道顯者

鍾云向雄之於楊駿三人皆高道顯者

故令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辨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冒死言艾所以不反之

晉書卷四十八 傳 王

狀艾本屯田掌領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隗右懷驚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邦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

碑云：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辨。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冒死言艾所以不反之

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像席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任矣

晉書卷四十八 傳 四

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遠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成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恩慙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狠

碑云：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辨。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冒死言艾所以不反之

狼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然後乃能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後謂前後皆不免。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

晉書卷四十八 傳 五

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于九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下知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灼後復陳時宜。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又陳昔伐蜀涼州兵士。宜蒙爵賞。凡灼前後奏事。帝輒省覽。甚嘉其意。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解

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臣伏自惟。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厄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

晉書卷四十八 傳 六

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候者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箕子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王出，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廢陵，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

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關。關道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茂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問。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

爲戒，疾病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言，見原史五事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圖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

晉書卷四十八

傳

九

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娶駿故主簿潘岳，擇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相續爲主，墓成當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浚，將未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塋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于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重，

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通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廉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

晉書卷四十八

傳

十

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稍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
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
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
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
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
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
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

書 卷四十八 傳 主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
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
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
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
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勅使但道
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
皆開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
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
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

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
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
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于
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
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
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
母多敗子、嚴家無悍虜、由陛下驕過、使至于
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
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備副大事、不宜空虛、宜

書 卷四十八 傳 主

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平原侯故事、
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
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共王
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
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聞寺、惶惶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
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諫止、臣獨以爲頻見
扳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惟當陳
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

舊云懲懼之亮音王公卿相無一人有能理者張華之言始引古義依違出之耳裴頠雖請輪授傳書者謂亦不敢竟其說裴頠謂此書字字是血字音字是漢故按太子放不敢明太子之無罪與音字是漢故按太子放不敢明生元身家之外音字是漢故按太子放不敢明是誠想動人然終不見者何也如此書告出之張集乎則懲懼或可免音字是漢故按太子放不敢明伯不免交淺言深尚豈具一貽之乎及趙王倫矯詔廢賈后陰謀篡位被先除朝宰張華遇害繼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若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見賈謐尸叱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繼復上疏稱

引漢周昌相趙，酈吉拒命，以及田叔、孟舒、侍從趙王、張敖故事，以爲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假令如今用法太嚴，動輒滅門，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于酈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間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典駭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

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誦傳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嚴險易節義足節者以勸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于相切磋爲益也。况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驕盈不聞其

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
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嘗宿
二百。聖者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
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續又陳世俗
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
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
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聞兒作此爲彼。然
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
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

漢書卷四十八
史記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罪揚其罪，竝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傳云：初，徽同而岳、繆、潘、人亦何仲而不為其也。臣獨謂非但岳、繆、二十四人，宜皆齊戮，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轅其家。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該細行，而傳慨好大節，卒于官。晉書卷四十八 傳

史臣曰：懲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慘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閭續伯官既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侍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願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為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

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卷四十八
傳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經義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翘刪定

廣陵蘇文韓參校

阮籍

兄弟子成

族子裕

字

王元美云：人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之必慕而不飲，為之臣也。籍又自領其司馬，落不羈之才，欲掩之而不為，不可得也。但恐司馬氏不欲預用之，而必死之，耳。死為足，以成其名，故外之，必死之，耳。死為足，自然適於司馬氏之北，而必死之，耳。死為足，然勤受九錫，車馬之役，皆以不為之，耳。死為足，晉書四十九傳。

勝酒之一念耳。籍之為人，巧也。昔人謂之愛而舍之，以終保其巧也。籍者，乃以司馬氏為虎，為虎為鳥，若籍者，乃以勤進九錫，為虎為鳥，若籍者，乃以文德後游於唐虞，明公盛德，超於恒。不許由然，則風之終，讓也。非勸進也。不然而以炎之為，所豈不足為呂公王。也。○將云：九錫，此言可謂曲盡一宗。免泰秋之沐然，猶日司馬氏三世執。政大勢已成，籍雖勤，不至於世。已也。但士子立身，勤道，不至於世。不可不審。當此天下已亂，籍者，固大。將月之召，可謂知幾。守道之士，矣。吾以。

晉書四十九傳

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一言。自以不能測也。太尉將濟間其才。辟之。籍詣都亭。奏記。見文。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復為尚書郎。尋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又以疾辭。歸田里。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瑤。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一言。自以不能測也。太尉將濟間其才。辟之。籍詣都亭。奏記。見文。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復為尚書郎。尋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又以疾辭。歸田里。

歲餘，夷誅。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客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輅，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問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

聖云至慎二字
於何謂宗身也

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其後籍母終籍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寃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遂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慘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也籍嫂常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其所爲不率常檢皆類此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爲賦豪傑詩時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籍平生口不臧否人物而務言自然玄達又能丹青白眼對人見禮法之士則以白眼由是乃何曾輩深所讎疾而文希稱其至慎每保持之卒以壽終時景元四

晉人孫盛與
劉宗知已文王
孫盛字伯高
名士也盛不
相與

將云魏承後
傳則取此傳
此傳之精論
歌以見其行
論以本其行

年冬也籍能屬文初不留思著述莊論以敘
無爲之貴又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
文多不錄籍少時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
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
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鶩鳳之音響乎巖
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
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
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
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種中逃乎淦縫匿乎
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
出種穡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
滅都群蟲處於種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
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種中乎此亦籍之胸懷
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亦欲作達籍謂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籍云此二
宗作用當時諸賢作達禮教曲或見元中
遂放蕩於清談廢制宗已若見之多者
故其抑
乃爾

楊用修云阮咸
清冷之態雖一
有清高風一
也○將云非從
人情又甚于飲
酒食門者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少味
於哀樂至到遇絕於人與叔父籍同爲竹林
之遊咸嘗幸姑之鮮卑婢及居母喪姑常遠
發初云留婢既自從咸方對客遠借客驢著
重服自迫之與婢累騎而還於是時論紛然
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宰中始歷仕爲散
騎侍郎按竹林七賢論如此原史山濤乃舉
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
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不用太
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焉咸妙解音律
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
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善每以得意爲歡時
諸阮皆居道北咸與籍居道南北阮富而南
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錦綺耀目咸以
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咸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達
不及之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二子嘯乎
瞻宇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

劉云將無司一
將云千人諸百
之詞將無與同
諸事竟同也

劉云其其有味

研求而然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
餘善彈琴人多求聰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
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識者歎其恬
澹不可榮辱矣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
客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按三
語世說本傳王戎年三歲時嘗與諸兒戲道
日一可無言而何假然三修日如是此街
亦可無言而何假然三修日如是此街
為青清最信而世說而此一事東世說當亦不
王請書以及名士別傳或有異同則劉注必
書書卷四十九傳七
此以侯考存太尉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
熱及井人競趨之瞻遙巡須飲者畢乃進其
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
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
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
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
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開習禮容不
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
賦既無令淑之質不問道德之風望諸君時

劉云李嗣公故
自任他處我
事耳

以閑豫周旋海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後卒
於倉垣
孚字遵集人字初生咸與始清日胡婢遂生
胡兒共姑因取雷靈先殿賦性疎誕少有門
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方用
申韓以救世而孚自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
心轉丞相從事中郎恒為有司所按琅邪王
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
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郡疊多事宜節飲也
書書卷四十九傳八
孚子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
臣僂僂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
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欽迹氛祲既澄日月
自朗臣亦何可憐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
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
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
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
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
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鄒臺以為

詩云蓬集如異
本不待此數語
見不受顧命也

與三顧名士
在
作二字已盡

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木及帝
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乎要與同行升車
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
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卿同受顧託乎
不荅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
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
后臨朝政出舅族乎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
尚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
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遂苦求出為廣州
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蘇峻作逆識者以為
知幾初乎性好暇或有詣乎見自吹火煨臠
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時
祖約性好財益自經營而為一累時人以爲
乎勝之云

隋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事
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案
案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家無常
石之儲晏如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家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而不肯顧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
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每云不知比沒當
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
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壺壺之處定
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于屠釣脩愛其才
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
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
等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
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
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
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
陽為賊所害

裕字思曠放弟也宏遠不及兄而少有德行
大將軍王敦聞其名命為主簿知敦不臣乃
自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
徒有虛譽而已遂出為潯陽令復以公事免

劉云安石出會
錄地名

晉書
卷四十九

官由是得達敦難論者貴之咸和初除尚書
郎尋拜臨海東陽二郡太守後徵侍中不就
以疾卜居會稽剡山有肥遁之志人以問王
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
何以過此成帝崩裕赴山陵至郡不往殿劉
許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其必迫
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懷歎曰我入當泊
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
論難甚精常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
晉書卷四十九傳二
言之萬敘說畢裕以傳報為長性同異論才
集之為四本論言才性雖九同於是撰辭數百言
精義入微問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
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
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
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問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
剡山久之徵為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尋復
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並不就或

錄云通人作俗
事在八之不言
若而自言之故
為過人太甚士
未有不達情而
能全節者但不
可為食部人語
耳

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
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于
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
郡豈以聘能私計故耳故時論以裕氣骨不
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
不如殷浩而兼諸人之美云
嵇康
將云晉書絕無下力大都惠舊文而
要人語林諸籍中者務以博取勝便
甚故一一不辨其真偽又云自東市羅
四十九傳七
康而中散才多識寡之說千古莫逃
矣然中散才固多識亦非寡當其時
士君子目川旋於終年誠為保身之
潔身遠害顧終年誠為保身之
此中散初念也成仁不得已而事與願違
發身明志以成仁不得已而事與願違
念季懷司馬也非薄湯武論著管仲
士季懷司馬也非薄湯武論著管仲
托篋太師欲助毋丘之與義友善呂
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是皆所州大
義非具二十分大義者誰與為此而
必苟全性命乃為多識然但為公和
本養生者流以養生而論短生是誠
然矣在他人竟得樂以此論短生是誠
嵇康字叔夜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也以避
惡徙於燕之鉅縣地有嵇山因家其側連氏

晉書卷四十九
傳

焉虞翻書曰取精宇之上父昭魏督軍治書侍御史兄喜歷太僕宗正康蚤孤有奇才風姿特秀高亮任性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母好老莊恬靜寡慾以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

此晉中散黃等
世說已補述之
與康諸公乃通
之今得此訂本
恐誤舉爲可爲
繼嗣生而

魏月云作史
傳貴能爲生所
切要能令人作
注能令人法也

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時康寓居山陽所與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七賢也康居貧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嘗與向秀居其下鍛以自給時頴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辨才爲文帝所昵聞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禮向秀爲佐鼓排康揚榘不輟傍若無人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將去舉康自代康與濤書告絕見文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文帝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安友善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會安兄吳誕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并復收康鍾會因是譖於文帝曰康嘗欲助毋丘儉反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亂時害政故聖

王元美云華歆
之精爲下世況
其子孫也
上自公孫龍
起紀人果熟矣

賢去之、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
非毀典謨、王者所不宜容、宜因熒除之、以淳
風俗、帝昵聽之、遂殺安及康、康將刑、東市、太
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神氣不變、預
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
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人莫
不痛之、帝亦尋悔焉、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
山中、見隱者孫登、與之言、然不對、踰時、康
將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
晉書卷四十九 傳 十五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及遺呂安事、爲詩自
責、有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
怨憎、昔漸柳下、今愧孫登、謂此也、康善談理
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
聖賢隱逸、通心遺名者、凡百一十有九人、集
爲傳贊、蓋自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所著諸
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子紹別有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

劉子何此語
影寂表

同郡山濤所知、與無所不談、康、東平呂安友
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亦無不同、故嘗佐
康鍛於洛邑、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相親誠
莫逆者、後二人既以事見法、秀遂應本郡計
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
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見文、羣爲散
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
容迹而已、秀雅好老莊學、初注莊子者、數十
家、莫能究其旨要、秀乃於舊注外、爲之隱解、
始欲注、秀嘗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便
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書將成、康見曰、殊
復勝否、安亦驚曰、莊周不死矣、其後秀卒、二
子純、儼皆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惠帝世、
爲河南郭象所得、象爲人薄行、有偶才、以秀
義不傳、遂竊爲己注、但補秀闕注者、秋水至
樂一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或定點文句而
已、後秀義別不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

也秀書又注周易其大義亦有可觀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牛自齋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或酣縱裸形在屋中人見之伶曰吾以天地為宅舍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如此常渴甚求

青書

卷四十九

傳

七

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而諫不聽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袂而前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終其世惟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嘗為建威祭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得高第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鍾云晉文布日配宗為至與常加曠虛來無實出之於外與伯倫對策以無用見罷可謂不相知也然其為身則一慎之無一字特達曠觀英雄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於未亂乃其所欲必名于

世而不可必得者也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薛坐家僮取官豪除名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越尋更辟之轉參

青書

卷四十九

傳

下

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豫章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吟敦鯤不徇功名無祗羈行居身于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于朝野鯤知其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厝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遂與王澄畢卓之徒慕竹林諸人放姿縱酒裸袒箕踞自謂

謝鯤幼輿
任達中第一

傳云字有誤
的誤別傳無此
細也

任達、故昔挑隣家女以折齒、鯢既歸、傲然晨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時人聞之、爲語曰、任達
不已、幼與折齒、然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常
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親重、問曰、論者
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鯢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及敦
將爲逆、謂鯢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
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
城狐社鼠也、後漢延日城狐社鼠不畏重
書卷四十九 傳 九
右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乃出鯢爲豫章
太守、又留不遣、特以鯢屬時望、逼與俱下、敦
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鯢曰、何
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日復
忘前事則君臣嫌初敦謂鯢曰、吾當以周伯
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
來人情何如、鯢對曰、明公之來、雖欲大存社
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望
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敦曰、君處疎邪、

劉云是書人

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鯢愕然自失、參軍
王嶠以敦欲誅顓、切諫之、敦大怒、欲斬嶠、未
愷莫敢言者、鯢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
以獻替忤旨、便以繫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
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鯢將敦
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
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
于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
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
保無變乎、對曰、鯢近日入覲、至上側席、連得
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入朝、鯢請侍從
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
時、危不朝而去、軍還、敦使之郡、莅政清肅、百
姓愛之、尋卒官、詔贈謚、明鯢平南曰、尊大義
登推誠量淹遠、至于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
瑜、稱不遇也、其爲有識者推崇如此、後追
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別有傳
王嶠字元振、琅琊人也、少爲名士、所爲者至
上、故爲此傳、

心妙手親弄海隅於掌而日登猛虎之勢
雖其言不虛用而所待者正所全者多蓋
想其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
從通鑑意在先引教于善而其達自消使
社稷陰受其福共正論不滅陳玄伯妙用
臣亦能臣也豈才誠相合勝識交濟晉之忠
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愧而視以達掩之
其不俗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
如此而謂不俗則達者難自謂不俗也

胡毋輔之

蔣云自胡毋輔之以下諸傳俱依得有隱指無煩繩削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

書卷四十九 傳主

執金吾父原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
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
與王澄王敦庚敷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
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
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
玆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
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樂安太守
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時成都王穎

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許人俱

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驛王子博箕

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辛也惟不

乏君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

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

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問

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

太守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

議祭酒遷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子謙

之字子先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輔之嘗

酣飲謔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

不得為爾將令我尻反苦高背東壁輔之歡笑

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為胡毋輔之所知太

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顧熱卓

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還釋其縛卓遂引主

齊書卷四十九 傳主

宴于爽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
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栝左手
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
爲溫嶠平南長史卒

王尼王尼按通鑑考異作尼本古仁字又音炎尼字孝孫或當讀爲仁字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木兵家
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
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典穎

書書卷四十九 傳 圭

川荀逵河東裴遐迭居河南功曹甄述及洛
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
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
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
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
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
尼長假因免爲兵東顧公勝辟爲車騎府舍
人不就時尚書何綏者侈過度尼謂人曰綏
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

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

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

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

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

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

舍資財悉爲公車人所竊尼今飢寒是亦明

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匹詣貴人問

競往餉之洛陽順璽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

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

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

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

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

既盡父子俱餓死

晉書云尼是有道者觀其持何殺之死其
隨處山林亦何稱多
于獲則一卒百耶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解陽平太守
曼少知名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

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
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受任遭頗縱好飲酒
與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竝為中興
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鄒鑒
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
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
綏為委伯而受為然伯然字晉之無訓
綏字宗訓曰晉中興書人山平受常顯云
云亮州建昌伯此字亮無音訓梁孝元帝
嘗謂晉曰由來不識惟張勳見教呼為亮
美之堅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爾亮是

書

卷四十九

傳

王

世代殊近當是者老伯傳俗間又有賈給語
益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王寶
吳為黑傍古韻雖傳物情出簡意無作黑凡
而二人皆云重疊厚之意從黑更無義行
者重者是多使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行
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也王敦既
與朝廷乖疎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
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
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
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
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住設日晏則漸罄不復

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
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
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
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
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眾不動為
峻所害峻平追贈太常子貞嗣少知名尚明
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暉字彭
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
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

香書

卷四十九

傳

王

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靖以大肥為笨
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時以
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云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
使遠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
衣衣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
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
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

特云胡母之
上之天子師
王莽與光
孟祖自是別其
急眼千古同
義相士而在皮
毛新可恨可

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卒長
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遠共請令案
望兄逸謂遠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
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自與光逸語令大
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某官
投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
越越以門寒不召越後因閑宴貴輔之無所
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
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
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
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
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
竇中窺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
必我孟祖也逸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
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
給事中卒官

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
退也養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
無為之用分共華葉開寓言之遣是以伯陽
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
無聲而踰鶯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
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
傾茂王公詆痔兼車鳴膏吞腐以茲自口於
焉瓊物殊異虛舟有同懷臂嵇阮竹林之會
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
天和憲百官從執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
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潯
溪之曲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廉水陸華茲焉
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
之書阮氏劍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權
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假寵而不迴登
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肅徒存通其旁
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
或可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

三五學才
月露機中
一掃光引以
之其文

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書書卷四十九

列

卷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三經義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剛定

太倉張 采恭校

曹志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詔鄆城縣公為

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備重道請

為博士置史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

不以政事為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

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按無此帝曰誰作志曰是臣族父同所作

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

張云時國太子
不忠故辭學焉
謂許莊王王然
制國之通書使
輕重相補焉不
可歸來可待
人病家危也
使所王乘政雖
能外鎮野心未
能內何得后禍
機弱繁知後說
謂后之事未可
利也

晉云文氣峻烈
不特其平切而
造詞亦嚴固不
負為父之志

自今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固下
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
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因愴然嘆曰安有
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
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
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
今陛下為聖君優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
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
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
在內廷五世反莽後雖有五霸代興終于尾
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隸周詩之詠鳴鵒
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
難工幹植不澁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
克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欲結其心
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五世之利者當與
天下議之故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身
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用此自聖王之深
慮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

晉書卷五十一

傳三

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
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
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
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于是有司
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兒志官以公還第其餘
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
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
以惡謔崔哀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故
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
晉書卷五十一
傳三

于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父道康退貞固養志
不仕牛馬有隄齧者恐傷人不貨于市及諸
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歷郡
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眾見峻大奇
之舉為博士時方重莊老謂六經為聖人糟
粕而峻獨懼雅道沒衰乃潛心儒典屬高貴
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于峻峻援引師說中

暢疑滯。對荅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累遷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峻起難往。反。四坐莫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一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佐主成化。

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
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
次輕爵服違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
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
以息鄙事斯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故大者
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
出處有地謂之六官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
君子此先王之弘也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
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

先。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群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自今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二兔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又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

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三子珉、琮、敷。琮、原史云作二子。珉數今按、峻三子。長珉、次琮、次敷。琮字子郭。有廢疾。甚知名。事高祖。而琮曰城西公府。住至太尉。琮有女。嫁王叔長。琮死。其子孫也。世說云。王琮相。目于郭。門人理。然我。已上人。虞預。書亦隔。琮為峻第二子。此峻之有三子。因無疑者。曰不知此書。何以疎畧。是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待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聰也。原史云。珉從於平陽。聰大會。因使帝。帝亦行酒。珉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鹿

劉琨者。聰逆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未陷。珉為侍中。直省內。謂同僚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數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自始職。以至終。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酬暢。寄通而已。時人稱之。以為善於托大。長於自藏。嘗讀莊子。既掩卷。嘆曰。正與人意。間同。太尉王衍雅重之。為陳留相。數見王室多難。短

得云世說庚子
 高日和尚尋疾
 如千大松鐵錘
 已截和傳矣此
 復以本真同各
 又誤甚此曰臨
 峯泰之政更整
 磨日於云作
 史乘此真令人
 可於人矣

史 32—80

得云此一攝今
實充亦不得下
死此語乃能云
卿非實錄州云
與實得者

郭象

庾純

若云庾純傳不過是酒餘耳乃結此
法甚大案中詔表議亦俱有神承調

庾純字謀甫岐弟博學有才義郡補主簿仍
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
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克姦侯與任欽共舉克
西鎮關中克由是不平克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克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
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
嘗有伍伯者克之先有市魁者克純以此相
譏焉克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
克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克曰父
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純怒曰賈克天下
兒兒由爾一人克曰克輔佐二世蕩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兒兒純曰高貴卿公何
在衆坐因罷克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
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克慙怒上表解職純亦

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御史中丞
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
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
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
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
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忘覆車之戒
陵上無禮悻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
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
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頤驃騎將軍齊王
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
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
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
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
宜除名削爵士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
敘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至
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
于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

蔣云從賢公碑
一物趣甚絕似

晉書卷五十一

十

孫云漢諸侯王
以朝政者惟東
王士禛耳

齊書卷五

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職。繆蔚。郭順。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今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秉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

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爵
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室。表見東海
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
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
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
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
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
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
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
竝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
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若等。奏專等僞
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
專等付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
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
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
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
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
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

劄。右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
乃詔曰。專等僞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蒼
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專是
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竝自首。大信不
可奪。秦秀傳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
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惡。猶復不忍。皆丐其
死命。專秀珍等。竝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
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蕭云此傳不盡載秀所議散見各
同此俱理論侃侃文字極典核但局
面近方子侍賓其自共識
見是不肯隨人觀場者

秦秀字玄良。新與雲中人父朗。魏驍騎將軍。
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
曾卒。下禮官議。議秀曰。故太宰何曾。雖階
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
有邑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
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以古義
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徽皇

秀云作以貌
終今作故事
耳則秀之過
見直道在千
心然皆不為
而人主自義
雖實定不從
橫其何以

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
傲。莫大于此。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
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
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與曰繆。怙亂肆
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終醜公。時
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惡讒佞。疾之
如讐。素輕鄧賁。克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
督。謂所親曰。克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
將笑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
故哭送其子耳。今吳無道。有自亡之形。群率
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又不
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克未知
之。尚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時與告捷。未
同至。故朝野以克位居人上。智出人下。食第
秀為知言。及克薨。秀議曰。克舍宗族弗授。而
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
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鄭。聖人豈不
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

詔書云云。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
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
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公。不從。先是王濬有平吳勲。為王渾所譖。又
誣濬得吳寶物。帝雖不聽。無明賞罰。止以濬
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上言曰。自
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
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
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
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
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
武。猶船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
夏。每一小山。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
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眾。平而有之。
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
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
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拔平。
帝乃還流。後與劉曜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

晉書五十一

李蔣之翹刪定

皇甫湜

列傳第二十

晉書五十

香齋卷五十一

皇甫謐字士安初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
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
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
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
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
以慰我豈我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
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
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
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將云以贊其
結意而愈不
能似此也

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
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
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
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
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
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
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治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受飢寒不瞻轉死
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
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
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
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體猶不堪況
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
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嗚呼
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
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
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

手書卷五十一

傳

三

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
生之福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
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
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
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
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
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
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
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
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
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
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
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
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
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
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
以疴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入網

手書

卷五十一

傳

三

又云六朝書院
宋廷新出部
復已記

又云六朝書院
宋廷新出部
復已記

不開、鳥獸為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阜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倘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道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米、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瘟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

書書卷五十一

傳四

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詔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粃、反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瘼牀蓐、雖食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天下、有輪寶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民、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瓊俊、索隱于傳、嚴收

如云起士借天
子世道是上
林佳話

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竝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厭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患叩刀、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支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國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衰裘、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棄之如

書書卷五十一

傳五

何政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靡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微為議、耶又詔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竝不應、著論為莽逸之制、名曰篤終、太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同等遊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矣、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竝垂于世、門人華虞、張軌、牛綜、席純、

皆為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戶閉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
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咸敬之、刺史
陶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
遣從弟虞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
諫曰、吾聞敦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
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
欲殺侃、賴周訪獲免、虞既至荊州、大失物情

書卷五十一 傳

摯虞

蔣云晉史博士議可取者秦秀摯虞
而已然秀特以悼直見稱而虞之計
論制度見于禮志為多皆能綜覈明
盡倘生得其時置之散樂之地以此
雍容博雅實可憐憐太平令何幸
以殺死士生至此亦大不幸矣哉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父模魏太僕卿虞
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邵敬至簿

蔣云一尺耳特
出許大論論著
後人便以為正

來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
郎武帝復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
虞對稱旨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
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
以美晉德會遭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
將作大匠陳綱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
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
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
擬其形容身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

書卷五十一 傳

以正算數之紀候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
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
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
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
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
反是今尺長于古尺幾于半寸樂府用之律
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凡穴
爭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
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

陸云既虞卒哭
除服而後始
亦於始虞以
為祔制之名而
禮家亦明揭
取之于晉書文

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而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執物垂則示民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廢改貞夫一者也臣

青書卷五十一 傳 人

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達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惟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

之謂服喪之
期必居已世終
期公孫弘其九
以禮制為重哉

便除虞恭預書曰唐稱遐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為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子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來以成人之禮則殯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與服志後歷秘書監

青書卷五十一 傳 九

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郿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膏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
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議廣
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
于世云

東督

蔣云皇甫謐傳載論東督傳云
去語詳難俱客難之注亞然其文意
案詞衍既無助手採錄仍無

東督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
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疎之

晉書卷五十一

傳十

此同本以正非足也故正之
遂改姓焉祖

混隴西太守父龜馮翊太守督博學多聞與

兄瑒俱知名少游國學博士曹志曰陽平束

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

茂才皆不就瑒娶石鑒從女鑒之鑒以爲恨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督等久不得調太康

中郡界大旱督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

爲督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

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

蔣云王隱書
名案今此本不
知更何所著其
阿乃爾

蔣云同製牧利
古今其議言之
多方矣此爲簡
言而宜時家說
已無不備

東長生督性淹退不慕榮利嘗作玄居釋以

擬容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瑒

華召督爲掾又爲司空下郡王晃所辟華爲

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督上議曰伏

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荒欲大興田農

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成大禹盡力之謂然農

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害二曰地利

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

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祿有請雖使義和

平秩后稷親農理疆囿于原隰勤蓺養于中

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

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

此理乎今天下千城民多游食廢業占空無

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

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

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俠民繁三魏尤甚而

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

少之民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

張安先云牧馬
當制置監官等
之有方唐八首
馬蕃息得此法

曠野貪在民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
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
賈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
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藪
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
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駼在坰史克所以
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
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
水停灣民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世之功

書卷五十一 主

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
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此亦谷
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
之計荆楊兗豫汴泥之土渠塲之宜必多此
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
雨生於春雨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陽而
潰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
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漫明地利之重也宜詔
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民

楊云王隱晉書
稱買鹽書請旨
爲著作郎

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
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
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
增廣窮民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
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
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
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
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
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書卷五十一 主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
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
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
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而
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
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經陰陽卦三篇
與周易略同錄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
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兩
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長造
書者姓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指
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
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
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
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
一篇蓋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
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
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
晉書卷五十一

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
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
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
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
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美虞對曰漢章帝
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
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
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如所談便非好事皆進

晉書卷五十一
曲水之義
一說魏時始有
所記乃之誤亦
以爲傳言

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
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
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兄金人奉水心之劍
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
祠二漢相緣皆爲盛業帝大悅賜帑金五十
斤時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
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
晉書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
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
曹書卷五十一

晉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
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旌德惜才學博通
所著三親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通記
亡失共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
篇行于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導十世
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官夏陽侯相接幼
喪父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接以桂才爲

務同郡馮收薦接于原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蔣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惟裴頠雅知焉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安初舉秀才友人榮陽蕭道遺

書卷五十一

傳

末

接書曰肇虞卞玄仁茲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茹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作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時河間王頤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頤尚書令王

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賾富自是一家書不至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于文爲險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愼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

書卷五十一

傳

末

樂列女後傳云

書卷五十一

傳

列傳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竟陵鍾惺原評 情李蔣之趣 附定

古閩許 參校

郤詵

薛云郤詵阮仲華諱各不相涉特以
以對策符名故註列之然其策既已
不如郤華復不如阮矣或
存或誤于正寓其優劣也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
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
竝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

晉書 卷五十二 傳 十

守文立舉詵應選下詔策問詵對曰僕惟陛下
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
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
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能俛矣伏讀聖
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
教同德一故易簡而民化三代世及季末相
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
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
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

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
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典勤政刑禮樂
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
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
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
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
天下洽和何脩而勤茲臣以為莫大于擇人
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
劣異績或以之典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

晉書 卷五十二 傳 二

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
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
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
其人者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
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
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
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
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
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僞

齊書

卷五十二

傳

三

齊書

卷五十二

傳

三

增刊

卷五十二

傳

199

*

—

附錄

卷五十二

傳

199

*

—

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

新書卷五十二

五

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民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民居則資瞻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惟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民不困、有備故也、自

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勸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制聖朝、循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策奏居上第、拜為議郎、以母憂去職、

新書卷五十二

六

詔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間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表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累遷雍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

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于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青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問戎

晉書卷五十二

傳

七

蠻猾夏。种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殽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郭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民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于賞略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收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

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民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民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濡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

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夏歲之有齊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民失其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猶農者之殖硤野，旱年之望豐稔，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其餘多不錄。時神與郤詵及東平王

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荅所問，未盡于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遭有水旱災，青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民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民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豈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

此等此等
論其論其
論其論其

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神對策奏，帝親覽焉。乃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議事，皆施用，遂爲宰相。還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神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吳黃門郎。譚葬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之。及長，好學，與慈有口辨，爲隣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橋瑁舉譚秀才，至洛，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頴時爲廷尉，見之歎息。博士王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

鄧城令、過漢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荅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瑒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

書卷五十二

傳

主

又遣別駕擊水都督孟徐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貢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

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胡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顧榮每沮之、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玠于朝、乃上牋求

書卷五十二

傳

主

退、不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竝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謬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淵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于帝、譚每懷缺望、

評云馬理勝說
爾律中時有此
人可敬

嘗從容言于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于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謚曰胡二子化茂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妨自言能為劇縣妨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綬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妨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珣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轉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澣也壽陽已西皆是中

書卷五十二 主

國新平強吳美實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于家

彈云春秋書災異不書事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於災異不可強附而自可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喜有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即成至理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書卷五十二 傳

列傳第二十二

晉書五十二

卷五十三
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律南

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律南
書令華庶息桓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
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嚴保傅賈
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教黃門閹宦嫗
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
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
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將美人
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
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
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執
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
剛小人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勅屋而予官中
爲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
子雞鵲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
十萬備于象用太子恒取二月以供嬖寵
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諷之太子不納語在統
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賢有后生而性

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
遠于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着錫常所坐處
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侍后之貴不能
假借之謫至東宮或捨之而于後庭游戲詹
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于中宮而有不顧
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
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
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
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
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
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謚
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
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
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
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官車
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
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
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遂宜揚太子之短布

陳公。一曰左
一曰史。載小
八。名。不。士。貴

卷五十三

齊

35.

不丁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剗期而兩發
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
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字藉爲內主願
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嬰疏如律令太
子辭逃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
蒲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
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
此令賜死倫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農
顧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婚以長廣公主辭

卷五十三

10

大

衍自表離婦許之妃慟哭而歸考竟謝淑妃
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
自首式按反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
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
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太
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
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官所生奉
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
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

張雲先云
張雲先云
張雲先云

孫云一
孫云一
孫云一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
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漸
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
官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
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
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
史遣至中官中官左右陳舞見語中官且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官遣陳舞見
語問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
語書於茲廿三

耳中官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漿便持
三升酒大盤來見與使飲酒噉漿盡即紫
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官
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
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官陛下會同
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
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
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邪天與汝飲酒不肯飲
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

孫云
孫云
孫云

孫云
孫云
孫云

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
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示
詔使寫此文書即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上
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
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
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
見託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衆情憤怨右
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
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
孫秀曰國無遠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
而公奉事中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
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
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
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
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
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
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
免罪耳若有報衆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

孫秀曰國無遠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
而公奉事中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
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
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
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
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
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
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
免罪耳若有報衆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

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讐，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殿中人指司馬也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璜、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祈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

書卷五十三 傳九

大呼，聲聞于外，有司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璜等，冊復太子，帝為太子服。長子斬哀，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于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帝臨軒使洗馬劉劭告于太子之賓，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間續之言，立思子亭，故臣江統、陸機、竝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字道女，永康

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諡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海王，已已詔立為皇太子。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桑復生，千西廂，至後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太孫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襄陽王，永寧元年五月，立為皇太子。明年三月，薨。帝服齊衰，葬謚曰中太

書卷五十三 傳十

孫。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未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勅，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詭譎，競進譴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之謀，隱之聰，百辟

漢書下傳工典

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炭園雖復
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于荼毒者哉

列傳第二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

青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陸機

孫恆附

第雲

就

陸機

五十四

十

耶○又云此傳列之文苑最爲允當
但其筆力纖弱且多率語唐天子偏
制欲論而不令群臣
加意裁之不知何故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
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抗
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閉門勤學十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
爲將相有大勲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
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遂作辯亡論二篇
見文選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

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復二俊遂為
足崇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
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于眾中問
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于盧
盧挺志默然既起云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
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
知邪時吳王晏出領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
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
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

書卷五十四 傳二

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
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
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竝救理之得減
死徙邊尋遇赦止機友人顧榮載酒等咸以
中國多難勤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
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
作豪士賦以利見冏不悟而竟以敗機又
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冏承其違指著五等
論見時成都王穎據功不居勞謙下士機

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
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
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顗起
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
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
人機以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
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
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
避賊遠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

書卷五十四 傳五

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
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幾樂
殺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
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于穎曰陸機自
比管樂擬君閭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
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
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
聲聞數百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
苑鹿苑帝親作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

孫云機與周孫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孫云機與周孫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宜人
玳瑁並爲穎所獲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
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領謂機曰務奴能作督
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
千泉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玳瑁言機持兩端
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
而沒玳瑁機殺之遂潛機于穎言其有異意
將軍王闡郭昌公師藩等皆玳瑁所引用與牽
機等共誣之穎大怒傳秀密收機其夕機夢
黑憾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
服着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
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人侍帷幄出
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自受
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臨刑嘆曰
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二子蔚夏亦同被害
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盡合大風折木平
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

孫云機與周孫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孫云機與周孫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孫云機與周孫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是機之新主是

孫宏麗妙解情理爲作文賦見文張華嘗謂
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思其多第
雲書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輕欲其筆視後
萬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同之積玉無非夜光
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
銳深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所著
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
富春人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
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深令
有稱績尋爲機司馬機既爲孟玖等所誣穎
又收機弟雲龍及拯皆下獄今獄吏考掠拯
兩踝丹見終言機冤史知拯義烈謂拯曰二
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嘆
曰陸氏兄弟世之奇士吾業知愛今既不能
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
乃令獄吏詐爲拯辭報既殺機庖悔之及見
拯辭大喜謂玖曰非卿之忠不能廉此義拯

卷五十四 傳太

門生費慈幸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
 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
 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
 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
 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
 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
 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
 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已先是嘗
 若縲紲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
 人救獲免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
 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
 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難理雲到官
 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
 不立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
 隨後謂曰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
 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

卷五十四 傳太

殺其夫于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
 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画形像配
 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雲勤於政務輔
 導實多尋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
 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
 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同誅轉大將軍
 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
 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不敢
 違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歷此
 公府掾也宜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會
 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廉嵩
 等上疏曰聞重敎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
 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直以機計慮淺近不
 能重攝群帥致果殺敎進退之間事有疑似
 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宜令王粹
 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
 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
 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

鍾云陸氏感事
臨事不足
論其概

可不令詳慎。頃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震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雲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受葬清河。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竝行于世。雲弟。就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奉軍。孫惠。與淮

書卷五十四

人

南內史朱誕書曰。為獲擇君。凡人所。不意三陸相携。開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計穎。移。傲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于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

孫惠與

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校馬高。踞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振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度。奉佐時之業。中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許。傾。基。金陵。罪。若。移國滅家。表臣。遷。矯。翻。南。辭。翻。樓。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火。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

書卷五十四

九

之心未。勝。遽。骨。修。嘆。凌雲之意。將。騰。先。友。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榮。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街。美。非。所。罕。有。常。安。節。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習不。迷。言。

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綠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于前，華亭之鶴，方悔于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繫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于賈書紀云：初抗之克為附也，誅及後世，必受其殃。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第二十四 晉書五十四

王元美云：此傳不載其子孫，而載其弟，蓋其弟亦名也。

王元美云：此傳不載其子孫，而載其弟，蓋其弟亦名也。

<p>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p>	<p>竟陵侯 阮原評 橋李蔣之翹剛定 太倉張 米恭授</p>	<p>夏侯湛</p>	<p>夏侯湛字孝若，燕國人。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客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辟太尉府，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策，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遷補太尉書。</p>	<p>卷五十五</p>	<p>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作見弟詩，委述歷祖父母德業，以勸勉昆弟。淳瑯瑯謨，摠瞻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遷為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從車制也。元康初卒於足，真里第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p>
---------------------	--------------------------------	------------	---	-------------	--

潘岳

鍾云潘岳詐作慙懷書以致之死文
人作慙如是可恥亦可恨嘆詠之報
在此矣瞻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
戒之岳違非教貪躁不休仕進一不
如志作閑居賦以寄熱中之意反引
母爲云飯與一語至今遠寓佳話仕
進則云爲母而出閑居則云爲母而
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

仕宦人運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
安身論真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
生亂世以踣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
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藥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父疇琅邪內史
岳少而才穎鄉邑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太
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
以美其事見文選由此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
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時以逆旅逐
末廢農奸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
除之十里一官擁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

陸御天云周禮
市師之設國忌
之服多爲後人
輿制之藉爲此
論者若以官制
易逆旅差更空

工價亦必分
為之兩派大供
至作冬應買除
用而依然清復
不減河陽諸處
私矣

爲云駭觀所以
之人以才不足
而於此處得之
乃與吾耳

華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索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齊、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盤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櫪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食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櫺門、或避晚關、近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

舍多敗法、致官守秣憊、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降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投出、品貶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竄、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釋家而息、豈非衆庶頤頤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訓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

書卷五十五

傳

岳爲太傅王衍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役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遷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岳自傷其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以述情焉、見文選、

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趙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愆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訪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謐書注得利爲而岳終不能改、以及於禍、初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而彼黜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王隱晉書作黜、秀常銜怨、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

書卷五十五

傳

謂秀曰、孫令猶憶囑昔周旌不、咎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遷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正、同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時石崇已被收、先送市、俱不相知、岳至、崇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云肅不同刑、東市、石謂肅曰、天下殺英雄、復何異、肅曰、俊士與卿堅結、波末及人、又與此不、初岳金谷集詩、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故云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約、可

聖云正叔少清
安身論以自壽

其後三王戰事
而位居顯要能
以從容全免史
記謂其玉質全
如斯其度歟

徒擇據、據弟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
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
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受儀
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伯武少時常挾
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握手縈繞、投之
以果、遂滿車而歸、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
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
性靜退、不競、唯耽學著述、爲事若安身論

晉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
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
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夫然、用能
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
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
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
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
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

亦云論多疑考

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
欲竝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
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
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
鋒擢穎、傾側平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
其與藏於前、榮名煥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
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懷、爭路
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
暑殊聲、朝夕異價、爲塞希奔放之跡、鉛刀競

晉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
嗜毀、舉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
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
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
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
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
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
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
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達

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竊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行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

書卷五十五 周

故安也者安平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

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損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貧賤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書卷五十五 周

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恭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遷冀頌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勸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與箴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諍而求焉至於箴

將云正叔亦可
為其於自保矣
若欲其身之
當視不爾雖然
較之安仁不大
遠矣

張載字孟陽
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
閑雅博學有文章初不得志嘗為推論以自
廣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

規諫之順去易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
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斤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
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隱意局而辭野
將欲希企前賢勞勩崇軌管猶丘垤之望華
當恒星之紫日月也其不遠明矣及趙王倫
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
疾取假聞齊王同起義乃赴許昌同引為舉
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
書卷五十五
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
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
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
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皋欲還鄉
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塲壁

張載
第編 九

名非遇其時楊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
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
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
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
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然設使秦莽修三王
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
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
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刀非漸鴻不陷於鞘
是以驚寒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
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羣羣
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非
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之際而能違
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驚章甫於越也漢
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
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聘其能辯無所展
其說則頑慙均也是以步趨越船不能無水
而浮青氣亦隨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

史 32-116

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乘之名乎。青散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羈下也。白後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屏夫與鳥。獲訟力。非龍文赤舄。無以明之。蓋政與荆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饒夫庸隸。抱閭居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

書卷五十五

傳

主

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閻。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倜傥。卓犖傲儒之徒。直將伏死獄。岑之下。安能與步。蹶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叛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

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太康初。入蜀省父。道經劬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見文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劬閣山焉。蔣云此事深記賦前子按傳玄辛于咸寧四年則太康間事宜列於後漢堂天子遣使鑄則其文待司隸校尉之延譽邪因起家佐著作郎出

書卷五十五

傳

主

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偶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評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

齊云二陸三張
當時即以陸為
虎張為龍蓋謂
之也

齊云二陸三張
當時即以陸為
虎張為龍蓋謂
之也

見文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徵黃門侍郎不就終於家

允字季陽才藻不逮二尼亦有局綬又解音

樂伎術時人謂載協允與陸機陸雲曰二陸

三張中典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

舉允領佐著作郎出補易程令人為散騎常

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拔蔚春華時標龍藻觀其抵牾

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語敷文流英聲於孝

晉書卷五十五 傳 書

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

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備於賈誼先達方之士

衡質論政範源王化之幽曠潘著哀詞貫人

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飄蓬山而有蕪岳藻如

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投為二賢之

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賈茂弄倚門

之訓乾沒不還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

之賦也何其駸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

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

之綱裁箴懸垂與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

矣孟陽鑲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

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

景陽猶光王府隸葦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

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卷五十五 傳 書

晉書卷五十五 傳 書

張受先云方武
帝時江東太平
無有邊境之憂
及天下代更
故包蓋以示太
平於時大封同
姓諸侯二軍亦
以備不虞之患
也及至王莽
篡人解之中
國不無險矣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三徑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同郡陸上淵泰揆

江統

鍾云傳玄上封事亦言即艾欲居一
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問後必為患深憂慮遠見五胡
之禍而論其時郭欽未進徒戎之
人但知論其時郭欽未進徒戎之
玄郭欽也○蔣云郭欽徒戎則云
宜及平吳之威統則云宜及會稽年
時兵威方盛可謂所見略同然欽年
絕不亢解只一味透快無事求工于
卷五十六 傳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
為之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充俱
知名裴父爵大守陰山陰令時關隴屢為
氏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
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春秋之義內諸夏而
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
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

至此地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長沙陰山

晉書五十六 傳

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
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
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
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
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
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
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
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莽央
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獫狁惟
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
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斯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
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
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
以為已用自是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
若綫逮至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
匈奴五領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

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馬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與尸喪師、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

書 卷五十六 傳 三

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務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板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張四、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張亮云此言
劉琨據襄陽
力一以便不可
說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屬、由鄭國白渠、灌澆相通、黍稷之饒、歲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叛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

書 卷五十六 傳 四

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若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遺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敎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閭山河、雖為寇暴、所害

解云得此一難
論是情確明蓋
所爲自是惡學
自謂于今今人
或擊不判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
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謀深計廟
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
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氏寇新平關
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誠宜鎮之以安
豫而子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
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
矣答曰子以今者群臣爲尚挾餘資悔惡反
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精力
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
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
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
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
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
過未場過飽歷反達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
退還遠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
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
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

因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
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處之與還必須口食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
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
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
半穀言秦中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則秦此爲
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亦半矣此爲
濟行者以廣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
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
甍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類
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
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
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
卑誘贊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
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恭始之初又增爲
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
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

遇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
 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
 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
 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
 落百數、子孫華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大馬肥充、則有
 噬臍、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願其微弱、勢力
 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
 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
 蓄積卷五十六

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
 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
 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
 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
 其深譏、遷中郎選司、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
 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
 諸禁忌、統上書諫陳五事、一曰、六行之義、以
 孝爲首、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自頃聖體
 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疑惑、伏願殿下、雖

魏受先王此德
 特爲遣使
 所以太子少
 少子漢有謂自
 元帝如此所及
 財用極其豐麗
 太子漢有謂自
 元帝如此所及
 財用極其豐麗

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二曰、殿下天授
 逸才、聰聖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諮詢保
 傅、訪逮侍臣、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
 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以身先物
 政致太平、及末世失之者、則有瑤臺瓊室、玉
 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亦
 罔不亡國喪宗、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
 園鑲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
 臣等以爲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
 當必慎其所好也、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
 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四
 曰、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
 販婦、賈賤賣貴、販需菜粟、收十百之盈、以救
 旦夕之命、故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
 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今西園賣菜
 藍子、雞麤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五曰、痛
 見禁土令、不得繕牆動瓦、臣以爲拘學小忌
 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

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
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
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
郡者河南尹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
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
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拜辭路次不顧重辟
罪之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謐諾洛
陽令曹據由是皆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
司馬齊王冏軍事遷廷尉正每州郡堤獄斷

晉書

卷五十六

傳

光

處從輒成都王穎請爲記室以母憂去官服
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
爲別駕委以州事嘗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
留阮脩爲直言齊北程牧爲方正時以爲知
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
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二子彰惇彰字
思玄爲尚書僕射京帝卽位提周貴人名號
所宜彰議見禮志後領國子祭酒惇字思俊
高節邁俗性好學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侯禮

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
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
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儉論世咸稱之蘇
峻之亂避地東陽山時東陽太守阮裕長山
令王濛竝與游處永和九年卒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魏驃騎將軍安
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
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新劭孫

晉書

卷五十六

傳

十

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以存
亡見文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
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材氣頗侮易
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見文因此
構陷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毀時政楚亦
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
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
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
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

王敬美云談鋒
乃得佳選爲口
實此王平敬事
地

奇蹟

卷五十六

: 54

士

1

Abstract

1

2

香

卷一

十

44

1

1

—

11

1

100

韓云溫潤都
揚州刺史王
曰温狀度登
朝班身非本
也深謂從之
累不行然得
之既除已不
王述之去議
其缺懼而不
嘗者又例如

正教莫云此正
不得以羽翼解
鼓吹二子殊就

卷一百一十五

卷五十六

傳

事

10

11-

[illegible]

1

100

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按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西夏蕭條。井堦木刊。阡陌夷滅。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

晉書卷五十六

賈

主

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緇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令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蹙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造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

晉書卷五十六

賈

主

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遊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國欲一宇安。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靡靡。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民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執政。猶運諸掌。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桓溫見

緯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
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子嗣有緯
風文章相亞官中軍參軍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終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刺定

同里卜茅三祭校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
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
子貢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時黃皓預
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
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
副飛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
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所
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歸于
都亭三日吳問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
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虜齒不
恤我難而邀其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
能久吾寧當爲吳降虜乎於是保城繕甲告
晉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及鍾會鄧艾死
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

荆云云馬父

劉云隆字敬也
微顯墳墓前題

休怒又遣將抗助協德被攻凡六月救援不至城申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犂犂何北奔上庸憲口夫為人王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文帝遣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憲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且萬年李侯泰始初入朝六年卒諡烈兄子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犂犂太守尚少孤依憲太康末為益州刺史事詳載記李特傳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死人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記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勿限所取兖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

之官所發盡
才故以此
自異耳

涼州武庫令
少中於不
集之念猶口
官古今多
忠故軍事
足不如
一人

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與樹機能之黨者羅氏能等戰於武成敗死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老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與州郡兵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畢命疆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不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

晉書卷五十七
道累磁石，賊負鐵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屏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自隆之西，音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源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
能濟其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奔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

道累磁石，賊負鐵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屏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自隆之西，音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源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
能濟其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奔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

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
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里，殺傷其衆，或夾
道累磁石，賊負鐵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屏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自隆之西，音問斷
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源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
能濟其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奔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
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車善戎
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
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
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琰駁曰：「旃檣募將
士，少加爵命者，此達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
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微功，宜
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琰議。太康初，朝廷以
西平荒毀，宜時典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
太守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

附云：晉書卷五十七
此物失載

每爲邊患。隆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
士皆負糗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
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
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
尉。時略陽太守嚴飭，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
毀隆年老謬差，不宜服戎。於是後隆以舒代
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
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魏車騎將軍遵之子也。
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
也，以白永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
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
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磴
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
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
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曉乃
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稱績，居邊特有威惠。

王元美云九天
九地皆備極
第一折一戲

秦始皇末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齊女選入為貴人齊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齊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後父驕傲自得嘗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齊曰我女與卿女

作婢耳何能損益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齊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若被開烈子淵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震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嘉祥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人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資貪暴為百

姓所患會察職吳官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送林陵民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典殺諸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典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裴谷馬融領其職皆死南中監軍霍弋又遣捷為楊稷為之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前後三交交趾稷與將軍毛侯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殺劉俊修則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

卷五十七

七

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攻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

薛云：此說
已詳前此說
相承不可得
改削也。

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城中雖盡後退，遂爲璜所陷。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如施，能得民心，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盛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修則旣爲毛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陷，允求復讐。璜不許，吳審謀襲璜，事覺，收吳。阿曰：晉賊，吳厲聲曰：吳

璜傳卷五十七

傳

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獲等，竝送之。獲至合浦，歟血死。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收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僚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蜀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

璜傳卷五十七

傳

年

都督，以合浦、太中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勸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繞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根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匹驚，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土，長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尉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蒼梧之輩，復當萬戶，至

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屠商、唯兵是
鎮、又寧州典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
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干國之餘議、
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寵、竊其罪孽、收授
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
受、臨履所見、謹冒替陳、頃在南三十年、感恩
非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父母、朝廷乃以散
騎常侍、吾彥代瑱、彥卒、又以顧秘代彥、秘卒、

卷五十七 傳 十

州人逼秘子恭、領州事、恭尋卒、恭弟壽、求領
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
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頌、頌走得免、起兵討
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頌乃迎璜于蒼梧
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民心、三年卒、威弟
淑、子綏、後竝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
者五人、

吾彥

蔣云吳既失守而魏江之鐵鎖遂爲
千古笑端然吾彥此策亦不謬使無

間謀得之工諸不先爲之所則大難
連勝決戰飛渡矣人非兵無巧拙若
巧亦拙其所不備雖勝亦巧巧是難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
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臂力絕群、仕吳爲通江
吏、時將軍薛瑒、仗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
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
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
陸抗、抗奇其勇略、將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
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

卷五十七 傳 十

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衆服其勇、乃
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
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
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
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
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
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瑒曰、孫皓所以亡國
者、何也、瑒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
大將、各不自安、敗亡之數、由此而作矣、其後

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耳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雁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飭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竝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讒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

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趙誘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晉書五十七

許云以養後之
志勇而不使其
能貴一而致
身丁一死不
可復生漢源二
古

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御史
未之官微升放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
未一處教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
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罷歎及居近侍多
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
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
臣惡處強直皆曰虎名將子乃使隸夏侯駿
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意謂曰卿有老母
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
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萬年聞之曰周
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
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
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
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
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言
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侯
侯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

將云處與齊萬
年戰處止一
人其神仙道
處有計得萬
年雖獲九夫
軍處戰云其
見此

勁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
鋒必能殄寇不然形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
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
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
繼必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秦攻萬年
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
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
觀西戎黎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
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
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効節授命之日也况
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
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項京城地五十
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
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醬藥酒米賜以終
年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
曰處履德濟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民立
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

此皆忠賢之茂實烈上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唐書忠義三十一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有三子玘靖北靖早卒玘玘玘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有父風除議郎太安間石冰之亂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將吏冰遣其將羌毒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

固與玘俱前及冰死徐揚玘至永興二年陳敏遣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琨令發兵臨江已為內應翦髮為信琨在壽春遣督護衛彥率眾而東時敏弟和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和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眾奔潰驅馬北走獲之斬於建康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玘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

為倉曹屬時吳興人錢璿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求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討之玘復率合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玘三定江南間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升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

望復為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蔡酒王恢亦見侮於周頤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民帥夏馥等寓淮泗恢陰與馥通令起兵會臨淮太守蔡豹斬馥以聞恢懼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玘忿於廼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

孫子...
孫子...
孫子...

孫子...
孫子...
孫子...

背將卒謂子總音曰殺我者諸侯子能復之
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倫故云總字彥
知常懷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
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
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願總使廢矯稱叔
父扎命以合衆豪俠翕然附之以討王導乃
協爲名孫皓族人弱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
觀殺吳興太守袁瑒有衆數千將奉扎爲主
扎聞而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扎不
同不敢發復懼或殺之孫弼亦死元帝
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寵治撫之如舊總爲
扎所責失志歸家流移終終每謂人曰人生
貴時但當快意耳終臨淮太守
扎字宣季性矜險矜利外方內詐元帝未爲
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攻石
頭扎聞門應殺故王師敗績殺轉扎爲先鋒
勳導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扎
兄靖子懋延贊續次兄子總竝居別位一門

晉書卷五十八
七

五侯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及敦
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
託於充因勸敦殺除周氏敦納之時有道士
李脫者以鬼道療病人多信事之敦使廬江
太守李恒告扎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
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又遣
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掩殺扎兄弟子既
而遣軍會稽襲扎扎率麾下數百人距戰死
扎性貪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
仗外白以配兵扎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
郎客如此及敦死扎故吏竝詣闕爲扎訟冤
乞加贈諡尚書卞壺議以爲扎石頭之役開
門延寇追贈意所未安司徒王導議以往年
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扎情
豈有異既悟其姦扎便以身許國尋取衆夷
臣謂宜與周顗戴淵等同例尚書令郝鑒議
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
節復位周扎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難

晉書卷五十八
八

陳云此事最能
料想什麼不說
暗中

又云周周時
既得續注以資
起導果率事能
爾何教不曉復

史 32-137

齊書卷五十八
齊書卷五十八
齊書卷五十八

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及元帝渡江命
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
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
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三千
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合兵討江州
刺史華軼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
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復命訪與諸軍
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
槓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審
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
敦時鎮淦口遣督護繆毅李恒受訪節度其
擊彥疑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
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
爲流矢所中折兩齒形邑不變及暮訪與賊
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
然孫者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
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
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

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
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
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
弼遣杜弘出海舂時淦口騷動訪步上柴桑
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
敗之賊嬰城自守弼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
巴丘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賣物
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
事軍追之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
之奔于臨賀王敦表爲豫章太守賜爵尋陽
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
琦爲征南大將軍北齊書作監荆梁益寧四
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擊熙胡混等竝迎琦
奉之聚兵數萬破固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
苟崧於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虞
爲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
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與曾戰於女
觀湖誘軌竝遇害曾遂還虞徑造丐口大戍

寇害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屯陽
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甄云
有左右拒拒方陳也又有左右甄甄方右真
也左右甄甄見左甄甄王甄諸之國云
宋公爲右甄甄見左甄甄王甄諸之國云
甄也此言人以方左甄甄王甄諸之國云
訪先攻左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
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
誘子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

卷五十八

主

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且
至中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衆未至三十
步訪親鳴鼓將士皆躍躍奔赴曾遂大潰殺
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
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
衰乘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固
武當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
佐曰昔城濮之役晉又以得臣不死而有憂

邑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會問又擊破之訪部
將蘇溫收曾請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胡混
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以倚木中朝所署
實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
將軍餘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
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
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
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鄧州雖蒞繁
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

卷五十八

主

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
譬釋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于地
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既在襄陽務農訓
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
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
服智勇過人爲中典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
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
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
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恒爲切南陰欲圖之敦敦雖懷逆謀而終訪之世不敢發太興三年卒帝哭之愍賜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無志無爲益州刺史三十餘年平亂文郭定藩敬文三寇光爲壽陽太守王敦死捕獲厥弟嗣蘇劾作逆隨溫嶠力職有功賜爵江界撫子楚爲建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不司馬助之亂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越遣其子沒計平之沒子越字孟威有傳

越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越固守治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越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越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起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白

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臣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越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越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越曰朕衆力何如越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越不遜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越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越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越問其狀越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越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健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成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越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殯其喪冠軍將軍劉玄親臨哭之因上疏請表其節孝武帝詔曰越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坂

身充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疋又贍賜其家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終

晉書五十八

終

終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詩之翹剛定
樓東張溥參校

八王

張云惠帝之世以宗人懷惠之際
之即論八王首開穎顯允賢於倫
同賢於穎顯允賢於穎顯允賢於
亦彼善於比之書要其紛紛皆不
人也范氏不代太居趙王之兵不
趙王不廢惠帝去成和河間之師
出阿以顯敗類以逆陽越死於石
死於顯類死於南陽越死於石
之入寇其遺策有足急者然骨肉用

晉書五十九

十

兵賢惠阿顯內難日深外寇必起
方之大掠即顯則宗室以資之關
門而出之有請王而無帝久之則
與帝皆無與惠之中無帝久之則
惡連執答則顯歸太傅無治之
顯琳失計賊之義下門內無道
臺城而不收湘東長門內無道
臣賊子併於一
室其禍同也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
維城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參
驪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聚焉可觀封建
親賢竝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外平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恭泰，并吞天下，罷侯置守，獨尊諸已，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壺，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蒯臨，次乃吳楚，禍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魏武，志經國之宏，曉行忘刻之小數，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有晉惡改。

晉書卷五十九

二

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旌節，蒞朕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擬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害，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荆楚乘輿與幽繫。更同羗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向使八王之中，一藩

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慝，縱令天子暗劣，尚臣有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寡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問輩，家國俱亡，身名拉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晉書卷五十九

三

汝南王

汝南文成王，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持節都督關中。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望不進，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同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宣頃之拜撫軍將軍。咸寧初，以

馬出續未行而
居用內不遠八
官臨表而後去
千而馬門外
之之矣下門
外其體也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
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
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茲持節鼓吹
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
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朝
聘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假節之國項之徵為侍中遷
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
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
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
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
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殺已
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出營鼓
外表求過葬而行時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
於廷尉何晏晏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不
討人而懼為人討耶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

亮不聽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
為太宰與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亮欲
取悅衆心論賞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
一人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
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
璿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將
軍李肇夜以兵圍之亮帳下督李龍自外有
變請距之亮不聽俄而楚兵登牆大呼亮驚
曰吾無貳心何至於於是詔書其可見乎宏等
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
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弗聽遂為
肇所執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兵人
坐亮于車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
斬亮者賞遂為亂兵所害及瑋誅追復亮爵
位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有五子粹
矩秉宗熙粹早卒矩與亮同被害秉太康末
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秉時年八歲鎮南
將軍裴楷萬之一夜八遷故得免元康初進

蔣云南嶺漢
事向未竟也
廣亮為之敗南
嶺亮等四原
當日自相公何
在也

封郡王，後與弟南嶺王宗俱渡江，元成嗣，並
見寵任，兼進位太宰，領太尉，與王導同受顧
命，輔成帝。咸和初，坐弟宗免官，降為戈陽縣
王，及蘇峻作亂，兼詣峻，傳述其勲，峻大悅，矯
詔復兼爵位，峻平，賜死。宗元康中，封南嶺縣
侯，以討劉劭功，進封王。明帝時，為長水校尉，
轉左衛將軍，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嘗連結
輕俠，以為腹心，王導、庾亮並以為言，帝聽余
為驃騎將軍，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
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
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
徙妻子于晉安，熙封汝陽王，永嘉末，沒於石
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
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
事，歷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
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汝南王亮太

蔣云只少年
紀四十五歲
人品性俱備
漢書此

保衛瑋，以瑋少年，果銳，性狠戾，多立威刑，不
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
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動瑋自昵於
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將
璫惡其反覆，將收之。盛遂與宏謀，因積弩將
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璫於賈后，后使帝作
手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
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
黃門齎以斬瑋，璫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
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
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
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
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
赦亮璫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
法從事。遂收亮璫，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
誅賈郭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
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璽，虞
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

漢書此一書

又云唯此
紀漢書自後

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
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肆還營執之
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斬之肆臨死出其懷
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
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幸託體先帝而受
枉乃如此乎時賈后先惡理亮又忌肆故以
計相次誅之耳其公孫宏岐盛趙夷三族璋
幸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死百姓莫不隕淚
為之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
為侯

範為襄陽王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
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平子
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咸寧中
改封於趙元康初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羗反叛徵還拜車
騎將軍深交賈郭諸事中宮賈后大親信之
倫因求錄尚書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
以為不可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
右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之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荷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
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鄙
可假以濟事乃因嬖人孫秀誅倫倫用孫秀
計反徵泄其謀使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孫在
愍懷太子傳太子既遇害倫秀將謀討賈后
告右衛伏飛督問和和從之期四月三野丙
夜一籌以鼓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鄉河馬
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去而身死者
也可不戒哉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
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平子
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咸寧中
改封於趙元康初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羗反叛徵還拜車
騎將軍深交賈郭諸事中宮賈后大親信之
倫因求錄尚書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
以為不可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
右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之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荷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
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鄙
可假以濟事乃因嬖人孫秀誅倫倫用孫秀
計反徵泄其謀使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孫在
愍懷太子傳太子既遇害倫秀將謀討賈后
告右衛伏飛督問和和從之期四月三野丙
夜一籌以鼓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鄉河馬
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新云晉臣子見
欲為謀害者必
云一侯宣文輔
領故事可見其
以此始以此
於作法于淳慎
之義

中官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薛三
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道
翔軍校尉齊王剛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
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
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氏及諸妻賈
午等付禁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
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
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
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
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
送賈庶人于金墉內外多所黜免倫尋矯詔
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
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官屬及兵萬人以
其世子散騎常侍奏領冗從僕射子服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
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
武官封侯者數千八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
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

孫云處小事河
東惠帝正口
何及於此等
與事不可不
明辨也

振朝廷多殷不卒以繼私欲淮南王允齊王
剛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秀等亦深忌焉乃
出同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俄而敗滅
倫遂自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又以孫秀為侍
中輔國將軍出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竝
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
匿兵士眾過三萬倫既無學不知書秀亦狡
黠貪淫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
無遠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毀秀子劄為
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
帝女河東公主問者莫不怪之時倫秀竝惑
巫鬼常密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命倫
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
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時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望之孫也素附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
逼帝帝與綏矯作禪讓之詔以禪位于倫左
衛王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
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

等屯守諸門、漏未盡、倫備法駕入宮、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帝乘雲母車、由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遂立世子萼為太子、封子叡為京兆王、度為廣平王、謝為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張林等皆登卿將、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廣天下所舉賢良秀孝、皆不試、郡

傳 卷五十九

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並為廉吏、府庫之儲、不克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應侯者、或以白版封之、君子恥服其章、人皆知其不終矣、然孫秀尚既以其立非常之事、益敬禮之、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時齊王問河間王順、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

詳云倫以特許
乃秀非以薄
而致之也
實不知其計
日于秀耳

知同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街將、軍、張林、素與秀有隙、且怨、不得開府、潛與萼、具說秀專權違眾、而功臣皆小人、掩亂朝廷、可悉誅之、萼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大懼、遣其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

傳 卷五十九

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楨為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又遣腹心、率兵八千、為三軍、繼後、倫秀日夜祈請厭勝、以招福佑、使巫覡選擇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詐長久、以惑眾、時泓雅等連戰連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匿造陽觀、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邛關、而同軍已在賴陰、去陽觀

四十里，同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潁上，夜臨潁而陣，同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恐，秘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同露布至，倫喜，乃復遣之。泓等悉率諸軍濟潁，攻同營，同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等，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乃退。孫秀知三方日急，詐傳已被同營，將得同，令百官皆賀，而士持伏，胤孫會皆仗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摧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懼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許超士倚孫會等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官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懿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與乃自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

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孫秀許超士倚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有孫弼及前將軍謝懷，黃門令駱休等。王與屯雲龍門，召八座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子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賜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秀皆還汝陽里第。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群臣頓首謝罪，詔送倫及秀等付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子以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考覆虔，謂付廷尉獄考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近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倚孫弼，謝懷殷渾與秀為王與所誅，張衡與孫髦

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瑣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子也、少稱仁惠、有父風、永康中、為朔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子也、少稱仁惠、有父風、永康中、為朔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

齊王冏

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子也、少稱仁惠、有父風、永康中、為朔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

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
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鎮
許昌倫篡還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
以寵安之冏因眾怨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
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冏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遂首於倫以安其意謀
定乃收襲殺之齊云三十六國春秋載王盛
收襲殺之其說與此不同遂與豫州刺史
史何賜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咸都

齊王冏家二子
齊王冏家二子
齊王冏家二子

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
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卽降、承徽猶豫未決
泰軍王達斬之、遂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
其將冏和張泓等出戰、事已見倫傳、及王與
廢倫、惠帝反正、冏率眾入洛、頓軍通章署、甲
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
拜冏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
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
屬、大築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其制與西
官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閭、後房施鍾懸前
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遂以何勗領中
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為族
路秀衡、殺劉真、韓泰皆為縣公、號曰五公、委
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
加考竟、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
士鄭方、伏憤步詣洛陽、自稱對策、還、民露版
極諫、冏含忍、答之、主簿王豹亦屢致曉、多所

孫云二句文義
甚疑者

康規竝不能用乃奏殺豹阿瞞恣日甚終無
懷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
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義
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
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
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
安驛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
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凝阻之懼
此四難也懷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
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夫若不可久荷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
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
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今公宜放桓文之
勳遵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
於二王命方猷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
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
美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外以權
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

孫云此五十九
本

孫云此五十九
本

重初之瘡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頽墮之處也
阿不納後河間王顯用羽軍校尉李含計遣
謀誅同上表陳阿瞞狀且言勒兵十萬與州
征竝協忠義共會洛陽討長沙王又廢阿瞞
第以成都王穎代阿衡之任願表既至阿
大懼會百僚曰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
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聽讒構難當賴忠謀
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阿
秀權崇讓同從事中郎葛旼怒用正臺納書
不恤王事實相稽緩負以重責不極廢
言憎逆當共誅討帝命虛承偽書令公就第
漢規以來主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
者可斬百官震慄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祭
兵攻阿府阿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
等縱火燒千秋神虎門阿令黃門令王瑚悉
盜賜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
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
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明日阿

敗、又擒同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
促牽出、同猶再傾、斬於闔闔門外、狗首六軍、
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
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問尸三日、莫敢收斂、
同故掾屬荀圖等、表乞殯葬、許之、永興初、詔
以同輕陷重刑、前勲不宜湮沒、乃赦其三子
皆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同祀、光熙初、追贈
同復本封、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同、囑義元
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
晉書卷五十九

獲、超兄弟皆沒于鉏耨、同遂無後、

長沙王父

許云、法殺幾無事、曰、屬、遂、又、所、殺、
同亦不為、無罪、況此、又、又、益、在、
於、顯、顯、不、得、其、死、而、加、以、惡、誅、
此、顯、顯、不、得、其、死、而、加、以、惡、誅、

長沙厲王父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楚王瑋同
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武帝崩、又時年十五、瑋
乘過禮、又瑋誅二公、父守東掖門、會賜虞幡
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
其非、瑋既誅、又亦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

將云、又、亦、一、林、
其、顯、顯、人、或、謂、
顯、顯、中、也、

七尺五寸、開朗果斷、虛心下士、流名譽、才力
經人、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趙國
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繼、常山
內史程恢、貳於父、又到郭斬恢、及其五子、至
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將軍
開府復本國、父見齊王同漸專權、嘗與成都
王頴俱拜陵、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玉
宜維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及河間王頴將
誅同、傳檄以父為內主、同遣其將董艾、襲父、
晉書卷五十九

父將左右百餘人、馳赴宮、叩諸門、奉天子與
同相攻、連戰三日、同敗、斬之、并誅諸黨、二子
餘人、頴本以父弱、同疆、冀父為同所擒、然後
以為辭而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
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同、其計不果、頴遂與頴
同攻京都、頴遣刺客圖父、時左常侍王矩侍
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父為大都督、以距
順、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父頴兄弟、可
以辭說而擇、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頴

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孫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眾，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遂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開。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念，卿帥命將，示宜國威，未提摧殄，自投溝瀾，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不聽。復書但請斬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首，則引兵還鄴而已。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

晉書卷五十九

將云云句不多
却說得明甚

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而將張方以為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清，請與殿中將收又送金犢，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事衆見貴，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內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趙融難作，欲違謀，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垂淚。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所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語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語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晉書卷五十九

成都王穎

穎字元穎成都三領傳當與志相
參初穎之得老處皆志所為也
而不可久而穎之本色為失及
乘與陽帝頌教臨侍中與趙王
穎耳故紫陽者穎目獨於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封邑十萬戶後為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元康間出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閭舉義穎發兵應同以鄴令盧志為

晉書卷五十九

左兵史頃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亮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櫛應至朝歌衆工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倚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土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復率諸軍擊之倚既戰勝有輕驕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倚等奔潰穎遂乘勝長驅濟河左將軍王與既幽倫迎天

晉書卷五十九

傳

子反正穎入京都使趙驤石超助齊王閭討張泓弘等除閭自以首建大謀遂被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問別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往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劾履上殿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典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欽祭黃橋戰士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庶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

將云前左將軍
王與以退居
而見殺此又一
三卿以公孫
而見殺名曰
事亦同乃

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
喻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
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
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及問敗。穎懸執朝政。
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警赴。既
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周時。猶嫌又姦內。
不得恣其欲。故去之。遂與河間王頤表請誅
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太使執第

乃與頤將張方。率兵向洛陽。穎次鄴。以平
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
將王粹。冠軍將軍李秀等。進軍屯河南。阻清
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面盛石。沉
之以繫橋。名曰石鼃。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
又為孟玖所譖。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
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眾萬餘。欲襲穎。會
又被執。其黨斬與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
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頤表。穎宜為

斷副。遂廢太子。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
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
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宮宿衛。備修日甚。
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
左衛將軍陳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太
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
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會其眾。問計東安王
綏。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穎
不從。乃遣齊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

陰。眔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
散。由是不甚設備。超眾奄出。王師敗績。矢及
乘輿。侍中綏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
帝於葉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
安王綏。忍其使已。縞素出迎。請罪。穎
郊於鄴南。安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瀝公
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微沒。沒屯冀
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
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

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頽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至洛、獨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頽遣張方救頽、方乃挾帝擁頽、及豫章王璠、高允、盧志等、歸長安、頽廢頽歸藩、以豫章王璠、皇太弟頽既廢、河北思之、頽與鄴初有時、人情厭亂而思之、故懷鄴中故將八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頽、衆情翕然、頽復拜頽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頽至洛、而東海王越

晉書卷五十九

魏

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頽以北方盛強、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頽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頽、頽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屬虓暴薨、虓反、史劉輿、以頽素爲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頽死、并殺其二子、鄴中哀之、其後汲桑、害東廩公騰、稱爲頽報讐、遂

出頽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而後行、桑敗、棄棺於故井中、頽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河間王頽

河間王頽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元康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頽與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

晉書卷五十九

魏

之前、安西參軍夏僕與、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頽、頽遣河間國人張方討倫、輿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頽執冏使、送於倫、復遣張方、將兵爲助、方至華陰、頽問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合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頽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驥等

有憾遂奔頤詭稱受密詔使頤誅問因說利
謀頤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舍爲
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
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問及問敗頤以舍爲
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又商知之
具以告又乃誅舍等頤卽起兵以討商爲
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張方攻
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
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

卷五十九

李

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廢鐵
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
又死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西還長安
詔以頤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左衛將軍
陳珍奉天子伐頤頤又遣方率兵二萬救之
天子已幸鄴方屯洛陽及王浚等伐頤頤挾
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於
是軍人便亂入後宮掠府庫多剽流蘇武帳
而爲馬帳方將焚宮廟以絕衆心因盧志諱

乃止越三日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頤乃遣置
百官收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
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頤曰方所領猶有
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郭
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
安無復舉手者頤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
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
表王閏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
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關出戰爲根所殺頤

卷五十九

李

頤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越遣鮮卑騎與平昌
傅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
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
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刻期奉迎先遣說頤
令送帝還都與頤分陝而居頤欲從之而方
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頤乃令方率十
督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
刁默守潼關乃各備殺方又斬輔頤先遣將
呂朗等據榮陽范陽王越司馬劉琨以方首

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
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
散走顯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
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
瞻等因其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遵合從迎顯
於南山即太白山終南山也弘農太守裴廙秦國
內史賈龔定安太守賈正音雅等起義討顯斬
馬瞻梁遵等東海王越遣督護廉晃率國兵
伐顯漢將廉晃迎顯其使與此不同至郎

顯遣將牽秀屯霸斜顯長史楊勝作驛顯
使秀罷兵還新秀降於是義軍據有關中顯
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為司徒乃就徵
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
之并其三子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
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初拜散騎侍郎
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

侯後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司空領
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又固守洛陽
越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事定加守尚
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
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
還東海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令招之越
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顯夾輔
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放勸越發兵以備
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叡為軍司既起

以楙領兗州刺史越兄弟竝據方征伐
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
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
薦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
時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
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顯
斬送張方首求和越不許率諸侯及歸單許

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怒斬之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

晉書卷五十九

傳

丁劭討汲桑被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然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乃矯詔收付金墉城害之越自許昌遷于鄆城鄆音無何王彌寇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車不受命越遣監軍討甄初東瀛公膺之

鄆云自是後左右皆越人

鎮鄆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憚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鄆遣就殺冀州甄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遂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憚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祁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擬朝臣或已乃誣帝舅王延中書監繆播等爲亂遣王秉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

晉書卷五十九

傳

書

牧領司徒越旣與荀晞構怨又以頃典事多由殷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殷中武官竝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何倫爲右衛將軍王秉爲左衛將軍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輅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然胡寇日盛心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

清云初而...
今大...
十六王...

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
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宣暢國威，藩屏之宜
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孽弊日滋，所憂
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
惲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白隨、用太
尉王衍為軍司，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
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徵天
下兵，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
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

書卷五十九

書

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衍弟
璋，英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
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惲、聞越死，奉妃裴氏及
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汴倉，又
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
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
掠，貴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之鎮建鄴，裴妃
意也，故帝德之，厚加存撫，以第三子冲奉越
後。

書卷五十九

書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舉起參商，宗周嗣歷，禍
纏管蔡，詳觀曩冊，迭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
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
典，儀古飾褒，禮備舞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
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
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
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偷實庸瑣，見欺孫秀，潛
構異圖，煽成姦惡，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
誅夷，乾耀以之顛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

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旌。窺九五之尊。夫
 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鴻
 祀。享彼天年。凶閑之極。未之有也。同名父之
 子。唱義勤王。推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
 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
 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
 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
 惠之嘉謀。高謝褒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
 何以加焉。長沙村力絕人。忠槩遺俗。投弓拔
 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懷懷懷烈士
 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
 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
 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
 進取。而顓任李舍之狙詐。仗張方之陵虐。遂
 使武閭發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
 不義之強。鑒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
 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
 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

晉書卷五十九

復之功未立。陵暴之暴已彰。整彼車徒。固求
 出鎮。既而帝京衰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
 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竝垂餌於豺狼。三十
 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
 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竹
 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
 而宮廟廢。支屬摩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
 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
 矣。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第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三行義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樞李蔣之翹剛定

同郡錢士馨參校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竝清直甚得聲譽系後爲雍州刺史楊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

晉書六十

卷六十

二

與系爭軍事勇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譜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關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時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謂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生而死遂就義華弟制女

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

解爲冤首倫誅冏乃表贈系光祿大夫改葬

加弔祭焉結字叔連累遷魏郡太守御史中

丞育字稚連弘農太守

孫旂

孟觀

牽秀竝刪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

晉書六十

卷六十

二

清辯有意義高祖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頤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事胤顯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顯所敬信既見虛懷從之顯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顯遂惑方所謀猶豫不

陳以趙國諸凡
第以克河開今
又授之權勢之
中可畏哉

決方惡播元弟為趙游說陰欲殺之時趙兵
鋒益盛順以為憂播胤乃復說順急斷方以
謝可不勞而安順從之於是斬方帝反舊都
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
崩太弟即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
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專管詔命帝舅散騎
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播弟太
僕卿胤並奉機密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
討心甚惡之以播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
國故深為信任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威
官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
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足
酒獻飲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趙鼎
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伉儷有才
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

詳云順與合二
播皆云順不
為河南復與此
不同

又云北魏牧堂
有重一從堂侄
之氣精神光顯

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問輔政以重弟商為
參軍問誅長沙王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
順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街之
及此說順曰商為我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
急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順信任李含欲
為亂遂發騰上兵討含又以兵與始息表請
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令既就徵重
不奉詔順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
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順起兵其
攻又以討羊玄之及商為名又以商為左將
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門門距戰為順將
張方所破又既屢敗乃使商同行齋帝手詔
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穎商行過長安
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順順捕
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
知而四郡兵塞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
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兵不得近城中將士

願爲之死戰。願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第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願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建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逆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

卷六十

傳

注

之。俄而災共誅昌。

張輔 以下三傳並刪

李含

張方

史臣曰。晉氏之禍。雖存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竝託迹府朝。恭謀王室。或執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溹禍速者乎。古人所以竟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也。許昌時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民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郭出奔密。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菁。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昌。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恒。反。王作恒太傅。參軍。騎樓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

卷六十

傳

本

馬李述皆來赴時。食以時有才有用。且手握強兵。勸藩假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奉佐。蔚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異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亦遣書勸鼎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時得書。便欲詣洛。流民謂此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

孫云胡方雅
諸臣降心相從
竭力以助王業
極力以助王業
極力以助王業

時捷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竝逃散西追
藩祖不及殺李暉等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車餘衆
西至藍田使人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人
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
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同心推戴立王
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典為
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典爭權典殺綜以
主毗為京兆尹典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
太守趙允撫夷獲軍索綝竝害其功且欲專
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竝綜母弟
綝之甥也謀欲除典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殺大臣請討之遂攻典出奔雍為氏賈賁
所殺

索靖 字季卿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北地太守靖孩
時經史兼通內將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紇索
承號稱敦煌五龍武帝時靖為尚書郎與襄

孫云索靖字幼安
外河石合記

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靖與尚書令衛璠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
璠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
年除雁門太守還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
即位賜爵門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林中
耳孫云以開王康后之新象之強宗在外群
耳小在內有知漢者便知將亂矣元康中西戎
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

軍屯兵栗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
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
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
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
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
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後又贈司空進封安
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
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
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

書契是焉。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厥後變通。意
 巧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
 竝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鵞。
 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
 阿那以羸形。款奮舉而桓桓。及其逸遊。矜櫛
 乍正乍邪。騏驥暴怒。迥其轡。海水穴反。瓜隆
 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
 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
 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
 相比附。竊燒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倚靡。
 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援飛颺。
 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
 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
 若傲儼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
 之英。馬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
 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
 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乎。兩
 行水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

信奇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姿光潤以榮
 榮。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題其腕。著絕勢於
 純素。垂百世之殊觀。靖有五子。鯁絳。璆。隸。隸。
 皆舉秀才。隸安昌鄉侯。卒少子。隸。最知名。
 隸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隸。廊廟之
 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
 才。除郎中。常報兄贊。手段三十七人。時人壯
 之。歷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
 以隸為奮威將軍。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
 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立斗等。劫
 掠三輔。除隸安西將軍。馮翊太守。隸有威恩。
 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長安失守。愍帝棄座。
 模亦被害。隸泣曰。與其俱死。帝為伍子胥。乃
 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正扶風太守梁綜安
 夷護軍趙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舊
 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隸手擒賊
 帥李羗。與閭門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
 是為愍帝。隸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功封

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又詔琳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琳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彼曜將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劉曜入關芟麥苗琳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

書卷六十一

傳

主

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螭蛇在手壯士解其腕漢書齊王曰螭蛇在手則斬手蓋以乃今胡不如此則流毒于一身至千死也寇方盛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松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琳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摺自在後劉曜又率眾圍京城琳與麴允同守長安小城胡松承微奔命破曜于雲臺察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

陳之案載文于
溫忠化及涼州
蓋其第一條
人也

存云曜乃子於
然王君之師

案兵謂北不達遂還槐里時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大半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舉千人張統父子守死不降帝使侍中宋敞送賂降於曜琳潛留敞使其子石元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克也若許琳以車騎僕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請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二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

書卷六十

傳

主

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賈正

賈正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士卒見之者莫不悅服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潛定于勃陽

工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正奔瀘水，與胡彭
蕩仲及氏賓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班奔武
都，正復入安定，殺班，懷帝原史作愍帝以正為驃
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永興帝延寧廣
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正起
義眾，共推正為平西將軍，帥戎晉五萬餘人，
將伐長安，新平原作平太守竺恢亦圍守，劉
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正，先攻恢，不
克，正遂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正自渭橋
襲蕩仲殺之，於是正等兵勢大振，關西戎晉
翕然應響，遂迎秦王，都奉為皇太子，建行臺
於長安，加正征西大將軍，後蕩仲子天護帥
群胡攻正，正距之，天護陽不勝而走，正追之，
夜墮澗中，為天護所害，帝紀作元封，元勇略
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已任，不幸顛墜，人咸
痛惜之。

史臣曰：白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
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

曾無與二，剛勇等忠有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澗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亮承緒，祀夏配天，
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
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
大戎而東徙，有晉違虜，伏而西遷，彼既靈寔
悠長，此則禍難遍及，豈慰皇地，非與主將，糾
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
也。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三經

竟陵鍾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剛定

海昌郭滄泰校

周浚

子嵩 從父弟

蔣云周浚一傳其傳何事然浚非惺亦不其矣則此傳亦可無作但惺亦不其矣則此傳亦可無作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

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為尚書郎累遷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虜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惺說浚曰張悌率全吳之精銳殄滅於此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勢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渡

蔣子嵩之兄與全在固已屬惺之勢當司馬

如此故有惺者皆以是為惺王濬則大不以此耳

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曰渾關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因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進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若舟楫一時俱濟耳惺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

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程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渾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渾渾深恨之而欲與渾爭功惺腹與浚曰昔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朽雍穆之弘典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即諫止

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與渾共行吳
 城壘綏撫新附以功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
 明年移鎮秣陵吳揚州治所今南京時吳初平
 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頻討平之賓禮故
 老校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
 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
 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河中其兄珪為將
 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
 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
 書書卷六十一 傳 王

年云桂石等
 北漢江都縣
 不樂國者所以
 為其甘江案
 終偏安耳

別有傳
 嵩字仲智甯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
 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奉朝請者
 奉朝請官也而時百官勳帝推崇孝覽帝嘗
 已兄百官志
 許之嵩上疏以為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
 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
 萬載也而議者云云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
 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功以時濟弘
 書書卷六十一 傳 四
 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
 以謝天下誰敢不應由是忤旨山為新安太
 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巖在侍中
 戴逵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逵逵辭去之帝召
 嵩入而責之曰卿矜豪倣倣敢輕忽朝廷由
 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
 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
 帝怒收付廷尉以嵩大不敬棄市時見頗方
 貴帝弟詔原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

此云高祖十致
不勝其憤
之變不能不

又云高祖可安
世位如此甚多

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
 嵩上疏言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是不
 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依
 伍賢遠虧既往之明近招當時之患夫安危
 在號令存亡在委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
 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
 害頭而使入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
 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尋引為從事中
 郎然嵩以顓橫禍意恒憤憤時敦無子養王
 晉書卷六十一 傳 王

命子應為嗣嵩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尤
 惡嵩遂誣周廷及嵩供為妖人李脫黨等之
 嵩感於侯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周伯仁知
 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嵩亦上書理導功
 尤多周宋兄弟何負于導導非負理導功
 負嵩矣若謂導不知而後殺已故應敦既顓
 人望也必知其狀已而後報之豈大臣也哉
 能知人少弟忠云然嵩亦人情也而近聞不
 能知人少弟忠云然嵩亦人情也而近聞不
 既為王敦所殺而敦復引用嵩此意不可知
 手既為其用而人不可解
 統兵是皆令人不可解
 看嵩徒自取禍于耳
 復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璉安平太守復少

復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璉安平太守復少

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司
 徒王坦之表復理識清正兼有才幹請補尚書
 郎坦之遷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
 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
 復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為
 太子加復衛將軍錄尚書復辭不受覃令復
 與上官已合軍復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
 乃共司隸滿奮謀除之車湛為已所襲奮被
 害復走得免及已為張方所敗召復還攝河
 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復為中領軍未
 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
 事屯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
 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
 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復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中情懇至以太傅越不盡臣節每言
 論厲然越深憚之復親郡賊孔熾洛陽孤危
 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時越與荀晞不協
 以復不先白於已而直上書大怒召復及淮

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轡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自漢

以乘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自便董卓以漢受長安高歡以魏徙于鄴卒皆傾人社稷是以遷都本不可輕易其說蓋當此孤危間而復兵革存乎正立遷之時也使當時從祖宜之謀則留縣垣邢皆可不必承制況依帝亦是守文渡江卒業不憚見十承嘉千其亡帝之為顧繼伐及後與華譚所議正觀着此意至若以董高爲鑒不遷則君臣皆無是心也

芍药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

青書卷六十一

二、傳

同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
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問誅晞亦坐免後爲長
沙王父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
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旭旭承制
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
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
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
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
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初晞西戚呂氏又

從高密王畧舊作泰也討青州賊劉根、破

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特成名甚

盛、人皆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

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善治繁

劇、用法尤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

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

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

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

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第著荀道將也、

書卷六十一

傳九

晞云、晞之殺弟史、雖稱其執法、嘗聞之先正

以此晞特借第以立威名耳、晞以情用之、輒

以法殺之、何也、終能仗法、以殺之、豈其始不

能抗法、以距之乎、蓋其言吾不以王法貸人、

時而殺弟之意已決矣、素服晞見朝政日

之、哭既竟、得無還掩面自噴邪、晞見朝政日

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

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

里牛、每遣信、旦發、蒜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

其性取、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

滔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補相、漢室、荀晞

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

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

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

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

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至青州、乃多置參

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

川、民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

民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

書卷六十一

傳十

於大荀、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

誣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

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

元起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荀道將豈可

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

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

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亦惡越

專權、乃詔晞統六州、使施徽備告、協同大衆

翦除國難焉、晞乃移諸征、兗州郡曰、天步艱

險禍難股流劉淵逆於汾陽不戰階亂於三魏存食幾旬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亮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抱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刻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榮陽太守丁徽白事李憚陳午等收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暴殫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願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荀純固城自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

致青州與賊連戰輒破之後因大風揚塵乃獲所敗晞棄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下密詔晞討越晞皆隨詔表聞言當祇奉明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襄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皋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珣爲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清濟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隗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穀城讚

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
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不出戶庭，刑政苛
虐，縱橫肆欲，達西太守閻亨，璜之子也，以書
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
聞之，乃自舉入諫。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闕
人事，而舉病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
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違
近之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順而
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猶且如

華軼

蕭云華更一腐儒耳達夷亂而重
 儒林祭酒琅邪不判日吾欲見詔書
 皆狂爲正惜乎然此人不推尚
 也却狂一死惜乎然此人不推尚
 當從容而論亦不宜速臨以兵凡此
 皆疎迫之心失之所以君子于江州

我亦因清以
一、得此二
知是歌如已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欸之曾孫也軼
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永
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
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俄被東海王越
徽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
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
甚有成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心
流亡諸民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

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故云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敕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快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滅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

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彙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以元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樞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淦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

晉書卷六十一

傳

主

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時軼西曹掾高悝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遇赦始出帝聞而有之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父卓陳留相喬少為秘書郎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

將云紹終能元
南其居富貴
以上君下井
詳也

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問為大司馬初簡紹為同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同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遇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同乃止頃之遷御史中丞問腹心並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數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率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廙領豫州刺史喬以廙非天子命不受代後兵阻之頓川太守劉與昵於廙喬上尚書劾與罪惡河間王嗣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平平南將軍彭城王琨非是與喬并力攻廙於許昌與弟琨率眾救廙未至而廙

晉書卷六十一

傳

主

秦文化之影響
二十國之關係
秦之歷史與
秦之地理與
秦之政治與
秦之經濟與
秦之文化與

改施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
濟河攻齊齊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孝城
以距施衆不敵而潰齊復收敗卒屯于平氏
河間王順進齊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
爲車郡太守又遣劉弘劉華彭城王釋等率
兵援齊東海王越齊兵討齊弘遣齊及越
齊使使之解怨釋兵同與王室皆不聽弘又
上表曰范陽王施欲代豫州刺史齊齊難兵
逐施司空東海王越以齊不從命計之臣以
爲齊忝受殊恩頃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
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
齊亦不得以施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
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恐疑隙
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惟柄隆於朝廷願
逆効於成敗今夕爲忠明且爲逆嗣其反而
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
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雖無備豫之備
中華有行軸之用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

劉弘已知之矣

統尋常自相楚制爲害轉深積敗於萬一
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關自致於下莊
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備
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
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近不以
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
矣時河間王順方距關東倚齊爲助不納其
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
迎大駕軍次于蕭齊懼遣子祐距越於蕭
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
榮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齊衆遂散與
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齊爲
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齊爲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于官愍帝末追
贈司空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隨理職精詳華軼
動顯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威
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作於東海彥夏

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祖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潛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弊、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左

詳云維多二年
張有各在此
河橋事在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三經

竟陵鍾 曜原評

雲間夏允彝奉校

劉琨 見典

前云昔傳多脫字、今不、以見現
年、日、時、動、是、多、則、於、力、弱、為、人、所、阻、明
可、也、本、傳、烏、可、關、其、志、而、家、其、不、遇
混、現、乃、心、王、至、即、其、結、納、鮮、原、倚、盧
一、卒、早、詞、厚、禮、何、等、苦、境、苦、心、苦、勝
之、退、在、淹、淹、時、差、巧、吐、氣、盧、已、始、終
能、為、琨、用、矣、奈、何、一、旦、內、亂、相、構、終
死、國、滅、此、天、之、下、痛、以、正、現、也、現、之
不、其、然、乎、區、區、成、敗、豈、可、以、論、越、石
哉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父蕃光祿大夫琨少得偶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石崇於河南金谷園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飲酒賦詩琨預其間山是現兄弟與崇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只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

郎趙王倫執政以現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
 及奏拜太子詹事倫于泰即現姊姊也現父
 子兄弟既為倫所委任然至倫敗齊王問以
 其背有才望特宥之拜兄與為中書郎現為
 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問敗范陽王趙鎮
 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趙謀
 迎大駕以現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
 喬攻范陽王趙於許昌也現與汝南太守杜
 育等率兵救之宋至而趙敗現與趙俱奔河
 北現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現乃說冀州刺
 史溫羨使讓位于趙及趙領冀州遣現詣幽
 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與趙濟河
 齊傳現率突騎五千濟河攻趙北齊傳作八
 百恐太少不可舉事或下文迎東海王之數
 耳今此段其破東平王林於燥丘南走劉喬
 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
 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
 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
 將現任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

際會遂承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
 塞路輒以少擊眾目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衣
 備膏即日連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
 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絕於路及
 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丹
 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
 山動足遇掠問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報
 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
 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
 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發
 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鄙實
 通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
 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常須
 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
 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
 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風公騰自晉陽
 鎮鄴并上儀范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備三
 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得千餘人轉輸

至晉陽，於是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庭，市獄，寇盜五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櫛以排，而擇現撫所勞來，流亡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劉淵遣其子聰及王彌共攻靈門，以石勒為前鋒，現遣其軍黃霸韓建救之，為聰所敗，皆死。上黨太守龐淳以其郡降，現即遣都尉張角領上黨太守，錄襄垣。又以拔弗氏劉虎與白部皆附於淵，和勢益盛。現乃自將討之，遣使卑韓厚禮說拓跋

衛盧以詩兵得二萬騎，遂與劉虎白部居其舊處，與衛盧結為兄弟，並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聰，勒越忌勸，肅焉驚恐，為後患不許，既而以現為平北大將軍，此皆在永嘉之六國春秋考補。時京師飢困，現父善自洛赴現，人士奔進者多歸之，但現善懷撫而短於控制，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善之弟曰現，以并州空城，意欲四攻，子然其間，而能抗行，而勒十年之中，而復其善，千餘里，無不

劉云家不足
而須定其規模
蓋可理也

現一日有數千人歸之，其一日數千人去之，現何能自存？以思對大敵，此皆非其錄也。然素著榮華，雖自為嬌，而時不免。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得幸於現，現署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現政，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諫，并勸現除潤，現不納。初，拓跋猗盧以助計劉虎白部之功，現未之為，大單于封代公，與現族人希合眾於中山，王浚以現侵已之地，數來擊現，現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潛令狐盛於現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現不之察，便殺之。」現母曰：「汝不能弘經略，獨素傑，專欲除朕，已以自安，當何以濟？如是禍必及我。」時現方移檄州郡，刻期會眾以擊聰，盛等泥乃奔聰，具言虛實，聰大喜，遣劉榮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現聞之，東出救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郭詵張喬率眾拒榮，俱敗死。榮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現父母並遇害。現求救于猗盧，猗盧眾數十萬，現收散卒數千，并力攻，大敗。

之死者十五六。現欲乘勝追之，倚盧曰：劉聰未可滅也。遂遣現牛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現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現又與衛、霍會於陝北，謀擊總。現進據藍谷，倚盧遣普也於北屈，現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時聞德盛為之備，皆引兵還。及趙允敗劉曜，斬趙冉，現

晉書卷六十二

本

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華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齊六軍，効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兩無虞，劉之驚汗，脫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合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未當與鮮卑倚盧，刻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曾何獨石勒，以

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倚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營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傾慮，川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寇抄相導，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

晉書卷六十二

北

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猶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竝有至者。臣常啓首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竝立，聰勒不集，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頃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現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現上

求讓司空受都督刺期與衛盧討劉聰尋
盧父子相圖盧及兒子根皆死部落四散
于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其
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
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
屬石勒攻樂平人守韓曜請救於琨而
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冀
濟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
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殺外抄殘
胡之牛作且閉關守險務農息
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
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潛領步騎二萬爲
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
擊潛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長
史李弘又以并州所於勦琨窮蹙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
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事衆赴之從
衆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
結昏約爲兄弟是時西都守元帝稱制
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
征鎮夷

新其間乎如人
因起不肖科王
詔華陰之必死
詔華陰之必死
詔華陰之必死
詔華陰之必死

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帝紀。今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順顧，延首伺察。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蕩髡恥，豈可假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邇遼，同獎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詞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碑期討石勒，匹碑推琨爲大都督，啗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與匹碑先進屯固安，以俟。匹碑從弟末柘，後魏書作末汲，不當。王浚傳及匹碑傳俱作柘，故從之。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遂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又贈琨名刀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賊截亡虞。」匹碑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末柘率衆要擊匹碑，匹碑敗走，群爲末柘所得，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碑，密遣齋群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碑還騎所得。時

荀云此等之類
亦是但取死而
即取富不附仁
者何哉

現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碑匹碑以
群書示現口意亦不疑公是以自公耳現以
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
恥若兄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志
義也匹碑雅重現初無害現意將聽還屯其
弟叔軍諫匹碑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
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足其良圖之日
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碑遂留現之
庶長子遵懼誅與現左長史楊橋等開門自
守匹碑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現將龍季猛
迫於乏食遂斬橋而降初現之去晉陽也慮
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不可以義伏
冀輸至誠以僥倖萬一耳每見將佐發言慷
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
竟爲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謂別
將盧淵曰我受國重恩不能克報雖才不及
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丁
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能瞻誠於朝廷耳又

荀云野史之志
忠臣無所不至
現爲匹碑所執
此處中矣耳書
安所忍而必使
殺之何也

荀云只此月十
日向魏城守將
盧淵公第之
以味之勝清

爲五言詩贈謝託意非常極暢幽憤遠
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譏誰素無
奇任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志明代郡太守辟
開嵩與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謀襲
匹碑李雅匹碑執據嵩及其徒黨誅之會王
敦又密使匹碑殺現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
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匹碑果稱有
詔收現遂縊殺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
匹碑尚強其能平河朔乃不爲取舉哀三
年現故從事中郎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現太
子中庶子溫嶠亦上疏稱現盡忠帝室家破
身亡宜在東郊帝乃下詔使弔祭贈侍中太
尉謚曰愍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
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閒逸被用與
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
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時爲胡
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
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

涕、歎、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團、而走、子、群、及、於、胡、為、石、虎、中、書、令、及、封、閉、敗、遇、害

與、字、慶、孫、簡、則、有、才、局、辟、宰、府、尚、書、郎、趙、王、倫、輔、政、以、與、為、散、騎、侍、郎、齊、王、同、以、與、為、中、書、侍、郎、范、陽、王、越、之、領、豫、州、也、以、與、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順、徽、劉、喬、討、越、於、許、昌、矯、詔、稱、與、迎、脇、范、陽、王、越、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等、各、勒、所、領、與、喬、并、力、以、大、將、軍、

張、方、為、大、都、督、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與、兄、弟、越、敗、與、兄、弟、與、之、俱、奔、河、北、越、既、鎮、郭、以、與、為、魏、郡、太、守、越、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勝、也、近、則、汚、人、及、至、越、肆、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與、乃、就、越、造、現、與、并、州、以、為、越、北、西、之、重、越、許、之、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遠、近、

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命、議、如、流、酬、對、欸、備、時、人、服、其、能、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與、便、聘、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奪、御、史、中、丞、傅、宜、劾、奏、越、不、問、與、而、免、儁、官、洛、陽、未、敗、病、卒、子、演、嗣

祖、述、兄、納、鍾、云、現、與、述、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現、浮、而、述、實、現、躁、而、述、靜、現、疎、而、述、細、獨、共、收、獲、蒙、陳、撫、循、人、眾、有、相、似、者、現、體、士、而、不、能、操、撫、眾、而、不、能、馭、則、

皆、不、能、為、我、用、而、皆、足、為、累、甚、至、以、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試、于、方、張、之、不、勸、其、謀、抑、又、甚、矣、若、祖、述、則、進、未、竟、其、成、功、退、而、置、經、營、事、有、本、末、是、也、觀、述、所、位、置、經、營、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強、敵、制、賊、首、尾、分、應、衆、於、衝、決、雖、不、能、遠、計、而、恒、為、勸、所、具、不、若、現、之、見、輕、于、勸、也、總、之、述、所、苦、心、而、闕、者、皆、現、所、慮、而、出、之、者、也、現、以、孔、文、舉、述、以、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于、王、執、待、其、必、皆、死、而、後、可、即、其、述、操、臣、在、內、大、臣、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祖、述、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述、少、孤、兄、弟、六、人、兄、

該劍等竝開爽有才幹逃性豁朗不修儼檢
然極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散穀
帛以賑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往來京師
見者謂逃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
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
中山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荒雞
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
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
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
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

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
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東海王越以邀為典
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
逃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
同行老疾躬自徒步棄物衣糧與眾共之又
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逃為行至達泗
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結
丹徒之京口逃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

歸謝子云士雅
與謝若思公然
主蘇所贈書名
人多奇蹟
將子自若中士
雖自有無可事
何之志其奇者

又云武帝使馬
查平涼州向餘
以三年之食元
帝中原諸侯非
同西一隅此而
僅與千人原者
兵士難自難

有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逃避之如子弟時揚
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逃撫慰問
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逼逃輒獲
獲教解之說者以此少逃然逃自若也時帝
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逃進說曰晉室之亂
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工爭權自相誅
滅遣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遣黎範被殘
酷人有奮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逃等
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

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
乃以逃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
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鄆
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
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
後進初流民鳩主張平樊雅等在譙平稱豫
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共並驅于武關浮游
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平因毀建黎軍

殷、勅兵固守，進攻之不下，遂乃誘浮使取
 平，於是進據太丘，樊雅遣眾夜襲，遂入壘。
 拔戟大呼，直趣逃幕，軍士大亂，逃命左右距
 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逃率眾追討，而張
 平餘眾助雅攻逃，時蓬陂塢主陳川遣將李
 頭率眾援逃，逃遂克蕪城，初樊雅之據蕪也，
 逃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宜
 領兵助逃，逃既克蕪，宜乃去，石虎聞而引眾
 圍蕪，含又遣宣救逃，虎聞宜至而退，宣遂留
 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力戰有功，逃嘗
 厚遇之，頭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死無恨矣！」
 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萬
 人歸逃，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逃遣將軍衛
 策邀擊於谷水，破之，川大懼，遂以眾附石，
 逃率眾伐川，勒遣石虎領兵五萬救川，與牙
 度僕退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使召將兵至
 遼，聞逃退屯淮南，勒以此逃改本不必降，
 以大虎徙陳川還于襄國，留挑豹守川
 音之非是。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

陳云清臣書
 陳云清臣書
 陳云清臣書

故城佳所，臺逃遣將韓裔鎮東臺，同一大城。
 賊從南門出入，逃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
 而賊通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
 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
 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走，賊獲米，謂逃士眾豐
 飽，而胡成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
 堂以礮千頭，連檣傾挑，豹逃知之，寄遣韓潛
 馮俄等，迫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退
 屯東燕城，逃使潛建屯封丘，以通之，馮俄據
 二臺，逃鎮龜丘，數遣軍要擊，石勒勅屯成濟
 度，叛時來，時若日，氣時起，固上營，已李
 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
 示以禍福，逃皆受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
 交賤，皆恩禮遇之，其有攻方，實不除，由
 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住子
 在胡者，皆聽兩屬，其兩屬以上者，時遣游
 軍，備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咸戴，胡中有異
 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逃勸督農

何樂與言人
記過僕僕
非問道者大迷
功名士也中
之在在引後
其下地有死而
已歸納印教
施之所自處乎

桑約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耨。負擔然薪。
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醢。百姓感悅。嘗置酒太
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
復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
週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述威
德。詔述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使成臯縣修述母墓。因與述書。求通使互市。
述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
裕。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
廷將遣戴淵為都督。述以荆吳人。雖有才望。
無弘致遠圖。且已薊荆棘。收河南地。而帶雍
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琨
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
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述當
進據虎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述雖
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城。城北
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述恐南無堅壁。

王服美云才
人之錢以王
此用二機機
以此故與實
如此始能真
可以入德此
已八排調以

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
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閭。率眾築壘。未成而
述病甚。先是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
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述亦見星曰。
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
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周
皆為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
述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孫云祖述。在青
史。國無家也。此天之性。利以應。尋以述弟
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述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親。性至
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不北將軍主父
問之。作原史。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
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
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
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
同弟北海王。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
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玆見有後

為中襲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配
 欲避地東甯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
 奕奕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
 我亦忘憂耳初弟約與逃同母偏相親愛納
 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
 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
 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
 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

晉書卷六十二

傳

手

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
 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召理除光祿
 大夫卒於家

張天如云劉琨祖過兩人志存晉室相距
 三有餘年皆京不事歲路強盛退人三泉
 命志不調幾于武侯之謂南矣史臣既滿
 現獨聖臨說西國異類猶營其少惡奇操
 友實誼入趙王倫篡人近偶巧現何不垂
 多所見非也至祖遜問誰起舞臥藉之悲
 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食亂又何以服
 義士之心哉元帝本無志北代逃諸漢江
 人君忍幸劉陵孤臣會清中更請兵不待
 判血獨當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呼號
 于末高也然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
 亡彼全宗之習如用平而遇窮于樂校安

境之恩如羊祜而命厄于姜維妖
 星已見雍丘之變天其不祐晉懷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終

晉書卷六十二

傳

手

其後漢書
卷六十三
三徑
其後漢書
卷六十三
三徑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三徑

竟陵鍾惺原評

西吳沈象先參校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朴素有志烈初為成都

王頴參軍頴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兄弟如

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手

頴不納後為荀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

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渡假

續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渡敗

續附於石勒勒亦以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

在薊遣書要續與俱歸元帝續從之或曰今

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

豈得顧一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

又年遺八十騎圍續匹磾遣弟文鴛救之勒

素畏鮮卑聞文鴛至乃走續與文鴛追勒至

安陵不及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惡勒遂

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

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渡假

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

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祿

阿子俄而匹磾率眾攻米杯勒知續勢孤遣

石虎乘虛圍續騎至城下掠其居民續率眾

出救虎伏騎斷其後遂北續使降其城續呼

兄子苻竺等謂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

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時

帝聞續已沒遂下詔以續本位即授其子繼

使繼率所統虎遣使送續於勒勒以為為難

而體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充敵擒俊

皆送之不得輕害續既為勒所執身遭圍鬻

萊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為高八五并存

竺等與匹磾嬰城拒寇勒復遣虎攻之悉見

獲續竟亦遇害

李矩

矩字季微河東人少為縣令矩多智略

入郡郡人爭歸矩為刺史漢但不

矩為刺史漢但不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梁王彤牙門伐氏齊萬年有功封東阿亭侯。還爲本郡報謝病去屬劉琨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推以爲場至東屯榮陽後段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粲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來附石勒親率大衆謀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讎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勒退藩表元帝矩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會長安群盜東下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

將軍同一事
趙王之行
爲此不此
以爲何也
此

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國家臣矣焉有彼此乃遣之時河內太守郭默爲劉琨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摩率鮮卑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遇矩營矩說摩使爲聲援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賊城掩賊營又木破之默遂率衆歸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衆帥皆醉矩謀夜襲之兵士皆以賊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以胡吳荆何得過庭使巫楊言曰東里牧當有所遣以相助主皆踴躍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初郭默聞矩被攻遣郭芝率衆援之既破暢矩乃與芝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

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客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勸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遂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率騎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子粲率到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氏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以告。粲恃其衆不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潰。殺傷

晉書卷六十三

五

大半。及旦。衆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又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瑯潛濟入皮壘。與皮殺所獲牛馬焚其軍資。夜突圍而出。奔虎牢。帝嘉矩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封脩武縣侯。及劉聰死。衆嗣衆昏虐日甚。其將曹平乃殺衆。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平。隋劉武周。因大晉事故。

之。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雖率衆扶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鳳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矣。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劉粲故司尹安宋始末。怨趙固四軍。竝屯洛陽。降於石勒。勒遣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背勒。降於矩。矩使郭默將兵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

晉書卷六十三

六

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北渡河。舊作渡河。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吐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屢遣騎襲誦。不能克。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須臾退軍。塢坂誦率衆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表誦封吉陽亭侯。後勒遣其將石良率衆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告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

賓倚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第當何論勒復遺誦座尼馬鞭以示殷勒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然因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閭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復為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然又勅誦曰汝不識唇亡之說乎郭然不返

晉書 卷六十三 傳 七

皆由於卿誦追及襄城然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逃誦擁之以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應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執者矩知之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誦及泰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寧略江朔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環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

段匹碑

務勿庶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封途西公懷帝即位以務勿庶為大單于匹碑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庶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庶子疾陸春襲號初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春及弟文鸞從弟末杯

晉書 卷六十三 傳 八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迫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求和於疾陸春疾陸春許之文鸞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求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不可疾陸春不聽以鎧馬金銀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帛報疾陸春疾陸春令文鸞與石虎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及王浚敗匹碑領南州刺史自并州候之浚與匹碑結盟同討石勒

匹磾推現為大都督，并徵涉復辰疾陸春
未杯等，合於固安，以候衆軍，勒罷，遣問使賂
未杯，然未杯既敗其信，且因匹磾在外，已嚴
奪其國，乃問匹磾於涉復辰疾陸春曰：以父
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
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
陸春病死，匹磾自前奔喪，至右北平，未杯宣
言匹磾將募出軍，擊敗之，未杯遂害涉復辰
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於是

新書

卷六十三

傳

九

匹磾走還前，因親到現，恐為未杯害，遂殺現
語在現傳。後匹磾復為未杯所敗，士衆離散，
不能自固，乃棄妻子，奔秦陵，依邵續，未杯又
攻敗之，匹磾被廢，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
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
許之，遂并力追未杯，斬獲略盡，又令文務北
討未杯弟於薊城，及還，去歷次八十里，問續
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虎所遮，文務以其親
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虎復抄略之。

文務欲擊之，匹磾不許，文務曰：我以勇弱，故
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是怯也。今衆失
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其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虎呼曰：若與我
俱，我秋斗，久望共同，乃一戰也。天不違願，今
相見，幸也。何為復戰？請釋仗，文務罵曰：汝為
寇虐，久應死矣，吾見不用我計，故令汝得至
此，今寧聞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梨折，執
刀戰不已，虎兵四面解馬羅披自軀前捉文

新書

卷六十三

傳

十

務，文務戰竟日，力竭，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
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
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
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
復欲執天子使者邪？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
恩，不忘忠孝，今日事迫，欲歸罪朝廷，而見逼
如此，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
本，遂渡黃河，南走，與續以降，匹磾拜朝服，
持節，有從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

不幸至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勳及
虎素與匹碑結為兄弟。虎起而拜之。至襄國
勳以匹碑為軍將軍。匹碑不為物禮。常著
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碑為主。事露
被害。文勢亦被錮死。惟木杯存焉。

魏浚 別

郭默 別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竟陵鍾 原原評

僞李蔣之趙刪定
侯官曹學佺參校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

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是隱王瑛。

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瑒王憲。既才人

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

人生代哀王貞。李夫人生淮南思壯王允。此

秦主嬰。驪僂生新都懷王諒。隱美人。生

河康王暹。諸姬生海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

恭王綽。王才人生孝懷帝。楊倬后生渤海殤

王煥。餘八子不顯。母氏。必早夭。其弟又親能

有傳。兄錄。木。以下。王。自。來。充。聖。之。外。皆。不

進。此。書。有。云。年。七。歲。無。子。亦。曾。見。七。歲。有。子

死。亦。為。起。禮。立。嗣。此。因。其。溫。賜。子。

毗陵悼王軌 別

秦獻王東。字弘慶。渾敏有識量。秦始六年。封

汝南王威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武備
 皆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簡令東料校東
 一省便隨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
 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
 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於時諸王封中上者
 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
 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
 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二
 司錄尚書李述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曉
 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誅
 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穆
 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
 城陽懷王景以下三王俱薨
 東海沖王祗
 始平哀王裕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
 太康十年徙封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軍事
 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

將云以下皆允
 發遣兵與相
 或戰也未有境
 有能知今變則
 子孫當得日月
 之

入元康咸寧通
 二作自虎極其

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建
 詔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允
 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既有篡
 志因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其憚之轉為大
 尉外示優崇實以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
 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悲視
 詔為孫秀手書乃大怒欲收御史斬之御史
 懼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顏色謂左右曰
 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八直
 出大呼曰趙主廢我將來之德汝南王穆
 於是歸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典即
 東掖門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
 奇才劍客也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
 左車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
 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室盡
 司馬睦秘以身蔽倫箭中共背而死倫官屬
 皆應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時中書令陳

能與此正有不
附應別有詳

神云清河縣
三子俱亡

利源縣志
電報局附誌
每其所以報之

倫子虞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乃遣司馬督護伏龍，領騎四百從官中出，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關陳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初倫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聞允死，莫不為之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代哀王演

新都王該

清河康王遜字深慶，美容儀，既受封，出繼叔

父城陽哀王

初獻將軍將軍加侍中，及楚王瑋老矣，德

使還收衛華，而瑋幾黃髮，晦遂盡殺瑋子孫，

返不能禁，為世所竟，永康元年，瑋四子舉

銓端，車騎立及東，瑋即薨，齊王罔表也，立

皇太子既而河間主顯，昭還大駕，表成郡王，

顯為皇太子弟，蘇單復為清河王，永嘉初，前北

軍中侯呂雍等謀立彈為太子，事覺，幽於金

墻，城被害，餘初封上庸，並懷帝即位，更封

寧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曜，

汝陰哀王謨

吳敬王晏字平慶，太康十年受封，後主淮

王允卒，收付廷尉，趙王倫欲殺之，傅祗於

堂正色而爭，乃貶為廣德縣王，後徙封代王，

倫誅，詔復本封，永嘉中，為太尉，晏為恭

帝，不與倫爭，世武帝諸子，最劣，又少有

疾，後轉刺木，營朝觀，及洛陽傾覆，亦遇害，

帝即位，追贈為保赤王，子希宗，委第三子

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三子，祥、固、衍，

渤海王恢

元帝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苟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

石、煒，好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王

暕，郎失入生琅邪悼王，暕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帝，道武母苟氏，以後廢不

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潭。徙封宣城郡公。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潭曰：「立子以德，不以年。」潭曰：「世子宣城，俱有明。」哀之目固常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

東海哀王冲

卷六十四

武陵威王晞字道微。太興元年受封。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時，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免晞官，以王歸藩，并免其世子。榮王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及著作郎殷涓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英元六年，晞卒于新安。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推勸，便。」

劉元慎誌

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有之旨，豈可情體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賜三子綜、遵、以遵嗣。」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若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聞為通桓氏左右，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君來，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卷六十四

是少得隱憂，歷位諸卿，常侍秘書監太常卿領軍桓玄篡位，隱為彭澤侯，遣之圓行次石頭，夜濟水入淮，船被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稱受寄詔，使遣總攝萬機，移入東宮，丙外舉敬，遷轉百官，稱制書敕，稱令書安帝反。正拜太保，義熙四年薨，詔賜東園溫明秘器。策贈太傅子季度立宋興國除。琅邪悼王煥嗣恭王後，年二歲薨。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

史 32—197

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任帝怒以他事新
況之國寶益懼復與道子共諧竊出為豫章
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
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賂諂得進道子以
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
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
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承寵
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
府內有山跡尋遊藝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
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
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
牙何敢死營造滿其千秋實官販賣聚貨貨
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
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不悅及見傳
平令吳興間人與疏言道子引用匪人竊弄
威權帝益不能平而進於太妃無所廢黜乃
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
王稚為太子少傅以張工室而替制道子也

道子亦委任王國寶及其兄弟王珣王珣
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萌友愛道盡太妃每
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謫言於帝
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
王兄弟之際實宜深與帝納之復委任道子
如初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
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廢祚有司奏道子
宜進位太傅揚州牧殷黃鉞固辭不拜又解
徐州詔內外眾事動靜諮之帝既加元服道
子皆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
恭乃率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及諸付廷尉
斬之以謝恭恭乃罷兵道子乞解都督錄尚
書以謝方岳詔不許時道子世子元顯年十
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并元顯為
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方
王恭威振內外道子懼其復引蕭王尚之及
羊欣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潘伯弼盛
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乃

以其司馬王倫為江州刺史以備恭日夜與
尚之等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
兵以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
史庾亮廣州刺史桓玄竝應之道子使人說
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
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授忘王
恭時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
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何富貴可保禍敗亦隨
及矣楷怒曰王恭青赴山陵相王疑懼無計
論語卷六十四

我知事急即助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
齊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
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
實不能以百口助入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
鉏菑臣耳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死
隨攘袂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
日飲醇酒遂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
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時相傳會

陳云至王官方
謂王官方
不以官也夫

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
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
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
徐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
馳還京師遣升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
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怒有
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撥亂赴江死者甚衆
堪既知王恭敗死復俱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既敗相距內外聲然元顯尋加散騎

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
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廷去之乃
帝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
以少年不欲頓居權重乃以琅邪王德文
司徒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
職大怒無如之何廣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
才為元顯謀至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法順
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
元顯怒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

從東土歸然民不堪命既而孫恩乘機作亂
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
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
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事錄元顯為西錄下
府車騎與奏東第門下可設省羅矣元顯無
義師友所親者皆諂佞之徒或以為一時英
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驕侈日增
禮官下議稱已德望既錄百揆內外皆宜盡
敬於是公卿會拜于將軍旅荐典國用虛稱
自司徒已下日廢七升而元顯聚飲不已富
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
詔以乃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
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
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
京口元顯斷石頭車兵距戰頻不利道子
無他謀略唯日禱將侯廟而已孫恩未謀勝
孫恩之至孫恩既而孫恩遁於北海桓玄復
據上流致戕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

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
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
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
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
能信之耳王恭人主其名位雖高可用理之
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名利之徒豈有所惜
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
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政
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慎但懼禍及身耳玄
忝任在遠是成被廢事實元顯覽而大懼
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養
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
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
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
始據荊州人情未輯及此發兵誅之使劉牢
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
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法順還
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就於我不如殺之

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
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
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杰
傅府加元顯征討大都督皆十八州諸軍事
加黃鉞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
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相謀兄弟
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
濟不在于前軍牢之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
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
逆爲其所冠肅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謙
事而謙大將人情必動再三不可于時揚土
機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
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存亡反轉雅曰私
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
帝戎服饒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
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明日列陣于宣陽門
外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

降於玄元顯退入宣陽門牢之率軍張暢

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
之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
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于舫前
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于是
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驕
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
防衛意承玄旨耽殺之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
主廣晉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芳駕於魯
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
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欺輕國之無謀郭欽
議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劉
琨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隨絳綺而消元
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苻萑禹跡咸
窟穴於豺狼據僕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
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

于池則親賢任惟元輔，曉荒翅業，信感說
 達使尼嫗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敗
 致，終則宗社淪亡，元璽以童叟之年，受棟梁
 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庸瑣之常材，抗
 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
 為安帝之孤甥，道子實晉朝之宰輔者也，列
 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範
 實樹亂階，計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
 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與午之喪
 廿廿 卷六十四 傳 式

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卷六十四 傳 式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王導 子悅 作 洽 洽子病

陳云清亮王導作游戎吾學如下
 矣導止存一角者不問其中心
 而導不著不治此局也著其品一精
 而導已高下何啻天淵一詩云王導佐
 元帝草創江左不為無功晉陽秋云
 導引接應會少自帶者雖疎交宿賓
 一見多輸為故減自謂為此已後相
 便俱重導之取譽蓋以此已後相
 卷六十五 傳 式

人之言也費東穆用修脫之
 力論者以其過刻然其反覆
 舉兵處導驛百口實其能辨
 之與不贊于結論其教始矣
 向導以教死疾便有子弟為
 士卒以此死社之靈非導之
 以為此方出師討敵一旦聞
 時朝延將驛士急先自成一
 不幾今將驛士急先自成一
 勢乎此已將驛士急先自成一
 也否則結以兩端聽人自取
 奮則齊之結以兩端聽人自取
 可則齊之結以兩端聽人自取
 其於導發之亂此亦法不則
 有所導發之亂此亦法不則
 而得志導發之亂此亦法不則
 有言口江左然一王導何曾也
 有言口江左然一王導何曾也

此節節見吳郡之有江左皆導為
筆下載之下人亦易敗哉但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

有風塵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

而奇之謂其從兄幹曰此兒將相器也初襲

祖爵印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

琅邪王與導素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

推奉漸有興復之志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

今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

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

月餘上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三月上巳

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

從前云舊史載元帝親幸會王敦來朝致

鎮建康已三年矣安得言於月餘乎故謝導

名為是吳人紀瞻顧榮等見之咸驚異乃相

率拜於道左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賓

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

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并

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并

顧榮賀術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帝
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

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

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才與

之國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

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臣至寧邪於是尤兄

委仗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

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令管

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小臣所可擬議願

弘深神慮廣擇良能以盡優禮則天下安矣

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尋拜寧遠將軍

應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因既建以導為

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

周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調如

此將何以濟注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顒曰向

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暇日相與

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

有江山之異皆用視流涕惟導慨然笑曰

帝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邪一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導以敦統六
 州固辭中外都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
 導上書請帝幸遵前典興復道教釋朝之子
 弟並入于學選明簡脩禮之士為之師以教
 之帝嘉納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
 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豈
 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胤反帝
 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奉太子左衛率羊鑒
 既而鑒敗抵罪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詔不
 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帝知敦有不臣
 之心以其宗族強盛猜欲抑損其權乃引用
 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腹導亦漸見疎遠然導
 任真推分恭如也有識者以其善處典廢稱

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群
 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
 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
 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
 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簡
 假之敦既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
 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敦已
 有專天下之心乃傳帝賢明欲更謀所立導
 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
 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先是帝愛
 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導日夕陳諫故太
 子卒定語在京傳帝崩明帝即位導受遺詔
 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敦
 又舉兵內向導聞敦發便率子弟為敦發
 哀眾以為敦死成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
 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不進封始興郡公
 邑三千戶進位太保司徒如故龍以殊禮固

陳云帝之受峻
是也即之非矣
王導與帝之親
直覺導與之
也

陳云帝之受峻
是也即之非矣
王導與帝之親
直覺導與之
也

是為成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
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饗於郊俄而賊
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微辭峻訪之於導導曰
峻情險必不奉詔且山我藏疾宜包容之固
爭不從亮遂召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
帝峻以導德望不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
峻又通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
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

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等諸大臣更樹心腹峻
不納故永等求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
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術甚嚴事遂
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
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
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
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
斯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

陳云王導與帝
是也即之非矣
王導與帝之親
直覺導與之
也

陳云王導與帝
是也即之非矣
王導與帝之親
直覺導與之
也

樂土為虎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
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
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帝藏
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蕭之不善而國用
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
士民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王者出賣
端至一企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
昨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

兄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
書作詔則曰敬聞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
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通位詔
不許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永不重帛帝知
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
如此時石虎掠騎至歷陽太守袁耽來之朝
廷大加導大司馬假黃鉞以討之俄則賊
已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

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
風。不造。肆。帝位。未。多難。禍。旁。典。公
文。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
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
唐。虞。登。庸。偶。又。中。命。郡。官。允。釐。庶。績。朕。恩。憑
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
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
公。共。戒。之。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
南。蠻。校。尉。陶。稱。問。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

卷六十五

八

寄。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忘。怨。之
談。宜。絕。智。者。之。口。言。有。智。者。不。當。作。則。如。君
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
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護
間。遂。息。然。亮。既。據。上。流。擁。強。兵。遙。執。朝。廷。之
權。起。勢。者。多。歸。之。導。內。亦。不。能。平。常。遇。西。風
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
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體。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

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康五年。薨。原史作
帝。舉。哀。於。朝。堂。三。日。喪。葬。之。禮。一。依。漢。博。陸
侯。及。安。平。獻。王。故。事。中。典。名。臣。莫。與。比。焉。謚
曰。文。獻。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贊。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
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
得。為。兩。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
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都。歷。吳。王。友。中
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悅。與。導。語。恒
謂。書。卷。六。十。五。傳。本

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
後。又。恒。為。母。曹。氏。漿。飲。箱。篋。中。物。悅。亡。後。導
還。臺。自。悅。常。所。送。處。突。至。臺。門。其。母。長。封。作
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
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
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恬。便
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散。髮。而
出。據。胡。牀。於。庭。中。曉。髮。導。既。造。意。無。賓。主

辭云詳請自任
其情懇切今而
達之恐未必知
此狀

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
棋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
導固讓從之導薨起為後將軍鎮石頭轉吳
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謚曰懿
洽字敦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
稱後為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
讓穆帝詔曰敦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
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
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其講文章待以友
善書卷六十五

時云後魏曰
穆帝時固已
為中書郎矣
今人取此以
為固之謙詞
抑固于固下
世無從則一
字耳大誤也

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
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
復領太子詹事時固與殷仲堪徐遜王恭鄰
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奏固端右珣
濩人以大筆如孫興之既得諸人奏此當有
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
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
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
臣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
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蕭逆恭乃
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
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厥終何如耳恭尋起
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
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
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
疾解職歲餘卒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
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微風流之美公

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書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之未易耳珣五子竝有名于宋世

珣字季琰善行書名出珣右仕為侍中代族兄獻之為兼尚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珣為小令

晉書卷六十五 傳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曜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復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準擊實賴元宰潛運忠謀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間設學校存乎沸鼎之津爰立章程在乎怖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乃繼乃

噴聲慙劉毅之微重勅子從馬司徒桓玄裏重何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晉書卷六十五 傳

三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繼揚李 清泰校

劉弘

將云劉弘... 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弘之揚州刺史

晉書卷六十六

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弘之揚州刺史... 弘之揚州刺史

晉書卷六十六

王敬敗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 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弘之揚州刺史

仲子初李特有
如公者其如
此何至爾其

省之。兵年過六十，厭疾無補，弘慰之，乃譴同
王者，遂給章袍複帽，轉以相司。又酒室中云
齊中酒聽事，酒復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長
弘令投膠，當與三軍同其薄厚，不得分別。特
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
弘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僅以零陵
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
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
尚賴以自固。于時流民在荊州十餘萬戶，
晉書卷六十六 傳 王
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權其
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其總章大樂伶人
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
升以禮壞樂崩，命杜襲為天子合樂，樂成欲
庭作之，襲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
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至上堂塵，吾未能
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
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遂還本署。論
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

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為劉喬
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乃遣使受東
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
南服。以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
則曰：『老子之罪，每有典命，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
守相，丁字，故書，所以人皆感。』」之，咸曰：「
得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軍。」前廣漢太守
羊祜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又河間
王顥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
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
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
安，君子非為也。」展深愧之。及陳敏寇揚州，引
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
走，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于夏
口。又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繼蔣起，時侃
與敏同郡，侃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
弘不之疑，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

任侃遺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開境永興三年詔進號重騎將軍開府及東海王趙奉迎太馬弘遣祭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求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勛欲推穎為主弘子璿追遵弘志

於是經車府兵討勛斬之集河蕭清東海王越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璿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翁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璿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乃表璿為越騎校尉南夏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璿 典

陳云蘇峻之亂陶士行以不與顏命侯快非品大真與謝道治之言幾成

陳云蘇峻之亂陶士行以不與顏命侯快非品大真與謝道治之言幾成

侃侃字士行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湛氏侃早孤家貧為縣吏同郡孝廉范逵素知名於時嘗過侃時倉卒無以爲供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與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逵云陶母直以此行不患無此人有及逵去過廬江太守張

侃侃字士行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湛氏侃早孤家貧為縣吏同郡孝廉范逵素知名於時嘗過侃時倉卒無以爲供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與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逵云陶母直以此行不患無此人有及逵去過廬江太守張

侃侃字士行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湛氏侃早孤家貧為縣吏同郡孝廉范逵素知名於時嘗過侃時倉卒無以爲供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與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逵云陶母直以此行不患無此人有及逵去過廬江太守張

詩云事像二字
本有春秋
作此八非
意明信焉

張稱美之。遂召侃為督郵。領樞陽令。有能名。遷至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勤諸吏。謂從事曰。若郡部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異之。命其子與之結交而去。察侃為孝廉。至洛陽。除郎中。時豫章國郎中合陽。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向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

部郎溫雅謂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曉曰。此寒俊也。後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會荊州刺史劉弘將之官。辟侃為南嶺長史。遣先向襄陽。討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身處。人自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後以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庾

世宗

詩云事像二字
本有春秋
作此八非
意明信焉

問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領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湛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計官販。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舉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

武將軍。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自侃曰。華彥夏。將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頑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由蒼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乃西陽王弟之左右也。侃即遣兵過。眾

神云與密之
本精壯氣足
屯田議相爲
與奇才所才

謂在河
南所江
林降也

書卷六十六

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茂
 泉、敗走追死、侃與南平太守應、進克長
 沙、湘川遂平、時王敦深忌侃功、侃將還江陵、
 欲詣敦、皇甫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
 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弟
 弟廣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請敦請留侃、敦
 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等、不飲南行、還
 西迎杜曾以距廣、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
 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
 之雄所當裁天下、何必不決乎、因起如廁、
 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
 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
 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饗之、侃便夜
 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進至始興、先是廣
 州民背刺史郭誦、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幾
 會社、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
 與溫、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

王敦

王敦

佳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
 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
 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
 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
 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侃笑曰、吾威名
 已著、何事遣兵、但一面紙自足耳、於是下書
 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榮桑侯
 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
 外、幕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
 原、遇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焉、太興初、
 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
 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
 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
 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
 進擊平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太
 將軍、同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
 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
 荆州刺史、除如故楚鄂士女、莫不相慶、侃性

陳公之言行
一、子之言行
二、子之言行
三、子之言行
四、子之言行
五、子之言行
六、子之言行
七、子之言行
八、子之言行
九、子之言行
十、子之言行

陳公之言行
一、子之言行
二、子之言行
三、子之言行
四、子之言行
五、子之言行
六、子之言行
七、子之言行
八、子之言行
九、子之言行
十、子之言行

聰敏終日欲膝危坐間外多事檢攝無遺連
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
是自棄也諸祭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某
酒器誦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撻
曰惰補者汝猶奴戲耳百人好博以五
有難自監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
也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生
達邪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悉令舉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
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
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登蘇
峻作逆京都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
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
命之列深以爲恨峇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
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裴
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趙嶠以峻殺其子重遣

陳公之言行
一、子之言行
二、子之言行
三、子之言行
四、子之言行
五、子之言行
六、子之言行
七、子之言行
八、子之言行
九、子之言行
十、子之言行

陳公之言行
一、子之言行
二、子之言行
三、子之言行
四、子之言行
五、子之言行
六、子之言行
七、子之言行
八、子之言行
九、子之言行
十、子之言行

陳公之言行
一、子之言行
二、子之言行
三、子之言行
四、子之言行
五、子之言行
六、子之言行
七、子之言行
八、子之言行
九、子之言行
十、子之言行

書以激怒之侃妻亦固執自行於是便戎服
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庚
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與決戰侃以賊盛不
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既而累戰無功
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從之夜
修脫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
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
事去矣侃當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又從
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
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新發
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新
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
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賊亮是由及石頭
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諸侃拜謝侃遽止
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
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微
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
羽葆鼓吹收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加都督

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
 諮議參軍張誕計五路夾攻之屬後將軍郭
 然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轉領江州胤
 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簡率兵據
 口胤以大軍繼進然遣使妓婢絹百匹為中
 詔呈侃參佐多諫曰然不被詔豈敢為此若
 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詔今不
 出向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
 緣復加極刑郭然越勇所在暴掠以大興新

郭然越勇所在暴掠以大興新

除威綱寬簡欲因陳會勝其縱橫耳發使主
 表討然與王導書曰郭然殺方州即用為方
 州害宰相便為宰相平導答曰然居上流
 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無地
 月潛然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
 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
 養時賊也侃既至然將宋侯縛然父子五
 及然將張丑詣侃降侃斬然等然在中原數
 與石勒等賊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

凌郭然

郭然越勇所在暴掠以大興新

而擒也咸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
 于勒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
 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積
 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
 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足
 徵時所荷一食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梅
 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璠竟
 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太尉

郭然越勇所在暴掠以大興新

劾履上殿入朝不趨讀拜不名上表固讓曰
 臣非貪榮於時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
 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
 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追請
 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仗國威靈
 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
 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寡始願有限過蒙
 朝歷世殊恩陛下將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
 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嘗更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常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勸國臣留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窆安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絲萬。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備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遺母丘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兩州之憂。陛下連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玉璽。遵履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與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僚。司徒龔騰。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璽。簡素貞正。內外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副召也。獻替瞻路。敷融政道。堪弔災。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餽。節麾。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爵。

韓仲德。天恩悲酸感結。軍資器仗。牛馬舟楫。皆有定簿。封印舍庫。自加管轄。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與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願謂愷期曰。老子與英。生諸君輩。明日卒于樊。緒成帝下詔。追贈太司馬。謚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善斷。遠來戰客。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內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旄盜之。植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也。施愷佈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矣。亡親見約。故不數論。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通渡水獵。引將佐。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通致禍之由。此

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獨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及侃沒，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議書曰：「陶公神機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驛

晉書卷六十六 傳 三

峻所害，以夏為世子。及逸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嗣，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則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死，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稱性尤魁勇不倫。後為南中郎將，以本所領一千人自隨，到夏口，徑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

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同罷出。亮使人於閭外收之棄市。

孫宇彥返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諡曰肅。弟與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與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又率眾將焚侃輜重，與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克。賊望見與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與被重創卒。侃果

晉書卷六十六 傳 幸

之勳口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閭外，總頽條之務，禮緝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繼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興荒多阻，分符建節，竝奈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虛情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白雉徂荆，玉帛

射、狼、之、迹、舉、賢、登、善、寵、極、孔、翠、之、毛、由、是、文、
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汾、海、之、
中、百、城、安、堵、靜、殷、於、積、天、之、際、猶、獨、稱、善、政、
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
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厥、落、之、間、
比、肩、髦、偶、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
邊、則、嚴、城、靜、析、釋、位、匡、主、則、淪、胥、再、寧、元、規、
以、威、里、之、崇、圯、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
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
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
翼、之、祥、悖、矣、夫、予、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
是有、徵、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竟陵鍾惺原評

海昌吳維修校

溫嶠

易有先作史者為大真此等入立傳最
則愈無不盡而此佳一昧平衍愈元
則愈深矣予故別其誅王敦詞與正
亭參錄參太真以功罪本不在議
公則意重如太史公傳賈誼與屈原
之則意重如太史公傳賈誼與屈原
字耳

晉書卷六十七

傳

十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嶠之子也性聰敏有
識量風儀秀整美於諠論見者皆愛悅之年
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
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
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
補上黨潞令時大將軍劉琨妻嶠從母也琨
深禮之請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
軍將兵討石勒有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
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群起劉石跨帶疆場

詳云舊史略計
此太史補遺
後者亦不
詳之

嶠○爲○之○謀○主○現○所○憑○恃○爲○二○都○傾○覆○元○帝○
初○鎮○江○左○現○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
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
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舉○江○南○子○其○行○乎○
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有○桓○公○之○志○
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
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現○忠○誠○
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
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顒○庾○亮○等○竝○與○親○善○
求○反○命○不○許○會○現○死○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
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至○是○開○導○
云○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
理○可○通○輕○今○衆○途○未○集○請○軍○奉○迎○梓○官○
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
嶠○不○得○已○乃○受○拜○王○導○云○李○玄○山○之○爲○嶠○
義○不○先○爲○功○名○者○可○以○見○之○也○嶠○之○
人○矣○將○使○太○常○卿○王○導○而○嶠○之○
有○當○于○族○反○也○故○于○前○之○
嶠○千○族○反○也○故○于○前○之○
嶠○千○族○反○也○故○于○前○之○

詳云舊史略計
此太史補遺
後者亦不
詳之

王○導○長○史○還○太○子○中○庶○子○深○見○寵○遇○大○子○與○
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
益○特○太○子○起○西○池○樓○觀○頗○勞○費○嶠○
廷○草○制○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
太○子○納○焉○王○敬○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升○
車○將○自○出○決○戰○嶠○執○鞍○諫○曰○臣○聞○善○戰○者○不○
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
下○乎○太○子○乃○止○及○太○子○卽○位○拜○侍○中○俄○轉○中○
書○令○嶠○有○棟○梁○之○任○
親○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
兵○不○勿○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於○是○
設○敬○終○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
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饑○精○神○肅○服○嶠○素○
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亦○深○結○好○於○嶠○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
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刺○廷○用○人○
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錢○鳳○可○
溫○嶠○可○嶠○傳○辭○之○敦○不○從○遂○表○
嶠○千○族○反○也○故○于○前○之○
嶠○千○族○反○也○故○于○前○之○
嶠○千○族○反○也○故○于○前○之○

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饒別，嶠起行，謂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邪？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山閣復入，如是再三，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貶乎？嶠既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備逆，加嶠中臺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郿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

太無聊奈幾日作如柏安者缺在臣以暗爲
餘事生得囑者當自振其否及王舍兼展
至都下囑燒朱雀折以挫其鋒帝怒之
今術術寡弱微兵未至若貽事突危在
陛下何惜一橋賊將不得渡囑自事衆
處水賊擊王舍敗之微督劉勰追賊麻林河
事平封建率縣開國公達幾前將軍時制
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綱囑上疏曰王敦
腹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陳遠君子謝

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諒。處其朝者。恒懼危
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廢
數盡。避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若曰。拘
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追憂慮。如陸
玩。羊粲。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
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柱入。森然。竊
竊。以寬。加以殘等之誡。聞於聖聽。當與
賊名責。實負其心。陛下但盟合弘。思求忠
臣。陸玩。鍾博。納。中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
臣。臣

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
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
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
暉、卞壺等，同顧受命。時歷陽太守蘇峻、廣
驛、藏匿亡命，朝廷又畏征西將軍南佩有
威名于西夏，故使嶠爲上流聲援，咸稱勳。
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瑯武
昌，甚有惠政。八間蘇峻之微也，明處其必有
變，水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

標云想時
加前不能一
皆非面千
不可

標云此是
傳時時中
寫之之
反之之
記今之
其其其

屯尋陽。遣督護王愬期。西陽太守鄧款。鄒陽
內史紀。等。率舟師赴。難。表。奏。不。守。嶠
知之。號。憫。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關。廂。同。三
司。嶠。曰。今。日。之。急。珍。寇。為。先。未。敢。熟。慮。而。逆
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國。辭。不。受。
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愬
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懷。不。受。顧。命。不。許。
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賓。說。復。國。請。侃。行。
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
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
是。遣。王。愬。期。奉。侃。為。盟。主。侃。詐。之。遣。督。護。龔
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
衆。七。千。龔。登。升。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龔
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
將。至。遣。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
討。撲。侃。屯。汝。淦。口。即。日。發。軍。庾。亮。至。宣。太。后
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蔣。臣。謀。宰。社。稷。

標云此是
傳時時中
寫之之
反之之
記今之
其其其

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
與嶠督護王愬期。西陽太守鄧款。鄒陽內史
紀。等。率其所領。相。尊。而。至。逆。賊。肆。凶。陵。陷。宗
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因。迫
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
聞。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斃。五。情。摧。頹。龔
登。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舉
率。所。統。為。士。卒。先。微。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
太。守。鄧。款。尋。陽。太。守。褚。延。等。連。旗。相。繼。宣。威
內。史。桓。彝。已。勸。所。屬。屯。廣。江。之。要。江。夏。精。騎
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弁。楚。國。之。級。義
重。期。致。誠。義。感。諸。侯。兩。相。如。趙。郭。之。陪。難。龔
登。之。屏。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
獻。帝。虐。害。忠。良。門。東。州。郡。相。率。同。盟。廣。度。勸
曹。賊。洪。那。之。小。吏。耳。登。壇。叩。血。涕。淚。橫。流。錄
慨。之。節。實。厲。群。后。況。今。居。台。內。據。方。州。荆。洛
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半。謀。而。同。不。亦。宜
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其。其。胡。寇。城。拘。獲。

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分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民、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隘、忌刻不仁、蘇峻小子雅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蹶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群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晉書卷六十七

傳

人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衆義風、人感皇澤、雖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後軍郭龍、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事所統、無後事機、賞賚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千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也、萬里一契、義

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往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敢不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冬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

晉書卷六十七

傳

加

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恐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通、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機、僥倖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

和五其功
子之痛五
子之行其
之恥其可
後其

問國承宗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受子之
痛約峻內逆無道四制人士裨其五形近日
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
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
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
也顧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
囑由是侃族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
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震天直指石
頭次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
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
固知溫嶠能為四公子事今果然矣峻聞嶠
將至乃還帝於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
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要無將士惟
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
接胡蜀二虜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
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
嶠曰不然自古成敗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
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峻約

晉書卷六十七

傳

十

傳

士

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
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
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且天子幽通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
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
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
中下哉公若違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
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嶠於是創建
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
祝文辟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
目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
白石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墮為
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擊乃立
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郭吏以
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
城來降為逸所繫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
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楊杭相枕軍

許云不食之平
孫或亦不志行
周士行但欲終
其兵其所以
事敵也否則

若敗衛國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資虜
長史○合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
至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
邑三千戶初峻靈路承匡術貴幸中塗悉以
衆歸順王導將東顧之嶠曰衛華首亂罪莫
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
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
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家邑

晉書卷六十七

傳

龍殘費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
武昌嶠先有商疾至是拔之因病風卒時年
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帝下冊葬
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先開大道化滯
時寐至乃狂疾消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
達誠心經述懼王綱之不維念凶寇之縱暴
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職王
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
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忍遺早世

頌朕用痛悼於厥心夫哀德銘勲先王之明
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
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嗣以太宰
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頌勲德將為造大墓
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表之以為嶠忠誠
著于聖世勲義感于人神臨卒之際與臣書
別臣省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
恥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
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于放之嗣爵以貧求

晉書卷六十七

傳

主

為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陵口放之
溫嶠之于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
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征林邑
平之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
侍

郗鑒

子愔

子起

子璠

子璠

子璠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此傳云郗鑒與溫太真陶士行殊足

邦鑒宇道微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憲之
後也少孤貧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
通綜躬耕隴畝自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
王倫辟為掾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
官而鑒閉門自守泊如也惠帝反正參司空
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及永嘉間
京師不守寇難蜂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見
人張寔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定於午營
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
不及通何可怙配至此邪午尋潰散鑒得歸
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
義者相與資贍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
當歸依仁德可以後子遂共推鑒為主舉千
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
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領鄒山時苟亂
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兗州各屯一郡
以力相傾又徐兪不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
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而食之

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永昌初徵拜領
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卽
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欲以鑒為外援復拜
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
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與之
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
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處傾危之朝
不可得而親疏及慰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
失節之士安得擬之趙王倫篡害敦曰當是
時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鑒曰
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
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之黨皆勸
敦殺之敦不從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既而敦使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
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不受時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范城小
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

薛平此輩生
時亦不能無厚

陳之謂是之
忘也及後帝從
之耳其言二字
宜亦峻

陳云足以寒奸
賊之心

薛平此輩生
時亦不能無厚

陳之謂是之
忘也及後帝從
之耳其言二字
宜亦峻

陳云足以寒奸
賊之心

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
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愁往年之
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
無經略遠圖惟恃不突一戰曠日持久必磨
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
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中芥
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
尚書令領諸屯營及張平溫嶠上議請有乾
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責伏死也
薛平此輩生時亦不能無厚
陳之謂是之忘也及後帝從之耳其言二字宜亦峻
陳云足以寒奸賊之心

薛平此輩生
時亦不能無厚

充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帝
崩鑒與王導卞壹溫嶠庾亮陸晔等並受遺
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
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
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俄而王師敗績
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
司空鑒去賊奔邇城孤糧絕人情棄棄其有
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辰肆
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陽肉
至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
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
奉辭罰罪以除元惡背戎狄泯周齊桓糾盟
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至上由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此
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
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

又云晉書
魏志
故先
臣之
為多

增○據○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
開○行○謂○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
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
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
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
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
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
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眾○渡○江○與○侃○會○于
茄○千○浦○鑒○築○自○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
晉書卷六十七 傳

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處事

平以府事付陶
退北而劉琨也

將云鑒代劉琨
為一州刺史臨

及○壽○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岡○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旦○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
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鑒○時○賊○帥○劉○微
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
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眾○討○平○之
進○位○太○尉○常○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
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粉○青○實○愧○於○懷○漢○書
為○主○相○薛○丹○有○大○聲○如○鐘○鳴○初○丹○曰○人
不○能○空○名○得○是○則○有○無○形○之○聲○故○云○後○寢
疾○遂○以○府○事○付○長○史○劉○琨○上○疏○乞○骸○骨○且○云
晉書卷六十七 傳

臣所統錯雜車多北人或逼遷徙或足新附

百姓懷土皆有歸心臣宜國恩示以好惡處

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

北渡必啓寇心將謀欲徙京口之大常臣謨

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

史疏奏以蔡謨為鑒軍司鑒薨帝朝服哭于

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賻一依溫嶠故

事冊贈太宰謚曰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

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其飭之時兄

存云南朝所著
此書是補二記
記非甚小在載
與不抱耳家我

子過外物周翼竝小常情之就食鄉人曰各
自餓因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
二兒後竝得存同過江存云文字每苦無奇
色色遺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
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
情雲
情字方回少不交競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
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情為太守情自以資
齊書卷六十七 傳 丰
望少不宜超莅人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
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
默與王羲之許詢竝有遺世之風以疾去職
乃築宅章安居久之人事頗絕簡文帝輔政
與僕射江彰等薦情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
敏而辭賦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
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
祿大夫既到更除太常同讓不拜深抱冲退
樂補遠郡大司馬桓溫以情與徐亮有故義

齊書卷六十七
傳 丰

齊書卷六十七
傳 丰

齊書卷六十七
傳 丰

乃遷情徐亮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
好也尋用其子超計解職為會稽內史齊書
為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
五郡軍事後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
司空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三千超融冲超
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
度父情好聚飲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
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其任心獨詣如此
齊書卷六十七 傳 主
後為大司馬桓溫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
能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遠禮待之超亦深自
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
曰解祭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驛
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情在北府徐州
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齊書
其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深不欲情居
之而情暗於事機乃遣溫族欲共獎王室情
情所部出河上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情

劉云古人常留此等典文人必令人則不

劉云古人常留此等典文人必令人則不

劉云古人常留此等典文人必令人則不

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勅溫并領已所統。溫得成大喜。即轉脩爲會稽太守。昨溫懷不軌。超爲之謀主。謝安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恐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自清水是。溫遂又遣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番書卷六十七 重

資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經造郭賊。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郭。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以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加賄遞。終亦濟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是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餽餉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

將心切趣。其想
謝安雖懷微議
父子間散之嫌
及溫死不足惜
乃以父位在人
下意相憤憤
反體小人也

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胡身之云。超之謀略。遠常人。所及。溫超事。城決。諸負手一戰。溫所不敢領兵。河果濟。以待來年。使燕得乃備。溫亦不爲也。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克壽陽。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爲伊霍之舉。不足以鎮壓四海。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番書卷六十七 重

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時朝中以溫政。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及溫死。轉司徒左長史。每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闕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先脩卒。秘超雖重于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

都云方即是杜
實人竟生此殺
點兒

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不欲焚之恐公年籍
必以傷感為弊我于後若大損眼食可呈此
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呈情
皆與溫往反審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矣遂不復與

晏宇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後領徐亮
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與賊帥傅末波等戰
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子恢字道胤少襲父爵
散騎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
青書卷六十七 傳

韓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
自表去職推恢為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
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時秦苻登
遣其將竇術數來攻恢恢遣將軍趙睦守金
塘城河南太守楊佺期率眾次湖城其擊術
走之尋而慕容垂固慕容永於潞川永嘉慶
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
於臺又陳垂若片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
宜救永永垂竝存白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

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以為
然詔王恭茂督救之未及發而永沒後恢以
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
時魏氏疆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裕方
等以萬人距之與魏招跋珪戰於榮陽大敗
而還及王恭舉兵反桓玄殷仲堪楊佺期皆
應之恢獨為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
宗之府司馬郭毗竝以為為不可恢皆殺之既
而玄等退守尋陽恢為佺期所襲將家還都
青書卷六十七 傳

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托下辭
贊所殺喪還京師贈振軍將軍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終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三經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樹李將之翹剛定

同里儲本參校

顧榮

詩云此傳文字頗峻深能寫出先
歷出崎嶇一種習力人不可及處至
今色動然其同雅川
瑣事偶句點染尤佳

顧榮

字彥先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

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

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

晉書卷六十八

傳十

同入洛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

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

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

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

當多所全宥及倫篡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

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甚偉

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倫敗榮被

執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

詩云此傳文字頗峻深能寫出先
歷出崎嶇一種習力人不可及處至
今色動然其同雅川
瑣事偶句點染尤佳

為大司馬主簿同拉權驕恣榮懼及禍故

於不結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

葛旗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

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

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然之自問以為中

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

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

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

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旗功

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為驛騎

復以榮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

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

張方據洛不得進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

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

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

渡江逕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

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牧凡江東豪傑名士

咸加收禮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

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疑諸人終不為已用。故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榮常憂無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勲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其事未可圖也。敏納其言。時吳王常侍甘卓亦在敏所。敏遣卓攻其弟祖司馬錢廣。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

書卷六十八 傳 王

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回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顯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吳周玘紀曉等。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欵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其眾皆潰走。事平。還吳。永嘉初。徵

將此與廣後
敗之事雖則然
語身同一以敏
反又云臣等若
表之聖人至人

拜侍中行至彭城。兄調難方作逆。輕舟而還。語在紀曉傳。元帝始過江。以榮為軍司。謂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對曰。臣聞王者及天下為家。是以耿亮無定處。九轉遷洛邑。願陛下勿以為念。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廢祭。佐白事。榮上牋極諫。又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為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欽盡誠。磨幹殊快。庶慶元賢。略有明規。文武可施。川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

書卷六十八 傳 中

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未贈。侍中。諡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適張翰至。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歎曰。顧彥先。能責此不。因又慟哭而去。子毗嗣。

紀略

謝安字思遠，琅陵人。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兼解音樂。有文才，少以方正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

與榮同赴洛，至徐州，聞寇亂日甚，遂不欲進。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曰：「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益親懼，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乘車牛，一日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計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備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

拘瞻覺其詐，便破檄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安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隔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蒙塵，宗廟虛廢，神詣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賔，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持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開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危運，蔡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

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
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
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
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
去御座瞻此續曰帝座上應星宿天文志帝座在紫宮
中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
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
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自免尋除尚書右
曹書卷六十八

僕射屢辭不聽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邴參據
鄒山屢為石勒所逼瞻以鑒有將相材恐朝
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
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
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
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俄轉領軍將軍
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又
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
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

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遂以分賞將士賊
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
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
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
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
就拜止家為府尋卒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穆後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
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慎行愛士老而
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

沉給事中宣城章逵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
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
為營護之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
卹其家周至及妹機女姿逸同於所生長子
景早卒景子友嗣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處晉漢世
傳禮世所謂康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為侍中遷安帝父諱改為賀氏

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授尉父郡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並亂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鄉邑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為尚書郎，稱其德量遠茂，才鑒淵遠。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中。史解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孫資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昌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還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與內史顧秘，俱即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冰。循亦合眾應之。冰將抗龍，有眾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龍，為陳逆順。龍遁走，超與皆降。循既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

循之為人，先高
名於世，使王維
顧野之當自愛
形義矣

論功報賞，一無所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衣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得免。及敏敗，征東將軍周勰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載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晉書卷六十八 傳十

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歲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大百竹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舜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靜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民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至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竭之武彙。

繼以入秦。圖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
卷舒合道。虛薄寡德。奉勅近親。謬荷寵位。
受任方鎮。殫服玄風。景美高矩。常願棄結。鞠
之軒軌。策柴簞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實。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
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殫憤。志在
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既登。
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云。邦國殄
悴。群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
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寡微猷。以
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
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遁。不
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則諮以政道。循
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
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
閭居小市。將奪左右民廬。以廣其宅。乃私作
都門。居閉不時。人以爲患。訟於州府。皆不見

書卷六十八

序云漢書卷六十八
文字與他本不同
蓋此卷今人使
下不說漢書
自注云此卷
今本缺此句

省。當循出。衆詣詣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
言之。聞而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建武初。爲
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
曰。孤以寡德。奉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
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
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
守。協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
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
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
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朝廷草創。宗廟始建。
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賴川
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
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
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
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
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
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
繼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

書卷六十八

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
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
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
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
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
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
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
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

書卷六十八

禮

主

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非謂數之常
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
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
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位
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
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
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
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
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

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
相客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
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
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
出於王氏從稱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
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
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

書卷六十八

禮

高

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
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
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
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
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
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
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
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
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循為當世儒宗朝廷

釋云此伊籍所
亦引以爲證

疑滯皆就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其後帝以
循清貧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循又
讓不許不得已留之不乃服用及帝踐位有
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
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
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累
表固讓帝不許命皇太子親往問焉循有厭
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表乞骸骨
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晉書卷六十八 傳
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
麾左右推去羣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
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其榮遇如此太興二年
卒帝素服哭之勸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
出臨其柩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
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
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
於卑陋卒能成名方官高梁太守所著有子
康帝時官臨海太守

楊方

薛兼

彭州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晉書卷六十八

傳

書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同郡陸上淵參校

劉隗

蔣云士君子真能剛直者內則中無
欲故雖百折而不可屈若到剛中無
不避權貴顧則此五字便是隗一生罪
求人至意則此五字便是隗一生罪
狀終立耶跟不斗為此是以臨難苟
免計心臣房而不惜也然此時劉才
奸難情事猶殊其為罪等耳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

晉書卷六十九 傳

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

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

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殊器遇之

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

而為府將集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

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頗貴驕傲自恣一請

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

文致甚苦謂深文以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

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強禦皆此類也建興末

晉元帝不
出許已既
則日難四
故物子出
於此則此
計口實則
實以帝先
不為遂濟
引進自打
城早在此

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

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

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

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

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桎

蓬逆上終極桎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

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忠忠

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

有稽乏受昧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

征軍以代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

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

軍典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

不得囚人畏痛辭解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

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

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竝登列曹當思

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訟

而今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

黃泉。嗟嘆甚於犯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盡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青拉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太興初。表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竝為元帝所寵。欲矯時弊。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時隗雖在外。其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

晉書卷六十九 傳 王

胡之及及帝
咸和八年有劉
隗從石勒死子
諱淵字叔道

降。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和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非大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大夫尚。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始有懼色。帝使隗率眾屯金城。及敦據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復為劉遐所虜。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時。隗為政。官集城太守。後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不行。上疏極論時政得失。帝嘉之。而不能從。

刁協

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之。云。觀。劉。刀。前。後。行。事。似。全。用。韓。非。之。學。元。帝。亦。嘗。以。此。書。賜。太。子。蓋。在。未。也。然。其。術。可。以。禦。眾。而。不。可。以。守。國。故。劉。刀。卒。受。其。殃。若。曰。王。敦。之。叛。非。一。日。矣。馬。可以。誣。之。哉。

晉書卷六十九 傳 王

彌記釋褐漢陽王文學景遷太常博士本郡
 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
 倫相國參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廐公
 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
 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
 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
 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
 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
 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
 度皆稟於協焉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
 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
 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凌毀
 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牧
 帝甚信任之其以奴為兵取將吏容使轉運
 皆協所建也由是眾庶怨協及王敦構逆至
 黃初又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
 師敗績協與劉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
 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

書
 卷六十九
 傳

傳云帝字休復
 行年

傳云乃今雖無
 功而獲此位
 足資其野次
 足資其野次
 明情辭

守死不敢有謀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
 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
 無思紀思紀謂思慮也至江乘為人所殺遂首於款帝
 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遂首於款帝
 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誅之款平後周顗
 戴淵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與其例咸
 康中協子并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
 世衰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鈔顯
 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并賜尹
 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建寇非為逃
 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
 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
 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
 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死難
 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
 冤此乃為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
 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今天下知之明

書
 卷六十九
 傳

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難。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于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乃今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乃今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

齊書卷六十九 傳

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殺所離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旋郭璞等。竝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乃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項貝外散騎。尚得追贈。況乃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貝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離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乃令廢制多怨。若以貴也。以氏今賤。若以富也。乃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協追贈本官。祭以太牢。葬字大倫。遺家難。數誅後。帝斬鮮人黨。以首祭父墓。帝廷尉請罪。朝廷特有之。由是知名。歷尚書東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亮三州刺史。假節領廣陵。卒於官。

齊書卷六十九 傳

若云人傑有盛
俗者夫不能如
帝昆之勝可矣
男子既過矣不
過此上術則此
中亦不難理

投多少英雄

陸云：「此語最奇，如此自足，外張增標之。」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淵有風儀性剛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淵獨在岸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機察之知非常入登舫屋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劒就機與言深賞異之遂定交焉淵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羽登御然後高翔之効顯武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至必假遠邇之需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淵清沖履道總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絮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轡騶騶躡實廊廟必能垂光璣璠矣薛云謝靈運詩處而吾者所

得云老與水
一問亦知天下

明公垂神揀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後爲東海王越軍。越祭酒出補豫章太守，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州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亮豫州。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遜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餞置酒賦詩，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袁道築壘於大桁之北，郢而石頭失守，劉與諸軍攻敦，爲敦所敗，淵率麾下百餘人赴宮，要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自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淵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故笑曰卿可謂能
有一種指身不
安之意是亦勢
已至此無可奈
何耳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故笑曰卿可謂能
教奉軍臣侍昔為臺郎性豪諳詞為尚書
之至是乃說教曰周顒戴淵皆有高名足以
或象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為將
來憂耳教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嶷穆
坦收淵而害之淵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
痛惜焉教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
曰簡
選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淵而儒
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
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
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庾百輩制學獲
未立選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隆
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
有明堂辟雍之制邪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
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
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失
耳典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

謂之望之
弱冠舉秀才
尋遷太子洗
馬出補西陽
內史永嘉中
元帝版行邵
陵內史丞相
軍諮祭酒出
為征南軍司
于時庾百輩
制學獲未立
選上疏曰臣
聞天道之所
大莫大於隆
陽帝王之至
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
建國有明堂
辟雍之制邪
有庠序黌校
之儀皆所以
抽導幽滯啓
廣才思蓋以
六四有困蒙
之吝君子大
養正之功也
昔仲尼列國
之大失耳禮
典脩學於洙
泗之間四方
髦俊斐然向

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
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
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
羯飲馬於長江兕蛟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
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關至有
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
原何遽遼遠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
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親揖讓升降之儀耳不
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
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
文遭亂尚武文武通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
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試
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
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
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
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志
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

王敦於豫章敦留之帝召顓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所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固讓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責當繼軌匡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事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爾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時帝譏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名臣集何如堯舜時邪顓醉騰聲曰今雖同風義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侍中林爽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顓曰還罪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淵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頭及王導等顓荒醉失稱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及王敦與劉

王敦與劉

刁協陳東宮庶子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不然人主自非盡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奉兵以勵主其損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顧恆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師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能蒼黃豫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三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遣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淵俱被收歸經太廟顓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天地先帝之靈當速殺之無令縱毒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并淵害之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

論學公云類也
其下乃墳
事可與類
十餘一

盡除諸王司空尊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頤將
入導呼頤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頤直入不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中救甚至帝納其言頤
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頤頤不
言頤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太
繁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其切至導不知而
銜之教既得志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膏
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
僕邪又不答教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
言教乃殺之謂云此重王導情勢於教以
有發諸賊云正顯之深心妙用普濟
欲誅諸賊侯急不可見除未見孝惠
原之始得導以平原信已大怒既得乃大
此頤之教導正用平原之術也王導
耳不以爲德而反殺之則導則負
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頤救已之失執之流涕
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矣教平後追贈左光祿
大夫侯同三司誥曰康祀以少牢頤性寬
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頤曰謂頤曰君亦不

尤正烈之死
及以之作
今本新集之
頤雖多而
理雖然自
應明道法

鍾云二傳名士
本領

將云伯仁中教
王導重人之
聲者不與
滅教一導乃
怒其弟人

及弟乃橫得重名以所應屬授之頤無作色
徐曰阿焉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
下見王導其重之骨枕頤諫而共腹曰卿
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
車數人導亦不以爲忤初頤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儀容弘偉善於倪仰應答精神足以
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後頤
酒失太損資望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
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風德之
也頤聞之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
曲邪頤兄弟皆居顯職均當舉酒賜之曰吾
本謂渡江托足無所今復何憂當起曰不然
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
之弊此非自全之道當佳很抗亦不容於世
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頭次弟
漢小字也其後皆如嵩言頤將殺時教坐有
一簪軍傍諸馬於博頭被段因謂教曰周氏
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墜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牧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而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牧素憚顗，每見顗，輒而然。雖復冬月，屑而手不得休。牧使繆坦籍其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皆服其清約云。三子閔恬、順、閔宇，子審，方直有父風。官至秘書監，諡烈。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

晉書卷六十九 傳

某

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

約法之秋，獻斬棺之議。丞相行祭，軍宋鉉以

赴官引鄭人顗子宋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

之權以為例，故云。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竝還

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

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

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

也。若思開爽，照理研幽，伯仁疑正，處腴能約，

咸以高才雅道，恭陳費咨，及京室淪胥，抗言

無捷，甘赴幽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雖顗於時論，尤其酒德，禮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終

晉書卷六十九

傳

丰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三經

竟陵鍾

惺原評

橋李蔣之趙剛定
何章張嘉炳恭按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
詹幼孤事祖母甚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
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
見而異之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
為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

從事中郎諡為攻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又
之并攻浮躁有才辯臨滄人士無不詣之詹
與攻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
乎王書云云卒不見之攻聞甚愧鎮南大將
軍劉弘詹祖舅也請為長史委以軍政著績
漢南遷南平太守及洛陽覆沒詹據袂流涕
勸州刺史王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辭義壯
烈見者慷慨然卒不能從時天門武陵蠻竄
反詹討降之召蠻酋破網券與盟故其後天

解云乃謂詹
詹之兄是也
何章張嘉炳
一不字是

陳云謂詹人
出

下大亂詹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柏
為灰朽詹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
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同江海思猶父
母其謂人情如此會蜀賊杜曠作亂來攻詹
郡詹力戰摧之尋與蜀侃破杜曠於長沙賊
中多金寶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而已聞者
莫不歎之於是元帝假詹建武將軍賜爵
陽鄉侯會陳人王冲擁眾荆湘素服詹迎為
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亦不怨還

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都也王庶
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
便宜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
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
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勝勝長育
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
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
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
備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曜出塞

陸羽云此詩
切發後世
亦皆適合時
宜并慎選

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
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誦無所標明及明
帝時討敦以問詹詹厲聲慷慨曰陛下宜奮
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
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護
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賊從
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之斬賊
率杜發及執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上疏讓不許尋遷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

曰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濟南之風既泯精
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石舟之
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手
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
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
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手褒貶
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
功晉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戮賈
之貴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宣帝時二千石

舊子何所不有
四字有不可言
不意千里而誤
一德成情可思

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
者皆還為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
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
而得分莊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
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
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辟
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
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
官難得而易失必入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

志雖初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
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審計
自汜入湘頓顏繼絕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
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嶺南
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
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繼
緇舊好豈悟時不我與為即幽寘永言其德
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
茲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望答

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元年
卒元年舊作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
曰烈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初京兆韋弘爽
亂之際親屬遇饑疫竝盡客遊洛陽遂候賈
詹視之情若兄弟隨從有年爲營仇讐置居
宅時元帝爲丞相詹并薦之曰自遭喪亂人
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僕
見議郎韋弘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船耕應
不煩人役靜然居常不洩政事昔年流離
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
蔬不充朝而抗志彌篤不遊非類顏回稱
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
四門開闢英彥皃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
實於歲戴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
銓石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
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弘
遂製朋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作
曰之義祭詹

甘卓

陳云甘卓能與顧榮等共圖陳敏而
不能與譙王承合戰武昌其西義人
○譙云華寫卓多疑少決情事不
餘力讀之如見其人然以卓有可
之勢而復得魏族之忠果鄧奪本
慨爲之踴躍共聞百叩而百不應其
若木土偶人不死何俟○又云卓
佳處全在郿寨議論處此是以客
主法太史公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曾祖寧爲吳將祖述吳
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嘗

華港比什

禪者

義計石米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卓見天下
大亂棄官東歸至歷陽陳敏遂爲其子景襲
卓女共圖報讐之計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
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兵朱雀橋南會唐
毅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從之
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攻敏傳首於
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
歷陽內史其後討周勰征杜弢多所擒獲以
功賜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

即身之云王敦
憚則諱而不敗
為進至其兵
也不以甘卓為
虞亦可謂奸雄
矣

將軍如故進爵于湖侯中興初遷安南將軍
梁州刺史假節督河北諸軍鎮襄陽卓外乘
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西士稱之會王敦
舉兵遣使告卓約與之俱下卓乃偽許而心
不同及敦升舟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
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
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下唯除姦凶濟
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
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廉
公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讓
之難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
若復爾誰能明我卓復遣使以敦告顧
太守親其以親去楚按峻拒之時湘州刺史
熊王亦亦遣至簿鄧憲說卓曰劉大連雖乘
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而圖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處
臣義士竭節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
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魯國者乎今皆歸死

唐云梁人復
之疑

人之心唱桓文之舉仗大順以掃逆節擁
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
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
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晉阮籍
危賈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
有重名於天下但當坐以待之使大將軍
軍勝當崇將軍以方面如不勝朝廷必以將
軍代之奈何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梁曰先武創業之初故隗實得以文服
示相君臣而已從容顧壁今將軍之於本朝
非賈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
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
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琨還武昌增石
城之守絕荆湘之果將軍安歸乎勢在人乎
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
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撤此
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謀者之所難以彼
覆而我弱耳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

將安決亦非是
缺耳

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震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雖殺衆，猶威名，仗節而行，豈王舍所能禦哉？迎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知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救以卓不至，慮爲後變，遣參軍樂道羣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救，書卷七十

因說卓，冀之。吾在融傳，則素不果，至是得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劉琦、南平太守夏候承、宜都太守譚瑁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救時道，率所統救討，遣參軍司馬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刻期，下零虞冲至長沙，令熊王承堅戍征西將軍。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紹還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

將云事之北南
復然耳

陳云事之北南
王則身而一

諸軍事，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資率兵北下，敦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印琰。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資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共爲人，從少決，軍欠借口，欲待諸方軍同出，稍自遲，勿不前。時救既入，建康乃遣臺使以賜虞翻。駐卓，卓聞周軌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謂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席救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救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知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將軍欲取救，不難，但分兵斷彭澤，使救上下不得相越，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欲其利，便求西還，亦恐不可得守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強索，徑還襄陽，意

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卓令自警。卓問諫。郭泰、張放、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樂進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卓于寢室殺之。傳于敦。并殺其四子。鄧騫字長真。長沙人。為王承主簿。使說卓欲留為參軍。騫不可。及反。承為魏人所敗。又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易其

書卷七十

傳

主

遺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之。又勸君所謂古之解揚也。見左以為別駕。

卞壹

蔣云望之之仗節圖難無喻已即其正色立制欲推委任達諸人可參漢左砥柱凡所建議並是毅然可見壯君子平居在朝有政言之忠斯能壯臨難有敢死之志耳

卞壹字望之濟陰人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第三人竝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惠帝初為尚書郎及楊駿誅。終

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後同河南尹李含侍中。為蘇林所長。沙王又事泄為人所害。壹弱冠有名譽。以家禍隱居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就。遷本州領。覆東依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壹行廣陵相。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侍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

書卷七十

傳

主

復舊職不就。壹上殿自陳。帝以其辭苦。不之逼。服闋為世子師。壹前後居師佐之任。薨。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雅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去父。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終。壹

清云更翻波險
幽靜情理老矣

讀書苑北

234

事

10

Abstract

1

1

11

1

1

1

1.

1

32

—

1

1

1

1.

1

32

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必私其子。此爲王
 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樂廣所受寵
 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
 若順夫群心。則職成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不
 以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居職。是時王導稱疾
 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却縠。縠奉以導。虧法
 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
 彈之。壹幹實當官。以衷貶爲已任。勤於吏
 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
 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
 開泰。常如含瓦礫。不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
 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壹而誰。時貴
 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鯉爲達。壹厲色於朝。曰
 忤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
 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壹息婚。朝廷以壹居
 其貧約。詔特賜錢五十萬。不受。拜光祿。大
 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
 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令。

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此男錯勸漢
 景。蚤制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獨壹
 固爭。謂亮曰。峻擁強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
 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壹知必敗。與平南將
 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
 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螫
 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
 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
 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悞出足下在外。獨
 得相與共謀止之。或當相從耳。壹司馬任台
 勸壹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壹笑曰。以逆順論
 之。理無不濟。如其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
 召復以壹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峻
 至東陵口。壹都督大衛東諸軍事。與侍中
 維。率郭默趙胤等。及峻戰於陵西。壹等大敗
 死傷者以千數。壹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遣
 攻青溪。壹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因放火燒。

官寺六師敗績。壺時發。創猶未合。復力疾。收散衆。及左右吏數百。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珍、肝。以父沒。相隨赴敵。遂同見害。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亦嘆曰。父死於朝。子死於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矣。及峻平。朝議贈壺驃騎將軍。加侍中尚書郎。弘。以爲未副衆望。於是改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子珍散騎侍郎。

書卷七十

傳

主

耶珍弟肝奉車都尉。珍子誕。咸康六年。帝遣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寇虜。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偃。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布。乃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至今猶在。

劉超

蔣云。忠者易作。意氣謹者。遠于遠。此兩字。恒苦相背。劉世。能皆存之。故史亦。獲縶不厭。煩瑣。狀無遺行。似漢書。萬石。傳。

劉超字世瑜。其先爲漢城陽王。七世封琅邪。臨沂之慈鄉。國家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國記室掾。以忠謹稱。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賊。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典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勅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覓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比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出補句容令。有惠政。爲民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民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民皆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賜王敦反。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主。

書卷七十

傳

主

將云君子當此
甚佳但恨不勝

先得之耳

書卷七十

傳

本

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威之道
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
征鳳事平封零陵伯帝以超家貧妻子恒
不贍手詔褒之賜以魚米不受超後須純色
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賜之出爲義
典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
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
軍校無兵義典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
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
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公
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
危逼朝上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典故吏
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
收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外
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
峻還車駕从石頭時大雨道路泥陷超步
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乘而悲哀
慨峻聞而思之然未敢害也以其親信許方

書卷七十

傳

本

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禁
等時饑饉米貴峻問遣一無所受鍾雅朝
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
授孝經論語會溫嶠等至蘇峻誅後超與
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旃等謀欲奉帝出瑋
及期事泄峻弟逸使任讓將兵入收起及鍾
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
之及賊平陶侃與任讓有舊詩其死帝時
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遂誅讓後超
將收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還高顯近地葬之
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貞
嗣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

鍾雅

鍾雅字彥胃潁川人少孤好學有牙志舉
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
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遊亂東
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頃之拜散
郎轉尚書右丞尋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

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廣德人周玘起兵，鳳雅等玘斬之，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特國喪未替，而尚書劾陶私奏女，被雅劾奏曰：「臣聞放黜之刑，八音過密，雖在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其來月，聖主縞素，泣血隔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妻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前鋒監軍，檢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乎？」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時庾

晉書

卷七十

傳

圭

亮奔於尋陽，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見左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與右衛將軍劉超、流涕步從。明年，竝為賊所害，追贈光祿勳。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終

晉書七十

傳

圭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趙剛定

雲間李 雯參校

孫惠

熊達

熊達字孝文南昌人祖趙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達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

晉書卷七十一

傳

為文學掾達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元帝為丞相召為主簿達執列後所奏記皆經國大議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達諫曰昔堯崩四海遐客八音禮凶年天子微樂滅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況社稷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茲履端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靈

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給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今明公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茲當必表道德之軌聞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祚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若徒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應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聘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

晉書卷七十一

傳

杜陵達以自漢以來文武將吏廢支籌置舟輿器械未能足用乃上疏正之會談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謂達曰卿在朝正色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興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琳將入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琳避之琳不避協令威儀率梓琳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達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

晉書卷七十一
帝云三失雖平
帝雖重若退官
用人成敗以下
無能或稱野
無防無害如
增防無此則理

詩然有實降年
史文字大約用
東京調云

帝下書黃躬引過，遂復上疏曰：被庚午詔，
以雷電震暴，而非時，深自刻責，雖禹湯罪已，
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
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
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
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
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
遣軍北討，譬賊未報，此十失也。昔齊侯既殲
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
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正冠
儉恤民養士，微集滅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
於上，而群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於
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計價
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卿舉道廢，請託交指，
若德而無力者，退修壘而有功者，進稱職，以
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覓費，是故公正道虧，
私墜日開，弱弱相陵，寬柱不墮，今當官者，以
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

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奢爲簡雅，此三大也。
世所謂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
排退，陸沉泥滓，世所謂善者，王法所不加，情
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報官，舉能附鳳，
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捷直爲曲，豈待
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
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
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
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
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士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廩上書，武帝擢爲
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
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
所由也。求才急於陳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
令行禁止，野無遺滯，亮取舜於仄陋，舜敷實
於巖穴，姬公不南，繩於夫倫，和尙不虧法於

孔懷、分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帝日
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
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
改、雖并官自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
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建將軍、距
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而已、敦至石
頭渚、憚其正而有謀、諷朝廷徵還、拜太常卿

晉書 卷七十一 傳 五

加散騎常侍、乃自引為長史、數月病卒

王鑒

蔣云此傳無他事惟自請親征一疏
雖曰無遠慮但湘賊自平而此疏
若虛設然其詞義激烈能令諸將
揚不可自安若中興建復科如此
疏以勸帝北伐則祖
士雅事兼尚易與平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少以文筆著稱初為
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
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鑒上疏勸帝征之
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

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
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
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
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民耳而百越賜視於
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
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
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
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
深全勝之勢未來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
未在此也昔齊放朱犇而申侯懼其老泥
暴甲三年介冑生蟻發而可不深慮者哉江
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民
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
之內闕我家之好嘖武之衆易動驚弓之
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
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朕奔命賊量我力矣
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
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共力可得而宜熊羆

晉書 卷七十一 傳 本

蘇子瞻解折衝
有謂其折衝
不如其折衝
在計文又勝錄

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時
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文廣
西撫發火要害之地勸助卒以際之深溝堅
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
乘隙劈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間以生塗杜
強之類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
重民不可擾鑒謂擾以制敵愈於成敵而
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
削肌膚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
晉書卷七十一
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難不足動千乘之重
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後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
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
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戢主非
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魯肅於鄆
陵晉文假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三帝征無
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
沐雨壺漿不贍馳騁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

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
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
躬連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
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於虛飽之嶺頓
響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
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
此者乎劉先主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捷與
偽祖親沂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
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棄下全楚
晉書卷七十一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商
周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善處
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
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餘不十
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
以威震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
楚郢然後班師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精旗
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來
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患而

壽云頌所賞
其無嫌澤
事皆可江
注其臣所
行皆門二
可勝大恩

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想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成卒之謀。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發會稽已平。故止。中興建拜尉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文集傳于世。

陳頌

陳頌字延思。陳國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所立宅起門。頌曰。當使客馬車。訴笑而從之。任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最。太守劉亭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勅按沛王。鞠獄未竟。會解結。爲刺史。紹因河間王。願屬結。至大會。結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按何法而擅拘邪。時頌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御命。國之外臺。其非

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人言不足憑也。元康中。舉孝廉。齊王問起義州。遣頌將兵赴之。拜尉馬都尉。尋避龍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家瑋薦之。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頌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如木波遇風相扇而

陳頌

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感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達。先由近始。故出其言。當平且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按卓茂於密縣。頌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建興初。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頌議諸僚屬。乘背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僊僊偃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

朱全古云。隱憂
結處多不傳
若現此數語
亦可爲恨

傾國故百勝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
垤而卒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
今雖使稱疾者皆免官。初三工之誅趙王倫
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願上言
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
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
寵厚成在斯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御。三王
起義討之。故設已亥義格。厚賞以結人心。此
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後功無大小。
皆以格所。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
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黜賤。非所以正皇
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願以
孤寡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
太興初。以疾微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
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
漸循舊制。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
黜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
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

晉書卷七十一

傳

三

高嵩

太守蒯興代之驛卒

晉書卷七十一

傳

三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終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

卷之七

郭璞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翅 同邑湯 孫參拔

郭璞

晉書

鍾云郭景純生亂世初王莽作逆方
不能救而自嘆于仙術不可至自
非不可自嘆于此信陵君飲醉酒已
之嗜酒好色此信陵君飲醉酒已
女及范文子懷所出死意也酒已
一知非福之言則侯生之嗜酒好
馬情遇見此侯生之嗜酒好
黃口蔣云璞莫不眩服好者因
之十兒牧豎其不眩服好者因
七十二傳

晉書卷之七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瑛尚書都令
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瑛多駁正之以公
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瑛好經術博學有術
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冠有郭公者客
居河東精卜筮瑛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此
卷與瑛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瑛
管不能週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授瑛筮之技
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
為龍荒乎於是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飲
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
之不接賓客瑛至門吏不為通瑛曰吾能
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瑛
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
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
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

漢曰曰景
開時政之深
以見志亦將
有以見志亦
王老江外云
論非其失

歸此物見馬死便噬吸其鼻項之馬起奔逐嘶鳴食知常不復見向物同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器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不應命妻為占曰敗康不信後數旬而廬江果陷璞既過江宣威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顏色卑脚脚類象胸而尾上皆白力大而通氣見於城下祐使人伏而取之氣其能食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陽

時而為廢水之氣求見乘加并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股繁理者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亢

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適改、故木不生庭、大戊
無以隆、雖不鳴、武丁不為宗、夫實異者所
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
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
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思以為宜發哀矜之
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累、贊賜布惠、使幽
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
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祥、

晉書卷七十二

傳

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
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
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
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內、
臣至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雁之詠不
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仗道之情未著、而
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勑之迹
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觀
罷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

謝云已有惡氣
陰陽傳也時至
秋陽持遠長
象見如此景統
豈不深之而故
更爲驚乎

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
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何清淨
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余
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
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幸而幸之
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此其君不為堯舜者、亦
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
可採、或所以為慶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

晉書卷七十二

傳

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
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以為歲
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
殆元首供饗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
致也、但赦不宜數、實如聖旨、然子產之鑄刑
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
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
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康亮
拉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均於崎嶇

事此篇餘之詞

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
或過度于賓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
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攝神多笑之
又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
曰王以兼城為賓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
蔭弱根於慶雲凌扶搖而棟廟揮清淵以濯
麟而響不傲於一臬價不登乎千金既片榮

書卷七十二

傳

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
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平展光徒費思於
鑽味舉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龍之
昇撫鳳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
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鵲鶴不可與
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陸雖然將扶予之惑
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系
皇運暫迴廓祚海涯龍德時乘群才雲駭
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濱海之納奔溝不煩

附云郭生與
曲是誤手因百
則本無意者元
為解作

客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
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
挺鋒騶驕軒冕杞梓競敷蘭蕙爭翅嬰聲冠
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嚴無
幽人川蘭不暇爰往不給安非踏薪乎且夫
宿泉之潛不思雲輦照冰之采不羨旭晞混
先聖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
手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切蟻以不
才陸稿蟠蛇以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於獨
書卷七十二

傳

衷三秀雖盤糜於麗采香惡手芬賈惡手
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驛支離其神蕭悴其
形形廢則神王跡竄而各生體全者為獲至
獨者不孤倣俗者不得以自得然覺者不足
以法無故不懷心而形遺不外累而留喪無
廢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
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意
危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類手無氣城萬
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

周知天云應天
以不支改
元十數亦人主
本實之實月
中修德之實
又見有何實
於古之數乎
萬云此亦正得
侯休上得自是

小太山。蛟。淚。與。天。地。齊。流。蟬。與。大。椿。齒。年。
然。一。閭。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
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
龍。豹。之。委。頓。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舉
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矣。夫。欣。黎
黃。之。音。者。不。擊。蟪。蛄。之。吟。帶。雲。臺。之。觀。者。必
閔。帶。索。之。歎。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
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
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琴。於

漆。固。老。萊。婆。娑。於。林。窗。嚴。平。澄。漠。於。塵。肆。梅
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池
而。槁。枕。阮。公。昏。酣。而。賣。傲。翟。與。遜。形。以。俟。怒
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貝。策。與。解
骨。永。昌。元。年。璞。復。上。疏。請。回。皇。太。孫。生。下。載
令。帝。從。之。即。大。赦。改。元。時。靈。陽。人。任。谷。因。耕
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溺。之。既。而。不
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
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

知此小人便
成惡路故遂
講以之入子

前。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
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
廣。覽。欲。知。其。精。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
為。國。以。禮。正。不。同。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
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
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
肆。之。堂。審。邇。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
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
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

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蟲。詐。妄。者。則。當。投。界
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
譴。為。國。作。青。者。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
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
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凌。作。惡
願。陛。下。採。臣。愚。憤。特。譴。谷。出。臣。以。人。乏。恭。荷
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
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隆。陽。去。水。百
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

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未耕，王敦起，璞

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謫宋本非謫於字

諸本皆為大將軍，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

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痛！』

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

瑒或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

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

元肆赦，璞素與瑒友善，瑒每造之，或值璞

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

可廁上相尋耳。必客至有殃，葬後因醉詣璞，

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形被髮，街力設

醢，璞見，葬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

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

誰咎？璞終娶王敦之禍，葬亦死蘇峻之難，王

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

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元吉，嶠等退相，

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

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元吉，是事有

成也。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殺

璞之勸，嶠亮又問卦內，乃問璞曰：『卿更筮吾

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不久，若

佳，武昌書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

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斬之。及王敦平，追贈

弘農太守。初，庾翼劾時，嘗令璞策公家及身

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羽零

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

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

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

『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

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

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微至矣。若墓

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

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

其妾秘愛之。及長，蘊入見狗身至長而弱，異

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

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手，庾氏禍至矣。』又墓

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鑑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騫官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恢，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充學。知名，性寡欲，無所受託，不知其局幾道。博學，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巳。

青書

七十二

傳

主

赤松子遊太史公作史記蓋已載之。此意故郭景純葛稚川或應變之。周其術以希長生而終無所及。此無他善藏之故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恢，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充學。知名，性寡欲，無所受託，不知其局幾道。博學，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巳。

各無所言，或時尋書問義，不達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丹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太安中石冰之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督，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質徑

青書

七十二

傳

書

至洛陽欲求興書，以廣其學。沒見天下已亂，避地南土，乃舉廣州刺史，稍含軍事及金。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將軍。於時千寶與洪友善，薦洪才堪國史，遷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希長生，聞交吐，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不許，洪曰：「非欲為

榮以有升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
州。刺史鄧嶽留不驢去。洪乃止。羅浮山居焉。
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
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
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個好無為之
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
躡景。猶欲最動。翻於鸞鶴之群。藏逸迹於
駸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
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

齊書卷七十二

傳

豈敢力芥蠅而騁冲天之舉。策跋龍而追飛
兔之軌。飾嬖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抄
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
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躋礫也。要離之麗
而彌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
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
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樵貴之家。
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達必造也。考
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

洪云子爵公
論仙不如才
足可見仙志
必資道術推川
又神仙中之言
也

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遺士
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
好事者。欲有所修為。余卒不知所從。而意之
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
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藉和言。略以示
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
開塞必能窺微暢達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
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略
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

齊書卷七十二

傳

末

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
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
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
雜事三百一十卷。金櫃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急方四卷。洪傳聞淥洽。江左絕倫。又精辯玄
蹟。析理入微。一日忽與嶽疏云。當速行尋
師。刻期便發。欲得疏。恨似往別。而洪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

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緇。洽聞魁記。在異書而
畢綜。瞻往歸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敷
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
宗矣。但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
茲道。景純乃採策定數。考往知來。適京管於
前圖。執梓龜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
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
夫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
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

晉書

卷七十二

傳

七

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
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
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
倦。抽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
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
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風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
攸。匪寧固爨。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

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卷七十二

晉書七十二終

六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虎林陸雲龍叅校

庾亮

子錄

弟惺

冰

異

蔣云王導庾亮兩人品格正堪伯仲而開罪國家亦復相似一以保遠義王敦之奸一以濫舉致蘇峻之亂然王敦蘇峻有導亮固反即無導亮亦反也後亮終以導亮可比無類欲率眾二三大臣連章奏勸請帝自廢之庶有詞於托寄若曰平衆不先自居一反局乎故亮與却堅一成其意良是倘見于行事便王敦恒溫作用耳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榮在外

傳亮美姿容風格峻整善談老莊有德量特

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

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巖然自守人

皆憚之製接之者數人而已元帝爲鎮東時

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

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

讓不許轉丞相叅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

轉叅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類

蔣云孔明類
子而元規乃
止之此如周
潘在對兩耳

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

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非

書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時王敦在蘇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

亮談論不覺前席既而曰庾元規實於衆

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

亮以於帝有姻婭之嫌上書固讓中書監

遷作中書令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

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爲

亮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教舉兵加左衛將軍

與諸將同討敦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

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

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

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業將有異謀

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

策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

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

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從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執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不及陶侃祖約二人皆疑爲亮刪之竝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業然宗於帝爲近屬業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廢宗室琅邪人十歲宗之黨也與宗俱誅

未及陣士衆皆棄甲走亮乘小船將西奔尋陽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樞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亮攜其三弟憚條翼於溫嶠嶠素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親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遂同趣建康亮遣衛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謂魯將若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竝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頓首詔拜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復泥首謝罪乞骸

陳亮自蜀此
一服公案

又云亮自蜀此
一服公案

晉書卷七十三

骨微閭門投窟山海帝道尚書侍中手詔慰
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
臣凡鄙小人不經世階祿威恩受命
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
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
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是以激節
驅馳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
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遂使四海側心謗
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
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過登遐
陛下肝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罪
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
之靈震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又不
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
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臣亦何顏自次
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
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
也願陛下寬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

晉書卷七十三

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
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
堡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
敘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
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
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
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
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
破之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侃移書曰夫興
劉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
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尋進號鎮
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
亮比陳謙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亮遷亮
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
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
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至
幼時艱務存大綱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並
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亮

聖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
議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稱
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
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
曾無悛改。至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八則在
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
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
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
司馬督。豈合質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
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
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
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
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
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
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
拔震至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知敢忤。是
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

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後日之事。舍容隱忍。謂其罪可有。良以時
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鑒懼
而修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懼。
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竝蒙
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
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
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
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
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
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郢城。又以陶稱
爲南中郎將。江夏相。車部曲五千人。入河中。
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
昌太守陳震爲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軍
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
黃植。送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
軍聲援。乃上疏。以爲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
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竝佃竝

此書後人
子孫耳

守修進取之術。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同。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河，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衆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舊之路，有逼脇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准泗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愧棘叅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郛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郛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亮追贈太尉，謚曰文康。表至，車駕親臨，又贈承昌公印綬，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顚，相馬白頭人，口至，胸者，名曰的，殷浩以爲不利於

人曰此語元
觀其可想

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彤、羲、劭，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惡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少徐曉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義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賦詩，頗存諷諫，文多恭貳。」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葬，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惡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巢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隲類有徒，而河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

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
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遁。迭死一決。東西
互出。首尾俱進。則原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
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
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
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
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
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等
其可者。翼其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

晉書卷七十三

求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
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

惲字叔豫。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除暨陽令。
歷遷至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
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雅二州軍事。梁州刺史。
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惲寬厚容
衆。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氏
羌諸軍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惲以
將軍車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豫州刺史。進號

王恪美云補諸
乃云

井云得峻人
終以自始最妙

晉書卷七十三
王恪美云補諸
乃云

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
假節鎮蕪湖。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
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
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惲之上扇。以
好不以新。後惲問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其毒飲犬。犬驚。密奏之。帝曰。犬勇已亂天下
小舅復欲爾邪。惲問。遂飲楊卒。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

晉書卷七十三

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
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
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
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
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於下卒。引
冰入船。以達餘霞之。吟嘯鼓噪。冰流而去。每
遇逆所。輒以仗扣船曰。何處免庚冰。庚冰
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至會稽。丙史
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

中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京都又遣司馬廉
令大破賊於石頭以功封新吳縣侯固辭不
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
爲長史不就出補會稽內史後爲領軍將軍
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假節是時王導漸衰人情惓然冰
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
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推後進由是朝
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
習事卷七十三

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
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項天文錯度足
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
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
以充軍實隱實也成帝不豫時有妄爲中書
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曰此
必詐也推問果然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
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嘗
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秦

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
鎮武昌以爲翼援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
政冰辭以疾篤尋卒卅贈侍中司空謚曰忠
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東
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
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
展命也如何及卒室無妻媵家無私積世以
此稱之七子希襲友茲情過柔以庚氏既后
也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
貴卷七十三

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亮平州刺史
爲廣州刺史竝假節友東陽太守情太宰長
史選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情最有才器
桓溫深忌之及海西公廢溫陷情及樂以武
陵王黨族誅之希聞難便與弟遵襲子攸
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藏於廣州伏鴆死及友
當伏誅友子婦桓秘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
州刺史武沅希從母兄也潛餽給希經年溫
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沅之子遵與希聚衆于

魏書卷七十三
不依于虛名者
翼字稚恭
風儀美邵
才能豐贍
少有經綸
略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稱飛

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
踰城奔山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
百人配以器仗遣於外聚眾宜令云逆賊桓
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
擾內外戒嚴卞耽又與山阿人弘戎發諸縣
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敗閉城自守
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逃
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逆及黨與並伏誅
翼字稚恭風儀美邵才能豐贍少有經綸
略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稱飛
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求之高閑侯天
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惟與桓溫交善桓期以
卑清守而之事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
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
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
郎在公府雍容謙讓頃之歷鄉陽西陽二縣
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
郡太守假節及郢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使

翼在生三
翼後計可查

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
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
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
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
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虎汝南太守戴
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
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
翼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
言論慷慨形于辭色時殷浩徵命無所就翼
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赴翼遣書因致其
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
書屬之翼報曰版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威
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歸之
自頃已來奉公更竭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
參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
得失豈以小計之大賊江東政以儉儉泰

齊武帝年江
日久及庚氏
第始創經之
其後因勢不
能成其氣亦
因兵敗去詞
序動出不知
晉文字利平

強以爲民。時有行法。輒施之。寒暑如往年。
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
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
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群共
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
到渚。恒還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情。
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
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其明目而治
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
青書卷七十三
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務
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其
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其
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
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
具民。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
北進。後鎮安陸。入西五百。沮水通流。輒率南
郡太守王愨。荆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
西陽太守曹徽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

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
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
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
移。據淮。泗。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
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以乖事會。兵聞
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城
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移鎮襄陽。應朝
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
止。車騎將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
青書卷七十三
輒行。至夏口。復上表。徙鎮襄陽。翼時有衆四
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
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
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
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
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
昌。爲翼繼援。胡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遣
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
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徽。追擊於橈溝。被

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綬來荒達、務盡招
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
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
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勲爲建威將軍、梁州刺
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
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
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
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
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遣益州刺

書卷七十三

志

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
江陽、翼帶病疽表第二子爰之行荊州刺史
司馬朱熹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
元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爰之有異風
與兄方之並爲桓溫所廢、遷徙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
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
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共逼、古者右賢左戚、
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

以厚贈瓊璉、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歲稔
同驅、如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違殊
有旨哉、晉昵元規、參問顧命、然其筆數華藻
吻縱濤波、方駕播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太
昧經邦之達、剛才高識寡、固安國之長算、猶
夢見誅、物議稱其拔木、指其拔木牙尺垂訓、帝
念濠於負芒、謂大男已氣是使蘇祖尋戈、宗
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賢圖、向使郗鑒
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樂、亦何

書卷七十三

志

以異哉、幸溺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犬禍
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肆恣凶懷、錫加連車、
再世之後、三陽僅存、初庾冰使郗鑒、云子
古故希求、山陽云、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三德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勉剛定

同里陶學瞻察校

恒彝

子

孫

石皮

石秀

孫云者恒教次稍整密中多小傳能
此等處

恒彝字茂倫譙國人漢五更榮九世孫也彝

少孤貧雖單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有人倫識

鑒發後盛名雅為周顒所重顒嘗歎曰茂倫

晉書卷七十四

嵇康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

同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遠適

令等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

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

疾去職嘗過典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清

忠博涉彝遇之欣然先是康亮每屬彝覓一

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佳吏部矣亮

問所在彝曰人所慮有而不必有入所慮無

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

則云此序其不
亦易不待言

吏部郎及明帝平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奉

密謀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

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

恒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大真表如此

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撝

內外之任茲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

結名義遂補彝宜城內史在郡有異政蘇峻

之亂也彝欲糾合義衆以赴朝廷其長史裨

晉書卷七十四

二

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律

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鵠之逐

鳥雀左傳載文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

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

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

破長驅徑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牀廣德縣

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

郡多遣使降峻裨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

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知其不濟此則命也
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
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
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自固也
遂力戰死晃以進軍攻葬葬固守久之賊曰
葬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葬降降更
思後舉葬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
晃所害時賊尚未平諸子竝流徙宣城人紀
世和車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威

晉書卷七十四

傳

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典古太
守初葬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填
之葬問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
皆作如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秘沖溫別
有傳

豁字明子初簡文帝召為撫軍從事中郎時
謝萬敗於梁濮許昌賴川諸城相次陷沒西
藩騷動兄溫命豁督河中七郡軍事兼新野
襄成二郡太守擊慕容廆破之溫既內饒

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荊州刺史時南陽
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
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僞南中郎將趙
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置戍而旋又監寧
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
州軍事荷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
漢太守趙長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
州弟冲遣朱序與豁子石秀泝流就路稟節
度豁遣督護桓熙與序等游軍沔漢為涼州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中

辟瑗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
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
沔北軍事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
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
豁上疏固讓不許及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走豁以威略不
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
卒謚曰敬初豁開荷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
堅石打碎故有子二十人皆名為石以應之

詩云投筆事戎
習如前此見
沙小隱之字
不誤也

劉云小名
選前當知不
知當時相識
此見否

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綬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超捷絕倫從父在荆
州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索
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
虎跳石虔亦吼高於虎身猛虎伏復拔一箭
以歸從溫入關冲為符健所同垂沒石虔躍
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
三軍歎息咸震敵入時有患瘡者謂曰桓石
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帥諸將攻之克
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除竟陵太
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
虔之義節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
乃在任哀豈得辭事可授督成將軍南平太
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遣將梁成閭震等車
軍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故水
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
破之進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

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
據樊城逐堅亮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
還後為豫州刺史監豫陽五郡軍事太元十
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諡平剛震功進爵作
塘侯第五子誕嗣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微博涉群書尤善老
莊常獨處一室慎于應接甚為簡文帝所重
詔為荊州請為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
父冲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居尋陽性放曠

晉書卷七十四 傳

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
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
石秀未常矜日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
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
嗣嗣以問之曰此事非公所語吾又何言哉
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朝野惜之追贈
後將軍後改贈太營子雅玉嗣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
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為宣城內史時梁州刺

史司馬勲叛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
 事勲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
 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
 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竦考竦事改尚書陸始
 等惟罪者其衆祕亦免官居干宛陵每憤憤
 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
 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薨沖先遣力士
 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居于墓所
 放志田園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部
 書卷七十四 傳 七

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柄
 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
 素輕沖沖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
 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
 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西陽太守
 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
 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
 事領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

唐云此一須
 青壯後之宜也

姚襄及虜周成賜爵豐城公尋遷江州刺史
 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初葬之沖兄
 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溫乃以
 沖質羊羊至言不欲爲質卒爲養買德郎買
 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至於堂
 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
 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假節在江州
 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爲中軍將軍
 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沖既
 代溫居任肅忠王薨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
 權衡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
 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
 報時謝安輔政有重名沖欲解揚州以讓之
 自求外出桓氏黨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
 邨超亦漆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
 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收授都督徐亮
 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
 以安領揚州最加侍中時丹陽尹王蘊以后

父之重昵于安安欲出繼爲方伯乃復解沖
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
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沖
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
陽淮南太守劉波泥舟淮泗乘虛攻討以救
涼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帝卒遷
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
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荊州刺史又
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九

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疋
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既之鎮沖以苻
堅沮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
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
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革創歲運
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
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華
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爽與朱
序擊之而爽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沖深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九

自咎責上疏遜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車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寇軍將軍石虔等俱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舉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鄆城苻熙不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起還上明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虔兄口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石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諸歸沖府以平蜀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作部沖使將軍朱縹討之遂焚燒沔北由積接六百餘戶而還又遣郭寶伐堅魏興上庸新城三郡皆平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然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托以爲已任既而朱序及沒于賊苻堅寇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米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

此傳以謂其不
聞其善其

又云神向見什
實項此人改知
極恨若實光料
與精精張事矣
呼又受功賞可
前無恥極矣

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開軍在固不聽
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爲
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
足以爲廢典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
堂之量不聞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
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
吾其左袒矣俄而問堅破大勲克衆冲自以
失言慚恨發病而卒贈太尉諡曰宣穆冲性
儉素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新衣冲怒促
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以
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驥之爲長
史驥之不屈親往迎之禮甚厚又辟處士長
沙鄧粲爲別駕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粲
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實尚小亡兄寄託未終
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嘉之有七子嗣謙
脩崇弘美怡嗣小有清譽後領江夏相謙脩
皆此玄孫位卒日殺

晉書卷七十四

傳

史臣曰：融風潛煽，醇源浸竭，道道德于情性，
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
數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冑，懷然於往策。季
路絕纆，絕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妙歲，晦風
雨於將晨。暗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
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適周庾
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
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
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
晉書卷七十四 傳

晉書卷七十四 傳

主

山澤冲逸巡於內輔，豁陵厲于上游，虔振北
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
未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
之資，玄道履霜之業，定知敬仲之美，不息植
臺之靈，竊俞之忠，無救奕基之禍，子文之本
血食悲夫。

司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終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二 程載

竟陵鍾 惺原評 山陰王恩任按

王湛 子承 承子連 連子坦之

太原系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少言語其隱德人莫能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惟父和與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閉門靜不交常世沖素簡淡器量噴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同目

卷七十五

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視看既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入微妙言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適於湛素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夜有

自處五溪轉物其中心無所見其自取斯極若王湛是也若王湛之自取斯極王湛之自取斯極王湛之自取斯極

又云出即此後何意子焉

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濟辭去湛送及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爾因使騎乘馬湛姿容既妙短策如繁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駿意甚愛之湛指曰此驢小

王云不言如又而皆已為然有王子敬意然所引有原父處

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於是就驢封試之濟馬果蹶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自其父曰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祖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

晉書卷七十五 二

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子承嗣承嗣字處沖無他子承嗣服一事以為別傳可耳微武子則處沖喪無足傳此是言史簡略處承字安期沖弟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比南陽樂廣焉承寧初為驃騎將軍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

持大與衛洗馬
兄江數語轉錄

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毘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承見朝政漸替，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內史，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問，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承嘗越好學人，休不取休人，使吏送令不取，臥十五歲而為周成公之師。

歸家尋去官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及登下邳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顒、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自起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王云：然此後必不關此。

轉云：孫出外與情兩字俱可直書，到成餘則未甚淨，即用法近。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體道清粹，卓然自足，不交非類，雖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惟以性急為累，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第辟為中兵屬，既見，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衆就贊之，述於坐未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澹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補青吏部郎，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府有妖怪，欲移鎮避之，述與冰機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何造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況今疆胡陸梁，當精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常所流數千里，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

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駁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闕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于胡之議，卒為劉項之資。周惡驪之譖，而成秦姁之亂。此既然而然，讓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勝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

書卷七十五 傳 幸

保矣。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闕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尋加中書監。固讓不拜，遷散騎常侍，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孫云：換祖之見，本之惻隱，蓋亦以濟世之虛偽，焉此義行，則厥後

人語然不若

述曰：為述，所以為受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而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其率，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忠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

書卷七十五 傳 幸

述答曰：足自當止。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饒，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為當時所嘆。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卒于官。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固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

中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典郗超齊名時僕射江彪

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

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機彪遂止王

有名者初出多為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人簡文帝為撫軍將

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

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

去職服闋後拜侍中襲父爵海西公廢領羣

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敬儻

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又領本州大中正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

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

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

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

廣陵安總中書初謝安好莊律林功之慘不

廢絲竹頗以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大

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竟不能從坦之又

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以為公道體於

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

而義著昔大禹咎繇稱功言患而成功於彼

孟反范燮殷軍後人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

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

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

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遠顯而不在於

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抑之

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舉生於不足未若不

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

也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

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

實異不可不察者也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

坦之標章適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服膺

康三年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

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謚曰獻四子愷備

謝安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甚怨望固辭不拜有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馬及道子輔政以為秘書丞累遷至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侍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大怒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懼遂因道子請殺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去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衆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共爭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與尚書左丞祖

國寶忱偕官至吳郡太守喻坐桓玄黨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甚怨望固辭不拜有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馬及道子輔政以為秘書丞累遷至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侍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大怒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懼遂因道子請殺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去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衆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共爭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與尚書左丞祖

台之以使酒復為衆所彈竝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作清暑殿帝甚惡之國寶大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道子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為琅邪內史亦以倖邪見知道子復誅之倚為心腹竝為時之所嫉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以才器各居荊湘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求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

玄復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與王恭王珣並知名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去甯讓忱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請甯曰卿風流儒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假節忱自持才氣放酒誕節慕

父常有憐忱乘醉平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肉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

荀崧 子義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顯羽林右監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顯時族會祖顯見而奇之太原王濟亦甚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與曰近荀監子清虛明理富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

將石松女事紀
奇史傳此始
有載松有邑澤
原史承之入列
女中後此不見
使處合之修系
雖則兩傷其始
也

兄輩人也泰始中補漢陽王允女學與王敦
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為相國泰軍倫
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累遷至侍中中萬平
王彌入洛松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尋
追將及同族散走松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
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松被四創死
復蘇還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松
監江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松
造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傷山陵遷都前
州江北諸軍事鎮宛封山陵公為賊杜嗣
國石覽時為襄城太守松力弱食盡欲求
於覽計無從出時松小女雅年十三乃事
士數千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
所又為松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即
子撫率兵三千人會覽俱救松賊乃散走松
尋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
獲會從兄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
使松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

息序族年各數歲松迎與其居恩同其子太
尉臨淮公荀頌國胤靡絕朝廷以松屬近欲
以松子襲封松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
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暴
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
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
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
及鄭易皆省不置松以為不可乃上疏曰博
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
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
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
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
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
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王者誰賞惡者
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
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
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
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

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繼法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

書

卷七十五

傳

主

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其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許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又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

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祖宗朝廷從之太宰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後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又領秘書監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晔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澤

書

卷七十五

傳

主

崧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贈侍中諡曰敬三子蕤蕤嗣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官尚書左丞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後爲吳國內史卒官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

言十五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由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尋遷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美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美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鄒襲戍淮陰美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碓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美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同於漢美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儼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美救之儼將王騰趙艦寇琅邪甄城北境騷動美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美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

卷七十五

主

范汪見美上傳

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逵將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儼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美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隔陣斬蘭帝將封美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中大亂美撫納降附其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殷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醫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竈煮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絕斷莫知變之虛實咸恐賊強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曠

范汪 字玄平 雍州刺史 醫之孫也 父稚早卒 汪少孤貧 六歲過江 依外家新野庾氏 荊州刺史王澄 見而奇之 及長好學 外家貧無 以資給 汪乃廬于園中 布衣蔬食 然薪竈煮 寫畢 誦讀亦遍 遂博學多通 善談名理 弱冠 至京師 屬蘇峻作難 王師敗績 汪乃遁逃 西歸 庾亮溫嶠屯兵尋陽 時行李絕斷 莫知變之虛實 咸恐賊強 未敢進 及汪至 嶠等訪悉 汪曰 賊政令不一 貪暴縱橫 滅亡已兆 雖曠

易弱。朝廷有伺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史十有餘年，其相欽待，轉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祿，尋轉屯襄陽。汪上疏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為後圖。尋而何充輔政，請為驛騎。

長史。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復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兖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北伐，令汪山梁國失期，溫挾憾奏免為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

汪一世流範
古事為人好川
有政而無功以
多矣失諸此

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譏溫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卿。」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違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子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卒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寧最知名。

寧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世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則法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翫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虐一時，適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業小。迷象之惑大也。」溫薨，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累已修禮，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

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霽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霽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霽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以實霽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霽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霽不信卜占。

霽書

卷七十五

傳

固請行，臨發上疏，言今凶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也。又上言：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猶涸水取魚，馳騁卒年，一宴之候，費過十金，麗服

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倣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帝善之。初，霽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霽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逮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琨之上言曰：「豫

霽書

卷七十五

傳

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霽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濫，所爲狼藉，改作郡城，私立下舍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民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霽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霽果如擬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霽所務惟

將云敘世系如
此則自不誤其
類

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卒于丹陽。事帝忠，目疾
至老猶勤學不輟，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
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
為護軍將軍。

劉惔

胡身之云：劉惔，長安人，其言極溫
無不中。恭深知溫之才，若欲使惔
鎮上流，惔為司馬，亦未必足。故惔
揚子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非知之
難行之也。

晉書

卷七十五

傳

重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報，光祿
勳。宏兄粹，字純，假侍中。宏弟湛，字冲，假吏部
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
般。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
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
卑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
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
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
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

晉書

卷七十五

傳

重

樂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爽
帝初作相，與王濛、韓伯並為談客，俱蒙上賓
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
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
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
至，盛遂屈，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
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訥上，此弊道也。古
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
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性而不反，遂寢而不問。又性簡貴，
與王羲之相友善，郗愔有僮奴，知文章，羲之
愛之，每稱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
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桓溫嘗問惔，自稱王談何如？惔曰：故第二流
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正在我輩，其高自標
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
溫為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

孫云佳在廟物

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

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乃以快監河中

諸軍事、領義成太守、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

可制、惟懷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懷曰、以博

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

後、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懷好莊老

任自然、趣、然帝與王濬同行、日野未食、石小

人素識之、貽其餐、看其甚盛、懷同辭、深即、所

以充虛、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疾馬家

晉書 卷七十五 賈

人請殺車中牛祭神、懷曰、丘之禱久矣、勿復

為煩、其為人貞正不喻如此、尋卒、官孫綽所

之誅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時人以為名言、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

寒、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

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袍、襦、伯曰、不復須

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

晉書 卷七十五 賈

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

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

是出群器、同郡庾綽有重名于時、少所推服、

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康伯、志

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為

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

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

晉書 卷七十五 賈

正、不通經、議曰、拜下之敬、猶違眾從禮、情理

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

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

與夫容已順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轉丹

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尋卒、後有人問侍

中表伯之曰、殷侍中、何如韓康伯、伯之曰、理

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誅韓有荆門畫掩

開庭晏然云、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銘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樸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衰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晉書卷七十五 傳 主

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由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竊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柄雕楹陵跨於宸極麗珍冶質充初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一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

素一則風馳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推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群勝氣籠霄飛談卷霧竝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

末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三徑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趙剛定
何章馮元仲參校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
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
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僅依牧於青州及元
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泰
鎮東軍事出補深陽令尋為明帝東中郎將

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哀諮議參軍遷軍

司固辭不受哀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
頻領望府咸稱明練哀薨遂代哀鎮除北中
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
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宰初徙廷尉敦表
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事及敦敗
王舍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玆沉于江進
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
舒為廣州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

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徵代鄧攸為尚書
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
乃授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名
會為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
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鄒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蘇峻作逆乃假舒
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
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
御赴中丞謝藻監前鋒征討軍事車泉一萬

樂廣亦俱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前義

興太守顧象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車泉次
郡之西江為水藻後繼虞潭東方兵起遂共
將張健管商弘微等距之虞潭等與戰互有
勝負不得前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
更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逌陳騫
及揚烈司馬朱燕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
康破之賊悉委舟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
潭時賊韓晃既被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

遣朱燕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見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竝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竝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謚曰穆二

晉書 卷七十六 傳 手

子晏之、允之、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漆猷、方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便於臥處大吐、衣面竝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會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省父、悉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與王導俱啓明帝、陰爲之備、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

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陽縣侯、邑千六百戶、除錢塘令、舒卒去職、既葬起爲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鎮於湖、咸康中、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

晉書 卷七十六 傳 四

丙史未到卒謚曰忠子瞻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元帝之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仕中朝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郡陽二郡、豫討周馥、杜陵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

附。幼蒙洪潤。爰自韶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
 撫育。恩件於兄弟。義同于交友。思欲攀龍鱗。
 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漢陽。棄官遠跡。
 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
 道之所存。願託除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
 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
 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親
 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
 化。哉。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

晉書卷七十六 傳 五

與桀寇為討。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
 報天施。而帶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
 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朱
 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
 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庾代為荊州。
 衆情憤惋。庾為將吏馬俊。鄭學等所襲。奔於
 江安。賊杜曾與俊擊。北迎第五。猜以距庾。真
 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敕命湘州刺史甘
 卓等助庾擊曾。曾衆潰。庾得到州。庾性尚率

魏云世濟不終
 幸逢一誅

魏云諸侯中
 世濟不終
 幸逢一誅

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
 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
 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庾在州。大誅
 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
 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庾為散騎常侍。及
 王敦構禍。帝遣庾往喻止敦。敦既不能諫。其悻
 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以為平南將軍。
 領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誅痛慰之。
 二子頤之。胡之

晉書卷七十六 傳 六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先
 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庾俱渡江。為揚
 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
 奉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
 帝召為尚書。郗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從
 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
 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鳳
 頭遇害。彬素與顯善。先往哭。顯甚慟。既而見
 敦。敦怪其有慘容。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未

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容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昔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竟不开去。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謝曰。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太史公云。原史以彬從兄。誅王如傳殺弟。雖因敦之激怒。然手刃親族。實王如也。況殺弟於敦。敦弟此言。害兄直。敦與子意。合故為剛之。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僕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尋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應勸合投彬。舍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欲師之。應曰。此乃所以。

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容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昔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竟不开去。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謝曰。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太史公云。原史以彬從兄。誅王如傳殺弟。雖因敦之激怒。然手刃親族。實王如也。況殺弟於敦。敦弟此言。害兄直。敦與子意。合故為剛之。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僕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尋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應勸合投彬。舍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欲師之。應曰。此乃所以。

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應勸合投彬。舍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欲師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往也。江州常入。鼎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典慙惻。荆州守文。豈能慮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彬間應來。密具船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後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玆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有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功。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謚曰肅。長子彭之。嗣。彬之最知名。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顯賢。皓白。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郎。汝幸可作諸王佐。彪之曰。位之多少。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平遂以為尚書郎。鎮軍將軍武陵王。賡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主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刑。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

陳云浩去天子
何如
劉生諸公自持

事收殺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辱。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移帝發報，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繡。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問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凶惡之輩，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雷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情有所任，其責誰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謀首。』事任如此，猜疑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來，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倡厥手，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

人云浩簡文
皆不知其故
文書浩所恩而
浩自知其意

進，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帝，荷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不從。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僕，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意，盡於馳騁田獵已耳，願深靜之，以儆異圖。勿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欲使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彪之，彪之曰：「雲未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漆板固帝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殷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亡

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肖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

卷七十六 傳

三

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矜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何燕泉云此一段淳可怪強臣廢室主志在奇國焉之漸耳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嚴諫守之以死且傳會爲之此亦闕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率而純於曠代定於須臾朝服毅然曾無懼容斯則勇於偏上恬於黨逆世之鄙大小人頗優焉之占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勛大奸排大難跡立同此且夫臣發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懼而區之也勁猶有良心彪之神采史無作色彪之既諛溫以伊霍溫復替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亡陳其細共益美異乎所聞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

讀書卷之六

序

主

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後簡文帝崩，群臣疑戚，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而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

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譚安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卒。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

明身之不能之
所陳者正其謝
安所行時宜

清言安撫此
不同云能之

理于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
 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至婚
 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
 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
 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恒冲故使太后
 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竟不從其言尋遷
 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
 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以年老上疏乞
 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欲更替官掌處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
 險阻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
 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替修築步之
 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
 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休兵
 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
 官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處之曰任天下事
 常保固寧家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
 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

不設官初決之
官室用成

二年卒諡曰簡
 虞潭
 虞潭字思與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嗣之孫
 也父忠爲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
 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嘗除醴陵令值張昌作
 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周
 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舉罪
 討敏弟湛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止潭領廬
 陵太守緩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
 陳恢仍轉南康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徵使
 討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陵
 猶盛逼潭於宜陽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弄
 領安成太守進軍數卓卓上潭領長沙固辭
 不就王敦版潭爲湘東復以疾辭後平後元
 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
 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以疾
 告歸及明帝時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
 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進

韓云小後孫
此即華師向父
韓建屠之

赴國難、至上虞、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鷹之易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追浙江、追蹙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後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討賊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還、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興、會陶侃等下、潭與鄒鑒主計、協同義舉、侃等復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符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而峻平、潭以母老、執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以防海抄、百姓賴焉、咸康中、進衛將軍、

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少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卒于位、謚曰孝烈子、乞嗣官、右將軍司馬乞卒子、嗣父嗣顧衆字長始、吳郡人、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初爲元帝鎮東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壽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駿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與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邵陽太守、衆徑之邵陽、不過數、敦甚怪、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及

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
 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
 軍張越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越、越從之
 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
 時而奮、又與張越、刻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
 國督護、衆從弟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伺
 時響應、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越
 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賊將張健、潭
 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
 時賊黨方銳、義軍退、人咸勸衆還浙江、衆
 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
 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衆
 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寇、不
 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
 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
 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進往吳
 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闡共
 守陵亭、陵亭、反吳志、孫權健遣馬流、南陽

續云軒以下九
 之徐中徐等
 則賊之志已定
 非有公應明矣
 自是賊之理

等攻之、固與祈等、逆擊大破、流勇斬首二千
 餘、越峻平論功、衆以承徽、奮義、推功於謨、
 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
 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恭
 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
 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
 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
 乃就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
 僕射、永和二年、卒、謚曰靖長子昌嗣
 張問 剛
 史臣曰、季係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
 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
 雀、是以石碯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諱
 主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
 俠之首、鄆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
 風俗、弘長名教、王彬饋船而厚其所薄、王舒
 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矣、
 陽云、劉孝標世說、以爲舍之役、舒、建、
 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鄆寄賣友、見說、

兄弟舒升人矣不謂魏微作論同特新評夫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生而係於死何許事敦
況猶與相存相身見投非欲作何許事敦
余謂彬具舟師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
宜幸恨舒之遣軍正拒其來合應自沉不全
王沐則彬罪也鄭寄大計責文何云見諱周
公大誼良親當相取正劉魏認訂為亂臣賊
春秋之旨也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晉書七十六

傳

卷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三傳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魁刪定
海昌邵岡叅校

陸曄

弟阮 阮子納

若云三陸傳俱短棹急節本非大體
義文宇然以曄之忠阮之謹納之康
三人各有惻行
故亦寫得忍至

陸曄字士光吳郡人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

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居喪以孝

聞同郡顧榮與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

晉書七十七

傳

卷

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

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

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

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中徙尚

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

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為領

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

與王導卜壺庾亮溫嶠郗鑒竝受顧命輔皇

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

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愛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蘇峻之難、驍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驍吳士之望、不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驍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勲進爵為公、封次子、殷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以疾卒、謚曰穆子、諡散騎常侍

卷七十七 傳

玩字士瑀、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郡檄網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鄒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

王敦吳三印也
量亦自可作可

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反、遣玩與兄驍俱守宮城、玩潛說、驍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固讓詔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酒、瀉置柱梁之間、兒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其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卿良哉、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卷七十七 傳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咸帝聞而勸之、乃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與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庶其德宇、後疾、薨、謚曰康、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述雖重之、常為吳興太守、先至姑孰、辭桓溫

將云納於此有
無限歡悅如溫
意幾何溫來
以爲未已待有
之法者古人便
法

因問溫、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六來
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納曰、素
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問曰
外有微禮、方之達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
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弊在坐、及受禮、惟
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
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
精饌、酣飲極歡、後自郡徵拜左民尚書、領湘
中大中正、將應召、外自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
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襖而已、其
餘竝封以還宮、歷遷太常、吏部尚書、謝安嘗
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似、乃寄爲之
具、安至、假遂陳盛饌、餐之、客罷、納大怒曰、汝
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枚舉
其舉措多此類、遂尚書僕射、轉左僕射、俄
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
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

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除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無子

何充

胡云何次道、特庸才耳、亦能正色臨
者、但論者以其用和溫、罪之、則以
左傳、人奈中無賢君、相以制之、故遂
尼、大不粹、然此何足以引次道哉、

何充字次道、廬江譙人、祖憚、豫州刺史、父獻

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以文義見稱、能飲酒

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廉、言其能溫、充也、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

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乃狼籍、敦嘗於

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

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此、敦默然、由

是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

郎、充爲王導妻之姊子、充之妻、又明穆皇后

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

塵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又緒

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

應云充當不錄
宜在後傳而特
人注才

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作配
京都，傾覆導從，無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
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
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會稽內史。在郡，甚
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頌等，以
爲佐吏。後去郡，除丹陽尹。王導、庾亮、竝薦充
於帝，言充器局方，慨有萬夫之望。請以爲已
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
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榮以充爲護軍將
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遷尚書令，加
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糾糾正。若使事終
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讓之。尋徙中書令。
時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
弟，秉權日久，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
物所攻，乃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
國有強敵，宜立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
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
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

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
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不從。既
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
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
如臣議，不視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
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頃之，庾
翼將北伐，冰出鎮江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
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
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
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冰
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
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冰翼等尋卒，充專輔
幼主。吳臨終，表以後任，委息愛之。于時論者
竝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
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
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

陳云龍并安之
不龍科溫

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障
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
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
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
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
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垂充以衛
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恭
錄尚書。哀以地遁。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猶
裏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梓

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張力有器局。臨朝
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
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議者以此重之。然所昵
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
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
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時郗愔
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華。崇信釋氏。故
謝萬謂二郗陷於道。立何佞於佛云。充永和
二年卒。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準見外戚

傳

褚裒 山立反又所甲反字
林曰捷飛之疾也

褚裒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頤少知
名。早卒。裒以才藝。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
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政。成都河間。阻兵
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後河
北有寇難。復還鄉里。尋洛陽覆沒。與榮陽太
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眾。與將陳撫
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謂撫等曰。以諸君

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効力。以備賊。幸
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秀誠失
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指來
掩襲。諸君雖殺秀。無解胡虜矣。撫曰。梧與秀
交和。時數萬口。賴裒獲全。明年。率數千家東
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寄縣。司隸校尉荀組
以為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車邑人三千。
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還。司隸司
馬仍督營事。率眾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

特云無冠軍
魏書卷七十七
特請氣正大初
中卒有黃法

契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契為郡時梁國將耿奴其得人情而專勢玄懷憤收奴斬之奴餘黨聚眾殺玄郡人遂感將以郡歸徐州賊張平荀組遣契往撫之衆心乃定項之組舉契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為晉王以契為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契出軍赴難遣將領五

書卷七十七

百人助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契為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峻兵入臺城司徒王導謂契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契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契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賊兵既至叱契令下契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事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

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與辛石頭明升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固本契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太守京邑焚蕩人物凋殘契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

書卷七十七

蔡謨

蔣云蔡道明似用黃老術而能立地見到江左人品當在王仲與上一傳神采乃全於議論見之至廣征西移鎮一議尤稱精絕力量彼已詳切蔡謨文字盡為拙氣語耳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嘗遇克慙不自安克特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丞相東

曹掾、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過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此非汝郡人邪、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廡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讓弱寇來秀才東海王越召爲

書卷七十七

傳主

掾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累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峻以讓爲吳國內史、既至郡、遂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讓上疏固讓、不許、轉掌吏部、以勲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讓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

鍾云呂豫備竹
表此爲其先

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時彭城王綏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讓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圖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陷敗、而此堂巍然獨存、雖曰神靈保佑之微、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客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

書卷七十七

傳主

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難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讓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原始要終、歸於太清、豈與當今之寇爭遲速之間哉、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不

行云本說自生
之能反用此詞
問答其不能
不謂其不能
正法其不能
況其勢起下部
深得其力

齊書

卷七十七

傳

十

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常為之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虎獨起於眾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塘。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

警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問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塘。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按之。

人云要緊全在
數所領上調法
亦甚苦簡

齊書

卷七十七

傳

十

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塘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此今三無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較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河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伺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殺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殺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將賊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河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為傳宋襄公與楚戰。楚人未本可必既陣。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難

聞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誇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及太尉鄒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胡詔令先攻壽陽謨上疏以為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都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清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音中行桓子今事見左傳今光所將皆殿中精銳之衆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驕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

晉書卷七十七
傳
七

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既而石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成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郝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八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所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一時石虎死國中大亂朝野咸謂中原指日可復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音經之其分難之外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

斃也。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謨所料。永和、中，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三年不受職。謂人曰：「我若爲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秘、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瞻、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俊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且至中，使者十餘反而

青書卷七十七

傳

文

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太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彬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達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乃率子弟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原之，免爲庶人。謨既被廢，

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詔復徵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謨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爲人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猶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

青書卷七十七

傳

文

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卽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人。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覲，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覲有舊，覲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覲在，姊問：「因就兄焉？」覲逃於廂，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得相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而復覲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

謝安臥病
區子孫不失一
謝安臥病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下時。賴川。荀問。陳留蔡謨。與恢俱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元帝引爲安東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贖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將軍。與卞壹竝以時祭。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殷琰殷倩。俱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令竝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經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儒。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閩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助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

晉書卷七十七

傳 幸

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以功進封建安伯。又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領尚書令。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敬。子胤嗣。

殷浩

晉書卷七十七

傳 主

鍾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無世。然猶爲欲守其名。而不肯責失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不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人之遇也。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之。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其志。世才非。履微。其才也。亦無其志。其志。出不效。而表其名也。其不自知也。審而自。以管葛。主之。而致之。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恐不出。世將提。浩之。無實。而終出也。恐不出。世將名也。無寧。能作一。出而。應。幾。荷。全。其。名。豈。知。世。之。欲。以。抗。而。思。用。一。人。焉。以。抗。之。不。亦。謬。乎。浩。不。得。已。乃。始。強。事。故。有。北。伐。詩。各。之。舉。而。浩。達。不。得。終。其。官。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乎。

謝云成安西密
謝浩與分絕
妙此若與謝王
美而作理德意
於操然以故
幾今則源無不
身處

桓溫有使作令僕數言其當時之妙
如溫
昔也

殷浩字淵源陳郡人也父羨光祿勳浩識度
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
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
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三府辟皆不就征西
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
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竝
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選

晉書卷七十七
傳
重

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衰
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
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
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
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
令各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
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
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
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

陸行生云庾亮
得此正刻

謝云浩曰處事
簡文具自中敘
簡文答之曰屬
當厄運危弊
識淹長思綜通
練起而明之足
以經濟若復
漆存挹退苟遂
本懷吾恐天下
之事於此去
矣今紘領不振
晉綱不綱願蹈
東海復可得
邪由此言之足
下去就即是時
之廢興時之
廢興則家國不
異足下弘思之
靜養之亦將
有以深鑒可否
望必廢本懷率
群情也浩乃

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
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
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
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移而甫
自申述獨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
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
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
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
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補廷尉浩微為

晉書卷七十七
傳
重

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議并致殿於
簡文具自中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
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
漆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
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
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
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養之亦將
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乃

於是以前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
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
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
太守陳達兖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
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手
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
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
魏統卒其弟懔代領部曲姚襄殺懔并其衆
浩大惡之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浩於

敗上疏罪浩曰自躬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中軍將軍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讐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巾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周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苟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羗帥姚萇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

都云骨名上
 長此可憐
 物虛鳴立見不
 生情也
 人云百八
 際臨者多矣
 未有如浩之終
 不可說也
 今言心耳其
 二官耳

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造刺客、為襄所免、
 遂致逆命、生長、配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
 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
 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
 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眾
 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疲屏
 營、啓處無地也、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
 勅法、所以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
 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
 責、書 卷七十七 傳 美
 殛、且宜追棄、損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
 責、粗可宜誠於將來矣、於是免浩為庶人、徙
 之信安、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
 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浩雖被黜、
 放、談咏自若、夷神委命、悠悠不見於詞色、但
 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字而已、浩甥韓伯、浩
 素賞愛之、隨至徙所、及告還、浩送之渚側、詠
 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
 泣下、王元美云、前人句于惟境會偶始覺其
 佳、平常之語、遇者頗多、如韓伯送之句

釋云、溫下最為
 知人、故知浩之
 是一味如斯、行
 弟不稱

未達是請、久之、溫將起、浩為尚書令、謂豫都
 起、浩亦有總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惜朝臣用違其才耳、尋遣書以告之、浩
 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問問者數十、竟
 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
 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
 喻誣涓及庾倩、與喻謀反害之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終
 晉書 卷七十七 傳 巨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

竟陵鍾惺原評

同邑陳邦俊參校

孔愉

從子坦

原

從弟群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

有章太守父恬

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

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

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

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

軍不從將殺之潛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

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

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

安東將軍鎮揚土欲徵愉不得建興初始出

此等事人然其

一片虛心可美
復可
然里月云此
事不作丁語
一段傳後不
自信之意全
相傳三字見
編得妙

應召為丞相掾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

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相傳

愉少時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

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三銚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

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長兼參于

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

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由是不合旨出為

司徒左長史後遷吳典太守沈充反愉棄官

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

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

軍溫嶠母亡遺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

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

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

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

而重愉之守正眾還尚書左僕射咸和八年

詔賜愉二十八廩愉上疏讓之中有奸吏擅

威暴民肆虐之語王導聞而非焉問愉曰君

言奸吏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尚書令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庾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舊陂，廢，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營書卷七十八傳三

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者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閭、嗣、建安太守。江為廣州刺史，有政績。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少厲孤貧之操，以儒素顯。孝武帝時，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弱，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

將去論兵則且
且雖此供
且雖此供
桑木之事也

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先是朝廷以兵亂之後，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中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帝仍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敦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似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于戈載揚，粗豆禮崩，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貢試，竊以為疑。是以揚州諸郡接近京都，耆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冒昧來赴者，遂不敢會。臣愚以不合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僉倖拔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臣竊惜之。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宋室，猶弗可成。況經國之典，而可罷黜乎？帝納焉。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陳壽著
何遜手書

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
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
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
亮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
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
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導曰及峻未
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
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
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
晉書卷七十八

庾亮以為峻脫運來是虞朝廷虛也故計不
行峻遂破姑孰取應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
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
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自衣者無他時人稱
其先見及峻扶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
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間峻
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
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
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

矣已而果然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
侃至坦議以為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
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
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
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
卒如坦計峻平陶侃欲將坦上川為豫章太
守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
坦年少未宜臨之乃授吳興內史晉書卷
七十八

世說新語卷之六其為苟且避難言苦憤憤
恐君平方直人必不爾也況劉季標同已
之其指指封晉陵男會歲饑運家米以賑窮
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民為軍有戰
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
風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
康元年石虎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
坦為司馬朝廷遂不果北伐復遷侍中時成
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
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

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
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
導聞而惡之由為廷尉坦不得已以疾去職
加散騎常侍還尚書未拜疾篤灰冰者之乃
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
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
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者綿綿奄
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
朝思不報所懷未敘仰命多恨耳足下以伯
青書卷七十八

勇之奇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橫
梓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
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然
採休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
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追贈光祿勳諡曰
簡子泥嗣
嚴字彭祖祖奕全椒今有惠化父倫黃門郎
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
揚州請為別駕還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胡身之云限性
張通曉策之徒
孔康曰見其歸
肝矣

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范氏謀
立功于閭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
謂百六之運天時人情良可寒心間日侍座
亦已粗申所懷不審使君竟當何以鎮之恩
意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
曹守管衛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蔭屈
身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今婉然通順人無間
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也又觀頃日降附之
徒皆人而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若
青書卷七十八

胡身之云行之際
尚容些子疑治

都邑難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
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其言而
不能用及京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
與丹陽尹庾和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
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
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鴻祀之制於太
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
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與之典承天接神豈
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

不得漢教以之
亦天恩此讓林

王製美云公此
六年大不滿人
志在保其清溪
武風風於其美
此字不六分曉

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隨
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
尊，修雜祀之事，君來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
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
特以侯領尚書，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
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五年以疾去職，
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
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群守敬林倫，弟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
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實從甚盛，群與倫
同行於橫塘，邂逅遇之，倫止與語，而群初不
視術，術怒，欲刃之，倫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
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
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荅曰：「
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應化為鳩，
至于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至御史中
丞，性嗜酒，嘗與親故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
秫米不足，了麴孽事，其醞酒如此，卒於官。」

沉嗣

丁潭

張茂 並刪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
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
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
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
言于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
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
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擒
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經秣陵，迷道夜行，
甚無部分，亮聞，乃悔之。尋王師敗績，回還本
縣，收合義軍千餘人，竝為步軍，與陶侃、溫嶠
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
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
擢補北軍中候，戡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
軍，吳興太守。時民饑，殺貴，三吳尤甚，詔欲聽

相齋賣以拯一時之急，而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險，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齋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到府郡，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侯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爲人諂巧，王導甚親愛之，會葵感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

晉書卷七十八

士

斗陽州分，而葵感守之，尋帝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葵感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謚曰威，四子汪嗣，將宣城內史，陋寇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剛定雲間宋存楠參校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鯤嘗攜之送客，爾時尚曰：生無尼父，焉別顏回，尋遭父憂，丹陽尹溫嶠來弔，見而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司徒王導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碑爲採襲，父爵成亭侯，尚善音樂，博綜衆藝，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舞，雖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帔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尋轉西曹屬，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謀軍事。

此尤爲情真

將云此情真

劉云情真

保江西南之木
解也中應南
之白銀天子至
此始歸千首

晉書卷七十九
尚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
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焉建元二
年詔爲南中郎府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
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
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
承和中中軍府軍殿上疏請北出許洛
尚非見使尚車衆向青春進號安西將軍
將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
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降號建威將軍切尚

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
子智與其將蔣幹來附以鄴中大饑慕容
攻之急乃遣使到蔣請救施止荷求傳國璽
荷更使人歸以告幹幹慮尚不能救猶豫不
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
助戊綸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
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自天子聞
璽已在吾許知卿至誠必遣軍以救并厚相
餉也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

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徵
授給事中賜鄴車鼓吹尋拜尚書僕射時以
姚襄之亂詔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
刺史鎮歷陽加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
任有政績後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
事進號鎮西將軍鎮青春尚於是採拾樂人
制石磬以備太常江表有金石之樂自尚始
也大司馬桓溫北平洛陽表尚神懷挺率少
致民譽是以入贊百機出藩方司宜進據洛
晉書卷七十九

陽撫宰零應謂可都督司州諸軍事以疾不
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疾篤徵
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詔贈
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

謝安

子琰兄子玄弟萬石

鍾云晉室多故所謂常備之名惟謝
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苻秦
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兒之氣淮淝
之役從容以挫強虜之鋒安於此時
以用應客以濟寒非有意從容談笑
時地機權雖欲不出於從容談笑正
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謀定力全
在真樞不形之中讀者謂其矯情鎮

卷

七十九

p.9

物彼倒執手板黜野失措者何人何
下一效安之術乎○又云秦師百萬
堅塹玄入問計安與對奕云云安固
知其勝而能漸敵而用此以養其氣
鍊其膽卽以基喻之玄平日之不能
安者足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
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安爲之養
之鍊之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而
不覺蹙齒之折自是至清觀安之不
能不言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然則
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於善用
其憂喜耳○詩云謝安石雅量宏度
恢恢有古大臣之風固無論已其所
建立又全在能任謝玄劉牢之等施
置名得其實自不煩更有所區畫若
既已任之而復命其如何臨敵如創
肘而不可爲故玄入問計安策曰已
七十九

傳

四

劉云此語別見
幾微者也與劉
義大說駁者不
同

香齋

卷七十九

●

三

來逼人丞相王導深器之。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及桑門支遁。優游山水。日以敷文析理自娛。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竝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清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晉書卷七十九。傳五。

楊維禪云佛圖
潘以石約為海
邊島教生也
安石即推遷

恐不免耳。及萬齡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潘云：安石此一愧，其妙初海內以清者期安，安若傷然，不自安得之，心者燕之。耳惟其就然，不自安得之，心者燕之。色得令一生事。既到，溫與言生平甚喜。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萬晉書卷七十九。六

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項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安與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姿來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左傳

是沈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獻之，笑語移日。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安石碎金也。其見重如此。時孝武帝嘗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溫及病，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晉書卷七十九。七

之益。時漸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鄢陷沒。安每錄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咸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

晉書卷七十九
謝安傳

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玄象失
度安奏典減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
之項之加司徒曰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
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時苻堅強盛諸將敗
退相繼安遣弟丕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
在皆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
公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
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
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
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
圍碁賭別墅安常基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
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
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玄等既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桴
置牀上了無喜色基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
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
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
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

進都督揚州荆司豫徐兗冀幽并寧益雍
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
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
桓沖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
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
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
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
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初安秉性好聲
律然自第萬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
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携中外子弟日夕游
宴雖非功之溢不廢伎樂衣冠效之遂以裁
俗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張劉
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
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
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
構安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

道還東，亡何疾作，遂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開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乃上疏遜位，尋薨，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諡曰文靖，詔加殊禮，依太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公。初安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晉書卷七十九 傳十

羊曇者，太山人，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初拜著作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後王恭舉兵，假琰節

陳云：琰字瑗度，琅邪人也。

琰字瑗度，琅邪人也。

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還，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郡太守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延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劍歸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令此賊速就戮耳，旣而思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邪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宜之距破恩，少日復進，邪浦官軍失利，賊乘勝徑進，入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至，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因跨馬出戰，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然塘路狹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

晉書卷七十九 傳十

晉書卷七十九

續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所琰馬琰墮地與
 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
 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判肝生食之詔贈
 琰侍中司空混字叔源少有才譽善屬文孝
 武帝時尚晉陵公主驤父爵恒玄嘗欲以安
 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
 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後官尚
 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見殺
 玄字幼度父爽初為刺令後自吏部郎出為
 晉書卷七十九 傳 三

晉陵太守與桓溫善溫引為安西司馬猶推
 布衣好在溫座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溫每曰
 我方外司馬時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
 所思朝議以爽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
 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玄少而穎悟與從兄
 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于姪因曰
 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
 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
 階耳安悅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

將云後作必
不負學才也
法此方且修飾
不能成句今從
晉書卷七十九

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
 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
 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
 超雖素與謝氏有隙超以父婚位在南安開
 之而歎曰安違衆來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
 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
 是後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
 晉書卷七十九 傳 三

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
 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
 謙游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
 攻沛郡太守戴逵字古通於彭城玄率東莞太
 守高衡與何謙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達而
 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
 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
 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
 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

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屈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句難、魏人也、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淦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淮南太守楊廣等、帥衆四萬屯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驚潰、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謙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逢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謙等北走、僅以身免、于是罷彭城下邳二戍、玄還於廣陵、詔進號冠軍軍、加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及太元八年、堅自率兵大舉入寇、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南州之燕

國諸軍事、與叔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瑛、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澗、斬梁成、步騎崩潰、獲俘揚州刺史王顯等、並收其軍實、堅沿進屯壽陽、於是玄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謂融曰、此亦勁敵也、堅兵乃列陳、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遣使謂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久持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小見師、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避之、使不得上、堅曰、但引軍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與瑛伊等以精銳八千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瑛玄仍進、決戰、肥水南、臨陳斬融、堅衆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奔甲冑道、聞風奔歸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喉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中流矢，北走，獲堅所乘雲母車，器械軍資，及牛馬騾驢，數十餘萬，詔遣使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既而安奏，帝甚哀敗，宜乘其費會，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率軍討之，刺史桓石虔，徑造潁，玄復率眾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將張崇於郛城，先之，使劉牢之守郛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夷謀，城居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柔，帥眾向廣固，降堅從子明，又進伐冀州，遣劉牢之與濟北太守丁固據臨淄，上若勞反，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延之與劉襲軍於河北，堅子不遣將桑據屯黎陽，劉襲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至告饑，玄饋米二千斛，牢之等以此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純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荀遠，景以爲計，豫古有此姓，伐申凱，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往彭城北固河上，西接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令崔彥度黎陽，反執陳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遼河北，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所賦，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于道，疾篤，上疏詔遣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

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前後
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
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
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
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
既與疾之郡明年卒于官追贈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瑛嗣秘書郎早卒
子靈運嗣瑛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
稱曰我尚生瑛瑛豈得不生靈運乎永熙中
晉書卷七十九

六

為劉裕世子左衛卒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
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遠之弟竝號
果多權略遠屬操東山而遠以武勇顯謝安
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
其愛宋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
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安弟也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兄
而善自衛曜故早有時譽弱冠辟司徒掾簡
文帝作相問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

陳云初起不忠
無人敢言用違
其才

劉云其得風

日、辱、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再、遷、西、中、郎、
白、綸、中、陽、張、虞、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
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豫、州、刺、史、王、羲、之、
與、恒、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參、
輿、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適、往、之、氣、以、
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道、萬、書、以、誠、
之、曰、以、言、適、往、不、解、之、韻、而、俯、同、群、粹、誠、難、
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適、事、行、裁、耳、願、君、
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既、受、
晉書卷七十九
九
任、北、征、矜、豪、傲、物、但、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
安、深、憂、之、何、意、東、晉、之、傲、誕、安、所、愛、者、甚、
以、此、愛、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敬、接、討、以、
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
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
皆、幼、卒、諸、將、益、恨、之、世、說、載、年、地、日、萬、以、事、
此、安、應、萬、不、免、乃、自、解、帥、以下、無、不、殷、勤、慰、
之、既、而、玄、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
池、自、率、衆、入、渦、賴、以、援、洛、陽、時、北、中、郎、將、鄒、

曇以疾退屯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即引軍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面止既至詔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詔車騎司馬

石字石奴亦安軍也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封典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大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瑛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石因應之而恒裕後以石名諸子以邀功焉

晉書卷七十九 傳 羊

羊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訓胄子班下州郡以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之兄安藝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其忿恨自陳偏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

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眾欽無騰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謚曰襄下注嗣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惟臣曠念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負泉資之以端拱整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閭正議云唱喪

晉書卷七十九 傳 羊

禮順而復弘羊云尚止有遺亂與父兄遺音既碑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廬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強于優韓羅而藥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解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達邇崩心從容而杜衾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廢禮於輪薄之

晉書卷七十九 傳 羊

琰還忠壯、魏爲失與太守孫恩無異、通令北而還屈聲曰世不召罪天子何、北而之有、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幾清中寓、

晉書七十九終

三徑藏書

司
不
茂
上
卒
谷
支

丁酉

人十傳

也。錢云：趙文敏無書可法，而世獨傳其書法。王右軍有經濟可述，而世不推其經濟。皆事因之存，配者也。今使人沐其忠懷，苦言厲行，事理鑒鑒，可驗。能不以人品文章書法三推而用之？○蔣云：王逸少當足隱逸中第一流人物，雖涉跡仕途，若出若處，正其相持奔勢，有一種靜觀妙用，固不能爲之才，欲爲之，志可爲之，機而知時不可爲，遂慢游山水，文翰以修其身。此真不可及者。若其舍時行志，通則爲子房，厄則爲孔明矣。立徒一天草，成功之安石，與此肩而已。哉！即掘其所藏，痛陳時政，繼綿懇惻之求，不減賞，得能洗脫晉人虛浮習氣，則人傑見其書法絕世然斯人本領終白不能掩也。按于郡先正姚公經論曰：書之政無足道，而其亡亦久矣。此

頭亦冰

王元美云雖本
修神既然以之

方量妙更爲切
雖

有人曰實者特以遠少書法故耳耳里
存者而巳之經清反
王義之字逸少祖正尚書耶父曠淮南太守
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義之幼訥於言
年十三嘗謂周顒顒察而異之於是知名及
長辯瞻以骨鯁稱隸書爲古今之冠蕭云隸
程選爲泰御史以泰事繁多筆字難成乃用
隸也至後漢費勳三若蔡邕石經此皆爲古
謂之小隸也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長之亦自稱我書此理
韻書卷八十
孫當抗行張芝草猶當驅行也漆爲諸父敦
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
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
腹食獨若不聞訪之乃義之也鑒遂以女妻
之起家秘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累遷長
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
將軍江州刺史義之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
愛其才器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蕭云數語見
述心懷抑平
高物物者不

傳周修云通政
義之清貴有
鑒裁遷寧遠
將軍江州刺史

護國將軍亦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
勸使應命乃遣義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
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
適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值王丞相
時果微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山來尚矣
不於足下恭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子平之志若蒙驅使闕隴巴蜀皆所不辭
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
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
晉書卷八十四
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義之既拜
護軍又苦求宜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
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
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
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又不
從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以
區區江左所替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
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
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

孫云保江之說
初自王如麟

者請其倫安
度時難於因是
根本之論

若六代人之
敗事多因於不
知量也此於布
衣四子其李服
淵源

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
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今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
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遂令天下將有上
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
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
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
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
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
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
衆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荷天下
之重。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閭朝群賢。
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未工。故復
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
用。或取怨執政。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
盡陳。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

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
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固知所厝。
自頃年割荆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朱
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
會稽王陵。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
恥其君不為堯舜。北而之道。豈不願辭其所
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所
干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寧
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喜。何則

晉書卷八十九

卷八十九

五

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于興。傾國以濟。一時
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暨勞之難。
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
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
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
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
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
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
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准兵決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弔後機不定之於此而後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

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患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鑒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言皆不從、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陳論漕運之弊、言甚條悉、然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

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於此。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以修禊事。爲流觴曲水之樂。衆客賦詩。羲之爲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方潘岳金谷詩序云。初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及述爲揚州刺史。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不果。遂

後檢察會稽郡。其之遂稱病去職。於父母墓前。自誓絕仕。逃憲。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跡。曳釣焉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達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嘗與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

謝長安傳

謝長安傳
時此其著亦
有軍一人

律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
 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達天不祥項
 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
 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雖相德無殊適簡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
 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
 地利順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
 燕雖不能與言高詠街杯飲滿語田里所行
 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係
 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
 夫志願盡於此也追辛贈金紫光祿大夫諸
 子遵父先旨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
 早卒次襲之亦工草隸會稽內史為孫恩所
 害徵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車騎恒冲時
 兵繁軍遂首散帶不結府事從中典書中
 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徵之初不
 謂言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王敬美云子猷
心慕此二人

謝長安傳
謝長安傳

爽氣耳人皆欽其才而敬其行後為黃門侍
 郎謝長安傳重像章太守獻之有傳
 獻之字子敬亦工草隸其人清峻有美舉雖
 閑居終日而容止無倦色風流為一時之冠
 年數歲觀門生傳蒲曰南屋不競門生未易
 之曰此郎亦知管窺邪獻之怒曰連慚苟奉
 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
 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時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客問其兄弟優劣於安安曰小者佳以
 吉人之辭寡故知之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
 丞謝安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
 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乃語韋仲將題後雲
 殿事謝長安傳仲將題後雲殿事
 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
 安遂止後除建威將軍與興太守徵拜中書
 令道安書曰外出謂公私可安耳然實既來

謹曰憲議者以爲羲之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逮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棗置左右以玩之。先是獻之七八歲方學書羲之嘗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同。後先所安嘗問獻之曰君書何如。若家尊答曰故當不同。羲之亦與人書曰獻之有清譽善詩書嘯嘯過人則知獻之深自許可非徒然也。故至今稱二王云。

史 32—350

罪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
反正既之不免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
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蕭云
書成而浮現之風為蕭雖其新巧可喜唐大
宗特之若等空顧而上然古法之窮實自逸
少始亦可以也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終

晉書卷八十

傳

主

晉書卷八十終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剛定

閩中許彥祭按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
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
鄉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
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
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同守經年永嘉
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
曰君云親喪兩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察
孟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
之喻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
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
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遇李雄內有
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
離散專使威刑鞭撻殊俗又誅豪右不奉法
度者數十家諸夷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

內此又一王

其此矣

<p>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遜在州十四年後李雄遣李驥任回為寇遜使將軍姚崇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州人復立其晉書卷八十一 傳 二</p>	<p>中子堅代遜詔從之謚遜曰壯</p>	<p>蔡豹</p>	<p>羊鑒 註剛</p>	<p>劉胤 註剛 <small>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竝不就會天下大亂楊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small></p>
--	---------------------	-----------	--------------	---

晉書卷八十一

<p>留胤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銳居勝地如何墜將昏之功於一贊委忠信之人於有狼乎且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晉書卷八十一 傳 三</p>	<p>段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黎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帝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重胤請為右司馬胤知其有不臣心陸疾不視事以是忤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薛峻之亂溫嶠率眾而下留胤等守浚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領江州刺史假節胤</p>
--	--

人云：此傳明
於此，此於
丁卯，此於

位任轉高，矜榮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
殖財貨，商賈百萬，初胤之代，囑也，陶侃、郗鑒
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王導不從，或以問導
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於
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
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太之性，臥而對
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意
也。」會王導下都，然將赴召，求資于胤，時有司
奏：「今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而
青書卷八十一 傳 四

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
即歸罪，方自中理，至臘日，胤餉然滿一器，厭
一頭，默對信之水中，由是怨胤，又僞人蓋
胤，胤怒，佐張滿有隙，又詰之於默曰：「劉江
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日與張滿等計議，惟忌
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旦
開門，襲胤，胤將吏欲拒，默呵之曰：「我破詔
有所討，遂直至內寢，牽胤下，害之。」子赤松嗣
尚南平長公主官黃門侍郎，義興太守。

薛云：又諸葛亮
雖不知其入
而遺之

桓宣 桓宣，燕國人，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
人，時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
烏王，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
參軍，使往說平雅，平雅皆詣降，南中郎將王
含又請宣為參軍，項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
廬州，遣參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
云：「可作馬廄。」見大獲，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
帝主大獲，天下定後方用之，何以毀為？」人曰：「
晉書卷八十一 傳 五

卿未能保其頭而惜獲邪？」平大怒，於坐斬之，
阻兵固守，歲餘，遂攻平殺之，而惟據譙城，遂
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
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
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
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今與和解，
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
更遣猛將，以卿為合之眾，恐阻窳城，強賊伺
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

即遣逃降。逃既入無城，未幾，石勒別將圍之。合又遣宣救逃，未至而賊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及初約之棄譙城也，宣以賤諫不從，由是不勒遂有隙。後約與蘇峻反，宣謂約從子智曰：「不以強出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因欲諫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

蕭書卷八十一

傳

七

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約兄子煥欲襲淝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子戎乞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賊平，宣居武昌，戎遂為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為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劉琨、武昌太守劉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隱曰：「宣尚背祖約，豈肯同郭默邪？」獄司乃遣隨詣宣覲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

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士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侃降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時石勒將郭敬戍襄陽，南臨江南。陶侃使其子斌與宣俱攻敬，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而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組耒於輅軒，親帥民耘穫，十餘年間，石虎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

蕭書卷八十一

傳

七

於祖逖。周訪後庾亮為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王愨、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戰，賊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十餘人以歸。庾亮更以宣為都督司南陽、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

令宣進伐百虎將李罷軍次丹水為賊所敗
翼怒更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翼尋以
宣代王慈期為南郡太守宣不得志未之官
發憤卒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護軍將軍封長社侯伊有武
幹標悟簡率為王濬劉惔所知累仕至大司
馬參軍時荷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
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
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晉書卷八十一 傳 八

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
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及荷堅南寇伊
與玄等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
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伊性謙素雖有大功
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
一有蔡邕何享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青溪側舊聞伊善吹笛而不相識伊
偶於岸上過徽之舟中客有識之者稱伊小
字曰此桓野王也伊世世微之便令人與相

王徽之云佳境
乃在不一言

再云伊善吹笛
本傳不以吹笛

行史正知史記
傳所原則以伊

傳所原則以伊
以賦晉人八人

晉書卷八十一
傳 九

而蓋為得之悲
樂感者尤多

都云江左君臣
只似羽衣故能

相與成此
王徽之代客

奏樂原不意
何如如此則

王徽之云佳境
乃在不一言

王徽之云佳境
乃在不一言

聞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
素間微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
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珣王國寶
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之及孝武末
年嗜酒好肉押昵詭邪於是國寶之計稍行
於主相間而嫌隙遂成適帝召伊候燕安侍
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進即吹為一曲乃
放笛云臣於筆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領合
歌管請以筆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
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目不合臣有一
奴善相便串帝賞其技率乃許召之奴既吹
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
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
武金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
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
之將其頃口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
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
督江州州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亮
郵為終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元連歲不登今
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台小縣除諸郡通米
糧州還與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
伊隨宜撫撫百姓賴焉後徵升護軍將軍以
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
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
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
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械隨處放
晉書卷八十一 傳 十

散于時收拾敗賊不足貫連比年營繕竝已
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
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
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竝在尋陽
請勅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
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伊弟不才亦有
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
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
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司欽走避日
伺與同輩郡實布典合眾討之不克乃與欽
奔武昌從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
緩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
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
東界為蒲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伺侃
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
晉書卷八十一 傳 士

朱伺之兄兄
非有實功以出
奇取勝而以力
為力者莫過朱
伺之弟曰陳云
有智巧亦須老

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
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
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思之彼不能
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百勒破
江夏伺與其兄兄曰侯陶侃加門戎將軍隨

侃討杜陵有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川鐵
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斃
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
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
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
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又以平
蜀賊。襲高之功。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
王敦欲用從弟庾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
馬倫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遂進距廩。既

晉書 卷八十一 傳 主

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敦遣
朱軌。趙誘率眾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
計第五琦。以自贖。於是庾將赴荊州。留長史
劉浚鎮揚口。曾謂庾曰。曾留賊也。外示屈
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
部分。未可便西。庾性矜厲。自刑。以伺為老怯。
遂西行。會果趙還揚口。庾乃遣伺歸。裁至。曾
仰為曾所聞。劉浚以量北門危。欲令伺守之。
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

漢書卷八十一
傳主

之攻其北門。時馬倫亦從曾來攻。倫妻子先
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
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
禁不發。伺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
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
入。賊舉網捕伺。伺逆拔得劍。反以摘賊。賊走
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
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倫已盡心收
擊。今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偶。偶已盡心收

晉書 卷八十一 傳 主

護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
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歸南。妻子付
汝。乃就王度於甌山。痛創而卒。因葬之甌山
下。

毛寶 孫琳

毛寶字領真。瑯陽人。王敦以為臨湘令。敦死
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
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更遣
使順侃意曰。仁公止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

晉書 卷八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
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
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郢城石虎
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襲安李苑等五萬
人來寇張裕救二萬騎攻郢城寶求救於亮
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
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
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朕然
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
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
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寶二子穆
之襲晉州陵侯孝武時官右將軍益州刺史
謫曰烈安之官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
司馬官
琰字叔連氏之子也寶安右將軍恒滯以為
參軍諱遇父憂服闋為鎮安衛將軍參軍除
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萬安子琰征虜司馬

晉書 卷八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淮沅之役預征符堅功還淮南太守謝朏鎮
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
面湖澤多菰苳其地產菰苳生苳逃亡所聚
威令不能及朏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瘰
因放火張苳盡然苳戶窘迫悉出詣朏自首
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譙梁二郡
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
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募散騎
常侍左將軍拜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
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琰傳
檄述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
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革
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琰忠誠愍亮自桓
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不殄兇逆肅清荆
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琰弟寧州刺史
琰共官琰兄琰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
人送表奔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琰弟璉子
修之時為玄屯隨校尉誘玄使人蜀既而修

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
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
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與建侯
病約之請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
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
保涪陵振遣桓叔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
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進征西將軍加散
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初豫聞
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
參軍熊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興
豫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
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豫時在略城
聞變即遣參軍王瓊討之相距於廣漢焚道
令何林聚黨助縱而豫下人受縱誘說遂共
害豫及瓊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豫子
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
豫兄弟於是論豫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予
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

至孫三葉擁麾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
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

劉遐

郭微 並刪

朱序

鍾云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虜
情得晉卒破堅固漢此一語遂爲千古
人護身款以報漢北之至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蕞以才幹歷西蠻

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與寧求梁州劉

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
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宛州

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藏匿原鄉山弘以
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

訖還宛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
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

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車衆
苦攻之初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嚴待

苦攻之初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嚴待

陳云時氏大司
法八禁初禁城
將軍乃奔之邪
何北北是也

將云後伯漢亦
快此是解平石
助左

許公肥水之勝
天所以有石
也向使然不勝
文出下等馬未
可一可少相和
言論江之難

謂西北角當先受勞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
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
潰象便回新築城不遂引退象陽人謂之泰
人城序累戰列賊人情勞懈又以賊引退稍
遠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
遂沒序陷於苻堅殺伯護而之以其不忠
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城夏揆家堅親獲收
之序乃詣苻堅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
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眾距之時堅大疾
尚書卷八十一 傳 幸
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眾先至堅遣序說謝
石稱已兵威序私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盡
至誠難與為敵及其未會宜速擊之若敗其
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於是石遣謝奕
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却序時
在其軍後唱云堅敗眾遂大奔序乃得歸拜
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
豫州刺史屯洛陽後翟遼反序遣將軍秦廣
董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

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
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序還
遣秦廣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遷江州
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
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楊佺期趙睦各
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改荊州刺史桓石
生府田百頃并殺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
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眾向洛陽序自河陰
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
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
眾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
遣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
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
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
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
趙蕃為助序還襄陽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
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

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

卷八十一

傳

晉書八十一

終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三任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剛定
錢唐朱東觀校

陳壽

晉書

卷八十二

傳

十

胡明瑞云陳壽作三國志體存簡質
辭絕浮曼卽昭烈英靈亦極其雅馴
武鄉一傳紆徐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
捷商城一傳紆徐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
按行營馬壘天詩下奇之嘆且蜀篇終
應波司馬聽者百代之斯言也最速其
生而發于常有所爲今服斯言也最速其
日而發于常有所爲今服斯言也最速其
書之而不求其所以爲之者而直趨其
固已矣而沒其所以爲之者而直趨其
十

畜于武鄉而在當時雖管樂自若然
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雖管樂自若然
伊周之匹也廖立拔節平昔生彼
其叔行法參商以直適誠心獨于
父鄉之治理因已疎矣是後人之
武鄉之治理因已疎矣是後人之
廣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發
傳之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發
而毛片言足云武鄉所對者司馬
之上裁片言足云武鄉所對者司馬
宣王而陳壽又云武鄉所對者司馬
則所揚武鄉之明也宣王略非其意
然自求其明也宣王略非其意
亮求其明也宣王略非其意
馬而求其明也宣王略非其意
丁建明胡以爲之知亮者非其意

卷八十二
書

其於焉不弗能自已哉惟是後人
往不省其著作之時詳述之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仕蜀為觀閣令史時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
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
黜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乃舉為孝廉除
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
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
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書 卷八十二 傳 平
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巴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
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
謂其子曰可免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
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云陳壽知史不
從前即文學如應劉輩亦附見王粲傳中說
丁氏兄弟事本無多事蹟可見于陳思傳
者止耳亦何必特為傳耶如繁傳未云自類
川即郡守欽陳留路特沛國丁儀丁廙私
之則然七人皆不立傳第有文而不存七人
何所見而不見與亦皆不為傳手此壽所必
無者故作史者存或云壽守向有闕疑之意

卷八十二
書

云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
亦半被髮亮子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
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非工書名過其
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殖
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
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
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書
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
貶議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
書 卷八十二 傳 王
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
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
卒尚書郎范頴等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
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信
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
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
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
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
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除文章傳

於世

王長文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閑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

青書

卷八十二

傳

甲

遂漢魏之失也唯曰歷代敦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

青書卷八十二
傳甲

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耕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間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樂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刻鵠而舍之朽木不烈刻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開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

以子思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願○究○奇○使○揚○班○節○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湖○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未○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履○轉○

書卷八十二 傳 末

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承○泮○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子○勃○一作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昭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少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

故不得嗣雖云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汪○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闕○雖○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典○記○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無○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

書卷八十二 傳 末

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初燕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泰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

續漢書家說
一書傳書亦未

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家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與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乃上疏薦隱。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侯。時著作郎

晉書卷八十二

人

虞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

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而不敘隱者名曰典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免家居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具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燕外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虞預

晉書卷八十二
虞預字處叔陳郡人
家世寒素父銓歷陽令
少好學有著述之志
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
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
不交勢援博學多聞
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
建興中過江與涿郡祖納雅相知重
納乃上疏薦隱太興初
朝廷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
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侯
時著作郎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

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

曹欲使沙汰穢濁未半年遂見斥罷太守康

琰命為主簿預上計陳時政所失琰善之即

皆施行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

郎諸葛恢叅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叅

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

年太早詔求謙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

晉書卷八十二

人

預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

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

焚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

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

先皇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

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

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

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

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

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
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
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
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職、求、則、可、
致、而、束、帛、未、責、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新、
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轉、琅、邪、國、常、
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從、平、王、含、賜、爵、
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
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將、
郎、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也、
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過、於、中、國、以、爲、過、哀、周、
之、時、著、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
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
數、十、篇、後、著、作、郎、會、稽、謝、承、亦、撰、書、三、十、
餘、卷、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大、
論、皆、行、于、世、時、以、其、才、學、在、預、之、右、云、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有傳父愷讚
川太守愷在郡遇賊被害子愷讚及愷
愷未仕而早終愷讚及愷
愷作尚書郎此愷讚及愷
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
桓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
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
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
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
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
將軍亮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
外南蠻校尉陶稱譏構其間導亮頗懷疑
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
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候邪之徒欲間內外
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
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
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
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遑盛部分諸
將并力距之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

齊一小時
大談論
古今
不淨

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質。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實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榮

謝沉

習鑿齒

晉書云。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世為鄉豪。少有志氣。後稱年之反。自仲漢其武。蓋其淵矣。自復見于近代。謝仲連氏而其說皆祖之。彥威是難。以自諱者。則彥威於此。學誠有極。而法而正之。功哉。故予刪此。書固欲從簡。而法而正之。功哉。故予刪此。其煩而存之。但發明昭烈。承漢處。情耳。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世為鄉豪。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

西曹主簿。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到與語不悅。異日以絹一疋。錢五千萬文佩之。星入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逮下。今受旨當死。無由致其骸骨。奈何。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萬以買棺耳。鑿齒曰。君不幾誤死邪。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

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知○一○詣○習○主○簿○系
 遷○別○駕○溫○出○征○伐○鑿○商○或○從○或○守○所○在○任○職
 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又○讀○論○議○溫○甚○事○適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薛○伯○伏○前○等○並○相○友○善
 後○使○至○都○簡○文○帝○時○為○相○亦○雅○重○焉○既○還○溫
 問○相○王○何○似○荅○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
 旨○左○遷○戶○曹○參○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
 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趙○舅○石○屢○經
 陳○請○溫○既○怒○鑿○齒○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

書 卷八十二 傳 主

陽○都○督○出○擊○齒○為○新○陽○太○守○舊史作是時
 溫○觀○觀○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而○以
 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主○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
 與○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益○也○凡○五
 十○四○卷○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善○鑿○齒
 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
 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惟○情○痛○惻○之○事○故○非○書

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
 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縱○日○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
 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恆○多○撫○乘○躊○躇○慨
 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
 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
 滿○目○璚○璚○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
 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馨○生○乎○琳○琅○命○世○而

書 卷八十二 傳 主

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
 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儀
 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
 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則○俊○邁○如○此○後
 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
 聞○其○名○與○衆○門○道○安○俱○興○而○致○之○既○見○與○語
 大○悅○又○以○其○寔○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
 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

晉書卷八十二
其法也

以疾歸。尋反。正朝廷欲徵鑿商使典圖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初。惻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達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而時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屢屈從時。遂驅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

晉書卷八十二

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惟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千軍。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圖。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武逆。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盟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辭亂之功。則孫劉曲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其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觀捷車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小借禪名。謂不可割。則或之甚者也。何者。

晉書卷八十二

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
 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
 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過於性命。舉
 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
 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
 之魏。以屈於已。孰若仗義。而以貶魏哉。夫命
 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
 祖考。立功於漢。世篤兩勞。思報亦深。魏武起
 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
 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金已
 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
 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
 係於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
 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輿於亡秦。趙二。以
 逮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戾道
 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章。取之
 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
 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

晉書卷八十二
 魏志
 幸

夫云云
 不可解

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
 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閔閔。來三江。以奉命世
 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
 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
 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
 所與。不資於燕會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
 轡廟堂。吳蜀兩難。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
 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魏
 自漢末。再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噴而無主。夫
 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就如見推
 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
 代。豈比僞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
 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
 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
 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
 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
 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蕭商之功。

晉書卷八十二
 魏志
 幸

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相配天之義。然后稷勳
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平曹
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
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
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
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
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
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
也。今子不疑其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疑漢

書卷八十二

傳

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
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
欲重其國。而反屑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
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蓋勳有子名碑
疆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季之。臣全節者。鮮矣。獨自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蘇人。侍中邈之弟也。世
好學。至廣尤精純。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

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
書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
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
議。廣深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
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
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
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
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
平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節典。樂

書卷八十二

傳

平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德。
為時古。廣撰歷代國史。朝廷納之。遷驍騎將
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領青
作如故。十二年。勅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
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
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
遜于琅邪。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
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
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發喜之事。固不同。

時乃更歎、歎、因辭衰老乞歸、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荅禮問、行於世、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絕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陶蕩緹油、作程邈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聘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晉書 卷八十三

書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魁刪定

萊陽宋 政參校

顧和

顧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之孫也、必振家聲、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雖少、君孝起卿矣、和始爲王導揚州從事、月旦

晉書 卷八十三

傳

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覓、然不動、顗既過、反還、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拂袖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後和嘗詣導、會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稱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和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俱見諸從事、各言官長得

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必採聽風聞以察察焉
政導善之累遷司徒掾散騎侍郎司空
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
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賊汗并免尚書傅亮
郎劉惔官遷侍中初中與東遷舊章多闕而
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
十二旒皆用玉珠今所用非禮若不能用玉
可用白璣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
以保母周氏有阿佛之美欲假其名號內外
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
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已為過隆若比漢靈
帝以乳母趙婕妤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
先朝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執物垂則將而
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提舉
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
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舉親
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許勸諭特

陳顯公云知此
文辭序法同史
安得有此之然
此亦足以下故
一此何也史

聽慕出朝還其兒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
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
祭酒項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
軍褚哀為和起為尚書令和號咷慟絕謂所
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
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
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
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和
固守所執表疏十餘上服闋然後視職時多
所辭納雖權責不苟阿撓百僚憚之永和七
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其
年卒追贈侍中司空謚穆子淳左衛將軍
哀瑛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瑛之會
孫也祖父瑒早卒瑛與弟獻欲奉母避亂求
為江淮間縣拜昌令時江都獻送代瑛為昌
令復相繼為江都因俱南瑛帝以瑛為丹
陽太守武康兄弟列宰名族論者美之中興

建康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歷廬江臨川太守。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除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壞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

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

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遂立太學。徵集生徒。而當時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尋卒贈光祿大夫。謚恭子喬嗣。

詩云。嘉穀不特。於於以興。人君之德。其興也。如之。思且其興。如于子桑。

喬字彥叔。爲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告裒。有云。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況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可也。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河中諸戍。江表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于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欲將除之。先從易者。今沂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聞報。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清。

喬字彥叔。爲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告裒。有云。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況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可也。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河中諸戍。江表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于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欲將除之。先從易者。今沂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聞報。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清。

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民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竝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甌齋三日糧勝

卷八十三 魏書

可必矣溫以爲然帥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相西伯尋卒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淫淪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孫山松亦有才名善文章著後漢書百篇德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

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山松歷位爲吳郡內史孫恩之亂爲守滬濱城城陷被害耽字彥道琅玕人也祖華官給事中父冲光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逋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鄉恐

卷八十三 魏書

難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襁褓隨溫與債王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讓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傍者無不操巾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遂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

稀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晚上列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自討之俄而賊騎不多又已退導遂不行朝廷以晚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會卒于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竝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江道

族字質

江道音字道載陳留國人也少孤與從弟

南齊書卷八十三

傳

其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剪茅結宇耽翫載籍存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竝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大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迫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僚為治中韓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

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廢迫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諸檄皆以委道時范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迫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范且其壘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從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項之除中書郎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洛池起閣道道上疏以為兵荒相仍大役未已費為浩之道帝嘉其言而止使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在職復多正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手詩與典太守

南齊書

卷八十三

傳

將云江瑱討賊
仲堪言瑒懷我
河衛於元而
與之北其死
所耶

傳多所規諫歷諸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荆
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續典
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
言續終不為之屈顗慮續及禍乃於仲堪坐
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勝江仲元
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
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
續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
顯專政夜開六門續密啓道子欲以奏聞道
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正宜禁制之否
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道子默然而問之顯
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元顯
出謂其徒曰江續車胤問我父子密遣人讓
之續與胤皆懼自殺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
育郡主簿胤博學多通恭勤不倦家貧不常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

日焉及長風姿美劭風悟敏速甚有鄉曲
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
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
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能知名於世
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
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
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闕內侯孝武帝嘗講
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朱
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
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

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來
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
為護軍將軍時王問寶詔於會稽王道子胤
八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
王所以尊周公也今至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
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
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
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

遷吏部尚書為元顯所逼而死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典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

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

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為非顗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遂解衣解職晉人多服寒食散其仲堪往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波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弱冠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中郎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至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軍國大事多諮訪之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寵任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

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少

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會聞雅拜少傅迴請雅者過半矣後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憂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推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聞然皆峻隘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不從其後竟如其

晉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及帝廟，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搆離，但愼默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晉書

古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徐時來參校

王恭

蔣云王孝伯倫見世說，固風流名士，而終起潘陽之師，自目逆名蓋其人，本氣有餘而才與識皆不足，故至于此臨別數語，整寫平生，云但令嗟乎，杜子美云千秋萬世名寂矣，後半已為孝伯作一轉語，可憐可憐。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之兄也。父蘊，見外

傳書 卷八十四 一

成傳恭少有操量，與荊州刺史王忱齊名，才雖不多，而清辨過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起家為佐著作郎，數日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勝，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甚見優遇。時會稽王道子恃寵，無禮於帝，帝惡之，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以為憂，乃告王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卿與前於期會故也。將無從容。」

切言之。若至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然以爲然而應弗令。乃令陳郡袁悅之具言之。悅時以領巧事道子。每欲問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以悅猶已也。初用友善。以此遂致疏隙。恭言之於帝。乃誅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計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滄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甚愧之。其後帝將擢

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前將軍亮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及起山陵罷朝。歎曰。懷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

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蓋於國寶。憚之不敢發。乃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眾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逮佞人。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

淙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應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厥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厥解軍去職。厥怒以兵伐恭。恭遣司馬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道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貶削方鎮。

悉普前事勢轉難。今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緇為書。內箭鋒中。合鎬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緇文角反。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必不効。乃先期舉兵。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遂玉底書。是漆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倫。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倫。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督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轉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

城門。恭遂與弟履。車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體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斬於建康之倪塘。併其子弟。盡與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宋王命討不庭。每慨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川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髮。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為湖孰令。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來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者之如其言。玄撫養之。為立喪庭。行弔祭禮。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弟爽。贈太常從子。和及子簡。竝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名曇。字義

熙中為給事中

庾楷

劉牢之

將云牢之一人三反於王恭桓玄
向不為夫其謂何復之說遂降玄
知事已可下容孫矣然本傳述牢之
帝之北伐既而孫恩有戰自勝點次
帝是晉書中史之最精悍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曾祖羲以善射事武

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為征虜將軍世以

壯勇稱牢之面紫赤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晉書卷八十四 傳 本

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盛大多募

力士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

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

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

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言人謂京敵入畏之

遷虜揚將軍廣陵和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

剛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宜城內史

胡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

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

謝玄北伐
桓玄孫恩
孫恩孫恩
孫恩孫恩

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直進渡

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

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虜萬餘人盡收其器

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

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

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

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侯承風

歸順者甚眾時苻堅子丕據鄆為慕容垂所

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吳城

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

里至五橋澤中反為垂所敗士卒殲焉牢之

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

軍敗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微還頃之復為

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特

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固太山太守羊遇

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

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

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時慕容

同第之之
作爲兄作弟
我不知何待

氏又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達告急，牢之不
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爲府司馬，及罷兵，使牢之討破王廙，遂代廙
爲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既殺國寶，自
謂威無不行，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部曲將
遇之，然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
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
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澄之以
其謀告恭，恭以澄之與牢之有隙，不納，乃置
酒請牢之，拜之爲兄，情兵利器，悉以配之，使
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
遂代恭爲都督，亮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
事。後曰：揚州明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事，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
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
恩作亂，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詔督吳
郡軍事，時前將軍謝琰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琰、牢之

說云無不投并
無不投足與小

之曰：都督會稽王琰，率衆東征，屯上虞，使泰
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項之、恩浮海奄至京
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
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
人，與賊戰，破之。後裕恩之，恩之，裕兵不滿千
是時，牢之已成名，其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
玄，詔爲前鋒。大將軍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仗全楚之衆，懼不能
制，又慮平玄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
陰懷異志，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洲，桓玄
因遣何穆說牢之歸玄，時譙王尚之已敗，人
情轉沮。牢之頗納穆說，與玄交通，其甥何無
忌與劉裕固諫，不聽。俄令于敬宣降玄，玄大
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牢之。陳書法西
國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稱便奪
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

三反
目云劉毅教誨
一曰半之則
謂劉毅教誨
在此文見明

玄猶豫不決，移屯班賁，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衆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半之謂其使敬宜之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半之謂其爲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而死。頃敬宜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飲半之，以其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議，追理半之，乃復本官，敬宜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思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半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慕容超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九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晉陵太守，後爲青州刺史，尋敗鎮冀州，爲共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八讀書名
行處

殷仲堪，陳郡人，祖融，太常史部尚書，父師晉陵太守。仲堪有思理，能清言，諸賢玄論，人莫不研究，仲堪嘆曰：「使我得四本，談不翅耳。」尤者老子書，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強去聲。如時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慕之。車騎將軍謝玄鎮京口，請爲長史，使領晉陵太守。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賦領黃門郎。時帝以會稽王遺子非社稷臣，欲招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思抑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以悅人，夷夏頗安。」

附之、自仲堪為荊州、值水饑、百姓饑饉、仲堪亦為減食、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謂我器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及安帝卽位、桓玄止不得志、微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推亮州王恭為盟主、其典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許之、然仲堪又以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寔奪書卷八十四傳
王恭
不欲下、間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主、倫及譙王尚之等、仲堪以為王恭威名已震、今此重舉、勢必克之、況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於是勸兵趨蔡、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至淝口、王倫奔于臨川、玄偏軍追獲之、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

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三軍失色、無復同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懽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悲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眾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奪書卷八十四傳
王恭
玄等喜於朝命、猶預未決、仲堪聞之、遂自蕪湖歸、使徇於玄等軍、白若不各散而歸、吾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盟于尋陽、竝不受詔、中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

論、以求和解、仲堪等竝奉詔、各旋所鎮、頌之。
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潯、討除
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揚廣、
之、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
偉為質、遣從弟通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
使郭銓、荷宏擊之、通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
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距之、皆為
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廬糜罪士
乃急召佺期、佺期率眾赴之、直濟江擊玄、為
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郢城、為玄追兵
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弟子道護率軍羅
企生等、竝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精心事禪
不吝財賄、而寄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勸請
好、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
之、喪下鄉、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
私僮客隨義軍、踵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
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順之有父風
至劉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
準、太常自裴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以才望
稱、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梁州
刺史、佺期沉勇果勁、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
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有猶悲恨、而時流以
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兄廣及弟思平、從
弟孜、皆能擢、每排抑之、佺期恒慷慨切齒、
少仕軍府、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咸康中、領眾
屯城同、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
之、其眾悉降、拜河南太守、戍洛陽、又擊堅將
竇衝、於皇天塢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
戰皆捷、斬獲千計、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為
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
軍事、後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
江續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眾眾應王恭、庾
楷、然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
弟、以兵五千、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

石頭恭死，朝廷乃以佺期代郝恢為雍州刺史。玄為江州，初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為廣州，恢懼問於眾，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與南陽太守關丘羨謀，稱兵距之。佺期聞之，聲言玄來入河，而佺期為前驅，恢遂無復同志，請降。佺期入府，斬關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時佺期仲堪與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

傳書卷八十四 傳

宋

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廢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乃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逃走，憂

附云：殷憲、郭默、許、徐、胡、何、荀、陳、之、族、至、於、兩、江、

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眾赴焉。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竟與兄廣共擊玄。」時玄在零口，畏其銳，乃退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與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眾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思平、孜

傳書卷八十四 傳

宋

敬逸于繁中，劉裕起義，始歸國，敬為梁州刺史，常快快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敬忿憤，見於辭色。宗之察軍劉于期於座面折之，因怒，抽劒刺于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寇，崇茲新履。平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

愆方隅作戾口順勳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佯期無狀雅志多隙往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三程藏書

竟陵鍾

怪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同里土鯁化恭投

劉毅

兄遇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業爲州從事青州刺史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無忘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先誅桓修桓弘裕等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距之毅遇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斬玄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屈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敷道拉前直滿山皆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關裕與毅等遂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馬東北風急因縱火攻之烟炎燄天謙等諸軍大潰玄既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與何無忌相道規誅玄玄逼帝西走

毅等追及之戰於岷州玄敗走玄將郭銓
諸毅降毅又遣劉懷肅討劉之馮千祥湯
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眾距毅於靈溪
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
次葭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
節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解統毅疾無忌專
擅免其瑕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
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避之毅復與
道規發葭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直

書卷八十五 傳 二

擊走之毅軍次以口時焉該成大岸孟山圖
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
援毅督眾軍討與劉懷肅索超等攻魯城
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桓祗列艦於中流
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
潰馮該遁走桓山客以歸由是毅進平巴陵
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雍
州刺史時南陽太守魯宗之亦起義破桓蔚
於襄陽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

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溫楷振自擊宗之
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只
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開城陷與謙北走乘
輿反正桓振復與苻宏自郢城襲陷江陵與
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偽輔
國將軍桓珍其餘擁眾假號以十數皆討滅
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豫州揚州
之淮南五郡軍事豫州刺史論匡復功封南
平郡公兼都督軍城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

書卷八十五 傳 三

毅遣將討擒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
外震駭毅解往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毅
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
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
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怒謂藩曰我
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兼
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徑道復開
殺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

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州，與賊戰大敗，棄船及輜重，僅以數百人步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什二三。參軍羊遂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毅乃以遂為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知都督中外諸軍府留事也。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江州都督毅上表以爲江州在腹心之內，遷接揚豫，藩屏所倚，定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

齊書

卷八十五

傳

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奉獲滅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塗落，加郵亭險阨，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

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蒞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治，尋陽接蠻，宜示有過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又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竭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俟先舉，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

齊書

卷八十五

傳

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因請濟爲副。劉裕以毅棄于已，遂以諸書罪狀毅云：與潘及尚書左僕射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晏，鎮惡以裕書示毅，毅怒不發，因焚之。莫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關

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教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升陽尹、鄭僧旌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魯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初，裕從盧循覓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教發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曉，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博，蒲大擲，一

中爲司徒長史，嘗至京口，毅時甚貧困，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後至，奎非射堂，射者皆散，唯毅留如故，旣而悅食，遂邀其美，毅求其餘，悅又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責，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鄧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嘗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時在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
 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
 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仰其勇也時鎮京
 口每大事常與參議之時會稽世子元顯子
 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將
 軍及桓玄嘗彥章於市無忌入市勸哭而此

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
 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
 出仲堪謂適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
 能相救適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
 使適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適僅而免禍
 後玄得志適詣門稱謁玄謂適曰安知不死
 而敢相見適對曰射鉤斬袂與適為三故知
 不死玄甚喜以為刑獄參軍後為竟陵太守
 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適將應之事泄為
 言書卷八十五
 人所害
 諸葛長民謝

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玄牢之將降也無
 忌屢諫辭肯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
 還京口初劉裕嘗為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
 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亦與
 無忌有舊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疆盛
 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
 患事主難得耳謂東事無忌曰天下草
 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
 無忌笑而不答遂以告裕因要毅定謀遂興
 義兵發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勅使城
 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義兵起甚懼其黨曰
 裕等身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
 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
 儲梓潼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犬
 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
 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
 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
 武將軍劉道規俱授劉毅節度玄留其將何

潛之郭銓郭昶之守隘口無忌等次桑落洲
 潛之等率舟師逆戰潛之常所乘舫旌旗甚
 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
 之衆咸曰潛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
 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潛之既不居此
 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遂獲賊舫乃傳呼
 曰已得何潛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
 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潛之
 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廟及武
 肅書卷八十五傳
 康公主琅琊王妃還京都又與殺道規被徙
 玄於岷嶲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乘間
 陷江陵無忌遂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
 皆破之既而爲恒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
 殺道規復進討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
 次馬頭恒謙請割荆江三州奉送天子無忌
 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
 還京師以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之五
 郡軍事豫州刺史朱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

潛之無忌此表
 不死亦能逃別
 潛書手

東五郡軍事義熙二年遷都督江州豫三州
 八郡軍事江州刺史以典復功封安城郡公
 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
 覆寇南康盧陵陳乘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
 兵械甚盛無忌自尋陽將率衆距之長史劉
 潛之諫曰今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舟艦
 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宮守二城以待之
 經注豫章城東大湖十里漢水元中太守
 鄒榮船以通南宮道此水若決之則舟艦
 之舟兵無所可用被必不敢捨我達下著
 堅守而待其蹙矣卷八十五傳
 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
 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
 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
 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向
 東岸賊乘風以大艦追之衆遂奔敗無忌厲
 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付賊賊
 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抗遂握
 節死之詔曰無忌忠貞亮明允云身
 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蔽廓及

數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振
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
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
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邑嗣，初桓玄克京邑，劉
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
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竟
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
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恭贊大勳，嘗
以算略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
之。

書卷八十五

主

檀憑之 刪

魏詠之 刪

史臣曰：當衰晉陵夷之際，外乏桓文，內無平
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冠一
時，才足經世，建大功若轉圜，剪群雄如拉朽，
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
驕倖以成讎，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
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

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奮震
効敵。因機効拔，處死不懼。比乎向時之輩，豈
同日而言數。

列傳第五十五

書卷八十五

傳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八

竟陵鍾

惺原評

楷李蔣之魁

松陵沈

煌參校

張軌

下至天錫國子凡九世七十六

鍾云自射仕資融生世之末上不
能為帝中不為臣下不為外戚
機擇使於前光輝彭勝廣之外自
一不局張軌下師其智利王室制
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義而
修臣節視險偷息而王室亦時有
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布事或與
勤王之實彼竟真其有見於君臣
而便首心服我託於恭順之名與
以為安金帛之計耳軌傳代故

不敗稱王其義而正朝如一
玄盛才不滅張軌而器量不
氣盛茂元稱號置官爵儀未中
座各而已其傳世歷年七十
及其子而失之遠通有同天道
帝亦由其遠其不轉於朝廷之
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為
然其效勝於唐之藩鎮遠矣謀
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
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氏音漢張耳後也
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雖外黃今父溫為
太官令軌少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
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凡山泰始初受叔父

許五世云十六
國史補西涼自
一錢亦未足平

晉書卷八十六

傳

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
損益甚器之衛將軍楊珉辟為掾除太子舍
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
陰圖保據河西追實融故事策之遇秦之觀
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禦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
涼州刺史時州境寇盜縱橫鮮卑為寇軌到
官悉討破之威著西土以宋配氐瑗為謀主
謀廢桑板賢才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
以教之始置崇文祭酒俾視別駕春秋行鄉
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掾虞夜觀象相
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
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之難遣
兵三千東赴京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
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
口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
里東西三里地瑣瑣而龍形故名臥龍城

劉云此傳先符
次云重出者乃
多今據前涼錄
錄以京正之然
應以資補不
誤以資補不

會東苑校尉韓雅殺秦州刺史張輔，執少府
司馬楊胤。此傳有太府少府之稱蓋以都
於執曰：今推逆命，擅殺張輔，明公仗鉞三
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執從焉。遣中督譙洸、
率衆二萬討之。雅降。時天下既亂，所
在使命莫有至者。執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永嘉二年，執患風
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張延、涼
州大族欲還執而代之。其兄酒泉太守張
暕稱執廢疾，以秦州刺史賈胤請代。胤將受
之。其兄讓胤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
汝何德以代之？胤乃止。胤上疏，更請判與。
未報。遂移檄廢執，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爲刺史。執下教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
問。便連脂轄將避位，歸老宜陽。執少子
長史王融、參軍孟暢、折衝狄排聞入諫。執

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冠弟，敢肆凶
逆，宜聲罪而殲之，不可成其志也。執嘿然。
等遂出，戒嚴。通執兵于定，自京師還，乃以定
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太府主簿令狐亞、
往說鎮，爲陳利害。亞、鎮之甥也。鎮見之流涕
曰：人誤我耳，乃委罪功曹魯連斬之。詣寔歸
罪。寔南擊曹祛，走之。先是朝廷得鎮往歲以
作中家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崇德詣長安，
言張鎮割耳盤上，訴執之殺。詔命王撫素
督軍，卷八十六。
請停屠武成太守張璠，亦上表留執，詔便機
所表，且命誅曹祛。執大悅。敕州內殊死已下
命，寔率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邈、王
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積
如晁距之。寔詭道出法襄，戰于破羌，遂斬祛。
宗越奔報。於是執遣令狐亞聘於南陽王璿。
璿甚悅，遣以帝所賜劍，謂執曰：自亂以西，
使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
陽，執遣北宮純、張琰、府等率州軍擊之。

又敗劉聰于河東、故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鷄、嘗寇賊、消鷄者、翩翩作我人、
 又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噐甲方物、貢土物也、計簿也、歸于京師、時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京師、餽匱軌卽獻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帝遣使者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遷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劉曜遂逼洛陽、軌遣其將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鮪、鮪說軌立命將出師、與武帝室、軌曰、是孤心也、乃馳檄關中、若尋陽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赴長安、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略驛繼發、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時秦州刺史斐苞、據險以斷涼州兵、定與宋

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執卒州人推寔攝父位長史張璠去之愍帝詔寔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會蘭池長趙與上軍士張水得璠文曰皇帝行璠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賜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皆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臧昌隗璿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說也法朝置諫官以匡大治擬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優聰塞轡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眾共之若恒內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時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眾以救且遣諸郡

貢計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使黃門郎史叔侍御史王冲齋詔寔寔進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張璠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璠邪共濟艱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嘆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今朝延隕復肅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以其年老弗許及劉曜兵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定遣太府司馬韓瑗撫戎將軍張閭等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騫之此張氏分金張西平二郡地所置也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復遣南陽王伉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獲命此保所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趙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

將云秋序遠
遠戰烈皆師
事尚早京改
情聖未能深知

大周建興
號九四十九年

達於王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
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
進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
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
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今乎曰諾
乃鼓譟進戰會張閭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
敗之斬級數千先是長安諸曰秦川中血沒
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劉曜復關中氏羌
肅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
亮遣金城太守賈濟師步騎二萬赴之次
新陽會愍帝崩問至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
號破羌都尉張統言於亮曰南陽王西之
蜀忘其大恥而欲自尊非濟時救難者
晉王明德昭著先帝遺屬明公當帥天下以
承之亮從之進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
遣牙門蔡忠來求江南亮主亮即位政舉
大興寔猶循建興不從中興之所改也是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亮亮以保
既自稱晉王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雖遣其將
陰鑒逆之亮罪之也及保薨其眾散奔涼州
者萬餘人亮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在位六年
時有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涼之天梯
山受道者千餘人亮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涉
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
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亮左右十餘人謀
殺亮奉弘為主亮弟亮知其謀請誅亮令
牙門史初悅之未至涼等懷亮而弘等
外殺亮史作問涉趙印又云亮知其謀收
亮史初主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趙
其舌而因之報於姑臧市誅其黨數百人
元帝賜亮諡曰元私諡曰昭公子駿年幼第
茂攝事
茂字成邁是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
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文騰為
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又徵侍中以父老

固辭拜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左
司馬陰元等以寔于駿尚幼推茂為涼州刺
史西平公赦其境內復以駿為撫軍將軍歲
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
陵嚴會夜叩門武陵嚴會呼曰武公遣我來
何故勞民而築臺乎有司以為妖請殺之
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
妖乎乃乃之罷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
韓瑛於冀城呼延寔攻寧菴護軍陰鑒于桑

書卷八十六

傳

雙障池人翟楷石琮等遂令長以縣應曜何
西大震恭軍馬茂勸茂親出拒戰長史范韓
怒請斬之茂曰范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
惟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
年矣今曜自至不煩遣師遐邇之情共觀明
公此來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
不敵勢不可以不出也茂曰善乃出次石頭
謂將軍陳珍曰劉曜來三秦之眾未勝席卷
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雖乘虛怙眾恩信未

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
此皆氏羌易合之眾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
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
不退珍請得率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大
悅使珍將兵以救瑛然茂終懼曜之威聲遂
使韓瑛率眾取隴西南安地以置秦州太寧
三年卒瑛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
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承承之不可失

書卷八十六

傳

心此下今日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棄
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
志焉在位五年私謚曰成無子駿嗣位張天
變于子幼茂代為政時劉曜強寇方逼駿
境內示大業其難幸駿忠貞而復全舉國
以授兄子駿孫東有權而失司馬師有昭
而晉帝張氏再稱惟茂是賴自哈入指繫
才敗忘執手之言也
駿字公庭一作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卓越
不羈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者史淑在
姑臧長史范祚馬謖等諷淑令拜駿大將軍

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劉曜又使人拜駱
涼州牧涼王時辛晏將袍罕不服發譟群僞
于開豫堂遂謀討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
師必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父子凶
狂安忍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衆猛寒攻
城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手騰曰不能曜
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
齊桓賈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

齊桓賈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

立之會勝而矜之疲者九國越國之化帝
如今日可也若收發閱遲尚未能察通者之
愛況邠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
乎得人矣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
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承元帝崩問大臨三
日會有黃龍見于嘉泉池禪等請改號以寧
休徵駿不從時辛晏以袍罕降駿遂收河南
之地咸和初又曜劉曜之遺乃從龍而南安
國二千餘里於姑蘇及龍山外右勒駿遺

咸太守竇漪金城太守張閭武興太守索璆
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
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狄道璞進度
于嶺辛晏曰我握衆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連
戰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
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兆者不
可以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
我相守也與胤水冰相持七十餘日當極渴
遣嚴於金城督運胤聞之乃築巖于沃于嶺

敗之璆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

敗之璆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
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
濟河攻許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失
河南之望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駿大
蒐講武將嚴泰雍理曹郎中索詢建康乃止
後曜爲石勒所殺駿復收河南地更悉徙
置五屯設軍典勅分防勅遣使拜職事爵
不受留其使後曜勅強乃示稱藩于駿
方物遣其使歸於時荆湘國富群僚勸駿

法王傳人不
三編計止有增

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舊
文故事號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
者罪不赦先是駿欲假道于蜀以通秦漢
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
以假道雄傷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蜀人
稱贊客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
無迹之地蜀無涼人之迹故云萬里通誠去
建康者以陛下嘉尚義能成人之美故也
若欲殺臣者當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
不忘舊義通使現邪假道於我至蜀臣明
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若
殺江中咸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
曰安有此邪乃厚禮遣之謂淳曰貴至英若
蓋世士險兵盛何不求稱帝自娛乎方淳曰
寡君祖考以來世濟忠貞以大恥未雪提提
得且何自娛之有雄有慙色曰我乃祖為夷
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等為同盟所推
遂有今日現邪若能與典與書於中用壽

當車衆輔之淳卒致命於建康朝廷嘉其
少而清佚帝哀其出假行褒寵邑里少無
之性又貪併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至是
操吹飾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然
為嚴刑峻制以立威權故參軍黃斌進諫曰
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
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
几政客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則微黃
吾不聞過矣於生權為敦煌太守遠近
駿以爲賢自執撫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
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
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都善於是西域並
都善王元孟獻女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遐
以處之焉昔前部于寘王竝遣使貢方物得
王望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在
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境內
稱之爲王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
於朝廷而微異其名以右長史任安領國子

竹云樂毅臣
王青舉動凡
以學問從呂覽
片今甲辰

祭酒立碑。雖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開
內外事。付索綬以青涼。春秋。以世子重。事行
涼州事。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
置河州。又於姑臧城南。起謙光殿。畫以五色。
飾以金玉。殿之四面。各起一殿。隨四時居之。
章服器物。一同方色。初長安之失守也。敦
計吏耿訪。自漢中渡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
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治。書御史。拜殿中
大將軍。選隴西賢陵等十二人。配之。詔主梁
州。以驛道不通。遂以詔書付賢陵。託為驛
到長安。亦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
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上疏報謝。九年。復使
訪。隨豐等。齎印綬。授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
命不絕。後駿遣參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
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
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為大
將軍。都督陝西。兼秦涼州諸軍事。休龍振翼。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謝安傳云。謝安

萬里懷戴。嘉命顯至。衍公屏營。伏惟陛下。天
挺岐嶷。堂構晉室。遺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
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瘠之痛。普天咨嗟。食
氣悲傷。臣等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
極秦隴。勅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
命。會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矚目有年。東西
遼闊。輝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
義之徒。更思背義。鉅刃有干將之志。蝨蟻
目。片之尤。是臣前障懇切。欲齊力時討。而
西下。秦寇注表。坐觀禍朕。懷目前之安。聲四
祖之業。輒微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
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
老凋落。後生靡識。忠貞受梟懸之罰。釋糾
縻橫之利。懷舊惡。故自月告流。雖時有陶義
之士。捷遁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
於一旅。光武嗣漢。兼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夫
舊物。況以荆揚慷慨。臣州突騎。吞壘造朝。在
於掌握。誠願陛下。赦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

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越。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越等爲縣令。駿在位二十二年。永和二年卒。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

重華字泰臨。駿次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駿雅愛之。立爲世子。及駿卒。官屬上重華爲

晉書卷八十六

大都督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於是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窶。遣使來章於石虎。未幾虎遣王摧。庠。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乃悉發境內兵。使其將裴愔禦之。愔壁于廣武。久而不戰。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愔老在郊。諸將不進。人情亦騷動矣。然國之存亡。若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衆將多推宿舊。恐未必能盡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願盡

解云涼州不特
多才且多忠義
此系氏乃心王
室所以致之
昔史官得其根
將今從前涼錄
抄

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主簿謝共。其人文能。財能。武能。威能。若授以斧鉞。秋等不足患也。願盡試之。重華召艾與諸兵。大悅之。以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初。涼秋之克全境也。今涼亦不降。伏。秋。又進。陷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城都尉宋矩。矩曰。爲人臣而不能成功。誰有正節耳。遂先殺晏子。而自刎。俄而庠秋攻枹罕。晉陽太守耶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率戎校尉張乘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壁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衆之殺傷秋衆已數萬。不克復進。其將劉渾等。事

晉書卷八十六
是將略中所稱
蓋于九天之上
勢于九地之下
不為矢石之
歸而勝者

步騎二萬會之。耶坦恨言之不從。軍士李
嘉潛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陳智將李
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陳嘉以狗燒其
攻具。秋退保大夏。重華尋以艾為使持節。率
師將軍車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乘
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
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
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立乘
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
有伏。不敢進。趙盾張羽從側進。截其歸
路。秋軍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新秋將杜
淑。汲黯。俘斬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又
據抱罕。有衆十五萬。屯于河內。遣王擢。路
晉與廣武。趙洪。池。張。王。胡。析。姑。城。大。震。並。擊。
議欲脫出距之。謝艾固諫止。從事索超。張。君。
君者一國之鎮。不可動。重華乃以艾為使
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還為軍正。
將軍車步騎三萬距之。艾更牙。營。有。威。於。

旌旗東南指。還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天
所贊也。艾軍次神島。王推與艾前鋒戰。敗。艾
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嘆。曰。
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萬
餘落皆破平之。特拜廷詔遣侍御史俞歸拜
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
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所
親沈猛謂歸曰。州主奕世忠貞。今會不如辭
車。何也。臺加慕容銑為燕王。而州主甫授大
將軍。何以加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
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歸對曰。昔三代之王也。晉之貴者。莫若上公。
及周之衰。吳楚始僭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
以僭稱王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
之。即漢高封韓彭為王。耳。皆未滅。蓋權時之
計。非厚之也。故聖上以貴公忠賢。乃爵以上
公。位以方伯。寵極矣。豈鮮卑北狄為足比。

哉子失問也。且吾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華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陵廟。迎天子返帝陽。又將何以加之乎。猛具宣歸言。乃受詔。官屬卒上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又好與群小嬉遊。頗廢政事。徵事案。振進諫。於是重華納其言。而謝之。居久之。石虎將王擢屯于隴上。為符

晉書卷八十六

傳

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秦州刺史。假節。尋使張弘宋修。帥步騎萬五千。會羅以伐秦。與雄等戰於龍祭。大敗。秦秦州而還。死傷甚衆。重華痛之。秦服為戰。士衆哀。各遣平問其家。復授羅兵。使攻秦州。克之。同上疏請典師伐秦。於是呂纂遣使進書。華為涼州牧。將受詔。未及而卒。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曜靈嗣年十歲。重華庶兄。時纂立。祚字太伯。小字金時。初。其長寧侯。在勳力吏。

幹。而傾巧。善事內外。典司華。張臣趙長。尉糾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金城太守謝艾。亦以是一言。不聽。及重華卒。世子曜靈嗣位。長等僞重華遺令。使祚輔政。又建議。以為時雖未喪。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諸立祚。祚先悉重華母氏。乃密說馬氏。遂從長議。廢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虐虐。又通重華妻裴氏。

晉書卷八十六

傳

而殺之。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汚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遣使稱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王。曜靈弟玄靚為涼武宣王。官都起天地。用天子禮樂。其尚書馬。切諫。生免官。郎中丁琪復諫。祚大怒。斬之。于闐下。遣其將和吳率衆伐曜。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祚宗人張璠時鎮抱罕。祚惡

其強遣其將易揣張玲車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勣頗知術數，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不利矣。」祚大怒，以驚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驚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伐璆，爲璆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璆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璆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素與祚有隙，遂合衆以應璆，謀立曜靈，祚尋使楊秋引曜靈於東苑，拉其腰。

晉書卷八十六

書

而殺之，埋於沙坑。混等軍于武始，爲曜靈發京，時祚收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乃募數百人揚言于市曰：「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遂率衆入城，混兵亦至，趙長等懼罪，入閤呼重暉，馬氏出殿，拜曜靈弟玄靚爲主，易揣等率衆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既失衆心，莫肯爲之固者，於是被殺，遂尊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

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時始五歲，宋混等誅祚，遂上，至親爲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年，誅祚二子，以張璆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不受命者，即以兵伐之。於是兄弟疆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與弟澄共討璆，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車騎大將軍，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右司馬張邕忌澄，殺之，遂滅宋。

晉書卷八十六

書

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驕矜，滿懷樹黨，擅權多所制，國人患之。天錫所親劉肅謂天錫曰：「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早疑之，知此則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入？」肅曰：「肅卽是也。」肅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矣。」於是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劍刀鞘出。

晉書卷八十六
書

宋混
張邕

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所之不中，自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及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諸宋，又欲傾覆我國家，將士世為涼臣，豈忍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者，止邕身耳，他無所問。於是邕象悉散走，邕自刎死。悉誅邕族。玄親以天錫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輔政。因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

晉書卷八十六

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若曰：「吾非好行，行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觀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視松竹則思貞操之賢，瞻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食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初，龍西人李嚴，陳郡人，至是充欽使。又率略陽四千家就僦，天錫自率三萬人，次舍松社，計之儼敗，入城回守。遣子純求救於石邑，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千二。三初，天錫之殺張邕也，安定梁景、敦、煥、肅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使張氏天錫荒於酒色，不修庶務，然世于大憚而立驕人之于大豫，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既殲盛，有象不之志，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車與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苻等，邀與晉三公盟，獻書大司馬桓溫，刻其年夏，晉同大衆遣從事中郎韓博、喬節將軍康叔來表，并送

盟文太元元年，堅遣其將苟萇、苻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劭、勳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屈伸之略也。」衆以劭爲老怯，咸曰：「龍驤馬建，精兵萬人，猶可距之。」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於是天錫自將衆五萬，軍於金昌城。馬建率萬人，逆萇請降，兵民散走。常據席劭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力戰。

晉書卷八十六

傳

天錫

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窘逼，乃降于萇等。即位凡十三年，自號爲涼州王。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初，秦兵之出也，堅先爲天錫起宅于長安，至則居之，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及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肯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又詔復天錫西平公爵。天錫少有文學，流譽遠近，及鐵

朝，爲孝武帝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談已者，於坐問天錫：「北方何物可貴？」天錫曰：「桑甚甘香，鴟鴞華響，淳醪養性，人無妒心。」又嘗與中郎王坦之論中原人物，天錫曰：「研求幽遠，自王何以還，因時制修，苟榮之風也。坦之曰：「卿知見有餘，何以爲苻堅所制？」答曰：「陰陽消息，故天步屯蹇，否則成象，豈足多慮乎？」後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

晉書卷八十六

傳

天錫

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閭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窺，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夫禹卽而方後，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瞻遐兵凶，臨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勸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漢末周士，侯瑾言姑蘇城，西來水者之斯在。晉書有變，同起其上，霸者出焉。至西魏始除，匪唯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陵雲

華資忠躋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百鍊
諸戎東讓巨猾結累業之桂組賦絕域之珍
寶振曜遐荒良由仗順之効矣祚以早孽陰
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
以切諫遇誅夷王驚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
擾讎其竊名卒致泉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
彰竟下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
世德之延慶矣

卷八十六 傳

三

李訪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李廣
十六世孫廣子侍中耿之後世爲西州右姓
祖余仕張軌爲天水太守父和世子侍清早
卒乃遺腹生訪少而好學性沉敏有器度
善屬文及長習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
曹壽參入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機李將之超剛定
同里章三錫舉技

李訪 子款

李訪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李廣
十六世孫廣子侍中耿之後世爲西州右姓
祖余仕張軌爲天水太守父和世子侍清早
卒乃遺腹生訪少而好學性沉敏有器度
善屬文及長習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
曹壽參入十七
郭廣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衛起謂繇
曰君當位極人臣華君將有國土家有疆
草馬生白賴駒此其時也時京兆段業自稱
涼州牧以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居爲教
毅令敏卒敢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
以高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高初難之
會宋繇仕於業告歸謂繇曰兄忘郭磨之言
邪白賴駒今已生矣高乃從之遣使稱藩于
業業以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其右衛將軍

索嗣乃構焉於業遂以嗣代焉嗣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穆青使迎已焉驚疑將出迎之效殺令張逸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敗業闇弱正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也焉聚之因遣繇覘嗣既見嗣暗以甘言還謂繇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款讓與繇繇等迎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焉素與嗣舊尤恨之乃罪狀嗣於敗業業將沮渠男天驤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焉隆安四年業晉昌太守唐瑤檄六郡推瑤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晉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逸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宋繇張謐爲從事中郎尋遣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立子

晉書卷八十七

二

身之云焉地
身之云焉地
身之云焉地

故爲世子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王於于寘至是王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典問行奉表詣閭首會群僚謀曰昔河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義德爲衆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以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致踣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渡吾將遷都酒泉漸通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逸贊成其議諸大悅乃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涪徵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繇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至何沮渠蒙遜來

晉書卷八十七

三

侵至于彌安。高承敗城守，蒙遜引還。三年，葛
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問行奉表前庭。
康、祥係以葛還都之後，年穀頻登，百姓樂業，
請勒銘酒泉以紀功德。葛於是使儒林祭酒
劉昶為文刻之。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葛
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
也。然蒙遜青盟來侵，葛為遣世子歡，要擊賊
之，獲其將沮渠百年。葛上巳日，讌于山水，命
群僚賦詩，而自為之序。於是為諸葛亮訓誠
書。卷八十七。四

以葛請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
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
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
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
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琴其終始，周孔之
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履德。
賢略易通。寓曰：明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
且經史道德，即并救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

等可不勉哉。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
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
虜。葛以緯世之量，為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
無血刃，坐定千里。河西十郡，歲月而一，刃
氏之衆，不足稱也。既而禿髮鮮于入據姑臧，
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作賦，以述志焉。蒙
寢疾，顧命朱絛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
善輔導之。十五年卒，國人上謚曰武昭王。葛
曰：建世陵廟，號太神。先是河右不生楸槐，張
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權老紫死，夢見酒泉宮
老西北隅，有槐生焉，乃賦之，蓋數辭陋題。
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昶等
泣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
賦，以表恬豁之懷。自餘詩賦數十篇。
歌字士業，葛第二子也。世子諱早卒，故葛子
祥係奉詔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
大赦境內，收年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
魏錄三府事。時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

將云發賊乃商
兵丁真之意
字極新

渠廣宗詐降以誘敵，敵聽之，親勒太軍
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夢泉，執
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敵親貫甲先登，戰於
支洞，大敗之，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乃大
伐敵，敵亦將出距之，左長史張愷順固諫，乃
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敵於是遣使詣燕，廣
來告，蒙遜位詔以敵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
鎮西大將軍酒泉公，敵用刑過嚴，又奸治，蒙
室繼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入歲
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賊，暴風，他傷和氣，
區域三分，勢不久竝，并兼之本，實在農戰，
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
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也，
至薄記，謂又上疏諫曰：天子愛人，后殷勤
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
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
魏謙德堂陷，八月救殺地裂，二年元日昏霧，
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

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
臣雖學不稽古，願亦問道於先師，且行年五
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
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
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
梁熙既有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
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閣豫堂，明年爲呂
光所殺，段業復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
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
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之所聞知也，殺殺先
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
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
中國將衰，況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
上南門矣，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
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度歲
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
脩德，其將有宋襄之禍乎，是以臣蒙先朝布
衣之祿，輒自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數

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變、罷宮室之務、止
遊畋之娛、以清儉素德為榮、息茲奢靡之費、
以應天變、防未然、待國有數年之積、然後命
將出師、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
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哉、不然、
臣恐宗廟之危、當在旦夕間也、故竝不納、是
歲太尉劉裕受禪於恭帝、款謀東伐、不果、
蒙遜南伐、禿髮儁之乃命中外戡援、將案
虛張掖、宋繇飛書順固諫、不聽、太后尹氏
勸蒙遜終之、命以限之、亦不聽、蒙遜而數曰、
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故遂
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濱、蒙遜自浩亶
來距、戰於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蒙
遜保酒泉、蒙遜曰、吾違太后明誨、遂取敗辱、不
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我母也、勸衆復戰、敗
于參泉、為蒙遜所殺、先是有敦煌父老令狐
璠、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璠曰、南風動、吹長木、
胡桐椎、不中殺、言訖、忽然不見、故小字桐椎、

晉書卷八十七

傳

晉書卷八十七

傳

至是而亡、自晉據河右、以安帝隆安四年立
至宋永初元年款滅、二世凡二十一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漸混成之先大
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繁龍
之構址、景毫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玉
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
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
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
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
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河渭、或布化于邠
岐、覆瓿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
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
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終

列傳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三行漢書

竟陵鍾 倅原評

楷李蔣之魁刪定

句章錢敬忠參校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
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
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著
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
擊鮮就養履歷忘劬集苞思教黍之勤循陔

有採蘭之誅事親之遺也
慨、裴、蕭、流、慟、街、索、興、嗟、灑、風、樹、以、傾、心、頌、寒、
泉、而、沫、泣、追、逮、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
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
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因曾翼翼遵六教
而緝貞規蔡蕭烝烝弘七體而垂今迹亦有
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賜金之慶陽雍
撫壽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麋、獲、功、文、之、盛、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

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
聯則業類荆枝性合則華承棟蓼乃有推胞
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余盡惟愉之致綢
窺細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
江左雖百六之災適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
弟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
立節夏方盛彥體重性以馳芬庚衰顧會焉
竣于而宜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綯
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孝友

李密華陽國志作密又作盧字與密同字令
伯健爲武陽人祖光弼朱提太守父早亡
何更行兄養祖母到氏密時年四歲感戀彌
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九歲不行及長事
母以孝聞其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
飲膳湯藥必過口嘗口有暇則講學忘疲而
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初仕蜀爲郎以
爲功難數使吳吳人稱之蜀亡泰始初徵爲
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密以祖母老

陳云以贈馬老
附官史補之元

至元吳云知曉
舊劉宋出山時
何所不可見
向來都非其境

願乞終養。上表固辭。情自款切。又文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密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證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故言。

散是以碎耳。華善之。於是從尚書郎出為河內溫令。有政績。密自以才能。每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失分懷怨。及賜餼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然密性方正。不面意。勢位與人交。必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密言。密立於世。頗影為儒。而不懼者。無徒此於人故也。所著述理論凡十餘篇。

皇甫謐深善之。後卒於家。謐云。李密陳情表。以乃為朝史者。所以防原。其引見佛書。子則不為。失宜。此亦未安。但觀密對張華。收語。心諱也。二子賜與。華賜國志。云密六子。皆賜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典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典求救於鎮南劉焉。典固願留為弘。參軍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典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碑。使典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夏方 荊州

下京者。城陽管陵人也。字元偉。父曰王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誰任咎者。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哀少而博學。好立操尚。痛父非命。未嘗西面而坐。示不臣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孫云五德德與
皆此非其真德
皆此非其真德
中之紅何中紅
上之紅何

孫云五德德與
皆此非其真德
皆此非其真德
中之紅何中紅
上之紅何

不統處于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淨泥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
向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或廢蓼莪
之篇，家貧無田，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
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
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
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
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
書，卷八十八，傳五。
楷乾飯，兒負鹽，敗草屬，遂所役生到縣門徒
隨從者十餘人，令以為詣已，出迎之，哀乃下
道至土牛旁，盤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
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釋之，一縣以
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拔而
友之。男女各始生，便許婚。彥後為西夷校尉，
卒而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叔問哀，
哀曰：吾薄志，卑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達吉凶
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兒子，葬父于洛陽，此

孫云五德德與
皆此非其真德
皆此非其真德
中之紅何中紅
上之紅何

孫云五德德與
皆此非其真德
皆此非其真德
中之紅何中紅
上之紅何

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何嫌也。
有及洛京覆沒，親族皆欲渡江，哀以墳塋所
在不去，賊王方行，猜思慕不能進，遂遇害。
許孜，列。
庾袞，字叔襄，潁川人。明穆后之伯父也。少而
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
兄俱亡，次兄毗病，復殆，時病氣方熾，父母諸
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曰：
喪性不畏病，乃自為扶持，毗得差，初袞諸父
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曰：
竝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故鄉親，嘗以給
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
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
君子之志也。父亡，乃作簞賣，以養母，母見其
勤，曰：我無所食，謝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
感而安之。袞娶妻，皆富室女，及適，俱棄。
華師與袞共安貧苦，後母終服喪，廬于墓次，
歲大饑，袞莫不操門人欲進其飯者，袞每曰：
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稻者

尚多。哀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哀也。不曲行。不旁援。跪而祀之。則亦大獲。又舉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墓栢。莫知其入。哀因叩頭泣涕。謝祖。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德。哀之罪也。親者為之垂泣。其哀之家居也。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煙衣食。每先之。以膏宅與其長兄子廣。書卷八十八

鍾云此中禮意
鍾云此中禮意
鍾云此中禮意
鍾云此中禮意
鍾云此中禮意

皆不。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頽川太守召為功曹。哀服造役之。承杖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仰車而迎。哀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來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數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及齊王剛唱義。張泓等肆掠于陽翟。哀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民皆安。未。書卷八十八

陳尸公堂案
是太史公理案

所度、度應乎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介稱、
嚴、嘉其孝、列上有之、後嚴諸子爲孫思所害、
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嚴父子墓、盡其心、
力、太守孔廐義之、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
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何琦字萬倫。於司空充爲從兄也。父阜淮南內史。琦沉敏有識度。遊學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父蚤卒。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食不足。以爲供。乃爲郡至薄。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祭軍。不就。及居母喪。泣血盡。哀入骨髓。之服闋。琦乃曰。所以出身而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寬利微祿。爲私養耳。一旦笑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而辱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師儉寡欲。以琴書自娛。時鄉里遭亂。姊妹沒於民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性不爲小嫌。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

復隨而散之、其任心而行、率意而動如此、詔徵博士不起、簡文帝為撫軍、問其名召為參軍、固辭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終不行、是以桓溫嘗發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不以運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言皆從實、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史記

卷八十八 傳 三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

經義

竟陵鍾惺原評

偶李蔣之翹剛定

秋浦吳應箕參校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烈士徇名、豈吝一死、義夫抱節、不圖苟存、故能守鐵石之凜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名垂竹帛、象列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朝昏政亂、禍難荐興、賴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而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十盡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祿引燭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海俗于當年，所謂龍
世識忠臣，斯之謂典。十壹劉超鍾雅等，已入
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
氏之有人焉。

精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其人平簡
溫敏，有文思，時以紹父康成爲，官不取舉，
年二十八，山清薦之於帝，請爲秘書郎，帝發
詔徵之，紹懼不自容，欲辭不就，請謂之曰：爲
昔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

紹乃應命，帝以爲秘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尋
居母喪，服闋，拜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
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美
位，潘岳等皆附之，乃欲求交於紹，紹距而不
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
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是王倫篡位，署
居侍中，及帝反正，遷居其職焉。初，太尉陳準
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也，
文武顯恭功德，雖厲表于開載，自頃禮官協

立明時論，假假
以爲之，後以
凡內所引年居
然之，而紹之
氣，既難，則使
作，其義之，若
紹不可以及，此
矣。

情，蓋不依本，華諡爲過，宜謚曰穆。又司空張
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復
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
雖有善事，然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鄒討
幽公之亂，斲子案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罪，
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
無罪，雖卒皆不能，則廷臣之，時齊王同既情
政，頗騎奔，擅權，大起府第，中外失望，紹上疏
曰：臣聞政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

不爽，夫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
典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
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
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又與同
書以乃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
聖居諒家，無益危亡，竊承駿敗太樂，以廣第
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
哉？同連前附之，然不能川，紹常詣同，遇同，
會召董艾，符頌等，共論時政，艾等自問紹善

通鑑卷八十九
宋紀九
宋紀九

宋紀九

孫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不受問曰今日為懼卿何吝此邪紹曰公臣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部恭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毀者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問大懸項之以公事免問以為左司馬旬日同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東閣下有持弩者將射之遇殿中將士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其非常入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榮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頃之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伐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眾曰今西討欲誅為都督乎六軍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局又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都謝罪於穎紹等不往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伐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眾皆雨集帝

史記卷八十九
宋紀九
宋紀九

中三天傷頰百官侍衛皆潰走唯紹儼然朝服下馬登車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帳中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曰本太子弟今誰不犯陛下一人乎遂殺紹血漲帝衣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乞以帝衣此猶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臣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後東海王越屯許路紹榮陽通紹墓也成勸刻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不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勸修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卽位賜諡曰忠穆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讎典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邱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紹之有父風早卒以從

王豹者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問豹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問驕縱失天下心豹拔牋於問曰豹聞王臣寒賤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

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
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
傾敗之法尋中問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
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
新野大封于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強盛竝興
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典義討逆以難賞
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
亢龍有悔退則族蔡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
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因請悉遣工匠之國

人云又所怒立
諸王侯之國一
語立意如此請
王亦安有令終
者

依周召分陟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清河王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書入不報，豹重牋白之，問令曰：「得前後白事，其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于問案上見豹牋，謂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蛇下打殺？」問既不能辜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牋內問外，坐生問牋，不忠不義，竟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竄之，俄而問敗。

劉況字道真燕人也少佐州郡博學好古爲當時所稱齊王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況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以爲益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中劉請留況爲軍司遺席達反委代之

通京都王師屢敗王薄傳本謂王薄祖述言於

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

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順順章急必召張方

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

境諸郡多起兵應之合七郡之衆九萬餘人

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

皇甫潛爲先登襲長安順時頓兵于鄠以聲

援東軍聞沉兵起都還鎮渭城遣督護虞襲

逆戰于好時襲敗順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

舊唐書卷八十九 傳

張方沉渡渭而壘順每遣兵出關又陳悉起

乘勝使潛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入力戰

至順帳下沉軍未還順軍見其無繼心益壯

馮翊太守張輔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潛共遂

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救俾夜至

一軍大驚沉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沉謂順曰

知己之傾軋在三之節重沉不可違君父之

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豈能

之戮甘之如薺順怒鞭之而後腰斬又言候

先教爲沉書計願執而論之光曰劉雍州不

用部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順壯之引與數

宴爲右司馬

翹允翹允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賈渾賈渾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王育王育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韋忠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好學好學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舊唐書卷八十九 傳

弔之弔弔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斬之曰此

子必爲佳器以命子願與交焉服闋而應於

墓所願造之乃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

未嘗見其有憂色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

張華華辟之思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

茨牆戕士本無宦情且張茂先華而不實裴

逸民德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爲哉逸民常有心託我我常恐洪濤

蕩滅餘波見漂沉可臨尾閭而闕沃焦邪夫

當在成敗之外
自宜寄在禍福
之間

此書之旨
在於明義
以全其理
而後已

此書之旨
在於明義
以全其理
而後已

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老破郡楚將子出走
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刀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
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
聰為鎮西大將軍討叛羌矢盡不屈而死

辛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已修學潛心易太
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
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

辛勉

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同縣管平
年七十隨敏元西行及榮陽為盜所劫敏元
已免恐平年老還請於盜願以身代群盜意
哀之有一盜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
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畏死邪當殺汝
而後死此公窮老於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
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盜意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視而目而發斯言顧謂其長
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

先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

所過稱誅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

為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前將斬之

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

俱免之鍾云敏元於此仁心義膽不為言乘

其隙而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

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衆情以制其一而猶

在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賊亦全

免者貴於濟不貴于死也後仕劉曜為太尉

長史

辛勉

辛勉

周該天門人性果烈以義勇稱於時雖不好

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亦忠節

士也聞王敦之亂譙王承立義湘州遣告甘

卓而級所書檄不至級謂該曰今王敦稱兵

構逆將危社稷譙王以宗室之望據方州之

重應旗誓衆與甘安南刻期舉義此烈士急

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志申款于

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將級命見承

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固承甚急該乃

與湘州從事周崎聞出反命俱為人所執者之至死竟不言其故叙由是獲免

桓雄

韓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被建康甘卓還襄陽

傳

無復異議至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授理絕如是皆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使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分遣救而殺之

募雄字興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以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宕州里皆稱之仕郡為廷掾張周之配也執太守將斬之雄

此三人於雄傳內亦以其義氣也耶本傳而文能離力事

前與賊爭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蒞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乃舍之由是知名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兵數日有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也不完兵無糧餉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相待且百日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人所虜又以檻車載承及雄送武昌承既更請

傳

能惟子薄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李武延取服為他從承與雄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乃壯也愈固利用刺史王廣遂殺承而留雄階延則遷承喪及郡而易雄竟至武昌意氣慷慨無懼容敦遣人以微示雄數之雄曰此實有義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所願也敦憚而釋之遣使舍眾人皆賀雄笑曰吾安用生為好而敦遣人害殺之當時其

時云王敦作逆
時同多患漢之
七其由江左中
所發然乃事畢
諸人勸力不遇
忠所半也若
而亦其後
而甘其後
從而在此時
與初無涉
特其至性則
果力使然者
此一不龍甘者

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升陽人也少而好學明信義每約已而務周人有國士之風為王敦舉軍敦將圖逆應舉陽甘卓於後為變乃遣道融往召之必欲與之共事然道融雖事敦而忿其逆節因說卓曰王上親臨萬機慮七國之禍故創

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進乘其伐至然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違負大

義生為逆臣死為忠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逆狀軍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但卓性不里軍情言敦待諸方同進至于諸口累旬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大懼時敦舉軍出平卓兄子也敦使叩求和令卓旋軍卓信之將旋至薄即密與道融勸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

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待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竝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太掾悝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為長史未到會王敦作逆悝遣母氏承

往乎之曰吾前被詔領此州正以王敦授耳今敦果為逆吾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舉少懼之且始到恩信未著為之奈何卿兄弟南夏之宗俊也要經而服事古人有老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將危卿安得晏然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其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玉不以悝兄弟猥劣親臨之悝兄弟敢不身齊況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人亦就不欲荷戈以戮

原字補沈勁
壯其忠義
死節一也
忠以未文
此以等文
同耳

命乎、但郢州荒弊、糧器空竭、為進討之計、
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則敵之勢分矣、
分而圖之、其事庶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
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諸軍、時湘東太守鄭
潛、敦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
旅、直入郢、斬潛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
先登、力戰而死、城破、復為人所執、將殺之、
子弟對之號泣、懼謂曰、人生會當有死、今聞
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及王敦平、贈懷襄
侯、
卷八十九
本

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
士得千餘人以行、勁歷以少繫格衆、雖破之
而洛陽糧盡、援絕、祐懼不能自守、乃托收許
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
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塲、勁喜曰、吾志欲致命
今得之矣、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勁神氣自
若、恪奇而將宥之、其將慕容慶曰、勁雖奇士
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
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吾前平廣固
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
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吉把字祖冲、馮胡人、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
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志不能謀、勇不能死
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把少
亦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把
為魏興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
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把遣衆距之、加督五郡
軍事、鍾率衆欲逐張陽、把邀擊斬五千餘級

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左右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左右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于湛行。

事，求昌元年。紹興三年，即惠敦以諒

交州刺史，使諒收湛碩殺之。諒既到境，湛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於是斬湛。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避，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患

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

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 垣 以下三傳刪

車濟

丁穆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

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盛

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

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

事爲國家鬼，不爲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

三年，至元興中，詔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

東。安帝嘉之，詔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

尋而府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初，拜佐著作郎，以

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殷仲堪引爲功曹，桓

玄求攻，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

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

所事，必無成。然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

將云企生德政
留其林漢有
突見當時情

仲堪走文武無送者唯金生從焉路經家門

金生正色曰我為股州刺史荆州賊不能我

仲堪走文武無送者唯金生從焉路經家門
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雖何可不一執手金
生旋馬援手遵生因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
去將何之金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
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
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金生
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
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
金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猶忍
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金
生曰股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
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
然待金生者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
金生正色曰我為股州刺史荆州賊不能我
尚何謝焉玄乃收之復遣人問金生欲何言
生曰文帝段隆康簡紹為晉忠臣從公乞
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金生於前謂曰
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金生曰使

到公恨哉此也

金生正色曰我為股州刺史荆州賊不能我

君既典晉陽之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升壇
盟誓口血未乾而遂生奸計自傷力勞不能
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先是玄曾以
一羔裘遺金生母胡氏及金生聞至即日焚
裘
張祚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祚
為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祚帝之故吏素
所親信封樂酒一巵付祚祚令婦帝祚歎曰
婦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
晉書卷八十九
乃於道自飲而死
史臣曰中故以府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展
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
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
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
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襄獨善其身
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下物理宜竭其忠可
謂南桂異質而齊芳詔武殊音而竝美或有
論紹者以死難獲議揚推言之未為篤論夫

君天也。天可離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猶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列傳第五十九

晉書八十九終

卷八十九

圭

清云漢南史加
文前晉書遺
等其治政約有
可謂政理時有
詳有不詳者如
此情則所一
此情則所一
味其語等之
無變此其特
晉人如晉書
史無實政其
世其治政約
三傳其治政
其治政約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蔣之起刪定
海昌查繼佐參校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其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良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鄒。西門宰鄒。潁川黃霸。潁川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政移齊魯。或

晉書九十九

傳十

政務寬和。斯竝傳。史播其德音。良吏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繚武。秦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中勅守宰之司。屢發憂俗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使。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綿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

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謚曰烈子奕嗣

杜軫以下三傳並刪

實允

王宏

曹據字顏達譙人也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邛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他適婦守志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因罪乃自誣獄當決適聽到知其為冤更辨究具得

情實又歲久德行獄見死因情之曰汝等不

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整見家

邪衆囚皆涕泣據悉開獄出之刻日令還據吏咸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問之者莫不歎服由是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門士以燎寒耳

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據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同嘗曰口吾率義衆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何所不可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據曰勝平四海匡復帝阼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阻降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據等幸甚同

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又以爲驃騎司

馬又敗免官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

屢經寇難據緩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略鎮襄陽以據爲征南司馬其年流民王通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略造衆軍崔曠討之令據督護曠曠奸人也請據前戰期爲後繼不至據獨與通戰于鄴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以下四傳

范昂

丁紹

喬智明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隲正

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居喪九

年以孝稱仕清無平簡與弟同居初祖父有

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

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母舉灼然二

品為東海王越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

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

末沒于石勒勸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素重

攸因稱于勒勸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生而

飯焉曰置攸車營中勒時夜禁火犯之者死

攸與胡郡較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

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

辭婦人亦感乃勸救之既而胡入深威

自縛詣勸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驛會石勒過

許子史云人
請來百歲以
放縱或不可
婦人亦感乃
可以即脫

鄧攸之於樹而
去此是木之十
與書以安不足
味故劉涓子云
此藥其金銀
而甚言之也攸
其進及任所能
行何事於難耶

泗水初獲送攸令得進以馬驛負妻子而行

又遇賊掠其馬驛步走擔其兒及其弟于綏

攸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

一息理不可絕我後猶當有子今止應自棄

我兒耳妻泣而從之乃棄至新鄭投李矩

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後帝捨之去投荀組於

許昌矩以為恨久之乃遂家屬還攸攸渡江

元帝以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太守以授

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時郡中大饑使表振貸米報韓開倉散之盡

遣散騎常侍相尋虞璞慰勞饑民乃還勸攸

以擅出穀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

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

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

牽攸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

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米齒

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

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

謙和善與人交貧無貴賤待之若一而所
如惟貴永昌中代周顒為護軍將軍太宰二
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彼為會稽太
守轉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問
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
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
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祠以少牢初攸象子之後妻不復孕既過
江納一妾甚寵愛之訊其所由妻具說是北

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
行聞之感恨遂不復育妾卒無嗣時人義而
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邵伯道無兒第
子緩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魏侍中贊六世
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微殺不饗
非其粟脩石無儲不取非其道父早卒事母
孝謹時居丹陽遇世喪朝夕哭臨及思至貧

好云隱之字處默
濮陽甄城人

泉一詩可味其
以之六才太博
尤有經國志
對云本為隱之
孝行而致時在
魏晉間人者也

客爭省號痛哀絕對人為之流涕嘗食鹹菹
以其味旨振而棄之韓康伯時為丹陽太守
設在郡每問隱之哭聲輒輟殮投筋為之嘆
則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須
此輩人後康伯果為吏部尚書少進用之解
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
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
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
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出
書侍郎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
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
尉秘書監御史中丞遷左衛將軍隱之雖歷
位有目然貧窶如故每月初得祿僅留身
餘悉分賑親故宋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
絕則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冬月無被朝
廷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假節領廣
州包帶山海珍異所產仕宦之貧者多求補
長史而前後刺史皆贖貨充官去州二十里

不門有之清
其下外是也
可於此也

而迎地名石門有水曰食泉世傳飲者懷無
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所親曰不見可欲
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
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
食不過魚米帷帳帶服皆付外庫時人頗
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元興初詔稱隱之處可
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遂進號前將軍賜錢
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屬
上固守彌時長子嘯之戰沒循踰城衆火死
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奔還京都所
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客膝而已劉裕賜車出
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簾
爲屏坐無趙席後遷中領軍義熙八年請老
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
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
將軍至薄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

法
嘯云元亮之歸

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兄
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
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
之水子延之復囑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歸
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
逮隱之而孝悌絮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建旗訓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爵
遺愛咸足以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者也若伯
武之累已克勤類遠之申寬緩獄鄧攸竊懼
以速職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爲
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
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
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列傳第六十一 晉書九十一 三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雲間陳子龍恭授

儒林

晉書云史漢傳儒林已非道德之士及漢儒傳經而經亡六藝門戶昔人云此傳純是林雜事牛可入考友牛可則此目非立亦可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天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

晉書卷九十一 禮

辭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齊周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傳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強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微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相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亡今是傍求蠹簡

晉書卷九十一 禮

博訪遺書剝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其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尚故播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以上全舉括泊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王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頤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扶宗雖魏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又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繼我朝昏政弛蒙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建慰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絃誦明皇聽府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茲時艱作

本全古云云以
西漢劉向法
後有一說
以比自論
詩經

促未能詳備故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
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積闕里之典經習正
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日縱誕以清高遂
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
京繼踵以論旨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
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
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

書書卷九十一

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處為
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
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上表請以諸葛亮
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絕者宜量才敘用
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尋
入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蜀故尚書魏
為程璜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
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也年垂八十稟性謙
退無復當時之望

聞耳璜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
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
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

陳邵

虞喜字仲寧會稽人少有操行博學好古元
帝初鎮江左上疏薦之懷帝即位公車徵拜
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
請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隔
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典化

晉書卷九十一

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
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
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
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
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
和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
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
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
矣方今聖德欽明恩恢遐烈旌與整駕候賢

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逸世
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彊
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
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
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
詔曰尋陽翟湯曾稽虞喜竝守道清貞不營
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
屈豈素絲難染而按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
納諸廊廟其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
室征西豫章穎川三府君初綴至內外博議
不能決朝廷遣使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
喜專心經學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
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行於
世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
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受業者數千人武
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

王元美云後世
張公蓋不疑此

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
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雌敵乃
思合而通之周禮有訓人之官作春秋訓人
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
合者舉其長短而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各
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
別之又撰周易訓詁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
凡所撰述百餘萬言有五子卓犖耀育臍
記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
族客居青州建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兄無常
父衣無常至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
居墓所三十餘載至暇躬躬埽墳墳循行封
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
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竝不就于時青士
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
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頗
愜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
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

一卒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世以博士為郡
守祖邵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
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
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
家著玄機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
抗烈兼有知人之鑒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
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
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其行已純至類此

書卷九十一

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
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
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
二年卒遺命濯巾浣衣榆棺雜碑露車載尸
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范隆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少而恬泊雖居貧
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靡不畢究寓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世以博士為郡守祖邵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機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兼有知人之鑒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其行已純至類此

崔遊

居汝頡問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
里教授生徒十人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公
車徵拜博士太傅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
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
正乃過夷赴洛夷適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
傾心禮接為起宅宇復敗夷歸舊居道遇兵
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賦千木
之間齊相曹參尊崇益公皆所以優賢表德
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

書卷九十一

流離道路聞其頓顙刺史泰任不能崇飾有
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使宣慰郡
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
家人樹廩勿令闕乏尋而渡江王導遣吏周
瞻之元帝為丞相敕曰今大義頓替禮典無
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
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遠達確然絕俗本
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夷辭疾帝
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至不宜往庶人未

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
歷載正以足下賦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共
第統經問義夷雖通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
大政恒遣使諮訪焉明帝仰位夷自表請退
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
劉揚搢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
所取則焉大寧元年卒贈大鴻臚謚曰貞所
著陶求子二十篇于晏荅悟太守夷兄弟三

人兄嶽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
春秋以刺之弟接高平相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
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
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
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
鄭意示掌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
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處約而統其傍
是以劉氏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

濟云通書證
齊名于府治
人品不無著
者特以進入
林亦其流也
謂其與景道
取之則通書
當先之矣

山山盧子淵訥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
竝固辭竟以壽終

續成

徐邈字仙氏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
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蔡琨等率州里子
弟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澄都水使者
邈性端雅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
臧蓋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
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
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
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
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
後十年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
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
所言雖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
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及謝
安雖論片或有異同邈因勸中書令王獻之
泰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

魏天云諸練
大儒德持國
之言不以實
士為耳目此
錄其言而此
言可也青德
和云不徒長
之言正足結
之見

遷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造毀禮皆有證
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
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還與甯書
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
自所聞見誠足下留意斯其故廣其視聽
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
宜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治足矣
上有治務之心則下之求治者至矣日晏省
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民聽不惑豈須
書卷九十一
已至聖師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
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
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自者乎君子
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舉必由歷試如有所
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風攻之甚害自古以來
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
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君子道消善人與尺前史所書可為塗鑒是
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

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司
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寂
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
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項之
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
與遷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
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遷
孤官易危而無敢排驅族乃為自安之計會
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遷以道子雖有酣蝶之
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因從容言之於帝
以和協之語在道子傳遷常詣東府遇眾賓
沉酒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遷對曰
遷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
遷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
吏部郎遷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
乃止尋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
帝謂遷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
相遇也蓋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

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拾遺補闕帝嘉其謹密有大用之意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曉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諮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秘書郎次浩為何無忌鎮南功曹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刪
晉書卷九十一 傳

范宣字宜于陳留人漢末無長升之後也年八歲嘗以刀傷指捧手改容人問痛邪否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宋人異之及長遂尚隱遁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葬之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宣生平未嘗入公門及辟伯為太守與同載遂誘俱

入郡宣便於車後趨下伯嘗遺宣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又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伯乃裂二丈與之曰人寧可使婦無婢邪宣笑而受之其所操如此時庾爰之為桓溫所徙亦在豫章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也宣雖閑居屢空日以讀誦為業燕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達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時范甯為太守亦重儒術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宣著禮易論難行世子輯為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屢徵不至

范宣 刪
晉書卷九十一 傳

韋謏 刪
范弘之字長文祖注別有傳弘之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

雙云此即佳雨
 之理考之自然
 於成法與之
 外不合時宜者
 也守而用之不
 可無此議議
 得云此二言
 其理亦非
 核有失十有

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以為石階藉門蔭屢
 登宗顯當准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
 授冠天子因時立功石亦與焉然位居朝端
 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固之謀守職則容身而
 已貨贖京邑聚歛無厭坐擁大衆侵食百姓
 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統緒盡於婢
 妾財用靡於絲桐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
 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治人倫者莫尚乎節
 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

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
 不可不豫防原本以絕其流按謚法曰事有
 功曰褒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
 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熱以為國典
 仍多敘溫移聘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
 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為溫所寵三怨
 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
 子陵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祖豆實懼
 辱累清流惟庶聖世猶以人君居廟堂之上

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
 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謨
 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
 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贖累應
 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
 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
 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
 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
 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

浩年時逸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
 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
 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
 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
 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
 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
 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
 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
 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

誰獨無心、舉朝嚶嚶未有倡言者、是以頓舉
撥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雄測、求
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背爲溫
吏、排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
身首者、明公有以誨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
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
其人、模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
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
觀之、昔周公居攝、道政升平、禮樂刑政、皆自

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
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
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
桓氏今至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由
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
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
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
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知
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咨仲堪書涕

此此語意乃元

其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
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義為先。
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
之好。著莫逆之契。契固艱難。夷險以之。雖受
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于其
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
亦後生所倘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狷。以欺聖
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已之小惠。
欲以幙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
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
王室。志厲秋霜。誠冠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
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
君此之直志。乃戚溫小顧。懷其曲澤。躬在聖
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
基。一情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
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
子則非孝。二者既云。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
倘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

子則無此二
語耳

建云此之說前
無從可指不日

第

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服謀及國家。不圖
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贊國朝。無正義之
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
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恒不
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
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
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
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慨
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松耳。弘之辭雖亮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王敷

列傳第六十二

晉書九十二

三徑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裴東張 采榮技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顧圖、綠、字、符、其、不、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

晉書卷九十二

鍾惺

原評

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鷄、而、齊、鸞、揚、玉、軼、而、竝、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超、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綿、樂、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綢、彬、蔚、之、美、競、真、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適、舉、備、乎、典、與、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

將云寫出文士
則應然不如此

不足以為文士

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顏、頤、名、單、竝、綜、採、繁、緝、杆、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昆、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楚、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成公綏者、東郡白馬人也、字子安、口吃、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隨、時、自、守、不、求、聞、達、不、能、資

晉書卷九十二

鍾惺

原評

產、宋、食、歲、饑、晏、姬、也、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乃、引、然、而、嘆、曰、余、無、仁、惠、之、德、群、禽、為、焉、吉、鳥、是、以、附、書、神、其、流、愛、詩、人、存、其、雅、集、聖、當、者、瞻、其、受、止、愛、屋、者、極、其、增、嘆、茲、蓋、古、久、所、以、為、稱、苦、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而、無、道、則、隱、斯、乃、聖、鳥、之、德、何、以、加、焉、鍾、君、嘉、其、而、實、主、禮、之、烏、善、禽、而、有、嘉、鳥、之、德、而、不、亦、可、乎、遂、作、鳥、賦、時、人、以、為、

時王太冲序
此篇乃其
體之佳者
作書心特
爲作

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
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竝爲詩賦、又與賈充
等參定律、泰始九年卒、所著詩賦雜筆十
餘卷行世、其情賦與天地、賦、尤佳、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
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
吏、以能擢授殷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
鼓琴、竝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
青書卷九十二 傳 三
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博覽名文、兼善陰陽之
術、貌癯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
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載
叩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
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思
謂司空張華、華及賦成、時人互相譏者、
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乃詢求
於安定皇甫謐、謐時有高譽、見思賦、稱善、遂

爲序之、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
雅、以二子之遺忘者、又爲之略解、按世說注
交按亦非、劉逵、新理、並終皆不爲思賦序、
人姓、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
華兄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
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
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亦欲爲此賦、聞思作
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偷父、欲作
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
青書卷九十二 傳 四
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
謐、請思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齊王同命
爲記室督、辭不就、及張方之亂、舉家適冀州、
數歲乃卒、時疾、篤、尚、改、定、蜀、都、賦、曰、金馬
發於高岡、碧鷄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九而福
啟、大井騰光而赫、與初本往往不同云、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漢末其祖流宕客、
氏、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二、舊作十三、今、
母同道傍觀、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王聖美云人但知祭中即不經不知有祭中故此其一大故事

能如此不，至口可耳，歸便就師受業，吾聞
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至曰：自傷
不能榮養，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人太
學，觀時，稽康於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
隨康車，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
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康具告之，後乃亡到山
陽，求康不得而還。鍾云：觀其人所謂談客，雲
外者，文苑傳載此事，見文苑之遺，非又將遠
一往，至性人不能，漆辭而微入地，又將遠
學，母禁之，至遂陽病，數數狂走三五里，輒追
得也。年十六游鄴，沛國史偉和親領軍，與之
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會康到鄴，至
復與相遇，具道太學中事，便還康還山陽，經
年，康謂曰：卿頭小而貌矍子，自黑分明，視瞻
作，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耳。至曰：人未能
審，與康之度，寸管能識往復之策，何必在大
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
宗卒，至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有與此下舊書
其時所疾，故按此書於康與安同，見文選。

張云合食錢
神論之晉書
身不及皮

至長七尺三寸，問年安壽，體若不勝衣，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時幽州三辟部從事，在郡斷
九獄，見稱清當。時舊作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母
已蚤亡，至自痛其棄親，連進欲以立名為榮
養，耳既而其志不就，日夜慟哭，流血病發，
服未竟而卒。
鄒湛 以下三傳附
東據
褚陶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
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
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親
時以居，隱排汗腴之墟，有水氏之子者，出自
五雲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涓
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
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
求諸熱，無得熱之方，水子瞿然曰：胡為其然
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瘡治之

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聘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已塞、投足何錯、於是水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熱、自共遮鋼、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高節可慕、丹穀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且飛、沉、昨、周道師、巢山德林、豐屋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

三卻尸晉、宋華筭漆、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亦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為太孫舍人、經吳開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因共語、便

一曰之云吳山
痛過極味正

將云從飲食微
卜處忽生出一
段高想是大奇
性大該解人

劉云翰此等佳
建微後世則
能言耳其亦
能言耳其亦
乃今之君子

大相知悅、問循、循欲何之、循曰、入洛耳、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而不告家人、齊王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用吾亦與子採南山、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為歌詩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裏外作孤客、一見故鄉心自飛、

今宋末路、恨難得、今仰天悲、見引文、歌數、復作而悅、觀言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母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三何回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輕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責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後以疾終於家、

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
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
一項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平質誼其辭
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樓三江路
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羅
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
其遺像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
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錐天
驥汗血荀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

翼而聞悲夫先生何命之蹇懷實如玉而生
運之淺昔咎繇謫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
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與若
蘭等是以道隱則變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
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偶才何補夫心非
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王故能全生奈何蘭
膏揚芳漢庭推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
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宋
見其死敢不敬乎奇之淥水後以疾徵拜給

事中復領著作卒諡曰貞簡
昔作揚都賦進
紀當時庚亮稱之為可三
二京四三都其餘
詩賦銘頌凡十卷

曹毗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
善楷書雅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嘗著學箴
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
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忠乎情仁義者寡而
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卷九十二

傳

名利作禮教之弊蓋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
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順
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齊
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華一代之弘制垂千
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世
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
治衰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
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

陳述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
模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磨
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
道者少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
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
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
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
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
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
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

卷九十二

傳

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
往之惑乎初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
軍久之充常嘆不被遇揚州刺史殷浩
知其家貧問曰君能屈志百里否充曰
北門之嘆久已上聞詎復投林豈暇擇
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
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
從分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累
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首
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
文二百

袁宏字彥伯，汝南中令。六世孫也。祖，中父。幼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詩。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為人備載運租以自業。時鎮西謝尚鎮牛渚，乘秋佳月，車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延和船中。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會，聞遂輕聽久之。遺問焉，荅云：是袁臨汝郎。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芳車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並。

四十首行於世

袁宏字彥伯，汝南中令。六世孫也。祖，中父。幼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詩。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為人備載運租以自業。時鎮西謝尚鎮牛渚，乘秋佳月，車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延和船中。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會，聞遂輕聽久之。遺問焉，荅云：是袁臨汝郎。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芳車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並。中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安帝初，新軍討張，辟為司馬。軍非見，今以從。安帝初，新軍討張，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尋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并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溫知之甚念，然以宏一時文宗，又難。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

又云東征賦若某本及桓宣城亦是矣者況長

則云漢文有法補初亦自世

又云漢文有法補初亦自世

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為說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鑒放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拔之節，鎮義為允也。溫法然而止。孫云：是說見後，不存。今項之從溫征，鮮卑、溫命作北征賦，既成，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虜者，疾尼父之惕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珣云：此賦所誦，脫誤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從事，於寫造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心，忽流風而獨寫，珣前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宏以事被免，溫時須露布文，復召宏，珣馬前奉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珣於則極嘆其才，宏曰：當今當吾間，得利，安言官不利，利後得

唐書卷九十二
下

復任職如初然宏性亮直雖被溫禮遇至其
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後稍遷至吏部郎
出為東陽郡守太傅謝安常賞其機辭辭遠
時為揚州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以
卒追試之隔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
宏曰聊以贈行宏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
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僕僕作
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
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後漢紀三
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並卷辭賦錄叢書雜文
凡三百首傳於世
伏滔字玄度平昌人少有才學州舉秀才辟
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津禮遇
之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向游時求宏亦在焉
滔名諸亞於宏故府中呼為宏伏青典溫
從事留宏論青是人物義相往來鑒賞淵
以討之後從溫伐袁粲至壽陽以淮南展
乃著論二篇為歷其政既之由名曰正淮或

以宏為所
小乃國家
故其云何

青陽平以功封開臺侯除永世令溫卒征西
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
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
於西堂消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
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
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遂游擊將軍卒官
子系之亦有文才仕至光祿大夫
羅含字君章零陵桂陽人曾祖臨海太守
為後齊湘境遷為桂陽人曾祖臨海太守
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所養少有
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
驚起說之朱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由
是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幸新
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
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乃就及羨去職含送
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
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
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

存世之傳
後世之傳
不遺餘
不遺餘

爲方外交，乃稱曰：君章湘中之琳瑯也。尋轉
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
含請尚有所檢劾，合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
累日而還。溫問所劾事，合曰：公謂尚何如？
溫曰：勝我。合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
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驛舍
譴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
簾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
謝會，合後至，溫命衆坐曰：此是江左之秀。諸
書卷九十二 傳 本

惟荆楚而已。嘗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
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
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又徵正員郎。累遷散
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
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
行世。

愷，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
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
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淳

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
軍，甚見親昵。溫薨後，爲殷仲堪參軍，亦禮之
如溫。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
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
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然愷
之爲人，遲鈍而自矜，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
譽，以爲戲弄。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
省，夜於月下長談。自是得先覺風制，瞻每造
之，愷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
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
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彈所繫
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
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
愷之在桓溫府，溫嘗口愷之體中癡點各半
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顧虎頭有三絕
才絕、畫絕、癡絕。虎頭愷之小字也。年老卒官
所著有文集及啓牒記。錄云：善調弄人者，
其牛以俱以之。

郭澄之

晉書 卷九

●

1154

卷四
三
子曰又象垂法宮徵流音美哉君

藻震璣。衆彼辭人。共超清眞。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三

三
徑
飛
雲

竟陵鍾惺原評

韓李蔣之翹剛定
同里周龍章叅校

外戚

藉云史漢外戚傳全載后妃事而兼
 及其父兄至范史則有后妃外戚之
 分矣故此書集之然楊家威亮王恭
 諸人正外戚中足爲國家威亮者書
 此發明大義不啻草草存之列傳若
 諸人可以分屬則何以立此日爲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

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

卷九十三

一、

十

哉。豈不由祿以思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讎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冀餘千紀。亂常。寧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席卿之父。子。賣廣園之弟兄。陰與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竝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濫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

書云人謂平陽
自蜀全歸以其
國地與蜀多異
語故著其異

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實謚乘惠皇之榮曉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慙慙濫別坊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猘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至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不以之亡身者幾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爲外戚之戒

之徒文辭雖多
全歸亦不免于
司馬昭之手矣
母幸氏是列女
傳

川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第攸文帝欲立之恒有代宗之議瑒密爲武帝畫策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者皆令武帝默識之其後文帝與帝論當世之務帝荅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踐阼累遷瑒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瑒在職十餘年典禁兵豫機密侍寵驕肆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溺而坐瑒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邪遂不坐而去又性豪侈好遊宴嘗以夜續畫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取當世共屑笑和作狀形以溫酒則率貴者效之然黨慕勝已選用多以私意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數放恣犯法爲司隸校尉劉毅劾奏瑒罪當死武帝以瑒舊恩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毅都官從事程璜徑馳入殿軍當收瑒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瑒所犯俱符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直免瑒官

而已未幾以候白承領職候印復之及齊王
攸出鎮也瑋與楊瑋不協因左遷太僕語在
瑋傳既失寵憤怨遂發病卒謚曰威

王伯

楊文宗

羊玄之

庾豫

庾琛

杜又字弘治成恭皇后父祖預父錫皆有傳

晉書

卷九十三

傳

又少有令名性純和美容姿襲封當陽侯辟

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

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為高安

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

侯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

永和中和劉悛謝

尚其有略中朝及江左人物或曰杜弘治清

標今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粗可得方諸術狎悛曰吾請評之弘治庸清

和云廣德清
建德建德清
人言的標榜有
名無實

諸云孫李野王
叔仁兄外戚第
一流人

謂云安劉悛
不甘而求中
無分別即春秋
之意

叔寶神清蕭云世說裴瑋云作王義之
十傳原史桓伊論者謂乃知言又司徒蔡謨
又作桓非非論者謂乃知言又司徒蔡謨
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弘治
耳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哀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若有局量以
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若曰
物各有所施操操之材不合以為落也令
奇而捨之家貧辭吏年五十鎮南羊祜與若
有舊言於武帝始被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

晉書

卷九十三

傳

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與杜又齊名譚

因桓并帝謂哀曰孝野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誠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

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

掾吳王文學既參車騎都鑒軍事以平蘇峻

功封都鄉亭侯歷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康帝

為琅邪王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哀女於晨

出為豫章太守及帝即位徵拜侍中還尚書

哀以後父不欲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牛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僮樵採項之後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哀同讓詔以為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假節鎮金城又領項邪山史初哀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果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以綜朝政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軍事衛將軍假節鎮京口承和初復徵哀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因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乃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

原云國史補而
無以卒後世
帥不允及也

事在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順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廉巖進軍下邳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兖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民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先遣督護王龜孫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哀遣龜孫銳卒三千迎之龜孫遂哀節度軍次代敗為石遵將李范所敗死傷大半哀土疏乞自貶詔不許命哀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是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咸盡按是時為永和五年哀死於所居年五十五相傳死於建始初位皆與哀不哀以遠國不就發柩發病及至京口開哭聲甚眾以問左右對曰此代賊死者之家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遠近嗟悼史士哀慕之隨侍中太傅謀

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祖佑北軍中候父納業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適不群弱冠後尚風流雅正外絕榮覲內察私欲虛已應物恕而後行喜愠不形於色人莫不敬而愛焉少衣父事諸母甚謹篤義種族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諫書策

卷九十三

姿容皆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

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諛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論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主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頤然之際辭旨即令往往有高遠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初山近為東陽風政濛

卷九十三

青既去濛執簡文乞之曰承藉猛政故可以

光祿大夫有二子修、蘊。修字敬仁，小字荷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學。年十三，作賢人論，濛以示劉惔。惔曰：「敬仁此論，便是以恭微言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韓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有四。昔五噀之役，與修同年，故修第題數曰：「無愧於古人。」年與之齊也。人作修，其狀皆非，是今從文字志，蘊別有傳。

王遐

王遐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濛之子也。起家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和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

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速狀白之，曰：「某也有地，某也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民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侍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餓殍，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顧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

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奉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諸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於是乃

授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遷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姻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蘊曰：「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彈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性小字也，後竟承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太

夫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真字季明
 疆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
 嘗問卿何如卿兄真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
 忠孝亦何可以假及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
 門入為遺詔真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
 至承入者所乃止真嘗與會稽王世子歆遊
 子辟呼真為小子真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璽
 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官何小子
 之有及國寶執權真其官後兄恭再起事越

以真為宰相將軍恭預軍事恭敗被誅
 真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題
 雲間陳繼儒參校

隱逸

王元美云晉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
 令者不十之七范曄明羅氏之忠義
 也上世也面有俠烈風更仲卿行怪者
 也而近世宋今文郭元瑜商邦之陪
 臣也魏安道未世之通士也夫隱逸
 者夷穆而近道通而推名孫公和
 董威輩郭文舉索偉祖劉處靜其至
 矣後魏元郭文舉索偉祖劉處靜其至
 不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
 等
 仁也而志不
 而能忘
 之所次於隱
 若夫宵吳垂景少微以經其文繁探幽真
 遜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開乎孔公
 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
 輕王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
 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
 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歸氛之表
 流而激其情寢巢而翫其曜良畫以待其志

齊云為先務也
市俱無所者然
衆人無所自亦
決不為隱漢

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嶽峙。修至樂
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還而不追。安排育而
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
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旨。訟息刑清之禮。
尚乃側廣兩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貴於嚴
穴。玉帛之費。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
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
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
藪。峻其貞白之執。成其出處之迹。雖不應其
聘。亦足執其貞。今樂為高尚之德。編集
于篇。

公。以籍亦嘗通之於蘇門山。語在籍傳。稱
康。聞之。乃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
謀。所有良妙。康每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
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
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
用。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
故或以然用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初為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舉
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錢
續。結以自覆。或見人排。京無怒色。孫楚
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
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亮舜之世。胡為
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既歿。今願舜
夏政。衰今五帝。便。便。君子。願望而遊洋洋
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

雖云有道人處
亦世間處也
生似脫似得處
其奇與深處之
妙在此不可以
尋律貴之

蘇云全真贊
已彷彿古人矣
明成下八句六
句伏終是奇人
口氣

樓云本領人
文章

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難
清流可飲至道可浚何爲棲棲自使瘵焉
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
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
如川之流點能言酒浪浮聲衆人所驚
合物情玄鳥紆懷而不被害鳴率達巢
欲死盼彼渠魚遶迴倒尾沉吟不伏忽
米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
明其族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聞我
聖嘆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
狹解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其所寢處有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
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
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
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
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鏡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而貧事母甚孝
於兄弟每採柘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

許云贊贊
居一段尚異

雖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曰卿
清亮質直可作郡網紀與府朝接自當顯
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
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
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渴代念與屈生
同汗共泥若浮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
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言者大慙統自此
遂不與宗族見會其從父牧宰祠先人迎女
巫章丹陳珠二人有妹色莊服甚麗善歌舞
善書九十四
又能隱形匿影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
於是共結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因聚觀
往賀之卿可供行乎統從之入見忽見二水
於中庭輕步回舞靈談鬼笑飛翾挑拌酬酢
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
人曰昔潘龍之俗典衛文公爲之悲悅季桓
納齊女樂仲尼載馳而退諸君迎此妖物致
傲逸之情縱奢濫之行何也遂隱牀上
而臥不復言後統嘗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

是直隸野史
大文字其
多說其
相去之云云
市藥以收母
族然于否耶

孫云李朝卿
之琴

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
路，統時在船中，舉所市藥，竝不之顧。太尉賈
充使人問之，統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
仲御也。」又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
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
黃公之高節，固請為歌。郡士問曲曰：「先公惟
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鄒邦，崩殂而葬，思澤
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
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趙梁宋，其父墜
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
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
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
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
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
慷慨，大風應至，諸人傾相謂曰：「若不游洛水，
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勞髀見大禹之客，
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
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

右矣。充心尤異之，乃更執船與語，其應如響。
統使之仕，即悅而不吝，充因謂諸人曰：「此吳
兒是木人石心也。」統遂歸會稽，不知所終。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
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
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冲犢還冲，竟不受。
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
「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
以冲為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
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也。流冲居近夷俗，羞病
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卒以
壽終。
范桀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
也。桀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
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
如也。仕魏至武威太守，後為太傅中郎，太傅
曹真太子，非也。桀就三公，惟有大傅曹氏，
曹氏太子，師因避至前，而名太宰王肅，
故正之。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桀素服

將云為替兄弟
者更難承明可
為有子矣

疾篤。蓋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
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議也。
元康中。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
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暇夕。盜勝
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
曰。卿節目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
爲。其通物善導如此。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
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
諱未嘗經修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
書書卷九十四 傳 本

晉書卷九十四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

霍原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

百卷鄉人王游好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

佐著作郎問琦族以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耶

堪為郎矣遂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

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

處於家

晉書卷九十四

任朝

像觀字元道南陽人也神學多聞以貧素自

立元康之後糾絕天機豪傷時之貪鄙為

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

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子曰孔方無德而

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使

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

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今聞非錢不

發洛中紛紛行人愁怨龍虎戰懼惟錢是

朱衣素帶當途之士愛我家兒皆無已已

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賔

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堂虛也

哉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勝一作勝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閭造之閭

不見禮造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前

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

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賜曰

一杜其可開千國難辦西月餘而卒

任旭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

每出游無弱切忘反父母終服畢不要歸

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

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

之地倚木於樹苦飢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

時山有虎食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

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養麥採竹

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
 逆而已。有大鹿死於所居側。文以語人。人取
 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
 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餘杭
 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遂辭去。
 王導聞其名。遣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律
 行。既至。導置之西園。朝士咸來觀。文頽然其
 甕。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先生何以至此。
 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
 來也。又問曰。餓而思食。將而思室。自然之性。
 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
 情。又問曰。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
 無害虎之心。則虎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
 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
 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燕集。絲竹並奏。其
 召文。文膝胣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
 坐者咸有夠漆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
 天機堅宏。莫有聞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

謂云郭文隱
 居此也乃為
 公所居故而
 藏文入其衣
 然一體各涉
 作用其法其
 要不出諸若
 了而後時以
 死第以房舍
 當無負也本
 此言隱居修

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綺之亞乎。
 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導遣之藥。文曰。命在
 天不在藥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
 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
 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
 臨安獨全。人以乃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
 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
 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
 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
 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庚
 闕。竝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素已自守。與鄉人譙秀
 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
 不能復隲。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
 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
 有西土。稱藩於晉。民必崇從。且拾小就大。以
 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車泉詩期。果
 克之。壽猶懷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住。上壽

胡莊台人耳

書歸順以明臣節壽不能從壯遂詐稱薨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諄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寇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

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年。親族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耳。若使毀性無嗣，更不孝也。」時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邪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曾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憶此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

高也。鍾云士以隱處拂而反盜匪筆責與
人此東漢以來召氣也少孤敬靜
者才實說得無祿門處止少孤
隱士自爲凡語故巧妙耳
 由是名稱益
 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詮論語行於世

續

譙秀

程湯字道淵南陽人漢置方進之後也篤行
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
遺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然隣
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

音義卷九十四

三

就乃與汝海歸邵若隱於尋陽時庾亮臨汝
州說邵以當世之務邵遂仕湯乘志彌固與
後邵詣湯湯不與語亮聞之求詣躡屣而詣
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改其枯木朽株耳
亮以爲賢衆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至
譚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後庾帝復以
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卒于家子莊
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有父風惟以弋釣爲
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爲害生之事而

問之云佳話
也何以通之

郭云平九以不
受人施白書以
好施處人濟世
之要領

將云下不說
早無有也

子止去其一何哉莊曰我自釣自物未幾
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非
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草門
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子獨
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
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翽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
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從
壑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殆將

晉書卷九十四

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臨而詰以狀
還翽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
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饒
賈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人
咸敬之與崔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徵徵
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
將軍庾翼邪往造翽欲強起之翽曰人性各
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
大船翽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也遂留

晉書卷九十四

郭翽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從壑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殆將

人之舟也翼俯屬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後卒
于家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
善屬文性情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
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

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
沒於劉石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頻
高適視榮利我如也及將閑借號復偏禮徵

駱太常謚道閑書詩皆許由辭亮以天下讓
晉書卷九十四

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
史傳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
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
盡性之妙豈有議之者邪是故不娶於禍難
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古會耳
物極則變冬夏是也政高則危累基是也
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
亡之禍也宜歸身本朝永爲世輔豈不美哉
因不食而卒

過云其父已死
一高遠矣冲不
能知則其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耽之族也少尚
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
澤間志在遐逸荆州刺史桓冲聞之常到其
家驥之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臨條
桑宜先詣家君冲遂造其父父命驥之然後
方還拂袒褐與冲言語父使驥之自持酒漿
供賓冲勸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
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驥之與
驥之不受驥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
驥之之弟驥之妻要葬送無不無遺居喪驥之
年哀食有無常與林人共值已空老人亦相
之且其地去道斥遠人物來往必投驥之驥
之身自供給致贈一無所受去驥之家百里
有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在
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驥之先聞其來往候之
及死乃為棺殯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
終

索隼字偉祖敦煌人虛襟好學不應州郡之

前云三傳為國
世風生平修只
從後六守商音
六耳虛言則作
一筆史十又另
一格調

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
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
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
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濟奇而造焉經月宿
反後微行郊射禮請驥為三老曰先生年有
罕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繁儒賢既樹非
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益公梓
翼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
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開大猷敷明道化改
也今之相屈遵道崇讓雖有爵位意者或可
然喪會病年時年七十元病素服會葬贈錢
二萬濟曰世人之所有錄者富貴也拜之所
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姓素
家八之所收收衆人之所素味無味於惟德
之際兼重玄於象妙遊內宅不彌政而慈惠
九州形居塵俗而接心天外雖點妻之高徒
莊生之不顧後以適龜乃私謚曰玄居先生
楊蔚者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

徵養徒數百人，常食麤飲水而悠然自得。不
妄與人言，其疎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門
徒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
弟子，令遁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解
辭，遂隱於龍山及石虎側玄纁求帛安車以
徵之，軻又固辭，迫之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
之于永昌乙第，甚有司以軻倨傲，請徙大不
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尚，兼有饋餼。蘇林
珠林載石虎遣軻所屬隊不起，虎謂沙門道
道，集日朋衆與所屬隊不起，虎謂沙門道
事主卷九十四

蔣云自孫公和
作偏晉既述中
便難入羽流較
之馬還持論无
外無汗由應科
者錄漢代無王
晉何如

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阿第子以牛黃之
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承 泣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結
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
則絁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但
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
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

晉書 卷九十四

三

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覩形而退，空
近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人饋之衣食，無
所受。好事者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
而四時行，萬物生，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
能知之也。」年近九十而視聽無爽，荷堅道使
徵之。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
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遂乞還，堅以安
車送之。行達華山，數日，我東嶽道士沒於西
嶽，命也行五十里及闌而死。使者馳驛告之。

鑒遺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石坦

宋纖字令艾一作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靖不

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頤友

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

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

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其威儀嗚鶴

書卷九十四

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而不可見及歎曰各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視吾今而

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

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四之琛室邇人遐賈勞我心纖詮論語

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

使者張興徵爲太子友興過論其切纖明然

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有違明命遂隨

興至姑臧祚造其于以執友禮造之纖不見

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書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

知誠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聲聞書疏勿告我

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

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以下三傳略

郭瑀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郭瑀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部云蓋遠接
略明通明和
易經清風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膏之時離國
戴遠所制既有美才而交游貴戚先教者
人或憂之俄而歿死故會稽人士以刺果人
云吳中高士便是非死不得死
戴遠字安道燕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
沛國劉懷所知往不棄當世常以琴書自娛
工畫善屬文而又舉綜藝總角時以鵝鵝
汁浣白瓦屑作鄭玄碑文為文而自銘之
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帝不置牛馬往拜
師遠宜宜君者與之以足女妻焉時遠
武陵王時聞其善琴乃使人召之遠謝使者
被琴曰戴安道不為主門伶久時怒妙更引
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述遂從居
稽之剡縣廣志高潔動以禮度自處深
非元康諸人放達為非乃著論短之著武
時累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徵不就遠以
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更王珣珣別

館在虎丘遠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
史謝玄處遠遠趣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命
詔許之遠還後王珣為尚書僕射復上疏請
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
元二十年珣又上疏達執操貞厲含味獨
年在耆者清風彌勁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
加旌命以恭僚侍遠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
進為美宜下所在倘禮發遣會病卒初遠從
弟出戴安遠之妻本輕遠見但與論琴書
而遠不棄然遠之妻色安由是知遠
而遠遂著詩尚之繼云子敬肅有父風
初初亦以散騎常侍徵顯於宋國初建元嘉
中微並不起
龔玄之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
廢淡幼孤母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
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客百
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

鍾云人知則公
高過千有頃其
榮木動食今子
請物獲其小
翼其溫情受
之人東齊故
少此一役原
公實補之

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娛
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
秀才淡閑遂轉逃羅縣坪山中終身不返其
知所終

閻淵明字元亮一名潛蔣云原史作潛字元亮
減云字淵明名元亮按向集云嘉傳亦云
蘇文首自稱淵明當從之梁蕭統傳亦云
淵之字則未嘗易此言淵之也曾祖侃有鑑
祖茂武昌太守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頗脫不群任真自得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

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
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無盡期在
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懷情去留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恒窶穿結草瓢腹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
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觀老
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尋爲鎮軍建威
參軍謝親朋曰聊欲結歡以爲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
吏種秫稻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孥固請
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云
按淵明歸去來詞自序云仲秋至冬在官止
八十日既非種秫之時此應是商略明事
耳不然當同公田之利先以爲素簡責不私
酒故便求之數語而附會者

事上官郡造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
明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奉奉事鄉里
小人邪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時義熙元年
也晉書云淵明自序爲乙巳歲正義熙元年
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甚欽遲之嘗自
造焉淵明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
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
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
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審知淵明
當往廬山弘乃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果里要之淵明既遇酒便引酌弘乃出

有云元亮自序
文云和以七款
宜得不知作者
故錄其公曰當
是有琴而終樂
不復假但撫弄
以寄其耳

見、遂、散、矣、窮、日、時、而、明、無、履、弘、顧、左、右、為、之、
造、履、左、右、請、履、度、淵、明、便、於、坐、申、卿、今、度、焉、
弘、要、之、還、州、問、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藍、
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而、還、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
明、情、款、後、為、始、安、郡、過、尋、陽、徑、造、淵、明、家、酣、
飲、淵、明、弘、欲、留、延、之、坐、不、得、延、之、臨、去、留、二、
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之、酒、出、宅、邊、菊、叢、中、坐、忽、值、弘、送、
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
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弄、以、寄、其、意、貴、
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率、如、此、郡、將、皆、候、之、值、
其、疎、熱、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淵、
明、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曾、祖、晉、世、幸、
輔、恥、復、屈、身、後、代、故、自、太、尉、劉、裕、漸、有、異、迹、
遂、不、復、肯、仕、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我、皇、上、人、所、著、文、章、皆、說、其、年、

入云當時所傳
如此然其原所
謂甲子亦不必
有義證也

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宋、永、初、後、惟、
云、甲、子、而、已、若、作、讀、史、述、九、章、以、明、其、志、如、
夷、齊、箕、子、曾、二、儒、三、篇、其、光、彩、彰、著、特、禮、道、
濟、為、江、州、特、往、候、之、值、淵、明、假、臥、希、候、不、日、
矣、道、濟、謂、曰、夫、賢、有、處、世、無、道、則、隱、有、道、則、
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淵、明、答、
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便、以、梁、肉、饌、而、
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
生、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淵、明、同、志、云、
此、情、狀、次、靖、節、事、往、往、發、然、所、存、者、
則、定、亦、庶、有、之、今、從、宋、書、而、史、及、昭、明、列、傳、
則、為、千、古、感、遇、之、冠、節、美、矣、但、靖、節、人、品、詩、文、
子、空、從、宋、書、而、史、之、冠、節、美、矣、但、靖、節、人、品、詩、文、
杜、詩、者、亦、有、之、杜、子、美、有、詩、史、之、目、遂、今、法、
亦、必、以、時、事、擬、合、其、可、笑、也、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竟陵鍾

怪原評

橋李蔣之翹刺定
句章錢光紉參校

藝術

晉書云晉書同好語怪亦未有不司此
者太史公作史記於日者僅載司馬
季主一人至龜策則有錢而無書其
明有而不專之通子真說諸公不知
筆削微意遂放之而為藝術一傳不
役以小說野乘不別真偽而錄之不
特事涉荒謬而今集法之而存其序
已不足傳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

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
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
權所謂神道設教事由於此然而能託近於
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
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
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
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
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
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山忤時而

將云諸傳中亦
有可存者俱已
別見如佛圖澄
見于石虎王嘉
孔平仲其有則
存之則刪之
可耳

佛圖澄	幸靈	吳猛	鮑規	卜珪	魏瓘	嚴卿	杜不愆	步熊	淳于智	韓友	戴洋	陳訓	以下並刪	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 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 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 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破千慮之一失者乎
-----	----	----	----	----	----	----	-----	----	-----	----	----	----	------	------------------------------------	---

列傳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統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靡	鳩摩羅什	曇羅	曇霍	曇產
--------	-------	----	-----	----	----	----	----	----	----	------	----	----	----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三桓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剛定	雲間宋存標恭校	列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姑洵，夏盛塗山，有城有壘，廣隆殷之業，大姁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郭恭儉，漢朝推德，宜昭懿，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閑，義殊月室者矣，臣若恭姜晉節，孟母求仁，華車傳而經齊，樊股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膺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緝之於後，其宜圖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附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儒
--------	-------	----	-----	-----	---------	---------	----	---

將云此傳句
是史漢詞法
意與外無異
法亦不可見
也其詞不能
制原是材料
好而諸傳中
無此一篇附
錄

國軒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
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

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立為

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至

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至國不可

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

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真奏軍宜帝將

其書卷九十六

誅夷因其從親帝出而閉城門夷司馬懿之

車府兵斬關赴夷乃呼敞與俱敞懼問憲英

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

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

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夷耳敞曰然則事

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敞曰然則敞可以無

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

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

祥不可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故

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夷事定後敞嘆

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

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曾在事縱恣非

特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

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歎曰他日吾為國憂

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因請於文帝帝不聽憲

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

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

晉書卷九十六

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

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

常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

約如此泰始五年卒

杜有妻服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

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娶居子植女籍並

孤寡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

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

憲許之時玄與何晏鄧粲不穆晏等每欲害

憲

將云司馬懿
既說可以收
何謂事畢而
不能一婦人
之日左傳三
最得妙

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憲曰。安等驕侈。必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遂與玄為婚。安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泰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皆隨其繼母省憲。咸謂成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達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其知人之鑒如此。

晉書卷九十六 傳 三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故訓

慈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以下三傳刪

陶侃母湛氏 蕭云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母事而此傳後。誤信之可笑。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埋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晉書卷九十六 傳 三

許廷妻杜氏 刪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

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因質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兄征汝，何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義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

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

辨叔父安嘗問詩中何句最佳道韞稱言謝

作頌穆如詩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

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雪驟下道經以咏雪

創云悲憤至此
我輩所不能道
木可盡非

語尤爲安所嘆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妹不惡，汝何恨邪？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書云世胡謂韶，羯謂朗，末謂玄，又言封謂朗，淵謂玄，未謂韶，胡謂朗，二說若載復與此不同。書凝之弟，獻之與賓客談議，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孫恩之亂，凝之時

爲介儒內史、葬之以世奉張氏五斗米道、故

不出兵、亦不設餉、日於道臺藉類遊玩、官屬

請出兵發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

嬰、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兵已

至都下、羣之出走、思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然

道○程○問○難○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

殺賊數人乃被執其外孫劉鴻年數歲賊又

欲害之道。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如此。

先務我思爲之改竇於釋之道雖自爾發

會稽家風嚴肅太守劉柳重其名不修德
以往候之道韞亦素知柳不自用乃修德
壽生於帳中柳造別榻請其臥兼道解風
高適致致清雅先及家世慷慨流連徐嗣
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項所未見瞻察
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
賢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
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荅曰王夫人神情散
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聞
名
卷九十六
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琰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祖妻周氏祖弟顯妻反其從妹也並豐於
財初桓玄常推重祖而劉適毀之祖來自魏
失及劉裕將建義與祖謀祖欲盡散其物以
供軍需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謂之曰
劉適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矣當作難
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臂貴捐還不晚也爾

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
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則
生男女沒入官為奴其少才智者以爲此
言事若敗沒乃官婢當於奚官中養姑也
其姑曰大家義無歸志也祖愴然久之而起
周氏追起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
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惟而示之
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以給之及
之將舉周氏給顯妻曰昨一夢殊不祥門內
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
作七日藏厥顙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欲以
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祖遂得數
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
也
何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
害劉氏每街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
而劉氏察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
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
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

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其○所○與○
同○謀○者○曰○劉○裕○母○亦○喜○因○為○示○玄○必○敗○義○師○
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慨○慨○有○
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營○帥○梅○芳○所○殺○王○時○
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間○室○擊○芳○不○中○芳○驚○起○
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
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無○狀○
音書卷九十六

終○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
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
泉○汝○首○於○通○遠○以○塞○一○恥○辭○氣○猛○厲○言○終○乃○
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殘○居○陝○縣○
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婦○毀○面○自○誓○後○叔○
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婦○乞○假○不○
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遂○誅○之○時○有○
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半○日○不○

詳云孝母以
扶生女成孝

腐○亦○不○為○重○歎○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遠○
呼○延○謨○為○太○守○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
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是○日○大○雨○

新康女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
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
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
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
今○無○男○可○傳○汝○受○之○勿○令○絕○世○宋○氏○諷○誦○不○
音書卷九十六

輟○為○天○下○表○範○其○民○為○右○虎○所○徒○宋○氏○與○夫○
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
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
則○撫○孫○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書○每○秋○曰○學○
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荷○
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
齋○對○曰○廢○學○既○久○昔○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
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
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解云國許可燒
美三良天均得
人放遠勝銅者
臺上校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
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
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
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閭氏薛氏。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
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
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
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
病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齊書卷九十六 主
符堅妾張氏 以下六傳 訓
賈消妻蘇氏
穆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李昌妻尹氏。天水翼人也。幼而好學。清辨有
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繼室。自
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

高之創業。謀謀經略。尹氏所毗贊為多。故西
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萬卒。子敦嗣位。尊為
太后。敦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敦曰。汝新遣
之國。地狹人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敦
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汝
用兵。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於
用兵。汝非其敵。數年已來。常有并兼之志。今
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蓄力。靜以俟之。彼
若滿暴。民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成。
齊書卷九十六 傳 主
並得怪異。謂其非望乎。非唯表師。昭符云國
在比村也。敦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
臧。蒙遜見而勞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
何言。或諫之曰。今母子之命。懸人掌握。奈何
倖也。且國敗。子孫屠滅。曾無憂色。何也。尹氏
曰。興滅死生。理之太分。何為事同凡民。起見
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破家亡。餘生無幾。
豈可復為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
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聘其女為妻。及魏氏

以武威公。王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時茂虔弟無諱。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旨。荅曰。子孫流漂。托身異域。老年便當死此。不能作瓊裴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晉書 卷九十六 傳 古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蔣之以劉石。汙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略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蔡之妣。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王新守節而就

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并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我載矣。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 卷九十六 傳 古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三原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同里胡呈霞參校

四夷

蔣云四夷當敘與中國事不敘彼國之事是為得之然此傳大都敘彼國風俗其文又繁陳書理志故今所有特取此書之自刻者自刻虛却亦有筆意至吐谷渾一篇尤為精神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誠

炎吳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漢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縈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撫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八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

東夷

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內徙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賧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捍禦之儀有似中國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自後漢通焉

晉武帝時朝貢不絕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侯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慕容廆遣詣慕容廆校尉何龍求率見民見民謂及有之民還復舊國仍請援龍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力戰大敗之羅達復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民資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釋云志廣氏
一說每片一
不遇數字或
二語耳其情
亦似無涉水
經手舉

辰韓

諸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
十日程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
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
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
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鬻財
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積毛
以為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栗人則其
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甬受國車升以食
生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雨坐其上
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擲之取汁而食俗
皆編髮以布作裙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
男以毛羽種女頭女和則持婦然後致禮聘
之婦貞而女漸貴壯而醜老死者其目即葬
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為死者
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
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
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若皮骨之甲檀弓

又云諸慎以天
名者將遠
矣未歷諸
審可為作
洪家齊云東坡
作石若記內家
諸事非陸一
事云用石為葬
自春秋以來
有諸者皆未
考此

西漢

三尺五寸梯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
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及成
王時皆獻梯矢石弩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
盛莫之致也及魏景元末來貢魏帝詔歸于
相府至武帝元康初復來元帝中興又詣建
康成帝時則通貢於石虎虎問之荅曰每候
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
故來云

倭人

晉書卷九十七

倭國

吐谷渾史家傳諸吐從
啟入蘇谷音啟本遼東鮮卑也其父
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
部落別為慕容氏渾以庶長故涉歸特分一
千七百戶以隸之及涉歸卒廐嗣位而二部
馬關廐怒徑遣使謂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
何不相達異而令馬有關吐谷渾曰馬育焉
關其常也何至怒及於人破達別甚易悉御
會為難耳今辭去汝諸里之外矣於是遂徙

鹿悔之、道其長史史邪、樓馮追謝之、吐谷渾
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
嗣、我輩子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
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當與俱還矣、
樓馮如其言、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
步、馬皆悲鳴、輒西向走、樓馮曰、此非人事也、
遂止、然鮮卑謂兄為阿干、鹿追思之、作阿干
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於是乃西附陰山
而居、為永嘉之亂、始度隴、止於袍罕、其後子

青書卷九十七

孫棟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
里、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焉、
元帝建興元年、吐谷渾卒有子六十八、長曰
吐延嗣、吐延生而長大、有勇力、諸羌憚之、號
曰項羽、性倣儼不群、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
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竝
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窟
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
天府、獨不愧於心乎、但性酷忍、而自負其智、

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身、召其
將紇拔泥使輔其子葉延、言卒、因抽劒死、時
葉延年十歲、性至孝、每旦必縛草為姜聰像
而射之、不中則號泣、中之則嘆曰、大呼、其母
謂曰、聰已并綸之矣、汝何以此為、葉延泣曰、
誠知射草人不益于先、惟特以申罔極之志
耳、及長、沉毅好學問、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
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
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

青書卷九十七

子辟奚嗣、辟奚卒、子視連嗣、視連卒、子
鍾惡嗣、初辟奚有三弟、皆暴狠而專恣、長史
鍾惡地以為國害、殺之、辟奚因素友愛、遂以
憂卒、視連復聞父之亡、乃不知政事、不飲酒
遊田者七年、鍾惡地以為諫、視連泣曰、先王
追及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也、及視連立、果英斷
有雄略、眾赴之者如歸、乞伏乾歸乃遣使拜
為使持節都督沙州牧白蘭王、不受、謂使者

齊云諸葛祖功
然手有系事
因就成口亦
說得好

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逞。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階群兇。募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漠。然後飲馬涇渭。勦問鼎之豎。以一九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既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勲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書。書卷九十七。傳。七年。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熊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弟烏紇提。烏紇提卒。樹洛干乃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軍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其後世嗣不絕。

馬音 以下五臣附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裸露。徒跣。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聘。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升棚。居喪剪髮。謂之孝。婦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昔曾隨商賈往來洛陽。見上國制度。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於是乃攻掠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有衆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至永和三年。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

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四年，又襲九真，明年征西督護滕叡車支廣兵伐文於盧賓，為文所敗，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判人滕舍率眾伐之，佛懼請降，舍與盟而還。

扶南

何奴之類，總謂之北狄。何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大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

音義九

狁，漢口何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尚陋，域所存，皆列於前史。前漢末何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何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賜緡單于歲給繒絮錢穀，有如列侯。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衆多，懼必為寇。宜先為之防，先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

音義九

十

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素有志略，以猛眾內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然其後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民安，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馬胡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民四萬家以充之，請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

也。帝不納。至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果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翔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隳矣。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終

晉書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三經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溥參校

王敦

張云王敦輔帝征討未聞有大功
即斬平杜牧意於甘卓向佩
兵指京師重者易亂深者易怨
物指京師重者易亂深者易怨
三窟也且元帝恭儉容言為社稷憂憤
而帝謀討賊未弒帝共逆直獄也明
亦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
居功首者趙雲公秦秋專罪趙
事已散見元明二紀及尚卓周戴劉
牙諸傳中此傳特從簡法為次第之
而巳雖口人詳我略然須有緒末有
照映乃佳至敦罪狀劉琨疏明帝罪
狀敦罪與全錄之則詞雖散漫故振
關係但欲全錄之則詞雖散漫故振
要存之其王敦辭刑州疏文字
雅勝語語遠心直削之可也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
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襲城公
王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永嘉初以青州
刺史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

將云世孫我數
明國母知此
此一舉此情益
有之心則

詳甘卓傳
詳簡便傳

王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悉散
之於衆單車還洛時大傳越自榮陽來朝敦
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南
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俄而
越果殺中書令綏撫等十餘人遂以敦爲揚
州刺史司馬潘滔說越曰處仲非日已葬但
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也今既
樹之江外使其肆荼毒之心是見賊也越不
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
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
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尋與甘卓計華軼
遣陶侃周訪平杜弼敦以元帥功進鎮東大
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
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兼
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
桂林賊自敦敦許之遂以爲將甚見寵南康
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
將軍於是敦專擅之迹彰而益益驕橫矣建

將云敦之寵任
在是亦不可不
爲此

此云老賊敦自
此意尤可憐

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將
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會所
殺敦以處分失所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
辭詔爲荊州牧敦又固辭乃聽爲刺史初帝
之鎮江東也威名未著敦與導尚同心翼
希亦推心托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
弟並列顯要故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
下後敦自恃有功且族黨強盛漸有異志故
從弟豫章太守後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
推崇盟主且吾一門相與服事應務推崇高
以隆勳業每言甚苦至敦以其異已陰使人
害後史序於後鎮姑孰之役誤矣至是帝亦
畏而惡之遂引用劉隗刁協等稍欲解王氏
權導亦漸見疎外敦心益不平每酒後輒蘇
魏武樂府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口盡缺
敦因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求至導封以
還敦敦復遣奏之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

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城內史沈充代卓
 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
 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若繩之人交構其間欲
 以感動帝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
 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詔以劉隗為鎮
 北將軍敦曰防胡實以倫敦也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
 東兵於武昌上表罪狀劉隗隗謂諸毀忠良
 咸福自由大起事役勞擾士庶賦役不均怨
 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豈忍坐視咸
 敗事不獲已今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
 父退昔太甲頓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
 復昌漢武雄略亦感江充邪說至乃父子相
 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
 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
 海又安社稷永固矣敦黨吳興人沈充亦起
 兵應敦敦以為大都督東吳諸軍事敦至蕪
 湖之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

詳列陳傳

恃寵而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
 殺敦者封五千戶侯乃召戴淵劉隗並會京
 師敦兄合時為光祿勳因乘輕舟叛歸於敦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
 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
 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
 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敦
 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首奔散惟
 安東將軍劉超家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
 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
 蚤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尋以敦
 為丞相江州牧進武昌郡公並讓不受時
 出奔臨邑為人所殺敦乃因尊之讓特收周
 顯戴淵等之還屯武昌又害譙王承甘卓等
 於是龍樹親戚以兄舍為衛將軍都督河南
 軍事領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
 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三州及帝

崩太寧元年，敕將謀篡位，諷朝廷徵已，明帝手詔徵之，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乃移鎮姑孰，屯千斯，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欲牧，悉出其門下，徒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荊州，彬為江州，遂為徐州，乃以沈充所薦同郡錢鳳為之。

書卷九十八

六

謀主，諸葛璠、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其人皆凶險驕恣，相為驅扇，殺戮自己，敦素忌周北貴盛，則盡滅其族，帝從督冉曾公乘雄為帝腹心，又竝害之，時復大營府第，百姓勞怨，人咸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舍子應為嗣，及病甚，便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遂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得全。

晉明帝紀

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倖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詔乃遣侍中陳咨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帝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為丹陽尹，欲使覲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向者勝部下敦府曰：「敦雖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驍凶醜，以圖神器，天不長好，敦已隕斃，鳳承凶允，彌復備逆，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等，虎賁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逴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帥六軍，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逆首，封五千戶侯。

宋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
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沖奉東海王
趙後裴妃趙妻也數此非微
歷明帝立乃上疏以誅奸臣溫嶠爲名令至
江寧導乃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
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謂兄當
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凡此
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侯臣
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
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

舍于越城大破之。執開含軍敗。怒曰。我兄老
婢。年門戶哀矣。顧謂恭軍呂賓曰。我唯因信
可力行。因作勢起。而復臥者數日。時鳳等已
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頻戰破
之。敦謂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
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卒死。應
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廐事中。
與諸葛璜等恒經酒滴樂。沈充乃自吳率衆
萬餘人至。與台等合。帝遣其郡人沈頑諭充。

見絕壁天懸，勝攻迅急，乃嘆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奈何？初，諸葛亮於魚復平沙上，造八陣圖，置石為八，皆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奮擊走之。溫又遣趙雲三戰三捷，賊眾散走。自問道歸成都。勢於是悉眾與溫戰于笮橋。笮，疾反。溫軍獲護戰沒，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江夏相黃權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坡，勢因夜遁九十里，至葭萌。其將鄧嵩、鄧堅皆子勸勢降，乃而縛與倪請命。溫解縛焚梟，送於京師。遂引蜀兵之常璩等。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軍未旋而勢故殺史王、誓、鄧定、隗文等，皆舉兵反。兵各萬餘。溫復討平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於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

溫去以善音極
溫步假清于高
關會時上四用
以溫溫溫以助
共溫溫溫到後
知溫之才而處
其不臣不懷知
人之盛

溫聞其國大亂，遂出屯安陸。上疏請出師。廷懼其威名，欲仗殷浩以抗已，心甚忿之。然素知浩非之憚也，但以國無他彘，故相待彌年。雖存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資，財也。猶復要求北伐，詔書不聽。至是，乃拜表行。卿衆四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朝廷大疑。時會稽王昱為撫軍，用司馬高嵩謀，作書與溫，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引軍還鎮。會是時殷浩亦為北伐，經涉數年，師徒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制且不得已從之。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進武關。命梁州刺史胡毋期出子午道，以伐符健。別軍攻上洛，獲符健將郭敏，進擊青泥，破之。從又

將子金以溫其
飲則不從也
飲則云可人此
組白信有餘款
處

遣子生邪雄、聚數萬屯、曉柳愁思、堆以距溫。
遂大戰、生卑駢、文陳、出八以十數、殺傷甚衆。
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生衆大敗、溫第冲、生敗。
雄於白鹿原、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嬌。
堡、溫乃進軍霸上、居民皆安堵、復業、平持牛。
酒、運勞、男女夫路、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
國、今日復見官軍、健以五十八、深憐自創、生。
南清野、溫軍乏食、與摩戰、不利、遂收三千餘。
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伯。
以天姿風氣、有英雄之氣、大有似其此主、故。
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切作。
婢、訪之、乃劉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爾。
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徒、溫大悅、出。
衣冠、文呼問之、婢云、而其似、恨、眼甚似、恨。
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髮甚似、恨、離、。
於是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坐十。
二年、溫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
不許、乃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真二州諸軍。

又云晉書
王正後八
若止千想
胡安得如
便

事以計策、案於北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前。
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燕。
梁水道既通、諸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
陵、帥大兵繼進、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
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榮、枝執除、法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土、與。
諸僚屬登平乘樓、大臨之、眺、瞻、中原、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任。
其責、使皇家宏圖、遂有無虞、豈必諸人之。
溫作色、領謂四座曰、頃聞劉景升有千斤犬。
牛、祇勞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羸、舒、魏武入荊州、至以亭去、意以況宏、坐中。
皆失色、居頃之、師次伊水、燒襄屯、水北、距水。
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
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遂奔於平陽。
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金墉城、賜先帝諱。
陵、陵有破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執降。
肅、肅成以歸、還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遼、間、遼。

許溫是王

西陽太守陳駿出黃城討蠻賊文虛等，又討江夏相劉祐，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千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蓋將呂太帝戴施山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兵三千人助祐，因上疏請還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流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驅車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舉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第，偏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有司皆奏行之。興寧二年，溫復率舟師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僉

中頗施宜，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請石許復徵溫，溫至精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精圻，固讓內錄，謂錄尚書事也遂領揚州刺史。明年，又自精圻而東，移鎮姑孰，時慕容暉為寇，陳祐乘洛陽奔，會稽王昱乃會溫於洲，議征討事，以哀帝崩，遂寢。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却情以疾解職，溫又作領徐兗二州，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發姑孰，百官皆置酒於南州祖道，縣邑並傾，遂至金鄉，時天旱，水道絕，溫乃鑿平野三百餘里，引汝水會于清水，即來自清水入河，左旗蔽天，舳舻屬數百里，先遣將得機玄攻胡陵，拔之，獲慕容暉將慕容忠，時暉使慕容垂、傅末波等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進次枋頭，初溫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因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

劉云曰：此等事，皆為武帝所為。

詳見

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乃歸罪於其表麻真為庶人，真怒溫誅已，亦求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陽，昨降請款，復遣通於苻堅。帝使會稽王昱會溫于涂中，以謀衛。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溫大發。豫之疾病，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會其死，其壽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時，堅遣兵助瑾，經使督護竺瑯察之。時，瑯兵先至，瑯等敗之。移

武立，溫又率二萬人自廣陵至，連捷，要城。守溫榮長圍守之，堅乃使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遂收壽陽，擒瑾與輔，并其宗族，送京都斬之。詔加溫班劍十人，將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自負才力，雄武專明，久懷異志，然以射親，瑯曰：「作此京，將為景文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遺。」

詳見前傳

詳見前傳

詳見前傳

吳萬載邪，帝行經王牧墓，望之曰：「邪，邪。」又時有術士杜異稱之為「無格」，帝位極，臣溫不悅，其心逆若此。人同已知之矣。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請頭之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卻起，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赫，持中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亡何，溫如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位丞相，其大司馬如故，留京。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明年，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及帝不豫，急召溫，於是一日夜，頻有四詔。溫終不至，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舉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帝終，

海三二五字有
無限不滿意在

詳謝安傳

位於已不爾便為居攝事既副其志故
秋怨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
故事耳深冀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孝誠
復遣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寧康元年始入朝
赴山陵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既至
乃治廬使入官事收尚書陸始付廷尉連坐
者甚衆責替慢罪也相傳溫拜高平陵左有
覺其有異既登車則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
泉亦見溫將拜時但言臣不敢不敢又問左
右股涓形狀何似答者言涓肥短溫曰向
見在帝側涓股浩于也初股浩既廢死涓
有氣尚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舉而害之
是以涓為崇遂遇疾云此傳敘次極溫汁
風令人可想但涓廢海西交除異已專擅
權以關銀非望人臣無將神至此乎溫因
死為幸而復沒府吏無辜何以其
待簡文靈兄一事足觀奸細故子貢
不舒語怪始存此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以示為人臣者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執乃遷皇太后與帝隔於朝堂三日詔葬溫
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

詳謝安傳

詳謝安傳

曰宣武初溫疾重風朝廷加已九賜屢使人
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遂不行冲乃
以二人之所任問溫溫曰伊等不為汝所
分意特以害之無益更失時望故也又羅以
世子熙才弱不可以領衆使冲為之熙與弟
濟謀殺冲事泄俱徙長沙冲稱溫遺命以少
子玄為嗣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軀文武之奇才
見賞通人風標令衆時既豺狼孔熾疆場
虞受寄干城用伏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
岷蜀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
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象除凶逆亦
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
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振震主之威者
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
晚漢廷窺觀周鼎後欲立奇功於趙魏允
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德章虞夏連平石
門路阻襄邑兵摧懋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

捷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簡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永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莽、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業、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晉書九十八

晉書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三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同郡李明、

桓玄

桓玄

敬道溫之、

陳云祖溫逆蘇
未成而死劉威
不加而以玄出
補外致獲勳
蘇鎮有殺兵力
遂成大亂然則
甘實自亡豈玄
能亡之哉

常兒故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
郡公。年七歲。服始除。其叔父冲與送故文武
別。因指語玄曰。此汝家故吏也。玄極慟。哭
酸。感動人。冲每自目已坐曰。靈貴成人。當以
此還之。靈貴玄小字也。及長。博綜藝術。善屬
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時議謂溫有不
臣之跡。故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
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玄夢夢不
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為九州伯。死
胡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以為先臣勳王
艱難之勞。臣復克平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
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
由邪。若陛下忘先臣大功。信貝錦萑菲之說。
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
臣。歸先帝於玄宮耳。疏寢不報。玄在江陵。積
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
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
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乃說仲堪曰。國寶

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
執權要。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起易。固不如志。
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
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
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
為中書令。用殷琰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
曰。憂之久矣。君何以教我。玄曰。孝伯疾惡深
至。而當今日之會。必能過人。君宜帶與之約。
典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東西齊集。玄雖不
肖。願率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舉。不
可失也。俄而王恭信至。仲堪及玄。並許之。遂
國寶死。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惡
玄。不欲使居荊州。遂因其所欲。隆安初。詔以
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
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
及誅王尚之兄弟。仲堪謂恭事必捷。乃給玄
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時恭將劉牢之
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玄。詔以玄為江

寄書 卷九十九

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在仲堪傳：初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棄穢，士民畏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逾自矜，為仲堪所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仲堪甚憾。即欲於境所襲。玄仲堪又以仲期兄弟彪勇，恐既殺玄，復為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仲期有異謀，潛有取仲期之志。乃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仲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仲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支攝使之乖離，故分仲期所督四郡與玄。仲期甚忿。語在仲期傳。其南蠻校尉楊廣，仲期兄也。亦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仲期弟孜敢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與軍西征。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

寄書 卷九十九

仲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其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墪，使仲堪先收楊廣殺之。仲堪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期舍廩以振恤饑者。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時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拉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遠遯，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于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仲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仲期等方復迫玄苦戰。仲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鄆城。亡何，仲期仲堪廣並遇害。於是遂克荊襄。乃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

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
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
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偉為
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
用腹心調兵厲卒常伺朝廷之隙屢求討孫
恩詔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復遣
疏請討之會恩退玄奉詔解嚴尋以偉為江
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
襄陽遣從子振興其將皇甫敷馮該等戍隘

晉書卷九十九 傳 宋

口後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
集流民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
史刁達豫章太守郭範之玄皆留不遣玄自
謂有晉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以為宋
命所歸會其黨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
構怨憾事不克禍及於已乃遣使密結於後
將軍元顯許以為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討
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以書報玄
時東土遺孫恩之亂因以僞僞玄謂朝廷方

多憂虞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觀變既聞元
顯將伐之甚懼欲克眾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曰明公英威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
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則土崩
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滅
者乎玄從之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眾
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數至元顯大
懼下船而不敢發玄亦慮眾不為用恒有再
還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喜斬士為
晉書卷九十九 傳 宋

鼠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
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熊王尚之尚之
敗劉牢之子徽宣謂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
遣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清玄入京師僞詔
解嚴加已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
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
乃徙太傅道子于安成郡收元顯舊之於是
玄入居太傅府害庾楷父子譙王尚之等流
尚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尋追害老

宋書卷九十九

蔣云王猛王導
子也父為尚書
今王猛所加千
尚書令桓玄
所加可與猛
固自相類

千道以兄偉為荊州刺史從兄謙為左僕射
俯為徐亮二州刺史石生為江州刺史長史
下範之為丹陽尹王謐為尚書令大赦收元
為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豫州刺史又
加褒亮之服劬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
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眾王謐對曰公羊在
言周公何以不之管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
根本以周公為心玄善其言而不從既至姑
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仍就諮於
書卷九十九
其小事則決于桓謙下範之而已自隆安以
來中外之人厭於桓桓思歸一統及玄初至
也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然
玄者率縱遂政令無常朋黨競起陵侮朝廷
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不免於饑寒於是朝
野失望民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
百姓散在江湖採稻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諫
米米既不多更不時給傾仆道路死者十八
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冀州刺史孫無

初身之云桓玄
急應終始如此
平時人或以為
桓玄而得之故
等遇無異乎
州之義則現
等知其為八而
桓玄之一敗而
不能復振矣

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玄諷朝廷
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仲堪佷期功封
桂陽郡公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
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又發詔為桓溫諱存
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元興二年玄詐表請
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
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榮
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輅服玩及書畫等物
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
書卷九十九
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
是歲桓偉卒玄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
之說玄以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
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偉服
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勸獎既而
收淚盡懼玄所親仗唯偉傳既死玄乃孤危
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策
逆殷仲文下範之等又共促之於是先改授
群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

漢書卷九十九
上
卷九十九
上

為侍中錄尚書事王謚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三
品子弟數百人又桓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
南郡南平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
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鑒典
乃受命有新野人庾仄仲堪也聞玄受九
錫乃起兵襲焉該於襄陽仄有衆七千於
南設壇祭祖宗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
會石康里擊之仄奔于姚興是時玄僞上表
求歸濟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
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
虛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
乃密令所在上暉平湖開又詐云江州甘露
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歷代
咸有應士恥於已世獨無乃求皇甫謚六世
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微為著作又
使為之固讓不受然後下詔征禮號曰高士

漢書卷九十九
上
卷九十九
上

時人名為充隱本非隱士而以又欲廢儒
殺帝及復肉刑迴復政吳志無一定動害政
治性尤貪鄙好奇異寶物珠玉不離手人
士有死好及佳園宅者欲悉令歸已而猶難
奪之皆蒲博而取時十一月玄輒矯制加其
見十有二旒建天子旗旗出警入蹕乘金根
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
佾設鍾簫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
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為
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謚兼太保領司徒奉
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山居
永安宮移晉禪主于琅邪廟是夕月及太白
又入羽林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重不
可得故下詔之詔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通帝
書之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
官到姑熟勸玄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
乃於城南七里九井山北立郊壇壇位以
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

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案案停積、不
能知也。玄復好游畋、以體大不堪乘馬、作排
御典、施轉園、令迴動無滯、或一日之間、屢出
馳射、更繕宮室、遷居東宮、開東掖平昌廣漢
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復造大輦、容三十人
坐、以二百人昇之、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
騷然、思亂者衆矣。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
共謀興復、遂聯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
河內太守辛粲、應與等、與毅兄竟陵太守劉邁
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邁、而邁惶遽
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應與等、封邁安重侯、
統而以邁不執安穆、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
里、玄移還上宮、故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
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
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
江乘與戰、斬甫之、進至羅落橋、斬敷。玄聞之
大懼、乃召諸術人推算數、為朕勝之法、乃問
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

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
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
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華上諸君子皆以
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然。使桓謙何澹
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衆合二萬、以
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賁治帳、登山、分張
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
多少。玄益憂懼、遣武衛將軍庾斌之、帥精卒
赴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縱火、裕執銳
麾而進、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距裕、而
志已決、潛使殷仲文具舟於石頭、問謙敗
遂車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乃將其子昇、兄
子淵、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從馬陸
謙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所欠
愛鼎世之恩、不難令一戰、一旦舍之、欲安之
乎。玄不答、直以策指天。時翼有天變、玄故指
之、翼馬而西、趨石頭、與殷仲文等、浮江南走、
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鹿飯、玄咽不能下、昇

原云：許都事
時年數歲，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

將云：許都事
去來不其相
謂其非正不
所以尤異計

前如：如玄者大
是玄人，人亦
起：注又玄人
玄人，人亦
一：玄子，人亦
玄人，人亦
玄人，人亦
玄人，人亦

時年數歲，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惟，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與服，尚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豈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舉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罪義軍之事，自謂經略無遺策，諸將建節度，以致虧喪，卑卑思著述，不遑與群下議，所起放注既成，宣示遠近，玄乃執帝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帳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卜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輜資，於是大脩舟師，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竝清塗，與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乃更會吏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漢高祖武

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率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乃遣其將何澄之、庾惟祖等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詳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等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挾帝東下，使荀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都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時劉毅何無忌到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自尋陽西上，與玄戰于岷嶺洲，數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憚之，欲退還尋陽，常漾輕舸於舫側，以備敗走，故其衆莫有固心，毅等乃縱火焚之，盡銳爭先，玄衆大潰，乘輿重夜遁，郭銓歸降。玄

故將劉綽馮雅等聚眾四百人襲破尋陽城

毅遣建威

劉毅傳作武陵

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

帝單舸而走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毅

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

奉二后奔夏口玄與帝入江陵城馮該勸使

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桓希而人情乖

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閣中

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

分散惟下範之在側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產

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舉文武營衛

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仲

選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璠弟子脩之爲

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遂枚回洲

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發人丁仙期

萬益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

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前

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汝何人敢殺夷子

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石康及

諸等五級庾亮之戰死昇云我豫章王諸君

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官中若爲

鬼神所授嘗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

就足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

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傷謚爲武悼皇帝

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自後其黨以次伏誅

桓謙走入蜀爲蜀賊譙縱率兵入寇至枝江

劉道規斬之桓氏遂滅玄東吳公殷仲文亦

南蠻校尉觀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

堪薦之外會稽王遣子爲議議參軍後爲元

顯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

妻疑而問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

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

焉玄甚悅之亦以爲諂議參軍時王謐見禮

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非

於王下矣玄將爲亂使總領龍命爲侍中領

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宮其妹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降

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依命親貴厚自封崇
與馬澤服甚親妓妾數十絲竹不絕恭王為
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劉劭
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至巴陵因率兵后援
義軍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謝
辭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風拂野林
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無
以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發
昔桓玄之世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戾
錄矣進不能見危授命首身殉國退不能辭
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安妥發寢叨沐爵封
錫文纂事會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
茲兼撓宜置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
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特十幾於微命申誅
罪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紫維王
時皇與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僣僥
從事自同今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竊重
既明品物思舊臣亦初顏之厚可以顯居榮

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
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
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
生意然仲文自負名望先達位遇至重而後
來謝混與許嘔昔所輕者與之比肩常怏怏
不得志忽又遷為東陽太守意尤不樂及之
郡至富陽慨然歎曰觀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伯符矣伯符人時何無忌都督浙東東
陽與所統也索隱仲文名仲文許以便道所
言無忌為幸乃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
過麻無忌疑其薄已大怒仲文慕客起而侵無
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敗仲文乃腹心之疾北
虜不足憂也又歷三年又任仲文與駱球等
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
此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
舍怨於失職苞藏其不心抗表以稱冤登高
以發憤觀衆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
瑒既而殺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

勇之兵、因胃政之陵遲、承介稽之醇簡、音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大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莊神舜、收物若臨、出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印幾、更延墜歷、復振頽綱、噫、鉅神器不可以闕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必於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其共睹形、雲如衣、遂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三從蘇

竟陵鍾

惺原評

偽李蔣之翹剛定
句章錢光緒參校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順武帝時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士董仲道目之曰君豺聲豹視而性好亂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思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故縣自稱壯公彌率家僮從

晉書卷一百
列傳
十

之、併根以為長史、及伯根死、遂亡入長廣山、為、奔、豎、然彌素、有、權、略、凡、所、掠、必、豫、曰、成、敗、無、中、彼、善、弓、馬、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總、引、兵、入、寇、青、徐、燭、殺、二、千、石、尋、為、兗、州、刺、史、將、將、遂、擊、大、破、之、會、其、黨、劉、壹、亦、為、王、讚、所、敗、南、鎮、遣、使、降、於、劉、淵、淵、拜、彌、青、徐、二、州、牧、封、東、萊、公、晉書云彌降淵在永嘉元年舊作六、區、春、秋、於、是、彌、退、集、亡、散、兵、勢、復、振、彌、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熊、梁、陳、

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所在陷沒多殺
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平何彌自報賊
敗官軍於伊北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
盡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曰燒建春
門而東王師進擊戰于七里洞大破之彌走
渡河與王桑自鞏關如平陽劉淵遣其侍中
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
彌涕泣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
侍中特進彌固辭不許平何彌自報使隨劉曜寇河內
與石勒攻臨漳又與劉曜共圍壺關東海王
越遣淮南內史王曠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
長平間曠兵大敗自後彌死劉曜立屢爲寇
患彌無不順之官軍皆不能抗永嘉五年賊
使呼延晏帥衆寇洛陽比及河南彌與石勒
皆引兵會之遂陷宮城縱兵大掠殺太子詮
及百官男女死者三萬餘人時劉曜以彌降
未降不待已怒之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
山河兩塞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宜自主王

平陽徙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
子豈有帝王之意乎因與曜有隙引衆東屯
項關前司隸校尉劉琨乃說彌還據青州彌
心然之以左長史曹嶷給兵五千多齎財貨
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來彌將徐邀高
梁輒率部曲隨嶷去彌兵漸衰嶷又以彌與
石勒外雖相親而內甚忌復說彌徵曹嶷兵
以誅勒於是彌爲書使嶷召嶷且詐要勒共
向青州嶷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嶷而
彌不知勒因請彌燠於己吾彌時往勒長史
張嵩諫不聽及譙酒酣勒手殺彌遂并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
每自占言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笑之至
太安間昌潛聚黨數千人欲爲亂會卒流寇
司壬午詔書募武勇赴益州以討流號曰壬
午兵民悍健征各不肯去而詔書督遣嚴速
所經界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達，輒復屯聚而為盜，是歲江、夏大饑，流民就食者數千口，昌因之，聚百姓于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司欽遣軍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沉昌曰：此聖人也。」盛車服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亦易其姓名為劉厄，稱漢後，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一時竄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間眾至三萬，皆以絳帛頭，搢之以毛，詔遣監軍羊玄討之，敗于陣，山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大羊萬計，絳頭毛而挑刀走義，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啟

劉裕為豫州刺史，率諸軍據汝南，前將軍趙駿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黃林率二萬人向豫州，喬逆擊大破之，林等遂東攻弋陽，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西攻宛，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又遣其將陳負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時昌雖跨帶五州，荆江在樹立牧守，然皆盜桀小人，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率軍剿桓皮初等，率眾討昌於竟陵，劉裕又遣將軍李揚討護尹奉等，總兵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眾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廩吏補尚書倉部令史，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石冰等趣壽春，部督劉基憂懼不知所

為時敏統運兵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難
 達成故逼迫成賊身合之眾其勢易離賊情
 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擊石冰等敏遂逐地
 戰數十合時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
 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
 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
 交爭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因有割據
 江東之志其父聞之太怒曰滅我門者必此
 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去職東海王越嘗顧
 迎大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時越
 討豫州刺史劉劭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
 蕭敏因請東歸收兵據歷陽以叛會與王帝
 侍甘卓自洛至敏使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
 為揚州刺史并假顧榮同璽等四十餘人
 郡守榮等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
 裏揚州刺史劉劭丹陽太守王曠等皆棄去
 走敏弟祖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舉錢鏐
 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遜出奔弟斌東略諸郡

宋書云壽春
 引漢高祖紀
 即本其行以滅
 卓或始而後
 申或前而後
 顧與會仁人
 古之方士
 兵則名士何
 會其言

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僚佐以已為都督江
 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
 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
 華譚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
 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
 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
 視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
 事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
 越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
 露忠節令國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
 王卿匹夫志不可屈於斯舉義順首燕庭沉
 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廷
 臣而便辟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積類
 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
 起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遊度雅
 量宜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奇
 楚業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
 之徒憤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

倚慈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慮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典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穴六昂下才欲攝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逮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義之謀而顧生倪肩已受羈絆之辱皇興東軒行即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峰壘然後發荊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

書

卷一百

傳

本

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武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清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乘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胃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析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

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既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人懷怨惡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假榮周祀等受之及得譚昔其斯容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弟和仲乘敗萬次易江以距之又遣弟固為歷陽太守成牛渚時弟處已知顧榮等有異心助

書

卷一百

傳

本

敏我之敏不從云云弟起勸殺榮榮徐晉泰秋相司馬錢廣家長城現鄉人也現潛使復和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廣因勒兵朱崔橋南敏使甘卓計之現榮又說卓使背敏卓從之遂斷橋收船於兩岸謀共攻敏敏大怒乃自率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象白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領升陽周安意

之於江乘、樊、日、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我處
日、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新敏於廷康、夷三族、
於是會稽諸郡、竝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杜曾

杜殘

王機 以上四傳刪

祖約

祖約字士少祖述弟也初以孝廉為成皋令

永嘉末

通鑑

永嘉末隨述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
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時約妻
無男而性最妒約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
約疑其妻為之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
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後自侍中代
述為豫州刺史領述之眾然約素無綏馭之
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左道亂依述見
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遣
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

陳云祖約便
反據國成

將云述妻劉氏
是見劉氏已死
能主之邪正

志、吾託名姻親、當委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
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
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募自述既
卒、石勒屢寇河南、掠襄城城父、圍譙、約不能
禦、遂退屯上陽、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
眾還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
使還也、壽陽為北境藩扞、後明帝崩、約自以
名重、不後鄒卞、卞為一時所稱而不豫顧餘
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
懷怨望、又不聽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
官軍不至、聰退朝議乃欲作涂塘以遏胡、約
曰、是害我、也、壽陽有澤、壽陽有澤彌憤憤志、往往對眾
嘆曰、懷袂、大非毀朝廷、昨蘇峻舉兵、遂推崇
約、而與執政者為惡、約聞之大喜、其從子賀
衡、竝勸成之、於是命述子沛內史、與女、好淮
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述妻、柳之姊也、因諫
不從、及峻陷京都、謂詔以約為侍中、太尉、尚
書、令、頴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

親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喻垣獲免光奔
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
勒遣石聰來攻之約泉潰奔歷陽遣兄子洪
攻桓宜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洪敗之寇軍
趙胤復遣將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
遁其將率膝率眾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
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可見久之復因程遐
之說遂收約殺之以示背反不臣者并其親
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亦賜諸河

書事卷一百

傳

主

初遜有胡奴曰王安遜甚愛之在雍丘告之
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
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謀也安歎曰吾可獲
祖士雅無後乎乃多將從人於市觀者迷焉
子道重始十歲安將取以歸匿之安服為沙
門及石氏滅後來歸於江南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少為書生有才學
仕郡主簿舉孝廉值永嘉之亂皆舍流寓

千家謂流寓也結盟本縣于時豪傑所在
屯聚而峻最強峻遣長沙徐璜宣檄諸屯示
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咸
共宗焉時曹嶷領青州表峻為掖令峻辭疾
不受疑又惡其得眾將討之峻懼遂率其所
部汎海南渡至廣陵朝廷嘉其遠來假鷹揚
將軍以討周堅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太
寧初更除臨淮內史及王敦肆逆尚書令却
堅議召峻及劉琨討敦敦遣峻兄說峻曰

書事卷一百

傳

主

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眾
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沈充錢鳳謀欲用其
初到疲困擊之乃夜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
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
追破沈充事平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
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
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既
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復有銳卒萬人器械甚
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

泉潛有異志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不遂其欲便肆忿言時明帝崩委政宰輔峻聞護軍庾亮欲徵之遣司馬何仍請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荊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諒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於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後免既死狼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和於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車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

以下詳見
傳

陶桓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泉二萬人濟自橫江次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將陵殺舟山縱火焚臺省及諸營寺署官城覆沒峻引縱兵大掠侵逼六宮驅役百官光祿卿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登蔣山裸削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郝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民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楊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

傳

會稽驛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與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虎晉陵時溫嶠陶侃已督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殺滅遂遷天子於石頭使懷德令匡衡守苑城等既至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漢初朝士之奔西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不可當若天討有罪則峻終誅

滅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無賊邪及是累戰不捷嶠亦憚之
 後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掩
 峻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其將匡孝
 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嶠望見胤走
 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
 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趙白木陂馬項牙門
 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割之
 焚其臂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
 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乃閉城自守匡術
 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
 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
 淮而戰嶠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
 健於商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
 連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管商前廣亮降
 弘微等竝歸張健健又疑其成於已盡殺之
 更以舟楫自延陵將入吳興揚烈將軍王允
 之與張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瑱

韓晃等西趣故鄣郗鑒參軍李閔率銳兵追
 之及於嚴山帝親作攻之急健等不敢下惟
 兄獨出帶兩步戰箭却掠胡林守弓射之賜
 教甚衆箭盡乃捨之健等遂降竝梟其首
 孫恩
 孫恩琅邪人趙王倫黨孫秀之族也世奉五
 斗米道恩叔父秦師事錢唐杜霸恭而子恭
 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
 卽相還耳旣而刀至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
 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
 秦傳其術王珣惡之流秦於廣州王雅先與
 秦善言於孝武以秦知養生之方召還果實
 至新安太守王恭之役秦私合兵衆得數千
 人爲國討秦以爲晉祚將終天下兵起乃扇
 動百姓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懼其爲亂
 以其與會稽世子元顯交厚莫敢言者會稽
 內史胡嗣發其謀誅之恩逃于海恩其齒數
 奉馬彈說下元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

謝安嘗與客宴
自況是光緒
是舉報

命得百餘人、以謀復魏、及元顯、蘇、吳、會、有
姓不安、思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
襲會稽、守內史王、魏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
義、典、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
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自
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
同者、戮其嬰孩、死者十七、八、於是朝廷震懼、
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
討之、玆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民不習戰、
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雖諸縣令、以
其妻子、不肯舍者、輒支解之、所遺掠財寶、
倉廩、焚邑屋、刊木墮井、相率聚於會稽、其婦
女有嬰累不能去者、裝旄盛嬰兒沒於水、而
告之曰、質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思聞
入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
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劉
浙江以來、不失作句踐也、玆知牢之已濟江、
乃曰、孤不羞走矣、遂率男女二十餘萬口、東

謝安嘗與客宴
自況是光緒
是舉報

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牢之等遽於收歛、思
固是得脫、逃於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徐
州、文武、成、海、浦、隆、安、四、年、思、復、入、餘、姚、破、上
虞、進、至、邢、浦、瑛、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思、退
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遣、寧、朔、將、軍、高
雅、之、等、擊、之、思、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
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濱、壘、緣、海、備、思、
明年、思、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思、
復、還、于、海、轉、寇、扈、濱、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
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思、已、至、劉、裕、乃、總
兵、緣、海、距、之、及、戰、思、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
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思、至
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
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距、之、於、郁、洲、累、戰、思、
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隨、而
還、擊、之、復、大、破、思、於、扈、濱、思、遂、遠、逃、海、中、及
桓、玄、用、事、思、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
之、思、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

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
爲主元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
乃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而自
稱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
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廣州刺史義熙中
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欲
之姊夫也使入勸循乘虛而入初道覆密欲
繫舟離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
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減價發
賣居人貪賤賣器物市之始是者數四始船
版大積及道覆舉兵候資乘而取無敢隱者
乃并力繫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
豫章諸郡害鎮南將軍何無忌乃連兵而下
攻卒十萬船艦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
落洲連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
微乾渡上賊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劉
道覆之婿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將
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民得爲英雄願

天下不足定也一循後爲劉裕所敗遺孽事用
軍所而走收散卒千餘人還保廣州帝先
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進攻
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請而敗之遂自樹
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叔同黨盡獲傳
首京都
盧循
譙縱
史臣曰恩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
兩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千戈日尋戎車競
逐王彌奸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傳幽僻伺間
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郿邑遂使生
靈塗炭神澤流離邦國軫念秀之哀宮廟興
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
狂而亂離之斯疾者也張昌等或助張淮清
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
憑陵險隘偏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
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

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
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合靈、李郭之禍延宮
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然縱乘茲隙、肆彼
姦謀、旋踵而下、無足論矣、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載記第一

晉書一百一

三程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 溥恭校

總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
類哉、反首衣皮、殄殄飲漣、多貢反而震驚中
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
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
干紀、所以徂征、武王克以荒服、同乎禽獸、而
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視隙揚埃、乘間騁暴、
邊城不得綏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
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
郊、秦壑臨洮之險、登天山、紀地脉、苞玄菟、歟
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倘豫如此、漢
宣帝初、納呼韓屠之亭鄯、委以候塞、始寬戎
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
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

矣郭欽騰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續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釐晉卿大失之辱也應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布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瘡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配晉臣或阻兵遐達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三

元年據隴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白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僞始併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元璩

烏孤據康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燕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夷共八莫不能旌帝服建社開勅華夷咸僭人物斯在或慕通都之郭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謀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

載記三

補首云

劉淵

漢高祖以宗女妻日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

野情伏一理危
藏微飲

將云以稱道爲
忠則是非常人
語若謂說問四
之而延語意俱
淺

人原王渾及于濟皆重之。又屢薦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幹。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進曰。臣觀淵才器。或少北。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臣竊爲陛下寒心。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嘗問將於上黨李惠。計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別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何慮之有。孔恂曰。淵果平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時淵與東萊王淵友善。淵從洛陽東歸。淵饋之九曲之瀨。泣謂淵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適足爲吾患耳。因歎欬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淵乃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官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都師。太康末拜

帳下之將士
皆已散歸
計數也

北部都尉尉遲好施，傾心接物，五部倘饒
南與名儒，皆往歸之。永熙元年，以爲建威
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
民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穎行寧朔
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
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宜等竊議曰：「漢三
以來，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
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衆，猶不若二萬奈
何？」款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劉英武起世
天，有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海沸騰，方當興我邦族，復呼
韓之棄，此其時矣。於是密共謀爲大單
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
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宜等，招集五部
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王浚
東還，公騰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
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
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

淵云元帝此段
意氣亦自不可
少其能成大事
必以此

衆果可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動速如風，
雲何易可當邪？吾欲不乘輿還洛陽，避其鋒
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曰：「
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已著，
四海之內，孰不思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
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
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復圖，
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勉
勵士衆，增以鎮之，淵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
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
悅，拜淵爲北單于，恭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
劉宜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
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郝弘率鮮卑攻鄴，穎
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遂自
奔潰，其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於是命劉景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
卑，劉宜等固諫止之。時胡晉之民，歸淵者甚
衆，淵以還都左城，國謂群臣曰：「大夫大前卿

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
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
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百。鼓行而摧亂
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
氏。況漢有天下世長。恩結於民。是以昭烈濟
岷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
號曰魏。列宜尊。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
不可僭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赦其境
內。年號元無。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
漢三祖。丑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
主后。置百官。未嘉二年。遣入都蒲子河東平
陽。將驍勇。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鮮
卑陸逐延氏。丙申。徵舊作大軍于依。按當時
于氏及王彌石勒等。相次降之。淵悉
署其官爵。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以
其子封舉上凡劉氏以親疎爲等。悉封郡
縣王。與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

令宣下修之。晉泰侯作鮮于修之按姓言於
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
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正嘉三年
宮即紫微也。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
非可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時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
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淵
敗。年河瑞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大敗
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與
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
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宣于修之又言
于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
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
王彌出自潁。較東海王越。遣薄盛等追擊彌。
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彌蒲阪之戍還平
陽。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大赦
刑廢疾。將乃顧託之計。以劉歡樂爲太宰。判
洋爲太傅。判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軍

于竝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及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和卽位應及殺之淵在位六年偽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

載記第一

晉書一百一

載記第二

晉書一百二

竟陵鍾

惺原評

世李蔣之翹剛定
鹿城余 蟠卷校

劉聰

孫云劉聰一漢人耳然觀其爲
劉聰起於下外有骨鯁之風劉后手
疏其罪劉聰以自克居各
聰亦幸納言以自克居各
小惟稱第一其來亦有自矣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幼而聰悟
好學善屬文能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

晉書一百二

載記一

一時弱寇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初爲成都
王頴積弩將軍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還
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虎賁王淵死聰既
殺其兄和群臣遂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
海上父又與公卿泣涕懇請聰久而許之曰
父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
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
遊魯隱待父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太嘉四
年明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淵妻單氏曰皇

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軍于大司徒其女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桑為河內王四遣驛及王彌劉曜等定洛陽率眾四萬逐長驅王洛川出懷懷周旋汝陳汝穎之間陷縣壁百餘時為太后單氏又之母也年尚少姿色絕麗聰慧又屢以為言單氏懸志而死又龍因是漸衰然以單氏為未之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呼延晏為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

川命王彌劉曜石勒皆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及彌等至復與晏會圍洛陽宜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聽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又遣趙染劉雅車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害之劉曜既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三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三

五萬攻曜扶風太守梁綜及趙特竺侯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大敗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時問此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曜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同謀曜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士大夫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議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謂朕於卿卿言聞其各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等卿與武子俱得九等卿贈朕拓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但恨爾

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耶、此
 帝曰、此殆天意、非人事也、大漢將應天受命、
 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
 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妻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
 遇之、是時聰以魚蟹不供、斬都水使者王據、
 作溫明微光二殿、不成、斬將作大匠新陵、又
 游獵無度、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王彰
 諫曰、此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四
 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忍凡
 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
 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
 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即聰母、以聰刑怒過
 差、三日不食、又舉竝與、切諫、聰怒曰、吾豈
 桀紂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
 公卿列侯、有餘人、皆免冠帶、泣固諫、聰既
 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
 聞過、各賜帛、使侍中持節赦彰而謝之、劉曜

此為魏侍等所敗、聰使于黎攻司徒傅祗
 于三清、使其右將軍劉泰攻郭然于懷城、祗
 病卒、城陷、遷祗孫純、并其二萬餘戶于平
 陽、聰又遣黎及曜攻劉琨於晉陽、破之、時代
 王猗盧遣眾敗萬敵、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
 之鄉導、與曜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
 七創、計虜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
 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左泣曰、小人蒙
 太王臨援至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五
 始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乘
 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黎
 等掠百姓、踰蒙山、道歸、倚盧車騎追之、戰于
 藍谷、黎敗績、及建興元年、正旦、聰譴于光極
 前殿、還帝衣行酒、害康琅王、偁等故晉
 臣十餘人、帝亦被執、大赦、復以劉夫人為貴
 人、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錦
 儀樓于後庭、錫即字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

論事此其
朱雲折檻事
相類此子
由是即知
此其為力
死之命在
間以之為
今其亦亦
子其亦亦

不欲使毀辱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請言惟茲痛心疾首，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崩，服無綺縠，無他，愛民過也。今陛下踐阼以來，已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為之父母，同若是乎？伏聞將營鴻儀，中宮新立，尤實非宜。昔太宗承高祖之業，以四海之富，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今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儻何奴南越而已哉？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天子營一室，何關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也在道，逢困李中堂，元達因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元達先縶腰而入，及至，即以縶繞樹，左右

本劉氏所以
雖是子孫可
也。但此者不
能以是為高
不若此之特元
達也

又云任顯等來
此一係兩人來
此一係兩人來
此一係兩人來

受之不能動，聰怒甚。大司徒任顯等叩頭出血，劉氏聞之，寤，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來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大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貞結舌者，白妾達近，恐怒者由妾，公私因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書書卷一百二，藏記七。

何以當之？妾親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親妾，由妾之親，昔人也。古由婦妾，誠無面目復奉中樞，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顯叩頭流血不已，聰徐曰：「朕比年以來，欲得風疾，真過矣，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育明之，故得補所之議也，朕愧戰于心，何敢忘之，命顯等慰服之，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補如公。」

命遣通國曰納賢用李中堂曰愧賢黨時感
帝卽位于長安聰進劉曜及司隸喬智明
牙李景年等入寇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
督趙允據黃白城累爲曜衆所敗染謂曜曰
趙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因以
精騎五千配染而進王師敗於渭陽染夜入
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
營殺掠千餘人且退也趙通國趙允率衆襲
曜連戰敗之曜歸平陽明年曜復次渭汭趙

染次新豐索繼自長安東討染染有輕繼之
色長史魯微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同必
致死於我弗可輕也因獻簡圖沉於國平染
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繼小豎豈
能汚吾馬蹄刀刀邪於是率精騎數百逆之曰
微之言以至於此何而見之先命斬微微曰
將軍復諫以取敗乃復忘前害勝在晉書

已者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
於牀枕乎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曜聞之曰
蹄泮不容尺鯉染之謂也俄而徵服輔政趙
染寇北地趙允拒之染果中弩死聰以衆爲
相國聰百揆大赦境內改年建元而血於其
東宮延明殿微尾在地者深五寸劉大馬也
以訪其本傅崔瑋太保許遐對曰主上往以
嚴守勸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
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

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
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此事
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
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
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殿下
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
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太司馬不慮爲
異也又弗從乃止東宮令人荀裕告瑋等
勸又反瑋於是收瑋遐等於獄假以他事殺

之使寇威下抽監守東宮遂禁又朝賀是時
聘納中護軍新準二女月光月華刀步月光
為上皇后立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
后陳元達以為三后並立非禮也極諫不納
臣何月光以職行間陳元達奏之聰不得已
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時聰中常侍
王沉宜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琦等皆寵幸用
事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
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於榮惟殺主除拜乃
使沉等白之沉等多不自而率以其私意取
決故勲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
千石者軍旅歲興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
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
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守令者三十餘
人皆貪殘為民害時聰又出臨上秋問誅其
特進禁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璣田
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沉
等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下方隆武宣

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先誅忠良今一
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且陛下直
欲誅之耳不暴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
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
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
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
詣闕諫曰王沉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誦
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倖於人主多樹姦
徒殘毒忠善知災等之忠必盡節於陛下恐
其姦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假加誅戮恐
威寄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悅賢愚傷懼況今
遺賢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
曹窺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
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
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
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
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廢也聰更以
訪案案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

沉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而死元達哭之悲勸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能言安用此點點生乎歸而自殺聰又立樊氏為皇后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聖綬者七人皆寵用中利貴泰配劉歆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故憂忿發病而死時河東太哩唯不食黍豆斬華車部民收而埋之哭聲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王

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失饑司隸部民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勒遣其將石越招納之聰因遣使讓勒勒不受并贈與曹娥相結至是聰昏虐愈甚皆與群臣宴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瘵髮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賓曰平陽雖長安爾其外城時城中饑甚聰帝使侍中宋徽送錢于曜帝肉袒牽羊去觀街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

大夫懷安侯使彖告于廟大赦改年麟嘉魏允自殺初彖令宋共前事王沉等郭琦彖率素有憾於劉又乃共說相國彖害又彖糾之先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至是使其黨王平詒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彖甲以備之又以為然令命宮臣襲甲以居彖馳遣告沉等彖白聰曰太宰將為亂已襲甲矣聰大驚曰豈有此乎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彖圍東宮彖道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王

沉率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窺問之又為大軍長屬焉故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文謀反聰謂沉等曰今而後吾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彖及閣豎所怨者四廢又為北部王彖使彖賊殺之聰聞又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能使天下知吾心邪乃立彖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聰披獵上林

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祭書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逃相濟，與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惔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惔邀擊之，爲固所敗。祭神共將劉雅等伐固，次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帝因被試於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鑒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償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任心縱欲，以趙飛燕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頽，此所懼也。從薛嘉以來，亂滿於邑，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漢庭，汗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

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揆玉質而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祭璠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廷。」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與目叱之曰：「豎子滅漢者，坐汝鼠輩與新準耳。」鑒之曰：「斬準梟孽，虜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常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子中常侍宜懷養女爲中皇后。亡何，遂廢。時元帝太興元年也。聰在位九年，僞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子祭既嗣，僞位改元，實曰：「時聰后新氏樊氏宣氏王氏等年皆未之十，祭多行無禮，無復哀戚，斬準將有異謀，私於祭口，聞諸公將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蚤圖之。」祭弗納，準懼，使二斬承間言之。祭乃收大司馬劉驥等，大行誅戮。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

晉書一百二

徑藏

同郡何其仁叅按

承天如云世稱劉曜乃劉中興及石
 勒來或曜改酒數斗馬陷石渠爲石
 堪所獲未幾殺之昔曜少時礮目爲
 世所妬武壯告許以英雄四海以今
 軼事皆出聰曜無何道視聰少間報
 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徙懷陷長安而
 執聰者曜也曜執之聰執之君子謂
 二賊均乎執失卽曜滿不及聰而半
 居虎生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善

噫之尊婢多后手酌成杯族遭坑滅
天實厭胡不逾十年自古豈存長治

劉曜字永明，涪族子也。生而眉目有赤光，少孤，見養於涪，便聰慧，有奇度。及長，儀貌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能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歸。自涪世類歷顯職，後拜相國。

將云馬騶騶
尚不實謂他人
祖此是劉曜大
時炎來傳會者
可事

都督中外軍事鎮長安新華之難自長安赴
之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
太傅朱紀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辭即皇
帝位大赦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
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
本位使劉曜創策次於汾陰與石勒為犄角
之勢以共討準及新氏滅明年徙都長安立
其妻故晉皇后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子
其曜諸子及宗室皆封為王緒宗廟社稷南
書卷一百三 載記二
北郊鄉曰吾之先與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
以從民望今宜吹洞簫以車千為祖蓋肅穆
聞辭臣奏光文始討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
中山趙分也請吹洞簫曰趙金行鼓樂趙
從之以冒頓曉天謂配上帝大赦屏各路松
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於南陽王
保曜遣其將劉雅攻之不克曜率中外精銳
以赴之松多奔隴城保曜遷於桑城又曜將
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

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曜乃囚庫彭等
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
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巳不宜多殺爭
之叩頭流血曜怒陶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
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惟巴
句渠知為主四山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
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
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子遠蓋戎出也不愛命
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
書卷一百三 載記三
劉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庸在不
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弗能用奈
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
之咎天下皆當去陛下矣陛下復與誰居乎
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詣渠
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計者不勞大
駕一月中可清定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
彼匪有大志希宿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綱
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

子遠能
以謀又能
勇才

矣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
不降何待若其中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順假
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殺之不然今反者雖
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耳唯
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都督征討軍事
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
安定臣范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
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巡隴右先是臣范十
餘萬保陰密不降其酋盧除權渠自號秦王
子遠遣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距之五戰皆
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
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爲降也乃率勁
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勦戰子遠曰伊
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士復精於義又其
父新敗怨氣甚盛其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
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弱色
子遠候其無備夜督衆蓐食旦值大風霧子
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逼用獲

無益

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
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
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
安曜大悅譙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法然流
涕遂下書贈崔岳曹恂王忠劉綬等皆爲公
侯訪其子孫授之以地初曜之亡與曹恂奔
於劉綬也綬匿之於書院載送於忠忠送之
朝鮮歲餘仇窮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
令舉而問之曜自百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
元壽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謂權渠
甚峻然此縣兩解勢能相濟縱有急不遇解
印綬與卿俱去耳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
世身映投人豈欲濟之而況君子乎又嘗從
客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才也四海晚
有微風播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曜故德
之曜立太學簡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
選儒生以教之作鄧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
於海池又於朔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壽陵相

苞上疏諫以爲衛文公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與康叔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前奉詔書營鄧明觀市道勸莧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下涼州矣今又欲擬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億萬若以資軍旅乃可在吳蜀而翦齊魏矣又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秦始皇下銅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而縱亡國之事乎曜覽之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竝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又省鄧水園以與貧戶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

書卷一百三 載記本

得三韓書
白虎通作謂不
此其得王人名
劉終亦復有是
也然均此其
公與之而作
爲劉終

於崩所得王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并水竭情五梁罽西小衰困溺喪嗚呼赤牛奮翹其盡乎水經注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時群臣咸賀以爲勸滅之徵唯大悅痛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至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國之所繫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山崩石壞象國傾危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勸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并水竭構五梁者并謂東并秦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趙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罽者敗軍殺將之事謂因敗成在子年各玄鵲亦在子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翹

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然，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內，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明牛，曜自將擊之。羊氏進楊難敵，難敵逆賊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多降於曜，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死，遂大掠而歸。曜疾甚，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率精騎要之，寔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因寔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至上，吾安汝不久，梟首上邽中，何謂大業邪？安怒，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倫逆戰，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起平襄附城，拔之。西州以龍悉從安，安上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涼王。魯憑封安大將軍，言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大怒，憑曰：死自吾分，乞懸吾頭於秦州，聞市庶以見趙之斬陳安平，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陳安今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時曜妻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固。至是曜將營其父及羊氏墓，親如栗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忽呼之聲盈於道。游了建諫，不聽。太寧元年，曜自將圍陳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輒敗。右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自帥騎數百突圍出奔。陳中曜使其將

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倫逆戰，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起平襄附城，拔之。西州以龍悉從安，安上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涼王。魯憑封安大將軍，言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大怒，憑曰：死自吾分，乞懸吾頭於秦州，聞市庶以見趙之斬陳安平，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陳安今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時曜妻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固。至是曜將營其父及羊氏墓，親如栗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忽呼之聲盈於道。游了建諫，不聽。太寧元年，曜自將圍陳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輒敗。右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自帥騎數百突圍出奔。陳中曜使其將

云後漢書
卷一百三
卷一百三

軍平先等進之安左奮七尺大刀右執丈八蛇矛近交則方矛俱發輒空五六人遠則雙帶鞭服左右馳射而走然先亦勇捷與安搏戰三交而奪其蛇矛以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匿山中舉衆索之不知所在當是時南始齊輔威呼延清其徑迹獲安於洞曲斬之曜大悅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龍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於是伯支斬冲兒以隴城降臣悉下並送質任初曜長子儉次子胤字義孫美姿貌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劉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儉比也嘗以爲嗣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聰曰卿之勲德當世受專征之任奈何言同諸藩國子儉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既長多力善射曉捷如風雲斬卑之亂沒於黑匿部皆至

陳安敗胤自言於平勃都勒大等禮而歸之胤且悲且喜顧謂群下曰黑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不堪乎今之多難胤故世子也才器過人且涉歷艱難朕欲速追周文近蹤光武周文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以安社稷如光武舍太子而自立明帝以安社稷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曰陛下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垂訪群下若以爲疑也則思聞臣等異同之言臣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衷而超樹之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存高絕一時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之賢主況儲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

思乃爾者。臣亦請死於此。以示赤心。陛下有以臣微堪指授。豈不能輔。以仰遵聖軌。因歎秋流涕。曜亦以天子羊氏所生。不忍廢也。乃追諡。母卜氏為元悼皇后。封胤為永安王。錄尚書事。因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曜又立劉氏為后。時北羌王益句除附於曜。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山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追劉岳追之。曜失於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

晉書

卷一百三

載記

書

戰於河濱。斬之。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執守將田嶽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嶽令拜。嶽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予。吾當與子共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嶽厲色大罵曰。吾寧為國家鬼。不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圍金墉。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

石虎遂壘柵列圍。追絕內外。岳眾饑甚。殺馬食之。曜親率軍拔岳。虎車騎二萬來拒。曜火於金谷。夜無故大驚。乃退知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於荊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白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時境中屢見妖變。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

晉書

卷一百三

載記

書

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獻其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曜妻劉氏又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其叔醴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咸和三年。石勒遣石虎率眾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氏羌之眾屯于秦

州以爲餉，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衙關北濟，虎懼引退，追之，及於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石曜，枕尸一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朔方，曜遂濟自太陽，及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虎因進，曜自統步騎四萬，截金墉，時曜舉軍一戰之時，專與嬖臣飲博，不恤士衆，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及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陽戍，往黃馬關，俄而洛水候青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

晉書

卷一百三

記

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羯曰：王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洛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

胡身之可以戰之才，或不能守，長安以抗百物，則曜能食風，其笑

云何邪？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金墉醫李承典同載歸于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宏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有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子熙者，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久之乃見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

晉書

卷一百三

載

雖夷主境土尚完，將士未有離叛，可并力距之，力不能距，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帶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卒，怒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胤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萬救之，敗胤於義渠

胤奔還上邦，虎乘勝追擊，仇尸千里，上邦潰。虎遂執胤與其飭太子熙，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年而亡，始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國滅。

晉書卷一百三十一 載記第四

後趙

晉書卷一百三十一 載記第四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 三徑黃書

竟陵鍾惺原評 鴉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朱東觀參校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音骨，與下張部皆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菟渠之胄，祖父竝為部落小率。勒年十四，嘗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嶺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乃遣收之。」匄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

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人師，惟奴，僅奇其貌而免之。惟家却於馬拔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王陽慶、安支、維冀、保吳、豫劉、臧、桃、劉、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弘、劉微、劉寶、張、陸、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麻、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驤，諸苑中乘苑馬，連掠繒寶，以略桑及成都王穎。故將公師滿起，勒與桑帥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因從潘攻平昌公模於鄴，不克。潘濟自白馬而南，渡陽太守荀晞討，潘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更聚眾劫掠郡縣。自號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瀝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功，遂進攻鄴，破之，害勝殺萬餘人。大掠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苑州，越使荀晞王讚討之。勒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於是桑勒大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刁督、馮突、莫等，胡人一部之擁眾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刁督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距而不從，豈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安可不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刁督等以焉然，乃潛隨勒，單騎歸。淵署刁督等職，即以勒統之。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于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

時元帝諸胡不
能助者勒亦不
能助者勒亦不
能助者勒亦不

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
衆歸劉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
度衆配之凡時遣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
勒等十將東下趙魏明年冬十六國春秋
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時望風降附者五十
餘壁皆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
士老弱安堵如故於是勒并軍寇鄴鄴潰和
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
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
經于中丘皆殺之因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
山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
引趙郡張賓爲謀主以力膺爲股肱憂安孔
其支雄桃豹遂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
之切張賓好讀書淵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
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
如胡將軍者可與其成大業乃從切詣軍門
大呼請見勒亦未奇之也賓數以策干勒已

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署爲功曹勒靜容之
爾時劉聰攻壺關勒帥所親爲前鋒都督劉
琨遣黃肅救之勒敗肅於封田肅死之國書
封作自今在十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
國春劉琨集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人敗勒于飛龍山
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
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
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
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引兵還距
晉書卷一百四一載記五
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
棄其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勒潛自石橋
濟河拔白馬東襲鄆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
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冀州廣宗清河
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及淵死劉聰授勒并
州刺史封汲郡公時劉琨率衆四萬寇洛陽
勒以騎卒二萬會之大敗王師於淝池遂至
洛川琨出轅轅勒至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
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

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收趙
剛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
門輜重至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禁
昌害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凝等起
兵江淮間聞勒將趣南陽如等遣衆一萬屯
襄城以距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於宛北
是時侯脫陳宛王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
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
而駕晨歷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凝率衆
救脫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凝送于平陽盡并
其衆軍勢彌盛勒遂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
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瑯襲勒勒
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
也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
渡河寇江夏拔之因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
于南頓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
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
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率輕騎

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
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攻如山
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
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詔吏部尚書劉望
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
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
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
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
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
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
衛李暉聞越薨奉趙妃裴氏及越世子毘出
自洛陽勒逆毘於府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
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
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
勒歸功彌曜遂出轅轅屯許昌進攻王讚于
陽夏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以爲左
司馬劉聰授勅幽州牧先是王彌納劉曜之
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曜徵其將曹疑於

謝云張良是
而謝良是
謝良是

齊勒遊騎獲賊得彌所與親書勒殺之彌弗
知也又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救之
何其神乎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
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而言卑其圖乘
必矣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
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
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
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畏彌人陳也當要
除之勒乃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實親

已無復為畏勒因誘而殺之以并其眾啓聰
稱彌反逆之狀聽署勒鎮中太將軍督并幽
二州諸軍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
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
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
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母王氏相失劉現得
之并其從子虎至是現遣張儒送于勒因遺
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燕像飲馬江漢
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

初張良是

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翁爾雲合忽
復星散將軍宜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
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
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克而終歸殄
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
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
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
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
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竈寇不足

晉書卷一百四十一 職記九

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
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
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
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
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馳想蓋以天
下大亂當須雄才遙開將軍攻城野戰合於
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
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
將軍之才何向不推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何身之云動者
三度雖異此心
不亂之

勸報現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問若當還節
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現名馬珍寶厚有其
使謝歸以絕之勸於為賊籍空宇課農造舟
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
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勸軍中饑疫死者大
半勸書朝夕繼至勸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
願諫勸先送款於帝求歸平河朔俟其軍退
徐更計之勸欣然長嘯中堅獎安勸勸就高
避水勸曰將軍何其怯乎孔羨支雄等三十
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其等請各將三百步

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得其
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蓋生
縛取司馬家兒輩勸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其
勇於計勝於計也各賜鐵馬一匹顧問張賓曰
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
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摧將軍之疑不足以數
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既誅王
孫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

將云賓曰
言人肺腑江
然入可嘆可

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
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灰積
服河朔既定天下莫有處將軍之右者吾之
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起軍必欣
於敵去未遑奇兵倚擊也輜重運從北道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
地乎勸攘袂鼓譟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腐曰
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大業奈何便相勸降此
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退席為
書書卷一百四十一

將軍權賓為右長史曉曰右候勸引兵發自
葛陂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
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
大發敗虎于巨雲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
退百里及于勸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勸
結陣以待之晉復懼勸有伏兵退還壽春勸
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掠掠無所獲軍中大
饑士眾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有眾數千
壁枋頭勸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張賓曰

開冰船盡在潰中未上可遣輕兵詭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衆自棘津濟河擊冰人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演保三臺以自固演將臨深牟穆等復率衆降勒時諸將議欲攻三臺張賓進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及其未

晉書卷一百四十一 載記第三

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若區區劉演寧足制乎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大兵遊行鸛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曷失地者亡耶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居此越石彭祖

所忌也恐城壁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至牧野殺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聰署勒爲都督冀州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時廣平游綸張針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據苑鄉勒使藁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疾六眷疾六眷作寇未枉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疾六眷屯于清陽勒遣諸將出戰頻爲疾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懼顧謂將佐曰今城壁未固資儲未廣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奈何吾將悉衆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老其師待其退而擊之便張賓孔萇曰聞疾六眷則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謂我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且今段氏之悍者末枉尤最其精勇又悉在末枉所可勿復出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

陳云勒雖更強其衆未易當也此一舉關若示圖

來○刻○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桎○帳○然○必○震○
惶○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桎○既○奔○餘○自○推○散○
尚○何○彭○祖○之○為○慮○乎○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
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
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桎○疾○六○眷○
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
鎧○馬○五○千○匹○疾○六○眷○收○其○遺○眾○還○屯○清○陽○遣○
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桎○三○弟○為○質○而○
晉書卷一百四十一 載記第四

請○末○桎○諸○將○竝○勸○勒○殺○末○桎○以○挫○之○勒○曰○遠○
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
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降○之○必○誅○德○
我○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與○疾○六○
眷○盟○于○清○陽○結○為○兄○弟○疾○六○眷○等○引○還○勒○召○
末○桎○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遂○歸○達○西○末○桎○感○
勒○恩○在○途○南○向○而○拜○者○三○山○是○段○氏○遂○專○心○
歸○附○王○浚○之○勢○漸○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於○
勒○勒○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郗○

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建○興○元○年○勒○使○石○虎○
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于○勒○
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
代○勒○鎮○鄴○勒○遂○襲○苑○鄉○執○游○綸○為○主○簿○攻○乞○
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又○其○將○孔○萇○寇○定○陵○害○
兗○州○刺○史○田○徽○薄○盛○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
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是○時○烏○丸○亦○背○王○浚○
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民○始○
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為○文○學○掾○選○
晉書卷一百四十一 載記第四

將○佐○子○弟○三○百○人○牧○之○勒○因○徵○晉○故○東○萊○太○
守○南○陽○趙○彭○為○魏○郡○彭○至○入○泣○而○辭○曰○晉○老○
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
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臣○既○食○晉○之○
祿○而○復○事○二○姓○此○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
所○不○許○也○勒○以○為○賢○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
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時○王○浚○署○置○百○官○奢○
縱○虐○虐○勒○有○吞○并○之○意○未○知○其○虛○實○將○遣○使○
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問○時○

張賓有疾，勅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併逆之志。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詞厚禮，折節事之，尚恐未信，況為羊陸之元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勅曰：善。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摩等，多齎珍寶，奉表稱薦。推崇浚為夫子，又遺浚所任藁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魏，成隅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偶拔，士馬雄盛，實如聖訓。但以明公州鄉貴望，威行夷夏，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欽衽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主，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地，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

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浚雖不罪統，猶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匡勳卒精甲，虛府廡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劉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歲于藁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旣而勒問浚之政事，於子春。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民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去于外，豪雋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厭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祖武不足竝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

一、魏書卷一百四、載記
二、又按此
三、兩入後漢書
四、其相繼

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無几
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具陳勒形
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爲信然、於是勒
募兵戒期、將襲浚、而猶未決、張寶進曰、夫
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
非畏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吾後患乎、勒曰、然
爲之奈何、寶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
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
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
晉書卷一百四、載記
藉使三方有動、此其謀議出師、我已運矣、且
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我若修
于琨、送寶請和、琨必欣于得我、而快浚之滅
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
了之、復何疑哉、遂以火宵行至栢人、殺至傅
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其軍計故也、
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聞之大悅、乃徵諸州
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

善將來、令聽所請、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綽
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
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止欲奉戴我也、敢
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蒞門
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
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
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
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
曉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
晉書卷一百四、載記
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
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
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棄國市斬之、
於是分遣流民、各還鄉里、焚燒浚宮殿、以青
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蒞、置守宰而還、遣
使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棄國、劉翰
叛勒、奔段匹磾、棄國大饑、聰以勒平幽州之
勲、乃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

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勒使其將葛薄寇潞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能持節策命勒爲陝東伯賜以弓矢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逯勒所署太守秦固勒使石虎又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鸯救演虎退止盧閭津避之文鸯弗能進屯于景亭兗康豪右張平等亦

齊書卷一百四十一 載記 主

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虎迴擊敗之逯陷廩丘演奔文鸯軍獲演弟啓送襄國演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項之勒又攻樂平太守韓據于清城按魏志形志樂平縣有清城故城舊作清者誤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澹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

衆遠來憊疲力竭號令不齊何精銳之有本寇已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少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陣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出輕騎與澹戰低收衆而北澹縱兵迫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

齊書卷一百四十一 載記 主

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因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其魁馬嚴馮脩久而不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嚴脂本非公之深仇流民悉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還良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奔於

幽州赴水死。馮勝率其衆降。回移居易京。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甚嘉之。封曰弋陽子。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時元帝建武元年。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春段末柁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柁以間之。末柁既思有以報勒。又忻於厚賂。乃說辰介等引還。現匹磾亦退如薊城。嗣是匹磾害琨。琨亦害於勒。及劉聰廢疾。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三

勒固辭。聰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由其二州牧勒不受。聰死。其子果襲位。勒率之。勒統精銳五萬以赴之。據襄陵北原。率數挑戰。勒堅壁以挫其銳。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車于平陽。已及老弱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車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時勒與劉曜統有招懷之計。勒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

無歸曜之意。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將。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車必不復降。就令泰宜漢要盟。城中使相率誅斬車。車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車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車。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車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石虎因車幽冀州。兵會勒攻之。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明奔於劉曜。曜西屯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乘憲石會修復。淵與聰並募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又遣其子修劉茂等獻捷於曜。曜遣使郭汜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時修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謀。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三

謂云石勒未嘗
此於魏自
之也成晉臣之
除果勝晉高
石勒之建業

將輕襲乘輿，睨而大怒，追泥等還，斬修於
栗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晉王修死，茂執
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妹禮志
授怒甚，下令曰：「孤奉劉氏於人臣之道，遇矣
彼之基業，皆公所為，今既得志，便欲相圖，趙
王趙帝，孤自取之，亦何待於彼邪？」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
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將佐豪右子弟百
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析之術，置學堂署鑄錢
府，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遣石虎討之，
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
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鄢部
衆憤散棄其妻子，奔於邵續，曹窋遣使來聘，
獻方物，請以河為斷，勒許之。時石虎與張騫
張寶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備尊號，勒不從，
將佐等復請，勒保劉備在蜀，親王在鄴，故事
以河內魏汲嶺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
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襄武

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
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
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
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
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
部司以監之，於是勒西而而讓者五，南而而
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 終

晉書 卷一百四 載記 終

載記第五

晉書一百五

竟陵鍾 惺原評

錢唐陸彥龍參校

石勒下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
田租之半賜孝悌少壯死義之孤帛各有差
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時列
國稱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君從
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殷並領經學祭酒

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賈志承
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
律令以理曹參軍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
詳平國人稱之以任掾崔濟為史學祭酒支
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重禁胡
人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
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
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
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

驃騎將軍封中書勳爵中山公自除群臣
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群臣莫及
而謙虛敬慎開宴下士屏絕阿私以身率物
八則益見出則歸美勳甚重之每朝常為之
正容執簡辭令呼曰石侯不敢名也時孔萇
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虎所獲
送於襄國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兪於檀丘
兪遣使詣勳求救勳遣將王步都為兪前鋒
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兪疑敬之襲已

晉書卷一百五

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歸順勳大怒命張敬
據其襟要以守之使石虎率步騎四萬討兪
兪遣長史劉雷詣勳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
時勳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
峻勳以胡人為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勳大
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翦翦惶懼忘諱對曰向
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勳
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勳既清定
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令群僚及州

將云龍馬石
虎所傳者亦
傳人

又云此功
敗而不以
而以德然
終在勸不
作中

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石虎攻段匹碑於厭次孔萇計匹碑部內諸城陷之匹碑勢窮乃率其臣下與觀降虎送之襄國勸署匹碑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鸯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勸矣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有威德善於撫納進據燕城將掃平中原自河以南多背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五

勸歸順勸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僅有首丘之恩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宰二家逃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叛降於勸勸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津德之遣使報謝自是充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三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勸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與之共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勸與李陽鄰居數爭溫麻池相

劉云此碑
又云此碑
意

歐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求酒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營匹夫乎遂召至與酣素引陽臂笑曰孤佳日朕卿老來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陽參軍都尉以武鄉北豐沛復之三世勸是以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嚴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立子弘為世子遣石虎統精卒四萬擊徐胤胤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新列長圍以守之時晉鎮北將軍劉陽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五

以王敦故李勸拜縣封列侯虎攻陷徐胤遂襄國勸盛之以業於百尺樓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妾子割而食之坑其卒三千人晉兗州刺史劉遐懼白鄒山退屯於下邳徐亮固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初張賓死勸天之機曰天不欲成我事邪何奪我右侯之妻也因以程遐代焉右長史趙世子弘之舅也勸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每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獨

日時祖述辛勅始侵寇邊戍勅征虜石他
敗王師於鄆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
祖約懼退如壽春勅虎內大疫死者十二三
乃罷徵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關
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
遣石虎親步騎四萬攻曹嶷初嶷謀欲徙海
中係根余山會疾疫不果至是虎進兵固廣
固嶷懼出降送襄國害之坑其衆三萬虎將
盡殺殘衆其青州刺史劉微曰今留微使牧

勅書

卷一百五十五

勅書

民也無民焉牧微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百
口配役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盡陷勅以
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見其衣冠弊
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
盡勑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
大懼叩頭泣謝勑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解
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
貪俗時勑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
者賞帛有差然勑本不知書雅好文學

軍中令人讀史書聽之皆解其意好論古帝
王善惡亦無大謬言嘗使人讀漢書聞鄒食
其勑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
天下至留侯諫乃曰慎有此耳其天姿英達
如此其勑勑將都外自臨之即此城取果
能東海勑復徵徐揚州兵會之劉遐懼退保
泗州勑司州刺史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
平於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
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

勅書

卷一百五十五

勅書

民不聊生矣石生因自延壽關寇許穎俘獲
萬計攻晉將軍郭誦於陽平生與戰大敗誦
守康城勑汲郡內史石聰馳救進攻晉將李
矩郭默等皆敗之於是都尉魯潛以許昌
降於勑石聰亦降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
作於鄆山斌死之勑西夷中郎將王勝襲
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字慎井
州作於對賊先是石虎攻曜將劉微於石渠
至是石梁潰純挾寇返襄國先又攻王勝殺之

作李曜

李矩以謀之敗也懼自榮陽遁歸矩長史崔
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亮之地
徐豫濟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舊影
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
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勒
嘗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齋金帛以賂門者求
出承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且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召記室參
軍徐光光醉不至退爲牙門光侍直愜然撰
書書卷一百五十一

侯振紛仰視不顧勒怒讓光曰何負卿而敢
快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勒既用程
璜之謀營鄴宮以其世子弘鎮之配禁兵萬
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
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虎自以功
多無去節之意又修三臺遷其家室虎內是
怨也時石聰攻祖約於壽春不克遂寇遂
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
劉固將軍張固等殺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郡

叛降於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城搃
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
拔之勒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
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平令師懼獲黑鬼
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
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趙王十
年改年曰太和時成帝咸和三年也勒將石
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遂遷次祖約屯
書書卷一百五十一

師淮上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
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之民陷於
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石虎於高候遂圍洛
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遼等皆降
之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
馬郭放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
久支大王不可親動勒無萬全勒大怒按劍
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
高候之勢固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

可當也。然惟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邈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墪，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靈，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勅笑曰：光之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姚弋等各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九

統見衆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勅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墪，濟自大陽，勅頗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此成擒耳。是時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勅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進，道兼路，出於羣營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賀我矣。勅統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升故太極前殿，虎步卒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入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勅躬賁甲胄，山自間闕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勅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勅，勅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遽逃之數邪？而卿敢有覲面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十

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石虎討之，勅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逮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竭諫言也。石虎克上邽，遣王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勑，虎進攻集水，且羌於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隗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勑，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

州於是勒群臣石虎等請勒卽皇帝位勒弗
許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
帝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
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參
原王小子恢爲南陽王中山公虎爲太尉守
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
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宜左將軍挺侍
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敬爲尚書左僕射右長
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參軍徐光爲
督書卷一百五十一 漢記上

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
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
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
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
丑臘勒從之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
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又固請正尊號
勒乃時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曰建平文武封
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子弘爲皇太
子時勒荆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勒馳勒敬退

屯樊城戒之使假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
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
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
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南中郎
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
陽軍無私原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
遐等車該部衆白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
其民於河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羗
叛於勒勒遣石生擊破之羗奔涼州涼州牧
督書卷一百五十一 漢記上

張駿遣長史馬謖稱臣入貢於勒勒遣使
封駿武威郡公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
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
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
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
姓者郡縣更立爲祠堂嘉樹準嶽嶺已下
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糾成上書切諫勒
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猶當容之奈
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

王亮與去書
國使先武來
為得
將云英靈歸
仙物都大聖
為名

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有百匹資尚欲市
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結之
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成絹百
匹稍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僚咸薦賢良方
正仍令其人得通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起
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云何復營艱官
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勅因大饗群臣酒酣
謂徐光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
武籌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勅笑曰不
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逢高祖當北面事
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留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
萬歲時石虎廢權日重群臣皆以是言於號
勅始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
震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嚴
震之權過於丞相中山之門可謀雀羅矣

魏書

愈怏怏不悅初郭敬之將樊城也王師與
襄陽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至是敬南據江
西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
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前軍大
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
襄陽留軍戍之勅如郭隆石虎第四朝其群
臣於郭命郭因立學宮每郡置博士祭酒二
人弟子百五十人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
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勅親臨廷尉錄
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澍雨大降勅
如其禮水官因疾甚而還召石虎與其太子
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
及內外群臣親戚勅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
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勅因小疹見宏驚曰泰
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
自來也有呼者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賢
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
今已半道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時廣

謂身之可助也
此言可以助
之手足而然
亦徐光祿通
之耳

謂云以則之
神氏而不能
其子之不足
千曉以不
其不不不
其之不足

謂其何人所
其有之之
其有之之
其有之之
其有之之

蝗虎密遣其子達車騎三千遊於蝗所以其
尚勸疾甚遺令曰大雅兄弟宜善相維持司
馬氏汝等之股鑒也中山王洪可三思周實
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
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
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勸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有
守勸為趙王立為世子勸爵位立為太子虛
稜受士好屬文勸嘗謂徐光口大雅情情殊
晉書卷一百五十五 載記五

不似將家子光曰漢高以馬上取天下孝文
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
勸大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
雄暴多詐陛下宜去其所漸奪中山王權
使太子恭輔朝政勸納之自後程遐又言於
勸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
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
荷專征威振外內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
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

謂云謂之不
光祿有不滿之
心總是一食子
便足為臣臣
守其

登除之以便大計勸曰今天下未平大雅沖
幼朕方委中山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
也卿正恐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
察卿願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
陛下以私賜臣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雖皇
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而其志願無
豈將來有益者邪若不除之臣已見宗廟不
寧矣勸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當切
晉書卷一百五十五 載記五

幽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將為家禍也化
口勸以吳何未平書軌不一以已不得為
命之主憂之光承問言曰臣以陛下為憂腹
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
劉備雖興已弱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孫權在
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既苞括二都弱平人
州帝王之貌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耳中山王請陛下神略天下皆言其英
武臣於陛下且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父子

駐蹕惟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
近於東宮曲譏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
萬年之後中山非太子之所能臣此心腹之
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
死石虎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
召其子達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
自陳劣弱乃讓位於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
臣安敢亂之弘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
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弘乃即位大赦殺
程遐徐光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

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子達

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勅文武舊臣皆補閑住
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要職命太子宮曰
崇訓宮勅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
及勳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於已有所
劉氏謂石虎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
以圖之虎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

由人官殿之內無可爲者臣請由奔兗州據
廩丘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
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庶幾倘有濟
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堪許諾微服輕
騎裝兗州不克遂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
等追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從而殺之徵石
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
起兵於二鎮虎留子達守襄國統步騎七萬

進攻之及還師遂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

魏輔漢故事明年收元延熙弘懼不能自存
乃親齋醴綬詣虎諭禪位意虎曰帝王大業
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
其母程氏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
遣丞相郭股持節入廩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謂群臣曰庸祿不堪集承大
統顧斯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夫又何言百官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

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

載記第五

晉書一百五終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六

晉書一百六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同里沈 孚恭校

石虎上

晉書卷一百六

虎新如云天天生石虎助新成霸久使
酒之有暇虎功同曜惡則逆之是以
賜取國於新君有典名虎則直覆
勸子而自之罪不勝其多不一傳而
骨肉便藉不忍我曜及石氏三十餘人
臣劉氏忍曜女生子世而石氏之禍由
此起報施富矣然曜使運宜益存世
不立遺孽不亂石氏亦少亡何州遠
宜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嗣
室未成君則滅父後第既處不使
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
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因于死胡于
立適弱肉而強食耳

石虎字季龍勸從子也祖曰旬邪父曰寇兌

勸父周易朱幼而子之故或稱勸弟焉永興

中與勸相失後劉琨送勸母及虎于葛陂時

年十七矣性殘忍游蕩無度好獵狐善彈數

教彈人軍中以爲毒忠勸白母將殺之母曰

快牛馬賁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趨捷便

雖云天之所生
人不能無才
可於外物也

弓馬冠於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為要將郭榮妹虎同寵威優隆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諧殺之所為酷虐無降城陷壘豈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既稱尊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遂深恨之弘謂其子達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婦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待其晏駕後恐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居攝趙天王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十三國晉泰始虎即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義曆云虎即位改建平五年為延興明年改建武

胡身之云天子
官從西北來
漢書云氏將
漢人中國也
蘇始是後以
服天子威初不
能止漢之典

三十國晉泰始不記弘改元以虎之立事弘元年也故云永熙陳鴻云云即其事恐其非是之是以廢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達為太子虎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虎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虎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時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達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雀臺崩即魏所建廟書卷一百六十六
虎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虎遣其前石遇攻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不克是歲九月虎遷都于鄴大赦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采以羅縠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主者稱帝主者皆起使司室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虎之所

在、無敢向共方面詭唾者、爭造寺廟、削號、
家、虎以其真偽難辨、或避賦役、為存究、
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卑問小人無、
者、應事佛、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玉、
典、謀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
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西、人立寺都邑、
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
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道人為沙門、
者、皆返初服、虎曰、朕自生邊鄙、忝君請夏、至、

書、卷一百六、

於祭祀、應從本俗、其老趙百姓、舉事亦、
曉之、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
二州兵以擊苻薄、句六二年、素頭都、
三萬降于虎、署鞠等十三人為親、趙王散其、
部眾於冀青等六州、一時虎使牙門將張彌、徒、
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
于河、募浮沒三百人、浮沒謂能出入水中者入河繫以、
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
之、以四輪經輶車、輶廣四尺、深二尺、既至鄴、

卷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

大悅之、赦二歲刑、資百官錢帛、百姓得、
級、時因中大旱、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
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又納解飛之說、於、
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
橋竟不成、役夫餓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
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復為權豪所奪、民、
無所得、
宮、至是皆就、太武毀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
五步、廣七十五步、堊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
士五百人、以漆塗瓦、金瑤銀樞、珠簾玉壁、
極伎巧、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
帳、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
之女以充之、服綺縠、佩珠玉者萬餘人、教宮、
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雜伎工巧、皆與、
外傳、以女騎千人為內簿、皆著紫綸巾、
襪、金銀鑲帶、五文織成袴、執羽儀、鳴鼓吹、
雲、以自隨、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杠末、高、
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織上下、虎試、

司云虎之謂司
以民者如此
虎而遠見於
虎而遠見於
虎而遠見於
虎而遠見於
虎而遠見於
虎而遠見於

而儉之其太保蔭安等文武五百餘人、
專曉、虎燒油灌下盤死者七人、
虎惡之、服斬成公段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威
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
其妻鄭氏為天王皇后子達為天王皇太子
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
有差違者、虎受之、會謂群臣曰、司馬氏
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朕有殺
之、
好雜物、素餐、斬首洗血置盤上、其、
之、又割其肉合牛羊肉食、亦賜左右以議
其、
建康之如仇、虎自曉內游、其怒失帝、使達者
可、
望也、時或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
月至、三、連其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
家難稱、吾欲行、頃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
不敢對、自是連稱疾不省事、帝幸宮臣文武

五百餘騎、安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
散、顏叩頭固諫、達亦昏醉而歸、達母鄭氏聞
之、私遣中人讓達、達怒殺之、先是佛圖澄、
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時虎將視達疾、
澄圖言而止、既而曉曰、火言曰、我為天下
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達
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
顏具言其狀、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達于東宮
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達朝而不謝、俄而
使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何以便去
達逕出不顧、虎大怒、廢達為庶人、其夜殺達
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
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
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
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
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眾數千人
於杜南山、自稱大黃帝、建元龍興、石虎擊斬

之子光頭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而
年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族有勇力者三萬
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
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
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山濤渝津支雄
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
十萬為前鋒以伐遼虎遣屯金臺支雄長驅
入薊遼所署漁陽上谷守相皆降取四十餘
城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虎將郭太麻秋

等輕騎二萬追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輜

輜五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
馬虎納之乃還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寇豫四
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慕容皝
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
眾來會及軍至令支號師不出虎將伐之太
史令趙撝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師必無功
虎怒輒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
克號遣子怡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四皆

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
是召趙撝復為太史令虎旋自今支退易京
惡其固而毀之朝其群臣於襄國復從征突
武有差至鄴又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
州之眾戍海島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
郎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
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
造船千艘以謀擊號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
擊胡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

州八郡大壘司隸請坐守率虎曰此攻之失

將云虎口每可
為虎之類是以

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
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
所以重吾之責可白天領司隸先是虎使襄
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眾戍長安二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怒追廣至
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以為便
使麻秋迎之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
遼又遣使告通于慕容皝號遣子怡伏兵於

密雲以憂秋，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以其太子宜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護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摩石、閭乎、農、張、李、范等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闖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張、范攻陷邾城，敗將軍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護安進據胡亭，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鄒進皆叛降之。安於是

晉書卷一百六十一 載記十

掠七千戶而還。是時虎以豪戚侵恣，所託公行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哉！」項之虎將謀殺恭帝，虎乃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鎮令支。又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案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

漁陽萬餘戶于宛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南州以東至白狼，人興屯田。虎因大閱於宛陽，飲以擊幕容饗。虎帥諸軍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懷弱徵還。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曰若得反魂於蜀，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乎？」壽既

晉書卷一百六十一 載記十

借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或酬反，不若復爲書答之。會庾斐因獻楷矢石弩於虎，波因請以遣壽曰：「使其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第爲太尉，與太子宜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宏既至蜀，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楷矢，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職。」時虎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民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邽，起臺觀四十餘所。

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大赦
河南四州、具南師之餉、并朔秦雍、嚴西討之
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二丁
五丁也。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
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
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害者、三分而二、貝丘
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
與、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火敗
獫狁、度晨出夜歸、又多徵行、躬察作役、侍中
書、卷一百六、漢書
卓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
倘一旦有狂夫之變、雖甚智勇、不暇施也。又
興役無時、廢民耘穫、頓斃之徒、怨聲塞路、是
豈聖君仁后所忍爲乎？虎省而善之、賜以穀
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時有僕射張離、領
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太子、宣說
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
威、宜素疾石勒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
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

齊書卷一百六、漢書
運而後得、一連

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
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怒、爲大
讞之、漸矣。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
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
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
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微也、其敕諸
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群
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
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謂不難者
書、卷一百六、漢書
朝、民至鬻子以供軍需、猶不能給、自是於道
樹者相望、建元二年、虎舉群臣于太武前殿、
有白雁百億、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無所獲、
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
贍私於虎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
也、虎納之、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先是石宣
滿虐日甚、群臣莫敢告者、領軍王朗言之於
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
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

觀而罷之。虎如其言，既而宜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焚感守房，使趙覽言於虎曰：「房爲天王，焚感守之，其殃不小，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覽久而對曰：「無貴于王領軍。」虎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贊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議楷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初，虎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白。司徒

評書卷一百六 載記高

申鍾諫曰：「廣賞刑威，后皇攸執，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也。太子職在視聽，而不及政，庶人遂以聞政，致敗毀鑒，工未遠耳。且二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頤之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寵之不以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聽。中書省令中書以慈惠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寵皆好，酣飲耽擱，由是尚書奏事皆決於宣，自九卿以下，事皆宣而後，太子

子詹事孫珍，病日求方於侍中崔約，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於是珍有寵于宣，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時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吏取髮白之於虎，虎怒，徵鑒還鄴，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又虎性既好獵，晚歲體

評書卷一百六 載記高

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凡有美女、好牛馬，御史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分配之。太子

及諸公又私令承發者亦垂萬人郭縣承旨
務於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
九十餘人既至鄴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
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荆楚揚徐間流叛略
盡牢守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
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大怨遣龍騰
拉而殺之特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
會久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造
又訕謗朝政虎因囚之冠軍符洪諫曰臣聞
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
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宮瓊
榭象著玉杯截脛剖心肺賢判孕故其亡也
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
者哉盤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
此而忽焉魏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
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
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
霖雨七旬齊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

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
四海何特願止作徒出宮女赦朱軌以允衆
望虎省之不悅然憚其彊弗罪也乃之停二
京作役而竟誅朱軌一人立私論之條偶語之
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會以
日相顧不敢復相遇從談論焉

載記第六

晉書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 上

詳原書

載記第七 晉書一百七 三德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旭刪定 同郡周九戩參校

石虎下 冉閔附

永和三年虎既遣涼州刺史麻秋代張重華
又以中書監石寧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
秋後繼寧秋尋次于曲柳將軍劉寧王罷進
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泉
寧敗績引還虎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十

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遂城長景晉書
重華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
初石勒與虎並貪而無禮既陳十州之地聚
欲金帛及獲外國所獻珍異府庫不可勝紀
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寶貨焉
邯鄲城西有趙簡子墓至是虎發之初及泉
其水清冷令作絞車以牛皮蒙汲之月餘不
盡不可發而止又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
爲器復納沙門吳進之言以爲胡運將衰晉

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于是使尚書
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
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趙懿申
鍾石璞等上疏止之虎大怒曰使精朝成吾
夕沒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礪夜作會大風雨
死者數萬人郡因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
虎命司虞張易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
之乘命太子宣出祈禱于山川因而游獵乘
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十一

十八萬出自金明門步從其後宮升凌霄觀
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自爲樂耳宣所舍帳列
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
所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烽炬如晝命勁騎百
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觀之獸殫乃止
或獸有奔逸當之者有爵則奔馬步驅一日
無爵則鞭之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所過三
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諸亦如之

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怒其與已鈞敵愈嫉之宣者趙主無庸于籍宣平之生因微勸宣除籍至是宣始有殺籍之謀矣時涼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琚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白河已南氏羌皆降先是石籍有寵於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常忤虎虎曰悔不立籍也籍由是益驕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以記其籍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

書卷一百七 魏紀五

所幸楊杯年成趙生曰凶豎勅逆敗爾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籍國邑分封汝等籍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殺不濟矣杯等許諾時籍夜與僚屬宴于東明觀樂奏籍聞之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酒酣宿于佛精舍宣使杯等緣繩猴梯而入殺籍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而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異陳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

以宣子為虎

籍死是時
宣子以及
籍死是時
宣子以及
籍死是時
宣子以及

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籍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衆余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於是虎始疑宣而欲石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哀過危假宣謂虎不之疑竟入朝中宮因止之建興人史料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杯年成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具服虎悲怒縛其幽宜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縲之作教斗木槽和羹飯以猪

書卷一百七 魏紀五

狗法食之取害籍刀箭抵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蘭曰宣籍皆陛下之子今乃殺之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禍非猶長若承謀之宣當為其星下掃却官虎不從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籍所親宦者郝稚劉新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新斷其手足斫取潰腹如胎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

已下數千人，登中臺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年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虎衣大叫，至死絕帶，兄者莫不為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卒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傳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懿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範，虎疑其知而

晉書卷一百七十一 載記下

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王何、虎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足吾意，初虎之破王邳也，張紇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納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紇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為嗣，其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

陳云以虎之威
初今公卿士
其公卿也

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於是與群臣又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誅其腸，穢惡何為專生凶子，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曰：莫忠臣，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論之，遂立世為皇太子，

晉書卷一百七十一 載記下

劉氏為皇后，虎時疾疹，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建元，大宰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慢戍所，高力、張梁、張等因衆心之怒，謀起兵東還，衆聞之皆踊，非大呼，憤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為晉所敗，秦雍間城戍無不推陷，殺二千石長吏，長驅而東。

衆至十萬，又東出潼關，進屯洛陽。虎遣李獲率步騎十萬討之，不克。獲東掠滎陽，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獲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獲首而還。未幾，虎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輔政。劉氏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乃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觀者，可小停。」

也。斌素好酒，耽獵，聞使言大喜，因游獵，縱飲如故。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對曰：「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時虎臨於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

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僕持螯迎之，當付重綬，亦竟無行者。」尋解胙而入。張豺使弟雄矯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侯震、光輔、懷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虎亦死。虎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於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石遵因舉兵入鄴，斬張豺，夷其三族。僭

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廢世爲燕王，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年，遵既立，凡一百八十三日。義陽王鑒起而殺之，鑒立凡一百三十日。武興公閔又殺之而自立。虎孫死者二十八人，後虎小男琨以其妻妾來奔京師，亦斬之。石氏遂絕。虎十三子，五人爲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而死。初，謙言滅石者陵，尋而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

魏氏
飛天新云石
其種不食
并其種類
三品道也

壽云開明中
人勿及
便應奉
江以外
不為事也

二至四子凡三十二年以穆帝永和五年魏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養孫也父瞻字弘武
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
督累世牙門勦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
子之駿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
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善謀
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盛侯歷位
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呂黎閔軍獨
全由此有聲胡夏憚之永和六年既殺石鑒
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閣等四十八人上尊號
于閔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永興南
號大魏復姓冉氏時石祗在襄國聞鑒死僭
稱尊號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
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
討之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祗遣其相國石
琨率眾十萬伐鄴進據邯鄲閔大敗之死者
萬餘又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
國新胙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其將王泰崔

晉書卷一百七十一 載記九

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黃城躬統精卒
八萬繼之戰于荅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
八千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
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閔至自荅
亭行飲至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
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是時
閔又帥步騎十萬將攻祗于襄國光祿大夫
韋謏諫止之大怒誅謏及攻襄國百餘日爲
土山地道築室反排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
晉書卷一百七十一 載記十
趙王遣使詣慕容皝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
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
千至自潞頭偽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
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將軍胡睦距
襄于長蘆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
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之衛將軍王泰曰寇寇因逃希望外援今
羈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
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焉全

陳太師諱...
中書令...
太子...
太子...
太子...

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殲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易。當殺胡王。一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懷袂大言曰。吾職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現等三面攻之。祇衛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柔特康等。執閔于廂及左僕射劉琦等。遂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琨尚書令徐機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皆言閔已沒矣。聲射後尉張文請閔親如以安衆心。閔從之。尋文解法饒父子而贈章諫爲大司徒。於是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志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因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分豈假汝爲命邪。太子泰本要將先滅群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爲效。閔

徐云石琨...
陳太師諱...
中書令...
太子...
太子...

乃引歸。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傳首于鄴。逸賢請命。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克州刺史劉陟以鄴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因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亮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遵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自率騎八千救之。乃擊敗顯。追奔及于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納閔。閔及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時慕容紹已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進問車騎張溫。東門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新慕容恪。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

上元漢元此段
校數似誤

謝尚傳
謝尚傳

陣而前、閔所乘裝馬曰朱龍、日可行千里、
左保而刃矛、右執鈎戟、奮擊之、斬鮮卑三首、
餘級、俄而燕騎大至、閔之數周、閔處眾寡不
敵、距馬潰、東走行二十餘里、朱龍忽驚、爲
恪所擒、及重、閔張溫等、送之于薊、舊立閔而
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
下大亂、爾曹夾狄禽獸之類、尚欲篡逆、我一
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葛怒鞭之三百、
送于龍城、告虜號廟斬之、造墓客評率衆圍
晉書卷一百七、載記三

爲崇、遣使者視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
始聞以咸和六年自立至八年而滅在位凡
三年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竊內騁暴
戎狄之舉也、蓋茲雜梗、自古爲虞、限以塞垣
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
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鎬汨亂天
常者乎、石勒出自菟渠、見奇醜類、聞輿上黨
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
晉書卷一百七、載記四

惠皇失統、宮內崩離、遂乃招聚蠹徒、乘間煽
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
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沙、豈天厭
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
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達咄魏武、則風情
慷慨、近若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超於苦縣
陳其亂政之譬、機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仗奇材而竊徽
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袍裘、襲冠帶、釋介冑、

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乃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蕩。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鉄，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蹙極侈，勞役繁興，條鍾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僕僕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虐，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暴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

載記第七

晉書一百七

終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三

竟陵鍾惺原評

惺率蔣之翘判定
松陵徐士毅參校

慕容廆

鍾云晉之群胡皆以寇虐中原，而慕容廆立於外，區之職與慕容廆以土室爲治，其國而外，能與石勒並立，文章典範，可觀焉。慕容廆以建國之義，生於慕容廆，文武以復仇，此何遜於慕容廆，史宜求其出入，不宜入於慕容廆也。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洛瓌，名希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晉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會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皆號。

何分之二步搖
之北夷，云云
慕容廆，既稱
中國其臣子也

又云受降知受
敵居邊之神數
兵以見四夷之
客來居邊我何

爲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魔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及涉歸死，其弟剛篡位，作從燕青將殺魔，魔亡匿于遼東徐郁家。後國人殺剛，迎魔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魔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魔怒，入寇遼西，被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魔，戰于肥如。魔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魔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胤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子依羅，魔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太康十年，魔自謂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辭理殊，強驍固別，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魔見何胤以上大夫禮，中衣荊門，胤嚴兵以見之。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間其故，魔曰：「主

六、石塘咀

將云鹿得力全
在此數語

人不以禮賓復何焉哉俞謂之甚慚漢魏之時宇文弼卑段部方強數侵掠虜虜卑辭厚幣以事之因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又移居之敎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攻虜虜舉共別帥素怒延一作素延素怒延然則素怒延是其名也敗之素怒延恥之復率衆十萬圍棘城虜衆咸懼虜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出營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麗本以私怨殺東夷校尉李臻附雲鮮卑素喜連木九津等託爲臻報讎攻陷諸縣殺掠士庶校尉封爵不能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歲爲寇掠民失業歸虜者甚衆虜子翰言于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仗此以成其事者也今連津外以麗本爲名山寶幸而爲此封使君

已誅本請和。而危害不已。王師覆敗。若生虜
時。豈其此乎。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數其罪而
討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
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基也。魔來
日。稱子乃能及此乎。是日廷率騎討連津。大
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魔假節散騎常侍都督
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
黎公。魔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魔曰。今

書書卷一百八 漢記中

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民命
所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
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
統。然後奉詔。今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魔善之。
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及帝卽
尊位。遣謁者陶邃。重申前命。授魔將軍單于
魔固辭公封。是時魔刑政修明。虛懷接納。中
國流民歸魔者數萬家。魔乃立郡以統之。冀
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

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磁於是推舉賢才。委
以庶政。以河東裴遐。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為
謀主。北海逢美。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
封抽。西河宋爽。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爽。
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崧。蘭陵繆愷。以文章才
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
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
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統率國。魯東修
受業焉。魔覽政之暇。未親臨聽之。時平州刺史

書書卷一百八 漢記中

史崔懿。自以為南州士望。懿時為冀州人。士
之意存懷集。而流亡莫有赴者。懿意魔拘留
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魔。以
分其地。太興初。三國共伐魔。魔請將諸擊之。
魔曰。彼為逆。法所誘。欲邀一時之利。烏合而
來耳。然軍勢初集。其鋒甚銳。不可與戰。我國
當靜以待之。三國之衆。既無統一。莫能歸服。
人必歸來。一則疑吾與懿誦而覆之。二則自
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石勒傳第五十五

沮。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魔匿
門。不戰。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大言於眾曰。
崔。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與魔有
謀。引兵而歸。宇文悉伺官曰。二國雖歸。當
伺。乘之。乃盡棄。逼城。連營三十里。魔簡銳士
配。就。推。鋒。於。前。騎。領。騎。騎。為。奇。兵。從。傍。出。直
衝。其。營。魔。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持。其。眾。不。敵。
偷。見。魔。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也。
入。其。營。縱。火。焚。之。其。眾。皆。震。擾。不。知。所。為。遂
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眾。獲。主。帝。王。
璽。三。紐。魔。遣。長。史。裴。嶷。送。于。建。康。崔。悉。懼。魔
之。仇。已。也。使。兄。子。燕。歸。賀。魔。會。三。國。使。至。
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魔。以。示。燕
臨。之。以。兵。燕。懼。首。服。魔。乃。遣。燕。歸。說。悉。曰。降
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悉。與。數。十。騎
棄。家。室。奔。于。高。句。麗。魔。悉。降。其。眾。徙。燕。及。高
句。麗。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
魔。遣。眾。擊。敗。之。裴。嶷。至。建。康。盡。稱。魔。之。實。德。

賢。萬。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泉。曰。卿。中
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驤
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闕。仕。西。朝。歷。中。書
云。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昔。京。淪。沒。
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
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
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辭。陋。而。棄。之。孤
其。窮。義。之。心。使。解。體。於。計。賊。此。臣。之。所。甚。惜。
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
遣。使。隨。驤。拜。魔。安。北。將。軍。平。州。刺。史。驤。加。使
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
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
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
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魔。遣。姚。曠。之
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
魔。距。之。送。其。使。於。建。康。勒。怒。遣。字。文。乞。得。歸。
帝。作。書。今。擊。魔。魔。遣。姚。曠。之。以。裴。嶷。為。右。部
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白。平。郭。趣

伯林為左翼攻乞得歸克之悉廢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庖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庖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

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趙每瞻江渭延道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禍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淮汜皆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

卷一百八

晉書

過衛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仗義公之德有包胥之志而今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立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裔尚能獨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禍微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民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

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操揚越外仗周張內馮碩陸昨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今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焉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勦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魁衆心所去敵有衆矣易可震蕩王司袁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

卷之四

卷一百八

其記

卷之四

初身之立以誠
實為本

載記第八

晉書一百八

新

一、西人

藏記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僞李將之翹剛定

同邑卜 年黎校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二子也雄毅多權略喜

經術國人稱之廐為遼東公立為世子累車

衆征討有功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月

廐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

內族繁因以帶方太守王英為左長史廐以

遼東太守郭鸞為才而讓之鸞從之以為

右長史初鸞庶兄鞠母弟仁昭並有才藝得

寵於廐鸞忌之至是鸞懼不自容鸞乃由奔

段遼仁勸昭舉兵廢鸞或以告鸞遂殺昭遣

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阻仁知事發殺

鸞使東歸平郭鸞遣其弟建武將軍功雅

從弟今司馬修養一作等討之仁盡衆拒戰

幼雅等大敗衆平令王米將軍孫機以遼東

反降于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等皆棄

城走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平州刺史

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

明年段遼遂寇徒河鸞將張萌逆擊敗之遼

弟蘭與鸞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蘭翰復

圍柳城鸞遣寧遠將軍慕容汗及司馬封奕

等救之鸞成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宜顧萬

全然汗性驍果遣千餘騎為前鋒徑進奕止

之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欲乘勝深入

輸慮成本國之害遂於蘭遂止是歲成帝

遣謁者徐孟問丘幸等持節統鎮軍大將

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

封拜一如廐故事鸞自征遼東克襄平降居

就新昌等縣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

於棘城而歸於是置左右司馬立子側為世

子咸康二年鸞將乘海討仁群下咸諫以焉

不可鸞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東合者

三矣昔漢光武因潯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

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乃率三軍從昌黎踐水而進仁不虞姚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姚將而殺之以還爾是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遂別遣段蘭擁衆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同水舊作曲水在柳城西北非是字文歸次安晉以爲蘭聲援姚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取無功必將復至宜設伏以徒之乃遣封奕

書

卷一百九 載見三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又破之斬其將榮伯保使其世子僞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弼部皆大捷而歸明年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姚將慕容遵大戰于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姚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姚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爲

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王寓等並爲列卿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僞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時段遼屢徭邊患姚惡之遣使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於是總衆而至姚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以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左進入今支怒姚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柳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相持旬餘左右勸姚降姚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

書

卷一百九 載見四

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請兵應援虎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後遼謀叛姚殺之帝又遣使進姚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姚又以已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舊作謙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

漢書卷一百九
卷一百九
卷一百九

平中原。又。其。代。內。之。禍。漢。氏。兄。
宜。加。斤。退。以。安。社。稷。又。與。漢。水。其。會。
國。景。候。不。能。為。國。雪。恥。水。既。見。表。及。書。其。備。
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亮。等。奏。從。其。請。
於是。使。兼。大。鴻。臚。郭。舉。持。節。拜。魏。大。將。
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
尚。書。典。東。督。從。妹。禮。其。年。號。伐。高。句。麗。王。創。
乞。盟。而。還。明。年。創。造。其。世。子。朝。於。魏。初。段。遼。
之。敗。也。慕容。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風。振。
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呼。婦。信。而。不。
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
莫。不。練。之。魏。以。翰。初。非。叛。亂。以。嫌。故。出。奔。魏。
在。他。國。常。潛。為。本。國。之。計。乃。遣。商。人。王。車。通。
市。于。宇文。部。以。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頃。之。
而已。車。還。以。白。魏。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道。翰。
乃。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時。石。虎。
大。開。於。宛。陽。欲。以。擊。魏。魏。亦。將。圖。之。從。容。謂。
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請。城。守。防。嚴。重。商。之。

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
也。於是。率。騎。二。萬。出。嶠。峭。塞。長。驅。至。于。薊。城。
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
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城。於。柳。城。
北。立。宗。廟。官。闕。命。曰。龍。城。遂。遷。都。焉。爾。是。魏。
自。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
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
萬。五。千。從。北。盟。而。進。高。句。麗。王。創。果。遣。弟。武。
統。東。距。北。置。郭。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創。戰。
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創。單。馬。而。遁。
魏。掘。創。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
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
年。創。遣。使。稱。臣。於。魏。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
宇文。歸。遣。其。相。莫。浚。渾。伐。魏。請。將。請。戰。魏。不。
許。渾。以。魏。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魏。曰。
今。則。可。以。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
身。免。盡。俘。其。衆。魏。躬。巡。郡。縣。勸。課。農。桑。尋。又。
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

漢書卷一百九
食貨志
漢書卷一百九
食貨志

漢書卷一百九
食貨志
漢書卷一百九
食貨志

使其驍將涉夷于盡，衆距翰就馳，建謂翰曰：「夷于雄悍，宜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然夷于使有庫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夷于，歸遠遁漠北，就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敗涉夷于城，爲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初，翰臨陣，馬流矢所中，以病，後漸差，於其家試時，馬或告翰，稱病而私買時乘，獲飲乃得。漢書卷一百九，食貨志。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茲，德以懷遠，故九州之民，寒暑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母。流民之多，舊土十倍，人服地狹，無田者十有四焉。陛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驪，開境三千，戶增十萬，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民。民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民既殷下之民，牛豈失乎？邇者涿郡樂上之望，中國之民，皆將壺飧奉迎，若石虎誰與居矣。且魏晉雖道消之世，其取民猶未七八也。其假官牛田者，不過什六。私牛而官田者，中分之。然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復增之乎？」且水旱之厄，荒蕩所不免。王者宜濟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庶可以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也。況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田課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其一而食之。則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

萬損亦如之矣。安可以家給人足乎。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山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以言事忤旨。王者致之於法。殿下雖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如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夫四

書卷一百九 雜記九

業者。國之所資。敦學者。有國盛事。習義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敦之職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應備之路。願時速施行。詔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民爲國。民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勿勸。宜以尤不修闕者。措之刑法。諸鴈屬城。王者明詳。推檢其狀。以聞。苑囿

悉可罷之。以給民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府益官私。至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

書卷一百九 雜記十

劉明雖應罪其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寒賤。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二龍見于龍山。詔親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牢。號新宮曰和龍。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詔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

胄子三年造其子偶與恪率騎萬七千、襲夫
 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就親
 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
 以久旱丐民田租、罷成周、冀陽、榮丘等郡、以
 勃海人爲典、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
 郡人爲典、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
 爲典、縣悉隸燕國、時號有疾、引世子偶、屬之
 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濟世務、恪知勇
 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賜
 書、卷一百一、載、觀、士、
 士秋、陽、士、許、尚、祭、忠、幹、典、固、可、托、大、事、汝
 吾待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偶、僭、號
 追謚文明皇帝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一十三

竟陵鍾惺原評

楷李蔣之翹刪定
臨漳黃道周參校

慕容暉

慕容暉字宜英、號第二子也、姿貌魁偉、有文
 武幹略、善詞賦、至於器機車室、皆著銘贊、以
 爲勅戒、號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
 尉、左賢王、燕王世子、號死、永和五年、卽燕王
 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
 石虎死、國中大亂、僞將圖并兼之計、以慕容
 恪爲輔、因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騫爲
 輔、義將軍肅之爲輔、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
 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拜偶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慕容暉字宜英、號第二子也、姿貌魁偉、有文
 武幹略、善詞賦、至於器機車室、皆著銘贊、以
 爲勅戒、號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
 尉、左賢王、燕王世子、號死、永和五年、卽燕王
 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
 石虎死、國中大亂、僞將圖并兼之計、以慕容
 恪爲輔、因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騫爲
 輔、義將軍肅之爲輔、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
 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
 使謁者拜偶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使謁者拜偶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使謁者拜偶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
 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承制封拜一如庾亮故事明年僞率諸軍伐
趙出自盧龍次于無終其幽州刺史王午棄
城走留口留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
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
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僞稱大號僞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恪次唐城
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龍固守不下恪留
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安南王午
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龍踰城出

書卷一百一十 魏紀五

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僞軍令嚴明諸將無
所犯閔並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
及冉閔將劉華等率其所部降于僞封鼠歸
義王拜華左司馬時鮮卑段勒初附於僞其
後復叛僞遣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
垂討段勒于釋幕僞如中山爲二軍聲勢聞
懼奔常山恪追之及魏昌之康臺魏昌水閔威
名素振衆咸懼之恪謂諸將曰冉閔勇而無

謀一夫敵耳況師老卒疲雖有甲兵不足擊
也吾今分軍爲三部倚角以待之閔性輕銳
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
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
其戰合夾而擊之無不克矣及戰大破之斬
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濛
池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
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
動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

書卷一百一十 魏紀五

僞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鶴
巢于僞正陽殿之西楹生三雛項上有豎毛
僞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瑞者燕鳥首有
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寇通天章甫之象也僞
大悅既而蔣幹率悅卒五千出戰慕容評等
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于何慕
容恪封奕等咸王午于留口慕容評攻克鄴
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
慕容評以冉閔堅遂建康時僞欲神其事業言

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
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追尊庾亮為皇帝。
立其妻可為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
時朝廷遣使詣偽，偽謂曰：「汝還自汝天子，
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虎使
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甲子，不絕
如絃。」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
偽之應云。晉寧朔將軍樂胡以彭城魯郡叛。

晉書

卷一百一十

載記四

四

降于偽。常山人李嶺聚眾數千，反于葭壁。曼
傳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敗王午，自
號安國王于魯口。及午死，呂護襲之。恪進討，
護敗。其城獲奔野王，道經奉未，謝罪於偽。傳
以護為河內太守。時姚襄亦遣使求降，傳以
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
州河南諸軍事，權鎮洛水。慕容泓為前鋒都
督，部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明
馬自和龍還，勸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

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偽曰：「群小以朕
東巡，故相惑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
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符
生、河內守王會、黎陽守韓高以郡歸偽。晉蘭
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與太守高象
亦各以郡叛歸于偽。初，偽將范陽公劉寧屯
據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前歸罪。
高句麗王劍遣使納貢，修貢偽，以劍為征東
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初，段

晉書

卷一百一十

載記五

五

子龍因冉閔之亂，擁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
稱藩于建康。於時遣書與偽，抗中表之儀。
凡出，非其稱帝，偽無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
恪既濟河，龍弟熙號勇有智計，言於龍曰：「慕
容恪善用兵，加之眾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
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
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
馬無反如其敗也。還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
從弗從，熙固請行。龍怒殺之。率眾三萬來距

晉書卷一百一十
慕容廆傳

恪遇廆于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固諸將勸恪宜急
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
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
急攻之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
者當嚴廩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
之謂也惟兵向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
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悉阻堅城
上下戮力我盡懷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投吾

晉書卷一百一十 慕容廆傳

士卒而多矣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
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時久
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
固固地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
雲降于恪以倉之被圍也遣使詣建康請救
穆帝遣北中郎將苟美赴之憚虜圍遲延不
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
能爲伏順將軍徙鮮卑初羯三千餘戶于薊
留慕容廆鎮廣固恪鎮旅而歸焉太子暉死

僞謚曰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爲皇太子
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無軍慕容垂中
軍慕容廆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
零救勒于東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
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匈奴單于賀賴頭率
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僞處之于代郡平舒
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僞遣慕容恪
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
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

晉書卷一百一十 慕容廆傳

守牢而還僞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并繕修
宮殿復銅雀臺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廂廟
范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
匠造二廟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
千降于僞初石氏之滅也其將李歷張平高
昌等皆率所部稱藩既而歸順朝廷結援符
堅各受爵位然中亦以自固又舊河內太守
呂武京兆太守馬勝陰通京師時張平跨
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

齊書卷一百一十八
各官為民所
遇之者皆
有記

三百餘胡酋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此時
之勢偶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容廆
討焉司空陽騫討呂撫軍慕容斌攻歷并州
慕容降者百餘所以右僕射悅給為并州刺
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驥等率
壁百三十八降于偶偶大悅皆復其官爵既
而平率眾三千奔于平陽勢奔于野王歷走
榮陽呂奔邵陵悉降其眾偶于是復圖入寇
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

滌車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
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
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
法恐民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偶覽而悅之付公卿議
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
令明年季冬起集鄴郡是歲晉將荀美攻山
莊拔之斬偽秦山太守賈堅偽青州刺史慕容
容座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莊

偶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
齊北王冲為中山王譙郡臣於蒲池酒酣賦
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頃謂
群臣曰太子雖亡自晬亡以來吾髮中白
卿等謂晬何如其司徒左長史李嶺對曰以
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臣敢不
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沉
毅三也疾謫悅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
恭讓七也好施八也偶泣曰卿魯之難過然

此兒在吾死無憂矣今景茂幼冲卿以為何
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而二
闕未補好遊田而樂絲竹所以為損耳偶頗
謂晬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戢之
晬不平偶夜夢石上齧其臂寤而惡之命
發其墓求尸不獲以百金謝女子李光知
而告之得尸於東門下盤而不腐偶踟而
罵之曰死胡安敢怖生天子數其殘酷之罪
而鞭之棄于漳水

齊書卷一百一十八
齊書卷一百一十八
齊書卷一百一十八

王猛為之謀李
 亮收而奉之
 又云作之不受
 國事之不獲其
 千本國書
 又云作之不受
 國事之不獲其
 又云作之不受
 國事之不獲其

王猛為之謀李諸葛收又率水陸二萬討葛
 亮收而奉之入自石門屯于河清使部將匡超進據峭嶺
 又遣督護徐剛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
 西聲勢傳遺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
 于東阿王師敗績慕容北七國賀蘭步勒等皆
 降俄而傷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恨然恐
 不濟然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
 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速追宋宣以社
 稷屬汝左傳宋宣公舍其子恪曰太子雖幼
 必勝殘扶治之王也臣貴何人敢干正統傳
 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
 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傳曰若
 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
 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
 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
 者賜奉車都尉捕諸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
 乃止升平四年傳死在位十一年傳諡景昭
 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傳雅好文籍自初

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
 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
 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
 之色云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竟陵鍾 惺原評 李蔣之翹刪定 金沙周 鍾參校

慕容暉

張天知慕容暉無道不若劉曜石虎之其國覆亡慕容暉之禍什身親之何哉初暉與國人皆欲以國屬恪恪辭而暉立克亡燕所請李札康成而暉不為重也恪智勇俱濟垂終未嘗不為重也恪智勇俱濟垂終未嘗不為重也恪智勇俱濟垂終未嘗不為重也

慕容暉字景茂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暉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隋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熙立其母可足

慕容暉字景茂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暉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隋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熙立其母可足

公孫年十一

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令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慕容興根為太師慕容牧荆州刺史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格性木強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悅恪舉動時可足渾氏順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

兄亡弟及今古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至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何如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遂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可忍之根乃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義臣請率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

斬之。大赦境內。是時新遭大喪，諸夷狼籍，內外惶懼，俗衆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一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俗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懼，由是人心稍定。時遣傅顏、車騎二萬觀兵河
 南臨淮，而還。初，隋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穆帝以護爲真州刺史。至是，謀引王
 師襲鄴，事覺。時使慕容恪等率衆討之。護要
 城自守，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未易卒平。今國之窮城，樵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武
 脩，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
 奔於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於時。時侍之如
 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

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昭榮陽又遣鎮南慕容庶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竊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於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於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

書卷一百一十一 慕容庶四

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統爲征虜將軍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等十州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竝稽首歸政上車後請還第暉不聽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寇兗州敗魯高平諸郡明年慕容庶寇竟陵太守慕容擊敗之初慕容恪嘗言于

暉曰吳王重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

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舉國以聽吳王。及疾篤。時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作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范雎之計。言終而卒。其國中皆痛惜之。先自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於時。時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右將軍桓諮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諮輕騎追擊盤於雒城。擒之。留

書事卷百十一 漢記

兵置戍而歸。時苻堅將苻丕苻作說今據陝作亂。遣使降於時。堅因中有議云。燕馬富秋渭水。堅大器。慮時乘機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時辟下亦議欲遣兵救東。因問關中。然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堅問貨。沮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時魏尹慕容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一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承

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因分爲五。投誠請援。是天以秦陽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成圍。太傅總京都虎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渠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潮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竊。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時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

書事卷百十一 漢記

乃止。苻丕知評時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戕於慕容垂。呈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而東之悔矣。垂得書。私於真曰。方今爲人忠者。必在於秦。王上富於秦。務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四年。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時。時前兖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

攻胡陸執慕容忠暗遣慕容厲與溫戰於黃
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繇以鄴
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顏於林渚溫
軍大振次於枋頭暉及評大懼謀奔和龍慕
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
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
南將軍率眾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于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自
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於走有
兼弁之志矣時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
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
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兵至乃焚舟棄甲
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于洞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
苟池聞溫敗師邀擊于譙溫眾又敗死者萬
計是時垂既有大功威名益振慕容評忌之
垂又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功其將孫蓋等擅
鋒陷銳應業殊負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

頗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又可足渾氏素惡垂
毀其戰功遂與評密謀殺之垂懼奔于苻堅
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北還垂
已出奔琛乃言于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
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
之秦必有窺燕之計琛宜備之評曰不然秦
豈肯受吾叛臣而取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
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
相執非受燕也燕若有憂彼豈忘其本志哉
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門王猛曰
名不虛得王佐之才也評皆不以為然又以
告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至
疏言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喻然抗均
鄰敵勢同戰國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
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
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
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
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竝宜增兵

益守以防未兆。群臣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爲援，且待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提懼，以動寇心也。卒不爲備。一時堅遣黃門郎石越聘于睦，慕容評示之以誓，欲以誇國之富盛。時尚書郎高泰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誓，益爲其所輕矣。遂謝病歸。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睦，攻慕容筑于金鄉。睦遣慕容斌率衆救之，斌

書卷百十一 載記九

次樂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斌戰于石門，斌衆大敗，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斌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楊據，斌乃城新樂而還。是時太府可足渾氏侵擾國政，慕容評貪冒無厭，貨難上流，官非才舉，兼以王師時問，隣國交侵，兵革不息，民幾不聊生矣。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

拔自貢士，歷資內外，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加之黠陟無法，貪情者無刑戮之懼，清脩者無爵賞之勸，遂致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頗化行，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之常患也。今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民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彼

書卷百十一 載記十

秦吳二虜，僻僭一時，謂秦僭號而晉尚能任道捐情，肅清僞節，將有吞噬之心，況大燕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兵不速濟者，何哉？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群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令越股彈，首先貧弱，行留俱窮，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關供國之饑，退離蠶農之要，豈知兵不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

編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之親。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那。又節儉約費。先王格謨。故周公戒成王以。膏財爲木。漢文以皂幘變俗。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也。謹案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侍所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穀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奔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襦。綸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喻。未足。

書 卷五十一 載記上

甚焉。謂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網。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曄不。納荷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三十。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群臣。嘗使於堅者而問曰。

秦衆何如。大師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長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家之義。計敵能。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聞。非萬全之道也。虔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

書 卷五十一 載記上

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鄆中。評。性貪鄙。郭因山泉。賣樵鬻水。山可樵泉可汲。士不得。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專以。聚歛爲心乎。府藏之積。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乃命悉以錢帛。散之三軍。且趣使戰。評大懼。乃與猛戰于潞。川。評軍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

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時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羗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賁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時與評及衛將軍孟高殿中艾朗等出奔和龍。桓衛士僅千餘騎，既出城皆散。爲所從行，堅遣將軍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極其勸瘁。又所在遇盜，轉

晉書卷五十一 載記

關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案解息。息二十餘人，卒至，皆被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嬰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文則見高倒臥，亦還趨賊，并死。時失馬步走，郭慶追及于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時曰：「汝何小人，敢執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執時送于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時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

慕容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之而送於堅。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堅，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朱寢擊之，桓衆獨走，寢獲而殺之。堅徙時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時新興侯，署爲尚書及堅寇壽春，以時爲平南將軍，別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

晉書卷五十一 載記

慕容冲起兵關中，時謀殺堅以應之，事發被誅。及德僭位，偽謚幽皇帝，始應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時四世，時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號凡八十五年。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業生，隔閭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力，淹承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應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黷迹姦圖，實惟

張大帥云
人起非子八
卷也

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于魯冊象其致
謂昭大訓于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
狼心割邑屠城略地騁其發賦既而二帝遭
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祥率禮
撫藩勸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臣主之節俟
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
哉然其制敵多機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
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
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

懷奇略于時門雖角立爭奪在辰顯宗至祭
于冲年成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
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豫
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
自固恃勝而驕端拱御主不待朝命昔鄭武
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續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冀烈而功微微而經而禮終緒堅難滿
此之謂乎宜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不
氏仁惠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翼馬爲其用

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聲傍鄰威
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
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
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于奔命職
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
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
逆臣挫謀于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
臨漠北西秦助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
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

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驕貨
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
郊反逮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
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
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而郢覆
終于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
也

錢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一終

前集
江云以油肅令
其少內

載記第十二

晉書百十二 三 征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馮李蔣之趙剛定

雲間宋

潮蔡拔

荷洪

丁健

健子生

荷洪字廣世略陽隄川人也其先蓋有扈
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
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
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
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曰洪年
青書卷百十二 載記十

十二而父死遂代為部帥其人驍武多權略
蘇氏畏服之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
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徒黨日衆推為盟主
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漢賊後
尉秦州刺史帝賜公及劉曜借號長安乃降
之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時石虎拔上
邦進攻集木且差于河西洪又請降虎表洪
監人與軍事百有石生起兵關中洪乃西附
事載自伯龍川刺史虎遣將軍麻秋討之洪

特三行洪字
為計較洪洪
東漢末天下
方而巴蜀子
虎及關中則
以均其心謀
時而動兵事
不廢也

又云石虎時
紅黃不得三
載記之

帥三萬戶降虎也拜光烈將軍漢氏伐時洪
王長安說虎宜從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東
力曰洪氏皆洪字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
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于枋
頭累有戰功封西平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
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世問言於石
虎曰洪洪雄鳴得將士死力其諸子庶非常
才宜密除之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
奈何殺之虎待之愈厚後因榮積之寵造詣
青書卷百十二 載記二
與石虎謀之及是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
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
公及石遵即位問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
餘如前洪怒歸枋頭乃遣使來降後石鑒殺
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而歸山枋頭
其地也乃上表至十萬洪子龍在都新關出
奔枋頭乃懼洪之威欲以計遣之以洪為
都督關中河西大將軍雍州牧洪會官屬議
應受與否上簿陳外請且與是連但即則國

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惟為天子，而云別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問中原大亂，欲謀進取，乃以洪為王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德為假節，左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袁國公時洪與虎攻將姚弋仲，各有據開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襲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自稱大將軍，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議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生而背有草書，遂改姓苻氏。苻氏無云，此則苻之八姓，命也。其言堅初生，亦但云苻，未文隱起若更詳于此，苻之為符者，亦未可全非也。洪嘗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簡，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當有易于漢高祖也。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取關中，然後東爭。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謀。

苻氏無云，此則苻之八姓，命也。其言堅初生，亦但云苻，未文隱起若更詳于此，苻之為符者，亦未可全非也。洪嘗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簡，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當有易于漢高祖也。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取關中，然後東爭。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謀。

將并其眾，事泄，健乃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不幸乃登子所用，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健僭位，偽諡惠武皇帝。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姜氏非也，舊作姜，大熊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帝。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已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于枹罕，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嵩自軹關入河東。健執青牛

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于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葺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皆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五

先于陰槃擒之，諸城盡陷，皆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以民心思晉，乃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于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開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位非若曹所知也。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遂僭稱天王。大單于敕境內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

官于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于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諸公皆進爵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之。健至宜秋，遣雄著車衆掠關東，并援石虎故豫州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六

刺史張遇于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因徙張遇及陳頊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既至，健乃拜遇爲司空。于何雄攻石虎故西中郎將王擢于隴西，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曹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恥之，因雄等持兵在外，陰

結關十索保，故欲待氏，以其地歸順，乃與健
 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于是孔特
 起池陽劉珍、夏侯超、郭彥、起雍胡、呼赤
 起司竹呼延壽、起羈城衆數萬人，竝遣使請
 京師，請兵。十年，溫率衆四萬超長安，伐健，健
 遣其子苻率雄、苻等衆五萬距之。王師果戰
 皆捷，三輔郡縣多降于溫，既而健別使雄領
 騎七千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又敗溫衆于白
 鹿原，死者萬餘，初溫之來也，本指秦、雍，故
 書云：「秦、雍。」
 權至是秦人悉交，秦野以待之，故溫衆大
 饑，乃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於潼關，其等
 又隨擊之，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溫
 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
 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民約法三章，薄
 賦甲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
 右稱米蘇焉，但其境大望，自華澤至隴山，食
 百草無遺，牛馬相啖，虎狼食人，行路斷絕，
 健自蜀民租稅減，膳餼微，素服避正殿，初恒

書云：「生此數節，不可通於外，此其意也。」
 此其意也。

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苻與溫戰，為流矢所中，
 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苻勳兵入
 東宮，將殺苻生而自立，時生侍健疾，苻以健
 為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自
 衛，衆見健，健皆令仗逃散，執苻殺之，數日
 健死，在位四年，偽諡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一目，性粗暴而
 常酒無賴，祖洪甚惡之，時年七歲，洪嘗戲問
 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
 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
 之，生曰：「性耐刀，樂不堪。」洪曰：「汝為爾不
 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乎？洪懼
 既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
 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止之曰：「
 兄長成，自當修政，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
 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虎，走及奔馬，
 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恒溫之來伐也，生單馬
 入，車卒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封為淮南王

之可以好殺之
了而後處之以
能可乎

及其死健以讞言三羊五眼應符乃立為太子時健有疾引太師魚道示田雷弱兒等受遺詔輔政健謂生曰若六歲首帥及大臣能推者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尋死生嗣位大赦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一年也郡臣奏未踰年而改元以爲非禮生怒廢詔主曰有僕射臥純殺之尋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

晉書卷百廿二

九

臣也于是殺其妻梁氏及毛貴梁初梁安子未幾又誅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悉叛弱兒南安羌首也剛鯁好直言見生變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干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溺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刀以見朝臣錘鉗鉗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灾嬰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群臣懼莫敢不醉復仆失冠生大悅慕容廆遣將慕容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生幽州刺史強哲強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十六國春秋作王郎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度建節鄧羗距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

宮中奔逐或解有賊至宮門盡閉五日乃止
生推告賊者斬之判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
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受民事神緩刑
案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
初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
建節鄧羗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
出黃眉爲左騶騎飛爲右扶風羗行成陽太
守惜其義勇故弗殺強氏以平故憂恨而死
主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

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譏之音，遍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盡則斷道。斷一作絕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已殺七百餘人。民靡農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已。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則自止，何禱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將助朕辜殺，而施刑教故耳。」生如阿房，道遇有兄晉書卷百二十二 載記 上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群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監令程延治藥，生問其藥，曰：「好惡又分之多寡。」延曰：「雖小小不具，目可堪用。」生以爲讖，其目盤延出口，然後斬之。荷胡維保作生夜食藥多而腹脹，召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但食藥多有耳。」生曰：「汝非聖人矣，知吾食藥，遂作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育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爲溺耳。」何所怪乎？於時姚襄將關中，遣姚蘭王欽

陳云生不
美等正以此

盧等招動廊城定陽北地并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麻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遣黃眉曰傷弓之鳥落千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狠若鼓深枹直壓其壘彼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干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之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

晉書

卷百十二 載記主

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之賞每于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詣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持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爲堅乃誅其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請出鎮上洛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朝之曰

蔣云生不
石虎兩天之
生猶更于虎

牛性遲重善持鞭撻雖鞭撻足動負百石夷目雖服大事不從政廢頗武重載乃知熱積生笑曰何其快也公以所載輕于朕將以蓋公將位重公夷懼而自殺時生荒暴日滋就酒于酒無復晝夜群臣朝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寢落玄符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奸實

晉書

卷百十二 載記主

下歷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至於妻妾微有所忤以加刑辟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到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刺死因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爲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得一日如度十年既白有口疾其所諱者不

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下截脛刳胎
拉脅鋸頭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儼言于生
曰昨夜三月竝出半學入太微連東井自去
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將東海王堅素
有譽望人多有歸心者因特遣梁平老之
謀將齊國生然畏生趨勇而未敢發生夜對
侍婢曰可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堵

書卷百十二

堅之兄也婢陰以告堅堅先使法與梁平老
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自與
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
士皆捨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
右曰此輩何人對曰賊也生曰何不早之堅
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呼不呼者斬之堅
兵乃引生置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
臨死猶飲酒數斗皆醉無所知矣在位二年
偽諡厲王

孫云據史言符生寢處惡過于
孫村天地間亦安得有如此人

給云村之不
善正此意也

載記第十二

符書百十二終

符書卷百十二

竟陵鍾惺原評

撫寧將之翹刪定
海昌陳士芳參校

符堅上

傳云符堅之敗不專在代晉而在明
其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在泰容而不知守之失其利刃堅之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符堅

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機而垂之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

符堅

字永固一字文王

字舊什名今從德從

子也

父雄封東海王

為德永相共八講恭奉

法故

徒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屬公也

母荀氏

孕十二月

而生堅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

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符堅

字永固

字文王

字舊什

名今從德

從

子也

父雄封東海王

為德永相共八講恭奉

法故

徒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屬公也

母荀氏

孕十二月

而生堅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

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符堅

字永固

字文王

字舊什

名今從德

從

子也

父雄封東海王

為德永相共八講恭奉

法故

徒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屬公也

母荀氏

孕十二月

而生堅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

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符堅

字永固

字文王

字舊什

名今從德

從

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又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纂樓強汪梁平老等皆推其等為其羽翼及苻生嗣偽位殘虐無度讚異說堅曰今主上昏暴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殿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梁平老等亦復以是為言堅遂弑生乃以偽位讓其庶兄法法曰汝嫡嗣且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三

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泣謂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以穆帝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政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

陝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叙鉅鹿公堅母有姑子平威與雄友善苻生廢敘敘堅與威改之得免威因得幸外堅母堅亦事之如父丕以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噴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時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四

堅母遂於宣明堂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其終欲為變乃與李威謀賜法死然堅性仁友與法決于東堂勵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于是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窮困禮百神立學校立節義禁絕世泰民大悅初石氏之敗也并州張平以其地兩附燕秦至是并置征鎮欲與燕秦為敵因寇略堅境堅於是自率眾討之以其將鄧定為前鋒率騎五千

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眾拒戰為苑所敗獲其養子蛇逆之平懼乃降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蛇武賁中郎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是秋大旱堅減膳徹燭令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先是李晟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引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遂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嫉之特進樊世臣豪也嘗佐猛定關中負氣倨傲

書書卷百十三·魏紀五

眾辱猛曰我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以自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起將擊猛堅怒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嗣是堅知河東國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郭若為御史中丞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

百姓患猛下車收德素未及報已陳尸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羗性亦鯁直與猛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是時內外震肅奸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于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

書書卷百十三·魏紀五

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春末秋迄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收之何也遂免雍以白永領職遣使還其所獲財無之辰于是入居塞內貢賦相尋烏丸獨孤部鮮卑沒奕于率眾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南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與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為北憂

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時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
之。公卿以下子孫。竝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
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
于是人思勸勵。請托不行。號稱多士。由是內
外事職。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
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
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實
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敢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三
武。其可追乎。實對曰。自劉石擾亂華畿。二都
鞠爲茂草。儒生罕存。墳籍滅絕。經淪學廢。登
若秦。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
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聲千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至焉。初。堅命各
國各置三師。并除官皆聽自丞相。獨爲置郎
中令。當商賈。假丁奴。鄒魯等車服。俸倍諸公。
統引以爲卿。堅黃門侍郎程憲請治之。堅于

是推檢引擢等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
上。不得乘車馬。去都城百里內。金銀錦綺。財
工商皂隸之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永
興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暉遣其太
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峭涇。堅懼其入
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轅左賢
王衛辰皆舉兵叛于堅。率衆二萬攻其杏城。
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堅使李威王猛輔太
子宏留守長安。親率中外精銳討之。破之。斬
首萬餘人。獲牛馬羊橐駝。悉數。凡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穀第活穀。懼而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
安。鄧羌討衛辰擒之于木根山。堅自聽馬城
如朔方。巡撫夷狄。時淮南公苻幼生之弟。名
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苻威擊斬之。海西
公太和元年。堅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
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范欽岐
叛。堅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
儼。堅遣王猛與龍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
羌討欽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

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錫將常據儼又敗儼兵于葵谷儼思遣兄子純謝罪于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欽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眾會猛以救儼猛遣鄧羗追欽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東猛大破之鄧羗禽欽岐于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俯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為光祿勳歸安侯初苻幼之反也柳與雙皆負之通謀堅疑雙為母弟柳亦從之受子故隱而不問至突雙復與苻廣苻武謀作亂廣主簿趙融諫曰明公以周召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共力除之況自為難乎廣不聽堅問之融解等柳乃據蒲坂雙據上邽廣據陳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堅遣使諭之各罷舉以為信廣面書之易入以所親戚推許則國力更廣將為敵人所棄故其舉付使皆明柳等以遂

皆不受命阻兵自守堅遣將軍楊成世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羗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陳城成世等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率羽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柳數出挑戰猛閉壁不應柳以猛為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眾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羗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邀擊之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城鑒等拔上邽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羗與王鑒等攻隔陳城遂成至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廣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同之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前社不可以無後也乃賜廣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爵餘子皆封縣公以嗣生及諸弟之無後者堅母曰廣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

將云堅不投軍
官軍亦不為
非但劉琦之以
雖至以原者
為弄民弄利
之失人凡何
漢之若以其
人雖而思用之
至亂其家則直
得四壁之失而
安得入懷之報

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
可以無後。至于仲舒，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
下之法，不可任也。言竟不從。太和四年，晉大
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眾屢敗，遣
使乞師于堅，請割虎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
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車步騎二萬救暉。
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
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
東夏，寬仁惠下，燕趙咸有奉戴之意，兼其諸
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譬如龍虎，非可馴
之物，不如除之。堅曰：昔方叔摧英豪，建不世
之功，奈何殺之。且其初至，吾已推誠納之矣。
匹夫解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為冠軍將軍。
王師既旋，慕容暉悔割地之約，遣使謂堅為
行人失辭，且曰：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
也。堅怒，遣王猛與梁成、鄧羗、車步騎三萬攻
暉。洛州刺史慕容亮抗于洛陽，猛遣使告曰：我
家之已家，泉之德，吐盟津之路。大馬度，恭

有萬自三國，戰事起，全地陷，外無援，城
下之民，時所盛，道三可弊卒所能支也。統
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又使梁成、鄧羗大
破慕容暉于滎陽，因留羗鎮金墉，猛振旅而
歸。王何堅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將
車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灞上，曰：今授
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
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率萬眾以繼
卿後。于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
後慮也。猛曰：臣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策，殘
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轡，冒犯霜露，臣雖不
武，望克不淹時。但冀遠勅有司，部置鮮卑之
所，堅大悅。于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
執事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猛留
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
地道，造張蚝、車壯士數百人，入城中，大呼斬關。
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暉，遣
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

憚猛不敢進也于洛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遊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山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辟思遣使讓評催之速戰評因求戰于猛猛陣于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賜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謂鄧羌曰

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于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寧旌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新十萬于是進師圍鄴堅問之留李咸輔其

太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于安陽過舊關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法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今將軍臨敵而棄軍行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名臣竊少之臣奉陛下嚴命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盛固冲幼懲駕達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桃而送之堅入

鄴宮閱其名籍凡鄴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堅郭慶追慕容評奔于高句麗乃執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都督幽州諸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諡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禮宴其群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

皆徙于長安，又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時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于堅，堅遣王璽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璽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溫遣諸將夜襲璽，蚝敗之，璽蚝退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旣而歸順，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第三

爵命而絕于堅，堅遣其將苻雅楊安等率步騎七萬伐纂，軍次鶩峽，纂率衆五萬距之。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于峽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世弟統乃帥衆降于雅，纂懼，出降雅，遂之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安都督鎮仇池。初，王猛之破張天錫于也罕也，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至是旣克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諺咸河右乃遣據帥其中士還

涼州，因命工猛爲書以諭天錫，恩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涇川侯。時工猛以涇川之功，請以郗光爲司隸，堅曰：「司隸治罪，兼救皇族，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是有順牧之才。朕方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第三

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老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於是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堅嘗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而諫，堅爲之罷獵，還宮，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咸安元年，大司馬桓溫有廢立之事，堅聞之，謂群臣曰：「溫前敗淵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六十歲人，舉動如此，將何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

胡身之云堅之
收此而猶不
此說不妄

其桓溫之胡矣時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
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
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
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
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微
願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治稱舉關隴
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
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
于途工商賈販于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

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
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朔冥恒
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規延言
于堅曰于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
大悅命秦梁冀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
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王猛至
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
許其後天鼓鳴有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
各曳九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

是歲八月

是歲八月

太史令張孟言于堅以此燕滅秦之象因
禁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雅為
尚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
上疏曰東司跨有六州而南稱帝陛下勞辛
頻年然後獲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
幸之使其父子兄弟為滿朝執權履職勢
傾勢重故星變如此愚以為猛虎不可養展
子野心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報曰朕方混
六合為一家同夷狄于赤子汝其息慮勿懷

耿介夫能修德則獲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
于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
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戎皆委城奔潰亮
懼而退守險隘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益州刺
史王統討之亮聞之率二萬為前鋒寇蜀
毛當徐成率卒三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僚
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回西城
形達板漢中徐成又攻二劄克之楊安進攻
梓潼亮奔晉太守周趙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

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
城陷之苟葭濟白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經
納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
又遣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
苟葭遣姚葭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
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
金昌葭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降于葭
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葭進軍入清塞
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率衆拒之

晉書

卷五十三·載記五

與葭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思而奔還葭
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與輿降于軍門
葭釋縛焚輿送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
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
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爲歸義侯堅
既平涼州又遣其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
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後
將軍俱難與鄧危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
龍西出上鄆與洛會于涉翼健庭涉翼健使

諸部拒戰皆不能勝初健分國之半以授弟
狐孤死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室及弟翰至死
寃子珪尚幼慕容廆有子閼婆壽場等已長
遷嗣未定斤因說健庶長子寃君遂執健并
殺其諸弟部衆逃遁國中大亂堅因召健長
史燕鳳問其所以亂故鳳具以狀討堅曰天
下之惡一也乃執寃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
分代民爲二部各拜官爵以絕其衆此依北
載舊作建請建降堅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
令健入太學斗是

晉書

卷五十三·載記五

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
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漬
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孝武
帝太元三年堅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
容曜苟葭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
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
出魯陽開幕容垂與姚葭出自南鄉苟池等
與強弩王顯將卒四萬從武當繼進會攻襄
陽師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五軍無舟

荆王王公治
其堅其固
也天下南北
皆不為之
下其已也

不以為虞，既而否越。序大恩，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殺敵百餘。以濟軍，至車諸將進攻中城，道荀池石越毛。當以眾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解。眾七萬，為序聲援，俾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堅。兖州刺史彭超，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下舉功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于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車毛、當毛、盛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起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盛生率眾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時堅與群臣飲。酒，以朱彤為酒正，人以兩醉為限。時堅在側。為什酒德之教，口地利酒泉夫盡酒旗也。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信，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立。臣謹飲而已。先是梁熙遣使人。西城，揚堅威德，并以綵絹賜諸國王。于是朝。

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汗血馬，堅曰：吾嘗思。漢文帝近千里馬，蘇谷嗟美詠，今所獻者，亦。用此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是時苻。丕久聞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撤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使持節切讓丕等，賜以劄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待而見吾也。初。丕欲急攻襄陽，苻長曰：作眾十倍於我，揆糧。山積，但務徙荆楚之民于許洛，寒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魚，何患不獲？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眾咸惶恐。乃命諸軍促圍攻襄陽，時朱序屢出戰，攻不。入，至所引退，因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于堅，請為內應，遂遣兵陷其城，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署為度支尚書，以伯護。所不忠，斬之。命中壘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還其十里，而臣之。晉荊州刺史。

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水。彭超乃置輜重于留城，玄揚聲遣將軍何謙之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逵率彭城之衆奔于玄，超遂據彭城，留其治中徐襄守之，復寇盱眙，俱難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直。晉將毛虎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堅將張紹等所敗，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抱，不降而死。毛當王顯帥衆自襄陽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高密內史毛燦。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載記第三

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屯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毛當毛盛馳集之。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逆戰大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復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之等率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師淮北，雉歸罪彭超，斬其司馬邵運，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載記第三

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命苻伊關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志怒謂官屬曰：「孤于帝室至親也，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殺之，西裔復不聽過京。」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載記第三

師，此必有伏計，欲令梁成扼孤于漢水耳。其治中平顏十六國春秋勸洛舉兵，洛于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顏爲謀主，分遣使者餞兵于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諸國，並不從，洛思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而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堅遣使數之曰：

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若能息兵，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達閔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術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以苻融為大都督，使石越率騎自東萊出石，運藥和龍海，行四百餘里，洛兄鎮北大將軍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于中山，有眾十萬，衛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五

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堅赦洛不殺，徙于涼州，幽州既平，堅以諸氏種類滋繁，思所以鎮靜之，乃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使諸宗各領之，以氏二千戶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秦主，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梁譙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二州各配戍戶三千，苻暉為豫州牧，鎮洛陽，侍殷

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戍戶三千二百，堅遣王至渭上，諸氏別共父兄皆助哭，哀感路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初堅母少寡，左僕射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隱載其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甚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閭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眾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

晉書 卷百十三 載記 五

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淞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終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剛定

同里陸 鈞參校

苻堅下

太元七年苻法子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故為父復仇耳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固富貴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

晉書

卷百十四 載記二

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肯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堅將以苻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楊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彤陳說圖議堅大悅以彤為太史令堅訪之王猛猛以彤為左道勸堅誅之彤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圖記云

此地應出帝王寶帶其名曰延壽寶帶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帥付臣又上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堅以彤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時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發青冀幽并民獲除之以苻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以諫議大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二

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鄭善王休密馱朝于堅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堅于是以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伐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不聽晉書卷百十四 將軍朱綽焚踐汚北屯

孫云：不足據
謂郭莊律

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
承大業，垂二十載，被災通微，四方略定，惟東
南一隅，未實正化。今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
十七萬。吾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
曰：「陛下奉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王不御壁
軍門，則上死，江海之下，返中州，上兵使復其
桑梓，然後迴駕，待宗告成，封曜起白雲于中
壇，受萬歲于中侯，爾則終古一時也。」堅大悅。
左僕射權翼進曰：「昔紂為無道，天下離心，八
晉書 卷五十四 載記 三

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饒勇之徒，師進三仁
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
君臣斯睦，上下同心，况謝安桓沖皆江表偉
人，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
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百越對曰：「今歲
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
據有長江之險，人馬之用，臣愚以為利用修
德，未宜動師。」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
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亦皆保據江湖，

孫云：東漢之末
聖之中時有此
所謂六弊者故

不免于亡，今以吾之眾旅，投鞭于江，足斷其
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三國之書，皆稱虐
無道，故敵國派之，易干拾遺，今晉未有斯罪，
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其變，于時群臣各
有異同，堅曰：「所謂築室于道，其時可成，吾當
內斷于心耳。」群臣皆出，獨留荀融，謂之曰：「白
古定大事者，不過一兩臣而已，群議紛紜，徒
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
六道不顧一也，彼國無儲二也，我數賊兵疲。
晉書 卷五十四 載記 四

民有憚敵之意，三也。諸臣言不可者，皆忠臣
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
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吾
雖未稱令主，亦非庸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
之寇，何患不克？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
大舉，必無功而反，此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
下龍育，群臣危獨布諸畿甸，此皆因之賊，其
之仇也。古人疾類，斥徙遐方，今監國獨以弱

將云王長公
謂堅不書
王一敗而天下
盡搖云云本此

卒數萬留守京師臣等有不虞之憂生於腹
心肝腹不可也臣等識愚淺誠不足采王
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乃孔明不記
其臨沒之言堅不納堅奉也信沙門道安
群臣以堅代晉之謀屢陳不聽曾使道安乘
間言之會堅與道安同遊道下東苑堅曰朕
將與公南游吳越遣六師而巡狩泛長江臨
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
而制四維自足且隆堯舜何必憚風沐雨輕
車重轡百十四載記
名退方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猶虞舜游而不
返大禹適而弗歸自不以上勞大駕也堅
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除煩去亂安得
憚勞誠如公言則自古帝王並無省方之文
乎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可暫幸洛陽遣使者
來又書于前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
臣九下頓達滄江淮也堅不納苻融及尚書
原紹石越等上書而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
堅所幸張大陳曰安聞天地之生萬物聖

詳云張大陳
成國於一國
李微在下中
公之達于徐
固字和反皆
能知其如堅之
不測也

王之治天下莫不順其性而勝之故貴者服
牛乘馬因其性也而滿九川障九澤因其勢
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
攻桀紂因其心也是以有因矣桀因敗今朝
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矣
不知陛下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安又聞上者出師必上
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收之
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夫群羣者宮
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
雞夜鳴群大哀噪脫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
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願陛下詳而思之
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少子中
山公說最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國之興亡
繫乎人之用舍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
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
竊惑焉堅曰孺子何足以知此時所司奏到
滿討皇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從下廷討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由朕之失政、爾何罪乎、明年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寤、駭車師前部王彌翼為鄉導、是年蓋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漸上、從容謂群臣曰、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每思桓溫之寇也、豈敢優游乎哉、況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進、遣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其吾所未解也、太子宏進曰、群臣之言良是、且勿論其動

晉書 卷百十四 載記七

而無功、致損威名、為天下笑、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陛下將若之何、堅曰、此非汝所知也、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此理勢使然、非難知也、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最前江南、因餘盛之資、敢距王命、豈可復留之、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責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

陳云孔明降
意恩安閑如不
欲戰而堅請
堅不能且此其
敗不待肥水而
決矣

泉、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毅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堅時東之、意愈決、寢不暇旦、苻融又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聖人極武、未有不亡者、且西家本其秋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猶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魏所滅、汝所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也、晉車騎將軍桓冲率眾十萬伐堅、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虜揚郭登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嗣及慕容垂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張崇救武當、張蚝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以歸、叡遣垂及石越為前鋒、次

于汚水垂越夜命二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大衆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竝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并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良家子勸之苻融又諫曰

晉書

卷百十四 載記九

鮮卑老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安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聞軍旅苟爲諸帥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乃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乃遣融督張蚝苻方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等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旗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方順流而下幽冀之

前書之云融行
漢以晉書不可
後今融敵乃輕
說如此其天容
保也

諸云晉書
融方人知漢書

衆一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頡融等攻陷壽春魏晉平虜將軍徐元喜等垂拔郢城梁成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惻淮以退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胡玄庠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進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楊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便見大軍融軍

晉書

卷百十四 載記十

人獲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世之堅大悅乃留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融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焉無然始有懼色乃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

新丁公言季布
足下天下後存
此法且堅于
事陽之臣則
治也而季布
季布之言告
其矣堅之孫
名而愛其也

衆盛欲背而降之序以謂石等曰秦百萬之
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挫其前鋒則破衆已奪可以得志然石
閉堅在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謝琰勸
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
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
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融於是麾軍却陣欲
令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
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
晉書卷五十四 載記上

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中流矢單騎遁
還于淮北仇甚人有進壺漿豚脾者堅食之
命賜帛十四緡十斤解曰臣聞妄施不爲惠
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
求報哉弗顧而退堅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
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
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
魏西諸士士莫有覺衛能知未然秦人神之
毛是堅遣使問以兩侯之事嘉曰金剛火張

乃乘使者馬止衣冠徐東行數百步策馬
馳反脫衣振衣還而歸下馬路畔一無所
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許云
何嘉曰未也故以爲吉至是年癸未擊敗于
肥水以謂未年而有殃也堅僕射張天錫尚
書宋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是時諸軍悉潰
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
寶勳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
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
晉書卷五十四 載記上

攻姜成斬之辟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
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
關而垂有志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
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變悔之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
哭待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大赦復死事
晉家終世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
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
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苻暉遣

毛當擊翟斌為其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
列人招集群盜眾至萬數千至造石越擊之
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
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
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重攻鄴亡命奔
關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慕
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
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眾遂盛自稱
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
尊號

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 三

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
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
至是開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
以苻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後徵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
實衛為長史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
太守慕容冲亦起兵于河東有眾二萬進攻
蒲坂堅命實衛討之苻融弟果輕敵不恤士
眾以聞其至甚懼率眾將奔關東融馳兵要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 三

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過也融弗從戰于華澤融敗乃奔所殺堅
怒萇懼誅遂叛實衛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
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眾至十餘萬遣
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
使秦師傾敗將復興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竝宗室功臣之家
泓當率關中燕人與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
以戊午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 三

之曰今泓善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
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
叩頭流血而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
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
招喻垂及泓冲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
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龍
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
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
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

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
即尊位。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時堅
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趙氏塢。使護
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
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敗之。仍斷其運水之
路。萇眾危。思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萇營中
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
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下作亂。我父東
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慕容暉等以泓德望後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五

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大弟。承制
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
楊璧等擊之。為萇所敗。苻暉率洛陽陝城之
眾七萬歸于長安。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
餘里。引師而歸。使苻方成驪山拜苻暉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銖尚書。配兵五
萬。距沖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
令婦人乘牛為眾。婦人為旗。揚土為塵。督厲
其眾。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

譟。暉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
琳率眾三萬擊沖于渭上。宇琳皆敗。死。沖遂
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
有寵。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
長安。平之曰。一雖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
焉。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
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五

冲小字鳳皇。至是終妹阿房城焉。晉西中郎
將桓石虔進據魯陽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堅
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玄進據彭城。使劉
牢之攻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
垂。牢之遂據鄆城。時堅聞慕容垂平西域。以光
為鄆督。王門以西諸軍事。西虜校討道絕不
通。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
何從出哉。大平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
奴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以錦袍稱

詔遣之。沖命詹事卿皇大弟令各之日。孤今
心在天下。豈顧一飽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東
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荷氏。以酬養好。終不
使既往之德。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
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時荷丕
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
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荷叔等喪
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
千。將招集冀州。故鄴縣以爲已援。垂遣張崇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本

張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
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
赴。王進退路窮。乃謀于群僚。司馬楊膺唱歸
順之計。王備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
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
于河北。不遣將軍桑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
等進攻黎陽。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
焦達請救于謝玄。玄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
難。軍糧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

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竊縻一方。文降
而已。遂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
此。長安阻隔。存亡不可知。風雨竭。以未
獲。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
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
南歸。如其不從。可通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
丕。乃改書而遣達等。堅遣使徵處士王嘉于
倒虎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
靜諮問之。時鮮卑在長安城者。猶有千餘人。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本

慕容暉乃密結之以乃配。嘗入見東堂。以共
子新昏。請堅幸其第。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暉
出。嘉曰。稚蘆作遺除。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
得殺羊。堅與群臣莫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
出。及事泄。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
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
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師。達固
陳不款誠。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
衆二萬救鄴。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時長

何云兵上同下
可乘危攻其
不虞如此而
其禍斯其甚
乎也

安大饑人相食堅齋群臣請將歸而吐肉以
飼妻子慕容冲階櫺尊號于阿房堅與冲戰
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將軍鄒邁力
戰却之堅乃得免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
衆夜襲長安入于南城前禁將軍李辯等擊
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
冲于城西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
懼為冲所獲乃引兵還是時到半之至枋頭
揚席美讓謀泄石收而伐之半之聞之嚴恒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 尤

不進時苻曜屢為慕容冲所敗堅讓之曰汝
吾之十子也擁大眾而屢為白虜小兒所挫
何用生為曜憤恚自殺堅左將軍苟池右將
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戰于驪山乃冲所
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
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
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多
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諸曰幽州賊生
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矣垂之本名與不相持

為云輔漢共而
其愛之甚於
而猶不食此升
輔之思也輔之
許配也

經年百姓死幾絕矣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
太守馮輔將降之郡人遂西太守馮傑連勺
令馮羽等諫曰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
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奈何遽為
臣乎輔大悅口是吾志也于是悉城固守萇
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
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
城覺之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
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
晉書卷百十四 載記 尤

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兒衆男女還長
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
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亮未清
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
堅為尚書郎白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
堅慰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
首望塗以為慚故相率距萇欲立忠義以雪
之時冲率衆攻長安堅身貫甲冑督戰飛矢
滿身血流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

清軍云堅
之卒亦
加三保
之卒亦
加三保

道路斷絕，千里無烟，有堡壁三十餘，惟平遠將軍趙汝王、田與結盟，日雖遣兵，得助堅多為冲泉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下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汝宜為國自愛，當糧厲甲，以俟天時，若徒相隨入虎口，亦何益之有哉？三輔之民，為冲所略者，亦遣人密告堅，請發兵收冲，欲舉火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地喪，恐使諸卿坐自夷也。
書卷百十四

滅，吾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器如霜雪，而劔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衆固請，乃遣騎七百赴之，冲營舉火者，反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以護軍仇勝為馮翊太守，與破虜將軍南續，慰勉其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尋遣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為冲所擒，定、堅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賊書古符傳賈錄，有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玄，守長安，謂之曰：

慕容氏所則
自諸將于五
將山久其衛
亦非古之
為其所困
與趙王亦
次也

至元美云阿
肅王所則
亦非古之
為其所困
與趙王亦
次也

天或導子出外，汝善兼總戎政，勿與賊爭，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率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就二女賓，錦山如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謀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分氏戶于諸鎮也，趙整因侍役，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臭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而整之言果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阿得脂數十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長次廢符歷，可以為惠，堅瞑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且璽已逃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其欺罵之求

劉云此二字
船畫神像之致
將子此數語
已而加時前
所引家說北延
之威以明朝廷

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
寶錦，其子遺人繼堅于新平佛寺中，中山公
誅及張夫人竝自殺，其將士皆為哀慟，是歲
太元十年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姚萇欲隱其
殺之之名，謚堅曰壯烈王，王不借號，仍謚為
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宏之奔也，歸其南秦
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
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
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
以謀叛被誅，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
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為業，然瓌姿雋偉，性
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自不參其神契，
不與交通，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于華陰
山，及開桓溫入關，被褐詣之，談當世之事，捫
蝨而言，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
命，率銳師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
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
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渭水，百姓未見公心

王猛使其從弟
中府定而後
國體代為顯不
免善子

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
也，乃著強軍洛祭酒，將還，又賜猛車馬，拜高
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浴于師，師曰，卿與
桓溫竝世，戰在此，自可富貴，何以遠為，猛
乃止，時苻生暴虐，苻堅將謀殺生，以問尚書
呂纂，纂懷曰，僕刀錄上人耳，不足以辦大
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故下宜
請而咨之，堅遂因婆樓以招猛，一見便若平
生，語及時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若玄德
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
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蒙右縱橫，劫盜充斥，
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
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
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猛曰，臣
聞牢牢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
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摘除凶猾，始殺一
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
法者，敢不甘心曲糶，以謝辜負，辭政之刑，臣

賁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莽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儲也。于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咸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頗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辭以無功不受。後卒。諸軍討篡。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魏紀三

客辟克之。堅以猛為侍師都督關中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進封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時既鎮鄴。猛以六州任重。上疏請徙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悉停。別乞一州自效。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譙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辟曰：元州之重。備傳之尊。猶有事繫。京牧任大。

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鄴之賢。尚不能兼。況臣之無似乎。章數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乃受命。軍國內外之事。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積威烈。百揆時敘。于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風節。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魏紀三

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矣。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又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但猛剛明清肅。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疾。堅親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為之赦殊死已下。犯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

載記第十四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五

晉書百十五

竟陵鍾

怪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陸彥龍參校

荷丕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聰慧好學才
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
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
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
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

晉書 卷四十五 律志

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燒和龍薊城宮室
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
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
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始知堅死問乃發
喪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
元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自餘
封授各有差是時呂光自西域還至宜禾堅
梁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

言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且開關中擾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萬時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格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致如以傳達則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至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熙弗從乃以美水令張統討奉行唐公洛陽盟至集衆禦光遂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胤及光戰于安爾爲光

書卷百十五

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堅尚書令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封東海王初慕容垂之聞鄴城也苻亮苻紹苻謨苻亮苻降于垂及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惟平州刺史王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衡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竝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等皆赴位州牧于是王承宣徽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

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咸鎮衛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下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虢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僞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我之牧士乘機治天親行人逆有生之巨賊也承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

書卷百十五

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豈忍捨破國之亂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雲祥休瑞史不報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承謙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

奄于博陵至是擢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
出聚衆應麟既而城陷究及苻鑒拉爲麟所
殺王復以王永爲帥徒緣尚書事言何進承
爲左丞相永又徵州郡公侯牧守畢主鄉豪
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于是
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曜新平張晏京
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
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
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

晉書 卷百十五 其記四

彭池與賓衝爲首尾擊其平涼太守金熙安
定都尉沒奕于與苻將姚方成戰于孫丘谷
大敗之時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年老
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累日不決氏有啖苻
者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
請衛公會集衆將苻爲諸君決之衆以爲然
于是大衆諸將皆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
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同之非賢明
之主不可以濟大事今衛公老矣宜反初服

以避賢路秋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
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有不同者便
下異議乃俗劔懷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
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
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
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
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
陽慕容永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
弗許乃與永戰于襄陽丕大敗左丞相王承

晉書 卷百十五 其記五

及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苻纂自長安來
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甚忌之既敗又懼爲
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謀害洛陽晉陽
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首執其太子
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
于苻宏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
杏城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乃進據上黨
僭稱大號以丕妻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
起衆爲丕所殺丕在位二年僞諡哀平皇

帝

存登

存登字文高，擊族孫父，敝隴東太守，為苻生所殺。登少而雄勇，有壯氣，處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及長，折節謹厚，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時公兄同，成為興長史，言于興，請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好為奇略，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

晉書卷百十五 載其本

事，登言：「析理中，典內服焉。」謂是典義，衆推。平局，謂是典義，衆推。登既代平，遂專統征伐。初，登作亂，遣其弟碩，與毛興相持。久之，至是歲，早，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召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饑？」士衆從之，戰死人肉，輒飽，飽能鬪，長聞之，急召碩，德遂及，丕敗，不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和，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發喪行服，請立懿為主。衆咸曰：「渤海王

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為今計之，非大王不可。登于是以太元十一年，時即皇帝位。改元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黃蓋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凡欲所為，必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乃引師而東，以擊姚萇。將士皆刻鋒鏑為死休字，每戰以劒指同。萇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將徐

晉書卷百十五 載其本

嵩胡空，各聚衆五千，築堡以自固。而于姚萇及萇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間。至是，各率衆歸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偕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晉王。是時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附于纂。有衆十餘萬，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實衝攻萇。

沂雅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
與其戰于沂東爲其所敗登次于瓦亭其攻
彭沛殺堡陷之沛殺奔杏城其還陰密登馮
翊太守蘭慎率衆二萬自順陽入于和率與
苻纂首尾將圖長安纂弟師奴乃殺纂而代
之自稱秦公領遺與師奴絕後皆爲其所敗
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其遣其
將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不降而死其悉坑
其士卒以妻子資軍掘堅壁腹饑無穀利衣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八

保形爲之以棘坎土而理之登率衆下隴入
朝那其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大
饑收其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并爲
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其還安定登乃就食新
平留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其營四面
大哭長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其以登頻
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
之曰臣兄襄教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兄之
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況臣

敢忘其兄乎且陛下今臣以龍驤建業臣敢
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違計臣通也登
聞之乃升樓遙謂其曰爲臣祝君而立像請
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壯君賦姚襄何不自
出吾與汝決之其不應久之其以自立堅像
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乃嚴鼓斬像首以
送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
定若密遣堡克之時其以與登戰屢敗乃遣
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九

安丘又進攻其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登
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其乃率騎夜襲大界
營陷之時登妻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其軍入
其營毛氏稍擊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其衆
寡不敵爲其所敗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
襄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太后土
汝何容乎其殺之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
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回收合餘兵
還據胡空堡遣使加資術大司馬率兄衆爲

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眾從新平逕據新
豐之千戶固使左丞相楊定率隴上諸軍為
其後繼大將軍楊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
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
義寧遣其將任兌詐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
登以為然時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于外聞
之馳騎見登曰姚襄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
其間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詐登事不成
矣其扶風太守齊益男齊登將軍路柴強

武等竝以眾降襄登攻襄將張業生于隴東

襄救之不克而退登將軍魏祖飛攻姚當成
于杏城為襄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
登立檄三輔眾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
聚眾數千應襄登以質為馮翊太守質乃東
引楊楷以為聲援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
登自雍攻襄將金溫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
水攻襄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克進據
曲半時苟曜有眾一萬密告登許為內應登

胡身之云楊政
以不仕于襄
之將而于襄
與之初立也

自由半而繁川次于馬頭原襄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襄率眾救
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襄所敗據路承堡是
時襄疾病見符堅為崇登聞之大喜告堅神
主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二等林馬周辛進通
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襄疾小廖出距登登
去營逆襄襄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
退還襄夜引軍過坐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
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

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胡其

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
罷師還雍以寶衛為右丞相尋而衛叛自稱
秦王與襄連和及襄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盡眾而東攻
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
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
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
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眾潰登單馬奔

唐云獨之重
不乎修其此
日知不狂

棄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棄。太子崇
守胡空堡。廣崇間發取山奔衆散。登至無所
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與率衆攻
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
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
迎。與興戰于山南。興執登殺之。崇奔于湟中。
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號
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
永和七年僭立。至登在位九年。凡五世四十
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上分崩。赤縣成蛇豕
之墟。紫宸遷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
猶逐鹿之並驅。若嚼鳥之靡定。荷洪爐難既
之策。點乘腐虜之危。下乃附欽江東。而志圖
開右。禍生蕭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
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
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疫數姦
謀。有可言矣。長生慘虐。聚自率山。觀辰象之

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擬猛虎之朝
飢。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于戒懼。招亂速禍
不亦宜乎。永固推量。壞委變夷。從夏叶。魚龍
之誦。詠挺草。付之休徵。克窮姦回。蔡承儒。歷
遵明王之德教。開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
勤庶政。王猛以宏付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
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漢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
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

之七。遐荒慕義。陶除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
栖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漢烈。豈直化洽當年。
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跨世。懷疎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殲武。懟三正之未叶。恥
五運之猶乖。所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
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
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疑山。疏爵以侯。楚林
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天道助順。物理害盈。
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

賊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承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登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亂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載記第十五

晉書百十五

晉書卷百十五

纂

載記第十六

晉書百十六

竟陵鍾 惺原評

偶李蔣之趙剛定 同里楊可棟參校

姚弋仲

子象

卷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也。其先不燒當者。雄于洮平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陽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外。虞九世孫遷郿內附。封歸順王。虞于南安之赤亭。郿玄孫柯廻爲魏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隴。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弋仲歸并石勒爲六夷左都督。後晉祖約奔勒。勒禮待約弋仲以其不忠于主。乃勒誅之。勒既死。帝虎執權。秋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遷之于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及虎廢勒子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還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所隱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石虎未梁憤敗李農于榮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二

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石虎于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鉞馬弋仲曰汝看老老堪破賊不于是貫鯁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續以功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衆救祗戒衆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衆擒不須復見我也衆擊閔于常盧澤大破之而歸

弋仲與石虎相善
虎常召見之
虎亦給珍

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仕于石氏然石氏待吾厚故欲爲之盡力以討賊臣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也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朝廷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其僭位追謚景元皇帝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三

襄宇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雄武多才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石祗僭號以襄爲豫州刺史并新昌公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背破之屯于稿礪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榮陽始發喪行服與并從將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襄以兒襄送

車泉歸順，遂其五弟為質，詔襄屯熊城。襄與
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伏
衛幅巾待之。襄素好學，善談論，江左人士皆
重其名，故尚一見，歡若平生。及尚攻張遼，敗
于許昌，奔還淮南。襄奔輜重，還尚于芍陂，尚
悉以後事付襄。襄因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
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中
軍將軍殷浩在壽春，惡其強盛，乃囚襄諸弟，
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若舊。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四

浩遣將軍魏憬率衆襲襄，襄乃斬憬并其
衆，浩愈惡之。遷襄于梁國，蓋臺表授梁國內
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
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由，何也？翼曰：平
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
有道，半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輒納姦言，自生
疑貳，愚謂猜嫌之山，不在于彼，浩曰：然則姚
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
翼曰：將軍謂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為難保，彼

陳云是晉人材
備若李公與助
一縱一擒一誘

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笑
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
之，浩甚怒，會間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
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
使兄益守山桑，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
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
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
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民郭敞
等千餘人執晉陳留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

晉書卷百十六 載記五

太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沿江備
守。時襄所部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自
稱大將軍，大車于進，攻外黃，據許昌，將如河
東，以圖關右。遂自許攻洛陽，踰月不克。會晉
大將軍桓溫自江陵北伐，與襄戰于伊水北，
襄大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民弄
襄子隨襄者五十餘人，襄勇而愛人，雖屢敗，
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
傳襄刺重已死，許洛士民為溫所得者，莫不

北望揮涕、亮自襄所來奔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歸
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兄重如是、襄尋
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蘭略
地郿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
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
擊蘭擒之、襄率衆西引、又與苻堅郤羌戰于
三原、爲堅所殺、是歲升平元年也、及苻僭號
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晉書

卷百十六

載記本

苻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
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
伐、每參大謀、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
苻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苻曰、但令
兄濟、豎子安敢害我、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苻
率諸弟降于苻生、嗣是苻堅以苻爲揚武將軍、
寧幽、秦三州刺史、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累
征伐有功、及堅入寇、以爲龍驤將軍、督益梁
州諸軍事、謂苻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故此號

未嘗輕以假人、卿其勉之、竇衡進曰、王者無
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旣敗于淮南、
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堅遣子歆討之、以苻爲
司馬、爲泓所敗、歆死之、苻遣長史趙都詣堅
謝罪、堅怒殺之、苻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
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帥其戶口
歸苻者五萬餘家、推苻爲盟主、苻以太元九
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
年號白雀、置百官、時慕容冲與堅相攻、衆甚
多、苻將西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

晉書

卷百十六

載記七

爲質于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堅
新平安定、諸羌胡降者十餘萬、堅率衆攻之、
不能克、苻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臣議進止、
咸曰、大王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苻曰、不然、
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其得志、必不久固
秦川、吾當移兵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
去、然後垂拱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與守北地、
使將姚萇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克之、

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堅為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于其。其遣其將吳忠率騎固堅。其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其殺之。慕容冲遣其尚書令高蓋率眾來伐。戰于新平。高蓋大敗而降。冲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盧水胡奴入據渭北。盡應之。慕容麟有眾數千。堡於馬嵬。奴遣弟多攻麟。其代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其僭即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記本

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立妻地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遂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於是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問閭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為胡太守蘭續與苻師奴離。苻慕容承攻之。續遣使請救。其將赴之。尚書令姚弋左僕射尹緯等首于其曰。苻登近

在天亭。將乘虛襲吾後矣。其曰。苻登素非旦夕可制。然其人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此兩月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于泥源。師奴率眾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續。收其士馬。慕容承將王宜率眾降。其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其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其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時天大雪。其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俱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記本

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卒死事者。皆有褒贈。於是長勢復振。會登進逼安定。請將勸其決戰。其曰。與寇寇競勝。兵家之下也。吾將以計取之。遂留其尚書令姚弋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其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其曰。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登鎮東魏。弋飛自柵衝天。王

補卷十六 苻氏胡數萬人攻長將姚當成

孫云此書錄
馬超等還家

于杏城鎮軍雷惡地應之攻姚漢得于李潤
其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
登乃憂六百里魏禍飛何也其曰登非可卒
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但惡地多智非常
人也若南引禍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
據之則長安東北非復吾有矣于是潛引軍
赴之其時衆不滿二千禍飛惡地衆至數萬
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其每兄一軍至輒有
喜色群下怪而問之其曰禍飛等扇誘同惡

書卷百十六 賊記十

也今既會集于此吾得乘勝取之可一舉無
復餘矣禍飛等見其兵少盡衆來攻其固壘
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後
禍飛兵擾亂其遣鎮遠將軍王超等從兵擊
之斬禍飛及其將士首級萬餘惡地請降其
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足爲
一時之傑而每遇姚公祖困固其分也其命
視當成于營處每柵孔中懸一木以旌戰

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吾已廣之矣
其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
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豈以大
貴哉其鎮東苟曜有衆一萬客引苟登其與
登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頊德曰上慎
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
賊者何也其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
兵直進遙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
乃事久變成故及其謀之未就急擊之以散

書卷百十六 賊記十一

敗其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
強金槌以新平降其長輕將數百騎入槌營
群下諫之其曰槌既去苟登復欲圖我將安
所歸且懷德初附惟飲委質吾復以不信待
之然則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
而止其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與口苟曜好
遂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
之曜果見與于長安與遣尹緯讓而誅之其
既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

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太過耳也謂先自固而不妄動也情今人言把穩其笑曰吾不如子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坐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偶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滅尤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臣咸稱萬歲及其寢疾遺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與詣行營姚方成言于典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典于是誅王統苻胤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典至其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志徐成等昔在秦朝竝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是時苻登與寶衡相持甚議擊之尹緯言于其曰太子純厚之稱布於遠近而英略未聞請侯太子擊苻登以著之其從之與將兵比至胡空堡

堡衝圍自解登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其使典還鎮長安晉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投降于其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趙睦死其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爲祟至長安召太尉姚晏尚書太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人受遺輔政其謂典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

元十八年死時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

載記第十七

晉書百十七 三經義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制定

川南陳 盟恭按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長子也其爵位立為太子其
出征討常留統後事甚有威惠及薨死興秘
不發喪以其叔文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
崇守長安或說碩德以喪代之際必乃朝廷
所疑不如且奔秦州以觀望事勢碩德不聽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十

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
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苻登登自六
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之
興慮登眾盛詳不能遏乃遣尹緯領步卒赴
詳緯據廢橋抗登登眾水不能得濟死者
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伯支謂緯曰苻登
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
憂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殄逆豎則大事去
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興始發喪

張云登時年
見及諸葛亮

以太元十九年帝位于槐里改元曰皇
初時登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山與自安
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悉散其部眾
歸復農業於是封緒為晉王碩德為隴西王
其餘功臣尹緯楊佛嵩等並封爵有差追尊
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鮮卑越質
詰歸車戶二萬叛乞伏乾歸以降興與處之
于成紀拜鎮西將軍平襄公時慕容永既為
慕容垂所滅永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
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十

初永壽之亂有汾陰薛氏眾其族黨因河以
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強拜
鎮東將軍至是強引緒兵從龍門濟進入蒲
坂恭等皆降興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興母姚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
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
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
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緇

唐王後主降於
此江在所不
有晉書於此

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與曰嵩忠臣孝子有
何罪乎其一依嵩議時安帝隆安元年與率
衆入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
董邁皆叛降于興遂至陝城進寇上洛陷之
興又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
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民二
萬餘戶而還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雖一言
之善咸見禮異如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
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舊儒碩德經明行
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
萬數千人興每于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
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群苻堅之末東
徙洛陽講授弟子千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
請業與勸關尉曰諸生路訪道藝所已厲身
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備風盛
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就中書侍郎王尚尚
書耶馬岱等以文章雅正恭管機密說風韻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秀舉雖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
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
聞而泣曰吾當私力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
高而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說興遣其將傷
佛嵩攻陷洛陽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
婢者悉免爲良民於時日月薄蝕災眚屢見
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寡寡粟帛
有差半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
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逐退爲之肅然興
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
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
決者獄之廷尉興常親臨諮議堂聽決因史
號無冤滯興乃使碩德車胤右諸軍伐乞伏
乾歸與濟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
六千遂進如枹罕乾歸以窮威來降拜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
尋遣姚碩德帥步騎六萬伐呂降乾歸帥時

七十從之。頌德既至姑城，大破陸衆。陸將呂
佗以東苑降頌德，因設圍攻陸。特頌德無
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陸
而降，頌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
士，西土悅之。其西涼李壽、河西利鹿孤及沮
渠宗遜各遣使入貢于興。王何拓跋珪遣將
襲沒奕于於高平，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
赫連勃勃奔秦州。珪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
諸城閉門固守。珪平陽太守貳座侵興河東

書卷四十七 懷記五

興于是練兵講武，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
珪。群臣咸以為不可，興不從。曰：王者正以廓
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於是立其子泓
為皇太子，大赦境內。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
騎四萬伐珪。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
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姚平攻珪乾城，陷
之。遂據柴壁。珪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
興至蒲坂，憚而不進。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
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

晉書卷四十七 懷記五

皆為法所擒。珪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
不戰。珪乃引還。時晉將軍袁粲之劉劭、高長
慶、郭恭等，因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問曰：桓
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事乎？度之曰：玄籍
世資，雄據荆楚，屬晉室衰微，竊據宰衡，安忍
多忌，刑責不公，不如其父達矣。今既已握朝
權，其勢必行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大
悅，以度之為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為
皇后，封子懿、劭、洗、宣、誡、悛、瑛、瑒、遠、裕、國、兒、肯

書卷四十七 懷記五

為公。久之，遣姚頌德、姚欽、姚壽都等率衆
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欽成
從下，辭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
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
時興以西竺沙門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
神。悅帥群臣及諸沙門於逍遙園聽羅什演
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
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僧略僧遷道樹
僧、僧道垣、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

書卷四十七 懷記五

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按、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與既託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義熙初劉裕既誅桓玄、迎復安帝玄、

桓謙、桓胤、何濟之等奔于興、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興、請通和、且求南鄉諸郡、興許之、

卷十七 義熙七

群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卒起微、興復晉室、內廢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情教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頊、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署盛為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欽俱陷城、固徙漢中流民、鄒陶等三千餘家于關中、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頊、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

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事以頊、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頊、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時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于已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徵前刺史王尚還長安、初、尚在涼州、緡撫遺黎、導以信義、民皆懷之、故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

產豐饒、威靈不接、士民銜勝、棲米、共守孤城、

卷十七 義熙八

亮目保全、以至今日者、正以仰恃陛下聖德、俯仗民牧仁政、故耳、陛下奈何以臣等賀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棄人貴畜、毋乃不可、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且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虜虜、豈惟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肝食之憂也、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

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僭植懼，因脅遣王尚別駕宋敏，送而還于長安，與降之，以爲尚書。

載記第十七

晉書百十七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九

載記第十八

晉書百十八

竟陵鍾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閻中許 多察按

姚典下

義熙二年，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赫連勃勃殺沒奕干，收其衆以叛。興時禿髮僭植沮渠蒙遜又迭相侵伐，僭植遂引興河州刺史彭奚念阻河自守，興使其子彌及欽成等率步騎三萬伐之，使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共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十

尚書尹昭諫曰：僭植恃遠，輕敢違逆，不若詔衆遜及李嵩計之，使其自相困斃，然後取之。不必煩上國之兵也。興不從。時勃勃退保河曲，彌濟自金城，而將姜紀詣口，今王師特聲言討勃勃，僭植猶豫，未爲嚴防，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可坐克也。興不從。乃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僭植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彌，彌敗，退保西苑。僭植遣使詣興謝罪，齊難以勃勃既違縱

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遂禽齊驢興又遣姚
冲秋伯支等率騎四萬擊勃勃冲次嶺北
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因鳩殺伯支
以滅口先是燕縱遣使稱藩于興及王師代
縱雖敗因未救于興興遣姚賞王敏率衆二
萬赴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
興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興
自將討赫連勃勃至于東城時興將姚詳欽
受鬼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謀輕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二

如鬼營其右僕射韋華諫曰若車騎輕動衆
心駭懼必不戰自潰鬼營亦未可必至惟陛
下圖之興乃與勃勃戰大敗左將軍姚文宗
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云伐乾歸亦以
衆叛攻興金城拔之執太守任乾歸亦以
以背恩義乾歸怒囚之蘭遂不食而死晉河
間王子國攝韋武王子叔道奔興興口對啓
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啓創弱王
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務傾除之是臣之來

實非誠欽所以迎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揚
州刺史叔道爲交州刺史燕縱遣其侍中譙
良等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將桓謙
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荀林率
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
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
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
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
進戰譙等舟師大盛兼以列步騎戰於支江

晉書卷百十八 載記三

謙敗績乘輕舸就林晉軍獲而斬之荀林懼
引歸興督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
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
甲持仗閉門距之曰今已昏燕奸良不辯臣
有死而已門不可開也興乃迴從朝門而入
且而召滿聰進位二等初興子弼有寵於興
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其將姜紀奸邪小人也
乃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至是興以弼爲
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虛襟引納收結名

勢以傾東宮，人惡之，會與以西北多叛，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櫛請使新出，與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稜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要而執之。先是與遣姚顗迎詳，弗及，顗遂屯杏城，仇池楊盛復叛，侵擾祁山，與遣將軍趙琨為前鋒，楊伯壽繼之，前軍姚恢、左軍姚文宗入自發。書卷百十八 姚記四

映其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峽，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以討盛，與自雍赴之，與諸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之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懷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與尋以楊佛嵩為雍

此三與之什
可為工矣然
山則時實宜
下日而記其
事以自為若

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勃勃，發數日，與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退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絕尤而死，與立其昭儀齊氏為后。時姚顗以姚文宗有寵於泓，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與怒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異視側目，而言於與，無不信納，乃以驃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中。書卷百十八 姚記五

書侍御史，與左右掌機要，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從父子。臣等不容默然，廣平公弼將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驕恣附之，市巷諷譏，皆言陛下有廢立之志，誠有之乎？與曰：「安有此邪？」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過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如此非但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也。與不聽。

後與寢疾，漸將招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因遣使以弭逆狀告諸兄在鎮者，于是姚懿伯兵于蒲坂，姚洸起兵洛陽，姚懿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會與疾疹見群臣，將軍劉危泣以告與，尹昭果等請誅之，且曰：「陛下若舍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奪其威權，與不得已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各罷兵還鎮。」

姚懿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吾與日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

帝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與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賈淵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與廢立，與雖不從，亦不責也。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以爲弼懷奸積年，釁成逆著，陛下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率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此表示衆，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兄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爾時弼恨姚宣毀已，遂譖宣于與，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與責以不能匡輔，將戮之。丕懼，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與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于與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與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弼救之，至寇泉而

不以吾兄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爾時弼恨姚宣毀已，遂譖宣于與，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與責以不能匡輔，將戮之。丕懼，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與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于與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與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弼救之，至寇泉而

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弼救之，至寇泉而

皆城陷，與如北地道，弼及飲曼鬼向新平，與還長安，勃勃遣其將赫連達率數千騎入平涼，執其太守姚單都達，達屯新平。姚弼與戰于龍尾堡，擒之。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曰：「將有不祥之事。」會與藥動，姚弼辭疾不朝，集兵于第，與聞之，怒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于與曰：「臣不肯不能訓誨于弟，使弼至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社稷寧，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聽臣守藩，與慘然改容，召

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于諮議堂密謀收弼
將殺之詔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
之明年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與因
疾駕而還時泓欲出迎其宮臣諫曰主上疾
篤奸臣在側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
退有不測之禍安所歸乎泓從之乃拜迎于
黃龍門構下其弼黨尹冲等果先謀欲因泓
出迎害之姚沙彌謂冲曰若太子不來迎當
率乘輿直趣廣平公第衛衛者聞上在此自
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
故陷身逆節今既奉乘輿仗大義是匪但救
廣平之禍即前亦亦可申雪矣冲等不從欲
隨輿入殿中作亂復未知其存亡疑而不發
輿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
防制內外遣歛曼鬼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
庫輿疾轉篤其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
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
決計愔即與尹冲等率甲士進攻端門歛曼

鬼等勒兵閉門距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
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太子右
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
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
見輿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以東宮
兵自後擊之情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
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輿引紹及讚梁喜尹
昭歛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明日輿死時義
熙十二年也凡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
帝墓曰偶陵

載記第十八

晉書百十八終

載記第十九

晉書百十九 三 經義書

竟陵鍾 惺原評

偶李蔣之剋刪定
同里項再斯恭校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與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思撫如初未嘗見於色與旣死泓秘不發喪姚情及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又命其齊公姚恢殺晉書卷百十九 載記十

兩黨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自是恢懼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稱位大赦殊死以下改元永和初與徙李閔羗三千戶于安定至是首党容叛泓遣姚讚討降之徙其豪右于長安餘遣還李閔并州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姚威都于河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姚然自蒲坂討之執弘送于長安仇池楊盛攻陷泓祁山遂遁秦州泓遣後將軍姚

平秋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盛戰于竹嶺嵩敗死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股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遂及于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抗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瞑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遂進兵侵晉書卷百十九 載記十

雍嶺抄掠郿城又遣兄子提南侵池陽姚裕彭白俱率距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項口所至皆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變色曰古之王伯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

晉書之云姚萇
之於此以安
可與大德
中以安定
姚萇以安
之於此

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還其鎮戶。內資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華使晉與勃。二寇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懷有威名。為橫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漆仇。有與。子弟之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達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兵足。以距晉。無乃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蔡續。言于泓曰。恢于廣平之難。有忠勲于陛下。自陛下龍飛昭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既至城皋。姚洗時鎮洛陽。使請救于泓。泓遣

問生率騎三千以赴之。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洗部將趙玄說洗曰。今晉寇已深。人情駭懼。寡殊敵。若出戰不捷。則事已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援。金墉不下。晉師終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戰而坐制其弊也。時洗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至簿問恢。楊浚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而毀之。固勸洗出戰。洗從之。及遣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洗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既而陽城虎牢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闕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玄兵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塞門。抱玄而立。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騫曰。若將軍不濟。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洗懼。遂降。時問生益男未至。問洛陽

已沒不救進姚懿司馬孫暢勸懿使襲長安
誅姚紹廣弘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
設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惠懿左常侍張敞
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而殺之弘聞之召姚
紹等密謀于朝堂乃遣姚讚及司馬國璠地
玄屯陝津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
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守者姚成都
距之懿甲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能從
又遣王國車甲士攻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載記五

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今國危不
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
成都將糾合義眾往見明公于河上耳於是
宜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後發義租河
東之兵無謂懿者鎮人郭純等起兵圍懿
紹還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弘以內
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懷
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
八千焚厲令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越長安

自稱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
南攻郿城長安大震弘馳使徵紹道姚裕及
胡翼度屯于澄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
恢紹率輕騎先赴難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
亦自鎮引還恢眾見諸軍悉集成有懼心其
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就道紹讚自後要
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弘哭之葬以公禮
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尹雅于蠡吾
城獲之雅殺晉守者而逃鎮惡徑前抵潼關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載記五

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道濟又自陝北
渡攻尹昭于蒲坂不克別將攻何奴堡為姚
成都所敗弘遣姚紹率姚讚等步騎五萬距
王師于潼關姚驢於蒲坂雖與尹昭為表裏
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淩壁不戰沈林子既道
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卒拔攻之傷眾守
之引日不如棄之況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
弱不如與鎮惡合勢併力以爭潼關如克之
則尹昭不戰而服矣道濟從之乃南趣潼關

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又深壁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弋守險，以絕道濟糧道。弋遣尹雅與王師戰于關南。雅爲王師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一時薛彤據河，以率王師，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

胡翼度據東原。姚營營于大路，與王師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營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誡屯于河上，遣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讚單馬奔定城。紹遣其左長史姚洽及姚璽、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

冷于河上，洽衆皆沒。紹聞洽等敗，死忿悲發，病嘔血而死。泓以王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軍進據河內，爲泓聲援。劉裕少子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峴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湖上，關中郡縣多潛歸于田子。劉裕既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彤于河北，以攻蒲坂。姚瑛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于蒲。

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讚遣司馬國璠引魏軍以蹙裕。後王嶷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值姚弋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泓自湖上引還，屯石橋。以爲之援。讚退屯鄭城，又與姚璽合兵屯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璽，大敗。璽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橋。姚誡屯湖東。泓軍于道遙園，鎮惡亦渭而上，乘衆衝小艦，行船者皆

在○內○人○見○進○而○無○人○行○船○者○皆○以○
為○神○鎮○惡○既○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
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船○皆○隨○流○倏○
忽○不○知○所○在○時○弘○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諸○士○
卒○曰○吾○屬○拉○去○家○萬○里○舟○楫○不○糧○皆○已○隨○流○
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
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躍○爭○
進○大○破○姚○丕○于○渭○橋○弘○引○兵○攻○之○為○不○敗○卒○
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謹○等○皆○死○弘○單○馬○還○宮○

卷百十九

漢紀九

鎮惡入自平朔門弘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
于石橋讚聞弘之敗也將率諸軍會之衆皆
驚散弘計無所出謀欲降于劉裕其子佛念
年十一謂弘曰晉人將還其欲雖降終必不
全願自裁決弘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
投而死弘將妻子詣鼎門而降讚率宗室子
弟百餘人亦皆降裕盡殺之送弘至建康市
斬于市弘在位二年自姚萇以孝武太元九
年僭立至弘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二年

史巨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
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
流于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
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闢忠訓于危朝
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
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
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辟苻
亡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

卷百十九

漢紀十

定國秦挫雷惡之鋒鼓寧東北在茲奸略實
寇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苻棘而陵
舊主何其不仁定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克
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
甥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
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
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
秦穆其何以加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
梁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遄滅

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
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于介士翻崇詭說
加殊禮于喪門當有為之時諫無為之業擬
衣帛食殆將萬數析實謀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陽都之費況乎僻境日侵寧
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
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
之質屬傾覆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艱王師
仗順弭節而下長安內嗣失圖係組而降紀
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十九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竟陵鍾

惺原評

情李蔣之魁剛定
雲間陳繼儒恭校

李特

第流

李特字玄休其先康君之苗裔也康君事穆
范特後漢書故下錄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實宋祖
戶因謂之實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實人
平定三秦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
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
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
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民李特
遂自巴西之宕渠徙依之後魏武帝征魯特
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
上疏曰巴氏是爲特之祖也特少仕州郡見
異當時與其第序流甘雄武善騎射性任俠
州黨多附之及元康中齊萬年反關中群飢
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落有疾痛窮之者皆見之常營救之由是得人心相與入蜀王劬開顧盼險阻其踞太息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問者異之初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芝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劬開必既至受流民賂反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廣反今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廣廣賈后之甥親也聞徵甚懼遂謀叛乃傾倉廩振施流民以收衆心以待兄弟討武共黨類皆巴西人與廣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又惡侍廣夢得聚衆為盜蜀人患之騰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懷弱客至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終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更移于於梁益矣廣聞而惡之時州被詔書已達文武十餘人迎騰陳寧家

入州廣遣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廣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婿李合任回上官曄等以四千騎歸廣廣以庠為威寇將軍委以心許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然庠素東羌良將號勇得衆心廣浸忌之復納長史杜淑張梁之說遂決意殺庠會庠詣廣勸稱尊號淑梁白廣以庠大逆不道乃殺之及其子姪十餘人廣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遂怒廣引兵歸涪竹廣牙門將許弁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梁固執不許弁怒手殺淑梁於廣閣下淑梁左右又殺弁三人皆廣腹心也廣由是遂空廣遣長吏費連捷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十餘人夜襲連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苾等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廣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

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先是梁州刺史羅尚開厥有異志表厥非才蜀人不附賊臣可計目而待詔拜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迎於道并貢珍玩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敦冉並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可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涕泣自請懷得有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人蜀者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遂有雄傑巴蜀之意果遣其黨阿式詣羅尚求遷傳至秋尚許之會朝廷以討厥功拜特宣威將軍流爲奮威將軍封侯重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厥者將加封賞辛冉乃欲以滅厥爲已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

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阿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弟爲太守李苻以爲不可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苻領取其資貨乃與苻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多所剽掠宜因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實貨特因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多用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驥收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問趙惕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阿式詣羅尚求中助使流民得自寬也式見其營柵衝要謀捨流民歎曰無寇而城隍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苻意不可迴故

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
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
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
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
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
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於是與流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甲厲兵戒
嚴以待之冉苻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陶日
昔書卷百二十 載六
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
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
之乃遣廣漢郡尉會元牙門張顯劉竝等潛
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
佐助元元等至特支隊不動待其衆半入發
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會元張顯傳首以
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謂特雖求
或計已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
何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

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號東督護以相
鎮統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及費遠率
衆救冉冉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費遠奔德
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
成都尚嬰城固守於是特以兄輔弟驤子始
蕩雄及李含舍子固繼任回李攀攀弟恭上
官品任城上官惇楊褒等爲將帥固式李遠
等爲僚屬時羅尚素貪殘爲民患而特與蜀
人乃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擢軍政肅
然蜀人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
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健
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求戰於梁州及南夷校
尉河間王頌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微討
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
護張弘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而
自將擊龜破之蕩收博兵於陽河追至漢德
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以郡
降蕩進攻葭萌博走盡降其衆太安元年特

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
大都督於是進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
營李壽引兵救之山道險阻勞力戰而前遂
破微兵特議欲還涪瀘與共司馬王辛進曰
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因其弊以擒之特復
進攻微殺之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以其
將蹇碩守德陽李驥軍毗橋羅尚遣軍挑戰
驥等屢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
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襲驥驥與流合擊尚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魏志八
軍配敗還者十一二平梁州刺史許維亦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
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人據之惟取
馬以供軍餘無侵掠故其境內政元建初一
元在攻張微之羅尚據太城自守遣使求和
是時蜀豪相聚為陽者亦皆送款于特特遣
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
場就食益州從事任儉舊作明羅尚傳作說
尚曰持敗衆在諸場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

宜密約諸將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
尚使叔夜絕山賊宜首於諸將厥因偽降特
特問城中虛實微曰米穀皆盡但有貨帛耳
尋自求首家特許之厥還報尚言朝廷遣荆
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
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城距
早至期尚遣家掩襲特營諸將皆應之特軍
大敗遂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在位二年其子維繼號追尊景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魏志九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而好學便弓馬
東菴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衆為東菴
督及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
封武陽侯特承制以為鎮東將軍居東營特
既死蜀人多叛流兵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
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
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宗岱軍次墊江前
鋒孫阜破德陽獲特將蹇碩太守任城等退
屯涪陵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攻流涪陵民

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及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死。諸將共立雄爲主。

晉書百二十

藏記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剋刪定

海昌周

琨參校

李雄

班

李雄字仲儒特第三子也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俠烈聞於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特起兵以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饑攻之

晉書

卷百廿一

載記一

又急遂留牙門羅特

華陽國志有張羅

固守尚委城

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入成都于時雄軍亦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郫音掘野芋而食之雄以處士范長生有道德爲蜀人所重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承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太尉李離太宰李國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雄雄迎之於門

執版拜爲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

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晏平國

號大成

舊作政元

追尊父特曰景帝母羅氏

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

不豫征稅雄時建國草創諸將恃恩各爭班

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言漢晉故事立百官

制度雄從之雄固好聞直言初得蜀用度不

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其丞相楊褒進

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

晉書

卷百廿一

載記二

買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

褒退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

醜也雄卽捨之時李國李雲等率衆寇漢中

梁州刺史張殷出奔國等遂陷南鄭盡徙漢

中民于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

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擊

之殺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

口於成都天小人句琦等殺李離閻式以梓

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

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頊，又役國以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張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文頊、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玉衡。既而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雄，梁州人張威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雄。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雄有。雄置守宰，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乃命李驥養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賦無停滯。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三斛，女丁半之。疾病者又半之。戶調田不過畝丈，綿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賓相建寧費璽皆歸之。尋遣李驥、任定、寇登督將軍司馬攻戰，死。越雋太守李釗降驥，等因進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驥，驥軍大敗，引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三

還。先是，雄僞立其妻任氏爲后，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將立其兄蕩子班爲太子，使任氏之群臣請立諸子，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元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懷懿明勲，殆天所命，大事垂克，幾于戎戰，且班姿性仁孝，好學風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也。宋宣公異條祭足，觀矣。雄不從驥退而流涕曰：『既自此始矣。』涼州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同室，有何已已。」駿重其言，自是使聘相繼，會巴郡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四

人欣然。或雄亦遣使朝貢。與晉帝分天下而治。時李驤死。以其子為大將軍。督費黑。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謫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爽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擊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水落。分寧州之授。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詠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班謙恭下士。勤修禮度。每有大議。輒令眾之。咸和九年。雄生

李壽

卷百廿一

李壽

勝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膿雄陰子恐而遠之。獨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至六日死。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嗣是班以太子即僞位。難子越與其弟期。殺之而立期。期貪暴信讒。多為不道。雄業遂衰。在位三年。李壽廢之。為印都縣公。自縊而死。

李壽

李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

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累遷至大將軍。錄尚書事。征寧州。次圍百餘日。悉平諸郡。以功封建寧王。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涼為李超。崇騫等所憚。壽除憂之。每當入朝。常詐為違青。辭以營急。乃數聘禮。巴西冀壯。壯雖不應。聘數往。是壽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因說壽殺期。壽從之。裕謀千長史羅恒。解思明等。乃誓文武得數千。

李壽

卷百廿一

李壽

人襲成都克之。恒與思明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壽妹巧任調。與司馬蔡典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僞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追尊父驤為獻帝。母魯氏為太后。立妻閭氏為皇后。子勢為太子。尋遣其散騎常侍王叔中。常侍王廣聘於石虎。先

是虎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鎮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恕至壽於是命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執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而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異勢此

壽書卷百廿一 職紀七

虞號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壽以其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政事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淑從郭還盛稱郭中繁庶宮觀美麗且言石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邦域壽心慕之於是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徙傍郡戶三丁已上者以充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

而九矣其左僕射蔡典右僕射李薊皆以直諫死又壽初病龔壯解思明等復勸壽奉晉不從李演自越書復上書言之壽怒遂殺演舍人杜襲乃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詠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然壽所爲又動慕漢武魏明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壽自以已勝之也及壽疾篤常見李期蔡典爲祟時在位五年以建元元年死僞

壽書卷百廿一 職紀八

諡昭文帝廟曰平宗墓曰安昌陵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驍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胡軍將軍壽死勢嗣爲位赦其境內改元太和尊母閭氏爲太皇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勢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爽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

族貶廣爲臨印侯、廣自殺、思明被收、嘆曰、國
之不忘、以我數人在、今共殞矣、言笑自若而
死、思明有計謀、強諫諍、馬當甚得人心、及兵
死、士民無不哀之、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
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
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大赦改年嘉
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
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
患、勢既驕溢、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見公卿、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懷帝紀九

疎忌舊臣、親任左右、邪諂竝進、刑罰苛濫、自
是中外離心、大司馬桓溫遂率水軍伐勢、勢
遣李福與苻堅等距之、溫已造成都之十里
陌、苻堅衆自賁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
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
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
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
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苻堅走
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即

頭死罪尋與愧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梟送勢
及宗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
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收、始李特以惠帝
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
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喻梁之患、漢祚
斯永、宣后典渡涅之師、是知戎狄亂華、禁深
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
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懷帝紀

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網之落紐、乘羅侯
之無斷、騁馬屬鞭、同聲雲集、殲殄乃漢、荐食
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散之費、蓋
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
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勦業、蹈玄德之前基、
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緩弊俗、約法而悅新
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
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雄開經國
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

兵於厥胤遺骸莫飲。可戈之繫已深。星紀朱
周傾巢之焚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
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
亡。武考憑藉世資。窮丘竊位。罪不周帶。毒甚
楚罔。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
虐。驅平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
國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國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鱉。野戰群
龍。李特窺樂。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絕。
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載記第廿一

晉書百廿一

後凉

載記第廿二

晉書百廿二

克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題制定

臨安鍾 遠恭投

呂光 著 陸

呂光字世明。略陽人也。其先呂文和。漢太
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
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
名年十歲。與群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
備頗成。推為主。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
左肘有肉印。初。殷鑒。寬簡有大量的典
之。識。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奉
寶。良除美陽令。遷虜揚將軍。屢從征討。有
封都亭侯。拜驃騎將軍。孝武太元七年。堅乃
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翼
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發騎五千。以討
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張農
楊穎為四府佐將。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
焉耆王泥師率其旁國請降。惟龜茲王帛純

距之嬰城固守，光進兵攻之，帛純帛純，乃唐將，胡以求救，胡土遣共弟，胡龍僕將，胡人胡龍一，人龍又一，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若相遠，則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選營相挨陣，為勾鑲之法，以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間，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官署，盡如唐制。」

玩，驅駿馬萬匹而還，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朱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問楊翰之謀，惟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密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姚皓等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還歸國之師，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擊胤，大敗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附於光，堅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後開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至大元十四年，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瑞，乃自稱三河王，置百官，自丞相已下，赦其境內改年，麟嘉立。

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改年龍飛國號大涼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乞惟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俱于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全暨子鷗時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決于長最使其子纂率楊軌寶苟等步騎

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援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光弟延以抱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大震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遇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嚴師以誘之且告者視高而色動殆必爲姦宜駐陣而前使步騎相接待諸軍大集然後擊之無

不克矣延不從遂與乾歸遇戰敗死之光逼于姑臧光荒老信譏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紹弼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攻陷麗松郡屯兵金山光遣呂纂率衆遜于忽谷賊之蒙遜從兄男成爲光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涇酒泉太守墨湜討之戰敗湜死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民不堪役一州之地反者連城天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

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勤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歸鄯州使塗炭之餘蒙末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主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傳驍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不克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騰明天文會於東井東井以爲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亦據東苑以

叛光馳使召纂請將勸纂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遁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先是磨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磨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上

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楊軌乃率步騎二萬北赴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謀欲與次戰磨每以天文裁之持纂弟弘瑱張掖爲段業所逼光遣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強我弱不可取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騰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亦南奔于康川光炭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威

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寇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則晉趙之變且夕至矣以安帝隆安三年死在位十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尤不好讀書唯以鷹犬聲樂爲務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上

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家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似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自纂請收之紹弗許纂弟弘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

未堪多難。兄戚恩幸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八

門。升謙光殿。紹登芳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乎。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紹爲隱王。以弘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時呂超自廣武上疏陳謝。纂亦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遂起兵東苑。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貨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晉討曰。天禍涼室。纂起威藩。元帝始崩。隱王。通。山陵甫訖。大司馬。辟兵。京邑流血。見弟。接刀。辟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九

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發自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獻欬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延東呂方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時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戮。不可伐也。纂不從。渡浩疊河爲鹿孤弟。解檀所敗。遂將西襲張。

掖姜紀諫之亦不從及聞僞桓寇姑臧乃還先是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楊穎上疏極諫纂雖以善言謝之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第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而諫纂不納纂番永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兄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因引超思盤及其諸臣燕于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晚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賈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舍仗不戰將軍魏益多人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專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永太守超順人心

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初纂死楊氏將出宮超恐其載挾寶物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焉又問以玉璽所在曰已毀之矣既而超以楊氏有美色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爾父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責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遂自殺時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明公以懿弟之親

披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越皆我黨也何慮不濟緯嚴兵欲與他共擊超他將從之他妻梁氏諫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他遂止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誅戮兄弟隆超應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四海傾順人無異議願公勿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隆嗣僞位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恭殺羅什子

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頭胡奴所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

興元年死偽謚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

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

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

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

大赦改元為神鼎以超有佐命之勲拜都督

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

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蹙然人不

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此典子姚頌德田呂

氏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

暴是北百姓饑饉死者大半今明公若乘其

篡奪之際取之不難此機不可失也因遣奏

子為質頌德遂率眾至姑臧隆遣呂超出驛

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頌德謂之

累月東人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肩誘之欲謀

殺隆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既而納呂超之說乃

請降頌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

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紹

穎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頌德乃還時姑臧

大饑斗米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五十餘萬

城門晝閉樵採路絕民鬻山城乞為夷虜

奴婢者目有數百隆懼其沮動人情盡坑之

積尸盈路禿髮得檀及沮渠家逐又頻來伐

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以重路

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

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

氏告光廟曰陛下往還神略開建西夏德被

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纂弒二虜交

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款款慟泣

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

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

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言兩謀

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

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
興三年滅

載記第廿二

晉書百廿二

載記第廿二

載記第廿三

晉書百廿三

三

竟陵鍾惺原評

嵇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浦 嶠叅校

慕容垂

德云垂承符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
是亂政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
國之於堅在燕之受俘虜之恥垂則不
符堅之理護堅之國別作後國取無手
亡者垂而堅之殺假手於其君臣

慕容垂字道明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

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
遇踰于世子由是雋惡之及即位以其嘗
墜馬折齒更名曰映尋以其應誠文又去夫
以垂為名焉既而偽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
鎮信都以侍中錄留臺事大得東北之和偽
鎮信都之復召還先是垂娶段末姪女生子令

實段氏才高而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周妻
可足渾后，后街之，況點人素不快于垂，因誣
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高，乃至，以連行
垂，收下大兵，秋廷附考驗，段氏及弼志氣，雖
然終無旋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
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明年，病疾，召還。
及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評為太傅。
然恪甚重垂，而評深忌之。尋垂以南討大都
督，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乃與可

書 卷之三 慕容評

足渾后謀誅垂，恪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
告垂曰：「先發制人，不如先除太傅。」垂曰：「骨肉
相殘，而首于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
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奈何？」垂曰：「必不能
爾。」建、吾寧避之于外，除非所議，於是與世子
令等奔于苻堅。初，堅自恪卒後，遂潛有圖暉
之謀。然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其至，大悅，郊
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
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後王

猛伐洛，引令為參軍。猛乃使人詭傳垂語于
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暉。
猛表令叛狀，垂懼而亦東奔。及藍田為追騎
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
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
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
斯乎？」堅待之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
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
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

書 卷之三 慕容評

值逆遭，棲伏外邦，艱亦至矣。今國家傾覆，
衆神其本為興運之始，邪惡謂國之舊人宜
滅。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貴之基。
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謂大王不
取也。」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
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及堅之敗于淮
南也，將軍苻濟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
千餘騎奔之，垂世子寶言于垂曰：「自家國傾
覆，天令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昧

自蘇耳。今秦主戰敗，投身于我，是天假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思而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不患不亡。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猶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末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耶？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四

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請，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乃以兵屬堅。至于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烏可縱解任其所欲哉？堅不從。道

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成郭、張蚝、成并州，惟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南空舍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承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超河。伏兵發，同馳馬獲免。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潛與燕之舊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因遣垂計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平爲副。丕戒飛龍曰：吾爲三軍之統，卿爲謀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五

垂之主，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堯亭而去。石越言于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既不忠于燕，其肯盡忠于我乎？失今不取，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禽耳。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翟斌聞之，遣

使推垂爲盟主。時垂欲與苻暉於洛陽。且未
知城之誠僞。乃距之曰。吾本救豫州。有豫州牧
鎮洛陽。不赴君等。君等既定大事。成享其福。
敗受其禍。吾無預焉。垂既至洛陽。暉聞其致
飛龍閉門距之。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
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與侯
晉至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
欲取鄴都據之。乃引師而東。初垂之發鄴中
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
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相應。于是農
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
辱官偉。下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
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
所敗。斬越于陳。垂至滎陽。辟下問請上尊號。
垂乃依晉中宗故事。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
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
如王者。時衆已至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

驅攻鄴。農楷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
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
遣侍郎姜讓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
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
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開于機逆。不以鄴見歸
也。大義滅親。況于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
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
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于家
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
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寵踰宗舊。自古
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奈何因王師小敗。
便有二心。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車
可束手。翰將軍以城下尺地乎。將軍欲裂冠
毀冕。自可徑共兵勢。何復多云。但將軍以七
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竊爲
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
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乃遣丕書。及上堅表。

陳述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詞多不錄。於是重攻拔鄴，鄴丕固守中城，垂乃壅而圍之，分遣老弱于肥鄉、集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丕久不下，會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圖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

書 卷百廿三 載記八

賁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也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不如退屯新城，開其逸路，以謝秦主，疇昔之恩，且爲討真之計。」于是夜解圍，趨新城。慕容農進攻程遠，屢破之，旣而垂以苻丕猶據鄴不去，乃更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亦將有北都中山之意，故農率衆數萬迎之。時群僚聞慕容暉爲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

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而收，復徹鄴圍，還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牢之單騎走，會丕救至得免。及苻堅死，丕棄鄴奔于并州，垂以慕容和鎮鄴，遣農山端峰鑿歷凡城，趣龍城，垂始定都中山，具典儀，修郊燎之禮，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遣慕容楷等攻

書 卷百廿三 載記九

冀州，苻定幽州，苻謨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亭諸將南攻程遠，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楷父，楷封相，率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其太子寶錄尚書事，委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立其妻段氏爲皇后。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竝招魂葬之。程遠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却之，垂又引師伐釗于滑臺，軍次

黎陽臨河欲濟，到列兵南岸，距守，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皮船百餘艘，偶列兵仗，溯流而上，到垂引兵趣西津，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劍聞而奔還，僞妻于，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大破之，于是垂議征慕容永于長子，諸將咸諫以爲永未有變，我連歲征役，士卒疲怠，未可也，惟司徒慕容德勸之，垂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此賊以。」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十

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璜、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又遣慕容楷出滏口，農出壺關，自出沙亭，以其擊永，爾乃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月餘不進，永謂垂說道取之，乃擗諸軍還杜太行，輒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陣于臺壁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于騎于澗下，垂與永大戰，垂僞退，永追之。

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璜，攻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于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

晉書卷百廿三 載記十

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又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拓跋珪，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後繼，珪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卷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晡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亦以曇猛言爲妄，縱騎游不復設備，是夜

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於是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珪，慕容德亦曰：「虜以參合之捷，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懸山間道，出珪不意，直詣雲中，次于獺嶺，遣農舉隆襲拓跋虔于平城，陷之，收其部落。珪聞之，發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異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

晉書

卷百廿三

載記三

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因而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亦皆引歸。時有叛者奔告珪曰：「垂已死，輿尸在軍。」珪欲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乃引還陰山，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于上谷之沮陽，寶等秘不發喪。至中山後，舉哀行服，垂凡在位十三年，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廿三

晉書百廿三終

載記第廿四

晉書百廿四 二 臣 載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翘刪定

晉安黃景昉參校

慕容寶

臣 熙高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頗自修飭，已而荒怠，中外失望。

後段氏嘗言于垂曰：「垂初娶段氏，以謙克復，太子遭承平之世，猶足守成。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

垂西高陽陛下之賢子，宜擇一

晉書

卷百廿四

載記一

人以樹之。時寶以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今晉獻公乎？」寶聞而恨之。及垂死，寶嗣僞位，大赦改元。永康卽遣其弟麟，過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蚤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遇，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罔云不久耳，遂自殺。寶時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

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
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會多材藝有雄略
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攝東宮事總錄
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之伐魏使會鎮龍城委
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
以會為寶嗣而寶愛少子策意不在會寶庶
長子盛自以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與慕容
麟共勸寶立策寶大悅遂立策母段氏為皇
后策為皇太子盛會皆進爵為王時策年十
晉書卷一百廿四 載記二

一、慕容弱會甚為之不平時拓跋珪伐寶并
州慕容農逆戰敗績率騎數千奔歸中山及
潞川為珪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
引群臣于東堂議之諸臣皆欲據險拒戰惟
慕容麟以為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
為持久之備珪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旦
諸郡縣悉降寶聞珪有內難乃盡眾出距步
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珪驚

進至新梁寶乃遣兵夜襲之為珪所敗珪軍
方執而至對營相持寶三軍奪氣乃引歸珪
軍追擊之寶懼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太
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為珪軍所及命
士卒皆去袍仗戎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珪軍
又進攻中山屯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
弑寶立慕容麟不克斬關出奔于珪麟懼不
自安以兵劫左衛慕容精謀率禁旅弑寶精
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于零初寶聞珪之
晉書卷一百廿四 載記三

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
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
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眾甚盛
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以慕容詳守中山與
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赴會于薊會率
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于薊南寶怪會容
止快快有恨色審以告農及隆農隆俱曰會
一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
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農

隆、又遣庫保官驍卒兵三千、助守中山、時陶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咸請于寶曰、清河王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俟臣等從王進解京師之圍、還迎車駕、寶不許、左右皆惡會、咸勸寶殺之、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至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

晉書卷一百四十四 載記第四

將相、以匡社稷、何如、會聞之、甚懼、奔于廣都黃榆谷、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殺隆於帳下、農中重創、執仇尼歸而逃、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姑誘而安之、潛使慕容騰殺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軍、勸兵攻寶、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眾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侯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為慕容詳所殺、詳亦僭稱尊

號、麟率丁零之眾、入中山、斬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出據新市、與拓跋珪之眾、相義臺、麟敗珪眾、遂入中山、麟乃奔報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於是、以慕容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發龍城、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眾軍之憚、征役逸作亂、殺司空宙、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農營兵亦叛、伏走、騰眾亦潰、寶農馳還龍城、尚書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誦、夜潛出赴之、為速骨所殺、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又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于薊城、寶欲還、盛等咸以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馬而還、萬一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矣、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將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不敢進、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陳汗忠款、寶以汗垂之季舅、又盛妻之也、謂必無他、遂等復流涕固諫、不聽

晉書卷一百四十四 載記第五

遂行、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在位三年、卽安帝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號勇剛毅、時垂起兵、苻堅誅慕容氏、盛與垂効子柔、郭會、乘間俱出奔于冲、及冲死、隨永東如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與幽冀、東西

書卷百廿四 載記本

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見。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烹肉也。遂相與亡歸。歲餘、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焉。盛既至中山、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後寶爲蘭汗殺于龍城、盛聞之、欲馳進赴哀、將軍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近、必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矣。

遂入赴喪、汗妻乙氏及盛妻皆泣涕、請盛於汗、汗亦哀之、乃舍盛於宮內、親敬如舊、汗兄弟提加難等、勸汗殺盛、汗不從、時慕容楷子奇、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然提素驕、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更遣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浸相嫌忌、皆阻兵

書卷百廿四 載記七

背汗、襲敗慕容、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俱表裏、此心腹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盛稱疾不出、汗乃止、有李早衛雙劉忠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也、而穆引爲腹心、早等得出入至盛所、常與盛結謀、會穆討加難等、破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夜如廁、袒而踰牆、入東宮、與早等共殺穆、持甲未解、皆聚在穆舍、聞盛得

出。踴呼進攻。汗斬之。鍾云盛於前汗父使也。而所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身於汗之腹中。而所冀者。張張其手。足而視之。乘機而早使汗殺我。與張其手。足而視之。乘機而汗。自引李早等。為腹心。奇起兵。於外。早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輪。然談笑而取。汗二字。和。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早。真。襲。誅。之。提。那。難。亡。匿。捕。得。斬。之。于是。內外。恬。然。士。女。相。慶。盛。特。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克。不同。天。之。負。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統。改。元。建。下。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稱。行。稱。制。諸。王。皆。降。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募。容。奇。舉。兵。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遣。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殺。生。烏。丸。王。龍。之。謀。遂。不受。命。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敗。之。執。奇。而。還。斬。其。黨。百。餘。人。盛。于。是。僭。即。尊。位。大。赦。明。年。改。年。為。長。樂。盛。時。有。犯。罪。者。士。

日。一。自。決。之。無。過。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盛。疑。之。累。徵。不。赴。但。以。來。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許。以。和。降。因。表。盛。請。兵。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李。早。討。之。師。次。建。安。盛。急。召。早。尋。復。遣。之。初。朗。聞。其。家。被。誅。已。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那。迎。魏。師。于。北。平。早。遂。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殺。朗。于。無。終。先是。盛。之。追。早。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早。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政。為。此。耳。明。年。盛。大。赦。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盛。率。眾。三。萬。伐。高。句。驪。拔。其。新。城。南。蘇。開。境。七。百。里。徙。五。千。餘。戶。而。還。於是。盛。起。燕。臺。以。統。諸。部。雜。夷。立。其。子。定。為。太。子。大。赦。燕。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盡。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

宋三傳
卷一百一十四

人

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兵者之言乎。盛初懲其失言。以備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其體。多所猜忌。群臣有纖介之嫌者。皆先事誅之。由是宗族。賄賂。人不自保。左軍慕容國與殿中泰與殿中。謀率禁兵襲盛事。死者五百餘人。院而前將軍段璣與子與讚子恭等。因衆心動。搖夜于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閣中擊傷盛。遂登升。前殿中約禁衛事。定而死。時隆安五年也。盛凡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廟號宗。墓曰興平陵。

元而丁氏意屬于熙。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且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熙遂僭卽尊位。誅段璣泰興等夷三族。元定並以嫌賜死。大赦改元。光始初熙悉于丁氏。故爲所立。及納故中山尹存璉二女。長曰娥娥。爲貴人。次曰胡英。爲貴嬪。而貴嬪尤有寵。丁氏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欲立慕容洸。事覺。熙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洸及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逐。和衆皆投仗。熙入誅之。于是引見州郡及舉于八部者。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三萬人。又起逍遙宮于苑中。連屋數百。觀閣相接。鑿天河渠。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立其貴嬪符氏爲皇后。貴人符氏死。亦偽謚愍皇后。初貴人有疾。龍城王溫稱能療之。至是熙忿其妾乃立于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園。

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而
選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會
高句驪寇燕郡、熙率衆伐之、亦以苻氏從、攻
遼東城、且陷、熙命苻士丹、先登、待刻平、共
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于是城內嚴備、攻之
不能下、後熙將襲契丹、至陞北、又畏其衆盛
不敢進、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
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
城、不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遷
爲苻氏起承華殿、負土于北門、土與穀同價、
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
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
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哭之
慟、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綬、食粥、制
百僚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
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群臣震懼、莫不啗辛
以爲淚、焉慕客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
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襪、韠中得弊穗、遂

賜死、市僕射韋瑒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
卿已下、至兵民戶、率營墓、費殯府藏、下錮三
泉、周輪數里、號曰微平陵、時熙甥監作者曰
善爲之、朕將繼往、及至葬、喪車高大、毀北門
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長老竊相
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先是、衛中
將軍馮跋、左衛張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
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
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
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風盜耳、朕還當
誅之、乃置苻氏柩于南苑、收髮買、馳還赴
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
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送于雲、雲數而殺
之、及其諸子、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
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
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
高雲、字子雨、慕容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何
驪之支庶、雲素沉湎、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

咸以爲愚。唯馮跋奇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東宮。及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後從熙伐高句麗。爲矢所傷。且畏熙暴虐。遂以疾去。官至熙之葬。苻氏也。馮跋將衆兵。詣雲告之以謀。雲懼。辭。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活虐。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飛逐。確雲入宮。僭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元。正始。署馮跋爲侍中。錄尚書事。封武邑公。

書卷一百廿四 魏書

時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恐壯士以爲腹心。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及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班拔劒擊雲。雲以几一之。仁從傍舉雲弑之。馮跋升弘光門視變。其懷下。將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豈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遂推跋爲主。遷雲尸于東宮。傳

謚惠懿皇帝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姿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卑質難羈。狠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于河曲。

書卷一百廿四 魏書

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禪宗。僭倣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騰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于東國。任好餘裕。伊媿于西隣。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實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睦。藉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

載記第廿四

晉書百廿四

齊書卷一百四 載記六

載記第廿五

晉書百廿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檣李蔣之翹剛定

乞伏國仁

乾
坤
鐵
磨

張云國仁合符堅寇晉因而逞配彼
堇決之天道有得無喪其事同于呂
尤而智則遇之且光苻氏世臣來命
出討而歸則借據國之大叛馬世英
將國仁則阮西故陳國與復足故後涼
足摩幸假以威歸國與復足故後涼
之據姚長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
之屬也至國仁死子公府幼國人立
其弟乾歸以致聲振邊服施連陵已
藏焉辭卑霸主矣但已旣代兄之位
百廿五藏記

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請
 討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懷怒
 帝矣
 帝矣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有紇于者年十
 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
 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
 耆夏言非神非人之稱也至國仁五世祖拓
 跋于泰始初率戶五千自漠北南出屯高平
 川及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率屯結權死子

將云少卿當即吐書此語蓋之
我姑仍之
又云何聖以舉
生干國者于斯
我及自已備款
應殺臣下有及
者皆殺之
尤可失者故置
陽則彼國高之
勢丁公而官手
布事高宗所
敗計少卿則故
晉明之詞元款
而用王導因仁
三不取不已
矣聖之愚也

利那立利那死弟那涅立那涅死利那于述
延立述延以討鮮卑莫侯于苑川降其衆二
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歸太寒立會石
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狐山太寒死于
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
襲部衆背叛司繁遂請統降于堅堅署爲南
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
軍撫其部衆後以司繁爲鎮西將軍鎮勇士
川甚有威惠司繁死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
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
頹叛于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
悅迎國仁于路國仁置酒高會懷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仇遂妄竊名號竄兵極武
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緩以德方虛廣威榮
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
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
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擊

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後堅死以孝武太元十
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
牧改元建義置左右相輔弟乾歸爲上將軍
分其地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苻
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苑川王在位四年死偽諡宣烈王廟號
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
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乃推
青書竟伯世立黃龍王
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
收元太初置百官多倣漢制遂遷于金城太
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時休官阿敦候年二部各擁五千餘
落據牽屯山乾歸討破之于是秦涼鮮卑羌
胡多附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越質諸歸擁
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登又遣使役乾歸
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時登爲
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

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後氏王楊定率步騎
四萬伐乾歸乾歸遣其將乞伏軻輝等距之
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于是盡有隴
西巴西之地自稱秦王大赦呂光率衆十萬
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抵勳乾
歸懼請于光遣子較勅爲質光引還乾歸悔
之遂誅周等乞伏軻輝與乞伏益州不平奔
于呂光光又遣其子纂與呂延伐之咸勸其
東奔成紀乾歸不從及戰大敗纂等後乾歸
晉書卷一百五十五 載記四

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
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帥諸將
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之
遣慕容允率中軍二萬屯柏陽羅放將外軍
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前候興
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
入于外軍且與興戰大敗而還其部衆皆降
于興乾歸遂奔金城請請秦帥曰吾不才叨
竊名器已踰一紀負乘致寇今傾喪若斯善

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宜安土降秦以
全妻子勿吾隨也咸曰臣等死生與陛下俱
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
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卿等
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于是大哭而別乃
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俾檀
迎乾歸處之于晉興既而乾歸送其子熾磐
兄弟爲質遂自奔長安姚興見之大悅以爲
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
晉書卷一百五十五 載記五

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元興元年熾磐自
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興晉太守尋遣使者
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後興慮乾歸終爲
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
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秦政浸衰且
畏興之攻伐乃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
嶺嶺山而據之熾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乾歸
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
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

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以義熙三年復僭稱秦王大赦，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復都苑川，時姚興以力弱未能西討，恐乾歸更爲邊害，乃遣使拜乾歸爲散騎常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興。在位二十四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智達木突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嶮岷南山，并其四子，輟之于譚郊，葬。

齊書卷百廿五 載跋木

乾歸于抱罕，僞諡武元王。

熾磐乾歸長子也，勇略明快。過于其父。初，乾歸立爲太子，後乾歸稱藩于姚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及乾歸死，義熙八年，熾磐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明年，遣其將乞伏智達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于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邪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擒小郎呂破胡。

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後進攻白坑，斬小成呂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隱右休官悉降。熾磐率衆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掘達于渴渾，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時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已瑞，大悅。謂群臣曰：「吾今應有所定，王業成矣。」于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傉檀悉城距守。熾磐攻之，旬而克，遂入樂都，遣

齊書卷百廿五 載跋七

猗皮率騎五千追傉檀，徙虎臺于抱罕，傉檀遂降。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復遣秦王，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自率衆攻秦源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奔中引還，遣曇達出連度，率騎五千赴之。蒙遜亦去，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逼秦上邽，遣使詣秦太尉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曰建弘
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
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
三年爲刺道人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
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殺生雲雷屯群凶作自
晉室遼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
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
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脫魂沙
晉書卷五十五 載記八

漢請命秦街豈服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
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
奸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遐舉便能晉汧
隴之餘卒窺峭雨之與區秣疲馬而宵征斯
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鎗厥志未逞沮岸
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氣于外難幸以計全貽
巨孽于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
見機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
澆河之酋臨戎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墜

僞業窺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永嘉之亂跋祖
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
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
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人咸謂
之慕容寶署中衛將軍及熙卽僞位跋與其
弟侍御耶素弗以得罪于熙熙欲誅之遂亡
命山澤時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兄弟與
晉書卷五十五 載記九

其從兄萬泥謀曰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若
因民之怨其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戢死其晚
乎會熙出送苻氏葬跋萬泥等相與乘車使
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家遂
拒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侍中錄尚書事
武邑公及雲兄殺跋因得其罪人衆共推之
爲主跋以讓弟素弗素弗不可跋乃許之于
是以義熙五年舊作太元二十年誤乃僭稱天王于昌
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政齊國宜卽國號

曰燕建元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署素弗爲侍中錄尚書事萬泥爲幽平二州牧從兄子乳陳爲并青二州牧初跋之立也泥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竝有憾焉乳陳性龐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其季弟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

晉書

卷五十五

慕容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蠕蠕勇糾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求娶跋女僞樂浪公主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

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跋勤心政事勸課農桑乃下書省徭薄賦每道守宰必親引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是時魏使謝安者耿肅北史作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爲不稱臣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左右請殺之跋曰亦各其志耳乃留貳不遣至十四年跋國中有一赤氣四塞蔽日月自

晉書

卷五十五

慕容

實至中太史令張穆言于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強盛而執其使首好命不爲王裔懼焉跋曰吾方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其將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自守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跋立十二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第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弟帝義熙五年

併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史臣曰自五胡縱惡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于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于雜種常謂戎狄凶殘未窺道德欺天愆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于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祗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感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養育黎

晉書卷五十五 載記第五

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

非人事也

載記第廿五

晉書百廿五

八

載記第廿六

晉書百廿六 三 從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楷李蔣之翹剛定海昌葛定遠參校

禿髮烏孤

利鹿孤 何植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生子壽圖初圖之在孕母胡披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遂氏焉壽圖死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屢為邊患後敗於

晉書卷五十六 載記第六

馬隆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九代立先死孫

推斤立斤死子思復健立部衆稍盛烏孤即

思復健之子也少而犇勇有大志及嗣位遂

與其將粉施謀取涼州粉施曰公必欲得涼

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使賢修政刑然後可也

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冠軍大將軍河西鮮

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可受乎威

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

若留不對烏孤口即畏呂光邪若留曰吾本

根未固大小非敵若光致死于我何以待之
不如受以以之以待其冀耳烏孤乃受之烏
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降因遣其將石亦
于築廉川堡以都之武廣趙振少好奇略附
烏孤在廉川乘家從焉烏孤喜曰吾得趙生
大事濟矣拜左司馬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
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拜征南大
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
子貪濁三甥肆暴光甥石惠落殺杜遠近愁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五
苦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嘗
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
王大赦建元太初曜兵廣武攻呂光金城克
之光遣其將寶荷來伐又敗之于街亭降光
樂都湟河澆河三郡順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
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以其弟利鹿孤
鎮安夷俟鎮西平夷及之後隨才授任內

外咸得其所時烏孤以隴右河西本數郡之
地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乃有并吞之志從容
與其群臣謀之以取呂氏為先會段業為呂
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殺
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俾檀
人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脇笑曰
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
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三年僞
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五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大赦徙居西平
既逾年收元曰建和時呂纂來伐利鹿孤使
俾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遣度三堆三軍擾懼
俾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眾乃安與纂戰敗
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俾檀率騎一萬
乘虛襲姑臧纂弟緡守南北城以自固俾檀
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考鼓以饗將士耀兵
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於是群臣勸進
以隆安五年秋僭稱帝其將偷勿論進曰

侯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儀
師運水草遷徙無城邑室廬故能雄視沙漠
抗衝中夏今建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
難以避患倉府粟帛勝敵入之心不如處晉
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資儲我則帥國人
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長久
之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失
用之利鹿孤然其言乃更無河西王率師伐
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又遣僇檀攻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檀攻

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克之既而呂隆為
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
之尚書左丞婆衍喻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
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
糧運不屬仗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
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僇
檀曰喻知其一不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
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
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

將云亮與氏不
以得子而致國
於檀檀立知國
主于檀檀之子
檀檀之子有
檀檀以子大度
而己終于檀
檀檀之子大度
檀檀之子大度
檀檀之子大度
檀檀之子大度

僇檀車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
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後利鹿孤廢疾
遣令以國事授弟保相在位三年而死葬于
西平之東南僇檀曰康

僇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僇
檀識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
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
委於僇檀利鹿孤死僇檀以元興元年襲位
僇號涼王遷于樂都敗元曰弘昌初乞伏乾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檀攻

歸之在晉興也以子熾磐為質後熾磐欲逃
歸為迫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僇檀曰子而
歸父無足深責宜有之以示大度乃赦之至
是熾磐又奔允街僇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
拜僇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僇檀大城樂都姚
興遣將齊難車來迎呂隆于姑臧僇檀攝昌
松魏安二成以避之僇檀以姚興之盛又欲
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恭軍
開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獻款稱藩而僇

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勦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與善之既而，侮檀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倭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倭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嬰城固守，至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乃署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倭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

書事卷百廿六 載記六

涼州刺史王尚徵還長安，別駕宗敞送之。倭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倭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文武名士十餘人。倭檀大悅。於是譙群僚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禪曰：昔

宗敞之送倭檀也，其父兄外足以致敵人之死，而吾輩以數千石之資，而得之，況而子孫又不及焉。

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十有二主矣。唯服建思順者，可以久處。倭檀善之，時倭檀雖受建與爵命，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倭檀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戰于均石，大敗，蒙遜進攻西郡，陷之。其後倭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下峽，勃勃乃鑿凌埋車以塞路，勒兵逆擊倭檀，大敗之，將佐死者什六七。倭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倭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恐，屠各成七兒，軍路祭酒梁冀等皆因之作亂。倭檀悉誅之。時姚興以倭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舉倭檀與宗論當世大略，從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矣。吾不必華夏，明智破法，不必讀書，吾今乃知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入也。宗還言於姚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倭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

也、典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欽成等率步騎
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儁檀
遣其將俱延、敷歸等十人率騎分擊大敗之
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儁檀攻之未
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
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
追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
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欽
成遣使謝儁檀引師而歸儁檀於是僭即涼

晉書卷一百廿六 載記八

王位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
為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錄尚書事於是儁
檀與沮渠蒙遜迭相攻擊為蒙遜大敗于窮
泉遂圍姑臧儁檀遣子他為質請和蒙遜從
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儁檀將折掘奇鎮據石
驢山以叛儁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
鎮所據乃遷于樂都儁檀始出城焦詵王侯
等十六國春秋遂閉門作難降于蒙遜蒙遜
因戰勝之威又進圍樂都築室返耕為特人

之計儁檀乃以子安周為質而去云何儁檀
又將伐蒙遜卅川護軍孟愷諫止不從五道
俱進至番禾苕菴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
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以蚤度峻險蒙遜
善於用兵若輕軍卒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夾
此危道也儁檀又不從俄而昏霧風雨勃
軍大至儁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儁檀
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久之儁
檀又伐蒙遜不利蒙遜攻樂都二旬不克鎮

晉書卷一百廿六 載記九

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又來伐儁檀以太尉
俱延為質引還時暍契汗乙弗等皆叛儁
檀議欲討之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
南逼熾繁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克其為後患
必深不如與熾繁結盟通羅慰撫雜部畜力
繕兵相時而動儁檀不從謂其太子虎臺曰
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繁然
熾繁兵少易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乃率
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

熾磐乘虛來襲，虎臺悉城距守，熾磐四面攻之。撫軍從事中郎尉肅進曰：「今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晉人距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小賊最爾，且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晉人有貳心，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諫不從。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不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乃從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桓平。安西樊

齊書卷百廿六 載記十

尼自西平奔告，傳檄謂衆曰：「今樂都既固，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精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樊尼與中軍統帥後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傳檄曰：「蒙遜熾磐皆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向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

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還，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統帥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兄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檄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爲臣，忠孝難以兩全。臣不才，雖不能效申包胥之誠，然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敢離左右乎？」傳檄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

齊書卷百廿六 載記十

卿一人而已。傳檄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傳檄將尉賢政固守，浩靈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若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

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
 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既而聞斛檀至左南
 乃降。熾磐以斛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
 歲餘。為熾磐所賜。遂死。斛檀在位十三年。偽
 謚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少子保周。賀等
 皆奔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賀
 西平公。魏王嗣受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
 同源。賜姓懷氏。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
 至斛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晉書卷百廿六 載記三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
 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騎。禮
 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
 討不賓。虎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
 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
斛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筭無
 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
 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
 惡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絕於赫連。覆國

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火於華胥。趙
 靈顯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并於斛檀見
 之矣。

載記第廿六

晉書百廿六終

晉書卷百廿六

載記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摘李蔣之翹剛定

句章沈延嘉恭校

慕容德

孫云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格
如垂無論矣其他皆足以自立故一
燕亡而三燕起非才孰能之然其自
相屑戕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此立
而不能容翰卒後之韓立而不敢容
垂卒亡之垂與永兩國也復以爲一
德與實一國也報而爲兩韓報垂實
實卒死於德會報而爲兩韓報垂實
承殺瑒卒死於德會報而爲兩韓報
卒死於德會報而爲兩韓報垂實

慕容德

載記十

慕容德字玄明號少子也母公孫氏以晝寢
生德號曰此兄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
遂以德爲名長而姿貌雄偉性清慎多才藝
慕容德之僭竝也封梁公及辟嗣位改封范
陽王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兄垂擊敗晉
師後遇肆敗徒長安付堅以爲張掖太守及

師後遇肆敗徒長安付堅以爲張掖太守及

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在江
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
衛恭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臨終勅其子寶
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都督冀兗青
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
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
鄴德遣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
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
戰今魏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

晉書

載記十

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陣
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
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離固二也城
墮未脩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糧資不如淩
壘固軍以老之德然其言召青還魏又遣賀
賴慮率騎與章圍鄴德遣使請救於姚興興
師不至衆大懼會章與盧相乖各引軍還章
司馬丁建率衆來降且言章師老可以敗之
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

慕容寶出奔于前慕容評又僭號於是德之
群臣勸德卽尊號人有自龍城來者稱寶猶
存乃止尋而寶以德弟丞相領冀州牧承制
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
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
固且人情沮動不可守也不如南據滑臺阻
河以待魏伺隙而動河北庶可復乎先是慕
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
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慕容王

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然
流漸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
神焉遂攻黎陽津爲夫橋漂至于滑臺慕容
麟上尊號于德德依兄季燕元故事稱元年
以大赦境內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
書令麟復謀反德殺之時慕容寶自龍城南
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獄
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

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民神曠主故權
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
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其黃門侍郎
張華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
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踣匹婦之仁捨天授之
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
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寶德
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

殺寶寶既遣思之後知德攝位亦懼而北奔
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
任之思曰大馬猶知德主思雖刑餘賤隸乞
還就上德因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
侯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公不能率先群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
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賔不偷生於莽世
也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
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德遣其將慕容法

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先是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眾來降，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獎或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德因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眾討虜，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于魏。魏南書和叛自鄴赴之，德將軍慕容雲斬辯，率精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向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情危懼，不可戰也。宜先據一方。」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自立基本。後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慕容鍾慕與護封遼、葦、葦等，又固勒攻滑臺。滑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通大魏，西接疆秦，之二國者，何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晉之舊鎮，取之亦難。又密邇江淮，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乘舟而戰者，國之所短，彼之所長也。今青州沃壤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且廣固一城，曹魏所築，地形

險固，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於世久矣。然刺史辟閭閻，首負國恩，必期然向化。陛下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知占候，德因訪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書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北天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閻，下之。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附者十餘萬。於是引兵而北，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命以兩福。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人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請

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德
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
元建平詔曰漢宣憫吏民犯津故改名朕令
增一衛宇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主
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
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譖其
群臣於延賢堂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可
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
中興聖后其少康光武之儔乎德願命左右
書

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
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
相賞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誦可
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
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
原人杜弘往問之弘至張掖爲盜所殺會德
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
吐血囚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
牙門皇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內應之

王莽篡漢
建武中

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
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逃
懼而奔魏德時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
民緣此迭相蔭目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
以避課役尚書韓詡請加隱蔽德從之使詡
經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真
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講試
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遠曰齊
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
書

那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
飛馬之雄辭奢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
章俛仰則丘陵生謂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
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俛然遠蒼曰武王封
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
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
有知寧不銜荷矣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
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
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竝內不自安

皆奔於德。請伐桓玄。於是韓範亦上疏以爲
 有可乘之機。德曰。白頃數經百六。宏綱暫弛。
 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塗穢。每尋否運。憤慨兼
 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懷三
 齊之地。藉五州之衆。牧之以軍旅。訓之以禮
 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衆。爲日久矣。
 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
 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龍坂。此志未遂。且輟
 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因講武城西。
 晉書卷百廿七 載記九
 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
 千。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俄聞玄敗。
 德令慕容鍾等將兵欲取江南。刻期誓師。會
 德寢疾不果。是時德境內汝水竭。德甚惡之。
 兄子超因德有疾。請驛。德曰。人主之命在天。
 非一小所能制也。固請不許。嗣是引見群臣
 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
 散。是夜德疾篤。遂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
 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德開目領之。乃立超爲

皇太子。大赦。德尋死。乘夜爲十餘棺。分出四
 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時義熙元
 年也。德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

載記第廿七 晉書百廿七 終
 晉書卷百廿七 載記十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戴長治參校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納之子也初德壯作盛

為張掖太守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德之

南征遂留金刀與其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泉

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耄獲

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猱猱呼延平德故吏

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羗中而生超焉年

十歲公孫氏病臨終以金刀授超自汝得東

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以超母子奔呂

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徙長安

平死段氏德之為超娶其女為婦超自以諸

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

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興召見

與語超故為諂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

云疥皮不癢癢骨妄語耳乃罷遣之時德聞

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辨往視之嫌

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取

告其母妻潛與謙安姓名逃歸及至廣固以

金刀獻于德德號慟悲不自勝超客貌甚偉

有類于德德愛之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

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

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超入則承奉

盡歡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舉望翕然歸

之立為太子德死以義熙元年僭稱偽位大

赦改元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建別所

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德故大臣慕容鍾段宏

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先是超自長安行至

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以營

法法曰昔漢成方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今

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聞而恚恨及德死

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慕容鍾

段宏等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赴收其

黨侍中慕容統等誅之車裂侯射封嵩於東

孫云超立時升
少王然國難而
臣民未附超不
能推心利便
之阻其以致奔
亡超雖與之義
雖有兵未至否
固知其免亡也

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慕容鎮
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銳韓範攻梁父
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
城殺將軍徐鬱民中振恐慕容擬謀殺韓範
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獲奔梁父範并其家
攻梁父克之獲奔姚興慕容法出奔魏慕容
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單馬奔
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盤于政游又好與
舊制朝野多不悅之乃議復肉刑增置烹醢
晉書卷五十八 載記王

之法眾議不同乃止先是太尉封孚屢諫不
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王對曰
桀紂超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
仲謂孚曰與上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
年七十惟求速死耳竟不謝超以其時驕慢
容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與黃
超稱藩求待氏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
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
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

薛云張華分
持符號之制
人之名以取人
觀也

且太樂先世遺音不可與彼也不如掠吳口
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
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
陛下慈德既在人掌程豈可新借虛名不為
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慕容俱為苻氏
太子舍人若使將命必得如志也超從之乃
範聘于興稱藩奉表與大悅許以超母妻還
之慕容擬言于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
臣宜先使送伎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使
晉書卷五十八 載記王

張華與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
人於興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
親帥六宮迎于馬耳岡四年超祀南郊有獸
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丘之傍俄而
大風晝晦羽儀帷帳皆振裂獸亦不知所
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奸佞
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
乃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明年超
正旦朝令群臣歎太樂不備悔送伎於姚興

遂議掠晉人以補之。其領軍韓津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興三齊，陛下不能養士息民，以待親衆，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郡，廣樹仇讎，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針、敘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時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宗親貴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針、敘提等，竝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諫事五樓，比度屢遷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入寇濟南，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其鋒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駐，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

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磨
青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俟其資
儲之外。餘悉焚蕩。爰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堅
壁清野。以待其蹙。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
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不戰吾固能
克之。況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戰車萬
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但以精騎
蹙之。何慮不克乎。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
樓曰。上不問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陛下
必以平原用馬爲便宜者。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
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上既不能逆戰却敵。
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酷似劉琨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但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
身耳。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
戌修城陞簡士馬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
超遣段暉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
胸。俄而王師度峴。超懼。乃自將步卒四萬就

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葭水、劉裕前驅孟龍符與戰、五樓敗走、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帥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奔敗而還、群臣解心、士民喪氣、關東人自有內難、謂秦內有慕容之患也恐不

晉書

卷八

慕容

鎮進

傳

假分兵救人、今放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此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若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今尚書令韓範可使也、超從之、遂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

人有竊告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令綱自長安歸、裕軍執之、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無不失色、嗣是裕攻城益急、張華封愷、竝爲裕所獲、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擊秦師也、若此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城中絕望、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弋仲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迫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叛、無復固志、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時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手斬之、明年朔旦、超

晉書

卷八

慕容

鎮進

傳

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氣，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降，超大怒，以之。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祿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幾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晉書 卷五十八 慕容 九

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祿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雖而升城，尚書悅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暎，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壁求生。」於是張綱爲祿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

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慢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祿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祿軍所執，祿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遂建康市斬之。時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晉書 卷五十八 慕容 十

載記第廿八

卷百廿八 終

載記第廿九

晉書百廿九 三 晉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虎林王道焜參校

沮渠蒙遜

張天如云：沮渠蒙遜，涼州之亂，光武之末，自為之反，借以殺民，蒙人皆信其言。天如之說，其發見於君父之喪，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復交，兄之喪，先王未葬，禁人之讐也。蒙遜假父兄之喪，以惑涼州，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讐之變也。即稱兵日，漢涼請和，出師并發，北

晉書

載記第十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也。其先為何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略青史，梁熙臣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為光尚書，從征西秦，會光前軍大敗，羅仇弟翹，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眾向西平，出若龍，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但吾家世以忠孝為一方所歸，寧

晉書

載記十

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兄弟爭為光所殺，蒙遜以其喪歸，宗姻諸部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昔漢祚中微，吾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今呂王荒虐無道，多殺不辜，吾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眾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句之間，眾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大都督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及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廋孤及楊軌救業。業將戰，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纂引兵歸，時業憚蒙遜雄武，欲達之，而蒙遜亦深自晦匿，故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

素蒙馬為素所親重，每輕陵素。素至是，素遜
辭之於素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素
遂殺素。素遜謂男成曰：「段公懸問信義，非濟
配才也，向所憚惟素。素馬權，今皆死矣。素遜
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素驕族孤，我
所建立，惟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既親我，
而我背之不祥。」於是素遜與素請為西安太
守。素其出外許之。素遜遂期男成同祭蘭
門山，而宿道司馬許咸告素曰：「男成欲以取
素。」素遂與素請為西安太

暇日作遊，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
然。素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素遜先與臣謀
叛，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
人不從，故納臣祭山，而反誣告臣，其意欲王
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素遜必作
逆，臣然後投袂討之，無不克矣。素不從，殺之。
素遜泣告素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
枉殺之，諸君能為報讐乎？」且始者共立段王，
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似非段王之所能

濟也。素以男成素有恩信，皆憤泣從之。比至
氏池，素逾一萬。素鎮軍城，莫敢率部衆附之。
羌胡多起兵響應。素遜壁于侯場。素先殺其
右將軍田昂，幽之。至是謝而赦焉，使與武衛
梁中庸等攻素遜。別將王豐孫言於素曰：「西
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
素曰：「吾養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素遜者。」
昂至侯場，率騎五百歸于素遜。素遜至張掖，
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素左右皆散。素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素曰：「孤子然一
已為貴門所推，願旬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
相見。」素遜遂斬之。素京兆人，儒素長者，無他
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
覡微祥，故至下敗。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昂田
昂等推素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張掖
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遣使聘于姚興，以通
和好。時興遣將姚碩德攻克呂隆于姑臧。素
遜所部酒泉梁寧二郡又叛降李嵩。素遜大

懷乃遣其弟罕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請率
 郡人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罕建康太
 守潛勸蒙遜東遷罕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在
 姑臧未拔碩德樞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
 離桑梓受制於人乎咸莫孩亦以焉然蒙遜
 乃斬張潛既而與遣將齊難率眾迎呂隆隆
 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
 盟而還與遣使拜蒙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
 刺史西海侯初蒙遜與秃髮傳檀連兵累敗
 至是又率步騎三萬伐之至顯美徙數千戶
 而還傳檀追及于窟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
 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傳檀謂吾遠
 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
 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
 萬數千戶傳檀懼請和許之而歸義熙八年
 蒙遜遷于姑臧傳檀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
 始置官僚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
 城門請親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傳檀來伐蒙

傳檀不特
 蒙遜之弟
 中興二年
 蒙遜之弟
 蒙遜之弟

遜敗之於若厚塢傳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
 川護軍成宜侯率眾降之蒙遜西如苻羅遣
 寇軍伏思率騎一萬襲甲和烏啼二部大破
 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聞人王
 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
 族蒙遜自率眾攻克乞伏熾磐廣武郡熾磐
 遣將懸尼寅距蒙遜于乞疊門蒙遜擊斬
 之又遣折斐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
 戰且前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引還晉益州
 刺史朱齡之遣使詣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
 遜遣舍人黃迅詣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
 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隲虜陛下
 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
 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為河右遺黎推為
 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
 回頃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
 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
 祚林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

研身之志
士民乃心
食雖以人
序其後
研以服
收之善
志也

生英輔臣間少康之典大夏光武之復漢業
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
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據荆揚之銳而
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
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殲
罄率衆三萬襲遼河東遼東漢平力戰固守
造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被之熾磐將引退
漢平長史焦和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
復攻之熾磐因說漢平出降仁勸壯士百餘
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方爲熾磐所擒熾
磐怒命斬之段景諫曰仁臨難不死忠臣
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仁在熾磐所五
年熾又爲之請得還姑臧蒙遜以爲高昌太
守後劉裕征姚姚泓蒙遜聞之怒甚會門下
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
研研然也劉裕自喜致蒙遜云然研研如字音
義皆通當遂殺之明年乃去稱藩于百拜
涼州刺史初蒙遜與李歆戰于解支洞大敗

復收散卒欲戰其詳下諫止之乃城建康置
戍而歸至是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
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因遣其世子政德
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
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中月又建中未可西
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
也遂定計欲伐李歆先引兵攻秦浩壘既至
還次于川嶺聞李歆徵兵欲乘虛襲張掖蒙
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必不敢前乃
露布西境謂得浩壘將進軍黃谷散開而大
悅進入都廣洞蒙遜潛軍逆之敗歆于懷城
遂斬歆進克酒泉士民安堵歆之舊臣有才
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茂虔魏書作焉酒
泉太守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
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
年死在偽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
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載記第廿九
晉書百廿九終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三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剛定
梁溪馬世名叅校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初姓劉詳

劉洞記中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

號為姓又稱鐵弗氏曾祖虎劉聰世以宗室

封樓煩公父衛辰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

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

地辰令其子直力鞬舊作力侯提今從北史率衆八九

萬攻魏南部為魏所禽魏人乘勝濟河遂拔

代來辰為其部下所殺魏併殊其宗黨五千

餘人勃勃乃亡奔薛千部改其名曰屈丐北

方言屈丐者卑下也是今從龜書薛千部

帥太悉伏舊作他伏欲送勃勃於魏太悉伏兄

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

雀投人尚或免之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

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

非仁者之舉也太悉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

利潛遣勃勃募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

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魁岸其客儀性

辯慧與兄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龍遇踰於

勳舊與弟也言於興曰勃勃不可遠也興曰

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何逆忌

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

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

伐魏偵候姚世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

知其為人豈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

親輕為去就龍之踰分恐終為邊害興乃止

頃之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

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

鮮卑杜密獻馬八千匹于姚興至大城勃勃

掠取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佩高平川因襲

殺沒奕于而并其衆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

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升署置百官自以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號雖

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遂進攻姚興
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將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
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沃饒可以
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
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請將用命
關中未可圖也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
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今以雲騎風馳出
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三

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領北河
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既死則子闇得徐取長
安已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
門不盡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
此黃兒豈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
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至於
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
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
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不如從溫

國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
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乃勒衆進擊大
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斬其大將十餘人殺傷
萬計以爲京觀號爲臺還于嶺北勃勃又
敗姚興將張佛生于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
難以去勃勃既達縱兵野掠勃勃潛軍覆之
俘獲七千餘人難引軍退走勃勃復追至木
城擒之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於是嶺北夷夏
晉書卷五十三 載記四

降附者數萬計皆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
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
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豕城勃勃
候其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敗勃勃追攻
興勅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
家於大城云何又拔興定陽清水坑其將士
四千餘人徙萬六千戶而還興將姚詳屯杏
城遣勃勃之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鹿奕
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興將

鐵云政權易氏
乃復以持
而正同

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
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登
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拜爲軍師中郎將九年
大赦收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
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郡城於朔方水北黑水
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
新城曰統萬然阿利性素巧而殘忍乃蒸土
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
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
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鎗匠又鑄銅
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黃金
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
物莫不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
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
係天爲子其徵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
以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立
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瑄爲太子封子延昌定
年皆爲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克之坑

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與沮渠
蒙遜結盟以敦魯衛之好時姚興死子泓立
其將姚嵩與氏首楊盛相持勃勃率騎四萬
襲嵩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
二旬克之又進屠陰密使其子昌爲雍州刺
史以鎮之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
人胡猗華輜率戶五萬來降勃勃留羊苟兒
鎮之自進師次于郿城胡猗等襲殺苟兒復
以城降泓勃勃退屯杏城會劉裕伐泓勃勃
聞之笑謂群臣曰姚泓非尋敵也且其兄弟
內叛安能距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利在速
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俟其退取之
若拾芥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進據安
定泓領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
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
勃書請通和好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
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日授舍人使書之
以答裕裕覽其文歎曰吾不如也既而勃勃

陳云三國諸將
各領才勇摩子
以五七五五
其才之知勇
勇一過以勝
武經

還統萬，祿米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賈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略。」賈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狼狽而歸，正欲速成篡事耳。無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遣游兵斷之。然後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靈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吾網中，不足取也。」勃勃善之。以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子昌屯潼關，賈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瓚至渭陽，降之。首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遂殺鎮惡。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瓚。瓚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

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瓚率眾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賈德獲晉寧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劉思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賈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此勦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賈德都官尚書，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公壘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建勃勃遂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改元昌武。遣其將阮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還，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不肯拜。姚興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耶？」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

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去統萬數百餘里若都
長安統萬必危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而
西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
於長安置南臺以瑱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
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又改元曰真興
追尊其高曾祖父曰皇帝母苻氏曰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
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
者望其日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

帝書

卷九

其吉而後斬之夷夏蹙然民無生賴矣在位
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先是太
子瑒為昌所殺昌遂嗣偽位尋為魏所擒弑
定又僭號於平涼四年而亡時宋元嘉九年
也凡建國二十有六載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
壤分崩緣間肆惡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
法玄象以開宮張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微
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闢天下然其

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
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溫異氣不然何以致
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
害朝臣部內蹙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
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漢乘燦侵
漁爰創宮宇易彼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終

晉書別本一百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蔣之翹撰之翹字楚樵秀水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嘗詳對晉書錢板以行而嘉禾獻徵錄則又稱其有晉書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題作刪補晉書標目不同今考之翹所作釋例謂既刪定此書數十卷質之陳繼儒繼儒曰此可爲晉書別本矣曷以是顏之且引孫盛作晉陽秋先寫別本之語爲證是晉書別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晉書本據臧榮緒等舊史而益以諸家小說煩碎猥雜及牴牾錯互之處皆所不免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極言其病之翹因及其冗複正其遺闕別爲此本凡節原文者十之四全刪者十之二正其舛誤者十之三其文義漏畧者則據元經十六國春秋世說注華陽國志等書各加潤色而稍細書以別之其事有異同亦仿通鑑考異之例詮註於下其間如職官志藝術傳則全刪之武十三王傳刪其七簡文四王傳刪其二四夷諸國刪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孫惠等傳有關國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矯枉過直又踵宋祁之說汰去駢體詔令而於

他文亦多評隲優劣凡文選所已載者卽不具錄殊非史體又首載列籍志全用焦竑經籍志年表全用鄭樵通志年譜尤無謂也

閱史約書五卷

〔明〕王光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閱史約書

五卷》提要

閱史約書序

讀史有數家焉經濟者觀世運操觚家攷文章精析之士更為之攷訂較計名物制度之異同臚而編之或附於史或別為書以傳於時數家者此為最下然商評人物論世之治亂可否雖傭夫婦人率然可以中其是非語名物制度則非見其書履其地若攷訂諄復即學士大夫瞠焉不敢以道則妄人而已故其事亦最難是以四庫就簡之大內勘歲月之功蓄其寡淺而不問難外託讀書觀大意之名以文其疎掇拾姓名遺事資閎言高論云爾斯其人臨文道古當隨微事將世有介然者乎苟閎言高論而中不免於介然也則究說安廢已古之工此業者杜征南之於

左氏傳小司馬之於遷史類子篇之於漢書胡身之之於資治通鑑皆附於史者也杜岐公通典鄭夾漈通志馬鄒陽通考及歷代會要諸書皆別為書以傳者也若太史公既作紀傳復為年表溫公既作通鑑復有舉要目錄歷年之編皆已說之又明之已縱之復衡之已書之又圖之觀夫載記廣遠知謝神聖當其馳騁記溫惟恐不多及求書而念之楚者蓋無幾則安知二君子者非自惜其心力之勤欲往復觀之以自娛也嗚呼中人以下言博綜記問之匪難則豈不為敗我哉余自束髮讀書輒喜從父兄質難往事或鈔課段截古文詞則誦之不知端委誦終亦不熟地卑力薄寡名士交游不能多得書稍長後念

此生不能終已乃擬父兄所與衣食時文之費別市書十年以來不盈數篋然皆儒生習見史書正文而已間從友生借箋記博通之書而繙繹不專加以小試旁午世所謂舉業者好醜之日月旦而更不敢不習貧賤困躓之阨增其遺忘讀書無定地童子荷載為艱向所借友生之書度歲月已久輒粗舉心所善者以細書注余書旁匆謝竟事積之既久事類錯出無所會統雖予亦復苦之頃長夏村居因以國朝輿圖附記各代竟紙所容朱墨異字殊便簡閱已又列書各代僭國方域及官制及譜系之尤難明者古語之舊有訓故者元史之重沓味嚙眩觀覽者次第為百許葉以閱史約書名之約者不盡之詞也

曰以快貧而多務數遷徙善遺忘如予者也
若夫都邑代遷而險塞常在權號相維各足
以治亂則變生莫可紀極古文奇字厥有自
來約畧而觀之是聞人博之歸而後生博之
導也友人謂予是書先出必有售者易之肆
賈予且可以多得書余曰若是乎余又何能
終已

崇禎甲戌秋社淮南王先魯書於城西之碧

漸堂



分代地理直音地圖序

余閱史約書刻於甲戌歲中載地圖十許張
未及詳瞻字久且泐偶遇漳浦楊季平訂生
平所學欲余因前圖改補訛漏勒成完書而
其地去某所遠近南北輒忘其安因悟古今
為地圖者數十家其計里畫方圖繪精審者
以唐人杜佑賈耽元人朱思本 國朝羅洪
先為最今賈杜本無傳者餘本所在俗儒轉
相謄寫離其故方以有圖無注記叙不詳故
也乃自左傳史漢以來有傳注地志者降代
承譯以迄 本朝各標一冊謂之直音復從
直音為之圖而遠近南北交錯弗迷矣他年
繼此改訂或廣之尋大家之方寸遠近南北
亦交錯弗迷矣因以孝山川險易古人用兵

攻取失得之故行事善敗之所著見畫疆分
土之廣隘亦交錯弗迷矣善哉鄭夾漈之言
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古來帝王將相之蹟人爭誇為美談故音語
沿韻互相乖迕遂有千秋之訛或城郭廢為
鄉亭其名固在學士大夫聞而不思浸以失
據者多矣非一人一時之所得正也余敢信
為定書也哉季平而外贊余書者為五玉諸
公皆博雅君子相与往復問難四年而余書
乃成為崇禎癸未之皋月光魯自記



吳郡沈載書



閱史約善敗

先舅氏髮甫燥即嗜古如不及晨夕披覽不
啻杜之癖皇甫之淫故於文史之圃靡不博
涉而无研精史學嘗謂余曰為學必期實用
三十一史士人經濟之所出也古有書即有
圖今圖凶如朝貢會盟征伐建國之類不知
其山川險夷與都會變易所在即何以知古
人之用心又世系繁錯官制代有沿革以及
語言名字為非肩列而指數之鮮不掩卷墮
雲霧者又何以攷興亡証得失別同異於是
觀史即詳為記註積有歲年而後成書刺於
崇禎之甲戌晚交楊子季平甚惜地圖臨於
幅多舛漏者於是復著地理直音迨直音出
而此書為完書矣然攷訂數年稿易數遍叅

閱之書連床滿案其為學史者指南心亦綦
苦時余小子方受業舅氏之門嘗為耳聆手
錄稍代其勞書成舅氏其疾中授其中州友
船馬公刻於吳門未成而舅氏殂其卒成
壯書者甥馬公力也舅氏詩歌及古文詞甚
夥海內多知之又多好之將次第付之梓以
公同好

跋

門下甥熊維熊百拜謹識



凡例

一地圖限於幅不能盡書所詳者歷代戰爭得失之先後創業
有基肇亂有自世事之大者也以及邊郡都會數有事之地
與甚異之名則書其餘概不及載

一春秋諸國一註于杜元凱一註於鄭夾深然皆晉宋地名已
費重譯矣近日巨公諸刻一仍其舊無所發明卽世傳東坡
指掌圖流傳訛謬不可枚舉今悉訂正

一每代之末係以方隅割據圖蓋治亂之際事蹟繁多難於記
問觀此瞭然嗟夫亂天下者衆人治天下者一人也讀之不

三嘆者不足觀史

一歷代僭亂附末為多今刻其立國偽號者若起於一州一郡
旋就漸滅或降唐之後功業彰顯史傳刻于唐臣皆從刊削
一唐末以藩鎮亡餘毒所延流為十國禍亦烈矣新唐書止以
逆命者同傳其餘散在各卷予今而詮次之使一鎮自始至
末名字可徵其建置先後處所從歐陽方鎮表其州名世數
總題秦川文憲通考

一地圖既限於幅凡地屬一府者皆註於府之白空處猶難懸
度今則直書古名於上今名於下號曰直音史之所載幾可

詳指

歷代直音所載亦照今字省分禁字各府則另行起見以

開者按地考証其經傳無所紀載者闕之
秦以後直音凡州郡國則大字書其小字係縣或由川至季
漢及南北五代州郡分提莫奪其地更易不常故京省分提
以外皆從小字

古地 其名稱則加並今字至各府所轄州縣亦次第不紊
俾覽者便於尋經

簡史約書

例

一 直音書成歷易歲月凡九州之志尋覽幾遍古今書之關於

職方者固不參考地之名跡所在亦頗勘察訪焉至於陵谷

變易城郭遷徙東西南北方向未免皆據舊聞或有未及姑
俟再訂

一 西漢吳楚之變非條溪則去晉不遠矣然反者七國齊悼惠

子居門皆高祖兄弟外婦子亦一奇也其他富貴而良死無
大變異者表在直書不食錄歷代倣此

一 江左諸王自爲對虎豕垂統者道德不足巧于報施乎晉

宋梁之任重事權殺之蕭齊明權輕矣明帝嗣位血流負襁

豈制不善哉陳隋唐際無所紀如上例

一 宋太宗私天下而三王以嫌死靖康之禍天潢近屬皆從北

狩高宗元良早世孝理二宗再承大統雖天道難知而人事
稱快矣以譜系終焉

一 周官之載於書者六卿以下人名事蹟頗不多見且周禮傳
誦者多故不錄于書非明官也明史也

一 歷代公孤皆爲政府加官故不別著考

一 晉述家言 國朝不立宰相異於前代考之各史事權所寄

互有重輕惟入主意嚮耳宰相之柄西漢已移于尚書矣大

抵重臣勢不可返則親臣代之至於大學士兼官亦自宋始

簡史約書

例

一 臺省於今爲諫官然方之前代各有攸寄矣故於臺省之外

復列諫官於以考古例今知其源委

一 守牧之權漸移而下監司之官漸移而上孫泰漢至今槩可

稽覽

一 古人在國稱大夫在戎稱將軍兩漢魏晉猶有餘風將軍之

號兼政府守牧者雖見他考

一 百官之名周爲古雅泰爲質與漢以下多不侔矣故有始爲

帶銜遂成承例者有事權輕重數傳頓異者至宋則冗詞鄙

語盡以入銜而官與職復分故前考不盡者復差次言之

國史約書 卷之二

卷之二

歷代地圖

歷代宿衛圖

卷之二 上卷

歷代地理直音

卷之二 下卷

歷代地理直音

卷之三

國史約書

卷之三

歷代事變圖譜

古今官制沿革圖

卷之四

古語訓畧

卷之五

元史備忘錄

總目終

國史約書卷之二 地理目錄

古初地圖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圖

禹貢山川圖

商地圖

西周地圖

春秋列國地圖

春秋地圖

戰國地圖

國史約書

地理目錄

秦四十四郡圖

秦楚之際方隅割據圖

兩漢十三部刺史圖

兩漢郡國圖

西漢地圖

西漢末方隅割據圖

東漢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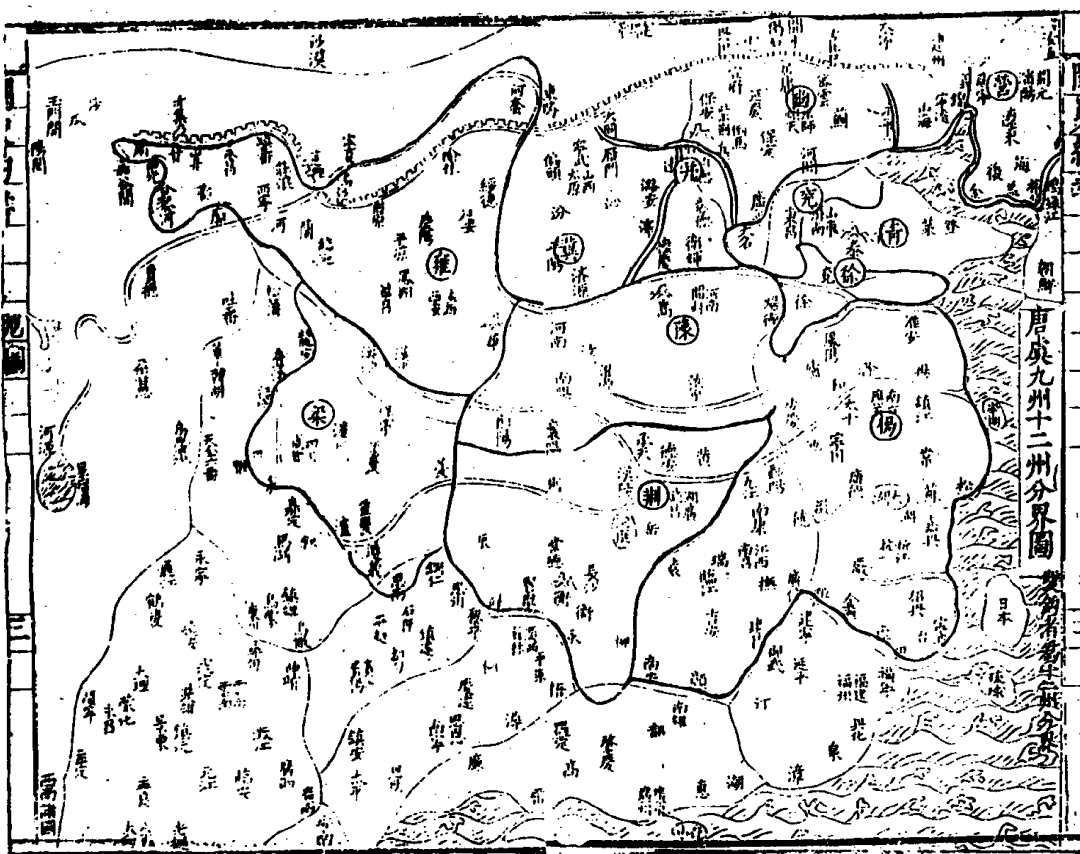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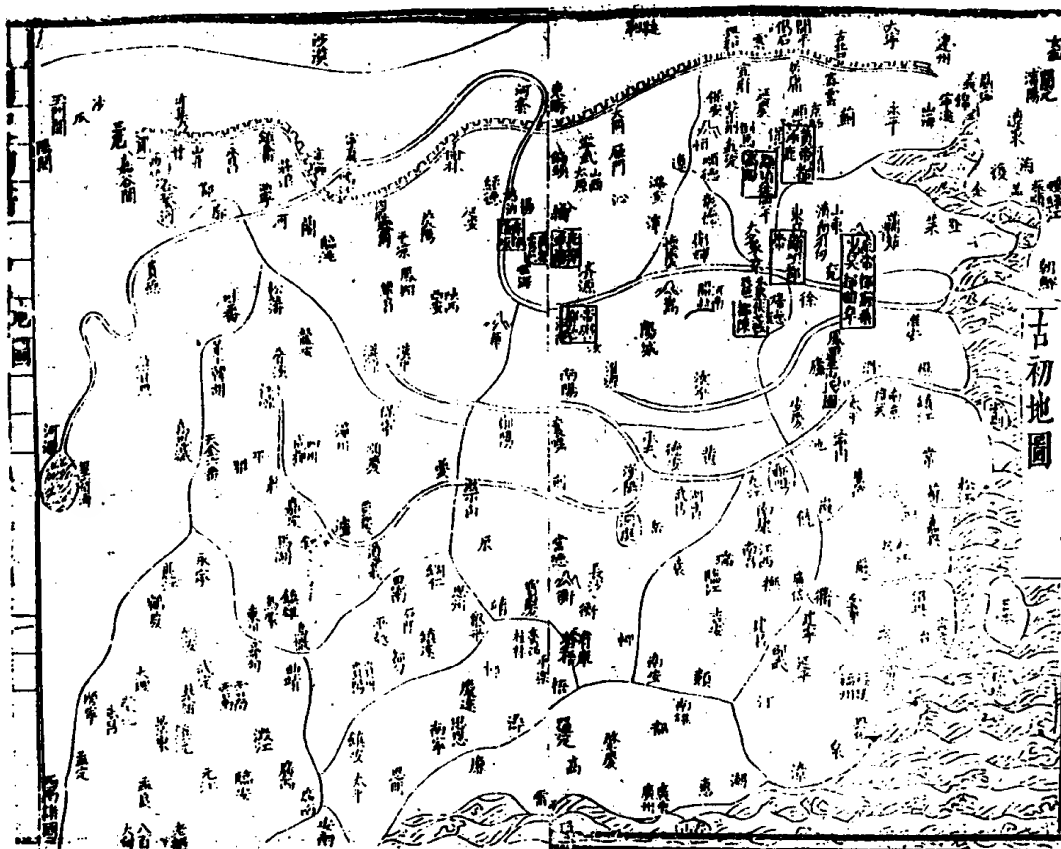
東漢末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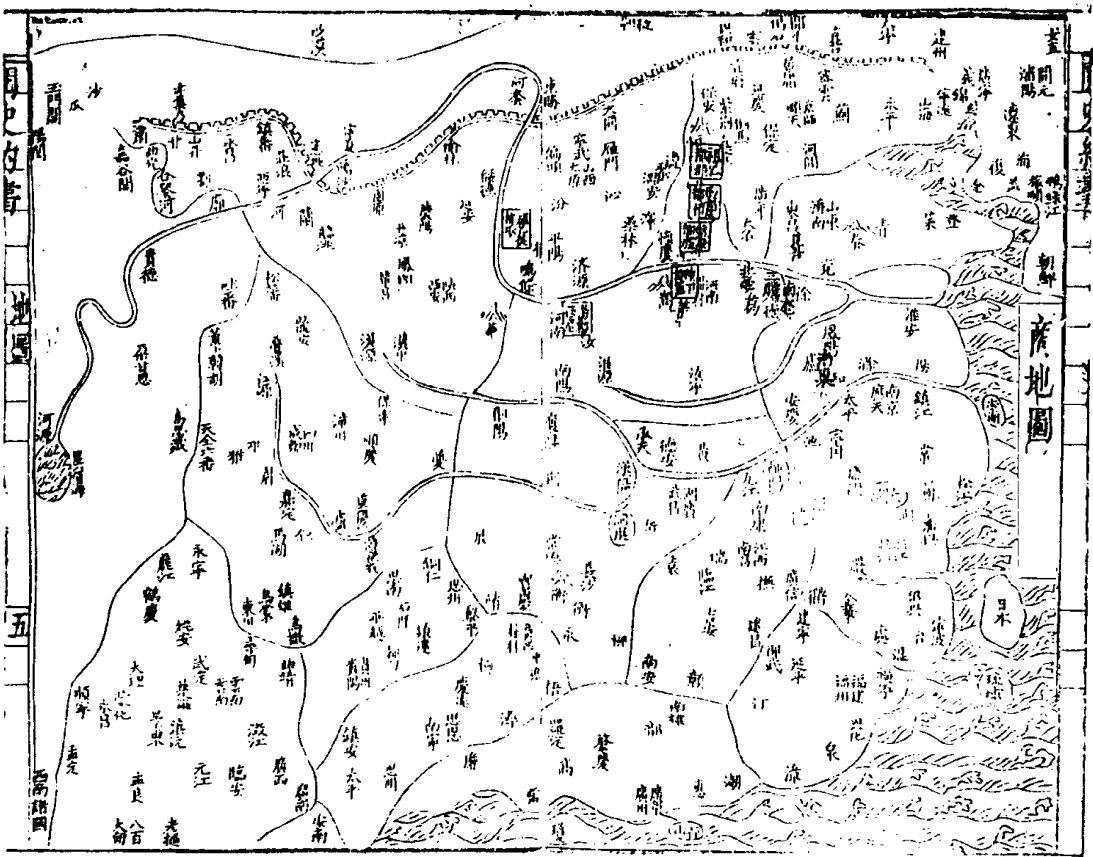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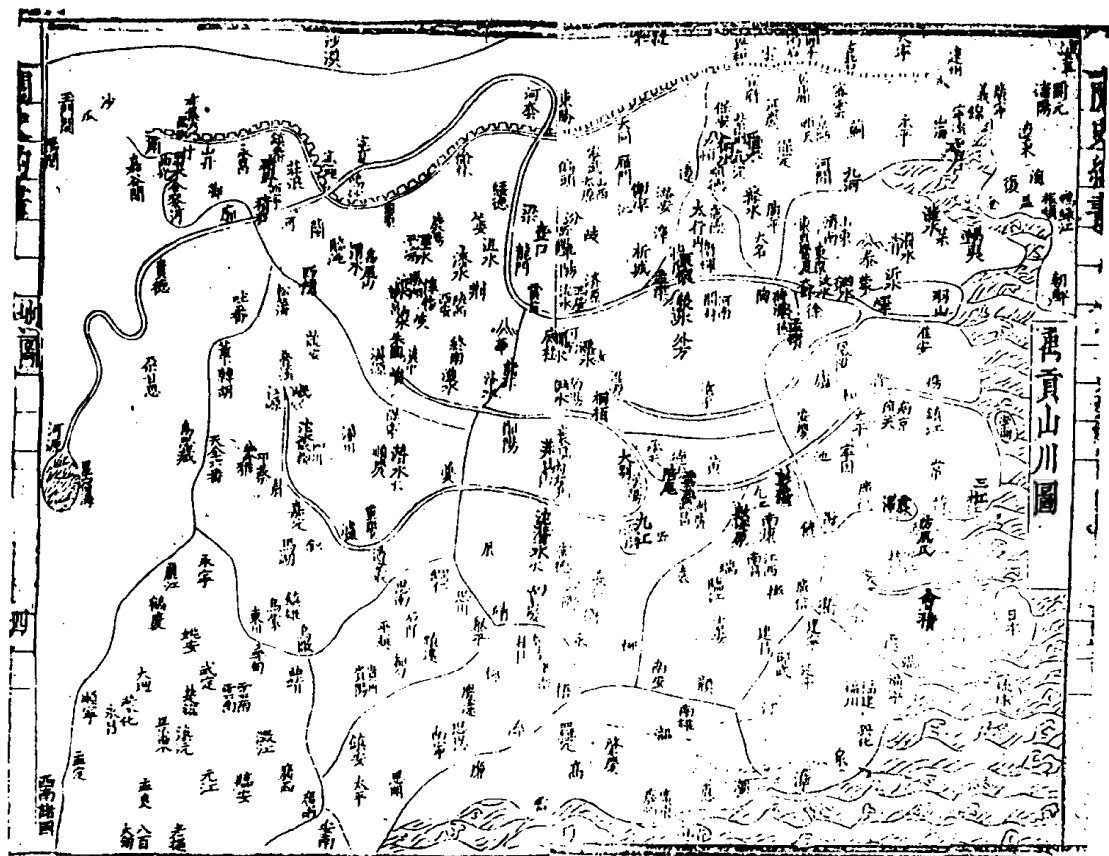
季漢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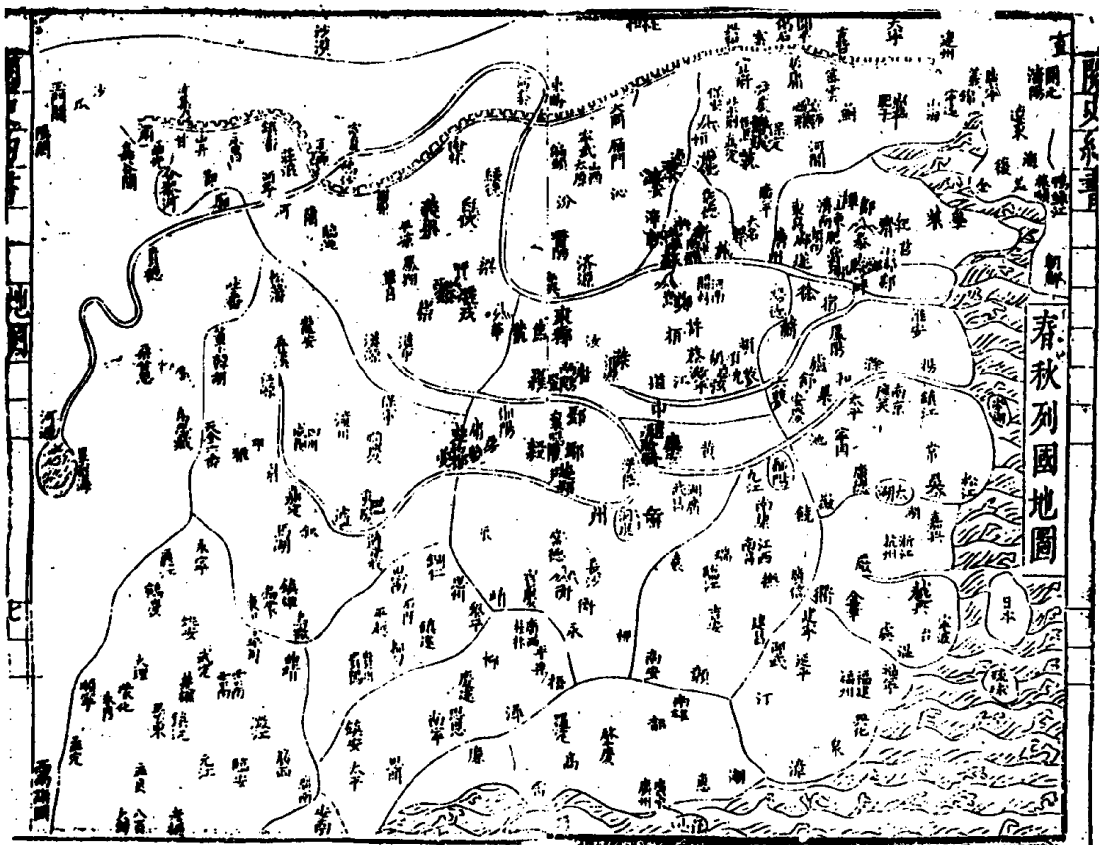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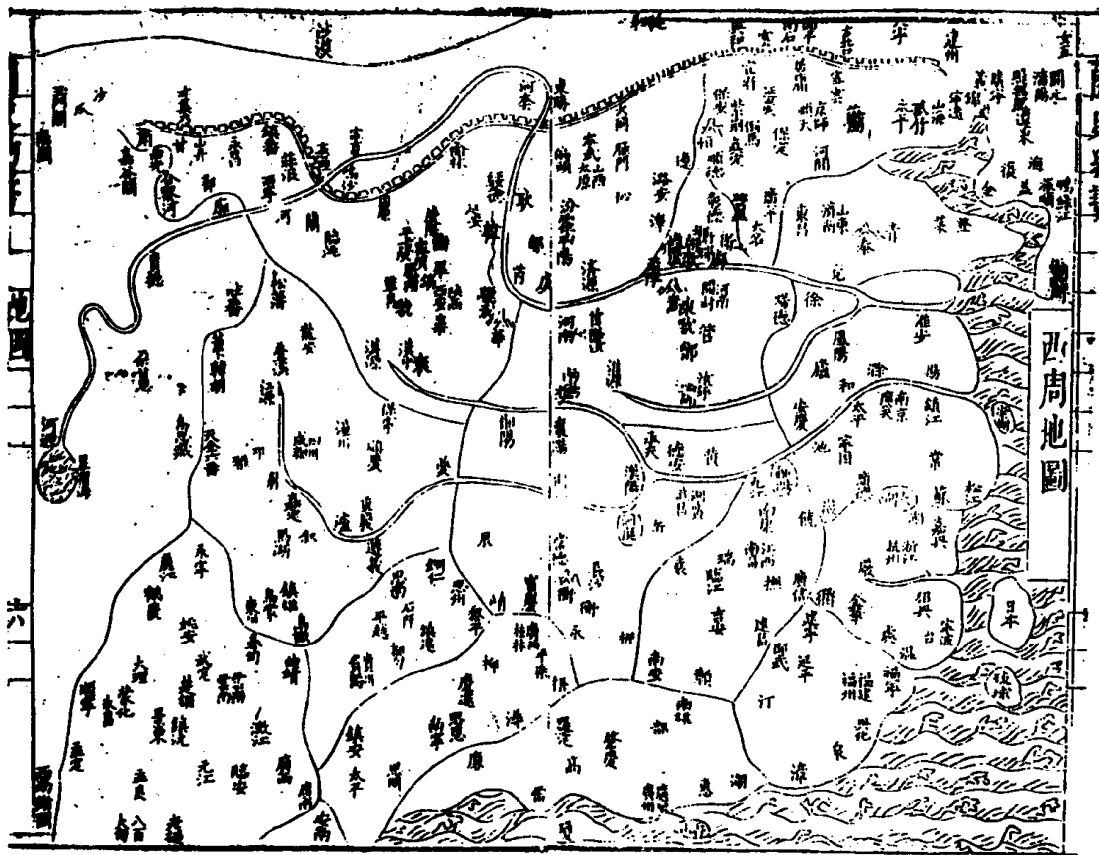
晉郡國圖	東晉及五胡十六國圖	南北朝僑立州郡異同圖	南北朝兵爭地圖	隋郡圖	隋末方隅割據圖	唐十五道圖	唐州圖	唐地圖	唐末藩鎮建置圖	唐末五代方隅割據圖	唐末五代地圖	宋二十三路圖	宋州軍圖	宋地圖	元十二省圖	元府州圖	元末方隅割據圖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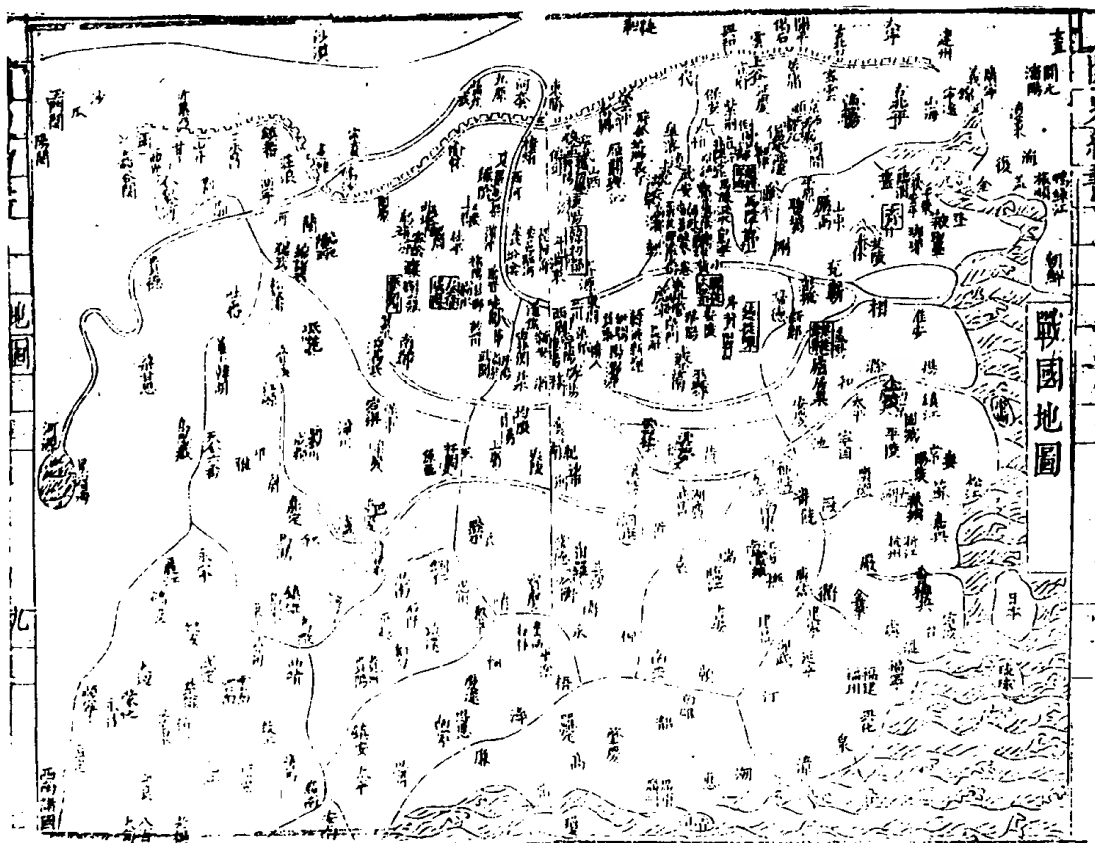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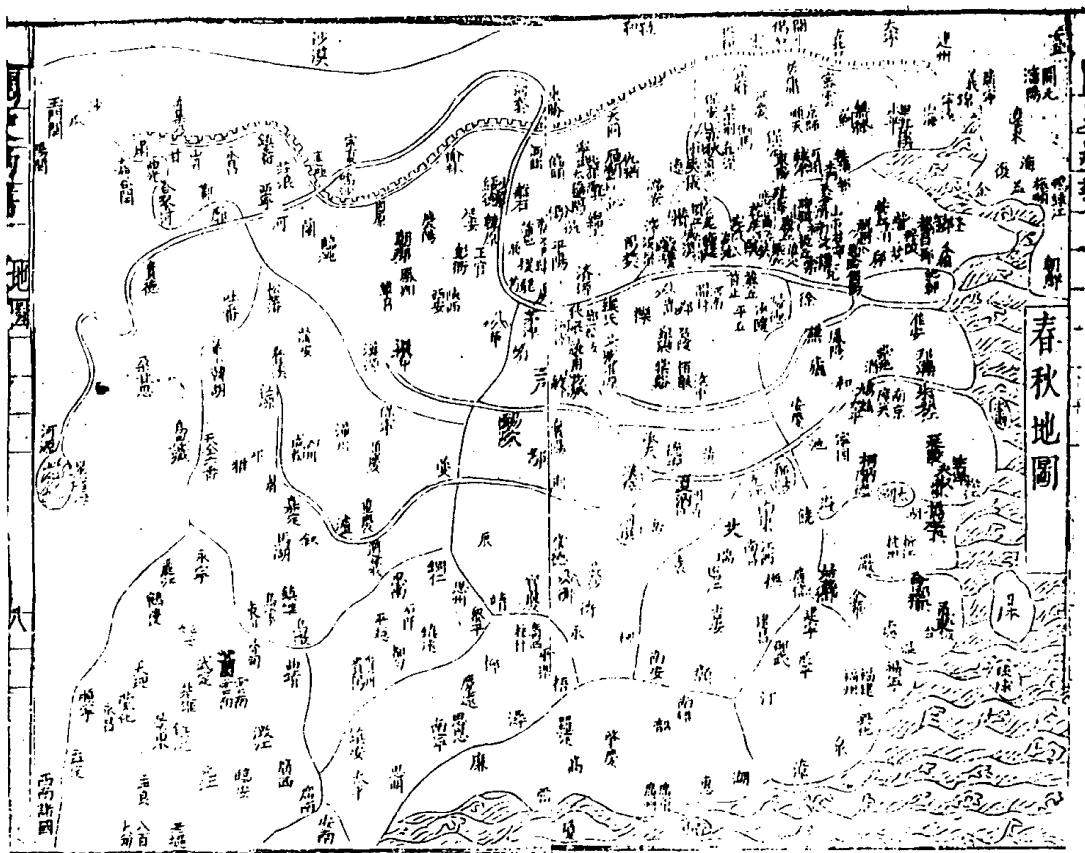
地圖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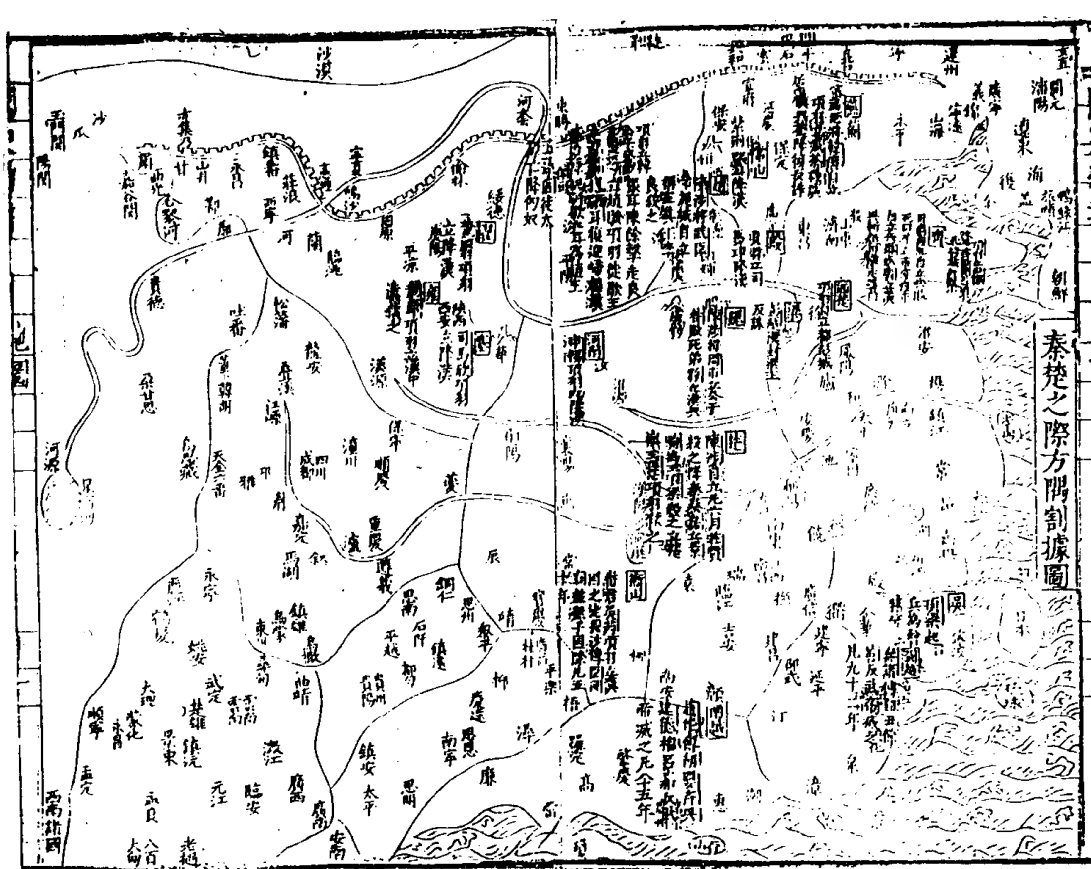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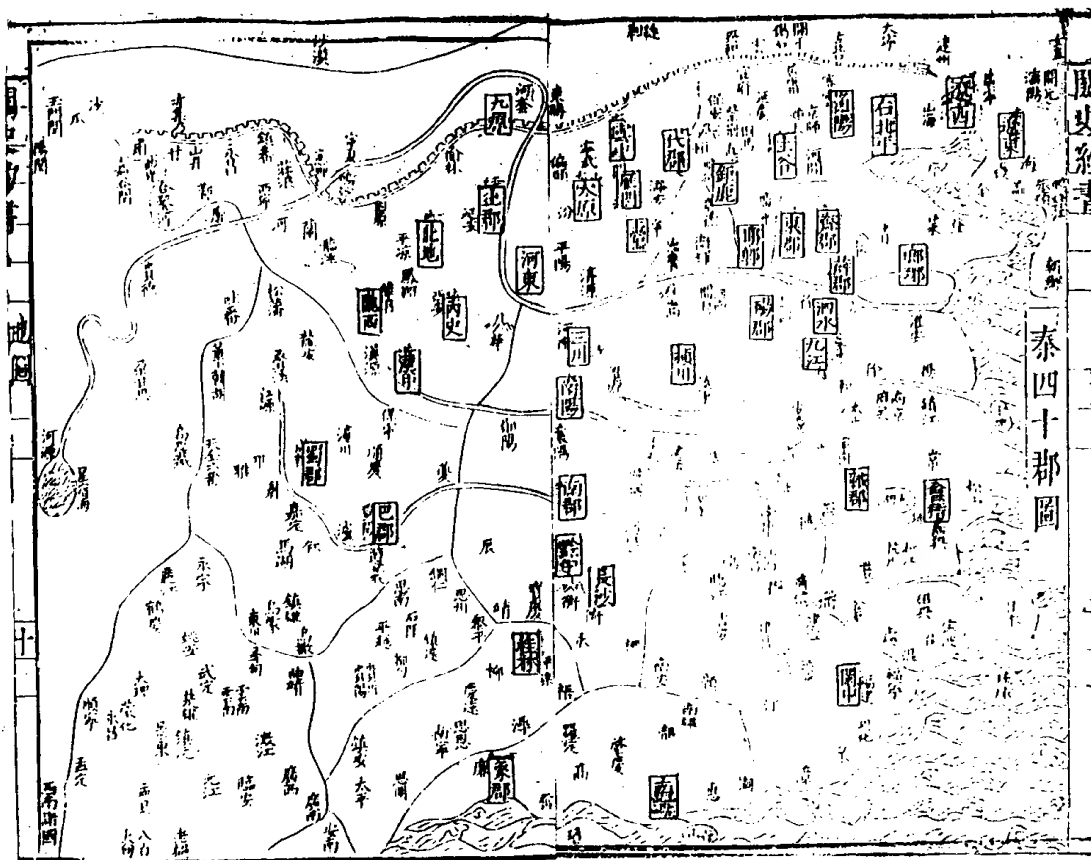
關史約書卷之一 地圖	淮南王光魯漢恭纂著	吳郡沈載古乘叅訂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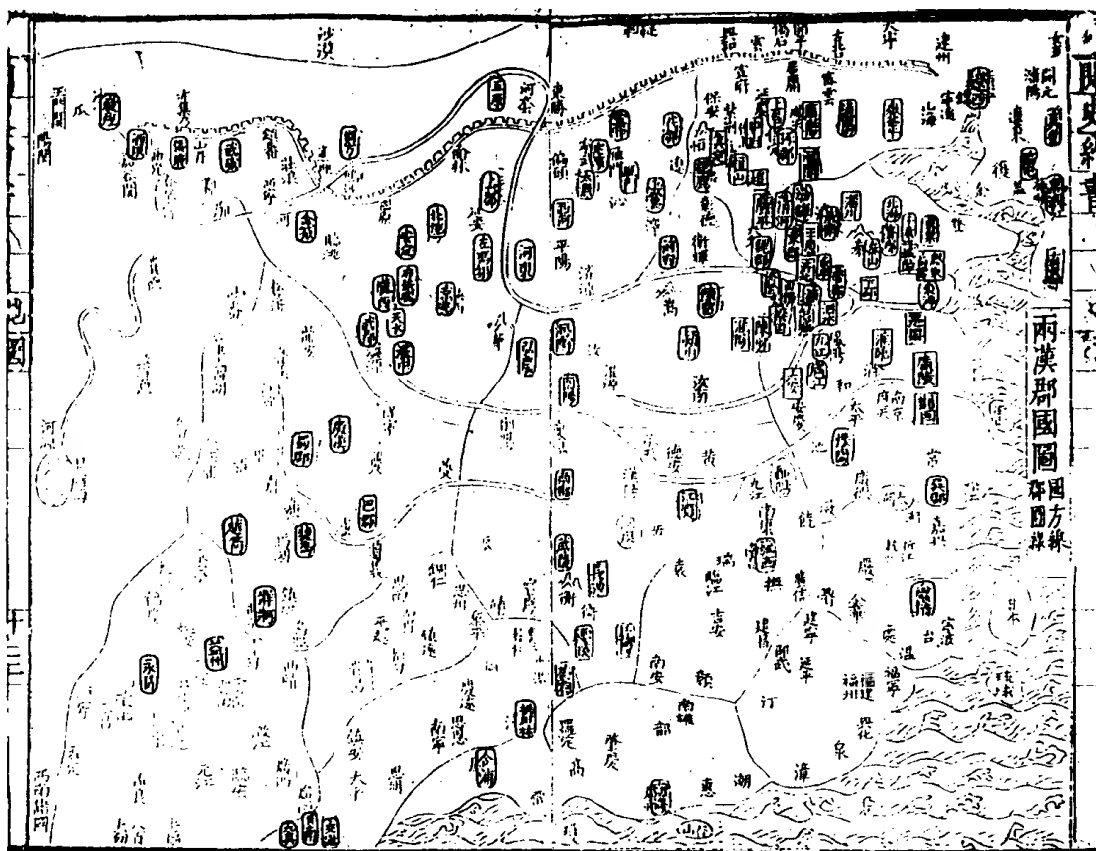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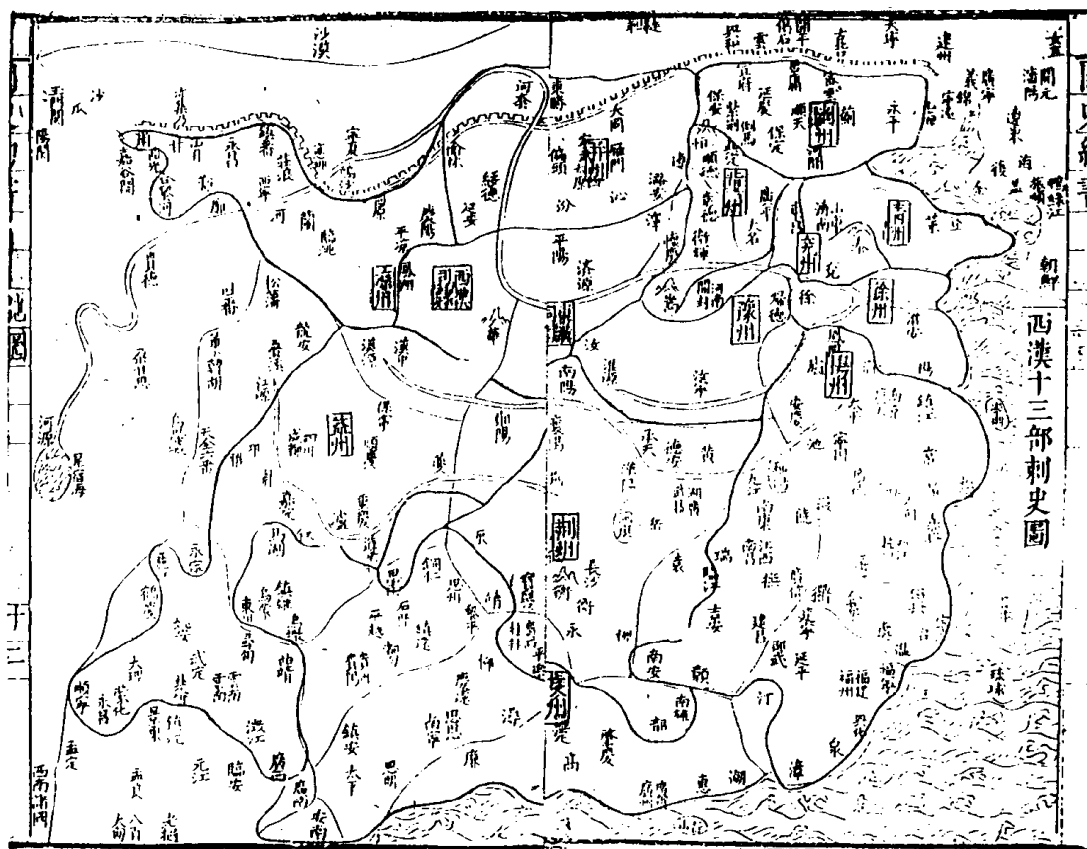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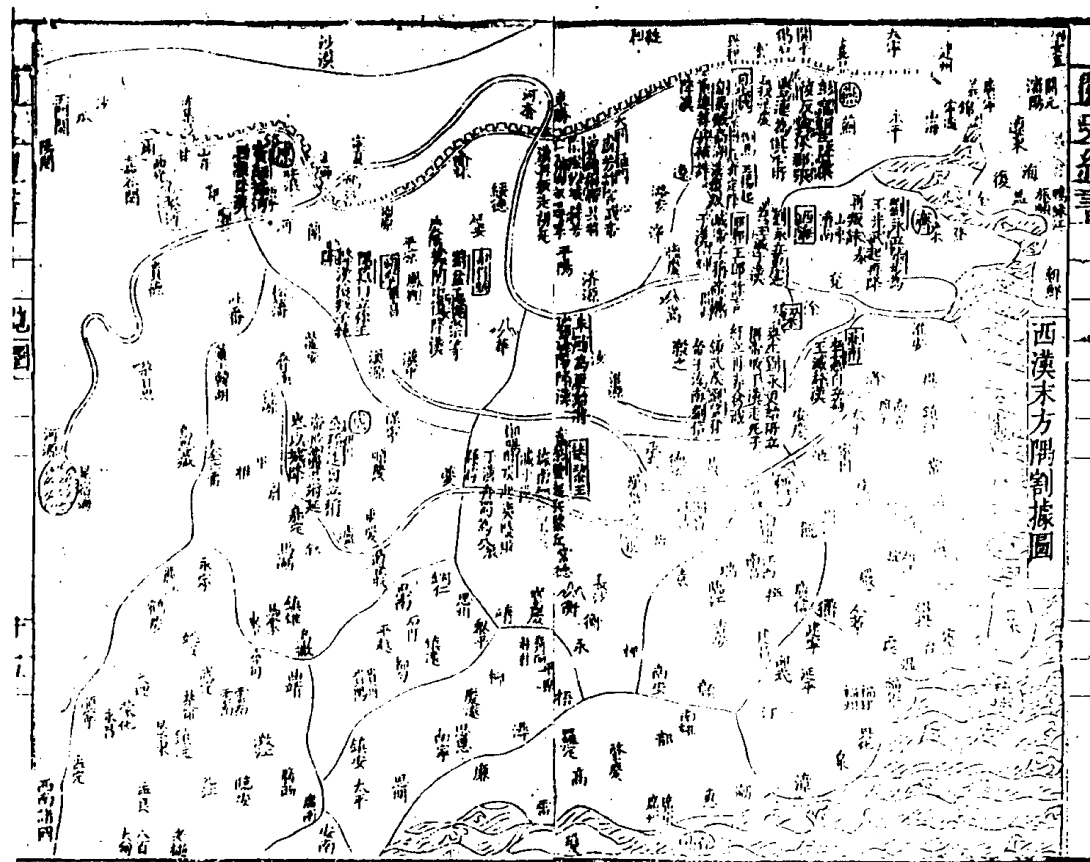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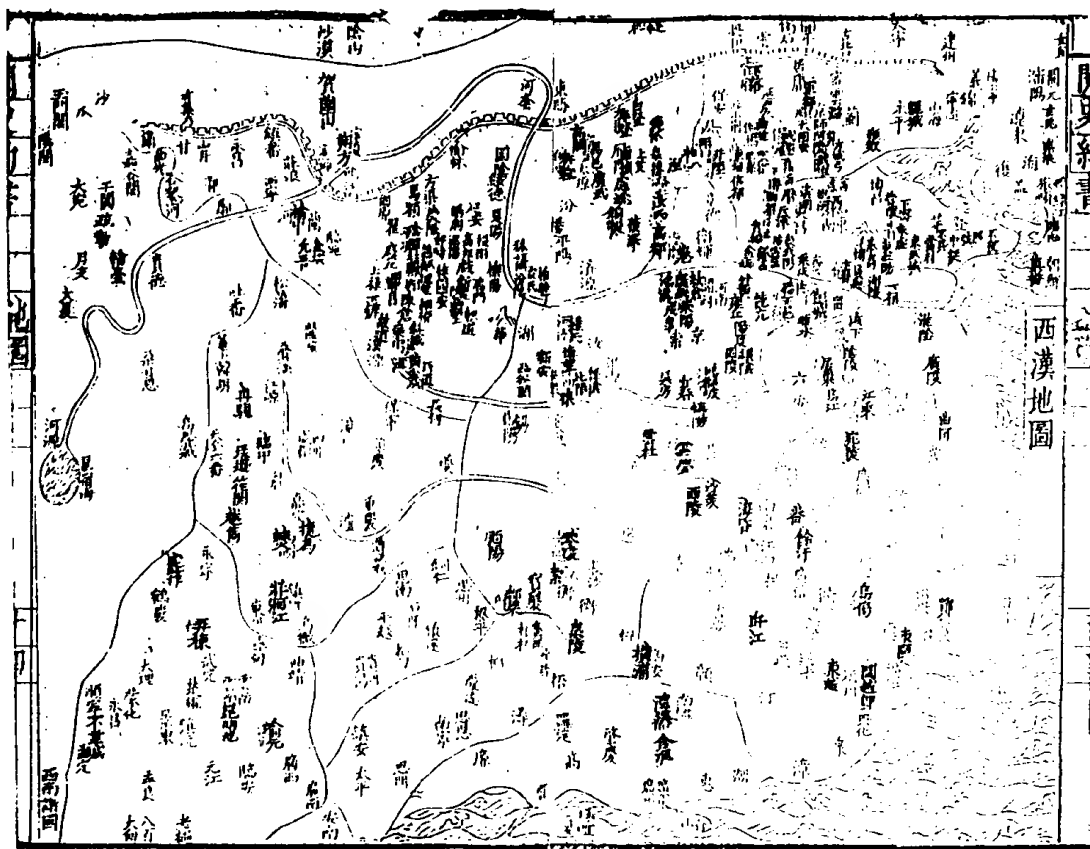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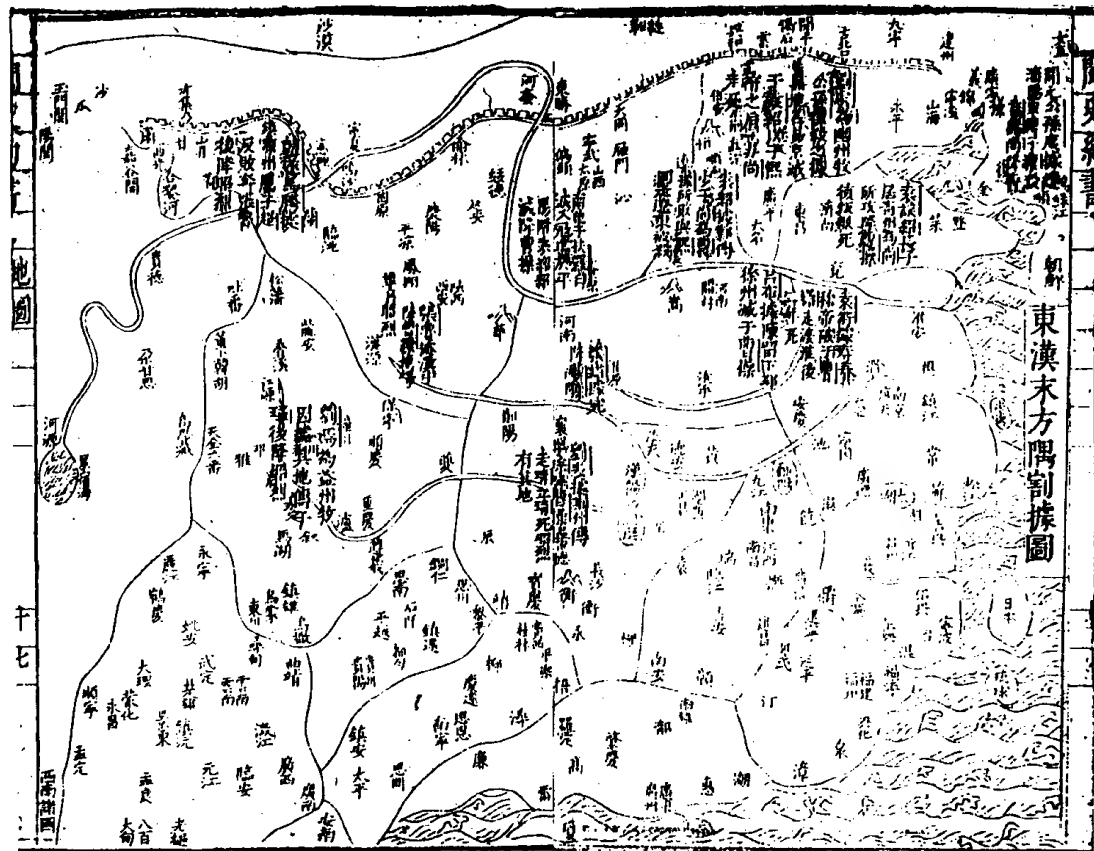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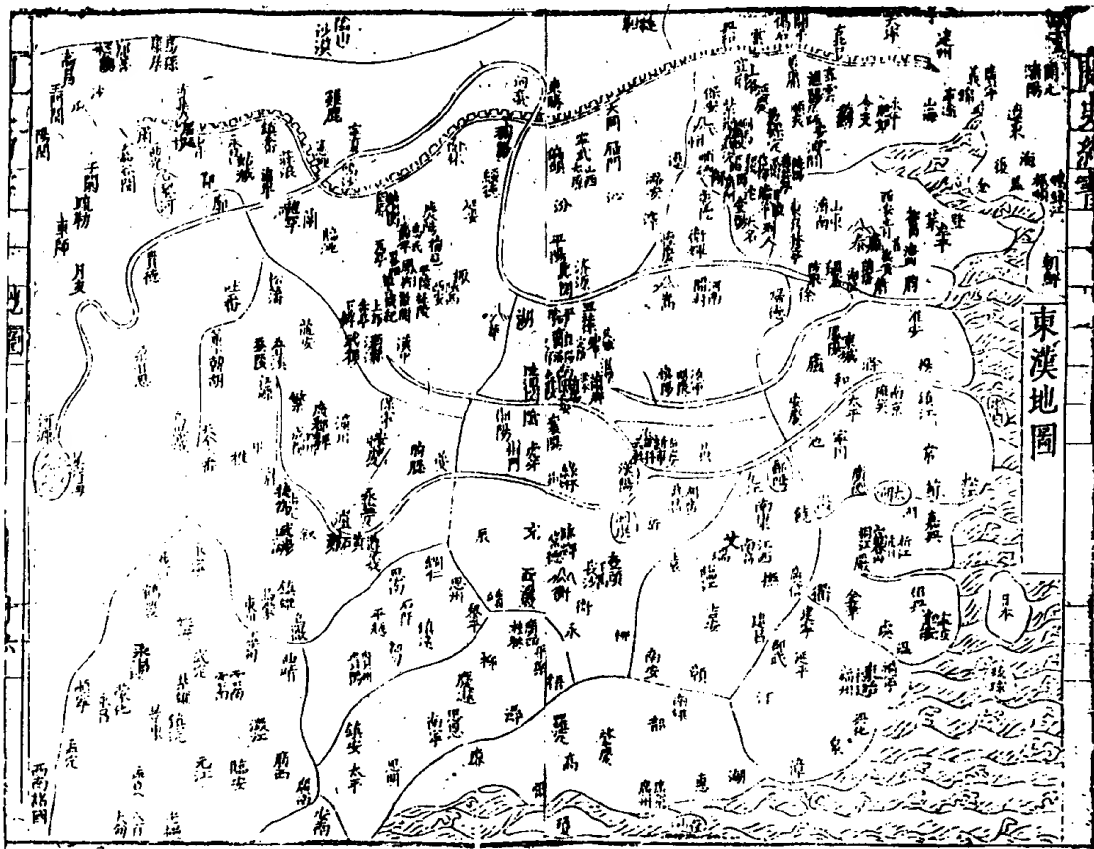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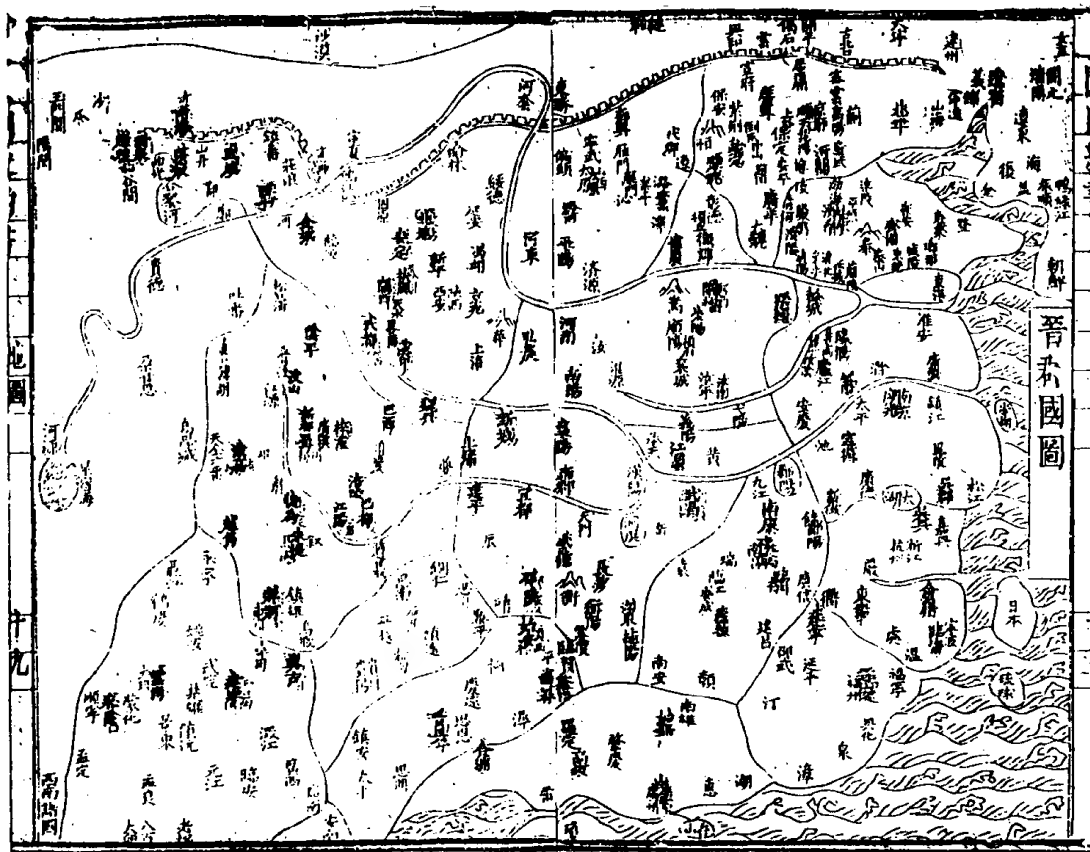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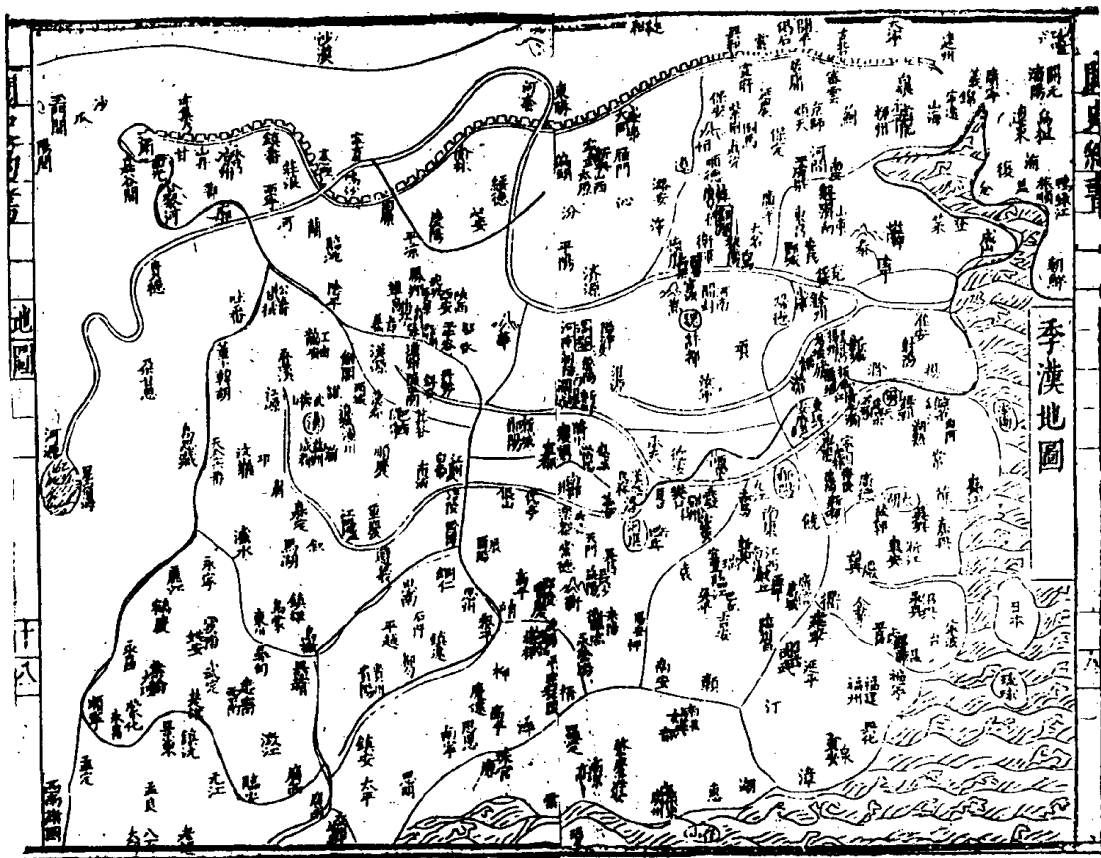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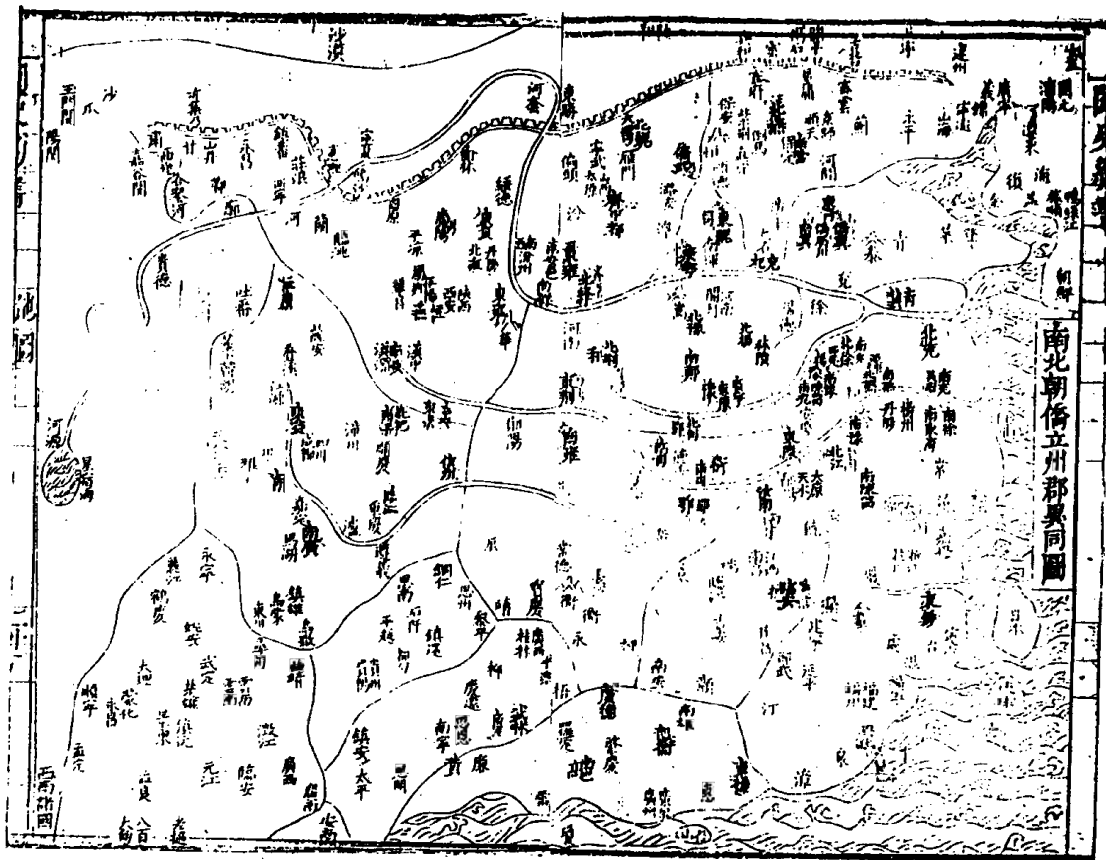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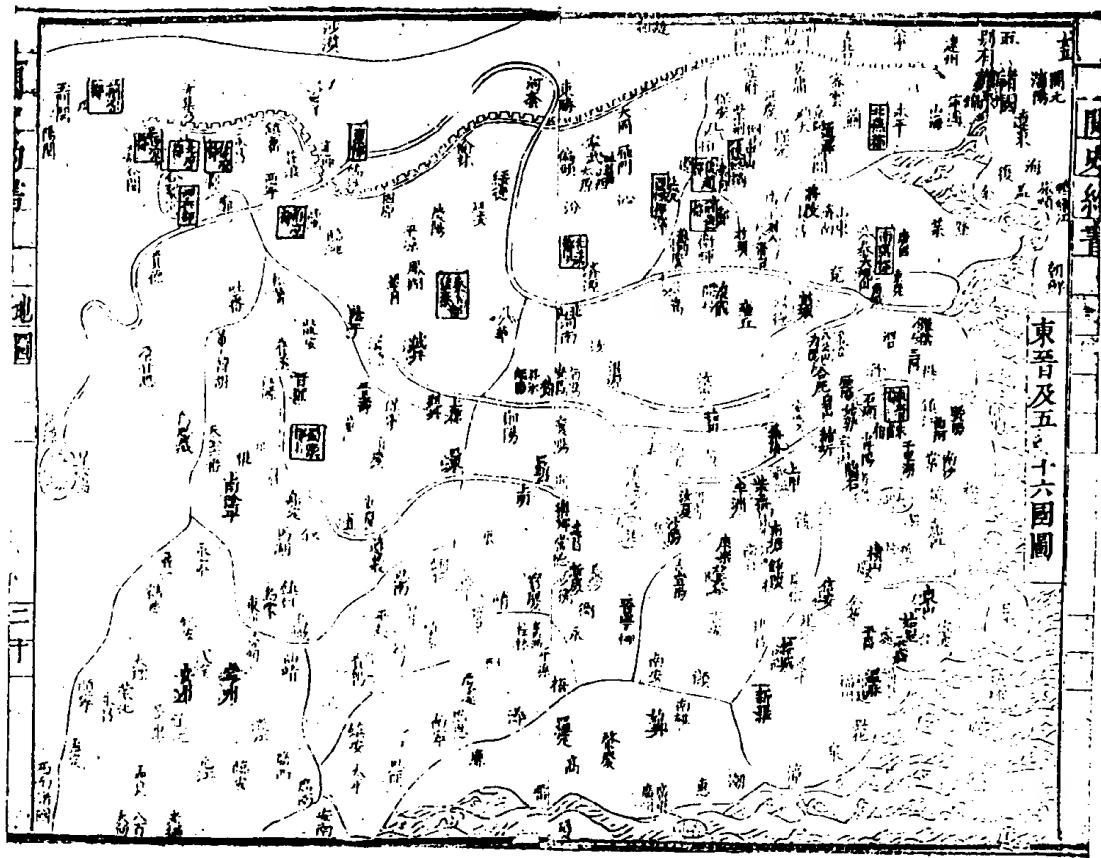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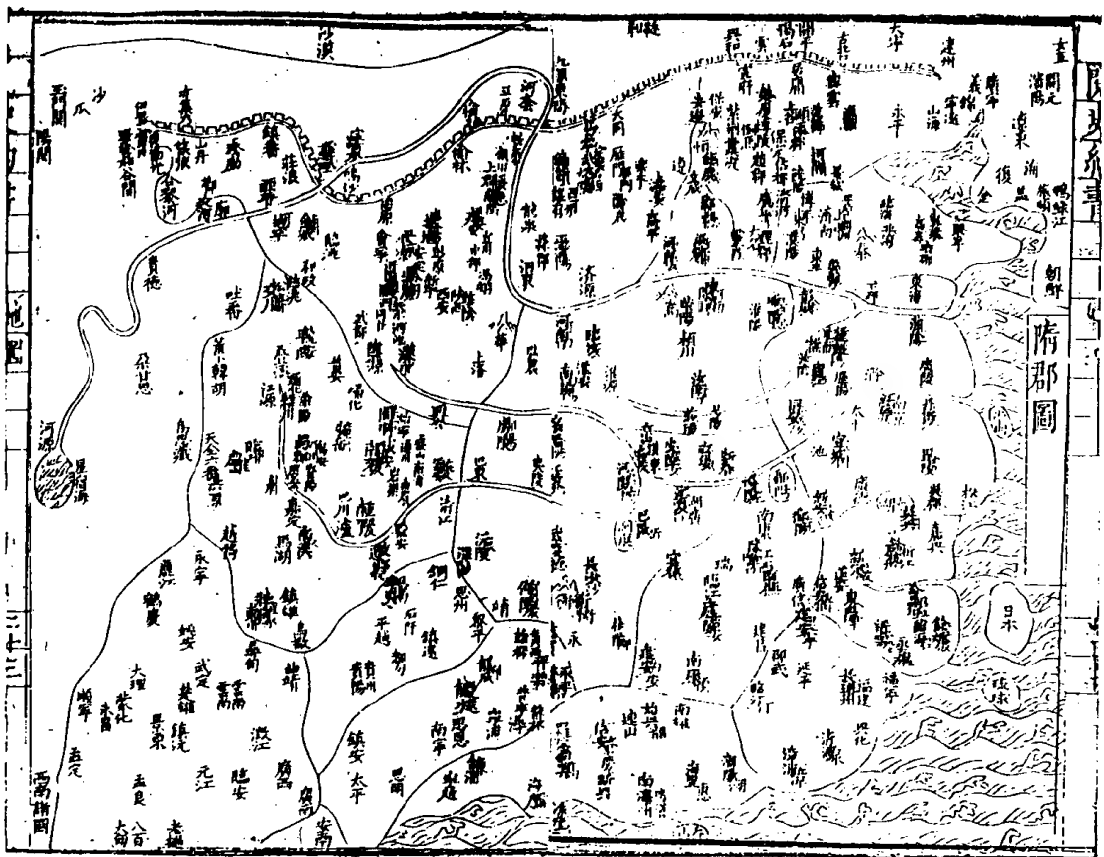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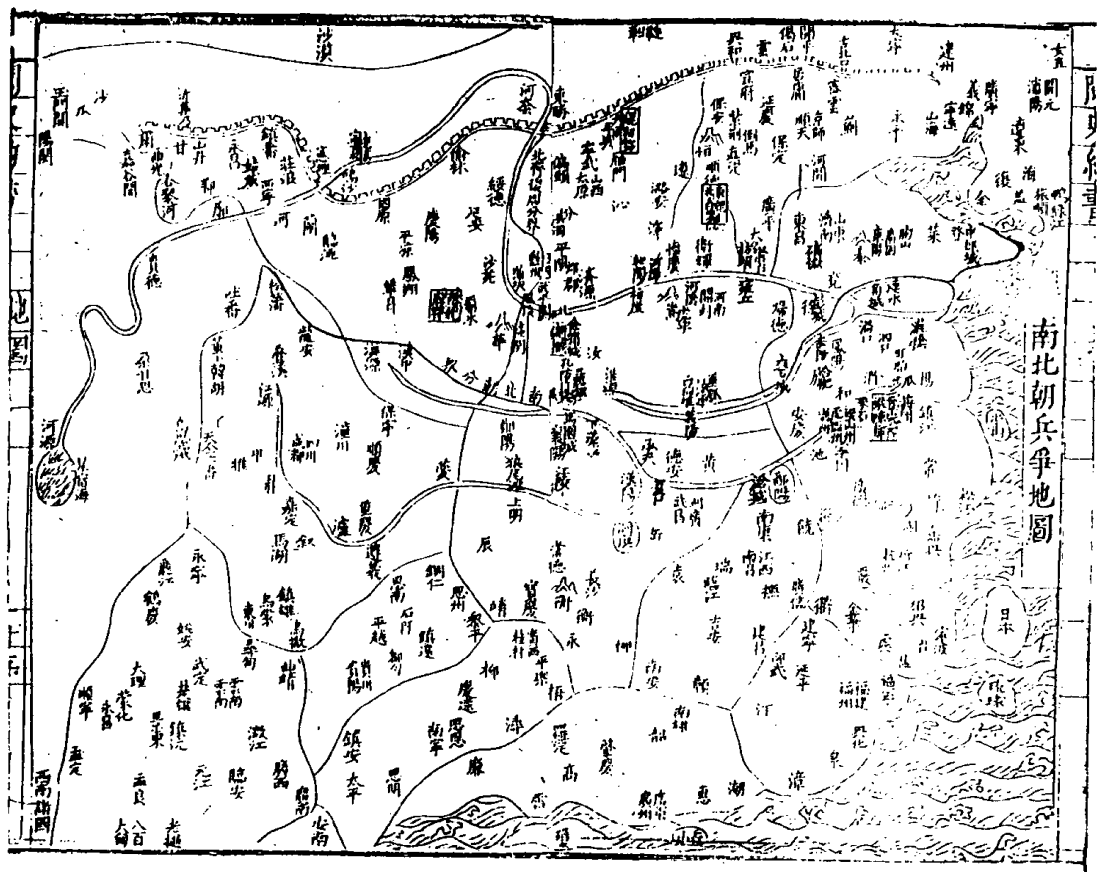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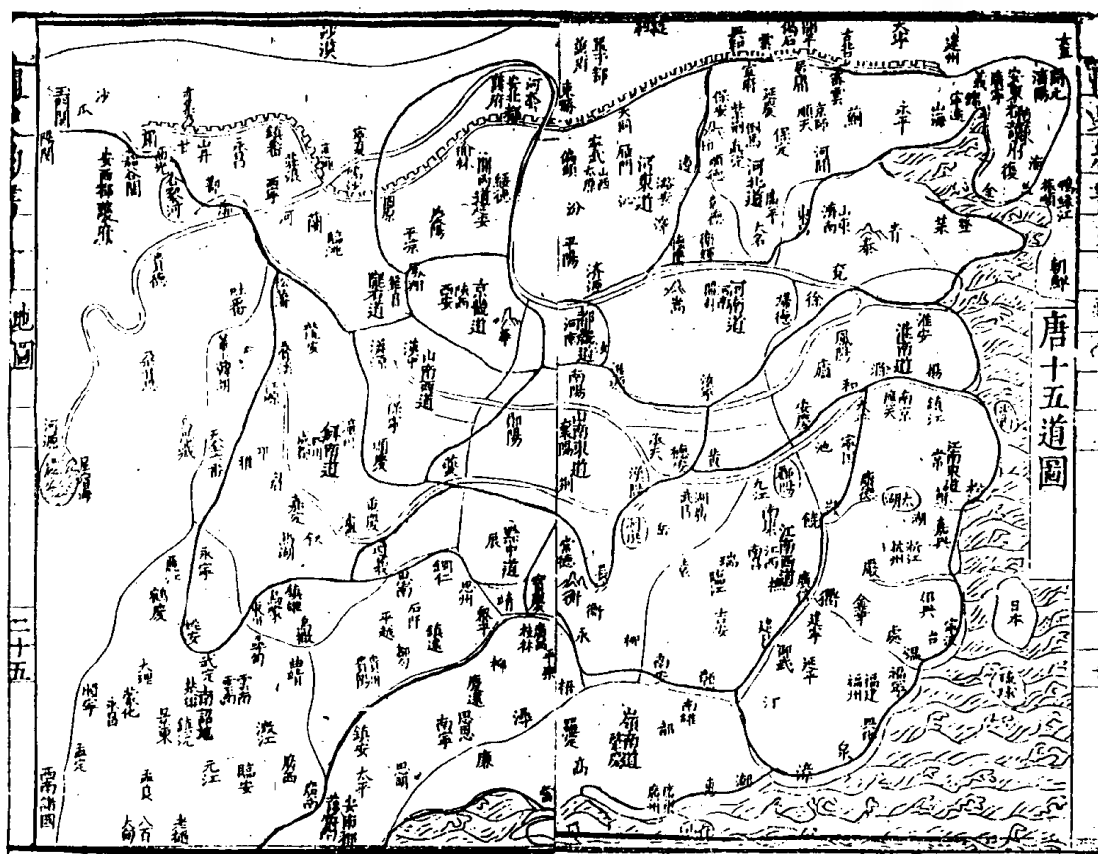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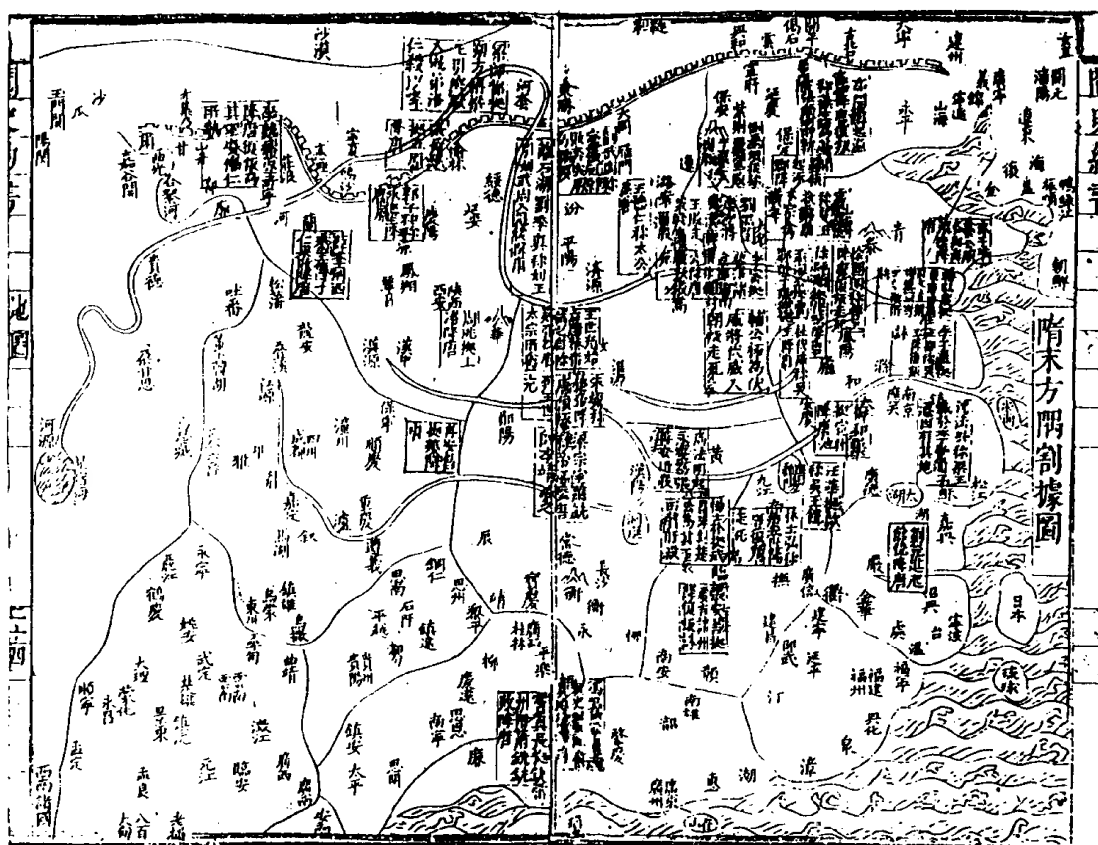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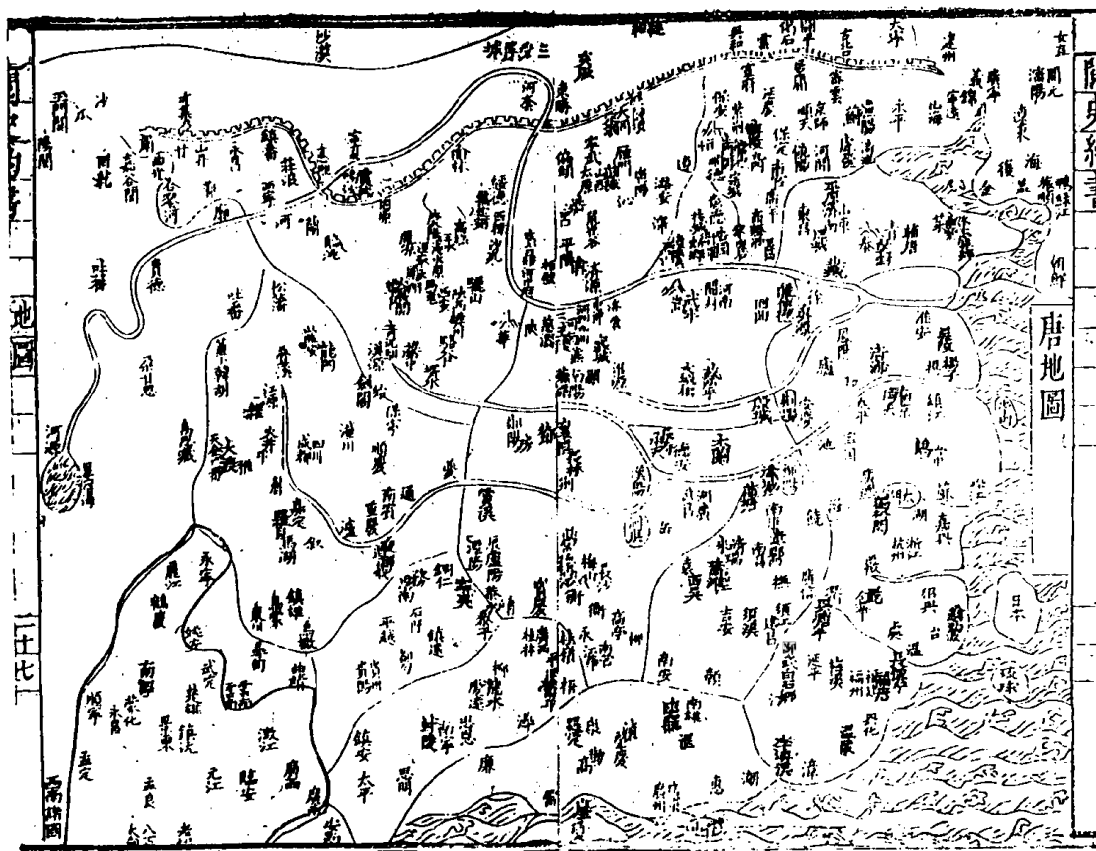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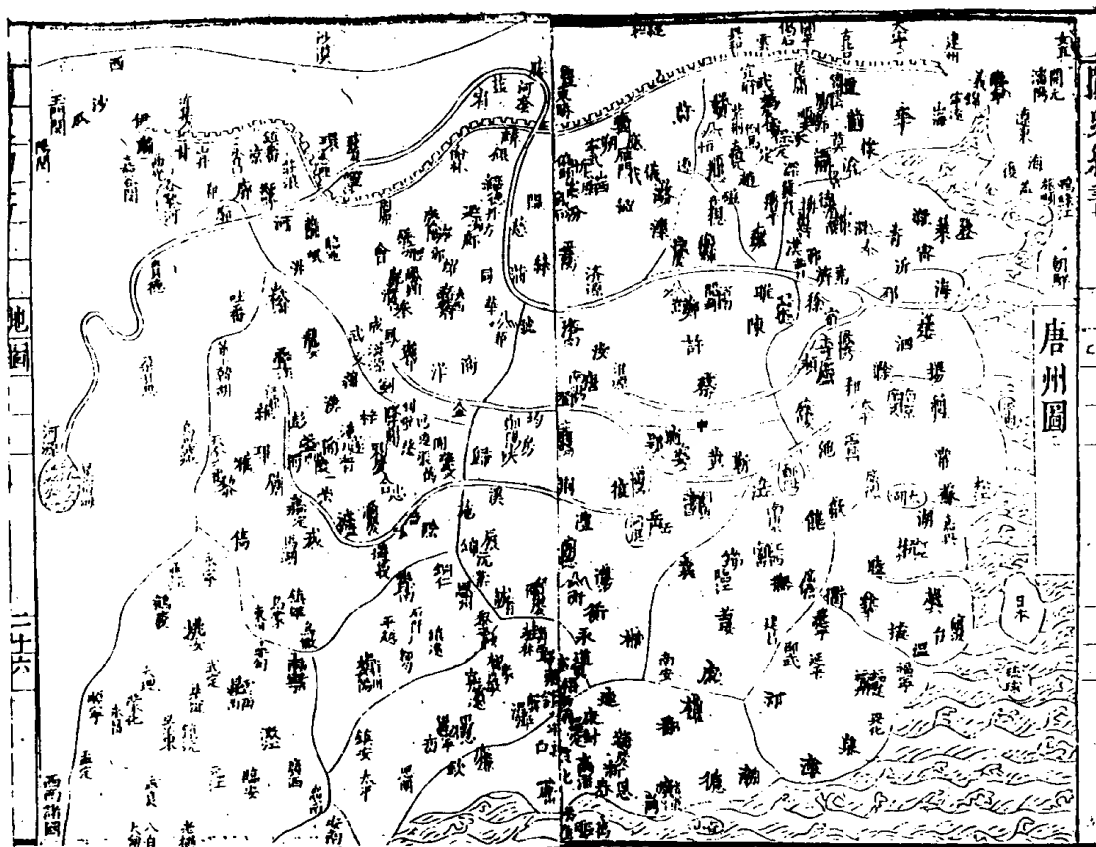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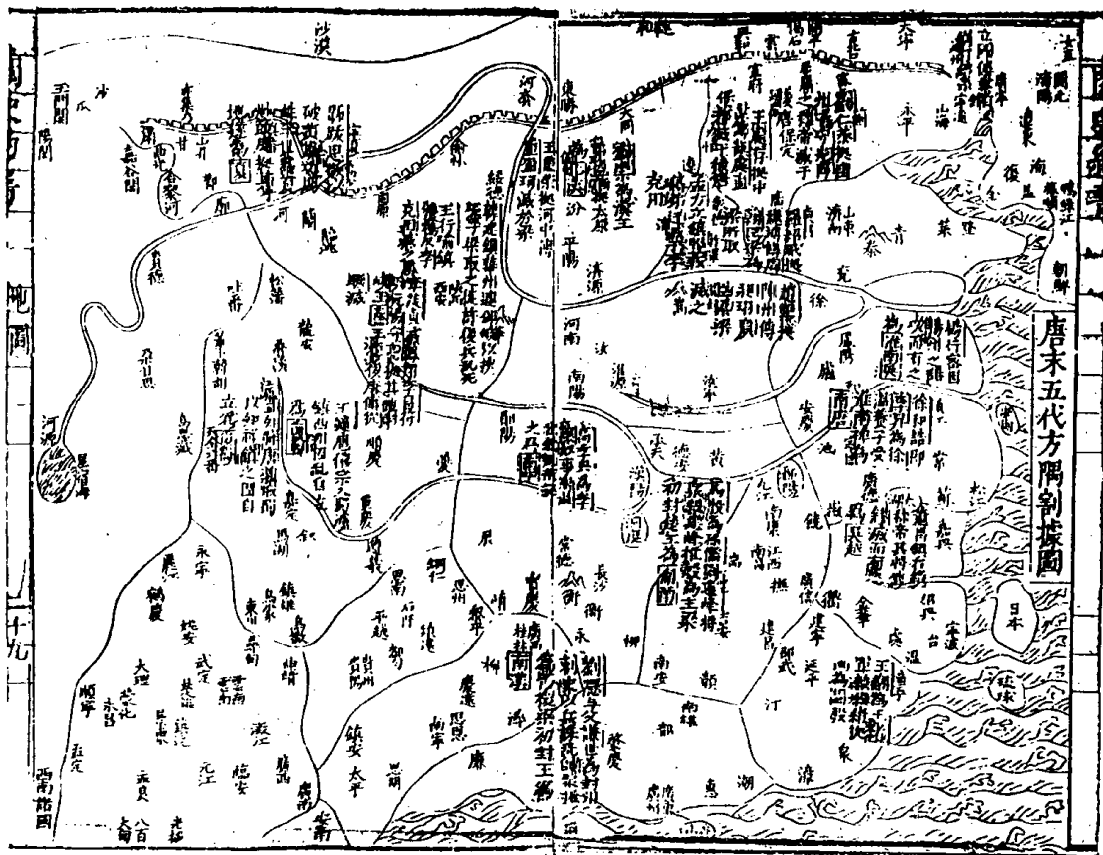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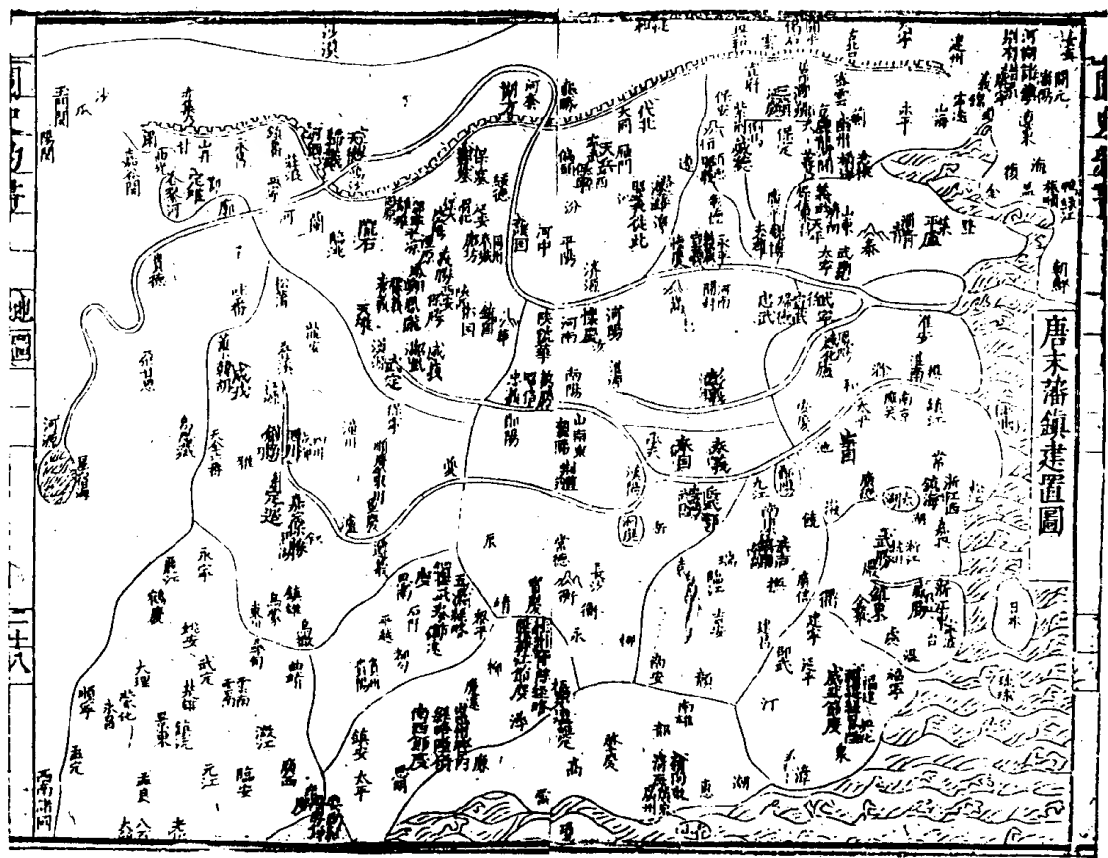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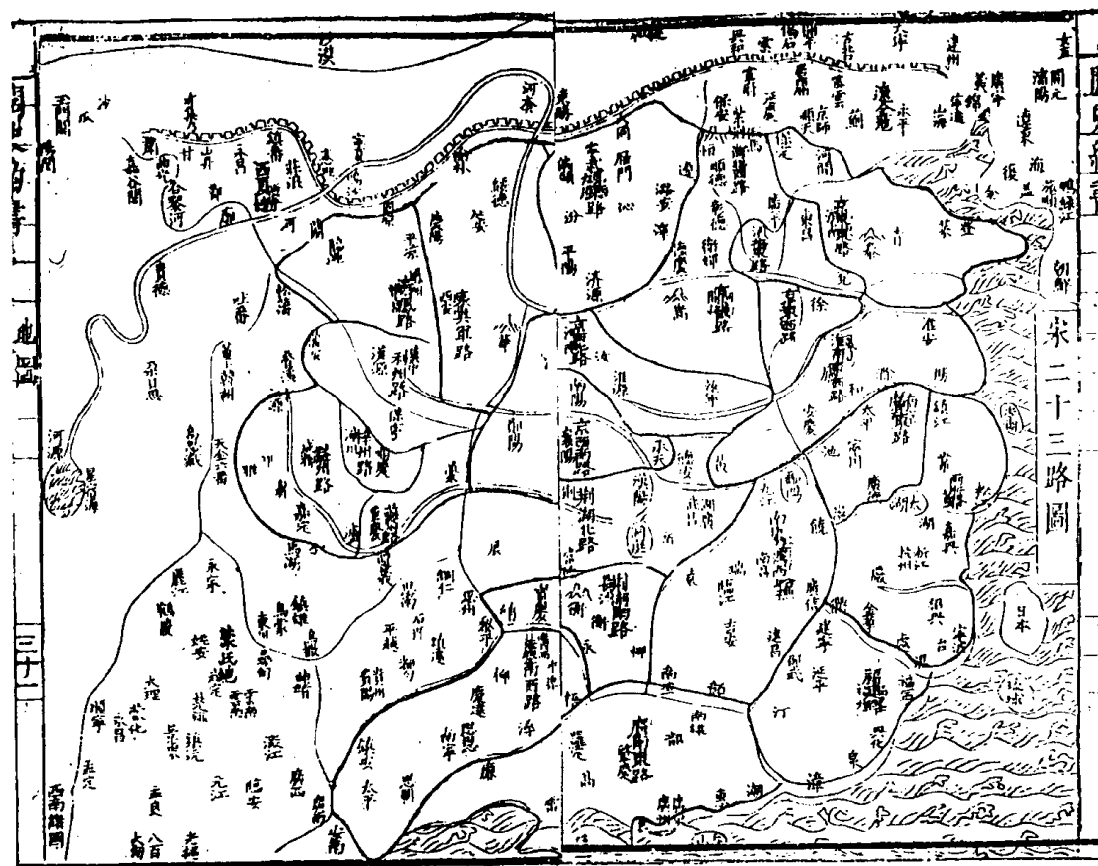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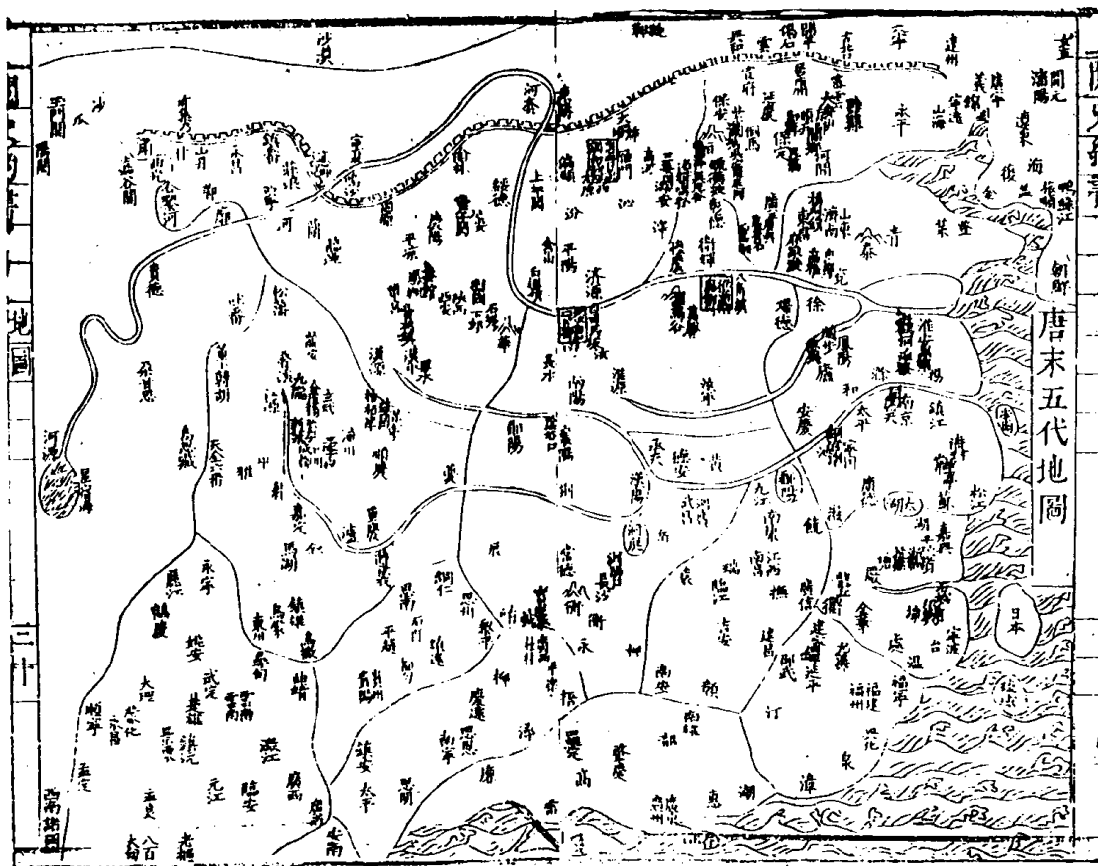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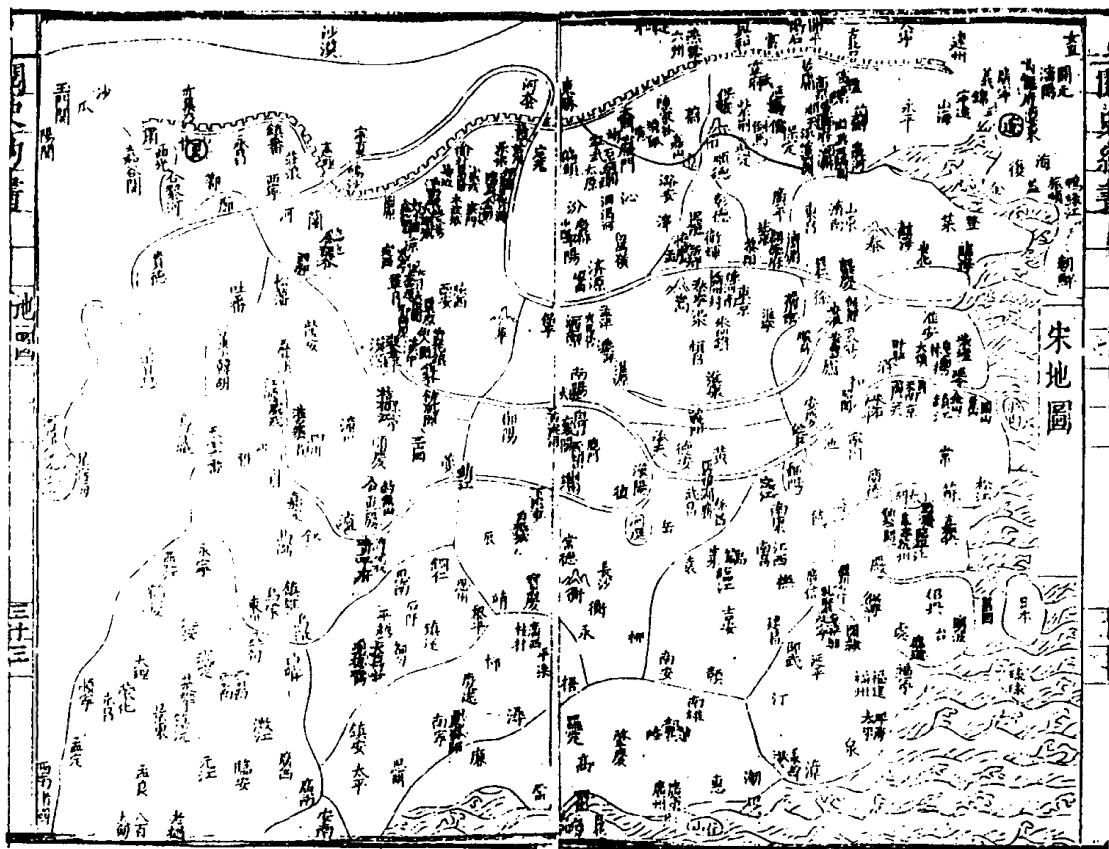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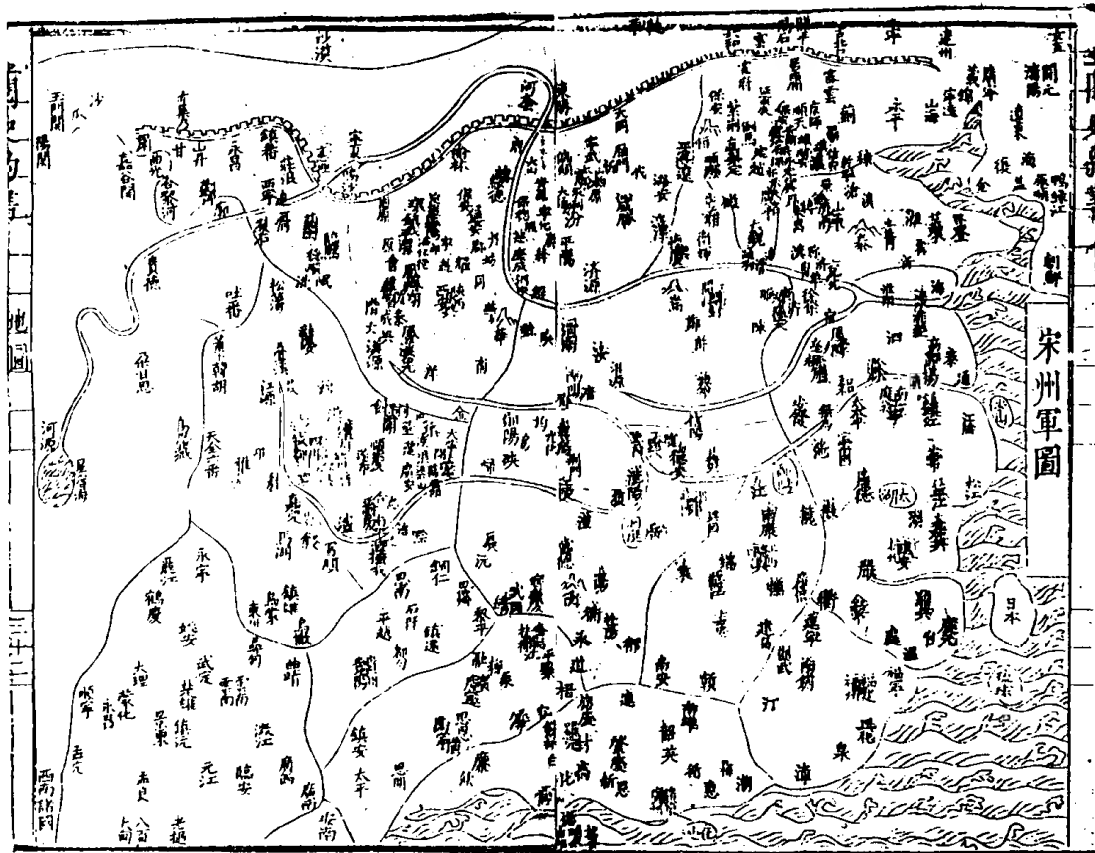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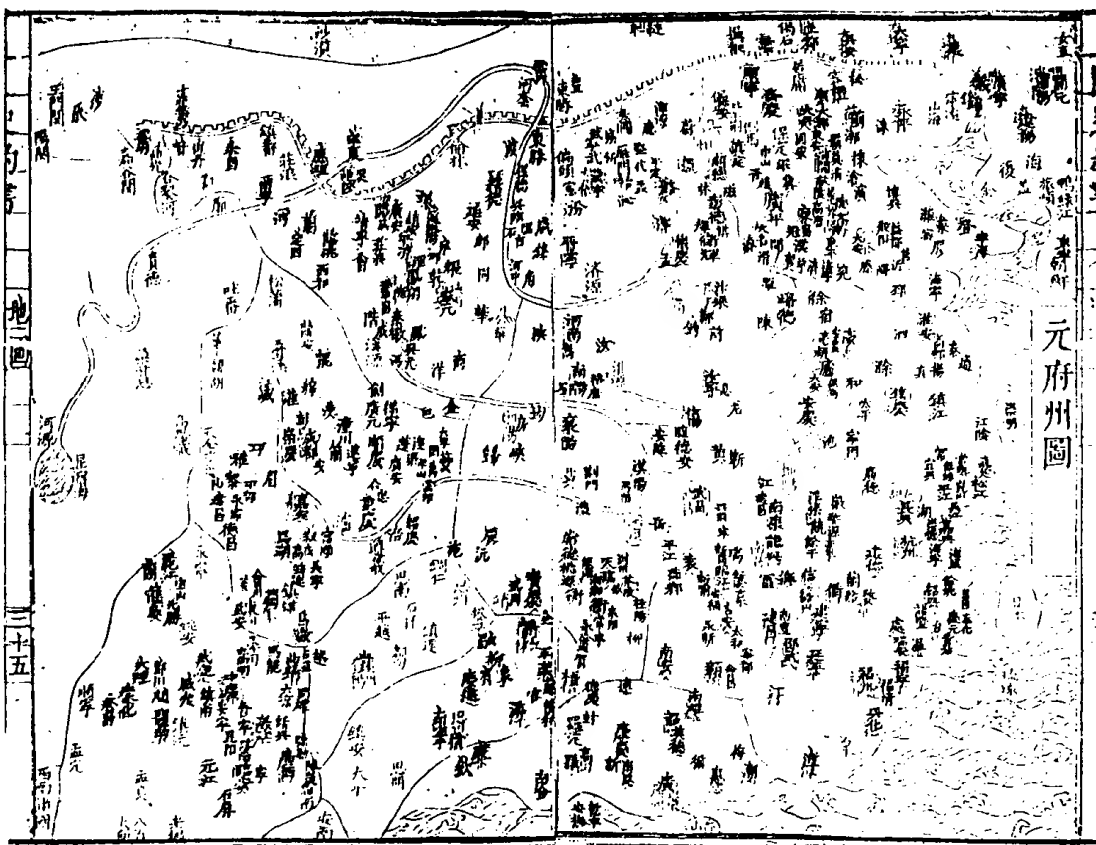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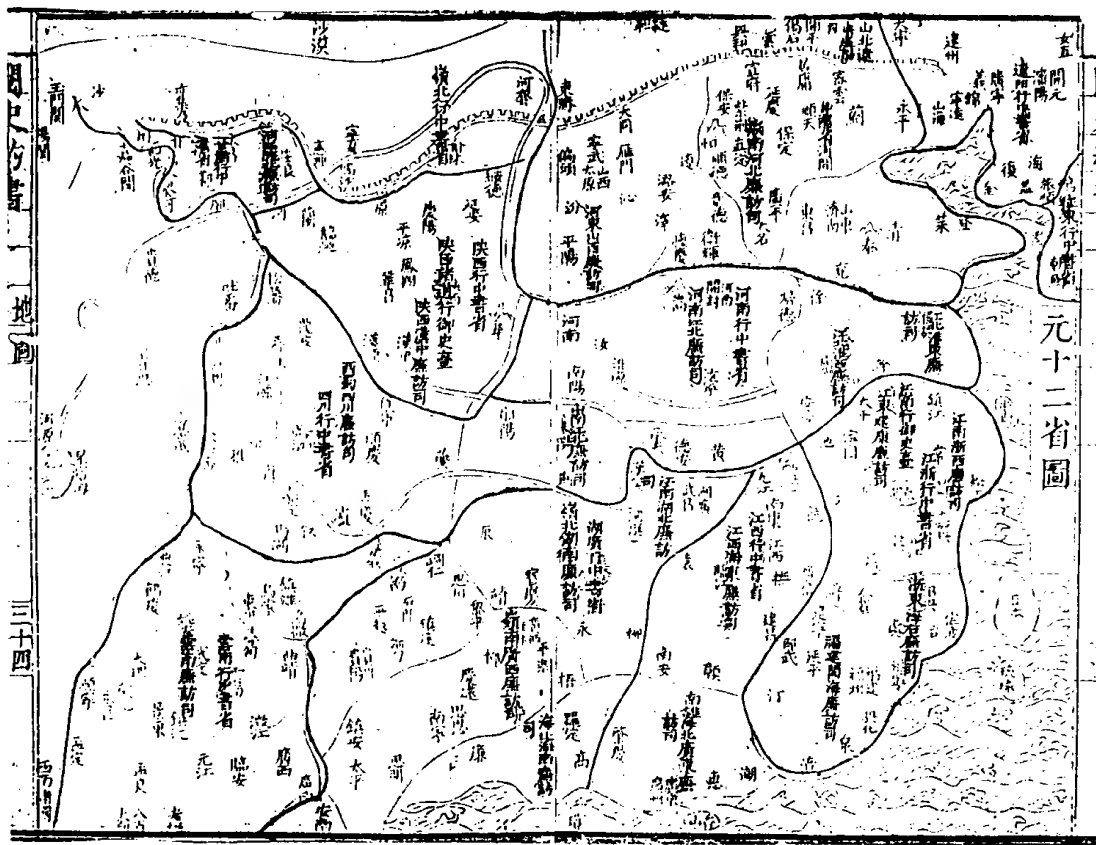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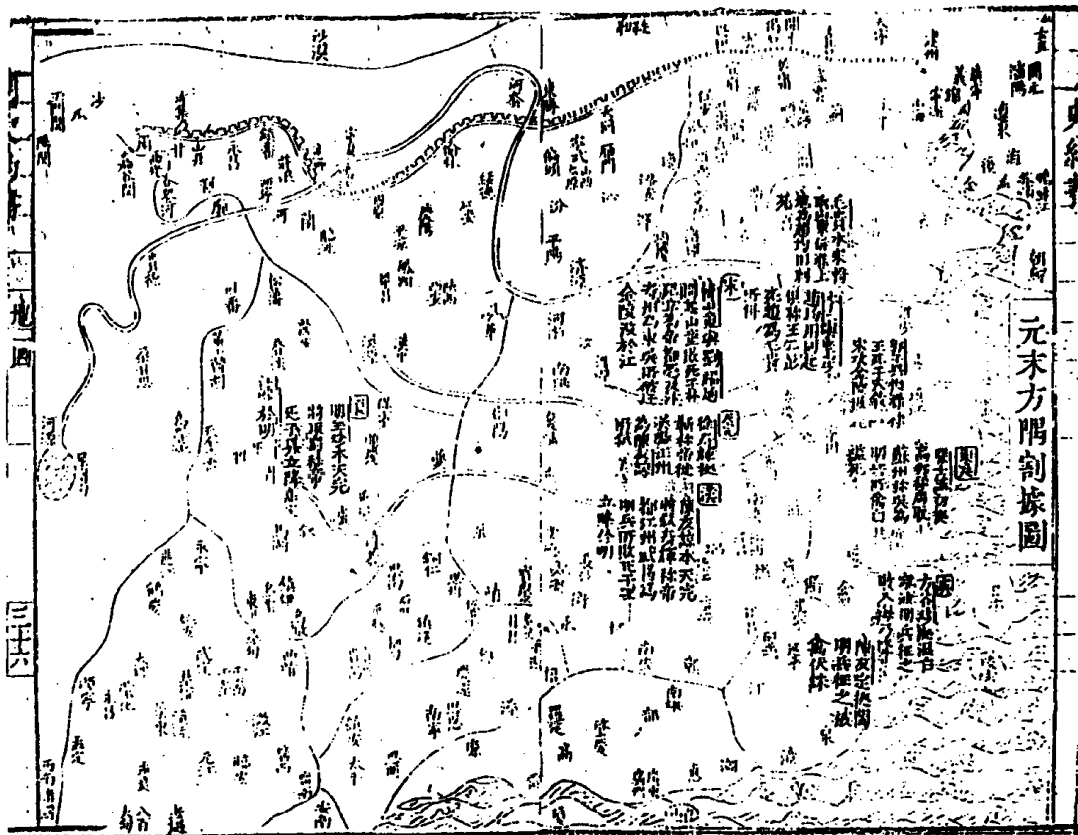












閩史約書卷之二	地理直音目錄
上卷	
古初地理直音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直音	
夏地理直音	
商地理直音	
周地理直音	
春秋地理直音	
戰國地理直音	
秦地理直音	
漢地理直音	
季漢地理直音	
晉地理直音	
南北朝地理直音	
隋地理直音	
下卷	
唐地理直音	
五代地理直音	

宋地理直音

元地理直音

前音目錄終

開史約書卷之二上 地理直音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吳郡沈 載古乘校閱

古初地理直音

北京

涿鹿 縣都今屬蔚州 高陽 縣都今屬定州府

永帝國 今大名府

山西

平陽 縣都今屬

蒲坂 縣都今屬

安邑 縣都今屬

雷澤 媯汭 縣都今屬

楊 縣都今屬

絳 縣都今屬

關東 縣都今屬 地理直音

陝西

空同 縣都今屬

三危 縣都今屬

山東

帝丘 縣都今屬

窮桑 縣都今屬

曲阜 縣都今屬

須句 縣都今屬

蒲姑 縣都今屬

河南

陽城 縣都今屬

陳 縣都今屬 苦 縣都今屬

朱襄邑 縣都今屬

南京

塗山氏國 今陝西彬縣

湖廣

有鼻 今永樂縣

廣東廣西

蒼梧 今梧州府

關東約略 地理直音

唐虞九州十二州分界直音

冀州 今山西二省並屬天寶定州順德府河內縣界

兗州 今山東自兗州府界

青州 今山東青州府界

徐州 今山東徐州府界

揚州 今市屬浙江西地

荊州 今湖北地

豫州 今河南地

雍州 今陝西地

關東約略 地理直音

梁州 今四川地

并州 今其地以南河府界

南州 今北地界

營州 今遼東界

併上九州為十二州

夏地理正音

北京

恆水

九河

山西

太原

恆陽

浼水

河南

滎

外方

太行

山東

雷夏

蒙

沂

陝西

伊洛

大伾

衛水

碣石

衡漳

龍門

雷首

析城

波

單懷

桐栢

汶

大野

峒夷

淮

漆

熊耳

漆

漆

漆

終南

岐

沮

猪野

流沙

內京

三江

嶧

浙江

防風氏國

江西

彭蠡

湖廣

大別

陪尾

九江

四川

岷

荆

汧

汧

積石

黑水

震澤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羽山

蔡 今雅州城東

蒙 今雅州名山縣

謝 今雅州城東

直

商地理直音

北京

邢 今順天府府志

山西

桐 今平陽府府志

鳴條 今安邑縣

耿 今平陽府府志

桑林 今澤州

黎 今黎安府

河南

葛 今歸德府府志

葛 今歸德府府志

莘 今莘州

西毫 今河南府府志

北毫 今歸德府府志

南毫 今夏邑縣

相 今彰德府府志

殷 今彰德府府志

謝 今雅州城東

直

山東

三腰 今青州府府志

昆吾 今東昌府府志

南京

南巢 今徽州府府志

周地理直音

北京 為內州地外連京省其共在河間府屬

歸無間 今遼東

孤竹 今平

山西 為并州之屬太原府并州府屬

虞 今山西府屬

郇 今山西府屬

耿 今河北縣

霍山 今山西府屬

陝西 為雍州之屬

畢 今陝西府屬

鎬 今西安府屬

崇 今陝西縣

驪戎 今陝西府屬

密須 今陝西府屬

郃 今陝西縣

關東 今山東府屬

周 八

岐山 今陝西府屬

褒 今陝西府屬

山東 為魯州之屬

河南 為豫州之屬

管 今河南府屬

東歸 今河南縣

郟 今河南府屬

首陽 今河南府屬

郛 今河南府屬

衛 今河南府屬

朝歌 今河南府屬

胙 今河南府屬

美里 今河南府屬

孟津 今河南府屬

謝 今河南府屬

南京 為揚州之屬

浙江 為揚州之屬

湖廣 為兩州之屬

樊 今陝西府屬

四川 為兩州之屬

關東 今山東府屬

周 九

春秋地理直音

北京

北燕 今順天府

鼓 今直隸府晉州

鮮 今直隸府唐縣

邢 今直隸府

無 今直隸府玉田縣

五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魏 今直隸府大名縣

鄧	今荊州府	裴	今廣州	羅	今襄陽府漢陽縣東南後徙枝江縣
康	今德安府	蒲騷	今應城縣北	權	今荊門州
耶	今漢陽府			隨	今隨州
	夏浦今武昌府				
湖廣					
	姑蔑今衡州府				
	會稽今紹興府境				
	引東今寧波府				
南史	糾書	地理	直音		
越					
浙江	今紹興府				
	楊州今廣德州				
	姑蔑今太平府蕪湖縣東				
	朱方今鎮江府丹徒縣				
	延陵今常州府				
	夫椒今無錫縣				
	紀郢今鍾祥縣東北				

州	今奇州府平谷縣
楚	初郡州府歸州遷江陵縣再遷武昌府有城縣
鄧	今襄陽府東北
穀	今穀城縣
鄧	今宜城縣
房	今鄧陽府安縣
庸	今竹溪縣
鎮	今奇州府
江西	艾今南昌府寧縣西
四川	
關	今興安縣
巴	今重慶府江北縣
雲南	
雲南	今雲南府北

漢地理沿革

司隸 治京兆尹 今京兆府

并州 治晉陽 今太原府

荊州 治江陵 今江陵府

兗州 治昌黎 今濟寧府

豫州 治陳郡 今陳州府

揚州 治廣陵 今揚州府

冀州 治信都 今高邑縣

幽州 治薊 今薊州府

東夷 治東夷 今東夷府

青州 治臨淄 今臨淄縣

徐州 治彭越 今彭越縣

益州 治廣漢 今廣漢縣

交州 治交趾 今交趾府

涼州 治姑臧 今姑臧縣

以上為十三部刺史

漢

北京 今順天府 治順天府 順天府 順天府

廣陽國 治廣陽 今廣陽縣

涿郡 治涿郡 今涿郡縣

右北平郡 治右北平 今右北平縣

肥鄉 治肥鄉 今肥鄉縣

石城 治石城 今石城縣

並定國 治並定 今並定縣

恒山郡 治恒山 今恒山縣

中山國 治中山 今中山縣

趙國 治趙國 今趙國縣

上谷郡 治上谷 今上谷縣

涿郡 治涿郡 今涿郡縣

武陟 治武陟 今武陟縣

渤海郡 治渤海 今渤海縣

河間國 治河間 今河間縣

武垣 治武垣 今武垣縣

樂安 治樂安 今樂安縣

高唐 治高唐 今高唐縣

臨邑 治臨邑 今臨邑縣

[illegible]

河南 今開封府治河南性處屬司錄 許州府 今開封府		淮陽國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陳留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梁國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河南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南陽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汝南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弘農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弘農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弘農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弘農郡 今開封府		淮陽郡 今陳州		潁川郡 今許州		陳國 今陳州東境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漢水郡 今開封府	

季漢地理直音

益州 治成都 今屬

涼州 治漢中 今屬

魏如東漢部分

分涼州置秦州 治上邽 今華昌府秦州

揚州 治壽春 今鳳陽府壽州

徐州 治彭城 今徐州

荊州 治襄陽 今府

涼州 治武威 今永昌衛

蜀東晉書地理直音

吳

交州 治龍編 今安南

廣州 治番禺 今廣州府

鄧州 治江陵 今武昌府

揚州 治建業 今應天府

季漢

北京 今屬

益州 今平府 州府今屬西 徐無山府院 白飯今府北

涼州 今平府 安平縣

白馬今大名府清縣 黎陽今滑縣

南皮今河間府縣

山西 今府院

新興縣今太原府忻州府

魏縣今大同府北

蜀東晉書地理直音

陝西 今屬中屬縣屬

馮翊郡今西安府周至平谷從洋縣東望公府城南 略亦則今德縣西 武功今縣

五丈原今鳳翔府郿縣西 散關今寶雞縣南 陳倉今寶雞縣

南鄭今平府

扶風今平府扶風縣

陽平郡今平府 街亭今隴西縣 下辨今成縣 顯親今秦州

大勃今秦州西南 魏城今扶風縣 陰平今文縣守禦所 以谷今平府東有

祁山今西和縣北 祁山今平府南 魏城今扶風縣 魏城今扶風縣 魏城今扶風縣

門川 今府院

武義山今成都府府	漢人府東	清城今綿州	魏人漢州
江油縣安府江油縣			
巴西今成都府	茂功 漢書全府志	劍閣今劍州北	西城今昭化縣
涪陵今重慶府府	黔陽縣彭水縣	江州今忠縣	
巴東 白帝城 固陵進入魏州府		永安今太平縣	南浦今萬縣
江陵今漢州			
漢水今紅安府	甘松今綿州		
湖廣 今荆州初屬魏後屬魏			
赤松今武陽府	漢口今府西	樊口今府西	新陵今萬州
泰新今興州府	安昌今興州西北		
烏基今漢陽府西			
西陽今黃州府	新縣今黃州		
當陽今承天府府	麥城今當陽縣東	沔口今漢陽州	
南郡今荆州府	公安今縣	華容今縣	
宜都今宜都縣	西陵今夷陵州	小岷今夷陵縣	樂鄉今松滋縣東
巴東今黃州府	天門山今漢州	天門郡今石門縣	漢中今漢中縣
隆中今漢陽府西	樊城今府北		
新縣今漢陽府北			
門陽今漢州府			

未歸今漢州府未歸縣	臨城今臨城縣	新平 折泉縣今當陽縣
隆陽郡今永州府通江		
吳昌今長沙府府	新開今長沙縣	益陽今縣
邵陽今宜都府	高平今新化縣境	新城今府東
陽安今荆州府府		
河南 全府府		
許昌今開封府府	項今項城縣	官渡今中牟縣
酸寒今延津縣	烏巢今延津縣東	延津今縣
拓今歸德府府	烏巢今府	
胡陽今河南府府		河陽今孟津縣
方城今河南府府	安東今府西	
新縣今歸德府府	魏陵今府城東北	
新陽今河南府府		
山東 全府府		
新陽今河南府府		
益都今青州府		
成山今萊州府府		
高平 任城縣今兗州府府		
濟陽 新縣今東昌府府		
陰平今岷州府		
太康今太康縣		

南京 今大江以南今鎮江以北揚州屬屬州之北境屬揚州	
林陵 建業縣今鎮江府 西華山今鎮江府	石塘嶺今鎮江府
初鎮今句容縣西	
重入松江府	
京口今鎮江府 曲阿今丹陽縣	
溧陽口今丹陽府屬縣南	東興鎮今蘇州府屬縣南
溧水今鎮江府屬縣南	新豐今蘇州府屬縣南
丹徒今鎮江府屬縣南	汝陰縣今蘇州府屬縣南
射陽今揚州府屬縣南	
新都今蘇州府屬縣南	海陽今休寧縣
海陵今蘇州府屬縣南	
龍興今蘇州府屬縣南	李進
沈陽今府 虎林今池州府屬	曉城今青陽縣
牛渚今太平府屬縣南	
皖城今安慶府屬縣南	
小浦今徐州府屬縣南	橫江今和州府屬
江西 今省屬	當湖今和州府屬
樞丘今南昌府屬	富城今豐城縣
寧波今寧波府屬縣南	折良今奉新縣
萬壽今廣信府屬縣南	西安今寧波府屬
西平今廣信府屬縣南	安浦今寧波府屬

陽春今古寧府屬縣南	安成縣今安成縣
臨川郡建昌府屬縣南	東興 永城縣今新城縣北
陽春今蘇州府屬縣南	
赤山今九江府屬縣南	
都陽縣今饒州府屬縣南	
南安今饒州府屬縣南	新都今寧波府屬縣南
巴丘今臨江府屬縣南	吳平今新豐縣南
浙江 今省屬	
東安縣今杭州府屬縣南	臨官今海寧縣
蘭溪今蘭溪府屬縣南	
吳興郡今湖州府屬縣南	故縣今長興縣西南
嘉禾今嘉興府屬縣南	
永興今紹興府屬縣南	
臨海郡今台州府屬縣南	
羅陽 安陽縣今溫州府屬縣南	
新都郡今嚴州府屬縣南	始興今淳安縣
東陽郡今金華府屬縣南	
新安今徽州府屬縣南	龍山今西寧縣
平昌今處州府屬縣南	劍川今龍泉縣

福建 今建寧府武寧州屬義安木建元

建安令建寧府
吳興令浦城縣

東安今泉州府南安縣

郿武縣今郿武府

廣東 全省通典

始興郡今韶州府

西安 西平並今肇慶府陽江縣

烏涼郡全高州府

珠官郡今廉州府

關中約書地理直書

珠璣都今遷州府

廣西 全行屬吳

始安郡今桂林府
洮陽今金州北
建陵今修仁縣

梧州府志

馬平郡今柳州府
平州 懷遠軍 懷遠縣 臨甯縣今賓州

陳寶琛今平樂府製錦

陸平今海州府黃縣

是今兩筆所誤也。

雲南

建寧郡今東南府

興古郡今幽州永平府

葉樹今大理府

...

10

1

1

1. *Chlorophyll a* (Chl a) and *Chlorophyll b* (Chl b) are the primary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in green plant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capturing light energy and converting it into chemical energ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hotosynthesis. Chl a is the most abundant pigment, while Chl b is present in smaller amounts. Both pigments are found in the chloroplasts of green plan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晉地理直音

司州 治洛陽 今河南府

兗州 治鄆城 今東平府

豫州 治項 今開封府

冀州 治鄆城 今冀州府

并州 治太原 今太原府

青州 治臨淄 今臨淄

徐州 治彭城 今徐州

荊州 治襄陽 後治江陵 今荊州府

關東地理直音

揚州 治廣陵 今揚州 後治建業 今應天府

涼州 治姑臧 今武威府

雍州 治長安 今西安府

秦州 治上邽 今秦州

益州 治成都 今府

梁州 治南鄭 今漢中府

寧州 治南 今寧

南州 治南 今南

平州 治平 今平

交州 治龍編 今安南

廣州 治番禺 今廣州府

以上為十九部

關東地理直音

| | | | | | | | | | | | | | | | |
|-----|----|-----|-----|-----|-----|-----|-----|-----|-----|-----|-----|-----|-----|-----|-----|
| 平陽郡 | 晉郡 | 太原國 | 山西 | 廣平郡 | 魏郡 | 鉅鹿國 | 廣平郡 | 河間國 | 上谷國 | 博陵國 | 常山郡 | 北平郡 | 燕國 | 北京 | 晉 |
| 河東郡 | 晉郡 | 樂平郡 | 遼西郡 | 清河國 | 清河國 | 清河國 | 清河國 | 清河國 | 清河國 | 清河國 | 中山國 | 中山國 | 范陽郡 | 范陽郡 | 范陽郡 |
| | | 雁門郡 | | | | | | | | | 安平國 | 安平國 | 章武國 | 章武國 | 章武國 |
| | | | | | | | | | | | 趙國 | 趙國 | 高陽國 | 高陽國 | 高陽國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海郡 | 武威郡 | 張掖郡 | 金城郡 | 隴西郡 | 北地郡 | 漢中郡 | 安南郡 | 扶風郡 | 始平郡 | 京兆郡 | 陝西 | 上黨郡 | 西河郡 | 新興郡 | 代郡 |
| 西平郡 | 酒泉郡 | 燉煌郡 | 天水郡 | 武都郡 | 武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魏興郡 |

| | | | | | | | |
|-----|--------------------------|-----|-----|-----|-----|-----|-----|
| 任城郡 | 今兗州府一名任城 | 東平國 | 今州 | 濟陽郡 | 今曹州 | 濟北郡 | 今曹州 |
| 蘭陵郡 | 今嶧縣 | | | | | | |
| 陽平郡 | 今東平府 | 濮陽國 | 今濮州 | | | | |
| 南京 | 今大興府南及江北唐州鳳陽縣及壽州壽縣揚州徐州第縣 | | | | | | |
| 丹陽郡 | 今慈谿州 | | | | | | |
| | 臨沂今上元縣西北 | | | | | | |
| | 千步湖今高陽縣東南 | | | | | | |
| | 泰縣今安慶府宿松縣南 | | | | | | |
| 吳郡 | 今蘇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地理直音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廣陵郡 | 今揚州府 | | | | | | |
| | 海虞 | | | | | | |
| | 南汝寧今常縣縣 | | | | | | |
| 毗陵郡 | 今常州府 | | | | | | |
| | 亦名晉陵郡 | | | | | | |

| | | | |
|----|--------|----|--------|
| 宜陽 | 今宜陽縣 | 宜陽 | 今宜陽縣 |
| 周陽 | 今周陽縣 | 周陽 | 今周陽縣 |
| 湖廣 | 今湖廣總督府 | 湖廣 | 今湖廣總督府 |
| 武昌 | 今武昌縣 | 武昌 | 今武昌縣 |
| 汝南 | 今汝南縣 | 汝南 | 今汝南縣 |
| 汝陽 | 今汝陽縣 | 汝陽 | 今汝陽縣 |
| 襄陽 | 今襄陽縣 | 襄陽 | 今襄陽縣 |
| 江夏 | 今江夏縣 | 江夏 | 今江夏縣 |
| 西陽 | 今西陽縣 | 西陽 | 今西陽縣 |
| 南郡 | 今南郡府 | 南郡 | 今南郡府 |
| 建平 | 今建平縣 | 建平 | 今建平縣 |
| 宜都 | 今宜都縣 | 宜都 | 今宜都縣 |
| 天門 | 今天門縣 | 天門 | 今天門縣 |
| 長沙 | 今長沙縣 | 長沙 | 今長沙縣 |
| 邵陽 | 今邵陽縣 | 邵陽 | 今邵陽縣 |
| 建寧 | 今建寧縣 | 建寧 | 今建寧縣 |
| 建寧 | 今建寧縣 | 建寧 | 今建寧縣 |
| 建寧 | 今建寧縣 | 建寧 | 今建寧縣 |

| | | | |
|----|------|----|------|
| 新城 | 今新城縣 | 新城 | 今新城縣 |
| 衡陽 | 今衡陽縣 | 衡陽 | 今衡陽縣 |
| 武陵 | 今武陵縣 | 武陵 | 今武陵縣 |
| 零陵 | 今零陵縣 | 零陵 | 今零陵縣 |
| 桂陽 | 今桂陽縣 | 桂陽 | 今桂陽縣 |
| 廣東 | 今廣東縣 | 廣東 | 今廣東縣 |
| 南海 | 今南海縣 | 南海 | 今南海縣 |
| 始興 | 今始興縣 | 始興 | 今始興縣 |
| 高涼 | 今高涼縣 | 高涼 | 今高涼縣 |
| 合浦 | 今合浦縣 | 合浦 | 今合浦縣 |
| 廣西 | 今廣西縣 | 廣西 | 今廣西縣 |
| 始安 | 今始安縣 | 始安 | 今始安縣 |
| 臨賀 | 今臨賀縣 | 臨賀 | 今臨賀縣 |

參 詳

懷遠集

寧浦郡 今橫州

四川 今成都以西為益州順慶保寧興州重慶夔州

廣漢郡 今漢州

汶山郡 今茂州

新都郡今縣

西陽今升研縣
臨安縣今升臨縣
臨安縣今升臨縣
臨安縣今升臨縣

維今瀋州
武陽今新津縣

晉熙郡今緇竹縣

巴西郡 今保寧府

西華烏奴喇人唐元鼎

稗今漢川州撞郡

蘭史約略

一、

五

巴都郡 今重慶府

涪陵郡 今涪州

巴東郡入夔州府

南陵今平山縣

北井今大觀縣

朱提郡

今叙州府西

非洞郡 今爲蒙府

1

捷爲郡 今榮州

淺嘉郡今隸

江陽郡 今江州

越傳郡

食人街

陰平郡 今漢安府

平廣今府境

清咸平 西原 朱勳 始武龍 李安撫河院

雲南

建寧郡 今湖南

鹽州今平鹽州

興古郡 今曲靖軍府

雲南

永昌郡

安州今楚州府

關氏家譜

五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 | | | |
|------------------------|------------------------|------------------------|------------------------|
| 太原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定襄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雁門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樂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樓煩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 平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河東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龍泉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安邊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馬邑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西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離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上黨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 高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陽城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陝西 | | | |
| 華陰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馮翊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上洛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新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扶風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汧陽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 | | |
|------------------------|------------------------|------------------------|------------------------|
| 平涼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安定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漢中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安康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河池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北地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彭原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延安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上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鄜陰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銀川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宜川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中部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新秦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隴西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天水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武都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會寧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同谷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陰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金城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臨洮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抱罕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朔方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靈武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張掖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酒泉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武威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西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晉昌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燉煌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伊吾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交河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
| 九原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五原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榆林郡 <small>今山西</small> | |

[illegible]

| | | | | |
|------|--|--------|------|-----|
| 永福全縣 | | 淮陰郡 | 下邳郡 | 東海郡 |
| | | 今淮安府 | 今徐州 | 今海州 |
| 廣陵郡 | | 江陽全江都縣 | | |
| 新安郡 | | 今徽州府 | | |
| 宣城郡 | | 今寧國府 | | |
| 同安郡 | | 今安慶府 | | |
| 彭城郡 | | 今徐州 | 歷陽郡 | 今和州 |
| | | 今徐州府 | | |
| 浙江 | | 餘杭郡 | 新定郡 | 遂安郡 |
| | | 今杭州府 | 今嚴州府 | 今縣 |
| 吳興郡 | | 今湖州府 | | |
| 會稽郡 | | 今紹興府 | | |

| | | | | |
|--------|--|------|------|------|
| 初置今餘姚縣 | | 餘姚郡 | 臨海郡 | 東陽郡 |
| | | 今紹興府 | 今台州府 | 今金華府 |
| 信安郡 | | 今衢州市 | | |
| 永嘉郡 | | 今溫州府 | | |
| 紹興郡 | | 今上虞縣 | | |
| 福建 | | 長樂郡 | 清源郡 | 建安郡 |
| | | 今福州府 | 今泉州府 | 今建寧府 |
| 臨汀郡 | | 今汀州府 | | |
| 漳州郡 | | 今漳州府 | | |
| 江西 | | 豫章郡 | | |
| | | 今南昌府 | | |
| 信安郡 | | 今嚴州府 | | |

| | |
|-----|------|
| 臨川郡 | 今撫州府 |
| 廬陵郡 | 今吉安府 |
| 東昌 | 今泰和縣 |
| 宜春郡 | 今袁州府 |
| 萍陽郡 | 今九江府 |
| 豫章 | 今南昌府 |
| 鄱陽郡 | 今饒州府 |
| 南康郡 | 今贛州府 |
| 建安郡 | 今南安府 |
| 湖廣 | |
| 江夏郡 | 今武昌府 |
| 富川 | 今興寧縣 |
| 沔陽郡 | 今漢陽府 |
| 襄陽郡 | 今襄陽府 |
| 安陸郡 | 今安陸縣 |
| 漢東郡 | 今漢陽府 |
| 齊安郡 | 今黃州府 |
| 蕲春郡 | 今蕲州府 |

| | |
|-----|------|
| 江陵郡 | 今荊州府 |
| 巴東郡 | 今歸州 |
| 夷陵郡 | 今宜昌 |
| 巴陵郡 | 今岳陽府 |
| 長沙郡 | 今湖南 |
| 邵陽郡 | 今邵陽縣 |
| 武陵郡 | 今常德府 |
| 沅陵郡 | 今辰州府 |
| 零陵郡 | 今永州府 |
| 房陵郡 | 今房縣 |
| 衡山郡 | 今衡州府 |
| 富水郡 | 今富水縣 |
| 潭陽郡 | 今湘潭縣 |
| 武陽郡 | 今武陽縣 |
| 南陽郡 | 今南陽府 |
| 襄陽郡 | 今襄陽府 |
| 沔陽郡 | 今漢陽府 |
| 房陵郡 | 今房縣 |

| | |
|-----|------|
| 海陽郡 | 今海陽縣 |
| 清江郡 | 今清江縣 |
| 貴州 | 今貴州府 |
| 寧夷郡 | 今寧夷縣 |
| 廣東 | 今廣東省 |
| 南海郡 | 今南海縣 |
| 連山郡 | 今連山縣 |
| 始興郡 | 今始興縣 |
| 信安郡 | 今信安縣 |
| 新興郡 | 今新興縣 |
| 高興郡 | 今高興縣 |
| 永熙郡 | 今永熙縣 |
| 海豐郡 | 今海豐縣 |
| 潮陽郡 | 今潮陽縣 |

| | |
|-----|------|
| 海康郡 | 今海康縣 |
| 合浦郡 | 今合浦縣 |
| 寧越郡 | 今寧越縣 |
| 珠崖郡 | 今珠崖縣 |
| 廣西 | 今廣西省 |
| 始安郡 | 今始安縣 |
| 平樂郡 | 今平樂縣 |
| 臨賀郡 | 今臨賀縣 |
| 鬱林郡 | 今鬱林縣 |
| 普寧郡 | 今普寧縣 |
| 永平郡 | 今永平縣 |
| 龍水郡 | 今龍水縣 |

開史約書卷之二十一 地理直音

唐地理直音

京畿道

治東京

今陝西西安府

都畿道

治東京

今河南開封府

關內道

治京兆

今陝西咸陽府

河南道

治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

河東道

治蒲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河北道

治魏

今北京大名府

隴右道

治西平

今陝西平涼府

開史約書 地理直音

山南東道

治襄陽

今湖北襄陽府

山南西道

治漢中

今陝西漢中府

劍南道

治益

今四川成都府

淮南道

治廣陵

今江蘇揚州府

江南東道

治吳

今江蘇蘇州府

江南西道

治洪州

今江西南昌府

黔中道

治黔陽

今湖南沅陵府

嶺南道

治南海

今廣東廣州府

唐

北京

今河南開封府

南州

今廣東府

順州

今順義府

涿州

今涿州

檀州

今密雲縣

薊州

今薊州

平州

今平州

益州

今益州

瀋陽

今瀋陽

恒州

今恒州

定州

今定州

趙州

今趙州

冀州

今冀州

深州

今深州

趙州

今趙州

冀州

今冀州

冀州

今冀州

幽州

今幽州

定州

今定州

趙州

今趙州

冀州

今冀州

開史約書 地理直音

雲南

今雲南府

貴州

今貴州府

廣西

今廣西府

湖南

今湖南府

福建

今福建府

浙江

今浙江府

江西

今江西府

湖北

今湖北府

湖南

今湖南府

福建

今福建府

浙江

今浙江府

江西

今江西府

湖北

今湖北府

湖南

今湖南府

福建

今福建府

浙江

今浙江府

江西

今江西府

湖北

今湖北府

湖南

今湖南府

福建

今福建府

廣東

今廣東府

廣西

今廣西府

雲南

今雲南府

貴州

今貴州府

河南

今河南府

山東

今山東府

河北

今河北府

山西

今山西府

陝西

今陝西府

甘肅

今甘肅府

四川

今四川府

雲南

今雲南府

貴州

今貴州府

廣西

今廣西府

福建

今福建府

浙江

今浙江府

江西

今江西府

湖北

今湖北府

湖南

今湖南府

廣東

今廣東府

廣西

今廣西府

雲南

今雲南府

貴州

今貴州府

河南

今河南府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 | | | | | | | | | | |
|---|---------------------------------|---|--|--|--|--|---|---------------------------------------|--|--------------|
| <p>渭水今在長安</p> <p>方強今在臨邛</p> <p>明溪今在富縣</p> | <p>晉州 今潯州安南縣</p> <p>遂州 今遂寧縣</p> | <p>銅山今州西</p> <p>渝州 今重慶府</p> <p>合州 今合川縣</p> <p>忠州 今忠縣</p> <p>涪州 今涪陵縣</p> | <p>黔州 今重慶府</p> <p>昌黎今府城西</p> <p>昌黎今巴縣西</p> <p>靜南今大足縣</p> <p>涪州今在州西</p> <p>肥田今在州南</p> | <p>去溫今涪州西</p> <p>萬州 今縣</p> <p>開州 今縣</p> <p>達州 今縣</p> | <p>萬茂今開縣東</p> <p>開英今達州</p> <p>巴梁今達州東</p> | <p>南史約書 地理直音</p> <p>戎州 今叙州府</p> <p>榮州 今縣</p> <p>嘉定今宜賓縣</p> <p>宣義今富順縣</p> <p>定州 今定縣</p> | <p>嘉州 今嘉定州</p> <p>羅江今州南</p> <p>起貢和義俱今榮縣</p> | <p>眉州 今州</p> <p>瀘州 今州</p> <p>亦名江州</p> | <p>甲州 今州</p> <p>亦名依政郡</p> <p>安仁今州東北</p> <p>大井今大昌縣東</p> | <p>雅州 今州</p> |
|---|---------------------------------|---|--|--|--|--|---|---------------------------------------|--|--------------|

| | | |
|---|--|---|
| <p>太湖都令府</p> <p>馬湖都令府</p> <p>嘉慶州 關驛州 浪州 高寧堂周坑</p> | <p>松州 今松潘府原司</p> <p>益州 今益州府原司</p> <p>嵩州 今嵩州府原司</p> <p>黎州 今黎州府原司</p> <p>播州 今播州府原司</p> <p>珍州 今珍州府原司</p> <p>龍州 今龍州府原司</p> | <p>太渡今磨山縣東北</p> <p>百丈今名山縣東北</p> <p>衛山 蜀水 長江 嘉陵江</p> <p>嘉陵 建昌 和原</p> <p>交 陽山 神堂 飛越 梨司坑</p> <p>雅州 今雅州府原司</p> <p>雅州 今雅州府原司</p> |
|---|--|---|

五代地理直音

北京

太安山今順天府城內 順縣今歸州西

固縣今歸安縣

順城今歸安縣北 龍方今歸安縣

九德今歸安縣西 白溝今歸安縣北

北郭今歸安縣東

琉璃坡今順天府城內

古史今歸安縣

白溝今大名府西 白馬營今永縣

唐東京 並今府

山西

關東約書 地理直音

馬家山今太原府城內

金台今太原府城內 上平關今白雲縣

白雲縣今白雲縣

神泉今太原府城內 上平關今白雲縣

高平今潞安府城內

金谷今太原府城內

三車關今太原府城內 虎兒谷今太原府城內

鴨兒谷今太原府城內

陝西

唐安今西安府城內

石門今華州西

黃龍谷今涼州府城內 黑水今城固縣

下邳今涼州府城內

龍子關今涼州府城內

河南

八角城今開封府城內

龍門今開封府城內

龍門今開封府城內

白馬營今開封府城內

白馬營今開封府城內

長水今開封府城內

山東

高平今開封府城內

中部今開封府城內

麻家渡今開封府城內

南京

望江今開封府城內

關東約書 地理直音

濟南今開封府城內

魯安今開封府城內

之龍河今開封府城內

白馬營今開封府城內

銅官渡今開封府城內

浙江

檀楊寨今杭州府城內

曹魏寨今杭州府城內

龍子關今杭州府城內

| | | |
|--------|------|------|
| 益州路 | 治成都 | 今府 |
| 梓州路 | 治瀘川 | 今州 |
| 利州路 | 治興元 | 今紫市 |
| 夔州路 | 治重慶 | 今府 |
| 廣南東路 | 治肇慶 | 今府 |
| 廣南西路 | 治桂林 | 今桂林府 |
| 明史紀事本末 | 地理通音 | 卷三 |
| | | 九十八 |

| | | | |
|---|-----|---------------|----|
| 宋 | 北京 | 今大名府開州保定府定興縣北 | 今府 |
| | 魏州 | 今大名府魏縣 | 今府 |
| | 信安軍 | 今新鄉縣 | 今縣 |
| | 保安軍 | 今保安縣 | 今縣 |
| | 涿州 | 今河間府涿縣 | 今府 |
| | 莫州 | 今任丘縣 | 今縣 |
| | 乾寧軍 | 今肅寧縣 | 今縣 |
| | 景州 | 今景縣 | 今縣 |
| | 棣州 | 今鹽山縣 | 今縣 |
| | 安肅軍 | 今肅寧縣 | 今縣 |
| | 廣信軍 | 今安肅縣 | 今縣 |
| | 永定軍 | 今神機營 | 今縣 |
| | 維州 | 今茂縣 | 今縣 |
| | 祁州 | 今祁縣 | 今縣 |
| | 順安軍 | 今蔚縣 | 今縣 |
| | 真定府 | 今真定縣 | 今府 |
| | 定州 | 今定興縣 | 今縣 |
| | 冀州 | 今冀縣 | 今縣 |
| | 趙州 | 今趙縣 | 今縣 |
| | 深州 | 今深縣 | 今縣 |
| | 永天軍 | 今永年縣 | 今縣 |
| | 邢州 | 今邢縣 | 今縣 |
| | 洺州 | 今洺縣 | 今縣 |
| | 貝州 | 今貝縣 | 今縣 |
| | 通利軍 | 今通利縣 | 今縣 |
| | 涿州 | 今涿縣 | 今縣 |
| | 澶州 | 今澶縣 | 今縣 |
| | 山西 | 今山西 | 今府 |

| | | | |
|-------------------------|-------------------------|-------------------------|-------------------------|
| 太原府 <small>今府</small> | 永利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大通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憲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和陽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有陽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立安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白馬鎮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火山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平定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忻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代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奇嵐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寧化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嵐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保德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晉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河中府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慶成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解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絳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慈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隰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汾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遼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威勝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綿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永興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商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同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華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耀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乾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邠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鳳翔府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隴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 | |
|-------------------------|-------------------------|-------------------------|-------------------------|
| 和陽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大原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西平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方山縣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渭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懷德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鎮戎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原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好水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邠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興元府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洋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鳳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全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興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定遠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環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寧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延安府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保安軍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邠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坊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吉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麟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麟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府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會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成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秦州 <small>今大原縣</small> | |

| | | | | | | | |
|---------------------------------|--|---------------------------------|--|---------------------------------|--|---------------------------------|--|
| 唐州 <small>今河南唐河</small> | | 鄧州 <small>今河南鄧州</small> | | 文州 <small>今甘肅文縣</small> | | 渭州 <small>今甘肅渭源</small> | |
| 信陽軍 <small>今河南信陽</small> | | 汝州 <small>今河南汝州</small> | | 蘭州 <small>今甘肅蘭州</small> | | 岷州 <small>今甘肅岷縣</small> | |
| 均州 <small>今湖北均州</small> | | 峽州 <small>今湖北峽州</small> | | 積石軍 <small>今青海積石</small> | | 湟州 <small>今青海湟州</small> | |
| 應天府 <small>今河南開封</small> | | 許州 <small>今河南許州</small> | | 鄭州 <small>今河南鄭州</small> | | 開封府 <small>今河南開封</small> | |
| 陳州 <small>今河南陳州</small> | | 滑州 <small>今河南滑州</small> | | 衛州 <small>今河南衛州</small> | | 邢州 <small>今河北邢州</small> | |
| 懷慶府 <small>今河南懷慶</small> | | 彰德府 <small>今河北彰德</small> | | 衛輝府 <small>今河南衛輝</small> | | 淇州 <small>今河南淇州</small> | |
| 衛輝府 <small>今河南衛輝</small> | | 淇州 <small>今河南淇州</small> | | 滑州 <small>今河南滑州</small> | | 衛州 <small>今河南衛州</small> | |
| 衛輝府 <small>今河南衛輝</small> | | 淇州 <small>今河南淇州</small> | | 滑州 <small>今河南滑州</small> | | 衛州 <small>今河南衛州</small> | |

| | | | | | | | |
|---------------------------------|--|---------------------------------|--|---------------------------------|--|---------------------------------|--|
| 相州 <small>今河北相州</small> | | 磁州 <small>今河北磁州</small> | | 懷州 <small>今河南懷州</small> | | 孟州 <small>今河南孟州</small> | |
| 齊州 <small>今山東齊州</small> | | 德州 <small>今山東德州</small> | | 濮州 <small>今山東濮州</small> | | 濰州 <small>今山東濰州</small> | |
| 青州 <small>今山東青州</small> | | 兗州 <small>今山東兗州</small> | | 鄆州 <small>今山東鄆州</small> | | 沂州 <small>今山東沂州</small> | |
| 兗州府 <small>今山東兗州</small> | | 鄆州府 <small>今山東鄆州</small> | | 沂州府 <small>今山東沂州</small> | | 濰州府 <small>今山東濰州</small> | |
| 兗州府 <small>今山東兗州</small> | | 鄆州府 <small>今山東鄆州</small> | | 沂州府 <small>今山東沂州</small> | | 濰州府 <small>今山東濰州</small> | |
| 兗州府 <small>今山東兗州</small> | | 鄆州府 <small>今山東鄆州</small> | | 沂州府 <small>今山東沂州</small> | | 濰州府 <small>今山東濰州</small> | |
| 兗州府 <small>今山東兗州</small> | | 鄆州府 <small>今山東鄆州</small> | | 沂州府 <small>今山東沂州</small> | | 濰州府 <small>今山東濰州</small> | |

| | |
|----------------------------|---------------|
| 昌黎今北平縣東北 | |
| 台州 | 今府 |
| 婺州 | 今金華府
亦名保寧軍 |
| 衢州 | 今府 |
| 壽州今安徽縣
禮賢今江山縣
信安今常山縣 | |
| 溫州 | 今府
亦名處道軍 |
| 處州 | 今府 |
| 江西 | 今有屬江西南路 |
| 隆興府 | 今南昌府
亦名洪州 |
| 南史約書 | 地理直音 |
| 瑞州 | 今府
亦名高安府 |
| 生米渡 | 今府 |
| 信州 | 今廣信府 |
| 宣慶 | 今大興縣境 |
| 撫州 | 今廣信府 |
| 吉州 | 今吉安府 |
| 袁州 | 今府 |
| 汀州 | 今江府
亦名汀軍 |
| 南康軍 | 今府 |

| | |
|---------|---------------------------------|
| 孫盛今建康縣南 | |
| 杭州 | 今府 |
| 新州 | 今府
亦名昭信軍 |
| 建昌軍 | 今府 |
| 臨江軍 | 今府 |
| 南安軍 | 今府 |
| 福建 | 今有屬福州 |
| 福州 | 今府
亦名威武軍 |
| 承平 | 今羅源縣 |
| 南史約書 | 地理直音 |
| 泉州 | 今府 |
| 建寧府 | 今府 |
| 漳州 | 今府
亦名建寧縣
開泰武和縣
魚梁縣今浦城縣 |
| 汀州 | 今府
亦名建寧縣 |
| 劍州 | 今府
亦名建寧縣 |
| 邵武軍 | 今府 |

| | | | |
|-------------------|-------------------|-------------------|-------------------|
| <p>桂陽府 今湖南桂陽縣</p> | | <p>新州 今湖南新化縣</p> | <p>南恩州 今廣東南恩縣</p> |
| <p>肇慶府 今廣東肇慶縣</p> | <p>新州 今湖南新化縣</p> | <p>南恩州 今廣東南恩縣</p> | |
| <p>德慶府 今廣東德慶縣</p> | <p>封州 今廣東封川縣</p> | <p>化州 今廣東化州縣</p> | |
| <p>高州 今廣東高州縣</p> | <p>化州 今廣東化州縣</p> | <p>循州 今廣東循州縣</p> | |
| <p>惠州 今廣東惠州縣</p> | <p>循州 今廣東循州縣</p> | <p>梅州 今廣東梅州縣</p> | |
| <p>潮州 今廣東潮州縣</p> | <p>梅州 今廣東梅州縣</p> | <p>雷州 今廣東雷州縣</p> | |
| <p>廉州 今廣東廉州縣</p> | <p>欽州 今廣東欽州縣</p> | <p>瓊州 今廣東瓊州縣</p> | |
| <p>瓊州 今廣東瓊州縣</p> | <p>欽州 今廣東欽州縣</p> | <p>萬安軍 今廣東萬安縣</p> | |
| <p>廣西 今廣西</p> | <p>萬安軍 今廣東萬安縣</p> | <p>吉陽軍 今廣東吉陽縣</p> | |
| <p>靜江府 今廣西靜江府</p> | <p>全州 今廣西全州縣</p> | <p>容州 今廣西容州縣</p> | |
| <p>梧州 今廣西梧州縣</p> | <p>容州 今廣西容州縣</p> | <p>鬱林州 今廣西鬱林縣</p> | |
| <p>南寧州 今廣西南寧縣</p> | <p>鬱林州 今廣西鬱林縣</p> | <p>白州 今廣西白州縣</p> | |

| | | | | | |
|---|--|--|---|--|--|
| <p>邕州 <small>今廣西府</small></p> <p>橫州 <small>今州</small></p> <p>潯州 <small>今府</small></p> <p>柳州 <small>今府</small></p> <p>象州 <small>今州</small></p> <p>融州 <small>今縣</small></p> <p>賓州 <small>今州</small></p> | <p>梧州 <small>今府</small></p> <p>宜州 <small>今縣</small></p> <p>成都府 <small>今府</small></p> <p>懷安軍 <small>今縣</small></p> <p>石泉軍 <small>今縣</small></p> <p>陵州 <small>今縣</small></p> | <p>永安軍 <small>今縣</small></p> <p>資州 <small>今縣</small></p> <p>彭州 <small>今縣</small></p> <p>漢州 <small>今州</small></p> <p>綿州 <small>今州</small></p> | <p>簡州 <small>今州</small></p> <p>蜀州 <small>今縣</small></p> <p>茂州 <small>今州</small></p> <p>威州 <small>今州</small></p> <p>巴州 <small>今州</small></p> <p>壁州 <small>今縣</small></p> | <p>開州 <small>今縣</small></p> <p>利州 <small>今縣</small></p> <p>劍州 <small>今州</small></p> <p>蓬州 <small>今縣</small></p> <p>渠州 <small>今縣</small></p> <p>廣安軍 <small>今州</small></p> | <p>果州 <small>今縣</small></p> <p>遂州 <small>今縣</small></p> <p>渠州 <small>今縣</small></p> <p>廣安軍 <small>今州</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涼府 | 鳳翔府 | 商州 | 固州 | 奉元路 | 陝西 | 沁州 | 寶昌州 | 興和路 | 保安州 | 上都路 | 豐州 | 渾源州 | 大同路 | 潞州 | 汾州 | 吉州 |
| 今府 | 今府 | 今州 | 今州 | 今西安府 | 今州 | 今州 | 今州 | 今州 | 今州 | 今府 | 今州 | 今州 | 今府 | 今府 | 今州 | 今州 |
| | | 邠州 | 華州 | | | 澤州 | | 興安州 | 興安州 | 順寧府 | 雲內州 | 應州 | | | 石州 | |
| | | 今州 | 今州 | | | 遼州 | | 今古托克托 | 今古托克托 | 今宣府府 | 今中書府 | 朔州 | | | 臨州 | |
| | | | 耀州 | | | 今州 | | 松州 | 雲州 | | 蔚州 | 武州 | | | 今縣 | |
| | | | 乾州 | | | | | 今古托克托 | 今古托克托 | | 今州 | 今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肅州路 | 永昌路 | 甘肅路 | 河州路 | 西和州 | 邠州 | 延安路 | 蘭州 | 臨洮府 | 寧州 | 慶陽府 | 鳳州 | 興元路 | 秦州 | 會州 | 華昌府 | 涇州 | 開成州 |
| 今府 | 今府 | 今府 | 今府 | 今州 | 今州 | 今府 | 今州 | 今府 | 今州 | 今府 | 今縣 | 今府 | 今州 | 今府 | 今府 | 今州 | 今州 |
| | | | | | 綏德州 | | 定西州 | | 環州 | | 金州 | | | 徽州 | | 靜寧州 | 廣安州 |
| | | | | | 今州 | | 今金縣 | | 今縣 | | 今縣 | | | 今州 | | 今州 | 今州 |
| | | | | | 茂州 | | | | | | 渭州 | | | 階州 | | | 莊浪州 |
| | | | | | 今州 | | | | | | 洋州 | | | 成州 | | | 鎮原州 |
| | | | | | | | | | | | | | | 今縣 | | | 今縣 |

| | |
|------|-----------|
| 沙州路 | 今肅州縣西 |
| 瓜州 | 今肅州西 |
| 亦集乃路 | 今甘肅北一千五百里 |
| 寧夏府路 | 今寧夏府 |
| 肅州 | 今肅州府 |
| 鳴沙州 | 今肅州府 |
| 應理州 | 今肅州府 |
| 西寧州 | 今肅州府 |
| 河南 | 今肅州府 |
| 汴梁路 | 今河南府 |
| 鄭州 | 今河南府 |
| 許州 | 今河南府 |
| 陳州 | 今河南府 |
| 鈞州 | 今河南府 |
| 歸德府 | 今河南府 |
| 睢州 | 今河南府 |
| 河南府路 | 今河南府 |
| 陝州 | 今河南府 |
| 嵩州 | 今河南府 |
| 南陽府 | 今河南府 |
| 鄧州 | 今河南府 |
| 唐州 | 今河南府 |
| 裕州 | 今河南府 |
| 汝寧府 | 今河南府 |
| 息州 | 今河南府 |
| 光州 | 今河南府 |
| 信陽州 | 今河南府 |
| 汝州 | 今河南府 |

| | |
|------|------|
| 彰德路 | 今河南府 |
| 林州 | 今河南府 |
| 磁州 | 今河南府 |
| 衛輝路 | 今河南府 |
| 輝州 | 今河南府 |
| 淇州 | 今河南府 |
| 懷慶路 | 今河南府 |
| 孟州 | 今河南府 |
| 山東 | 今河南府 |
| 濟南路 | 今河南府 |
| 濱州 | 今河南府 |
| 泰安州 | 今河南府 |
| 德州 | 今河南府 |
| 陵州 | 今河南府 |
| 開東約書 | 今河南府 |
| 地理直音 | 今河南府 |
| 嚴陽府路 | 今河南府 |
| 滑州 | 今河南府 |
| 益都路 | 今河南府 |
| 曹州 | 今河南府 |
| 博興州 | 今河南府 |
| 登州 | 今河南府 |
| 寧海州 | 今河南府 |
| 萊州 | 今河南府 |
| 膠州 | 今河南府 |
| 濰州 | 今河南府 |
| 密州 | 今河南府 |
| 兗州 | 今河南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餘干州 | 浮梁州 | 樂平州 | 建昌州 | 南康路 | 江州路 | 萍鄉州 | 袁州路 | 吉水州 | 吉安路 | 撫州路 | 鉛山州 | 信州路 | 新昌州 | 瑞州路 | 富州 | 龍興路 | 江西 | 漳州路 |
| 全縣 | 全縣 | 全縣 | 全縣 | 全府 | 全府 | 全縣 | 全府 | 全縣 | 全府 | 全府 | 全縣 | 全府 | 全縣 | 全府 | 全縣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 | | | | | | | | 安福州 | 太和州 | | | | | | 寧州 | | | |
| | | | | | | | | 永新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興路 | 隨州 | 德安府 | 沔陽府 | 安陸府 | 蕪州路 | 黃州路 | 漢陽府 | 興國路 | 武昌路 | 湖廣 | 南安路 | 新淦州 | 臨江路 | 南豐州 | 建昌路 | 寧都州 | 贛州路 |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全府 |
| | | | | | | | | | | | | 新喻州 | | | | 會昌州 | |
| | | | 荊門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州 <small>今歸州</small> | 峽州路 <small>今歸州</small> | 岳州路 <small>今岳州</small> | 平江路 <small>今平江</small> | 潯州路 <small>今潯州</small> | 襄陽路 <small>今襄陽</small> | 均州 <small>今均州</small> | 房州 <small>今房州</small> | 常德路 <small>今常德</small> | 桃源州 <small>今桃源</small> | 辰州路 <small>今辰州</small> | 沅州路 <small>今沅州</small> | 衡州路 <small>今衡州</small> | 來陽州 <small>今來陽</small> | 永州路 <small>今永州</small> | 道州路 <small>今道州</small> | 天臨路 <small>今天臨</small> | 茶陵州 <small>今茶陵</small> |
| | | | | | | | | | 龍陽州 <small>今龍陽</small> | | | | 常寧州 <small>今常寧</small> | | | | 醴陵州 <small>今醴陵</small> |
| | | | | | | | | | | | | | 陽州 <small>今陽州</small> | | | | 潯陽州 <small>今潯陽</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攸州 <small>今攸州</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鄉州 <small>今湘鄉</small> | 湘潭州 <small>今湘潭</small> | 益陽州 <small>今益陽</small> | 湘陰州 <small>今湘陰</small> | 寶慶路 <small>今寶慶</small> | 武岡路 <small>今武岡</small> | 施州 <small>今施州</small> | 貴州 <small>今貴州</small> | 雲南 <small>今雲南</small> | 中慶路 <small>今中慶</small> | 嵩明州 <small>今嵩明</small> | 晉寧州 <small>今晉寧</small> | 昆陽州 <small>今昆陽</small> | 安寧州 <small>今安寧</small> | 曲靖路 <small>今曲靖</small> | 陸涼州 <small>今陸涼</small> | 越州 <small>今越州</small> | 羅雄州 <small>今羅雄</small> | 馬龍州 <small>今馬龍</small> | 臨安路 <small>今臨安</small> | 建水州 <small>今建水</small> | 寧州 <small>今寧州</small> | 石平州 <small>今石平</small> | 潯江路 <small>今潯江</small> | 西昌路 <small>今西昌</small> | 路南州 <small>今路南</small> | 神宗州 <small>今神宗</small> | 彌勒州 <small>今彌勒</small> | 元江路 <small>今元江</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楚開南路 | 今楚州府 |
| 鎮南州 | 今州 |
| 南安州 | 今州 |
| 開南州 | 今州 |
| 威遠州 | 今州 |
| 武定路 | 今州 |
| 和曲州 | 今州 |
| 大理路 | 今州 |
| 獅川州 | 今州 |
| 永昌府 | 今府 |
| 開東總書 | 地理直音 |
| 蒙化州 | 今府 |
| 鶴慶路 | 今府 |
| 順州 | 今州 |
| 麗江路 | 今府 |
| 北勝府 | 今州 |
| 通安州 | 今州 |
| 蘭州 | 今州 |
| 寶山州 | 今州 |
| 浪蕩州 | 今州 |
| 廣東 | 今省 |
| 廣州路 | 今府 |

| | |
|---------|------|
| 連州 | 今 |
| 韶州路 | 今府 |
| 英德州 | 今縣 |
| 南雄路 | 今府 |
| 肇慶路 | 今府 |
| 德慶路 | 今州 |
| 高州路 | 今府 |
| 羅州 | 今州 |
| 南合州 | 今州 |
| 開東總書 | 地理直音 |
| 惠州路 | 今府 |
| 循州 | 今府 |
| 潮州路 | 今府 |
| 梅州 | 今府 |
| 廉州路 | 今府 |
| 欽州路 | 今府 |
| 乾寧軍民安撫司 | 今州府 |
| 萬安軍 | 今州 |
| 吉陽軍 | 今州 |
| 南寧軍 | 今州 |
| 廣西 | 今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江路 <small>全縣</small> | 全州 <small>全州</small> | 平樂府 <small>全府</small> | 賀州 <small>全縣</small> | 梧州路 <small>全府</small> | 潯林州 <small>全府</small> | 南寧路 <small>全府</small> | 橫州 <small>全州</small> | 潯州路 <small>全府</small> | 開史約書 <small>地理直音</small> | 柳州路 <small>全府</small> | 賓州 <small>全州</small> | 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 <small>全處</small> | 四川 <small>全府</small> | 成都路 <small>全府</small> | 彭州 <small>全縣</small> | 崇慶州 <small>全州</small> | 保寧府 <small>全府</small> | 劍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 | | 容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 | 象州 <small>全州</small> | 融州 <small>全州</small> | | | 溪州 <small>全縣</small> | 威州 <small>全州</small> | | 龍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 | | 潯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 | | 全處 | | | 安州 <small>全縣</small> | 簡州 <small>全州</small> | | 巴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 | | | | | | | | | | | | 灌州 <small>全縣</small> | 綿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慶元路 <small>全縣</small> | 順慶路 <small>全府</small> | 廣安府 <small>全府</small> | 潼川府 <small>全府</small> | 遂寧州 <small>全縣</small> | 永寧路 <small>全縣</small> | 重慶路 <small>全府</small> | 忠州 <small>全州</small> | 紹慶府 <small>全縣</small> | 開史約書 <small>地理直音</small> | 夔州路 <small>全府</small> | 達州 <small>全州</small> | 大寧州 <small>全縣</small> | 叙州路 <small>全府</small> | 宣順州 <small>全縣</small> | 筠連州 <small>全州</small> | 馬湖路 <small>全府</small> | 懷德府 <small>全府</small> | 嘉定府路 <small>全府</small> |
| | | 蓬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 合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梁山州 <small>全縣</small> | 開州 <small>全縣</small> | | 高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眉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渠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 涪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萬州 <small>全縣</small> | | | 長寧軍 <small>全縣</small> | | | | 邛州 <small>全州</small> |
| | | | | | | | | | | | 雲陽州 <small>全縣</small> | | | 戎州 <small>全縣</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雅州 <small>今雅安</small> | 黎州 <small>今黎平</small> | 建昌路 <small>今建昌</small> | 永寧州 <small>今永寧</small> | 禮州 <small>今禮州</small> | 印部州 <small>今印部</small> | 德昌路 <small>今德昌</small> | 威龍州 <small>今威龍</small> | 會川路 <small>今會川</small> | 武安州 <small>今武安</small> | 開史約書 <small>地理直音</small> | 百興府 <small>今百興</small> | 烏蒙島撒宜恩司 <small>今烏蒙</small> |
| | | | | 里州 <small>今里州</small> | 隆州 <small>今隆州</small> | | 普濟州 <small>今普濟</small> | 美州 <small>今美州</small> | 永昌州 <small>今永昌</small> | 會理州 <small>今會理</small> | 麻龍州 <small>今麻龍</small> | |
| | | | | 潤州 <small>今潤州</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問史約書卷 | 西漢及王諸系 | 晉諸王諸系 | 晉五 十六國廢興諸系 | 劉宋諸王諸系 | 蕭齊諸王諸系 | 蕭梁諸王諸系 | 南北朝傳授諸系 | 唐宋藩鎮諸系 | 五代十國世家 <small>錢氏以佐弘微名字諸本皆異今從袁忠親理</small> | 宋太祖太宗繼統諸系 | 公孤政府沿革 | 政府屬官 | 諸部尚書沿革 | 列卿沿革 | 學士沿革 | 中書沿革 | 史官沿革 |
|-------|--------|-------|------------|--------|--------|--------|---------|--------|--|-----------|--------|------|--------|------|------|------|------|

| |
|--------|
| 給事中沿革 |
| 御史沿革 |
| 諫議沿革 |
| 監司沿革 |
| 關帥沿革 |
| 守牧沿革 |
| 藩司守牧官屬 |
| 官僚沿革 |
| 武臣沿革 |
| 關史約書 |
| 勳封沿革 |
| 中官沿革 |
| 品級沿革 |
| 散官 |
| 勳官 |
| 簡較官 |
| 未實授官 |
| 員外官 |
| 流內 |

| |
|------------|
| 流外 |
| 古有今無之官 |
| 古無今有之官 |
| 古卑今貴之官 |
| 古貴今卑之官 |
| 古今名職同異分合之官 |
| 關史約書目次 |
| 關史約書 |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甥熊維熊偉男較

西漢諸王反

高祖

惠帝盈

文帝恒

淮南厲王

趙幽王友

齊悼惠王

衛王賜謀反自殺

安謀反自殺

遂與吳楚反敗自殺

則

齊王將闐

朱虛侯章

濟北王興居

淄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

膠西王卬

濟南王辟光

通并楚反謀殺

敗封城陽王

謀反自殺

與吳楚反誅

與吳楚反誅

與吳楚反誅

與吳楚反誅

高祖兄仲 吳王濞

楚元王交 鄂客

戊與吳濞反敗自殺

| | | | | | | | | | |
|--|--|--|--|--|--|---|--|---|--|
| <p>亂庶次第</p> <p>汝南王亮殺子
 <small>亮王瑋殺子</small>
 <small>賁后殺子</small>
 <small>淮南王允殺子</small></p> <p>長沙王羨殺子
 <small>河間王願</small>
 <small>張方殺子</small></p> | | <p>文帝昭</p> <p>景帝師
 <small>汝南王亮</small>
 <small>趙王倫</small>
 <small>扶風王駿</small>
 <small>瑯邪王仙</small></p> <p>武帝炎
 <small>齊王攸</small>
 <small>吳王昱</small>
 <small>清河王暉</small>
 <small>淮南王允</small>
 <small>長沙王</small>
 <small>楚王瑋</small>
 <small>懷帝熾</small>
 <small>愍帝衷</small></p> | | <p>宣帝懿</p> <p>景帝師
 <small>汝南王亮</small>
 <small>趙王倫</small>
 <small>扶風王駿</small>
 <small>瑯邪王仙</small></p> <p>武帝炎
 <small>齊王攸</small>
 <small>吳王昱</small>
 <small>清河王暉</small>
 <small>淮南王允</small>
 <small>長沙王</small>
 <small>楚王瑋</small>
 <small>懷帝熾</small>
 <small>愍帝衷</small></p> | | <p>安帝李</p> <p>太原王瓊
 <small>河間王願</small>
 <small>東海王越</small>
 <small>南陽王模</small>
 <small>新蔡王騰</small></p> <p>高帝主
 <small>范陽王綏</small></p> | | <p>高帝主</p> <p>太原王瓊
 <small>河間王願</small>
 <small>東海王越</small>
 <small>南陽王模</small>
 <small>新蔡王騰</small></p> <p>高帝主
 <small>范陽王綏</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蜀漢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 夏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 | 西秦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暮末 | 後凉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 | 南凉秃髮烏孤
利鹿孤
俾檀
保周 | 北凉段業沮渠蒙遜
牧健 | 西凉李嵩
李歆
李恂
李恂滅於秦 | 張祚
張弘 | 前凉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 北燕高雲
馮跋
弘翼 | 與南慕容容德
慕容超 | 察後燕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 國西燕慕容冲
慕容忠
慕容永 | 六後秦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 十秦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堅
苻丕
苻登 | 後趙石勒
石虎
石世
石遵
石鑒
冉閔 | 燕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暉 | 北漢劉涓子
劉和
劉聰
劉曜 | 晉 |
|-------------------------------|---------------------|--------------------------|------------------------|---------------------------|----------------|---------------------------|----------|--------------------------------------|------------------|---------------|-----------------------------|----------------------|--------------------------------|------------------------------------|------------------------------------|---------------------------|-------------------------|---|

時多新子



庚子年



系譜王諸梁蕭

| | | | | | | | | |
|-----------------------|-------------------------------|-------------------------------|-------------------------------|-------------------------------|-------------------------------|-------------------------------|-------------------------------|-------------------------------|
| 武帝衍 | 太子統 | 簡文帝綱 | 豫章王綜 | 邵陵王綸 | 武陵王紀 | 元帝繹 | 長沙王懿 | 臨川王宏 |
| <small>棟堂在東門外</small> | <small>試千侯景</small> | <small>為大器計侯景</small> | <small>為大器計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紀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繹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懿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宏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宏於侯景</small> |
| 豫章王歡 | 河東王暕 | 岳陽王暕 | 太子大器 | 尋陽王天心 | 臨川王大款 | 南海王大臨 | 南郡王大連 | 安陸王大春 |
| <small>棟堂在東門外</small> | <small>侯景殺暕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暕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大器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天心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大款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大臨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大連於侯景</small> | <small>侯景殺大春於侯景</small> |
| 桂陽王大成 | 汝南王大封 | 敬帝方智 | 瀏陽公大雅 | 新興王大莊 | 西陽王大鈞 | 武寧王大威 | 建平王大球 | 義安王大昕 |
| 綏建王大曄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small>太子大器以下十四子皆殺于侯景</small> |

系譜授傳朝北南

| | | | | | | | | |
|---------|------|-------|-------|-------|-------|-------|--------|--------|
| (南)武帝劉裕 | 文帝義隆 | 廢帝子業 | 恭懷王昱 | 齊高帝道成 | 廢帝昭業 | 明帝鸞 | 和帝寶融 | 宋共六十年 |
| 少帝義符 | 武帝駿 | 明帝或 | 順帝準 | 武帝順 | 海陵王昭文 | 東昏侯寶卷 | 齊共三十二年 | 梁共五十六年 |
| (梁)武帝蕭衍 | 簡文帝綱 | 元帝繹 | 敬帝方智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 (齊)高帝道成 | 武帝順 | 海陵王昭文 | 東昏侯寶卷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 (梁)武帝蕭衍 | 簡文帝綱 | 元帝繹 | 敬帝方智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 (齊)高帝道成 | 武帝順 | 海陵王昭文 | 東昏侯寶卷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 (梁)武帝蕭衍 | 簡文帝綱 | 元帝繹 | 敬帝方智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 (齊)高帝道成 | 武帝順 | 海陵王昭文 | 東昏侯寶卷 | 陳武帝霸先 | 文帝蒨 | 廢帝伯宗 | 宣帝頊 | 後主叔寶併於 |

唐

魏博天雄軍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有州七見傳魏相衛

宋

田承嗣悅殺子緒李安懷諫弘正通布史史憲誠

潘

何進滔弘敬全韓君雄簡樂彥禎趙趙支并

鎮

羅弘信子紹威再傳滅

譜

鎮莫成德軍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庭湊反有州六恒庭湊趙

系

李懷臣維武復真永宗永元庭湊元達紹鼎紹懿景崇銘景

幽州盧龍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而朱克融反有州九劉劉平朱朱克融朱朱克融朱朱克融朱

李懷仙朱朱希彩朱朱希光朱朱希光朱朱希光朱朱希光朱朱希光朱朱希光朱

平盧軍更五姓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侯侯希範李李希範李李希範李李希範李李希範李

治景橫海軍傳三姓至程權入朝七年而李全略有之傳滅有州四李李全略李李全略李李全略李

程目華懷軍懷信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程目華程

蔡州彰義軍更三姓傳五世而滅有州三中中光泰

李忠臣希烈陳陳仙奇吳吳少誠少少陽元元濟

澤潞昭義軍更七姓至劉從諫拒命一傳滅有州五鄭鄭元融

薛嵩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李承昭李

宣武軍傳二姓四世而滅有州四宋宋晏節

劉玄佐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李萬榮李

五代

吳楊行密淮淮南傳四世共四十六年

十

代南唐王王衍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十

國後蜀孟孟知祥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世

北漢劉劉崇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家

南漢劉劉隱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楚

馬服希希範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劉

言王王進達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吳

越錢鏐元元瓘仁仁佐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閩

王潮審審知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南

平高季興從從誨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附

唐末夏夏州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克

服繼筠繼繼筠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天

祈元元昊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共

一百九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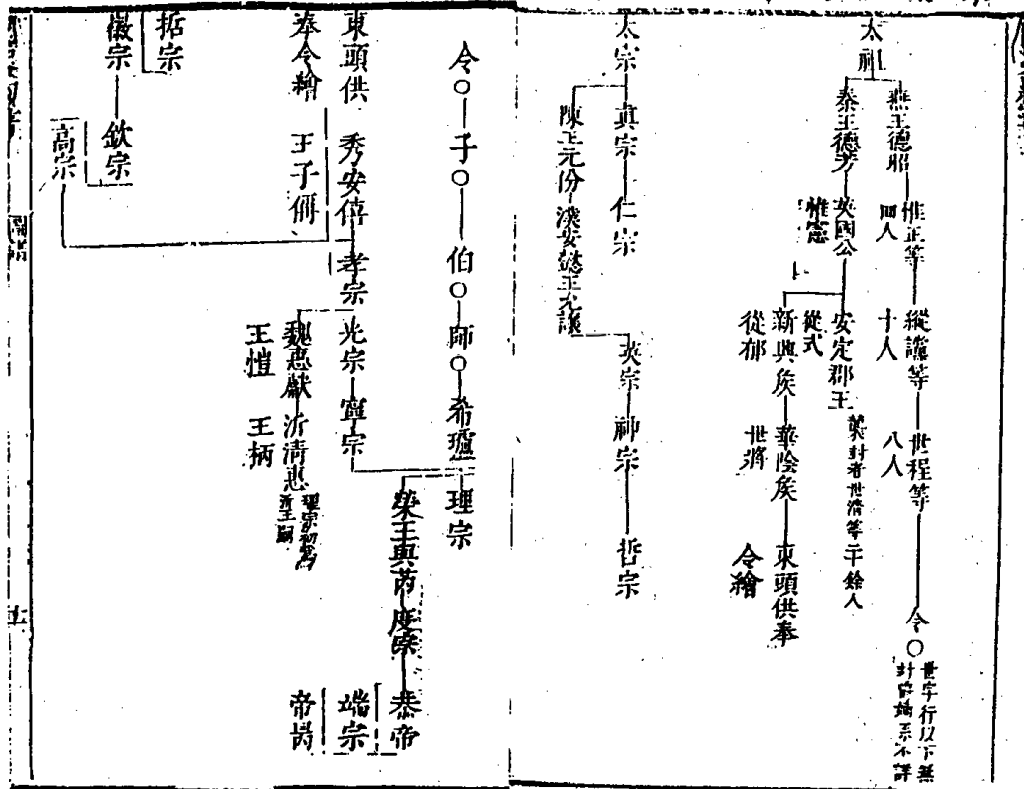
夏

元昊傳九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宋太祖宋

共

一百九十五年

系 譜 統 繼 宗 太 祖 太 宗

[illegible]

| | | | | |
|--|----|----|--|---------------------------|
| 右輔
左輔
後丞
前疑 | 北周 | 兩省 | 八公同晉 | 宋 |
| 中書省
門下省
殿內省
殿內省 | 隋 | 五省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集書省
太監
傳官 | 五省
齊
梁陳
北魏
北齊 |
| 三師
三不事
事無官局 | | | 侍中省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太傅
大司馬
太尉 | 三公
三司
三太 |
| 尚書省
門下省
內史省
秘書省
內侍省
殿內省 | | | 尚書省
秘書省
集書省
太保
大將軍
司空
司徒
太尉 | |

| | | | | |
|--|----|-----|--|--|
| 三師
三公
如莊 | 宋 | 兩省 | 唐 | 六省 |
| 中書政事堂
樞密院
門下
右僕射
少宰
少保
少傅
少師 | 神宗 | 樞宗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 左僕射
太宰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師
太傅
太保 | 徽宗 | 南宋元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 中書省
樞密院
樞密院
樞密院
樞密院
樞密院
樞密院
樞密院 | |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秘書省
殿中省
內侍省 |

公孤丞相大將軍官屬 歷代損益異同

長史

祿史

記室令史

記室參清
記室督同

御屬

以主

咨議參軍

錄事功曹

東西閤祭酒

諸曹參軍

主簿

舍人

以上以官後

丞相有司直長史

漢有司直長史

徵事

東西曹掾

魏

五房簡正

提點

唐朱

餘屬畧同前

太尉有黃閣主簿

漢

餘屬畧同前

御史約書

政府

左

掌兵開府者

有從事中郎

正參軍

行參軍

騎司馬

帳下司馬

兵曹、鎧曹、士曹參軍

刺奸長

下都督

外都督

督護

以上指諸署同職官官多則督如司馬司馬督記室曰記室督主簿亦稱總紀

中書省官屬

中書監令

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監修國史

唐朱為宰相

門下省官屬

門下省官屬唐朱為宰相其位則有職掌者雖見他考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侍郎

通直員外郎

昭文館

集賢殿大學士

宋為宰相

樞密院官屬

樞密使

副使

樞密學士

即參詳

都副承旨

詳簡文字

編修

尚書省官屬

政府

六

尚書省官屬

錄公

漢以大將軍錄尚書事東漢以太傅錄尚書事魏晉以太傅錄尚書事宋以太傅錄尚書事元以太傅錄尚書事明以太傅錄尚書事清以太傅錄尚書事

尚書令

歷代為尚書長官後以唐太宗曾為此官終唐之世遂不敢置宋亦因之祇為觀

左右僕射

無令則僕射為省長唐宋大臣俱稱僕射

左右丞

唐高宗改立政 武后改左右相 唐高宗改出機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

諸部尚書

統於今後設和而某部如尚書吏部 國朝始分設無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主書

主事

列卿沿革

| | | | |
|-------------------------------------|---|--|--|
| <p>唐
尚書六曹</p> | <p>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p> | <p>漢九卿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p> | |
| <p>高宗
武后
玄宗
宋
元</p> | <p>六卿
分二部
如
司列
天右相兼
地文部尚
四書
時左相兼
六武部尚
官書
司平
司刑
司戎
司禮
司元</p> | <p>魏晉宋齊
梁十二卿</p> | <p>如
漢
制
太常
宗正
春卿
司農
太府
少府
夏卿
太僕</p> |
| <p>元</p> | <p>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p> | <p>光祿勳
衛尉
廷尉
秋卿
大匠
光祿
鴻臚
冬卿
太舟</p> | <p>衛尉
廷尉
秋卿
大匠
光祿
鴻臚
冬卿
太舟</p> |

| | | | |
|-----------------------|--|--|--|
| <p>附十一寸</p> | <p>太常
光祿
衛尉
宗正
太僕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
外郎
寺卿
寺卿</p> | <p>漢光祿官屬
光祿勳
光祿大夫
五官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中郎將
駙馬都尉</p> | <p>光祿勳
光祿大夫
五官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中郎將
駙馬都尉</p> |
| <p>唐
宋
南宋</p> | <p>制
如
制
如
唐
隋</p> | <p>光祿勳
光祿大夫
郎中車騎戶三將
謁者僕射
左右僕射
虎賁郎將</p> | <p>光祿勳
光祿大夫
郎中車騎戶三將
謁者僕射
左右僕射
虎賁郎將</p> |
| <p>元</p> | <p>宣徽院
大司農寺
太常寺
太僕寺
武備寺
太府
將作院
通政院
典瑞院</p> | <p>諫議大夫
議郎
中郎
中散大夫
賓贊受事謁者
侍郎
郎中</p> | <p>諫議大夫
議郎
中郎
中散大夫
賓贊受事謁者
侍郎
郎中</p> |

學士沿革

| | | | | | | | | | | | |
|---------------|--|--|--|--|-------------|--|--|--|--|--|------|
| 金馬門待詔 | | | | | 漢武帝明帝和帝靈帝北齊 | 太常 | | | | | 列卿官屬 |
| 張酺侍講於御前 | | | | | | <small>同太常寺卿 奉禮郎 太醫 武庫令 公車令 典書令 諸卿署 太廟令 諸牧監 車府署 司直 簡法 司儀 典掌 司農 太倉署 鈎府署 導官署 上林署 諸園署 諸田令 諸池署</small> | | | | | |
| 始置秘書監一人掌書 | | | | | 北周 | <small>太府 平準署 常平署 諸市署 都水 舟楫署 河漢署 將作 左右校署令 甄官令 典書令</small> | | | | | |
| 大中大夫劉充侍講於華光殿 | | | | | | <small>少卿 丞 主簿 典書省有</small> | | | | | |
| 文林館學士 | | | | | 唐高宗中宗 | | | | | | 學士 |
| 麟趾殿學士 | | | | | | | | | | | |
| 學士侍講之名始雜策 | | | | | | | | | | | |
| 見上史然府學無定官不名所統 | | | | | | | | | | | |
| 北門學士 | | | | | | | | | | | |
| 修文館學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弘文館學士 | | 初有館文 | | 宋 | 弘文館學士 | | 宋宗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初有館文 | | | 弘文館學士 | | |
| 集賢殿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元 | 集賢殿學士 | | 德宗 |
| 麗正殿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殿學士 | | |
| 翰林院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殿學士 | | |
| 承旨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殿學士 | | |
| 金鑾殿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後梁後唐 | 金鑾殿學士 | | 後梁後唐 |
| 大制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金鑾殿學士 | | |
| 修撰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金鑾殿學士 | | |
| 簡閣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金鑾殿學士 | | |
| 崇文監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金鑾殿學士 | | |
| 昭文館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金鑾殿學士 | | |
| 集賢院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後梁後唐 | 集賢院 | | 後梁後唐 |
| 崇章閣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院 | | |
| 理勸簡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院 | | |
| 討正字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院 | | |
| 實有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院 | | |
| 實有學士 | | 學士始自此門下之屬 | | | 集賢院 | | |

中華人舍書

| | | | | | | | | |
|----|-----------|----|----|----|----|----|----|--|
| 秦 | 尚書
詔草奏 | 內史 | 中書 | 如書 | 中書 | 內中 | 如書 | 宋 |
| 漢 | 舍人 | 通事 | 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有舍人院
屬中書學
士掌內制
舍人掌外
制神宗後
謂之中書
後省分判
五案文書
初名直院 |
| 魏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晉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梁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陳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北齊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北魏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隋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唐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 宋 | 舍人 | 事 | 通書 | 舍人 | 舍人 | 史書 | 舍人 | |

給事中沿革

| | | |
|--|-------------|--|
| <p>給事中</p> <p>為加宜無
定員以名
儒國親為
之東方朔
以大中大
夫給事中
劉向以諫
議大夫給
事中</p> | <p>秦漢</p> | <p>唐以宰相</p> <p>一館</p> <p>起居郎</p> <p>右史</p> <p>左史</p> <p>起若舍人</p> <p>屬中書稱</p> <p>右史</p> |
| <p>屬門下</p> <p>省位散</p> <p>騎常侍</p> <p>下給事</p> <p>黃門侍</p> <p>郎上</p> | <p>魏晉</p> | <p>宰相</p> <p>著</p> <p>作</p> <p>同</p> <p>上</p> <p>時政</p> <p>唐如</p> |
| <p>屬集書省</p> <p>初屬</p> <p>吏部</p> <p>名給</p> <p>事郎</p> <p>後改</p> <p>楊門</p> <p>下省</p> <p>如主</p> <p>封駁</p> | <p>齊宋梁陳</p> | <p>宰相</p> <p>史館</p> <p>修撰</p> <p>編修</p> <p>簡討</p> |
| <p>給事中</p> <p>初置封駁</p> <p>兩屬銀臺</p> <p>神宗改稱</p> <p>門下後省</p> <p>高宗門下後省</p> <p>中</p> <p>下省</p> <p>屬門</p> <p>給事中</p> <p>事郎</p> <p>如主</p> <p>封駁</p> | <p>隋</p> | <p>宰相</p> <p>禁中有稿</p> <p>修院屬秘</p> <p>書省又有</p> <p>國史實錄</p> <p>院以大臣</p> <p>領之與史</p> <p>館或分或</p> <p>合</p> |
| <p>給事中</p> <p>初置封駁</p> <p>兩屬銀臺</p> <p>神宗改稱</p> <p>門下後省</p> <p>高宗門下後省</p> <p>中</p> <p>下省</p> <p>屬門</p> <p>給事中</p> <p>事郎</p> <p>如主</p> <p>封駁</p> | <p>唐</p> | <p>宰相</p> <p>禁中有稿</p> <p>修院屬秘</p> <p>書省又有</p> <p>國史實錄</p> <p>院以大臣</p> <p>領之與史</p> <p>館或分或</p> <p>合</p> |
| <p>給事中</p> <p>初置封駁</p> <p>兩屬銀臺</p> <p>神宗改稱</p> <p>門下後省</p> <p>高宗門下後省</p> <p>中</p> <p>下省</p> <p>屬門</p> <p>給事中</p> <p>事郎</p> <p>如主</p> <p>封駁</p> | <p>宋</p> | <p>宰相</p> <p>禁中有稿</p> <p>修院屬秘</p> <p>書省又有</p> <p>國史實錄</p> <p>院以大臣</p> <p>領之與史</p> <p>館或分或</p> <p>合</p> |

| 御史沿革 | | | |
|------|------|------|------|
| 魏 | 御史府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侍御史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北魏 | 御史府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侍御史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北齊 | 御史府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侍御史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北周 | 御史府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侍御史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 | 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御史中丞 |

| 御史沿革 | | | |
|------|------|------|------|
| 秦漢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晉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唐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宋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監司沿革 | | | | 秦漢 | 魏晉南北朝 | 隋唐 |
|------|----|------|------|------|-------|------|
| 唐 | 御史 | 御史中丞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 宋 | 御史 | 御史中丞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 元 | 御史 | 御史中丞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 |
|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諸州 |
|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監 |

| 守牧沿革 | | | | 秦漢 | 魏晉南北朝 | 隋唐 |
|------|---|---|---|----|-------|----|
| 唐 | 守 | 牧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宋 | 守 | 牧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元 | 守 | 牧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守 |
|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牧 |

| | | | | | |
|-------|------|------|-------|------|------|
| 魏晉南北朝 | | 北魏北齊 | | 北周隋 | |
| 司京兆太守 | 揚州刺史 | 司州牧 | 京兆尹 | 雍州牧 | |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
| 郡太守 | 郡太守 | 郡太守 | 郡太守 | 郡太守 | |
| 王相內史 | 王相內史 | 王相內史 | 王相內史 | 王相內史 | |
| 尉 | 尉 | 尉 | 尉 | 尉 | |
| 較 | 較 | 較 | 較 | 較 | |
| 隸 | 隸 | 隸 | 隸 | 隸 | |
| 唐 | 宋 | 元 | 唐 | 宋 | 元 |
| 西都牧 | 東都牧 | 北都牧 | 多以親王領 | 三都鳳翔 | 成都河中 |
| 江陵興元 | 德興 | 德興 | 德興 | 德興 | 德興 |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諸州刺史 |
| 開封尹 | 開封尹 | 開封尹 | 開封尹 | 開封尹 | 開封尹 |
| 諸州知州 | 諸州知州 | 諸州知州 | 諸州知州 | 諸州知州 | 諸州知州 |
| 知府 | 知府 | 知府 | 知府 | 知府 | 知府 |
| 知州 | 知州 | 知州 | 知州 | 知州 | 知州 |

| | | | | | |
|---------|---------|---------|---------|---------|---------|
| 漢 | | 隋 | | 唐 | |
| 太守 | 太守 | 太守 | 太守 | 太守 | 太守 |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刺史 |
| 別駕 | 別駕 | 別駕 | 別駕 | 別駕 | 別駕 |
| 治中 | 治中 | 治中 | 治中 | 治中 | 治中 |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 功曹 | 功曹 | 功曹 | 功曹 | 功曹 | 功曹 |
| 書佐 | 書佐 | 書佐 | 書佐 | 書佐 | 書佐 |
| 部郡國從事史 | 部郡國從事史 | 部郡國從事史 | 部郡國從事史 | 部郡國從事史 | 部郡國從事史 |
| 從事史 | 從事史 | 從事史 | 從事史 | 從事史 | 從事史 |
| 督郵 | 督郵 | 督郵 | 督郵 | 督郵 | 督郵 |
| 五官掾 | 五官掾 | 五官掾 | 五官掾 | 五官掾 | 五官掾 |
| 月令師 | 月令師 | 月令師 | 月令師 | 月令師 | 月令師 |
| 孝經師 | 孝經師 | 孝經師 | 孝經師 | 孝經師 | 孝經師 |
| 試經 | 試經 | 試經 | 試經 | 試經 | 試經 |
| 長史 | 長史 | 長史 | 長史 | 長史 | 長史 |
| 司馬 | 司馬 | 司馬 | 司馬 | 司馬 | 司馬 |
| 州都 | 州都 | 州都 | 州都 | 州都 | 州都 |
| 東西曹掾 | 東西曹掾 | 東西曹掾 | 東西曹掾 | 東西曹掾 | 東西曹掾 |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主簿 |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改參軍諸曹曰司 |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如功曹為司功法 |
| 曹為司法 | 曹為司法 | 曹為司法 | 曹為司法 | 曹為司法 | 曹為司法 |

| | | | | | | | | | |
|------|------|------|------|----|----|----|-------|------|------|
| 唐 | 元帥 | 都統 | 行軍長史 | 判官 | 書記 | 參謀 | 兵馬使 | 都虞候 | 宋 |
| 節度使 | 副使 | 判官 | 書記 | 支使 | 推官 | 巡官 | 衙推 | 元歷代同 | 知州軍 |
| 刺史 | 長史 | 司馬 | 司錄參軍 | 司功 | 司戶 | 司兵 | 司士諸參軍 | 縣令 | 通判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簽書判官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錄事參軍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司戶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司法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司理參軍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司理參軍 |
| 初名別駕 | 初名治中 | 初名治中 | 司倉 | 司田 | 司法 | 司倉 | 司倉 | 縣丞 | 司理參軍 |

| | | | | | | | | | |
|-----|----|----|----|----|----|----|----|----|----|
| 官漢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魏晉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 南北朝 | 太傅 | 少傅 | 詹事 | 家令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中書 |

武臣沿革

| | | | | |
|------|--|-------------|--------------------|----|
| 漢 | | 大將軍 驃騎 車騎 | 三大將軍同上 | 西省 |
| 魏晉齊宋 | | 衛尉 中軍 驍騎 車騎 |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 |
| 唐 | | 衛尉 中軍 驍騎 車騎 |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 |
| 宋 | | 衛尉 中軍 驍騎 車騎 |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 |
| 明 | | 衛尉 中軍 驍騎 車騎 |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 |
| 清 | | 衛尉 中軍 驍騎 車騎 | 衛將軍 伏波 都護 二衛 四軍 五校 | |

| | | | | |
|---|--|----------|-----|-----------|
| 唐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宋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明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清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唐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宋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明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 清 | | 驃騎 輔國 鎮軍 | 左右衛 | 左右龍武 觀軍容使 |

華 沿 封 勳

| | | | | | |
|----------------------|--|--|--|----------------------------|--|
| <p>侯 中 關 侯 列</p> | | | | <p>後 衛 前 衛 中 衛 左 衛 右 衛</p> | |
| <p>侯 內 關 侯 微</p> | | | | <p>都 指 揮 左 右 翊</p> | |
| <p>郡 縣 侯 郡 公 郡 縣</p> | | | | <p>副 都 指 揮 虎 賁</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指 押 食 事 武 衛</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鎮 撫 千 戶 鎮 龍 衛</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鎮 壓 千 戶 唐 元 衛</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忠 翊 衛 貴 赤 衛</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西 域 司 各 路 蒙 古 侍 衛</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行 軍 千 戶 屯 田 千 戶</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都 元 帥 府</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蒙 古 軍 元 帥 府</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萬 戶 府</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河 南 淮 北 萬 戶 府</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和 尚 萬 戶 府</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回 回 砲 手 軍 匠 上 萬 戶 府</p> | |

華 沿 官 中

| | | | | | |
|----------------------|--|--|--|----------------|--|
| <p>侯 中 關 侯 列</p> | | | | <p>侯 鄉 侯 縣</p> | |
| <p>侯 內 關 侯 微</p> | | | | <p>伯 伯</p> | |
| <p>郡 縣 侯 郡 公 郡 縣</p> | | | | <p>侯 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p>郡 縣 公 郡 縣 王 郡</p> | | | | <p>侯 伯</p> | |

| 北魏正齊 | | 隋 | | 唐 | |
|----------|----|------------|-----|---------------|----------|
| 中侍中寺 | 侍中 | 中常侍內 | 內承奉 | 內侍 | 內常侍 內給事中 |
| 長秋寺侍 | 卿 | 掖庭署侍 | 掖庭局 | 內謁者監 | 典引 宮教博士 |
| 中尹 | 省 | 奚官署 | 省 | 內僕局 | 內府局 |
| 散騎略 | 改長 | 宮闈署 | 內坊局 | 宮闈局 | 宮闈局 |
| 同觀 | 秋監 | 宣徽院 | 樞密院 | 觀軍容使 | 神策中尉 |
| 秋 | | 長 | | 大 | |
| 宋 | | 徽宗後 | | 內都知 押班 內東西頭供奉 | |
| 侍 左右班殿直 | | 左右侍禁 | | 中亮大夫 | |
| 省 黃門 小黃門 | | 拱衛大夫 | | 通侍大夫 | |
| 宣慶使 宣政使 | | 正侍大夫 | | 中侍大夫 | |
| 內常侍 內客省使 | |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 | | 翰林院勾當官 | |
| 延福使 內班院 | | 合同憑錄司 | | 後苑勾當官 | |
| 入內黃門班院 | | 國信所勾當官 | | 走馬承受 | |

品級沿革

| | | | | | | | | | | | | | |
|------|--|------|--|------|--|------|--|-----------|--|--------|--|----------|--|
| 散官 | | 勳官 | | 簡較官 | | 未實授官 | | 員外官 | | 流內官 | | 流外官 | |
| 開府勳官 | | 將軍勳官 | | 唐宋師保 | | 九品 | | 唐魏有員外散騎侍郎 | | 自一品至九品 | | 九品以外謂之流外 | |
| 九命作伯 | | 八命作牧 | | 七命賜國 | | 六命賜官 | | 周官九命 | | 九品 | | 九品 | |
| 二十列侯 | | 十八侯長 | | 十五上造 | | 十三中更 | | 秦爵二十 | | 二千石 | | 二千石 | |
| 中二千石 | | 比二千石 | | 比千石 | | 比八百石 | | 漢 | | 比六百石 | | 比六百石 |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宋魏晉 | | 至 | | 至 | |
| 十八班 | | 十六班 | | 十四班 | | 十二班 | | 梁 | | 十一班 | | 十一班 |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北周 | | 至 | | 至 | |
| 九 | | 九 | | 九 | | 九 | | 魏晉 | | 九 | | 九 | |

古 有 今 無 之 官

| | | | | | | | | |
|-----------------------------|-----------------------------|------------------------------|----------------------------|----------------------------|---------------------------|--------------------------|--------------------------|--------------------------|
| 五命賜則
十一右庶長
比六百石
月卒 | 四命受器
九五大夫
五百石
月四十五 | 三命受位
七公大夫
比四百石
月四十五 | 再命受服
六官大夫
三百石
月四十 | 一命受職
五大夫
比三百石
月三十 | 再命受服
四不更
二百石
月三十 | 一命受職
三上造
百石
月十六 | 一命受職
二上造
百石
月十六 | 一命受職
一公士
斗石
月十六 |
| 品 | 有 | 正 | 無 | 從 | 無 | 從 | 無 | 從 |
| 十班 | 九班 | 八班 | 七班 | 六班 | 五班 | 四班 | 三班 | 二班 |
| 命 | 九 | 作 | 命 | 九 | 作 | 命 | 九 | 作 |
| 品 | 有 | 正 | 有 | 從 | 有 | 正 | 有 | 從 |

太尉 尚書令僕射 樞密使 殿中省
丞相 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治書侍御史
待制學士 衛尉卿 司農卿 率更令
西域都護 宮觀使 典農中郎將都尉較尉
勸農提舉 監酒稅
王府典籤 籤與今簽押之簽同江左隋唐皆有之蕭齊尤重
宗學 漢唐宋皆有 本朝萬曆年間開封 周藩請設項見邸報未
詳後於 白門會都下盤禹公言學有宗正宗副皆同姓爲之
賜 勅印稍恭 親藩給東家儀之備故 親藩忌之不果行
盤禹公博覽強記留心時務爲余言之如此

古 有 今 無 之 官

| | | | |
|-------------------------------|---|------------|--|
| 宗人令
都給事中
恤刑審決主事
蠻夷長官 | 行人 四官漢以
後廢
御史以十三省分道戶刑以十三省分司
孔子嗣世爲曲阜知縣 孔顏孟子孫教授
起於孟獲時稱未授職如中朝官 | 布政使
兵備道 | 尚書令 秦及漢初爲司隸小吏而後世爲宰輔
侍中 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漢多至數十人掌
服御物下至餐器虎子唾壺之屬晉及唐選爲門下省長
韓琦五人
僕射 周官太僕射人皆下大夫秦博士郎軍屯騎皆稱僕射
漢爲光祿勳小吏唐宋爲宰輔
侍郎 漢持戟入衛者皆稱侍郎趙燕多通侍郎言奴是也漢
侍郎貴爲宰輔兼官 |
|-------------------------------|---|------------|--|

官之卑小賤古

職今古

駝尉 漢有司驍驍四驍驍也其驍驍步長八節驍驍步諸駝尉皆一千石與光祿大夫同秩今為軍司

巡簡大使 唐初命李靖等十三人為巡簡大使使諸國如今

簡較 唐宋為公孤大臣加官今為府下僚

大宰 周官為六卿之長漢以名奉常屬吏為其食之官

安撫使 在唐宋如今巡撫今為節度使武職品同千戶

都水使者 南非朝別有臺列于九卿今為工部郎官

開史初書

歷代宗正卿 元魏宗師 準今宗人府翰林纂修玉牒

漢宗伯 平帝更宗正為宗伯與今禮官不涉

祭酒 漢其王漢為劉氏祭酒謂其高長統祭酒也宋武以名侍中常侍之久次者祭酒有軍本記室祭酒有始國子監祭酒掌之遂為定制

駙馬都尉 漢為光祿屬官而高主者封侯名不相涉漢以駙馬都尉何晏高主更晉以後乃專以帝婿為駙馬與他官別

漢黃門侍郎 唐東門下省 準今通政司六科給事中

歷代司農卿 太府少府卿 唐租庸調使 元總制庸田使

今省入戶部

歷代將作大匠軍器監 晉魏材官將軍 元武備寺

今省入工部

漢主爵都尉 今省入吏部稽勳司

漢治粟內史 今省入戶部

漢乘曹尉馬御史 唐尚輦奉御閒廐使者

今省入太僕苑馬寺卿兵部車駕司

歷代謁者臺 準今通政司

歷代水衡都尉 都水監 今省入工部

歷代上林監屬司農 今不屬

漢石渠天祿閣臺東觀 魏晉後秘書集書省

準今翰林殿閣

開史初書

秦漢郎中令光祿勳 衛尉卿 準今錦衣衛

漢典屬國 宋四方館接伴使 準今太常提督四館

唐館驛使 準今驛傳道

歷代尚書郎 準今郎中

隋唐尚書承務郎 準今員外郎

唐弘文館詳正較理較書 集賢勘正官 準今正字

宋京城八廂勾管公事 準今五城兵馬

宋太廟齋郎 準今省祭 但宋為士人入主之階今用吏

終

閱史約書卷之四目錄 古語訓畧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 | 地 | 人物稱謂 | 官 | 禮 | 樂 | 器 | 數 | 閱史約書 <small>目錄</small> | 賦役 | 形體 | 飲食 | 服 | 宮室 | 舟車 | 草木 | 鳥獸蟲魚 | 武 |
|---|---|------|---|---|---|---|---|------------------------|----|----|----|---|----|----|----|------|---|

刑

喪

人事雜解

古音轉注

閱史約書卷之四目錄 終

閱史約書 目錄

閩史約書卷之四 古語訓略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吳郡沈 載古乘校閱

天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雲撓雲屈曲也。烈缺閃電也。遲明。天未明。遲遲其明也。質明。正明也。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皆劫數也。龍見角亢爲東方蒼龍之宿。農事始畢。晨見東方也。火見火。心星。繼角亢者也。農祥房星也。辰正。正月初也。王

閩史約書

閩

燭。四氣和也。孟陬。始夏正月也。陬。隅也。正月建寅。在天東北隅也。陽餘。閏也。蓐首。閏盡歲也。大茀。大彗星也。金轂。轂與竿同。秋也。庖風。暴風也。飛谷。日所入也。采醴。雀餒似甘露而非。五緯。相汁。汁。協也。謂五星聚也。調調。風緩貌。刁刁。草木動貌。日高春。春晚炊也。日尚未冥。早者先春也。下春。日將冥。則下民皆春也。枉矢。流星形若火也。少女風。將雨微風也。少男風。將雨急風也。風角。占風之角。驗休咎也。亭午。日中則亭也。

地

輿地。輿取盡載也。莊塹。大道也。橫沔。停水也。句廉水。岸曲而有廉稜也。沈蓄。洪水也。蓄。古災字。智。井。無水井也。偃豬。下濕地也。弁中。狹路也。蓬顆。蓬土也。鈎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陽野。禹所禱河也。神囂。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嘍田。燒田而種也。阡陌。田間車馬大道也。商鞅。盡開之爲田。則田多而疆界廢。所謂開阡陌也。不存之地。不可安存也。繞雷。隘險道也。厠。水岸也。又溷所也。山椒。山頂也。窮髮。不毛地也。結恨。三泉。三泉爲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瀉。鹵。鹽地也。斥鹵。義同。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蜃。保。避果。狹隘也。峭。峻。波。波也。鍾岱。近北胡地。微墨之。燒田而獵者也。崖。杏。崖。碍止也。沸。釜。湧出貌。渠。塿。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鷄鹿。胡地山也。姑射。亦。海外山也。宗。膾。胥。教。叢。枝。堯時國也。吳。皋。虞淵也。影。國。附庸也。鱗。响。猶。鱗。响。也。塿。水。埒。也。塿。水。衝岸。壯。塿。也。提。封。封。積土表界也。提。舉。也。舉。四。封。之內而計之也。

人物稱謂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爲子也。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尊章舅姑也。新兄也。彌甥對父舅而言也。食子子奉養者也。收子子葬身者也。門子卿大夫之嫡子。謂代父立門戶也。偃子逐疫人。漢大儺則選黃門子弟以逐疫也。覲猶巫也。女曰巫。男曰覲。寒修古賢媒也。靈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變童愚子皆美童也。公主天子女下嫁必使上公主婚曰公主也。葭莩之親葭蘆也。葦其筍中白皮物之至薄者言薄親也。

關東約書

訓略

三

贅子贅質也。質子與人三年不贖遂沒爲奴也。顏行在前行者也。縣官宅家大家天家歷代稱天子也。郎君唐奴稱主人也。前輩唐宋通稱猶今先生也。健仔健接也。仔美也。姪姪亦美也。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也。便娟一曰娟淵一曰娟螺辨士也。支離善屠人也。又偃人也。倭僂醜女也。閹跂偃人也。

官

涓人涓潔也。掃除涓潔之人也。後世嗜爵邑嗜等也。言不復涉也。司李卽司理也。臯陶爲大理其孫利貞值商季逃難食木子得全故姓李氏也。中候軍中候吏也。補黑衣之缺黑衣衛士服也。河如帶山若礪言微也使山頽河竭而封國如故也。秘祝秦官國有大灾秘過於下移諱其事也。計偕與入計之吏偕行也。漢桓使其瑗將左右廐騶廐騎士也。閼閼閼積功也。閼經歷也。復陶晉典衣官也。中二千石中滿也。與臺輿衆也。佐衆舉事臺給臺下厮役者也。中盾卽中允也。率更爲太子掌更漏也。洗先馬馬在前行猶導馬也。大田大農也。闕入精氣奄閉也。尚書機衡機衡北斗二星名於天文爲喉舌也。尚書秦爲天子主書者也。千牛刀名也。象胥譯語人也。蒲類將軍蒲類西海名。鴻臚鴻大也。臚傳也大聲傳道也。端公唐稱御史也。金吾鳥名性不睡故用以巡警也。節推節度使推官也。鞅鞅氏夷樂官也。當戶匈奴官也。

關東約書

訓略

四

傲釋疾貌。浪孟失志貌。又大聲與孟浪異。汜艷放縱貌。霅悍急疾貌。嶼齒硤快。聲鬱結不散貌。鄧琅磊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貌。和囉聲相雜貌。凍窠。卽空貌。搜搜。卽颼颼也。以下散樂唐梯弄梯戲也。角觥兩兩相當。角伎力也。象人假面戲也。追人。分肢截首戲也。奇蟲魚龍戲也。拔河。分朋對挽。競勝戲也。都盧。綠高戲也。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高緹。更步索戲也。尋撞。綠竿戲也。白打。宮中鬪戲也。潑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戲也。楚鞭。卽蹴踘也。

南史約書

訓略

七

器

琨蔽。玉箸也。六博者。投之以行碁。琨作篴同。彈碁。兩人黑白子各六。碁局中心凸。列碁相當。彈中者勝也。格五。鑿也。鑿有四采。至五卽格不行。故謂之格。意錢。一曰詭億。一曰射意。卽擲錢也。方野碁局間線目也。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作博碁之箸。比集犀角以爲飾也。剛卯。漢人於正月卯日。刻金玉桃木爲佩。以當吉祥。逐疫者也。赤仄錢。以赤銅爲其郭。錢紺色也。笑錢。如榆笑也。紫泥。天子六璽。皆以五都紫泥封之。

南史約書

訓略

牢盆。牢。價值也。盆。鬻鹽盆也。淳金。鈿器金飾器口也。牟耳。玉爵也。紫中。裝珠玉之寶。物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也。寓錢象鼻。皆紙錢也。倭賤同。蠻夷贖罪貨也。昭華之玉。堯贈舜者也。昆吾之鼎。太公所銘鼎也。藻率。草爲之以藉玉也。鐔。衛劍飾。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羽葆。鳥羽蓋也。劍履。皆軍容。軍容不入國。劍履上殿。殊禮也。履。以皮爲之。盤。綬。盤。草名。以草染綬也。鞞。鞞。佩刀上下飾也。洪願。旌名。虹霓爲綬。纓。旗上旛也。蛟韞。馬服革。以蛟皮爲之。星旄。旌。

也。里獨。屨。小網也。屣。蹄連網。屣。屣。蹄。兔網也。繻。罟也。互。屠家掛肉物也。權。初。登山履也。以鐵爲之。如錐頭施履下。不蹉跌也。別作橈。雷。楊。義同。橈。以木爲之。如箕形。行泥上也。胡床。今交椅也。皐。比虎皮褥也。毼。毛席也。書櫃。盛書夾也。六翅。竹織方扇也。便面。障面扇也。膝。膝。有帶囊也。藥囊。藥囊也。篋。與竹器除糞土者也。赫。蹠。蹠。薄小紙也。軍持。淨瓶也。屨。無底篋也。積。竹杖攢竹杖也。篋。箭篋。盛錢器。卽撲滿。以竹爲箭。如篋狀。投客告之書。可入而不可出也。人持一半。判

南史約書

訓略

九

水。半。大片也。筵。筵。筵。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筵。編曲就。喪家織薄曲也。柎。薦。澱。簞。皆漁具也。漢侍中掌虎子。虎子。便溺之器也。

數

一金。金四方一寸也。古秤一斤。今重四兩。陌。百也。唐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緡。亦百錢也。或曰千錢。漢六斗準。今一斗七升九合。一斗準。今二升九合。八勺三抄三撮。秤三斤準。今十三兩一斤準。今四兩三錢三分三釐。若干。未定之詞。干。從一。從十。言或如一。或如十也。一端。二丈也。一疋。兩端也。百雉。三百丈也。雉。飛不過三丈。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其品數百也。錦繡。千純。也。千束也。

南史約書

訓略

十

賦役

收介特。卹單身民也。登下。開收民版也。繭絲。謂浚民之膏。如抽繭絲。不盡不止也。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障自衛也。發間左之戍。秦民復除者居間之左。因戍不足。併復除者發之也。卒更。正卒一月一更也。踐更。出錢顧貧者。月與二千也。過更。天下之民。皆應三日戍邊。不能盡行。人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戍也。頭會。箕斂。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也。流庸。流民出外爲傭也。緡錢二千而一算。漢武計人賞錢。每二千令人一算。算百二十錢也。馬復。令養馬免徭役也。形民之力。言隨民力任使。如金冶器。隨物制形也。以律占租。出租如法。不於律外取之也。半床租。謂男子有妻者爲一床。無妻者半之也。粟謂之租。力役謂之庸。布帛謂之調。兩稅。夏秋兩納正稅。不零輸也。除陌。於民市易。除其陌頭之錢也。保馬。保官之馬而養之。令無死傷也。方田。限民田而計以方也。手實。令民手書其戶口田畝之實數也。月椿錢。諸州封椿之錢。按月解發。不可蠲損也。版帳錢。起民間苛稅。書之於版也。經總

制錢。經制使所統額外之稅。月椿版帳之類也。

戰^戰 圻裂瘰^竹 凍瘡也。睚眦怒目也。盱衡眉上曰衡。
 謂舉眉揚目也。欽頤曲頤也。折頤^遇折鼻莖也。露紛^仰
 露髻也。坐行膝行也。視流視不端也。目留以目留
 連也。搏膺捷胸也。噢咻痛念聲也。宵貌宵貌也。心儀
 心向也。壯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沔^汗沔^米言沔
 淚汙集垂下也。清盧盧童子也。呂馬童面之面之不
 正視也。意烏怒聲。面雍樹馳以面擁之。立而馳車中
 也。魁結椎髻也。頤指頤動而指使也。蹀^戾蹀與蹀

副略

十三

同。脚掌病戾不可行也。摔胡摔頸也。邊墜失據而墜也。上僂肩偃也。罄折曲躬如罄也。甚口有口辨也。蹇衛言過言也。緩頰徐言也。股肱股戰若弁也。嚅南音也。宛舌屈舌也。啍咽下垂也。敦脈美血拇背厚而拇指有血也。盛鬢盛鬢也。曼睞潤澤其視也。介別一足也。兀別足人也。跼蹐曳疾也。偏贅茅髮覆眉也。形嬰骨蘭嬰麗也。蘭奸也。糾轡月事也。齟齬怯也。義甲假爪甲以彈箏者也。臧三耳臧獲之臧。奴也。奴本兩耳。更有一主聽者爲三耳也。絕脰斷頸也。絕亢斷喉也。

戟手。詈人狀。舉手如戟形也。瘡。瘡疾也。髻。髻一足行。

也。煩手奏樂不以正也。旋小便也。三折肱言其臂三
次損折。歷病之多。乃爲良醫也。惡食心蟲也。古者草
居露宿。多被此苦。故問人疾苦以爲惡也。辟且病癰
辟。足病癰。風病也。肺附肺腑也。熊經身不動而迴顧
導引者學其法也。踣陸足蹴之也。君將散學之。散。嘔
吐也。重脛。墜下腫病也。癰癰小兒病也。狝瘝。舐瘝也。
晉侯夢楚子監其腦。監以口噤也。諱服。卽呼朶。薄關
西人以被杖而呼爲呼朶。又呼暴。義亦同。墜言失言。

閩史約書

訓略

十四

戲作力貌。神蓋形茹蓋垂屈茹臭敗也。閭易行迴轉貌。卹削刻畫也。言伎人美麗如刻畫而成也。沮顏焦齒泉潤俱四夷之狀也。龜手凍折也。前者唱于隨者唱。禹于小聲。禹大聲哀駭醜貌。句句贅項頰椎也。娉婉容也。娉和色也。噤吟忍口怒齒也。丹的宮人有月事者。以丹注額避進御也。鉞符頭伏地也。軒渠笑狀也。

雉永雋。肥肉也。漿酒。霍肉。藿豆。菜也。言視酒如漿。肉
 如霍也。張飲。供帳也。羸糧。擔糧也。酺。相聚飲食也。具
 器食。一盤食也。肴。未拂_廢。物乾曰拂。言食尚未乾也。
 庖_辭。肉壞也。鵒。鵒鴨尾上圓肉也。胖。鳥脇側肉也。乙
 魚目旁骨也。粿。鵠脾臍也。醪。醴竅也。桐_同。酒以馬乳
 爲酒。撞。桐而成者也。舉白。見器空白以驗乾也。大白
 大爵也。醕_胤。少飲酒以潔口也。水曰嗽。酒曰醕。食酒
 多飲至酒盡也。歡伯。酒也。酒吏。酒糾也。上尊。稻米一
 斗得酒一斗也。稷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偏提。酒注
 子也。婪尾。酒巡匝且盡也。沫_幸。湯細花也。裹蒸。以
 糖物和米。竹籊。裹蒸之。若今角黍也。餠。餠丸餅。今之
 元宵子也。胡餅。今燒餅。言以胡麻著餅上也。麤。煮麥
 飯也。鼓篴。播精鼓。以手箴揚也。筴。小箕也。精。簡米也。
 臠_產。舂而復舂也。草具。草率之具也。飲八斗而醉二
 參_參。三也。言十飲有二三。次醉也。攻苦。食啖。淡也。
 鬱養。彊孰。謂非時進御之物。皆火室蒸鬱。強使成熟
 也。熊白。熊當心白脂也。苦酒。今醋也。白黑。熬稻。熬黍

也。形饕餮爲虎形也。葦食。早食於葦寢也。振廩發倉粟也。𩚑而。𩚑也。陪鼎加鼎也。醕虛。醕酒也。鵠酸以鵠爲酸羹也。鵠剪。鵠羹。羹之少汁者。以鳧爲鵠也。露鷄露栖之鷄也。山膚芳椒之類。產於山。故曰山膚也。雕胡菰米也。安胡同。霜蕎霜時菜也。寒龜寒。蒸肉也。古注作脰。玄年。玄年黃麥。黍與麥也。起漚。蒸餅也。不托。餠飪。今湯麵也。畢羅亦湯麵也。餠餠餠也。醢却。合錢飲酒也。廊飧。唐制常朝賜百官食也。杜舉。揚餠潔洗而浚舉也。禮始杜蕢故云。

開史約書

服

諸子大掖衣也。襍象飾盛飾也。側注冠側立而下注也。阿錫細繒也。跣躡輕躡無根小履也。戴勝麗婦人玉首飾也。革踏皮履也。履綦履下飾也。都布卽荅布白疊也。裋褐裋布長襦也。童豎所著。荃細布也。厠脰近身小衫也。牛衣編亂麻爲之。不得要領要腰也。持衣者先領持裳者先腰也。龐服雜色服也。裋日服婦人內衣也。韎韋之跗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也。弁髦童子垂髦加弁旣冠棄之也。復陶裘也。衣製雨衣也。纂

開宋約書

訓略

七

組亦組絨縑也。弋綈黑色粗帛也。窮袴有前後襠不得通也。苴履履中籍也。飛翮縷以鳥尾作縷也。冠禪纚纚織絲爲之。卽方目紗也。以輕故步搖。禪衣朝服中單也。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蓋裁衣法也。襜褕直裾單衣也。鎧扞臂衣也。大袷大袴也。戴徒徒卽緹。韜髮之物。褚衣以綿裝也。繡恰無絮衣。繡爲表。綺爲裏也。袿主婦人上服也。襪袂袿婦人長帶也。麤服微服也。袿袖口也。筭勝勝算袋也。屨鞋帶也。屨履草履也。弁繡縑帛也。邊開出入

裂帛頭以爲合符也。白越白布也。葛越葛布也。綸曳

衣輕長貌。泝泝洗者漂絮也。緝浣衣也。氈毼氈夷

服也。練鬚羽衣半臂也。露卯屐齒達褊上也。髦氈披

羊皮臂飾也。氈氈毛布也。加元服加冠也。承露古

巾名也。羃羅帷帽蓋面者也。緝紳緝作搢插也。謂

插其笏於紳也。又作薦紳薦進也。進而插之也。袞襖

漁服也。不借草履言價賤不須借也。被練練袍也。踞

轉鼓琴轉車上衣裝也。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侈

者畏法藏其美衣冠也。踊則足者履也。鞞鞞帶而

以鏡爲飾也。狸製狸裘也。類絢果織物劣惡也。夾纈

錦也。玉導所以導髮入冠幘中。如今抵也。理便衣

束帶也。岑牟樂工短衣也。揚旒以戍削旒衣袖也。戍

削裁制也。萃蔡衣聲也。

開宋約書

訓略

七

宮室

虎落編竹為藩。拒虎者也。譙樓。一為巢樓。言高也。罽罽思。簷戶間網也。突。夏。複屋也。仙陀。佛寺也。虎門。
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按堵。按其次第。墻壁不動也。
栢。殿堂最高處也。鑣宮。湯所受命宮也。駘蕩。漢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馭。娑。亦漢宮名。二字本狀馬行迅疾。言宮之深大。迅行乃遍也。杓杓意。指。亦漢宮名。言美木盛也。杜治。奉道家淨室也。甌脫。土室。邊人候望伏宿之處也。垂掌。謂堂階垂盡處。坐之易墮墜也。

蘭史約書 訓略 十九

顧成廟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甲第。甲於諸第也。嚴籓。天子射苑也。漢東宮。太后居也。漢後則謂太子切皆銅沓。切。門限。以銅裹之也。壁帶。為黃金釭。工壁帶。壁中橫木。露出如帶者也。壁帶中以金環飾之。如車釭也。簋撰。食堂簋。具也。屠願屠蘇。平屋也。庠迂。舍。野中逐候賓客之處也。屈戌。窓上銅鐵扣也。塤耿。平聲。垣。宮外垣也。門牡。門鍵也。以鐵為之。馬弩。關。禁馬弩。二石。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也。鴻寶秘苑。秘書之苑也。挾振。屋中央也。窠。數梁上四柱。交疊如

蟲狀也。突。與。突。東南隅與。西南隅也。宏。寶屋深響也。游。極梁上浮柱也。陽。馬角梁也。雙枚。重梁也。檠津。曲短梁也。雲。梁上柱也。禁。樞。短方床也。采。廂。留大梁也。槐。相連簷也。符。簷。椽上竹也。藁。街待蠻夷之館也。桓。櫟。行馬。今攬眾也。

蘭史約書

訓略

二十

舟車

舳舻舳船尾安舵處。艦船頭刺棹處也。濯歌。濯歌也。鯨。舟著沙不行也。五兩。候風鳥羽。建桅上者也。鹿車。車小裁容一鹿也。輶。輶。匈奴車也。輶。輶車。猶溫涼也。方軎。軎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著之。輶兩旁。恐馬相突也。左蠡。以旄牛尾。置驂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紫軼。第車軼也。韓魏間方言。屬車。車馬相屬。連綿不絕也。銜檠之變。銜馬銜也。檠車之鈎心也。言或銜斷。或檠傾也。柴車。賤者所乘。言曳柴也。柴

開史約書

訓

王

轂同。露車。載物之車。無帷蓋者也。金根車。天子所乘。金畫交龍於轡上也。說輶。脫車下縛也。輶路。路輶同。柴車也。輶車。兵車也。楚人慧之。脫扁。慧教也。扁。車上兵闌也。輶。車連車也。中車。車之有帷者也。鹵薄車。駕儀衛也。鹵。大捕。法駕從物。其所陳次第。著之於簿。故曰鹵簿也。熊輶。車前橫軾。為伏熊狀也。

草木

山鞠窮。芎藭也。江離。芎藭苗也。初生為蘼蕪。卷施宿莽也。昌歆。昌蒲菹也。新雉香草也。跋鴟。即蹲鴟。芋也。答還離支。答還似李。離支。即荔枝也。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窾木。空木也。澁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篋篋。從勞。樾。兩樹交陰也。班荆。布荆於地。藉而坐也。萑苻之澤。苻蒲也。蒲葦之澤也。藹。逆綬。小草色似綬也。牝荆。荆之有子者也。軸解木之轉心者。言不堅直也。君遷。軟棗。今丁香柿也。如何。九百歲一實。長五

開史約書

訓

王

尺而甘。羅鹿。梨也。盧橘。金橘也。檠。計梅。楊梅也。檟。檟樹也。薄。薄。蒹蒹知母也。文。無當歸也。將離。芍藥也。杜若。似良姜而細者也。杜衡。馬蹄香也。狀如葵藹。知醬土華。芡也。蔓生。即今蓼葉。夫須沙。香附也。推。益母也。菴。卷耳。即今蒼耳也。天苴。芭蕉也。菟葵。紫背天葵也。鮮支。梔子也。山礬。芸香也。燕麥。野麥也。腐婢。赤小豆花也。戎菽。豌豆也。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武

期門。漢武微行。與左右騎射者。期於殿門。後因以名軍也。戊巳較尉諸干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言於西域無定居也。要害於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款段馬。馬行遲緩也。離局。遠部曲也。敗北。北方幽隱之處。故軍敗曰敗北。伍伯。當道驅除之卒也。亦曰五百。烈卒。巡人也。表師。伏兵衝擊其中也。度州。度殺慘也。橫草之功。橫回草中。言勞苦也。武彘。精兵也。撓撓。貫而刺之也。當百。軍吏也。戲下。麾下也。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

關東約書

訓

三

投石超距。投石。以石投入。軍中戲習其法也。超距。跳躍也。老弱未傅者。傅。著也。未著名籍。盡發為兵也。草山而望趙軍。草。蔽也。以山為隱蔽也。辟易。開張而易其故處也。尺籍。五五相保之符也。都肄。郎大閱習武備也。蹲甲而射。積甲射之。以比力也。漏師。泄漏軍事也。交綏。兩軍皆退也。軍退曰綏。射王沐。轉汰。過。轉車也。謂過車也。勦民。勞民也。射糜麗。龜。著也。龜背當心。言處也。于振。夜巡也。注。傳矢也。關。引弓也。楯。盾也。執鍬。執劍也。離衛。離。陳也。陳兵自衛也。績。

復。繡。赤色草。可為染者。復。旆同。赤旆也。呼庚。庚。百

方主殺。癸。北方主水。軍中乞糧之隱語也。下射。試卡角力也。手搏。為卡。羽檄。重迹押至。言相因而至也。叟。兵。蜀兵也。漢方言。謂蜀為叟。連挂。連刺也。睹。柳。端午軍中走馬射柳也。雞翹。掃雞尾以告急也。技聯。貫木為營。相聯不絕也。餘皇。戰船也。金支。羽蓋也。李陵傳。張空拳。拳。弩也。空拳。無弣之弩也。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大黃。肩弩也。負簡。簡盛弩矢者也。一作。排。排。正弓弩之器也。秦弩。發箭處也。黃間。射雉

關東約書

訓

三

弩也。剛挂。射雉弩矢也。在。服。弩。軍開間置皮筐以安弩者也。弩子。弩中柘弩也。簫弓。弣也。附弓。中央把也。淵弓。閃面也。巨黍。古良弓也。忘歸。箭也。鳴鏑。箭也。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檠。弧。檠。山桑之有文者。以為弓也。箕服。箕。草名。織之以盛箭也。檠。弩。弩。引滿也。檠。左。箭服也。敢。四。善矢也。大屈。弓名也。米矢。箭蓋。又可以飲也。五兵。矛。戟。弓。劍。戈也。劍。琢。當作。城。劍。鼻。玉也。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飯七也。撓。撓也。靺鞨。提。整。兜。整也。革箭。皮甲也。木薦。

本循也。渠荅疾藜也。臘，劔兩刃也。菴廬，軍行宿室也。
燔，燔廬行軍乾酪也。也，以憂斜拄長矛也。蘭，騎兵
架也。賜，衷巾名。勃盧，矛名。剗，剗曲刀也。棘，矜棘，戟也。
矜，戟把也。榮，戟有衣之戟也。歐，刀劔也。露，布文書不
封，露而布之也。羽書，告急之書。書上加鳥羽也。中黃
五方之旗，各以其色。居中者黃也。吳鈎，彎弓也。旂，大
將之麾，執以號令者也。丁寧，鉦也。靈姑，鈎也。旗名也。

周史約書

訓略

主

刑

令甲，法令首篇也。漢宣帝詔，令乙第二篇也。江充傳
令丙第三篇也。漢章帝詔，慮囚，即錄囚也。推埋，槌殺
人而埋之也。搏掩，搏人而掩取其財也。伏質，質，錐也。
古者斬人，加於錐上而斫之。腐刑，腐木不生實也。蠶
室，無風宮，刑者不可以風，故下蠶室也。鈎距，鈎致其
情，閉距之使不能去也。城旦，春男子旦起行治城。婦
人則舂也。鬼薪，取薪給宗廟也。白粲，擇米使白也。暴
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薄室，義同。請室，請罪之室
也。維經，俯頸閉氣，自經而死狀若雉也。自縶，縶，絞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詞也。琅璫，長鎖也。榜掠，一
曰笞格，擊也。文無害，文詞無咎也。苛政，苛，小草也。言
其繁細，投繯，以繩為繯也。董卓縱軍士搜牢，謂牢固
貨藏者，皆搜取之也。無噍類，噍，讀嚼，食也。言無復活
而噍食者也。脫捕，搜捕也。又尋其足跡而捕之也。臂
擗，側手毆人也。狙擊，密伺擊人也。乳藥，飲鴆也。
擊，而殺之。擊，擊殺也。鉞殺，以戟撞殺之也。戎索，戎
法也。唐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另，即副字也。從

人事雜解

醴藉如醢有味。如物有藉也。扈從。跋扈縱恣也。見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媒藥媒。酒教也。藥。麴也。言造作而成。如酒之媒藥也。齊人名麴餅曰媒。相駁執意不同。如馬駁色也。橋虔。矯托上命。而固為邪也。感槩。感而立節槩也。首鼠兩端。如鼠首一前一却也。尉薦。安慰而薦達之也。陵夷。如丘陵之平夷也。蟠木得為天子器。以左右為之先容。容。雕飾也。先為雕飾。然後得見天子也。侵牟。如牟賊之食苗也。稽故稽留。以事

謝東約書

訓

三

點灼。譏也。波謚。言變態也。脉沸。脉亂波沸也。綴旂。隨風動搖也。蕭杭。求。踈放不動事也。方洋常洋。俱倘佯也。耽耽。鬼。屈曲也。捏畢。撞杌。皆撞而倒也。滑稽。吸酒曲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借以擬人之善言也。騶。撓亂之也。櫻寧。逆而後安也。鹵莽。耕不善也。滅裂。去不善也。鈇。斲。裁木為器。裂帛為衣也。卜得兆大。橫龜文正橫也。操奇贏。謂有贏餘之財。蓄積奇物也。掌故。掌故府之典籍也。發蒙振落。物有所蒙。發而去之。葉將落。振而墜之也。留落。不偶。羈留遲落。不相偕偶也。有卻。有隙也。奏厠。向厠也。闌入。闌出。妄出入也。回容。回護也。立表示。人曰標。揭書示人曰榜。標榜猶表揭也。阿堵。猶此處也。寧馨。猶如此也。狼藉。狼藉草而卧。去則凌亂也。模稜。門楮也。模之可左可右。疲倦極疲倦也。旁魄。猶旁礴也。盼嚮。蚊類。喻羣集而眾多也。地忍之。弟忍之也。揭來。盍來也。不訾。不可量也。傾蓋。車蓋也。塗遇駐車而語。則車蓋傾欹也。藉甚。狼藉甚盛也。貫行。謂條陳事相續而行之也。仞積。仞。滿也。伊優。屈曲依媚之狀。宴娛。與娉同。宛擲。宛。纖細不

謝東約書

訓

三

滿也。櫛。宏大不入也。稱姪。錫整飭也。麾。城櫛邑。擗。手擬之也。庶有牙。至乎。牙。解也。嘒然。不精明貌。馬不適亡。關西音以適為補也。健。美健。壯也。躡仆。顛仆也。頌言。公言。頌禁。公禁也。詆。媒。即美。毀醜也。縹。細屈也。惕日。狎玩也。譏。髀。奚不。不正貌。標。起若飛火也。齟齬。以乞。側。齟為齬。吃為齬也。折閱。所閱貿易之價虧折也。辜。權。占市易也。窳。深遠貌。啍啍。忿氣也。技策。舉杖擊節也。糸。息。累懼而喘息也。受。歔。歔與出同。言受呵也。晝。晝籠色晝也。擱。然。勁忿貌。鮮。扁。輕疾貌。鴻。洞。同。

蘭集約書

訓

三

羅縷委曲也。

古音轉注
欵乃。襖委蛇。逶迤万俟。木冒頓。沒突可汗。克寒關氏。胭脂龜茲。丘慈允吾。銘芽袒免。但問宿留。秀溜嫪毒。勞雷彳亍。躑躅汴防。什方食其。異鷄日磾。蜜低曲逆。區遇牂牁。臧哥咎繇。車遙茶首。蔡茂方良。罔兩斯沾。賜覲控揔。空忽盧維。雷雍翺翺。犀比隆慮。林間於戲。烏呼畏佳。隈惟嶧隗。摧頽蠓螺。偃僕梁闢。諒間辟倪。睥睨魁結。推髻身毒。捐竺慮虎。盧夷朱提。殊時取慮。趨間惡池。萍沱谷蠡。鹿離枹罕。夫謙行氏。拳精蘭史約書
格澤。郭鐸瀧雙。水。句讀。豆肅爽。霜月氏。支汨。密。羅。不其。箕。魯般。班先零。僻樊於。烏期赤市。蒂姑射。亦令。連。居。寧。甯。馨。疆場。亦選儒。軟盟。孟。津。增繳。勾方。防。與。繁。延壽。桴。桴。鼓。單。蟬。于。綸。關。巾。儀。梭。樽。率。律。更。平反。翻牢愁。曹風裁。采朝請。去聲落魄。拓服。避。匿。濡。九。水。休屠。儲莫。囂。敖。酒。鎗。鑄。旁魄。薄旃。旄。儼。儼。天。苴。巴。褒。余。斜。玄。端。冕。妖。蠱。冶。三。紅。絳。爵。蘊。隆。日。施。移。須。搖。史。

| | | | | |
|----------------------|----------------------|----------------------|----------------------|----------------------|
| 伊帆 <small>祈</small> | 旖施 <small>旆</small> | 柴 <small>差</small> 池 | 棹 <small>參</small> 差 | 斗 <small>獻</small> 希 |
| 無慮 <small>間</small> | 義儀 <small>臺</small> | 遁 <small>遙</small> 巡 | 焯 <small>庖</small> 人 | 翮 <small>幅</small> 翻 |
| 餘汗 <small>干</small> | 烏亘 <small>桓</small> | 輪邊 <small>扁</small> | 宛 <small>衛</small> 拳 | 團焦 <small>標</small> |
| 揣靡 <small>摩</small> | 華聊 <small>駟</small> | 中盾 <small>九</small> | 淫 <small>澆</small> 預 | 川欄 <small>棟</small> |
| 炫燐 <small>曜</small> | 倮倮 <small>悵</small> | 鬱壘 <small>律</small> | 都麗 <small>龍</small> | 觜 <small>崔</small> 星 |
| 阜比 <small>皮</small> | 徙 <small>斯</small> 縣 | 沙羨 <small>夷</small> | 費 <small>裴</small> 禕 | 虔劉 <small>廬</small> |
| 宛句 <small>劬</small> | 倪來 <small>黎</small> | 商顏 <small>崖</small> | 負 <small>陪</small> 尾 | 泥漢 <small>灘</small> |
| 井幹 <small>韓</small> | 關 <small>灣</small> 弓 | 羨 <small>延</small> 門 | 澇 <small>蹉</small> 水 | 茄 <small>荷</small> 鷺 |
| 烏雅 <small>陀</small> | 諸 <small>遮</small> 於 | 不羨 <small>郎</small> | 僕區 <small>阮</small> | 凍 <small>漫</small> 水 |
| 汜 <small>汎</small> 勝 | 隋 <small>安</small> 星 | | | |

| |
|---------------|
| 閱史約書卷之五 元史備忘錄 |
| 譜系氏族諸臣重名但名五種 |
| 宗支譜系第一 |
| 位次傳授譜系第二 |
| 氏族第一 |
| 氏族第二 |
| 太祖諸臣第一 |
| 世祖諸臣第二 |
| 成宗諸臣第三 |
| 武宗諸臣第四 |
| 仁宗諸臣第五 |
| 英宗諸臣第六 |
| 泰定諸臣第七 |
| 文宗諸臣第八 |
| 順帝諸臣第九 |
| 重名第一 |
| 重名第二 |
| 重名第三 |

| |
|--------|
| 重名第四 |
| 重名第五 |
| 重名第六 |
| 重名第七 |
| 重名第八 |
| 重名第九 |
| 重名第十 |
| 重名第十一 |
| 重名第十二 |
| 聞見約書 |
| 重名第十三 |
| 重名第十四 |
| 重名第十五 |
| 重名第十六 |
| 重名第十七 |
| 重名第十八 |
| 重名第十九 |
| 重名第二十 |
| 重名第二十一 |

| |
|------------|
| 重名第二十二 |
| 重名第二十三 |
| 重名第二十四 |
| 重名第二十五 |
| 重名第二十六 |
| 重名第二十七 |
| 聞見約書 |
| 聞見約書卷之五目錄終 |

淮南王光魯漢恭編次

甥熊維熊備男較

元帝宗譜系

也速該 部落始大
追上烈祖

太祖鐵木真 也速該子
滅國四十

太宗窩魯台 太祖第三子
子滅金

定宗貴孫 太宗長子

拖雷 太祖第四子
追上睿宗

憲宗蒙哥 拖雷長子

世祖忽必烈 拖雷第四子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答剌太子

答剌麻八剌 真金第二子
追上順宗

晉王甘麻剌 真金長子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甘麻剌長子

成宗鐵穆耳 真金第三子

世祖忽必烈 始混一
滅宋

太子真金 未嘗薨
追上裕宗

武宗海山

明宗和世球 武宗長子

順帝妥懽帖木兒 明宗長子

文宗圖帖睦爾 武宗第三子

寧宗亦璘質班 明宗第二子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仁宗太子
英宗碩德八剌

元帝位次傳授譜系

世祖忽必烈

武宗海山 世祖之曾孫
成宗之侄

英宗碩德八剌 仁宗之子

明宗和世㻋 武宗之子
英宗之從兄

寧宗亦璘質班 明宗之幼子
文宗之侄

成宗鐵穆耳 世祖之第三孫

仁宗愛育黎拔力達 武宗之母弟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英宗之叔
世祖之嫡曾孫

文宗圖帖睦爾 明宗之母弟

順帝妥懽帖木兒 明宗之長子
寧宗之兄

氏族第一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 札剌兒歹 忽神忙兀歹

甕吉剌歹 晃忽攤 永吉列思

兀魯兀 郭兒刺思 別刺歹

怯烈歹 禿別歹 八魯刺忽

曲呂律 也里吉斤 札刺只刺

脫里別歹 搭搭兒 哈答吉

散兒歹 乞要歹 列木歹

顏里約書

顏不花歹 歹列里養養 散木兀歹

滅里吉歹 阿大里吉歹 兀羅歹

別帖里歹 蠻歹 也可抹合刺

那顏吉歹 阿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木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兒刺歹 伯要歹

担吉歹 外刺歹 末里乞歹

許大歹 晃兀攤 別速歹

顏不草歹 木溫塔歹 忙兀歹

守成

玉昔帖木兒博爾濟特穆爾氏，從征乃真，為忽魯大軍，從鎮北庭，定蒙古宗。

麥木督平章政事，佐安童討賊，以廉潔聞。

不忽木平章，薦劉因，察桑哥奸，及和成宗，守正不阿。

和禮霍孫始以學士承旨掌圖書，後為右相輔政。

徹里木御，直諫，發桑哥姦。

八思巴帝師，創蒙古字。撒的迷底里學士承旨，掌蒙古字。

秃忽思以國字錄毛詩。獨胡刺起居注。

徹里蠻大司徒。兀魯帶學士承旨，俱修實錄。

附史約書

姦臣

阿合馬左丞相，掌財賦，貪奸，為盜都千戶王著所殺。

忽辛阿散。抹速忽以土合馬子。

宰奴丁合馬佐。別遠帶合馬黨，事敗皆伏誅。

桑哥右丞相，以姦敗伏誅。

楊連真加為江南總攝，伐宋室諸陵至盡。

要束木中書省參政，鈎考刑，南錢殺。

納速刺丁滅里。忻都以上皆桑哥黨。

反臣

乃顏諸王，叛於漠北，帝自討擒之，伏誅。

金家奴塔不歹。失都兒

火魯火孫哈丹。以上俱乃顏黨。

海都諸王，太宗長孫，叛於和林，屢入為寇，成宗朝死。察八兒武宗朝入降。

明里鐵木兒諸王。怯伯

乃滿帶八黑鐵兒。篤哇

欽徹篤哇子，以上皆海都黨，欽徹最強，受武宗命，撫北邊，遂平。

阿里不哥帝母弟，諸王勸進，不哥獨叛，兵敗北遁，後數年入降。

附史約書

阿藍荅兒渾都海。皆諸王，從不哥叛，兵敗被殺。

不魯花忽察秃滿。阿察

脫火思皆不哥謀臣，伏誅。

成宗諸臣第三

輔政

阿魯渾薩里平章善陰陽曆數世祖立帝為嗣有定策功

完澤右相世祖朝輔政革桑哥弊及事帝時稱賢相

守邊

闊里吉思世祖驍馬封高唐王鎮北邊死難

闊闊梁王鎮北邊

蘭里約書

姦臣

伯顏

八都馬辛俱丞相與梁德珪號稱三凶專執朝政

阿難答安西王謀篡位事覺伏誅

明里帖木兒諸王 月古不花左相

迭兒火者參政 阿忽台參政

賽典赤以上俱成宗執政姦臣帝崩黨於安西欲阻武宗之入仁宗先入盡誅之

武宗諸臣第四

推戴

哈刺哈孫太傅屢朝輔政帝未入奸臣有異謀哈孫為定策首功

康里脫脫帝藩邸親臣先入與哈孫定策調和三宮帝以左相輔政

按灰諸王以兵衛帝入京

牀兀兒北邊將衛帝入京為平章

千奴中書參議七持憲節守正不阿與定策功

守邊

月赤察兒太師右相博爾忽孫討察剌散仍鎮撫之北邊以平

蘭里約書

姦臣

脫虎脫太師

三寶奴平章

樂實平章

保八右相

忙哥鐵木兒左相

闊里吉思平章以上執政奸臣文宗立皆伏誅忙哥以下流

仁宗諸臣第五

推戴

野訥 帝藩邸親臣定策從帝入京位樞密

忠直

楊朶兒只

賀伯顏 上都留守以上皆攻鐵木迭兒之姦迭兒皆誣殺之

文翰

忽都魯都兒迷失 學士承旨纂通鑑衍義諸書屢

護都魯兒 開榜狀元

關東約書

姦臣

鐵木迭兒 右相太后佞臣專政兩朝為太后所庇不得加罪英宗朝以善終餘黨釀禍遂

失烈門

亦太后佞臣 脫匣馬丁 殘臣

黑驢

平章 阿散 左相以上皆迭兒黨為英宗所誅

鎖住

觀音奴 皆迭兒子

野里海牙

迭兒婿文宗朝以怨望叱誅伏誅

烏馬兒

刑部尚書 字羅 御史大夫

馬兒

上都留守並以叱咤事連坐伏誅

英宗諸臣第六

輔政

拜住

右相安童孫創興太廟祀禮修舉庶政奸臣疾之帝弑拜住亦遇害

逆臣

鐵失

鐵木迭兒黨手弑帝於南坡迎立泰定帝泰

按梯不花

諸王同弑逆泰定帝流

赤斤鐵木兒

平章同弑逆伏誅

關東約書

完者

鎖南 以上流

禿滿

也先鐵木兒 諸王以上伏誅

月魯

禿禿哈

速敦

以上伏誅

月魯鐵木兒

曲呂不花

兀魯思不花 皆諸王以上流

幹羅思

探忒 以上皆鐵失黨同與弑逆

泰定諸臣第七

附載

倒刺沙

初為王府內史、內交鋒失、附帝入京、帝崩、立太子於上都、文宗攻之、兵敗被俘、

哈散

倒刺沙子、初事拜住、後逃歸、與弒逆謀、

馬某沙

倒刺沙兄

紐澤

撒的迷失

也先鐵木兒

皆與逆謀、附

兀伯都刺

朶朶

伯顏朶兒

懽脫

皆帝親臣、文宗誅兀伯流、朶朶以下、

關東約書

王禪

梁王

字羅帖木兒

諸王

脫脫

遼王、以上三王從泰定太子、守上都、以拒文宗、被執皆死、

文宗諸臣第八

附載

燕帖木兒

初為京師留守、倡立明宗、復與弒逆專政、

明里董阿

迎立文宗、與弒逆謀、為順帝所誅、

月魯不花

也里牙

與弒逆謀

闊闊台

速速

俱平章從文宗入

關東約書

文臣

孛術魯朶

國子祭酒、不拜帝師、

阿鄰帖木兒

學士承旨、修經世大典、

廣濟諸臣第九

輔政

太平石相久在政府以人才為急擒反王阿魯

朵兒只與太平同朝並稱賢相

朵爾直班朵兒只之侄以正直進脫脫被譴死

紐的該太傅左相博爾才四世孫時謂有大臣

康里巒巒不忽木之子屢朝侍從官學士承旨事

忠義

脫脫馬札兒台之子伯顏之養子伯顏專肆倡義

關東約書

察罕帖木兒復丘民起義兵討賊河南陝西賴以

擴廓帖木兒察罕之養子代領父軍明兵入燕

福壽集慶路御史大夫明兵入死難

左荅納失里浙江平章拒張士誠兵死難

述律杰潼關參政拒汝穎兵死難

伯顏不花的斤江東廉訪接信州拒陳友諒兵死

卜顏帖木兒拒密明兵入死難

帖木兒不花淮王慶登明兵入死難

帖木兒不花淮王慶登明兵入死難

月魯不花山南道廉訪浮海之官遇倭不屈死難

正間安陸知府城破死難

星吉江西平章鄒淵拒賊死難

守羅帖木兒襄陽路總管汝穎盜起死難

王伯顏端寧知州城破死難

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死難

朵里不花江西平章死寇金元祐難子達蘭不

朴賽因不花宣政院使明兵入死難

迭里彌寬漳州路總管明兵入死難

閩東約書

柏帖穆爾福建行省郎中明兵入死難

茲臣

撤敦燕帖之弟從文宗入復拒帝父子兄弟迭專

唐其勢撤敦之子忿伯顏分其權遂謀立諸王兄

塔刺海其勢之弟

伯顏初為武宗守北邊以兵從文宗入順帝誅帖

哈麻與脫脫互相間脫脫死乃與其弟雪雪

哈麻同乘政進番僧於元上西欲廢元主而立太

剌思監右相元主末年廢政與甘不花專權之破

我

朴不花宦者

反臣

字羅帖木兒

太尉答失八都魯之子，答失以讒憤死。李羅代領其軍，以平章守大同，忌察罕欲併之，交攻數年，以兵犯關，元主令海伯達見殺之。

阿魯輝帖木兒

陽翟王，乘亂舉兵犯關，敗諫。

閱史約書

簡

人

全

重名第一

鐵木真太祖

鐵木耳成宗

鐵木耳世祖平章

帖木兒世祖朝課考工匠

帖睦爾順帝奎章學士

圖帖睦爾文宗

妥懽帖睦爾順帝

也先帖木兒營王世祖孫

閱史約書

簡

全

也先帖木兒成宗朝平章

也先帖木兒英宗朝視王鎮北邊從泰定太子起兵

也先鐵木兒英宗朝審預弑帝伏誅

也先帖木兒泰定陝西御史大夫文宗兵入河南降也先

也先帖木兒脫脫之弟順帝樞密討亂軍潰

楚仙帖木兒順帝宮背脊大肉河

也孫鐵木兒泰定帝

也孫帖木兒仁宗朝晉王

也孫帖木兒順帝黃海縣主簿討徐壽輝有

| | | |
|-------|--------------|----|
| 伯顏帖木兒 | 高麗國王 | 一見 |
| 卜顏帖木兒 | 文宗朝雲南叛臣伏誅 | 二見 |
| 卜顏帖木兒 | 江蘇平章討徐壽輝卒于軍 | 三見 |
| 卜顏帖木兒 | 順帝監宮大明兵至死難 | 四見 |
| 伯顏帖木兒 | 順帝兵部尚書 | 五見 |
| 月魯帖木兒 | 諸王拖雷曾孫 | 一見 |
| 月魯帖木兒 | 仁宗朝河南平章因亂被殺 | 二見 |
| 月魯帖木兒 | 英宗朝諸王與弒帝逆謀被流 | 三見 |
| 月魯帖木兒 | 齊王附立文宗 | 四見 |
| 附史約書 | | |
| 月魯帖木兒 | 順帝陝西平章討南陽襄陽賊 | 五見 |
| 月祿帖木兒 | 順帝河南平章 | |
| 字顏帖木兒 | 魏王睿宗曾孫 | 一見 |
| 字顏帖木兒 | 諸王世祖孫 | 二見 |
| 字羅帖木兒 | 武宗中書右丞 | 一見 |
| 字羅帖木兒 | 魏王順宗子 | 二見 |
| 字羅帖木兒 | 泰定朝驛馬從立泰定太子 | 三見 |
| 字羅帖木兒 | 順帝襄陽路總管見前 | 四見 |
| 字羅帖木兒 | 順帝江蘇左丞討方國珍被執 | 五見 |

| | | |
|--------|------------------------------|----|
| 字羅帖木兒 | 順帝太子大同以兵平紀理 | 六見 |
| 博羅帖木兒 | 順帝戶部侍郎 | |
| 禿堅帖木兒 | 文宗大禧宗禮使 | 一見 |
| 禿堅帖木兒 | 順帝監宮與字羅帖木兒同犯 | 二見 |
| 允禿思帖木兒 | 諸王 | |
| 禿魯帖木兒 | 順帝親王子入宿衛 | 一見 |
| 禿魯帖木兒 | 順帝押臣御史中丞 | 二見 |
| 禿魯帖木兒 | 樞密迎立明宗 | |
| 塔失鐵木兒 | 奉定右相帝前相太子阿速吉八起兵于上都討燕帖木兒文宗立被誅 | 一見 |
| 附史約書 | | |
| 塔失鐵木兒 | 文宗樞密 | 二見 |
| 塔失鐵木兒 | 順帝陝西右丞 | 三見 |
| 塔海鐵木兒 | 世祖朝總管西征不知所終 | |
| 塔思鐵木兒 | 高麗國王 | |
| 塔山脫鐵木兒 | 文宗朝四川省臣討雲南亂 | |
| 完者帖木兒 | 汝寧王太宗四世孫 | 一見 |
| 完者帖木兒 | 諸王憲宗曾孫 | 二見 |
| 完者帖木兒 | 岐陽王 | 三見 |
| 完者帖木兒 | 順帝右丞 | 四見 |

| | | |
|--------|------------------|----|
| 完者帖木兒 | 順帝湖南宣慰使討衛寇 | 五見 |
| 完者帖木兒 | 順帝河南廉訪兵亂殺殺 | 六見 |
| 忽都帖木兒 | 諸王太祖四世孫征緬 | 一見 |
| 忽都鐵木兒 | 英宗指揮使 | 二見 |
| 忽都帖木兒 | 泰定指揮使從立太子 | 三見 |
| 阿魯輝帖木兒 | 明宗親臣勸順帝勿親政而委宰相 | 一見 |
| 阿魯輝帖木兒 | 順帝朝陽翟王謀反伏誅 | 二見 |
| 伯鐵木兒 | 仁宗平章 | 一見 |
| 伯帖木兒 | 世祖朝萬戶 | 二見 |
| 伯帖木兒 | 文宗樞密 | 三見 |
| 伯帖木兒 | 順帝宦者為司徒 | 四見 |
| 燕帖木兒 | 世祖右丞為阿合馬所讒得罪死 | 一見 |
| 燕帖木兒 | 文宗試明宗為累代權臣以藩縱死見前 | 二見 |
| 帖木迭兒 | 諸王烈祖曾孫立策立憲宗 | 一見 |
| 鐵木迭兒 | 仁宗右相為太后作臣見前 | 二見 |
| 帖里帖木兒 | 順帝御史大夫績風憲弘綱 | |
| 明禮帖木兒 | 世祖學士承旨 | |
| 明里鐵木兒 | 世祖時諸上謀反伏誅 | |

| | | |
|--------|-------------------------|----|
| 滅里鐵木兒 | 從泰定太子起兵上都為幹都蠻所 | |
| 徹里帖木兒 | 順帝朝平章權臣伯顏之黨請罷科舉太廟祭祀後以罪流 | |
| 躍里帖木兒 | 迎明宗於漠北後守雲南 | |
| 阿失鐵木兒 | 武宗時為河西來王使者不果行 | |
| 阿剌帖木兒 | 英宗朝樞密副使 | |
| 阿剌帖木兒 | 世祖御史中丞 | 一見 |
| 阿剌帖木兒 | 從泰定太子為樞密敗死 | 二見 |
| 赤因帖木兒 | 太祖四世孫諸王 | |
| 赤因帖木兒 | 武宗平章 | |
| 赤斤鐵木兒 | 英宗平章伯弼帝代誅 | |
| 脫因帖木兒 | 順帝朝擴廓之弟 | |
| 脫烈鐵木兒 | 楚王席宗四世孫 | |
| 脫脫木兒 | 荆王拖雷曾孫 | 一見 |
| 脫脫木兒 | 順帝親臣順慶伯顏 | 二見 |
| 鐵木兒脫 | 英宗平章 | 一見 |
| 鐵木兒脫 | 文宗御史大夫 | 二見 |
| 帖木兒赤 | 文宗朝陽翟王 | |
| 火沙賽帖木兒 | 文宗同樞密 | |

| | |
|--------|------------------|
| 見火帖木兒 | 順帝朝并王與唐共勢謀反自裁 |
| 阿憐鐵木兒 | 英宗至文宗常為承旨講官修經世大典 |
| 篤憐帖木兒 | 順帝宣政使 |
| 達識帖木兒 | 順帝江浙平章兵敗於張士誠被執死 |
| 鐵木兒塔識 | 順帝左相 |
| 速哥帖木兒 | 諸王拖雷六世孫 |
| 忙哥帖木兒 | 太祖之孫鎮西北邊 |
| 忙哥鐵木兒 | 武宗左丞以貪奸為仁宗所誅二見 |
| 渾都帖木兒 | 文宗朝諸王 |
| 開史約書 | 卷五 |
| 雲都思帖木兒 | 順帝時討雲南亂 |
| 唐古帖木兒 | 世祖親軍副指揮 |
| 鐵赤脫鐵木兒 | 成宗時為安西王傳 |
| 只必帖木兒 | 世祖朝諸王太宗孫 |
| 曲春鐵木兒 | 仁宗朝諸王 |
| 明鐵木兒 | 文宗時河南右丞為伯顏所殺 |
| 答蘭帖木兒 | 順帝江浙左丞附張士誠 |
| 普化帖木兒 | 順帝南臺御史大夫為張士誠所縛死 |
| 玉昔帖木兒 | 世祖宰相成宗太傅 見前 |

| | |
|---------|---------------------|
| 玉龍帖木兒 | 齊王 |
| 車力帖木兒 | 順帝陝西參政 |
| 徹力帖木兒 | 順帝行省參政 |
| 徹徹帖木兒 | 順帝御史 |
| 察罕帖木兒 | 沈丘民順帝時起義兵討亂為陝西平章 見前 |
| 擴廓帖木兒 | 察罕之子為左丞相從順帝北奔 |
| 虎都帖木兒 | 華言劉漢卿世祖名臣 |
| 阿里乞失帖木兒 | 太祖部元帥伐高麗 |
| 月仙帖木兒 | 元初畏兀國王 |
| 開史約書 | 卷五 |
| 阿的迷失帖木兒 | 世祖宿衛臣阿憐帖木之父 |
| 岳璘帖木兒 | 回鶻人附太祖為斷事官 |
| 鐵固思帖木兒 | 皆順帝丞相朵爾直班之子 |
| 篤堅帖木兒 | 汾陽王太宗曾孫 |
| 別帖木兒 | |
| 答帖木兒 | 順帝朝鎮南王子 |
| 別兒帖木兒 | 諸王 |
| 合賓帖木兒 | 諸王 |

重名第二

| | | |
|-------|--------------|-----|
| 不花 | 爲世程入局 | 一見 |
| 不花 | 秦定太尉貪虐爲盜所殺 | 二見 |
| 脫不花 | 嗣鎮南王 | |
| 別不花 | 武宗平章 | 一見 |
| 別不花 | 明宗宦者 | 二見 |
| 別不花 | 順帝江浙平章 | 三見 |
| 鎮木兒不花 | 鎮西武靖王世祖孫 | 一見 |
| 帖木兒不花 | 宜讓王世祖曾孫 | 二見 |
| 帖木兒不花 | 世祖朝都元帥從伯顏伐宋 | 三見 |
| 鎮木兒補花 | 高昌王 | 四見 |
| 帖木兒不花 | 雲南王顯宗曾孫 | 五見 |
| 鐵木兒不花 | 仁宗錄軍國重事 | 六見 |
| 帖木兒不花 | 秦定時宜徽院使逆臣鐵失黨 | 七見 |
| 鐵木兒補花 | 文宗御史大夫 | 八見 |
| 帖木兒不花 | 文宗朝雲南左丞相充堅亂 | 九見 |
| 鐵木兒不花 | 文宗時爲滇南平章遇亂死 | 十見 |
| 帖木兒不花 | 順帝左相 | 十一見 |

| | | |
|--------|---------------|-----|
| 帖木兒補花 | 順帝都司同余問死難 | 十二見 |
| 帖木兒不花 | 淮王順帝時死難 | 十三見 |
| 雷帖木兒不花 | 順帝朝承平亂民 | |
| 顏不花 | 順帝守江西道 | |
| 不顏不花 | 順帝樞密同知討廣西僭 | |
| 伯顏不花的斤 | 死陳友諒難 | 見前 |
| 趙伯顏不花 | 順帝宦者 | |
| 姚伯顏不花 | 順帝朝反臣字羅帖木之將 | |
| 月古不花 | 成宗右丞相 | |
| 月魯不花 | 文宗親臣與弑明宗 | 見前 |
| 月魯不花 | 順帝山南道廉訪 | 見前 |
| 月魯不花 | 順帝平章兼經筵 | 三見 |
| 燕者不花 | 順帝權臣伯顏之黨 | |
| 燕只不花 | 順帝福建平章 | |
| 燕赤不花 | 順帝御史劾罷左相柳思監 | |
| 也先不花 | 世祖朝爲太子傅湖廣行省左相 | 一見 |
| 也先不花 | 仁宗朝諸王 | 二見 |
| 也先不花 | 順帝中書右丞相不花的斤之子 | 三見 |

也速不花 太宗曾孫

塔思不花 武宗左丞相

左塔不花 泰定參政

答失不花 文宗朝雲南反王

太不花 晉王甘麻剌侍臣 一見

泰不花 順帝湖廣左丞相橫被殺 二見

泰不華 順帝台州路總管與方國珍戰死難 三見

褚不華 順帝朝江東廉訪守淮安城陷死難

忽魯不花 世祖丞相

閩史約書 卷之

忽都不花 順帝平章

兀魯思不花 英宗朝諸王與弒帝使流 見前

別兒怯不花 順帝右相

不花台者 文宗陝西蒙古都元帥

撒剌不花 順帝廣東廉訪使

禿堅不花 文宗朝雲南反王

納哈剌不花 順帝同知樞密

朴不花 順帝官者

吳火兒不花 官者

福丁失剌不花 文宗朝樞密謀誅燕帖木兒被貶

孛羅不花 文宗朝鎮南王

愛先不花 世祖宿衛官

帖木兒不花 世祖廣東宣慰使

阿鮮不花 世祖將修復宿衛等處

也速不花 世祖朝諸王戍西番

口溫不花 世祖朝諸王

茶不花 世祖山東統軍

北剌不花 世祖將 見前

閩史約書 卷之

按攤不花 世祖皇孫

按梯不花 英宗朝諸王與弒帝謀 見前

也只里不花 成宗朝諸王

也的古不花 諸王世祖曾孫

明里不花 武宗平章

迭里哥兒不花 湘寧王順宗子

阿沙不花 世祖宿衛官 見前

玉蓮亦不花 仁宗學士

完者不花 仁宗司農卿

| | | |
|-------|-------------------|----|
| 寬徹不花 | 泰定朝威順王 | 一見 |
| 曲已不花 | 英宗朝諸王與弒帝謀 | 見前 |
| 闊闊不花 | 太祖伐金將 | |
| 哈刺不花 | 成宗沿海萬戶 | |
| 見忽而不花 | 英宗平章乃蠻台之子 | |
| 君不花 | | |
| 愛不花 | | |
| 拙里不花 | 皆駙馬比平王之子 | |
| 聞史約書 | 備忘 | 三 |
| 重名第三 | | |
| 伯顏 | 世祖朝平江南並遷客太僕 | 見前 |
| 伯顏 | 世祖朝白江浙行省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時 | 一見 |
| 伯顏 | 世祖朝海都之黨為伯帖木兒所擒 | 二見 |
| 伯顏 | 成宗朝執政奸臣 | 見前 |
| 伯顏 | 以兵立文宗後奸橫敗死於順帝朝 | 四見 |
| 伯顏 | 脫脫為相伯顏參政在順帝九年卒 | 五見 |
| 伯顏 | 脫脫六年已死 | 六見 |
| 伯顏 | 道學名士順帝朝河北遇害死難 | 七見 |

| | | |
|------|------------------|----|
| 伯顏 | 土官楊完者之弟順帝朝為張士誠所 | 八見 |
| 栢顏 | 順帝集賢大學士 | 九見 |
| 伯顏察兒 | 世祖朝參政即平章伯顏之弟與 | 一見 |
| 伯顏察兒 | 兄同在政府 | |
| 伯顏察兒 | 文宗朝雲南反將伯忽之弟 | 二見 |
| 賀伯顏 | 仁宗朝上都留守為鐵木迭兒所誅 | 一見 |
| 賀伯顏 | 仁宗朝奸臣鐵木之黨為英宗所誅 | 二見 |
| 伯顏朶兒 | 泰定將為仁宗所流 | |
| 胡伯顏 | 順帝朝義兵元帥余闕將 | |
| 伯顏子中 | 順帝朝吏部侍郎明興詔聘不就死 | |
| 聞史約書 | 備忘 | 三 |
| 王伯顏 | 泰定內侍 | 一見 |
| 王伯顏 | 順帝朝福寧知州 | 見前 |
| 伯顏溥化 | 順帝入番等處宣慰使 | 二見 |
| 章伯顏 | 順帝朝左丞撫州人以便宜自署守省城 | |
| 鄒伯顏 | 順帝朝建寧崇安縣尹良吏 | |

重名第四

塔刺海 武宗左相

一見

塔刺海 燕帖木兒子養為皇子

二見

阿塔海 世祖朝以千戶從伐宋

塔刺 武宗平章以奸為文宗所誅

塔海 世祖朝樞密僉書

閩史約書

傳志

三

重名第五

脫脫 太祖孫鎮西北邊

一見

脫脫 太祖時茂里乞部長

二見

脫脫 世祖千戶從征江南

三見

脫脫 遼王鎮雲南泰定文宗朝

四見

脫脫 武宗朝為右相木華黎裔

五見

脫脫 武宗朝食臣進沉香欲帝作室

六見

脫脫 英宗朝附馬

七見

脫脫 泰定朝參議

八見

脫脫 順帝朝右相伯顏養子 見前

九見

脫兀脫 憲宗時劉秉忠薦治邢州

康里脫脫 武宗朝臣

脫脫木兒 武宗平章

一見

脫脫木兒 睿宗曾孫諸王

二見

脫脫木兒 仁宗朝附馬

三見

方脫脫 順帝朝亂民

脫脫忽 世祖朝擬參政帝謂人奴之奴

脫脫不花 順帝朝高麗藩王之孫

閩史約書

傳志

三

脫脫蒙哥 太祖孫鎮西北邊

脫脫哈 成宗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子

重名第六

蒙哥 憲宗

一見

蒙哥 世祖高麗東寧安撫大使

二見

也速蒙哥 太祖孫

蒙哥都 諸王太宗孫

重名第七

阿里 世祖朝中書右丞

阿里伯 世祖朝江淮行省平章

阿里不哥 憲宗子叛王

阿里海牙 世祖南征將湖廣行省左丞

阿里海牙 文宗入立以兵守汴邊西兵亂行省平章

阿里海牙 順帝朝蘇政府出為河南右丞

阿里普海牙 布魯海牙之叔

阿不海牙 文宗河南行省平章

開史約書

阿卜海牙 仁宗朝平章

忽失海牙 世祖朝阿里海牙子

塔失海牙 順帝樞密

中都海牙 世祖朝禮部尚書

忽都海牙 順帝荆門行省平章

布魯海牙 廉希憲之父世祖朝宣慰

文殊海牙 陳友定將降大明

蠻子海牙 順帝朝江浙左丞

康惠山海牙 希憲之從孫順帝學士承旨

脫烈海牙 仁宗史部尚書終淮東宣慰

鐵牙海牙 仁宗御史大夫

月舉連赤海牙 世祖四川行省參政

開史約書

重名第八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 高昌王始附太祖

玉古倫赤的斤 巴而朮子

馬木刺的斤 玉古倫子

火赤哈兒的斤 馬木刺子

紐林的斤 火赤子以上同傳

雪雪的斤 附馬都尉高昌王

朶爾的斤 附馬都尉荆南王

也罕的斤 世祖參政

重名第九

脫歡 開國將博爾忽子 一見

脫歡 安定王開列堅五世孫 二見

脫歡 世祖皇子鎮南王 三見

脫歡 世祖千戶從阿木伐宋 四見

脫歡 世祖朝斷事官守四川 五見

脫歡 仁宗中丞奉定左相 六見

脫歡 奉定江浙行省左相哈刺哈孫子 七見

脫歡 文宗朝湖廣行省平章討雲南亂 八見

聞史約書 德宗 三見

脫歡 文宗朝諸王 九見

脫驢 順帝朝樞密也先忽都之部將擒叛王 十見

脫歡察 武宗浙東宣慰同知

脫歡荅剌罕 仁宗御史大夫

劉脫歡 文宗湖廣平章

重名第十

濶濶 世祖成宗朝梁王守北邊 一見

濶濶 世祖朝大名宣撫以好學聞 二見

濶濶出 世祖朝諸王守北邊 一見

濶濶出 世祖大寧路總管 二見

濶濶出 仁宗朝上都留守儀同三司 三見

濶濶術 成宗朝湖南廉訪

濶濶帶 世祖雲南王傳謀毒王伏誅 一見

濶濶帶 世祖朝諸王察合之子以叛被執 二見

聞史約書 德宗 三見

濶濶台 文字平章 見前

重名第十一

孛羅 太祖將 一見

孛羅 世祖朝樞密 二見

孛羅 明宗朝蒙古萬戶 三見

孛羅 順帝朝雲南王 四見

孛羅台 英宗朝宦官欲以為太常不果

重名第十二

失烈門

憲宗將博爾忽孫

一見

失列門

定宗時諸王出之子以厭禳被謫

二見

失烈門

仁宗太后佞臣

見前

三見

失列門

順帝朝左相

四見

關史約書

重名第十三

塔察

仁宗陝西平章

塔察兒

太宗伐金元帥

一見

塔察兒

世祖丞相

二見

塔察兒

文宗陝西平章

三見

禿塔察兒

憲宗時諸王

重名第十四

也的迷失

世祖廣東宣慰

撒的迷失

世祖參政

月的迷失

世祖樞密副使

鎖咳兒哈的迷失

英宗直諫御史

都兒迷失

泰定學士承旨

忙兀魯迷失

世祖將征八百媳婦國

脫忽思海迷失

仁宗朝諸王

也忒迷失

順帝浙東元帥攻敗方國珍

禿思迷失

順帝淮南行省平章

玉笏迷失

力渾迷失

皆世祖朝塔塔統阿之子

亦黑迷失

世祖朝平章屢使海外諸國

亦黑迷失

世祖福建平章 見前

阿荅里迷失

西寧王

重名第十五

忽都世祖總管從百家奴伐蜀

一見

忽都世祖朝南宿州鎮將

二見

忽都花別吉太祖時別蕃部長來降者

忽都華木華黎三世孫

忽都忽太祖將

忽都荅世祖總管忽都之弟襲其職

忽都荅兒世祖中書左丞

忽都虎世祖萬戶太宗時總領戶口

關史約書

忽都魯兒仁宗學士承旨

忽都魯文宗奎章閣學士錢失黨

牙忽都楚王睿宗庶子

也里忽都順帝御史

也先忽都英宗朝錢失之黨

一見

也先忽都順帝朝樞密為丞相太子

二見

重名第十六

朵兒只諸王世祖長子

一見

朵兒只順帝宰相見前

二見

朵兒只英宗朝咒師往牙濟班卜取經

三見

八魯朵兒只諸王世祖曾孫

楊朵兒只仁宗中丞見前

朵兒只班安定王闊列堅五世孫

朵兒直班順帝平章見前

亦憐真班順帝朝江西平章

關史約書

亦憐質班寧宗

重名第十七

只兒哈郎英宗平章

執禮哈郎順帝朝翰林待判

重名第十八

曲出定宗諸王

一見

曲出仁宗太孫

二見

重名第十九

阿术 世祖平章 見前

阿术魯 太祖朝諸王

重名第二十

速哥 太祖朝山西達魯花赤

速哥 憲宗都元帥伐蜀

任速哥 見知英宗及泰定崩乃發大計迎明示以誅國讐

關史約書

重名第二十一

完澤 世祖成宗宰相 見前

完澤 世祖成宗朝行省右丞征廣西卒於軍

桂完澤 順帝朝鎮撫得昱嶺門死難

重名第二十二

忽辛 世祖朝賽典赤之子代父鎮雲南

忽辛 世祖朝阿合馬之子 見前

重名第二十三

兀良哈台 憲宗將及事世祖伐宋征叛王

悟良哈台 順帝河南平章

重名第二十四

桑哥 世祖朝奸臣 見前

桑哥 順帝朝高昌王月魯帖木兒之子

桑哥班 仁宗朝諸王

桑哥失里 順帝朝平章

關史約書

桑哥不剌 世祖朝特薛禰之

重名第二十五

鐵哥 世祖司農卿

鐵哥 仁宗大傅

鐵哥刺真 世祖平章知典牧

鐵哥术 世祖癸州路總管



8
2121.5
160

| | | | | | | |
|--------|---------------------------|------------------------|--------|------------------------------|------------------------------|------|
| 重名第二十六 | 察罕 <small>太宗諸王將伐金</small> | 察罕 <small>仁宗平章</small> | 重名第二十七 | 阿合馬 <small>世祖在初議臣 見前</small> | 阿合馬 <small>世祖拱衛直司都指揮</small> | 閱史約書 |
| | 一見 | 二見 | | 一見 | 二見 | |

閱史約書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王光魯撰光魯字漢恭淮安人是書專為讀史者考訂之用地圖一卷皆朱書今地名而墨書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異地理直音二卷圖所不能具者又詳於此歷代事變官制圖譜一卷則世表年表百官表之類古語訓畧一卷元史備忘錄一卷以元代同名入最多易相混淆故紀錄重名以便區別自敘稱商評人物者易語名物制度者難頗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書祇取便於初學尋檢未為精深又不無舛誤至訓畧一篇用釋名廣雅體以訓釋史文既不能賅備則徒然支贅而已